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蒂博一家

第 四 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　刘硕良
装帧设计　何礼蔚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蒂博一家（第四册）
〔法国〕马丹·杜伽尔
〔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郑克鲁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8.125　插页1　字数 407,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平：7,500 精：600 册

书号：10256·191　　定价：平：3.80元 精：5.35元

第四册目录

五十八

适才雅克对贞妮说：“我们跟他们一起去。”

他们有十来个人，在月芽面包咖啡馆聚会，要一起上蒙卢日去，马克斯·巴斯蒂安要在那里发表讲话。

（今晚，在各区——格雷奈尔、沃吉拉、巴蒂尧尔、维耶特，——社会党各支部召开小型会议。在拉贝尔维洛瓦兹，瓦扬有言在先，他想发言；人们预料有殴斗。在拉丁区，大学生在布利埃组织了一个集会。）

他们是乘公共汽车到达沙特莱的，然后坐有轨电车到奥尔良门，再坐另一辆有轨电车到教堂广场。要在那儿下车，穿过人口密集的街道，步行来到改作会场的剧院。

夜晚异常燠热，郊外的空气臭烘烘的。居民饭后都来到户外，无所事事，忐忑不安。大街上响起报贩的叫卖声，他们将晚报运到郊区来卖。

贞妮走在这些老街的石子路上，摇摇晃晃。她十分疲惫。绉纱做的面纱，在闷热中蒸腾而起的染料气味，使她开始有点犯偏头痛。她穿着丧服，这里的居民大半身穿工作服，她置身其中，感到很不自在；她本能地脱下手套。

雅克走在她身旁，发觉她勉为其难地跟着走；他迟疑不定是否伸给她胳臂；在朋友们面前，他象同志那样对待她。他不时朝她投以鼓励的一瞥，一面跟斯特法尼谈论《人道报》刚收到的新闻。

斯特法尼的乐观态度基于工人骚动，据他看，骚动在高涨。公众抗议日有所增。包括社会党的声明，社会党议会小组的声明，总工会的声明，塞纳省联合会的声明和自由思想国际联合会执行局的声明。

“到处在奔忙，到处在施加压力！”他断言说，黑玉般的眼珠闪出希冀的光芒。

有个爱尔兰社会党人，刚从威斯特伐利亚*回来，在月芽面包咖啡馆吃晚饭，告诉他说，今晚在埃森，德国冶金工业中心，克房伯军工厂的所在地，要爆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和平示威。那个爱尔兰人甚至认为，在私下的集会上，许多工人主张怠工，阻止帝国政府坚持好战企图。

但在下午，出现严重惊慌。来自德国的令人不安的传闻在编辑室不胫而走。据传，德皇——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向萨左诺夫要求，对俄国总动员作出澄清，收到的回复是，这次动员只是局部的，但是无法截止——下达准备动员令。两小时内，大家真的以为，一切都完了。德国大使馆终于辟谣：措词似乎确实非常肯定，说是德国动员的消息是假的。据悉，这消息是由《路标报》在柏林抛出的：在国境线的另一边，《巴黎午报》的附言作了反驳。这样忽忧忽喜使舆论保持在危险的狂热之中。若莱斯特别害怕这类狂热导致的坏事。他不断重复，每个团体、每个家庭的职责，在于反对这种说不清楚的恐惧，这会使人的精神陷于合理自卫的纠缠中，给和平的敌人以可乘之机。

“他回来后，你见过他吗？”雅克问。

* 德国城市.

“见过，我刚跟他一起工作了两小时。”

老板一从比利时归来，甚至去找社会党议会小组，汇报他从布鲁塞尔会晤带回的结果之前，便召集他的合作者，与他们一起着手准备八月九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法国社会党有十天时间，以保证这次欧洲社会党庄重的大会获得成功；一小时也不能浪费。

他出现在《人道报》报馆，激起了大家的热情。返回时，由于德国社会党人的坚定立场，他十分宽解，深信他从德国社会党人那里得到的诺言，充满了新的活力，激发起斗争热情。他被政府对瓦格拉姆大厅事件的态度激怒，马上下决心同当局对抗，在八月二日，下个星期天，组织一个盛大的抗议集会，让和平保卫者有个出色的反击机会。

“鼓起勇气，”雅克碰碰贞妮的手臂说。“就在这里。”

她看到一队警察守在一个门廊下。几个年轻人在出售《工会战斗报》和《极端自由主义者报》。

他们踅入一个死胡同，那里站着一些人，三五成群，高谈阔论，迟迟不走进剧院。会议可是开始了。大厅坐得满满腾腾。

“你是来听巴斯蒂安讲话的吧？”有个活动分子出来时对雅克说。“看来他耽搁在总工会，来不了啦。”

雅克大失所望，差点掉转脚跟。但贞妮的情况使他不能马上就走。他撇下朋友们，把姑娘带到前排，看到那儿有两个空位子。

支部书记名叫勒福尔，坐在台上的一张花园用桌上，主持会议。

讲话人站在脚灯前，是蒙卢日的市参政。他重复了几次，战争是时代错误。

台下，邻座之间嘁嘁喳喳，不象在倾听。

“安静！”主席不时用手掌拍拍铁桌，尖声喊道。

“您仔细看看这些面孔，”雅克低声对贞妮说，“根据脸几乎可以划分几种革命者。有的在下腭带上革命意味，有的在眼里带上革命意味……”

“他呢？”贞妮思忖。她不去观察邻座，却审视雅克的脸，他突出而有毅力的下巴颏儿，他灵活、有点冷峻、有毅力和闪烁的目光。

“您要发言吗？”她胆怯地小声问。一路上，她心里在捉摸这个问题。她希望他讲话，以便进一步欣赏他；她出于某种羞涩，也有点怕他。

“我不想发言，”他回答，将手伸到姑娘的臂弯里。“我在公众场合讲话讲不好。好几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想到字句要拖住我，歪曲微妙的意思，泄露我的真实思想，我总是象瘫痪了一样……”

她就喜欢听他这样为她解剖自己；不过，一般说，她觉得他的自我分析，她已经知道了。他说话时，透过衣服，她感到他的手托住她的肘子的温热，她心慌意乱，一味想着这件事，想着透入她肌肤的温热。

“您知道，”他继续说，“我总是觉得在骗人，所断言的超过我相信的程度……不能容忍的感觉……”

一点不错。但他发表讲话时，同样感到一种诱人的沉醉，这也是真的；而且他几乎总能在听众与自己之间，建立一种交流，一种溶合。

讲台上，另一个活动分子，是个脖子充血的大块头，代替了市参政官。他的低嗓音从开头几个字起，便吸引了听众注意。他向听众投以一连串不容置辩的警句，听众却抓不住他的思路：

“政权落在人民的盘剥者手里！……普选不是好事！……工人是工业封建制的农奴！……资本主义军火商的政策，在欧洲的地板下积聚了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人民，你愿意去送命，以保证克雷左军工厂的股东们获得红利吗？……”

他象用大棒一槌槌打出这些气喘吁吁地说出的简短断言，每一句都有节奏地自动迎来热烈的掌声。他习惯了喝彩；每句话说完，他戛然而止，等待鼓掌，嘴巴张开一会儿，仿佛有只金龟子飞进了他的喉咙。

雅克俯向姑娘：

“真蠢……不该对他们说这些话……必须说服他们，他们人数众多，拥有力量！他们隐约知道这一点，但没有实感！必须让他们通过直接的决定性的体验，知道这一点。也正因此，极其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这次要获胜！无产阶级通过事实，看到唯有以自身力量，才能给侵略政策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使各国政府后退，到那一天，它就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力量，意识到无所不能！到那一天呀！……”

听众开始对第二个讲话人毫不连贯的警句厌倦了。在剧院的一角，私下的讨论激烈起来，转成了争吵。

“安静！”书记勒福尔大声喊道。“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党的纪律……安静，公民们！……”

秩序混乱，很可能引起警察的干预，他明显地担忧起来；他唯一的考虑是希望会议平平静静地结束。

晚会最后一位要发言的，也是第三位讲话人，来到脚灯前，暂时恢复了安静。这是莱维·马斯，拉卡纳尔中学的历史教师，以社会主义的著作和同大学的争执闻名。他的讲话内容是叙述一八七〇年以来的法德关系。他旁征博引，阐述问题；讲了二十五分钟之后，还仅仅讲到萨拉热窝的谋杀事件。他的喉音使尖鼻子上的夹鼻眼镜不住颤动，他谈到“勇敢的小小的塞尔维亚。”然后，他转入对比两大联盟，对比奥德条约和法俄条约。

大厅里的人厌烦了，闹闹嚷嚷起来。

“够了！讲实在的！”

“行动纲领！”

“怎么办？怎么阻止战争？”

“安静！”勒福尔重复说，越来越不安。

“令人讨厌！”雅克在贞妮耳畔轻轻说。“所有这些人到这里来，是为了听到一个简单、明确、实际有用的口号；这个会却让他们回到家里时，头脑塞满外交事件，觉得这一切对他们过于复杂了……只有坐等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

爆发出打断的喊声：

“现在局势怎样？要把我们引到哪儿？”

“我们要知道真相！”

“是的！真相！”

“公民们，真相？”莱维·马斯喊道，迎向这风暴。“真相就是，法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两周以来，面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惶乱，它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有人可以批评我们政府的内政，它的任务是困难的！社会党的职责在于不要使它的任务复杂化！然而，我们拒绝将资产阶级写入自己纲领中

的民族主义大话变为自己的语言！但是，——必须大声说出来，必须公诸于世——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拒绝保卫自己的领土，反对外国新的入侵！”

雅克恼火起来，又俯向贞妮说：

“您听到吗？没有什么比鼓动人民备战更容易的了！……只消使人民相信，德国袭击迫在眉睫，就能使人民接受一切摆布！”

她向他抬起蓝色的眼珠：

“您发言吧！”

他一声不吭地瞧着讲话人。他感到周围不满的情绪在增长。尤其是他在人群的游移不定中发觉一股潜在的、强烈的、有利于革命行动的热情，不加以利用，他就等于犯罪。

“好的！”他蓦地说。

他猛地举起手，要求发言。

主席仔细打量他一下，然后毅然掉转目光。

雅克在一张字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但没有人将字条送到勒福尔那里。

莱维·马斯在越来越响的喧哗声中，结束他的讲话：

“因此，局势是微妙的，公民们！但还不是令人绝望的，只要政府得到人民支持，就能有权威地维护受到威胁的和平！请念一念我们伟大的若莱斯的文章吧！在国境线另一边向我们无耻寻衅的人，应该感到，有我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作后盾，社会主义的法国团结一致，和平地保卫权利！”

他校正一下夹鼻眼镜，同主席交换一个眼风，转身就走，溜进后台。只有几个私交的掌声，夹着含混不清的抗议和怯弱的唿哨声。

勒福尔站了起来。他挥动手臂，想恢复安静。大家以为他想讲话，便沉默下来。他趁机大声说：

“公民们，会议结束!”

“不!”雅克从座位那边吼道。

但是，与会者已经背对舞台，涌向面临死胡同的三个出口。弹簧座的嘭嘭声、喊声和议论声，沸沸扬扬，压也压不住。

雅克控制不住自己。要不惜代价，不能让这些有良好愿望，寻求准确指导的人，离开大厅时惶然不安，却不知道国际工人协会等待他们行动!

他挤开一条通道，来到乐池边上。舞台同大厅隔开这个暗洞，走不过去。他气得嘴上冒沫：

“我要求发言!”

他沿着乐池，走到楼下包厢那里，使劲一跃，跳进包厢，来到过道，找到一扇通往后台的门，在人堆中挤搡，终于闯入舞台，舞台空无一人。他仍然叫道：

“我要求发言!”

他的声音消失在嘈杂声中。在他面前，大厅张开烟尘乱斗的深坑，四分之三的人已经走空。他冲向那张铁桌子，双拳开始狂热地捶击桌面，象打锣一样。

“同志们！我要求发言!”

还留在大厅里的人——或许有五十来个——朝舞台转过身来。

响起了喊声：

“听一听！……安静！……听一听！……”

雅克继续擂打桌面，仿佛他敲响警钟。他脸色苍白，头发蓬乱。他的目光从大厅的这一边扫到另一边。他放开喉咙喊道：

“战争！战争！”

骤然间嘈杂声减了一半。

“战争！战争笼罩在我们头上！在二十四小时内，战争可能降临欧洲！……你们要问真相吗？真相在这里！再过一个月，你们今晚在这里的人，可能都会被屠杀掉！……”

他愤怒地用手撩一下遮住眼睛的头发：

“战争！你们不要战争吧？他们要战争！他们把战争强加给你们！你们将是受害者！但你们也将是罪人！因为这场战争，只有你们能阻止……你们瞧见我吗？你们琢磨‘怎么办’了吗？今晚，你们正是为了这个到这里来的……那末，我来告诉你们！因为有的事非做不可！还有挽救的可能！只有一个可能！团结起来抵制！拒绝！”

他平静下来，古怪地能自我控制了，使劲提高嗓音，一字一顿，让人听清，稍停，他又说：

“有人对你们说：‘制造战争的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竞争、金钱势力、军火商。’这一切确实如此。不过请思索一下。战争是什么？这仅仅是利益冲突吗？可惜不是！战争关系到人和流血！战争是动员各国民众，互相搏斗！一切有职有权的部长，一切银行家，一切托拉斯大亨，世界上的一切军火商，都不可能发动战争，如果各国人民拒绝应征，拒绝交战的话！大炮和步枪不会自行发射！打仗必须有战士！资本主义就指望这些战士为它攫取利润的死亡事业卖命，这些战士就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我们的同意，没有我们的顺从，任何合法政权、任何动员令也一事无成！我们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因为我们人数众多，因为我们有力量！”

倏地，一切摇晃起来。突如其来的昏眩……一瞬间，责任感呈现在他面前。他发表讲话做对了吗？他有把握掌握真理吗？……一时之间，他疑惑不定，无力自卫，同完全泄气作斗争。

这时，剧场深处起了一阵骚动。滞留未走的人不再退场，他们慢慢走近舞台，宛如铁屑受到磁力吸引一样。一刹那间，雅克的内心不安退下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所想的，他想对这些默默地朝他投去询问的人述说的话，又变得明晰和无可怀疑了。

他往前迈了一步，在脚灯之上探身向前，大声说：

“不要相信报纸！报纸骗人！”

“好极了！”响起一个声音。

“报纸受民族主义的雇用！各国政府为了掩盖自身的贪婪，需要报纸说谎，说服本国人民，彼此之间屠杀，就是为了神圣的事业，为了神圣的保卫国土，为了权利、正义、自由和文明的胜利而英勇献身！……仿佛这是正义的战争！仿佛让千百万无辜者赴死赴难会是正当合理的！”

“好极了！好极了！”

大厅底部那三扇开向死胡同的门挤满了好奇的人，他们不知不觉被外边的人推向前去，终于进来找椅子坐下。

“安静！好好听！”人们嘘声说着。

“你们能忍耐下去，让一小撮罪恶的家伙制造事端，又为这些事端所驱使，在战场上投入千百万爱好和平的欧洲人吗？……人民永远不会有打仗的意愿！这仅仅来自各国政府！各国人民的仇敌就是那些剥削他们的人！各国人民彼此不是敌人！没有一个德国劳动者愿意离开妻子儿女和工作，拿起枪去伏击

法国劳动者!”

赞同的喁喁声传遍在场的人。

贞妮回过身来。现在，大厅里有两三百人，兴许更多，他们仰着脸倾听。

雅克俯向这默然无声、晃动着的人群,他们在位子上窸窸窣窣，好象一窝小虫子。他分辨不清这些脸孔，这些脸孔在发出呼吁，要给予他令人心悸的、不配有的重视；同时,他的信念和希望的强烈程度增加了十倍。他刚有时间想:“贞妮在倾听。”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重又激情满怀地说：

“我们就待着不动，抱起手臂，愚蠢地等待别人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我们能相信各国政府的和平抗议吗?是谁把欧洲推向不能自拔的混乱，让它在其中挣扎呢?就是这些政治家、这些首相、这些君主，秘密合谋，把我们置于灾难边缘，我们竟然失去理智，希望他们通过外交会谈，成功地拯救他们阴险地损害的和平吗?不!今日，各国政府再也不能拯救和平了!今日，和平掌握在各国人民手中!掌握在我们手中!”

掌声重新打断了他。他擦拭额角，喘了十秒钟，好象赛跑运动员，上气不接下气。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感到每一个句子直入人人的脑袋里，如同火箭那样，支支命中火药库，这是有诱人思想的武器库，就等这撞击，发生爆炸。

他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要大家安静：

“你们会说:‘怎么办?别让我们任人摆布!……’”

“好极了!”

“我们每个人孤立行动是一无所能的。但聚集起来,紧密团结，我们便无所不能!……要好好明白这一点：一个国家的生活，一个国家的稳定赖以存在的平衡,完全取决于劳动者。人民

拥有全能的武器！不—可—战—胜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罢工！总罢工！”

有个很响的声音在大厅深处叫道：

“让德国佬加以利用，扑到我们身上！”

雅克吓了一跳，用目光寻找插话的人：

“相反！德国工人会同我们一起前进！我知道这一点！我刚从柏林回来！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菩提树下大街的游行！我听到德皇窗下和平的呼声！德国工人同你们一样，准备好发动总罢工！使德国工人有所保留的，是对俄国的恐惧。过错在于谁?在于我们在于我们的领导人,在于我们荒唐的与沙皇制度的联盟,对德国来说，这联盟增加了俄国进犯的危险。不过考虑一下：什么人能最有效地保证德国人民的安全——就是说，阻止俄国走上战争的道路？是你们！是我们法国人，通过拒绝打仗！我们法国人决定罢工，能一箭双雕：我们能使沙皇的战争意愿处于瘫痪状态，而且能消灭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团结友爱的一切障碍！同时发动总罢工，反对我们两国政府，就能实现团结友爱！”

大厅起了骚动，想报以掌声。雅克抢了先：

“因为罢工是还能拯救我们大家的唯一行动!考虑一下吧!我们的领袖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在各地同时发出简单的号令，全国生活就要停止，一下子受到封锁！……一下达罢工令，所有工厂、所有商店、所有行政机构，人立即走空！大路上,罢工工人纠察队阻止城市供应!面包、肉、奶都由罢工委员会分发！没有水、没有煤气、没有电！没有火车,没有公共汽车,没有出租汽车！没有信，没有报纸！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所有的社会齿轮猛然停止转动!街上是游荡的人群,忧心忡忡。没

有骚乱，没有殴斗；只有静寂和恐惧！……政府能采取反措施吗？动用警察和几千名志愿兵，怎能对抗这种袭击呢？怎能临时准备库存物资呢？怎么分发食品给居民呢？连供应宪兵和团队都不可能，甚至那些支持民族主义政策的人也惊惶万分，逼迫政府，政府还有什么法子可想，不就是缴械投降？多少天……——不，我不想说多少天；我说多少小时——政府能对抗这封锁，对抗整个国民生活的完全中止？面对群众意志这样的示威，哪些政治家还敢考虑战争的可能性？哪国政府敢于冒险，分发枪支子弹，让人民起来反对它？”

热烈的掌声打断他每一句话。他集中自己的全部毅力，控制住喧哗。贞妮看到他的脸变得绯红，下腭哆嗦，颈部的肌肉和血管因使劲而臌胀着。

“目前情况是严重的，但一切仍然取决于我们！我们掌握的武器非常强大，以致我相信，我们用不着使用它！仅仅罢工的威胁——如果政府确信，劳动界真正一致要发动罢工——就足以立即改变把我们拖往深渊的政策方向！……我的朋友们，我们的责任呢？它很简单，很明确！只有一个目标：和平！超越一切党派争执，实现团结！团结一致，进行抵制！团结一致，进行拒绝！让我们团结在国际工人协会的领袖们周围！让我们要求他们竭尽全力，组织罢工，准备好无产者的力量进行猛攻，我国和欧洲的命运就取决于此！”

他戛然止住，突然感到没什么话可说了。

贞妮凝视着他。她看到他眨巴着眼，踌躇不决，举起手臂，挥动着手。一丝微笑已笑不下去，使嘴唇痉挛。他如醉如痴地转过身，消失在两幅撑架布景之间。

人群在呼喊：

“好极了！……他说得对！……打倒战争！……罢工！……和平万岁！……”

欢呼持续了几分钟。听众站在那里，鼓掌，呼喊，想叫回演讲人。

临了，由于演讲人不再出现，他们吵吵嚷嚷地拥向出口。

演讲人瘫倒在半明半暗的后台。他坐在一大堆旧布景后面的箱子上，汗水涔涔，兴奋不已，精疲力竭，待着不动，头发蓬乱，手肘支在膝上，拳头捂住眼睛，在这落难一般的境地里，没有别的愿望，只想尽可能久地躲开大家，独自待一会儿。

贞妮由斯特法尼领路，找了好儿分钟，终于在这里找到他。

他抬起头，顿时恢复平静，冲着站在他面前的少女微笑。她一言不发地凝睇着他。

“该离开这儿啦。”斯特法尼在他们身后咕噜说。

雅克站起了身。

大厅空空荡荡，淹没在黑暗中。有人从外边关上了门。在舞台的一隅，一支守夜用的灯亮着，把他们引到过道：这条过道通向舞台后的一个工作人员出口。他们沿着一个储煤的地窖走去，来到一个堆满木板和支架的小院子。小院子面临一条小巷，小巷看来空无一人。

可是，他们一踏入小巷，便有两个人暗中走出来。

“警察！”其中一个说，动作象魔术师，从兜里掏出文件夹，伸到斯特法尼的鼻子下。“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斯特法尼将他的记者证递给便衣：

“新闻记者！”

警察不经意地扫了一眼证件。他感兴趣的是演讲人。

幸好，雅克同贞妮跑了一天，到过穆尔朗那里，取回他的皮夹。然而，他疏忽了，把日内瓦大学生的证件放在长裤口袋里，这份证件帮他越过德国国境。他想："要是他们搜身的话……"

检查的警察劲头没有超过这一步。他只借路灯的光看了看雅克的护照，用职业的眼光，检查身份证的照片是否象本人。然后好几次舐湿铅笔，在他的小本子上写了几句。

"您的家在哪儿?"

"在日内瓦。"

"您在巴黎住在哪儿?"

雅克犹豫了一下。他在穆尔朗那里得知，这次远行之前下榻，给他提供了安全的日子路那个房间，已有人住。他还没有找到新住处。今晚他想到图奈尔码头拐角，贝纳丹路带家具出租的房子住宿。他说了这个地址，警察记下了。

然后那警察转向贞妮，她站在雅克身边。她身上只带了名片，凑巧还有一个达尼埃尔的信封，就放在她的手提包里。警察不作任何刁难，甚至没在小本子上写上姑娘的名字。

"谢谢。"他有礼貌地说。

他碰碰帽子边沿，走开了，后面跟着他的同僚。

"社会在保护自己。"斯特法尼揶揄地说。

雅克现在微笑了：

"瞧我被盯上了……"

贞妮已抓住他的手臂，这时攥紧了。她的脸容大变：

"他们会拿您怎样?"她用有气无力的声音问。

"嗨，一点办法也没有!"

斯特法尼笑了起来：

“您想他们拿我们怎么办？我们的证件完全合乎手续。”

“唯一使我挠头的是，”雅克坦白地说，“我把下榻的地方说在李贝特的旅馆。”

“明儿你就把帐算清，住到别的地方去。”

夜晚闷热。小巷散发出一股恶臭。贞妮贴紧雅克。她再忍受不了激动。她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趺趺撞撞，扭了脚踝，假如他没让她勾住胳臂，她就会摔倒。她止住脚步，肩膀倚在车棚的墙上，脚一阵阵疼痛。

“噢！雅克……”她嘟囔说。“我感到筋疲力尽……”

“倚在我身上。”

由于她疲乏，他觉得她更加可亲。

小巷通到一条大街，闹闹嚷嚷的人群在那里分散而去。

“你们俩坐在这张长凳上吧，”斯特法尼不容辩驳地说。“我呢，我要赶到前面，不能错过最后一班电车。市政厅前面有个出租汽车站。我去给你们叫一辆来。”

三分钟后，小汽车停在人行道旁边，贞妮对自己身体不支感到不好意思：

“真窝囊：我本来可以走到电车站……”她埋怨自己成了雅克生活中的障碍，她一直以避免别人注意引以自豪。

她一坐上车，便脱掉帽子和面纱，想更亲密地偎依着他。她的面颊感到这热烘烘的呼呼响的男人胸膛在起伏。她没有抬起头，只举起手，摸索着寻找雅克的脸。他在微笑，她摸到他的嘴时觉察到了。仿佛她只想知道他确实在那里，她抽回了手，重新偎在他的怀里。

汽车放慢速度。“已经到了？”她恋恋不舍地想。她搞错了：

他们还没有到达；她认出了奥尔良门，快要到市税征收处。

她小声说：

“您在哪儿过夜？”

“在李贝特那里。为什么要问？”

她几乎要开口，但没有吱声。他俯身对着她。她闭上双目。雅克的嘴唇久久地摁在她垂下的眼皮上。她耳畔嗡嗡响起模糊的话语声：“我的小东西……我的亲爱的……亲爱的……”她感到暖烘烘的嘴唇沿着自己的脸颊而下，擦过她的鼻翅，到达她的嘴唇，她的嘴唇本能地收缩起来。他不敢坚持，抬起了头，双臂搂得更紧，热烈地把她拥在胸前。这回，她自动向他伸出自己的嘴。但他没有发觉；他挺起身，挣脱了她，打开了车门。于是她发觉车已停下。停了多长时间啦？她看到自己的家的正面和楼门。

他先下车，并扶她下车。他付车钱时，她象梦游患者那样迈了三步，走近门铃。她的脑际擦过一个疯狂的企图。可是她的母亲可能回来……想到丰塔南太太，她感到一阵急遽的颤抖，她又惴惴不安起来。她用战兢兢的手去摁电钮。

雅克赶上她时，门刚打开一点，门房小屋前亮着灯光。

“明儿见面？”他急促地说。

她点点头。她说不出话。他已捏住她的手，握在自己的双手里。

“上午不行……”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下午两点，行吗？我来找您？”

她第二次点点头，然后抽回自己的手，推开了门。

他看着她迈着僵直的步子，穿过照亮的地方，没有回身，消失在黑暗中。于是他让门又关上。

五十九

在李贝特旅馆里，雅克才睡着不多一会。

他在狭窄的铁床上辗转反侧，多少次捉摸，窗子发白是否意味破晓，两小时中，他蜷曲睡着，醒来时疲劳已极，心烦意躁。

外边，晨曦终于升起。

他穿好衣服，提包里放好自己携带的一点点东西，把自己的证件扎成一包；然后将椅子拖到窗前，手肘支在窗棂上，一无所思地呆了很久。贞妮的形象在眼前来回晃动。他喜欢她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呆在自己身边，肩膀和面颊贴在一起，象昨夜在小汽车里一样……他一远离她，便觉得有多少话要向她倾诉……他瞧着街上和码头随着清道工和送奶的到来，一清早就忙碌而逐渐活跃起来。垃圾箱还排列在阳沟边上。旅馆对面拐角的楼内，百叶窗紧闭着，除了瓷器商居住的假二楼是例外；那间屋的玻璃窗后，堆着许多小玩意，半嵌进麦秆里：不成套的餐具，大瓷瓶，糖果盒，放浪女人的小雕像，大人物的胸像。窗子下面，也就是犹太人屠夫的鲜红色护窗板上，展示着希伯莱文的金色招牌，久久吸引住他的目光。

七点一到，他便付清过夜房钱，然后离开，买了儿份报纸，坐在码头的长凳上看报。

空气近乎清新。远处，巴黎圣母院周围飘荡着淡淡的晨雾。

雅克带着既倒胃口又无法餍足的贪婪，反复阅读那些电讯和评论，各报无休无止地重复，有如镜子的千百种折射。

这回各报一致敲响警钟。克列孟梭发表在《自由人报》上的文章以《深渊边上》为题。《晨报》的头版大字标题照实写道：《目前局势岌岌可危》。

大部分共和派报纸同右派沆瀣一气，谴责法国社会党“在目前形势下”，接受在巴黎组织一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代表大会。

雅克委决不下是否离开长凳，开始新的一天活动……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五……无论如何，看报慢慢使他摆脱迷糊状态，有助他与外界重新接触。他斗争了一会儿，克服一早就去天文台林荫路的想法。他意识到，这种愿望更多的是来自缺乏生活的韧性，而不是来自温情。他感到羞赧。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局还没有输掉；还有挽回的余地……在巴黎各区，这时，人们都起来了，为的是战斗……再说，他不是预先告诉贞妮，他要到两点才上她家吗？

到《人道报》报馆时间太早，上《旗帜报》报馆却可以。他不晓得把提包寄存在哪里；他可以交托给穆尔朗。

想到去看望这个老印刷工人，使他站起身来。他可以经过码头，徒步走到巴士底广场。散步会使他完全恢复平静。

《旗帜报》报社的门紧闭着。

他心里想：“我待会儿再来。”为了消磨时间，他决意一直走到圣安东尼郊区的书商维达尔那里，他的铺面后间给出版《红色冲力》的那群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用作开会地点。雅克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关于德国和瑞士书籍的书评。

只有维达尔一个人。他没穿外衣，坐在窗旁的桌前，捆扎

小册子。

“还没有人来？”雅克问。

“你看嘛。”

维达尔气恼的声调令他吃惊。

“为什么？太早？”

维达尔耸耸肩：

“昨儿我也看不到多少人。不用说，他们不想被人钉梢……你看过这个吗？”他加上一句，指了指一本书，有好儿册放在桌上。

“看过。”这是克鲁泡特金的《反抗精神》。

“真不错！”维达尔说。

“这里搜查过吗？”雅克问。

“好象……这儿没有。至少还没有。但一切都要防患于未然，他们会来的……请坐。”

“我不想打扰你。我待会儿再来。”

来到外边，他正要穿过马路，一个警察彬彬有礼地走过来：

“您有证件吗？”

二十米开外，有三个人站在人行道上，从外表看来，他们可能是便衣，正在东瞅西望。警察一言不发地翻看护照，敬了一个礼，还给了他。

雅克点燃一根烟，走开了；但他很不自在。“十二小时内检查两次，”他心想，“简直可以说是戒严。”他在勒德吕-罗兰林荫路上行走，有时间证实有没有被钉梢。“他们并没给过我这么多荣耀……”

既然他已接近特拉韦西埃尔路的一爿咖啡馆“现代酒吧”，于是想到那里转一圈，这爿咖啡馆是社会党一个特别活跃的支

部的中心。司库蓬菲斯是佩里内小时的朋友。

“蓬菲斯？他有两天没露面啦，”咖啡馆老板说，“不过，今儿早上，一个人我还都没见到。”

这当儿，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斜背着一把锯，扶着自行车，走进酒吧。

“你好，埃尔内斯特……蓬菲斯在吗？”

“不在。”

“大伙儿呢？”

“一个人也没来。”

“啊！……没有新闻？”

“没有。”

“始终在等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是的。”

工匠默默地用疑惑的目光环顾四周，为了吐掉粘在嘴唇上的烟头，他象鱼一样扭动嘴巴。

“真讨厌，”他终于说。“到头来还是必须让人知道嘛……我头一天就要应征编入7—4团。一旦事到临头，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你怎么想的，埃尔内斯特？必须应征入伍吗？”

“不！”雅克大声说。

“我无法告诉你，”埃尔内斯特垂头丧气地说。“这是你的事，我的小伙子。”

“同意出发，就是跟想打仗的人同流合污！”雅克说。

“这当然是我的事罗，”那人同意说，他冲咖啡馆老板说话，仿佛他没听到雅克的话。他的声调很优雅，尽管很明显地显得不安。他朝雅克投了不满的一瞥，好象在想：“我没向别人征求意见。我问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口号。”

他挺起身，掉转自行车，说声"再见"，扭动臀部，不急不忙地走了。

"他们都向我提同样问题，说到底，真叫我讨厌，"咖啡馆老板咕哝说。"我又能怎样呢？据说，在中央委员会，他们达不成协议，下一道禁令。可是，党内必须下一道禁令，是吧？"

转回《旗帜报》报社之前，雅克沉思一下，在街区踯躅，如今，这街区每隔一刻钟就越来越热闹。阳沟边停着一长溜载满蔬菜和水果的小板车，流动商贩在叫卖，工人和主妇为了躲开太阳，在有阴影的那条人行道上挤搡，使这些狭窄的街道变成露天市场。

他注意到，针织品商店的橱窗几乎只陈列男人用品，而且不合时令：毛背心、法兰绒腰带、肥大的布衬衫、毛线袜。鞋店在硬纸板或布条上标明临时想出的牌子，招徕顾客。最胆小的这样表明：打猎鞋，或者行军鞋。大胆的则标出：古军鞋，甚至军便靴。许多男人驻足不前，兴趣盎然，却不买东西。女人手臂挽着网兜，随意嗅嗅，摸摸羊毛织物，掂一掂鞋底上钉的短统靴。还没有人买东西，不过，看客的注意足以证明，这样陈列商品适应普遍的心思。

硬币越来越少，开始大大妨碍商业交易。小贩变成兑换商，胸前挂个盒子，往来逡巡。他们做投机生意，用九十五法郎的硬币兑换一百法郎的票子。警察看来视而不见。

昨天，法兰西银行投放了大量五法郎和二十法郎的小额钞票，有人当作新奇的玩意儿拿出来。

"他们预先都准备好了的。"有人这样分析，神态轻蔑，嘲讽，但隐约有点赞赏。

雅克最后在巴士底广场的一片咖啡店落坐。从昨天起他就肚腹空空，又饥又渴。

大群郊区居民从里昂火车站、电车和地铁涌出来，他们在阳光灿烂的广场站上一会儿，手里拿着报纸，忧心忡忡，困惑不解，环视四周，仿佛想在上班之前确定一下，一夜之间战争威胁有没有改变了巴黎。

咖啡店里，忙碌、不安、高谈阔论的人不停地穿梭往来。

有一位在叙述他叫妻子上区政府，打听他的应征册的准确情况。他看来相当得意地表示，为了满足前来问询的人，军事办公室的问询处本应增加三倍。

有个出租汽车司机笑嘻嘻地拿出一本有图片的杂志，有一页上，并排登载了德皇回到柏林和普安卡雷回到巴黎的照片：对称而有象征意义，可以看到两位国家元首站在汽车踏板上，用同样威风凛凛的手势，回答本国人民信赖的欢呼。

一对中年夫妇，走进店里，挨近柜台。女的惶悚地打量顾客，寻找友好的目光。他们随即开口。

男的说：

“我们来自枫丹白露。那儿情况严重。”

他止住了声。

女的话多些，解释说：

“昨晚，一个第七龙骑兵团的军官住在我们的隔壁，有人来通知他火速收拾行装。半夜，马蹄声把大家吵醒了。骑兵队接到开拔的命令。”

“上哪儿去?”女账房问道。

“不晓得。大家来到阳台上。全城人都在窗口张望。听不到

叫声，听不到说话。他们象小偷一样溜走了……不奏乐，穿着军服……然后是团队的列车，汽车，还有装备……队伍过不完，一直延续到早上。”

“在区政府，”男的又说，“张贴了一纸命令，征用马匹、骡子、车辆——甚至草料！”

“气味不对呀。”女账房感兴趣地、近乎满意地说。

“已经发出召集本土保卫军后备力量了。”有人这样说。

“召集老人？真想得出！”

“好极了！”伙计说，不再去招待顾客。“好象事先需要人去保护桥梁、交通要道，还有一切容易出事的地方……我晓得这个：我的兄弟四十三岁了，住在沙隆附近，被征到火车站。他们在他脑袋上扣了一顶旧军帽，外衣斜挂子弹带，手里握着步枪，嗨！派你到天桥上站岗！您知道，这不是开玩笑：走近桥边，要出示证件。否则，命令是开枪！看来已经有间谍在周围活动。”

“我呢，我是在第二天出发应征。”一个穿白粗布衣服的油漆匠不问自说。他说话不看别人，目光注视小玻璃杯，他在指间拨弄着。

“我也是。”有个声音说。

“我是在第三天！”一个肥胖而和善的水管工大声说。“不过是到安古莱姆！你们想，赶在德国佬在沙朗特地区*登陆之前！……”他假充好汉地耸了耸肩膀，调整一下工具袋，袋子在他腰部磕碰着；他走到门口，打哈哈说：“我可不在乎……走着瞧吧……不是干这，就是白忙一阵！……”

---

* 指法国东南部的沙朗特省和沙朗特滨海省。

“要干的事就得干。”女账房威严地下结论说。

雅克握紧拳头。他默默无言，有点痉挛，愕然地打量人们的脸，寻找强烈的发应和反抗的表情。可是徒劳。这些人好象受到事态的突然冲击，失去了主心骨，变得痴呆了；胡编乱说也许是出于惊惶；可是逆来顺受，或者接近逆来顺受。

他站起身，拿起提包，匆匆走了。他比任何时候更急于、更需要去见穆尔朗。

老印刷工人双手插在黑罩衣兜里，在假二楼的三个房间里来回踱步，房间门都敞开着。只有他一个人。他一面走动，一面大声说：“请进！”待来客关上门才回过身来。

“是你，小鬼？”

“你好。能替我保管一下这个吗？”雅克说，放下了提包。“一点衣服，没有标记，没有证件，没留名字。”

穆尔朗点点头。他的目光仍然气愤、严峻。

“你还在这儿干什么？”他冷不防问。

雅克困惑地注视他。

“你不离开，还等什么？你们感觉不出这回要打起来了，傻瓜！”

“您这样说？穆尔朗？”

“是的，我这样说。”他用低沉宏亮的嗓子说。

他摇掉留在胡子上的面包屑，双手又插进兜里，重新踱来踱去。

雅克从未见过他神色这样颓唐，眼睛这样无光。需要等待他的坏情绪过去。雅克不等邀请，拿过一张椅子坐下。

穆尔朗象笼子里的困兽转了两三圈，然后停在雅克面前：

“今儿你指望什么?”他大声说。“指望‘工人群众’?指望总罢工?”

“是的!”雅克斩钉截铁地说。

这个年老的长相象基督的工人耸耸肩:

“总罢工?啐!今天还有谁提这个?谁还敢想这个?”

“我!”

“你?你难道没看到,即使在天主不由自主想拯救的可怜的羊群里,也有多得出奇的冒失鬼、爱寻衅的家伙、天生爱蹦爱跳的,总是准备挑衅闹事?一旦有人使他们相信,有个德国人越过了国境线,他们就会抢先扑向他们的步枪。……每个人都可以拿来单独分析:通常这是一个老好人,嘴上说,他不愿伤害任何人,自己也相信是这样。但是,他身上还有嗜杀、毁灭的残余本能:他不以这种本能自豪,而且掩盖起来,可是无论如何使他心里痒痒的,他总能满足一下,只要给他提供机会……人就是人,毫无办法!……如果不依赖人,你依赖谁?依赖领袖?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的领袖?依赖我们的领袖?依赖我们推选出来受拥戴的人、社会党议员?你没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一再投票信任普安卡雷!他们很容易就会事先签字同意发动战争!”

他旋转脚跟,又在房间兜了一圈。

“不,”雅克喃喃地说,“这里有若莱斯他们……别处有旺德韦尔德和哈斯他们……”

“啊,你指望那几个重要领袖?”穆尔朗笔直走向他,又说。“你可是在布鲁塞尔就近见过他们!你认为,这些家伙一贯真正坚决以革命行动保卫和平,竟会协商不成,给欧洲社会党下达一个统一的口号吗?不!他们斥责各国政府,才获得欢呼!然

后呢？然后，他们直奔邮局，拍发电报，哀求德皇、沙皇、普安卡雷、美国总统、——教皇！是的，哀求教皇，让他用地狱威胁弗朗索瓦—约瑟夫！……你的若莱斯，他干什么来着？他天天早上象个懦夫，去拉维维亚尼的袖管，请他‘亲爱的部长’大吼几声，吓唬俄国！……不！工人阶级受到自己领袖的欺骗！这些领袖不坚决领导抵制活动，反对战争威胁，他们反而给民族主义者充分的行动自由，放弃革命时机，将无产阶级出卖给获胜的资本主义！……”

他走开两步，又猛然转过身来：

“没有人能使我放弃这个想法：你的若莱斯大吹大擂，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其实，他跟我一样清楚，牌已经打出去了！一切都定了！明天俄国和德国就要进入舞场！普安卡雷会冷静地接受战争！……他同意是因为他想信守在彼得堡许下的罪恶诺言，然后……”他止住话头，走到门口，轻轻打开一点门，放进一只灰色牝猫和三只小猫。“来吧，我的猫咪……然后是因为他心痒难熬，要成为出力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的那个人！”

他走近摆满书籍和小册子的书架，书架放在两扇窗户之间。他拿了一卷书，用手掌拍了几下，好象抚爱地拍拍马颈那样。

“你看，小鬼，”他将书放回原处，更加柔声细气地说，“我不想卖弄，但我并没搞错，在他们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之后，我写了这本书，向他们证明，他们的国际工人协会立足于模棱两可之上。若莱斯对我破口大骂。大家对我破口大骂。今天，事实俱在！……想‘调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即我们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在各国仍然掌权的民族主义势力，那是发疯……想战斗——希望获胜——不越出合法范围，只满足于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把攻击局限在议会漂亮的讲演，这是白费力

气！……我们十分之九著名的革命领袖，说到底，你要我怎么对你讲呢？他们从来下不了决心，越出国家范围行动！你明白这里的逻辑吗？这个国家——他们不知道，也不想把它推翻，适时地以社会主义共和国来代替，——如今，一旦枪骑兵出现在国境线上，他们只有用刺刀尖来保卫它！他们小心谨慎地作着准备！……就该看到这种情况啦！"他狂热地说，又转过身，快步走到房间尽里边。"这将是全面的背叛，我对你说吧！居斯塔夫·埃尔韦式的背叛！所有领袖，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的背叛！……你看过报纸吗？祖国在危急中！人人都起来了！军刀出鞘！嗒蓬蓬！当当！为了准备打大仗！……一周后，在法国，或许在欧洲，连一打货真价实的社会党人也不会有了：到处只有社会沙文主义者！"

他快步走回雅克旁边，有力的手按在雅克肩上：

"我正是为此才告诉你的，调皮鬼，你尽管相信穆尔朗：你快走吧！……别等啦！回到瑞士去！那儿，象你这样的人，或许还有工作可做。这儿是没有希望了——完全没有希望了！"

雅克从穆尔朗那里出来时，情绪懊丧，总也克服不了。到哪儿去寻找宽慰呢？

他奔向《人道报》报馆。

斯特法尼和加洛正在跟老板磋商。他在过道遇到卡蒂厄，卡蒂厄跑过来，大声告诉他，若莱斯刚受到两位政府内阁成员马尔维和阿贝尔·费里*的接待，若莱斯回来时说，还一点用不

* 马尔维（1875—1949），在维维亚尼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长；费里，1914年任外交部副部长。

着绝望。

雅克刚同他分手，便遇上加洛的年轻合作者帕热斯；帕热斯十分悲观。俄国的军事准备好象在加速进行：各处都证实了这种假设：昨天，沙皇秘密签署了决定性的敕令，总动员的敕令。

在月芽面包咖啡馆，雅克只呆了一会儿，没看到他认识的人，除了于莉大妈，她呆在大厅的一隅，好象在主持一个小型的妇女会议。她坐在单面仿皮漆布的软垫长凳上，她的腿很短，长凳显得太高；她没戴帽子，这个年老的狂热女人只有一圈灰头发，在一群女活动分子中指手划脚，高谈阔论，她把她们召集起来是要给她们灌输理论。雅克佯装没瞧见她，溜走了。

在小径路的进步咖啡馆，有几个人坐在烟雾腾腾的假二楼，议论当天的新闻：他们是拉布，儒默兰，贝尔特和一个新来的南锡人、默尔特—埃—莫塞尔联合会的书记，他今天早上来到巴黎，带来东部的消息。

有个德国社会党人，与他一起旅行来的，向他断言，昨晚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在德国，人们预料今天会有“严重的决定”。莫塞尔河上的桥梁已被德军占领。大祸临头了。昨天，在吕内维尔附近，德国轻骑兵挑衅地越过边境，在法国领土上驰骋了数百米*。

“在吕内维尔？”雅克问，突然想到达尼埃尔，——想到贞妮。

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南锡人说，已经连续几夜，在东部的所有铁路线上，驶过数不尽的空车皮，返回各大站，以便开到巴

* 1914年9月23日，德军经过激烈战斗，进入吕内维尔。

黎郊区待命。

雅克一声不吭，心里揪紧。他看到欧洲在毁灭的斜坡上滑落下去，仿佛一幅真实的图景。出现什么奇迹才能引起得救的转换方向，引起舆论的震惊，引起各国人民突发的和大规模的抵制呢？

骤然，他想重新回到哥哥身边。他已有一星期没见到哥哥。现在是吃午饭的时候，他能在家里找到昂图瓦纳。“再说，”他想，“这次拜访能方便我等到去贞妮家的时候。”

六 十

“雅克先生晓得要打仗了吗？”莱翁问道。他在嘲弄？提问题的语调同鼓凸的眼球射出的目光一样，傻里傻气的；但在噘嘴的动作中有着精明。不等回答，他又说：“我是在第四天应征出发。不过，我总是当勤务兵……”

楼梯平台上传来电梯栅门的咔嚓声。

“先生回来了。”莱翁说。他走去开门。

昂图瓦纳推着一个戴眼镜的小老头的肩，老头花白头发，穿着羊驼毛男礼服。雅克认出这是他父亲以前的秘书。

沙斯勒看见他时，惊得一跳。他一遇到熟悉的脸孔，便把手捂住嘴，仿佛要堵住一声惊叫：

“啊，是您？”

昂图瓦纳若有所思，握了握弟弟的手，看到弟弟在这里，不显得吃惊：

"沙斯勒先生在人行道上徘徊，一面等我……我让他上楼跟我们一起吃午饭。"

"偶尔一次不会习以为常。"沙斯勒先生谦逊地嗫嚅说。

昂图瓦纳转向仆人：

"可以开饭了。"

他们三个走进诊室，斯蒂德莱尔、茹斯兰和罗瓦已经聚在那里。摊开的报纸摆满书桌。

"我到迟了，因为上过医院后，我到奥尔赛码头去了一次。"昂图瓦纳解释说。

沉寂了一会儿。大家阴郁地瞧着他。

"怎么样?"斯蒂德莱尔终于说。

"不妙……很不妙……"昂图瓦纳简短地说。他摇摇头，泄气地努努嘴。然后，又提高声音："入席吧。"

"根据吕梅尔所说的，"昂图瓦纳蓦地开口，眼睛不离碟子，"现在，极有理由期望英国会跟我们一起行动。无论如何它不会反对我们。"

"那么，"斯蒂德莱尔问，"它为什么不急于表明这一点呢?这还能挽回局势!"

雅克忍不住说：

"为什么?因为还不能完全肯定，英国愿意挽回局势……不用说，英国是唯一真正有机会在大战里中彩获利的国家。"

"你想错了，"昂图瓦纳激动地说，"看来，在伦敦，上层人士决不希望战争。"

沙斯勒先生坐在昂图瓦纳右面的椅子边上，默默倾听。他无论坐在什么地方，神态总象坐在折叠式加座上。他的头转来转去，忧虑不安地注视讲话的人；他忘了吃东西。世界上这场

动乱超过了他的理解力和神经忍受力。从前天以来，看报和谈话引起的病态恐惧落在这个可怜虫身上：今天上午他来这里，是希望能放下心来。

昂图瓦纳振振有词，嗓音有点变样：

“英国内阁目前由真诚热爱和平的人组成。看来，这是欧洲最优秀的政府班子。格雷是个谨慎小心的人，从事外交已有八年。阿斯吉斯和丘吉尔是老练正直的人。霍尔丹异常活跃，深谙欧洲事务。至于劳埃德·乔治*，他的和平主张是众所周知的，他始终反对扩军备战。”

“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沙斯勒先生证实说，似乎他的见解早就确定了。

雅克处于防守，瞧着他的哥哥，继续默默地吃饭。

“英国有这样的人指引，决不想从事冒险。”昂图瓦纳下结论说。

斯蒂德莱尔又插话：

“那么，为什么格雷十天来，殚精竭虑地用外交手段这样的假大理石，去做贴面呢？而目前使中欧帝国后退唯一可靠的方法，是警告它们，一旦爆发战争，英国将反对它们。”

“不错，格雷昨天同德国大使会晤时正是这样做的。”

“有什么结果？”

“毫无结果……还毫无结果……不过，在奥尔赛码头，人们担心，这样声称是否太迟，不会有效果。”

“那是自然，”斯蒂德莱尔咕哝说。“为什么要存有奢望呢？”

---

* 劳埃德·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一次大战期间任军备大臣，后任首相。

“请相信，这不是偶然的，”雅克暗讽说，“分掌欧洲权力的所有奸诈的政治家中，格雷好象最……”

“吕梅尔的分析完全不是这样，”昂图瓦纳没好气地打断，“吕梅尔在伦敦当过三年随员，他经常跟格雷有接触，因此，他的论谈深谙底里。说实话，他的分析非常机智。”

“正是这个具有魅力。”沙斯勒先生低声说，好象在喃喃自语。

昂图瓦纳默不作声。他根本不想争论，甚至也不想叙述他在奥尔赛码头听到的消息。他十分疲倦。昨晚，他同斯蒂德莱尔整理医疗记录卷宗：他坚持要整理一下，以防万一。哈里发走后，他上楼到书房，烧掉信件，挑选和整理个人证件。破晓时他睡了两个钟头。醒来后看报，精神萎靡不振，忧心忡忡。一上午，谈话，悲观情绪，人心惶惶，不断增长这种心境。上午看病的人特别多。他离开医院疲乏不堪。最后，同吕梅尔令人沮丧的谈话……这回，他的情绪受到严重冲击。烦恼动摇了他的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科学、理智。他陡地发现精神的无能为力，面对那么多挣脱了锁链的本能，他勤奋的生活一直赖以支持的品德：节制、理智、智慧、经验、正义感等等，一无所能……他很想独自一人，能够思索一下，同颓唐作斗争，振作起来，艰苦地准备迎接不可避免的事态。大家面向他，仿佛等待他说话。他皱眉蹙额，集中精力，继续说下去：

“这个格雷看来是这类英国人的典型：认真，有点爱怀疑，有点胆小，不太慷慨，不过思想和行动非常光明磊落。跟你想象的截然相反。”他冲着弟弟说。

“我根据他的政策来判断他。”雅克说。

“吕梅尔出色地解释了这个政策！这很复杂，我当然想不

起他对我所说的话……”他叹了一口气，用手抹一抹脑门。“首先，格雷不能自由地向法国表示坚定的联盟。在内阁，有的人亲德国，如霍尔丹；至于英国人民，直至最近，更关切爱尔兰的纠纷，胜过关切萨拉热窝的谋杀后果；英国人民会断然拒绝想到要开赴大陆打仗，保护塞尔维亚……因此，即令格雷试图早一点干脆让英国投入冲突，他仍然会冒险：他的同僚、议会、全国都不会跟着他。”

他自斟了一杯酒，午餐时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他一饮而尽。

“还不止于此，”他又说。“象往常一样，问题依然是在心理方面的。看来，从第一天起，格雷就充分意识到，英国掌握着和平与战争。他同样意识到，他手里的武器是双刃的。请想象一下，一周前，如果英国政府给法国和俄国作过军事支持的公开保证……”

“……我们就会立即看到柏林改变调门，”斯蒂德莱尔打断说。“德国会且战且退，强迫奥地利收回爪子，一切就会通过首相们的交易，得到完满解决！”

“可能这样，但决非确定无疑。格雷看来蛮有理由担心相反的情况：如果俄国确知，不仅可以依靠法国的军队和金钱，而且可以依靠英国的舰队和金钱，有了这样的王牌，孤注一掷的诱惑，一定会变得抵御不了……从这个角度看，”昂图瓦纳朝雅克这边瞧，又说，“格雷的态度具有完全不同的情况。人们于是懂得，正是他想保卫和平的真正愿望使他接受跷跷板游戏。他对法国说过：‘小心，干预一下俄国；俄国冒险从事，把他们拖进冲突，对于这场冲突，须知不应指望我们。’同时他又对德国说：‘注意！我们不赞成你们的不妥协态度。别忘

了，我们的舰队正开到北海；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许诺保持中立。'”

斯蒂德莱尔耸耸肩：

“不管你的格雷多么圆滑，他只能是一个老天真。因为俄国通过情报网，势必了解伦敦对柏林的威胁；这自然而然促使俄国期望得到英国支持。在这期间，德国的反间谍机构也给柏林捎来英国对法国和俄国所说的令人泄气的话……因此德国没有什么理由要严肃考虑英国的威胁……归根结蒂，跷跷板游戏无疑只有利于给战争提供机会！”

这几乎就是吕梅尔得出的结论。但是昂图瓦纳没有转述出来。一方面是他认为不必顾忌什么，可以转述给合作者的一般消息，另一方面是外交官随便交谈中他认为属于个人观点和心腹之言的话，他在二者之间作了详尽的区分。雅克在场使他比平素格外审慎。因此，他不想说，上层人士在探索，想了解，例如以共和国总统给乔治国王*的个人信件形式，直接和迫切呼吁大不列颠的支持，这一时刻是否已经到来。同样，他非常小心，不暗示这一确切事件：据吕梅尔说，这一事件使格雷决定，最终把英国的剑在他昨天同德国大使会晤时放到天平上。德国人在前天，二十九日，看来犯了一个极其笨拙的错误："请答应我们英国保持中立，"他们大致对伦敦这样说，"我们获胜以后，保证尊重法国领土完整：我们只没收法国的殖民地。"这番傲慢的话，——由于拒绝一旦发生冲突，保证不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而加重了，——据吕梅尔说，可能引起英国外交部的愤怒，导至所有内阁成员思想转向亲法，促使英国政府更坦率地倒向法俄一边。

* 指英王乔治五世(1865—1936)，1910—1936年在位。

雅克侧耳细听昂图瓦纳的叙述，不加反驳。但是他并不让步，说道：

“从这番话里，我觉得吕梅尔遗漏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情况。”

“是什么？”

“这就是，十年前，英国还是无可否认的海上霸主；如果英国找不到办法，无论如何要阻止德国舰队的加速发展，不用多久，英国就只能是二流海上强国。这就是现实，无人不晓，依我看，比格雷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犹豫毕竟能解释更多的情况。”

“不错，”斯蒂德莱尔添上说，“在英国的政策中，巴格达铁路事件*起着什么作用？德国控制的铁路联结君士坦丁堡和波斯湾，就是说，笔直通向印度洋，这是以生死攸关的竞争威胁苏伊士运河！”

“这一切能证明什么？”年轻的罗瓦懒洋洋地说。

“什么？”沙斯勒先生象回声一样重复。

“证明英国有迫切的理由，期望一场战争，限制德国的力量，”雅克回答，“对我来说，这廓清了全部问题。”

“英国早就同拿破仑一世有过针尖对麦芒了**，”沙斯勒先生这样精妙地指出，又带着愉悦的笑意说：“不错，就打仗来说，拿破仑一世的谋略，德国人永远不会有的！”

---

* 第一次大战前夕、德国修筑巴格达铁路。而英国对此工程的财政开支制造障碍，要以拥有正在组织的石油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票作为交换条件。后因战争爆发而没有签订协议。

** 拿破仑为了制伏英国，一八〇五年与英国进行一次大海战，一八〇六年又组织欧洲大陆封锁英国。

稍停，一缕嘲讽的闪光转瞬即逝，悄悄掠过他的眼睛。

“即使这样，”茹斯兰问雅克，“您认为不能相信英国领导人目前的和平主张罗？”

“不能。德皇曾经宣称：‘我们的未来是在海上’，他是在对英国扔手套挑战。至于我，我想，英国正在捡起手套，英国满怀希望，还能打垮唯一妨碍它的欧洲国家。我相信，格雷非常了解俄国的意图，一面加强调解行动，同时对这些行动的有效性不存任何幻想；我相信，他有意不断地给人错觉；我相信，实际上，英国政府最终把凡是能使这场它需要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都看作机会——它需要这场战争，但还不敢、也许永远不敢采取主动。”

他瞧着哥哥。昂图瓦纳在削水果，好象对争论不感兴趣。

斯蒂德莱尔转向马尼埃尔·罗瓦，指出道：“一九一一年，英国已经千方百计在摩洛哥问题上卑鄙地毒化法德关系*。没有卡约的话……”

雅克的目光落在罗瓦身上。他坐在大桌子的顶端。听到卡约的名字，他霍地抬起了头，可以看到他的牙齿闪闪发光。

这当儿，好象在沉思默想的茹斯兰开口了。他的碟子里有新鲜扁桃，他小心翼翼地专心用叉子和刀尖去皮。这时他不再剥皮，用抚爱的目光环视四周：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象，未来的历史家如何叙述我们当今经历的历史吗？他们会这样写：‘一四年六月，夏日，在欧洲中部突然爆发一场大火。地点在奥地利。干柴是在维也纳仔细

* 1911年法德争夺摩洛哥的斗争引起国际冲突。英国抗议法国企图让德国分占一部分摩洛哥。

准备的……'”

“……可是，”斯蒂德莱尔打断说，“火星来自塞尔维亚！由直接来自彼得堡的强劲而反常的东北风助长火势！”

茹斯兰说下去：“俄国人立即扇旺了火！”

“……得到了法国令人难以理解的赞同……”雅克指出。“他们协同一致地把长期准备好的大量干柴捆扔到火堆上！”

“德国呢？”茹斯兰问。没人回答，他继续说：“这时，德国冷眼瞧着火势上升，火舌飞卷……是不是出于口是心非？”

“是的！”斯蒂德莱尔喊道。

“不。这或许是出于愚蠢，”雅克打断说。“出于愚蠢，也出自傲慢！因为德国发狂地自吹自擂，能够在既定的时间内控制火势，用牺牲一部分房屋的办法来救火！”

“……并从火中取栗。”罗瓦说。

“这种情况本来不应存在。”沙斯勒先生忧郁地小声说。

茹斯兰又说：

“剩下的是英国……”

“英国嘛，”雅克大声说，“依我看，很简单：英国一开始就拥有大量储存的水，完全足够灭火；情况严重时，它清楚地看到了火燃烧起来并蔓延开来，但它只喊道：'救火！'它小心稳住，不打开闸门！……尽管它摆出爱好和平的神态，这仍然极有可能在后代人的评说中，要把它当作狡猾的纵火者同谋来审判！……”

昂图瓦纳埋头于吃碟子里的东西，模样不象在谛听。

哈里发湿润的大眼睛转向雅克：

“有一点我还不能苟同于您的，就是德国的态度！”仿佛他控制不住内心的惶乱，他的嗓音突然发出兴奋的声调：“我相信

德国想战争！”

“当然罗！”罗瓦脱口而出。“德国做过查理五世和拿破仑的好梦*！公国之间的战争**，萨多瓦***，七〇年，一步步迈向征服欧洲！在每个阶段之间，它的军事力量迅速增长，以便更快地达到泛日耳曼的目标！”

斯蒂德莱尔耷拉着头，听完这一段话，他又躬身对着雅克：

“是的，我相信德国厚颜无耻，早有预谋！它一开始就在后台牵线，支使奥地利行动！”

雅克想开口，但斯蒂德莱尔抢了先。哈里发好象异常激动。他几乎喊着说：

“嘿！这是明摆着的！奥地利，没落的奥地利怎会同意独自操起这种最后通牒的调门呢？怎会同意拒绝所有列强延缓塞尔维亚回复的限期呢？怎会同意不作研讨，便驳回这样和解的回复呢？再深入一步，如果设想德国没有挑起战争的隐衷，怎么解释它断然反对英国的一切建议——不管真诚与否，无论如何，在外交上是可以接受的？它怎么会拒绝把争端提交海牙仲裁法庭，象沙皇提议的那样呢？”

“这一切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解释，”雅克爽快地说。“德国不会不知道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好战企图。它一直主张，列强干预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争端，比克制包含更多的危险。”

---

* 查理五世（1500—1588），西班牙国王和德国皇帝，梦想征服欧洲。拿破仑曾想恢复罗马帝国的版图。

** 指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

*** 萨多瓦是波希米亚地区的村子，因1866年7月3日普鲁士人在此战胜奥地利人而闻名。

昂图瓦纳激烈地反驳他的弟弟：

"在奥尔赛码头，他们从来不信德国的和平保证。他们早就有精神信念……"

"精神信念！"雅克说。

"……认为中欧帝国早就决心排除一切可能阻挡或延缓冲突的因素。"

为了中止这场使他激动的内部政治讨论，他把餐巾放到桌上，站起身来。

大家都模仿他。

"我们别忘了德国，好几次表现出想和解，而俄国政府和法国政府根本不想加以考虑。"他们慢慢离开餐室时，雅克对斯蒂德莱尔这样说。

"是假的！得了！不管怎样，它需要缓解一下欧洲舆论！"

茹斯兰公道地指出：

"德国的论据——有必要对塞尔维亚作惩罚性的远征，严格局限冲突——绝对牵涉不到打一场欧洲大战的愿望……更谈不上打一场反对我们的战争的愿望！"

雅克添上说："还不算，如果德国真的有这种打仗愿望，真的有这种摧毁法国的愿望，为什么它等待这么久？为什么十五年来它错过多少机会，比今天这一次有利得多的机会？为什么它没有利用一八九八年法索达的法英危机*？没有利用一九〇五年的俄日战争？没有利用一九〇七年的波斯尼亚危机**？没有利

* 法索达是苏丹的一个小村镇，英法为争夺苏丹在此对峙，后法军被迫撤出。

** 奥匈帝国因吞并波斯尼亚而引起国际冲突，俄国最后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

用一九一一年的摩洛哥危机*？”

“这一切我看算不了什么，”哈里发固执地咕哝说。他重复：“我看算不了什么！”把手插进兜里。

沙斯勒先生站在门口，啃着一大块面包，闪过一边。让其他人陆续从他面前经过。昂图瓦纳殿后。沙斯勒先生向他晃晃自己的面包，眨眨眼：

“先父相信这个：饭后点心需要有一小块面包……我也一样，昂图瓦纳先生。这是我的佳肴美味。”他的微笑好象在自我原谅对自身弱点的极度宽容，其中透露出一点洋洋自得，因为他的趣味并不多见。沙斯勒先生太随便了，不会谦虚的。

雅克和茹斯兰走进诊室，大家在那里喝咖啡；斯蒂德莱尔走到他们中间，捏住他们的手肘，躬身用忧郁、亲密的口吻说：

“我看算不了什么，因为可以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一切都找得到理由！我看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都需要相信，德国是有罪的，——而我们做了冤大头！我翻开今天的报纸，我首先要寻找的，——我不隐瞒，——是德国口是心非的证据！”

“为什么？”茹斯兰站定在门口，问道。

哈里发垂下目光：

“为了能逆来顺受！……原因是，如果开始怀疑德国有罪，那末要履行所谓‘我们的职责’岂非太难！”

雅克禁不住苦笑一下：

“‘爱国的’职责！”

“是的！”斯蒂德莱尔说。

1911年摩洛哥首都爆发起义，法军乘机占领，与德国抵达摩洛哥的阿加迪港的炮艇发生冲突。法国在英国支持下，达到占领目的。

“当您看到有人以所谓职责的名义给我们安排了要做的事时，您还能看重这职责吗？”

哈里发晃晃肩，仿佛他在网眼中挣扎。

“啊，”他用又气愤又哀求的口吻说，“别再缠住我了！……我们都知道，如果法国不幸明天动员，不管我们怎么想，我们都回避不了。”

雅克张开嘴叫道：“我能回避！”他看见他的哥哥站在房间中央，昂图瓦纳回过身来，凝视着他。他不由自主软下来，让步于他在哥哥目光中看到的古怪恳求：他沉默不语了。昂图瓦纳一进屋，他就很吃惊在哥哥身上看出惶乱不安；他五脏六腑都在翻腾，——有如在垂危的父亲枕边那一夜，那时他看到，他以为坚强不屈的哥哥突然爆发出呜咽。

昂图瓦纳回过身说：

“马尼埃尔，请给我们斟咖啡，小家伙，肯吗？”

哈里发用越来越热烈的口吻继续说：“再说，我在想：‘谁知道呢？一场欧洲大战一定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到来，超过和平时期二十年的宣传所能起到的作用！’”

茹斯兰说：“这个嘛，我真看不出会是这样！我知道，你们有的理论家宣扬这种理论：必须来一场战争，才能发起一次革命。但我总想，菲力普老头说得好，这是一种‘精神观点’。武装起来的现代国家、动员起来的人民将是什么样子，真是难以想象！起义在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宽容之下，还没能获得成功；期望所有的革命者成为军人的阶下囚，要忍受对人们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军事专政那一天，起义一旦成为可能，那是古怪的幻想！”

斯蒂德莱尔没在听。他凝视着雅克，用阴郁的嗓音说：

“战争是什么？或许打三四个月……经过这些考验，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老练、更加团结呢？是否迎来帝国主义和军备竞赛的真正结束？各国人民是否最终建立巩固的和平，实现国际主义的和平？”

雅克执著地摇摇头：

“不！这成问题的美好未来，如果要以战争的代价来换取，我宁可不要！……宁可要别的，也不要在暴力和流血面前约束理智和正义！宁可要别的，也不要这种恐怖和荒谬！宁可要别的，也不要战争！”

罗瓦在倾听，这时开了口：

“要别的？……哪怕敌人入侵，占据领土？……那么，为了图清静，马上把默兹、阿尔登、诺尔和帕—德—加来拱手让与德国人吧！为什么不呢？外加一个优良的出海口！”

雅克难以觉察地耸耸肩：

“不消说，这会使北部某些工业家为难。我们如实地想一想，对大部分工人和矿工来说，这会使他们的贫困生活基本改观吗？要是问及他们，大部分人宁愿保持原状，也不愿在战场上光荣捐躯？……”他的表情勇毅庄重。“我知道，您把战争与和平看作各国人民生活的正常变动……这是可怕的！……这种不人道的变动，必须一劳永逸地制止！必须让人类摆脱这流血的动荡，能够自由地朝着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活动发展！战争丝毫解决不了人的根本问题！丝毫不能！它只会扩大劳动者的悲惨境地！在战争中充当炮灰；战后则成为受到更严酷盘剥的奴隶：这就是劳动者的命运！”他轻轻地又说：“这很简单：我看不到有什么——确实是有什么——比战争祸害对人民更糟糕的！”

"很简单,"罗瓦冷冷地说:"甚至有点……过分简单,如果您同意的话!好象人民打赢了战争毫无所得似的!"

"毫无所得!而且是永远!"

昂图瓦纳清晰的斩钉截铁的声音响了起来:

"站不住脚!"

雅克不寒而栗,转过头来。昂图瓦纳一直坐在书桌前,垂下眼帘,好象专心在拆信。实际上,大家离他几米远的谈话他一字不漏。他不离开位置,不看弟弟,又说

"站不住脚!从历史角度来看,站不住脚!整部历史……——从贞德开始……"

"嘿,"茹斯兰揶揄地打岔说,"谁知道呢?或许没有贞德,英国和法国会溶合成一个国家……对查理七世*是奇耻大辱,我同意。但是,或许对两国有巨大好处,由此可以避免许多痛苦……"

昂图瓦纳耸耸肩:

"严肃一点,茹斯兰……比如你不至于否认,德国在萨多瓦和色当**一无所得吧?"

"德国!"雅克反驳说。"德意志民族!一个实体!……可是人民呢?德国人,德国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呢?"

罗瓦挺起身:

"如果在一九一五年复活节——甚至更早一些!——胜利了的法国重新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将领土扩展至莱因河的自然边界,吞并萨尔州的矿产资源,将德国在非洲的属地并入殖民

* 查理七世(1403—1461),法国国王,在贞德(1412—1431)鼓动人民抵抗侵略,恢复大片国土的局势下,于1429年在兰斯加冕。

** 1870年德军在色当大败法军,拿破仑及十万大军投降。

帝国；如果通过武力，法国成为大陆最强的国家，那末，怎能认为法国人民牺牲了士兵，却一无所获呢？”

他憨厚地笑起来，然后，准定认为辩论终结，他掏出烟盒，拿过一张椅子，转过来骑坐在上面。

“这一切没有这样简单……没有这样简单……”茹斯兰在雅克旁边，沉吟地小声说。

“啊，”雅克冲着他，压低嗓音说，“我不能容忍暴力，甚至反对暴力！我不愿在我的思想里留下一点裂缝，暴力想法可以挤进去！……我拒绝一切战争，不管是所谓‘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拒绝一切战争，不管来自何方，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激动使他喘不过气来。他住了声。“即使是内战！”他在想，回忆起跟那些一切都敢干的革命者，例如米特尔格的激烈争论。（他对他们说：“我为之献身的博爱理想的胜利，我不想归功于仇恨和屠杀的肆虐……”）

六十一

“没有这样简单……”茹斯兰重复说，用沉滞的目光环视四周。

他停顿一下，仿佛在追逐转瞬即逝的想法，用另一种语调说：

“我们作为医生，我们至少有幸入伍不是去扮演嗜血的角色……征集我们入伍不是为了屠杀，而是为了治疗……”

“是的，是的……”斯蒂德莱尔紧接着说，他湿润的眼睛

带着感激意味，转向茹斯兰。

“如果我们不是医生呢？”罗瓦说道，带着咄咄逼人的好奇逐一打量他们。（众所周知，他从来不向军事当局显示他的文凭；在他服役期间，经过诊疗所的短期实习，他获准重返部队；目前，他作为后备役少尉，列入步兵团。）

“我的小马尼埃尔，”昂图瓦纳大声说，“你硬是不肯给我们斟咖啡？”

他好象在寻找任何借口，中止争论，使聚在一起的争论者散开。

“来了，来了，所长！”年轻人说。他矫健地站起来，腿跨过椅背。

“伊萨克！”昂图瓦纳叫道。

斯蒂德莱尔走过来。昂图瓦纳递给他一个信封。

“瞧，费城学院已决定回复……”出于习惯，他又加上说：“归档。”斯蒂德莱尔惊愕地瞧着他，没有接信。昂图瓦纳遽尔一笑，将信封扔到字纸篓里。

只有茹斯兰和雅克站在大房间的角落里。

“不管是不是医生，”雅克说，不往他哥哥那边看，但声音很响，超过了对旁边的人讲话的音量，“凡是应征入伍的人，都是赞成沙文主义政策，因此也是赞同战争。依我看，问题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为了同意在这场屠杀中扮演一个角色，是否只消政府给你下达命令？……即使我以前不象……今天这样，”他俯向茹斯兰，又说，“即使我曾经是个顺民，满足于本国的机构，我也不会同意，以国家利益为名义提出的理由，能迫使我违反我看作精神义务的东西。一个国家如果窃取了强制治下黎

民百姓意识的权利，就别想指望他们的合作。一个社会如果不首先考虑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只配蔑视和反抗！”

茹斯兰点点头：

“我曾经是激烈的德雷福斯派。”他这样回答。

昂图瓦纳好象一直在书桌前忙碌，这时霍地回过身来：

“问题提得不怎么样，”他用断然的口吻说。一边讲，一边站了起来，瞪着他的弟弟，独自走到房间中央：“象我们国家那样的民主政府——即令它的政策遭到少数反对派的否决，——掌握政权是因为它合法地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意志。被动员的人应征入伍，是服从民族的集体意志，——不管他个人对台上政府的政策持何种观点！”

“你提到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斯蒂德莱尔说，“但在目前，大多数人，还不说是全体公民，希望没有战争！”

雅克又开口说：

“以什么名义，”他回避向哥哥说话，相当笨拙地盯住茹斯兰，这样问道，“这大多数人以什么名义，坚持牺牲合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原则，坚持把公民的顺从置于最神圣的信念之前？”

“以什么名义？”罗瓦大声说，突然挺起身，仿佛挨了一记耳光。

“以什么名义？”沙斯勒先生的声音象回声。

“以社会契约的名义。”昂图瓦纳斩钉截铁地说。

罗瓦端详雅克，然后是斯蒂德莱尔，好象要让他们反驳似的。随后他耸耸肩，旋转脚跟，疾步走回远在一扇窗棂那边的扶手椅，背对着跌坐下去。

昂图瓦纳垂下眼帘，神经质地搅动杯子里的调匙，好象在凝神屏息。

沉默了一会儿，茹斯兰客客气气地打破了寂静：

“我非常了解您的意思，所长，说到底，我相信我的想法同您的一样……当今社会不论有没有弊病，毕竟对我们，对我们成年的一代是个现实。这是一个现成的，相对牢固的平台，由上几代人建造而成，遗留给我们，——如今轮到我们在上面找到平衡……我十分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

“好极了，”昂图瓦纳说。他继续搅动调匙，没有抬头。

“我们作为人，是脆弱的孤立无援的生物。我们的力量——绝大部分力量，说到底，充分地运用这种力量的可能性，——是得之于把我们聚集起来，把我们的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的社会组合。对我们来说，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这种组合不是神话：它确定和限制在空间。它的名字是：法国……”

他慢吞吞地说，嗓音忧郁而坚定，仿佛他所说的早有准备，他有意抓住时机说出来：

“我们都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因此，我们实际上都从属于它。在我们与这个共同体之间，——这个共同体使我们成为今天这样的人，几乎是安居乐业，在它的范围内组织我们文明人的生活——，在我们和它之间，几千年来，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联系，有一种契约：制约我们大家的契约！这不能选择，这是铁的事实……我想，自从人类社会存在以来，个人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自认为解脱了对这个保护自身、有利于自身的社会应负的义务。”

“不是所有的人！”斯蒂德莱尔插入说。

昂图瓦纳睃了他一眼。

“是所有的人！或许程度不等；不过是所有的人！你同我一样！无产者同资产者一样；招待和领班一样！由于我们生来

是共同体成员，我们大家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每个人天天从自身的地位获得好处。作为补偿是遵守社会契约。然而，这个契约的首要条款之一，就是我们要尊重共同体的法律，适应这些法律，即使在作个人的自由思考时，我们觉得这些法律并不总是正确的。丢弃这些义务，就是在机构的武库中打开一个缺口，这些机构使法国这样的民族共同体成为一个活跃的平衡的机构。这就会动摇社会大厦。”

“是的！”雅克小声说。

“更进一步，”昂图瓦纳用狂热的声调继续说，“这就会盲目行动：因为这就会反对个人的真正利益。因为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反叛产生的混乱，对个人来说，会有极端不样的后果，远胜过他对法律——即使是不合理的法律——的服从。”

“这要看情况！”斯蒂德莱尔紧接着说。

昂图瓦纳又瞥了哈里发一眼，这回，朝他跨了半步：

“我们作为公民，难道不是需要不断服从我们作为个人并不赞成的法律吗？然而，共同体允许我们同它斗争：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在法国还存在！我们甚至有合法的斗争武器：选票。”

“我们就谈谈这个吧！”斯蒂德莱尔反驳说。“在法国，你的普选是出色的欺骗手段！在四千万法国人中，连一千二百万选民都不到！只要超过半数的六百万零一票，就能构成被厚脸皮称为的多数！我们属于三千四百万傻瓜，却要服从六百万人的意志——这六百万人投票，你知道大多数是怎样投票的：在小酒店的闲言碎语的压力下盲目投票！不，不，法国人没有丝毫真正的政治权力。法国人有办法改变政体吗？有办法不赞成，甚至有办法讨论强加给他的新法律吗？以他的名义缔结的联

盟，会把他拖进冲突，送掉他的老命；他却过问不了这些联盟！这就是在法国所谓的民族主权！”

“请原谅，”昂图瓦纳庄重地反驳说，“我并不象你所说的那样感到缺乏权力。诚然，我个人并不过问社会生活的每一事件。但是，如果共同体采取一项不合我意的政策，我就可以自由地投票赞成在议会反对这项政策的议员！……此时，只要我的选票还不能把那些迄今为止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的政府成员赶下台来，代之以根据我的夙愿改变国策的人，那么我的责任非常简单。而且不容争辩。我受社会契约的约束。我应该屈服。我应该服从。”

“Dura lex,c'est lex（法律是无情的，但毕竟是法律*）！”沙斯勒先生在一片沉默中威严地小声说。

哈里发左右来回地踱步。他咕哝道：

“剩下要了解的是，在目前情况下，因被动员的人不服从而引起的革命骚动，祸害是否远不如……”

“……最短的战争那样严重！”雅克说完这个句子。

罗瓦在房间的另一头动了一下，只听到坐椅弹簧吱扭一声，但他没说什么。

“至于我，所长，”茹斯兰和颜悦色地说：“我的想法同您的一样：我会服从……尽管这样说，我还是明白，在这样异乎寻常的时刻，在威胁着我们的这样的大灾难前夕，对于别人，这样服从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不人道的……职责。”

“恰恰相反，”昂图瓦纳立即反驳，“个人越是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他就越觉得职责不可推卸！”

---

* 这句拉丁文夹杂着一个法文字。

他停顿一下，没喝就将咖啡杯放回托盘。他的脸绷紧了，声音颤抖。

“几天来我在捉摸这个问题。”他突然坦率地说，压抑的音调使雅克的目光不知不觉抬向他。有一会儿，他将食指和拇指摁在眼皮上，然后抬起头，朝雅克那边投了古怪的热烈的一瞥，字斟句酌：

“如果今晚由大多数人推选出来的政府下令动员，——哪怕这是我投反对票的政府，——那么，并非出于我对战争这样那样的看法，也并非出于我属于少数反对派，我才有权悍然撕毁契约，逃避对大家来说一样的义务——对人人来说确实一样的义务！”

雅克也不打岔，听完说给他听的这番话。他觉得，昂图瓦纳的论点倒不怎么激怒自己，而是在这些不容分辩的断言中震响的推心置腹而富有人情味的音调，使他不由自主地激动。他哥哥的态度不管与他的多么迥然不同，他还是禁不住想，在这种场合，昂图瓦纳的话很有逻辑，完全忠实于自己的信念。

蓦地，仿佛有人激烈地反驳了他，昂图瓦纳抱起手臂，大声说：

“他妈的，直到打仗之前，能够保持做个公民——始终如一地，那真是太容易了！……”

紧接着的默然无声特别沉闷。

茹斯兰非常敏感，能分辩种种微妙意思，他认为岔开话题是适宜的，似乎争论已告结束，大家达到一致，他用热情的声调下结论说：

“说到底，所长是对的。社会生活是一种赌博。必须选择：接受规则，要么退出赌局……”

“我呢，我已作出选择。”雅克站在他身旁，小声说。

茹斯兰略微转过头来，带着情不自禁的专注和激动端详他，好象越过这真实的存在，瞥见了动人哀怜的命运。

莱翁光滑无须的脸在门缝中露出来：

“有人请先生听电话。”

昂图瓦纳回过身，眨巴着眼，瞧着仆人，宛如惊醒一般。“还是她。”他末了这样想。

“好。我就来。”

他等了一等，眼帘下垂，脑门思虑重重，不慌不忙离开了房间。

“她要对我说什么？”他一面想，一面走到小办公室。“你不再爱我了！……你不再象以前那样爱我了！……”她们对你说这一类话的时刻不可避免要到来——所有女人都是这样！……当告诉她们，我们“不再相爱”时，总会使她们十分吃惊……不是她们不再爱你，而是我们不再相爱！我们在她们面前变成了人……她们要说的不是“你不再爱我”，而是“你不再爱我们在一起时你变成的那个人……”

他来到电话机前，不假思索地拿起话筒。

“是你，托尼？”

他吓了一跳，象要反抗一样。他面对这熟悉的，太熟悉的，动听的，庄重的，故作甜蜜的声音，——决定不了是否回答。冷冷的气恼……两天来，他感到摆脱了她，摆脱了她的诱惑。不仅是摆脱：是清除……是的，他好象洗掉了一种污迹……他想到西蒙。不，这结束了，结束了：缆绳断了。为什么要再联结起来呢？

他轻轻将话筒放回桌子中间，后退一步。话筒里可以听到一种嗡嗡声……一种喘气、哽咽的响声，酷似断气声……这真残酷……去它的！无论如何不该重新搭上关系。

他没有回到诊室，却去锁上了门，回到沙发，点燃一根烟，最后瞥了一眼桌子——话筒沉默了，侧着躺在那里，闪闪发光，犹如一条死了的爬虫，——他沉甸甸地躺平在垫子中间。

在诊室的壁炉前，沙斯勒先生同斯蒂德莱尔挨近呆在一起，很高兴能轮到他讲话，让别人倾听。他废话连篇，既不得当，又晦涩难懂，竭力给听的人说明他的生意。

“新玩意儿，怪念头，小发明……始终是新东西，这是我们的箴言……什么？我给您寄一份A·C·，就是研究者协会的通报……您会看到的。我们已经采取了侧面的措施……随着这场战争，必须……人们就要改变方向……国防……每个人都有他的领域……什么？”（他不断这样问，神情不安，仿佛没听清一个紧迫的问题。）他随即继续说：“发明家已经给我们送来十分惊人的东西。我不想泄露……比如，我可以举出：手提式池沼水和雨水的过滤器……打仗时十分宝贵……瘴气要损毁战士的机体……”他满意地笑了笑：“还有更惊人的：带有发射机的自动瞄准器……是给视力不好的步兵的……甚至包括炮兵……”

罗瓦在原地听了一会儿这些不连贯的话，站起身来：

“自动？怎么回事？”

“正是如此，”沙斯勒沾沾自喜地说，“吸引力就在这里。”

“还有呢？怎么运转的？”

沙斯勒做了个不容置辩的手势：

"自动运转！"

雅克和茹斯兰一直站在原地，在书柜的角落里小声交谈：

"最令人气恼的是，"雅克说，脑门气得起了一道皱纹，"想到总有一天——或许已经临近，人们怎么也不明白，服兵役、各国竖起战旗，这种事会有一种信条、一种不可争辩和神圣职责的性质！那时，不能想象社会权力会有枪杀一个人的权利，因为这个人拒绝拿起武器！……正如我们不能想象，从前在欧洲，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宗教信念而受审，遭受酷刑……"

"听我来念！"罗瓦大声说。

他已拿起书桌上当天的报纸，神情漠然地浏览一遍，用清晰的声音滑稽地高声念起来：

"年轻夫妇，身边有孩子，欲租用带花园的安静小别墅，为期三月，别墅靠近河流，可以垂钓，最好在诺曼底和布尔哥涅。请函寄：3.418，本报办公室！"

他的笑声清脆。今天确实只有他一个人嘻嘻哈哈。

"快活得象个即将度假的中学生。"雅克轻声说。

"快活得象个真正的英雄，"茹斯兰纠正说，"没有快乐，便没有英雄主义，而只有蛮勇……"

沙斯勒先生已掏出表，正象他看时间之前所做的那样，用医生听诊的专注目光，侧耳细听了一会儿"小傻瓜"。然后，他抬起眉毛，目光越过镜片上方，宣布说：

"一点三十七分。"

雅克哆嗦了一下。

"我迟到了，"他说，握了握茹斯兰的手。"我不等哥哥回

来，先走一步。”

昂图瓦纳躺在沙发上，听到雅克在前厅的声音，莱翁送他到楼梯。

昂图瓦纳急忙打开门：

“雅克！……听我说……”

雅克吃惊地走到他身旁。

“你走啦？”

“是的。”

“进来一下，”昂图瓦纳用惶惑的嗓音说，捏住弟弟的手臂。

雅克到大学路来，是想跟哥哥单独谈谈。他本来想告诉哥哥，自己怎样动用财产的；瞒过昂图瓦纳，他并不乐意。他心里甚至想：“或许我会对他谈起贞妮……”虽然时间很紧，他还是乐意地接受亲密地谈一下，便走进了小办公室。

昂图瓦纳关上了门。他没坐下，又说：

“听我说，咱们严肃地谈一下，弟弟。你打算……做什么？”

雅克故作惊讶，没有回答。

“你已经免服兵役。但是，一旦总动员，退役条件都会改变，人人都会上前线……你打算做什么？”

雅克不能回避，便说：

“我一无所知。眼下，我合法地摆脱了他们的爪子：他们对我无可奈何。”面对哥哥坚执的目光，他又冷冷地说：“我能告诉你的是，我宁愿剁掉自己的双手，也不会应征。”

昂图瓦纳掉转了目光。

“这态度是最……”

“最怯懦的？”

“不；我没有这样想，”昂图瓦纳和颜悦色地说。“不过，也许是最自私的态度……”雅克一声不吭，他继续说：“你不这样认为？在目前这样的时刻，拒绝服役，就是把个人利益置于总体利益之先。”

“置于国家利益之先！”雅克反诘道。“总体利益，群众利益，显而易见就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昂图瓦纳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仿佛想让谈话避开一切理论争执。然而雅克坚持说：

“总体利益，我是通过自己拒绝服役为它效劳！我感到，——我无庸置疑地感到，——当今，使我拒绝服役的就是最好的利益！”

昂图瓦纳忍住不耐烦的动作：

“好好考虑一下嘛……你能从这拒绝服役中期待到什么实际效果呢？一点也没有！……全国动员，绝大部分人——情况会这样——接受卫国的义务时，还有什么比不服从的孤立行动更无谓，更加注定要失败的呢？”

他的语调有意显得有节制和亲切，雅克不由得感动。雅克平静地瞧着哥哥，甚至掠过一丝友好的微笑。

“为什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我的老兄？你知道我的想法……我永远不会同意，政府能强迫我参与我看作罪行，看作出卖真理、正义和人类团结的事情……在我看来，英雄主义不属于罗瓦那一边：英雄主义不是要拿起枪，奔赴边境！与其充当同谋，不如举起枪投降——被拉去枪毙！……虚幻的牺牲？谁知道呢？正是人们荒唐的顺从，过去和现在都使战争成为可能……孤立的牺牲？算了吧……要是有胆量说‘不’的人不会很

多，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也许只是因为……”他犹豫一下：“因为有的人……心灵力量十分平凡……”

昂图瓦纳站在那里倾听，古怪地一动不动。他的眉毛难以觉察地颤动一下。他盯住弟弟，象睡着的人，轻轻呼吸。

“我不否认，必须有不寻常的精神力量，才能独自或几乎独自反抗动员令，”他终于柔声细气地说，“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力量……愚蠢地在墙上撞得粉碎的力量！……拒绝战争，为信念而被枪决的自信的人，我给予他全部同情和怜悯……但我把他看作徒劳的梦想家……我认为他做错了。”

雅克只略微摊开一点手，他刚才说：“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已经做过这样的动作。

有一会儿，昂图瓦纳默默地注视着他，还没有失去希望，又说：

“事实在这里，并且困扰着我们。明天，事态的严重——这些事态不取决于任何人——可能迫使政府征召我们。你真的认为，对我们来说，考虑一下我们国家按在我们身上的强制手段是否同我们的个人观点一致，这是时候了？不，领导人在决策，领导人在指挥……看病时，我下令紧急治疗，我判断时机有利，我不允许别人讨论……”

他笨拙地抬起手，抹抹脑门，又将手按在眼皮上，然后有力地说下去：

“请考虑一下，弟弟……问题不在于赞成战争——你认为我赞成吗？——问题是要忍受它。表示反抗，如果这是出于我们的气质；但这是内心反抗，责任感约束着它。在危急的时候，对我们的合作讨价还价，等于出卖这个共同体……是的，这将是真正的叛变，对别人的犯罪，缺乏团结精神……我不想剥夺

我们自己对政府作出的决策进行讨论的权利。但要以后再说。先要服从。”

雅克又露出微笑：

“我呢，你看，我认为，对于国与国打仗作为借口的民族愿望，个人有自由可以完全不理会。我否认国家有权以不管何种理由让人违反自己的良心……我克制着一直不使用这些动听字眼。可是情况确实是这样：我的良心比一切机会主义的议论，例如你的议论，说得更响。它比你的法律更加振振有词……阻止暴力制约世界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绝一切暴力！我认为，拒绝杀戮是精神升华的标志，值得尊敬。如果你那些法典和法官不尊重它，那就去它们的吧：它们迟早会意识到的……”

“不错，不错……”昂图瓦纳说，气恼地看到谈话又偏向总体观念。他抱起手臂：“实际又怎样呢？”

他走向弟弟，情不自禁地——这在他们之间十分罕见，用双手亲热地抓住弟弟的肩膀：

“回答我，弟弟……明天就要动员，你打算怎么办？”

雅克耐心而坚决地挣脱了：

“我将继续反对战争！坚持到底！千方百计！……包括——必要的话……——革命的破坏！”他已不由自主降低嗓音，停了一停，受到压抑：“我这样说……连我也不知道，”稍停又说：“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昂图瓦纳，绝对肯定：我去当兵？决不！”

他竭力最后一次笑笑，做了一个表示再见的动作，走到门口，他的哥哥也不想留住他。

六十二

雅克到贞妮家时，看到她一个人穿戴停当，脸容疲乏，极度不安，准备出门。她收不到母亲的消息，也收不到达尼埃尔的信。她胡猜乱想。报纸消息令她惶恐不安。再说，雅克姗姗来迟；总是想起蒙卢日的警察，她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她扑到他怀里，说不出话来。

他说："我试过打听待在奥地利的外国人的处境……自欺欺人没有用：那边戒严。不用说，德国人还能回国；意大利人或许也能回国，虽然意大利和奥地利关系十分紧张……但法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不行！……如果您的母亲前几天没离开维也纳——她就会回到这里，——大概就太晚了……她确实不能动身……"

"不能？怎么？关进监狱？"

"不！只不过不许她搭上火车……或许在一两周之内：这是事态确定下来的时间，国际间作出安排的时间……"

贞妮一声不吭。雅克在场已足以使她摆脱想象中的折磨。她紧偎着他，毫无保留地舍弃在长吻中；昨天回家以后，她一直等待着这一吻。她终于挣扎出来时，嗫嚅地说：

"我再不想一个人呆着，雅克……把我带走，……我再不想离开您！"

他俩徒步朝卢森堡公园那边走去。

“我们在梅第西丝十字路口乘电车。”他说。

尽管这是好时候，这一天大公园却几乎空无一人。忽断忽续的风吹得树梢沙沙响。万寿菊的浓郁香气从花坛升起。一对情侣孤零零坐在花坛边的长凳上，看不见他们的面孔，男的和女的互相依偎，仿佛用爱情的颤栗填满空缺。

在铁栅的另一边，他们又来到市区；喧闹的城市在战争威胁下弯腰曲背，嘈杂声象是骇人听闻的回声，在这夏日美丽的午后，这些新闻传遍了欧洲。两天来，假期中的巴黎，人口骤然增长。报贩穿过十字街头，高呼号外。雅克和贞妮等候电车时，一辆双马驾辕的驿车打他们面前经过；车厢里挤满父母孩子和女仆；车顶上，行李层层迭迭，可以分辨出一辆小孩推车、捞虾的网，一把大伞。

“这是些执著的人，敢于向命运挑战。”雅克小声说。

在苏弗洛路，圣米歇尔大街和梅第西丝路，车辆来往不断。可是，这既不是工作日勤奋的巴黎，也不是星期日阳光下无所事事的巴黎。这是一个受到骚扰的蚁群。路人行色匆匆，仿佛十分忙碌；但是，他们神不守舍，迟疑着朝左走还是朝右走，表明了他们大半哪儿也不去；不能独自形影相吊——也不能孤独地面对世界，——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和工作，只为了躲避烦恼，能把心灵的重负付之于在街上涌流的兄弟般的不安人群。

整个下午贞妮象影子一样，默默地紧随雅克，从拉丁区走到巴蒂尼奥尔；从格拉西埃尔走到巴士底，从贝尔西码头走到“水堡”。处处是一样的新闻，一样的评论，一样的愤慨；处处是一样的垂头丧气，一样的准备逆来顺受。

每当只有他俩时，贞妮便最自然不过地谈起自己或者天

气:“我不该戴面罩……我们穿过马路，去看看那间花店……酷热降下来了；您感到吗？能喘口气了……”这些天真的句子象花店的橱窗陈列那样一个接一个说出来，把欧洲的政局和气温并列提出，使雅克有点惶惑。他朝少女瞥了既漠然又深沉的一眼，那种孤独的暗火使她骤然害怕起来。他时而动情地回过头来，心里捉摸:“我让她参加这一切做得对吗？……”

在总工会的走廊里，他看到偶然遇见的一个同志投向贞妮的好奇而严肃的目光。霍地他觉得她就象站在满是灰尘的楼梯平台上，处在工人之中，穿着贴身的女服，戴着绉纱面纱，姿态和脸容难于描述，带上社会环境的痕迹和烙印。他感到尴尬，于是将她拖到外边。

七点敲响。他俩穿过一条条大街，来到交易所这一区。

贞妮疲倦了。从雅克身上散发出来的生命活力，——使她折服——也耗尽了她的力气。她回想起，以前在拉菲特别墅区他的身旁，由于他的声音、他直勾勾的目光和思想的突然跳跃，好象要求别人、近乎强加于人的持续紧张，她就有过这种同样的疲惫和超负荷感觉。

他俩走近《人道报》报馆时，卡蒂厄朝他们跑过来交臂而过。他喊道：

“这回糟了，德国总动员！俄国达到了目的！”

雅克吓了一跳。但卡蒂厄已经走远了。

“要了解一下情况。您等我一下。”（他犹豫是否把少女带进报馆。）

她穿过马路，在人行道踱步。从雅克走进的那扇大门里，人们不断进进出出，犹如蜂巢的蜜蜂那样。

半小时后，他出来了。他的脸容大变。

“正式消息。从德国来的。我见到了格鲁西埃*、桑巴、瓦扬、勒诺德尔**。他们都呆在楼上，等候详细消息。卡蒂厄和马尔克·勒伏瓦在奥尔赛码头和报馆之间穿梭往来……面对俄国加速军事准备，德国总动员了……是真的总动员吗？若莱斯认为不是。德文叫做Kriegsgefahrzustand！好象他们的宪法预见到这种情况。若莱斯手里拿着字典，好象在作文学翻译：‘战争危险状态……战争威胁状态……，老板真了不起：他不肯绝望！他还处在充满信心的状态中，这种信心是他从布鲁塞尔跟哈斯和德国社会党人交谈后带回来的。他反复说：‘只要他们跟我们在一起，什么也没完蛋！’”

他已挽起贞妮的手肘，拖着少女，漫无目的地快步走去。他俩在楼群中绕了好几圈。

“法国会怎么干？”贞妮问。

“四点钟好象紧急召开了内阁会议。公报说，内阁会议研讨了保卫国境的必要措施。阿瓦斯新闻通讯社傍晚宣布，我们的掩护部队已进入前沿阵地；另外，据说，为了避免给敌人以冲突借口，参谋部会考虑沿国境线留出几公里宽的无人区……眼下德国大使正同维维亚尼会晤……加洛非常熟悉德国事务，他十分悲观。他说，对这种说法不应抱幻想，Kriegsgefahrzustand是正式下令动员之前的一种伪装方式……无论如何，在目前情况下，德国处于戒严状态：这就是说，报纸受到限制发表新闻的自由，如今那边一切反战示威都不可能了……对我来说，或许这是最严重的事态：挽救局势只能来自人民的奋起……斯特法尼

* 格鲁西埃(1863—)，法国社会党人，多次任议员，副议长。

** 勒诺德尔(1871—1935)，法国社会党改良派，若莱斯的合作者。

象若莱斯一样，反过来坚持乐观主义。他们说，德皇选择这种预备措施，而不是下令动员，证明了他还在力图保卫和平。这毕竟合乎情理。这样，德国让彼得堡政府最后有可能作出和解姿态，或许取消俄国的动员。从昨天起，在德皇和沙皇之间，好象不断交换个人电报……我离开斯特法尼时，若莱斯被布鲁塞尔打来的电话叫走了；他们的样子都希望得到重要信息……我没呆下去，想看看您怎样了……”

“您不用管我，”贞妮急促地说。“快上楼吧。我等您。”

“这儿？站在街上？不！……至少坐到进步咖啡馆去。”

他俩快步朝小径路走去。

“你好！”一个低沉宏亮的嗓音说。

贞妮回过身，在他们身后看到一个头发蓬乱的象基督模样的老头，身穿印刷工人黑罩衣。这是穆尔朗。

雅克马上说：

“德国总动员了！”

“啐！我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他吐一口痰。“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办法！一切都该毁灭。我们的整个文明都应消灭，以便能建设起干净的东西！”

停了一会儿。

“你们去进步咖啡馆吗？”穆尔朗问。“我也去。”

他们走了几步。彼此没有说话。

“今儿早上你考虑过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你不溜走？”老印刷工人又开口说。

“还不想走。”

“随你便……”他迟疑着：“我呢，我打总工会来……”他

朝年轻姑娘瞥了探询的一眼，对雅克投以坚持的目光。"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

"说吧，"雅克道。他将手放在贞妮的前臂上，说得更明确："象在朋友之间自由畅谈。"

"好，"穆尔朗说。他把两只长满老茧的手指按在雅克的肩上，降低嗓音："严重的消息：战争部长今天签署了命令，逮捕B簿上的所有可疑者。"

"啊……"雅克说。

老头点点头，在牙缝里说：

"请通知那些有关系的人！"

他发觉贞妮脸色煞白，惊惶地打量他。他对她微笑：

"镇静些，漂亮的孩子……这并不是说，今晚就要我们紧贴地站在墙前……不过命令无论如何是发出了；他们高兴把我们抓起来，肆无忌惮地准备打大仗那一天，只消让他们的特别部队执行命令……郊区的警察已经行动起来。好象搜查过《红旗报》报馆；还有《斗争报》报馆。今儿早上伊萨柯维奇险些在普托的大搜捕中被抓住了。富泽受到囚禁：指控他是《血腥的手》的作者，你晓得，这是反对参谋部的招贴……事情要变得严重了，等着瞧吧，孩子们。"

他们走进咖啡馆。雅克把姑娘让进楼下的大厅，那儿几乎没有人。

"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雅克向印刷工人提议。

"不了。"穆尔朗抬手指了指天花板："我要上楼去一下，探听消息……打早上起，楼上净说蠢话！……再见！"他握了握雅克的手，最后一次小声说："请相信我，调皮鬼：快溜吧！"

离开之前，他朝两个年轻人友好地、意料不到地一笑。他俩听到印刷工人响亮的脚步声震撼着螺旋形的小楼梯。

“今晚您睡在哪儿？”贞妮不安地问。“不在昨天那个旅馆里吧？他们已经记下了地址。”

“哦！”他懒洋洋地说，“我甚至不能肯定，会给我荣幸，列在黑名单上……”他看到她不安的目光，又添上说：“不过，请放心，我不想再在李贝特那儿露面。今儿早上我把口袋放在穆尔朗那里。至于会损害我的证件，就放在那个包裹里，我已留在您家中。”

“那就好，”她瞧着他说。“放在我家里，您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一直站着，要了一杯茶，但没有耐心等待给贞妮端上饮料：

“您呆着行吧？……我回到《人道报》报馆……您别走动。”

“您回来吗？”她用压抑的声音说。她蓦地害怕起来。她垂下眼睛，不让他看到自己的不安。她感到雅克的手按在自己手中。这无声的责备使她脸红了：“我在说笑话……得了！……您别管我……”

剩下她一人，她呷了端上来的几口茶，一种苦涩的饮料，有洋甘菊茶的味道；然后，她推开杯子，手肘支在凉丝丝的大理石板上。

从敞开的窗洞传来街上的喧嚣声，射进晃眼的亮光，照得镜子、玻璃杯架、铜条、柜台的桃花心木闪烁发亮。喷泉的潺湲声中，咖啡店老板呆在反光里，柜台的锌板后，涮洗着玻璃瓶。报纸摊在桌子上。贞妮环顾周遭，一无所想。时间在流逝。在她袭

急的脑子里，幼稚的困扰的想法，阴郁的想法，突兀的恐惧，象幽灵般转悠。她竭力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只灰猫身上，灰猫就蜷伏在她身旁的软垫长凳上。这只猫睡着了吗？它的眼睛紧闭，但耳朵在耸动。它的模样象被睡意牵动着。它也感染了飘浮在空间的隐约的恐慌吗？它的弯曲的爪子有一种柔软的放松，不过好象是假装的。它睡着了吗？还是佯装睡着？想骗谁？兴许骗自己？……黑夜开始降临。不时有人包括工人进来，跟老板交换一个默契的眼光，穿过大厅，爬上假二楼；他们打开假二楼的门时，一阵喧哗声，争论声便同外边的闹嚷声混合起来。

“我回来啦！”

她不寒而栗；她没有看到他返回。

他坐在她身旁，脑门布满汗珠。他猛地一甩头，将额发甩往后边，抹一抹脸。

“在这片混乱中，有一个好消息，非常好的消息！”他低声说。“电话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布鲁塞尔来信息。他们没放弃斗争：正相反！若莱斯说得对：这些人是兄弟，他们不会动摇！那边，他们处在同我们一样的恐惧不安之中。他们更加坚持要保持接触，以便能一致行动。可是，随着德国实施戒严，他们和我们之间的沟通要变得十分困难了。于是他们通过比利时，向我们派出一名代表赫尔曼·密勒*，他应在明天到达这里，显然拥有广泛权力。人们认为此行是为了同法国社会党人取得协调，采取大规模的直接行动，反对战争势力。您明白吗？在《人道报》报馆，人人的希望都集中在这几项料想不

* 赫尔曼·密勒(1876—1931)，德国社会党人，中央委员，国会议员，一次大战时持沙文主义立场。

到的任务，集中在明天密勒和若莱斯之间的最高会晤上，——他们代表两国无产阶级！……不用说，他们要作出有决定性的决议！据斯特法尼说，问题是要不折不扣在两国最终组织一次工人阶级的大规模骚动，以前有过适当时机！但这永远不会太晚。通过总罢工，还可以获得成功！”

他说得很快，声调短促，那种兴奋具有传染性。

“老板已决定明天刊登一篇厉害的文章……同左拉的《我控诉》*相应的文章！……”

他从她隐约询问的目光看出，这个对比——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加洛的秘书帕热斯的话——在贞妮的脑海里唤不起任何准确的概念；半晌，他痛苦地感到自己与她之间的隔阂。

“您刚同若莱斯说过话？”她天真地问。

“没有，今天没有。我跟帕热斯呆在楼梯上时，若莱斯刚好要离开报馆。象通常那样，一大群朋友包围着他。我听到他对他们说：‘我会把这一切写到明天的文章里，你们会看到的！我要揭露所有的有责任的人！这回，我要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说实话，我相信他在笑，这个鬼家伙！是的，他在笑！他有特殊的笑，善良巨人的笑，使人振奋的笑……然后他说：‘我们还是先去吃晚饭吧。上最近的饭馆，嗯？到阿尔贝那里……’”

她默不作声，目光专注。

“您乐意挨近看看他？”他又说。“上月芽面包咖啡馆去吃点东西吧。我会把他指给您看的……我饿了。我们也蛮有权利吃晚饭！”

* 1898年左拉在《黎明报》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以“我控诉”开头，揭露当局诬告德雷福斯的黑幕。

六十三

九点半过了。大半常客已离开饭馆。雅克和贞妮坐在右边，那儿人很少。

若莱斯和他的朋友们，在与蒙马特尔路平行的入口的左边，用几张桌子拼成一张长桌。

“您看见他吗？”雅克说。“坐在那边的软垫长凳上，就在当中，背朝窗户。瞧，他转过身对经理阿尔贝说话。”

“他的样子不很焦虑，”贞妮小声说，吃惊的口吻令雅克高兴；他捏住她的手肘，轻轻捏紧。

“其他人也一样，您认识他们吗？”

“认识。若莱斯右边的人是菲力普·朗德里厄*。他左边的胖子是勒诺德尔。勒诺德尔对面的人是杜布勒伊。杜布勒伊旁边的是让·龙盖**。”

“那个女的呢？”

“我相信是普瓦松太太，就是坐在朗德里厄对面那个人的妻子。她旁边是阿梅苔·杜诺瓦。她对面是勒努两兄弟。刚到的那个站在桌旁的人，是《红帽子报》的撰稿人米盖尔·阿尔

* 朗德里厄（1873— ），法国社会党人。

** 杜布勒伊（1862—1924）、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总书记，一次大战时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让·龙盖（1876—1935），法国社会党人，《民众报》、《人道报》编辑。

默雷达*……我忘了他的……”

嘭的一下爆裂声，象轮胎爆裂那样，戛然打断了他的话；几乎紧接着第二声枪响和玻璃碎裂声。尽里那堵墙，有面镜子炸飞了。

先是惊呆，然后一阵嗡嗡的嘈杂声。整个大厅的人站了起来，转向打碎那面镜子："有人向镜子开枪！”“谁？”“在哪儿？”“从街上！”两个男招待向门口奔去，冲到外面，街上传来喊声。

雅克本能地挺起身，伸出手臂保护贞妮，他用目光寻找若莱斯。他只看到若莱斯一忽儿；老板周围站满了他的朋友；只有他一人十分镇定，坐在位子上。雅克看到他慢慢弯下腰去，寻找地上的东西。随后，雅克看不见他了。

这时，老板娘阿尔贝太太跑过雅克桌旁，叫道：

“有人向若莱斯先生开枪！”

“呆在这儿。”雅克用手摁住贞妮的肩膀，轻轻说，强令她坐下去。

他冲往老板那张桌子，那儿响起气急败坏的声音：“快叫医生来！”“叫警察！”站着的一圈人指手划脚，围住若莱斯的朋友们；不让别人接近。雅克用手肘开路，绕桌兜了一圈，终于钻到大厅的那一角。有个身体被弯下腰的勒诺德尔的背挡住一半，躺在仿皮漆布的软垫长椅上。勒诺德尔挺起腰来，朝桌上扔出一条鲜血染红的餐巾。雅克于是看到若莱斯的脸，脑

* 杜诺瓦（1879— ），法国社会党人，1914年前便进入《人道报》，任编辑部秘书；勒努两兄弟，社会党人，达尼埃尔·勒努后来加入共产党，1914年任《人道报》编辑；阿尔默雷达（1883—1917），先后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1917年8月被捕，死于狱中。

门，胡子，半张的嘴。他大概昏迷过去，十分苍白，双目紧闭。

有个人，是来吃晚饭的，——不用说，是个医生——挤开圈子。他果断地抽下领带，解开衣领，抓住下垂的手，寻找脉搏。

有好几个声音压过闹嚷声："安静！……嘘！……"众人的目光射向这个陌生人，他捏住若莱斯的手腕，一言不发。他弯腰弯得很低，他洞察一切的脸朝柱子檐口抬起，眼皮眨巴着。他不改变姿势，不看任何人，慢悠悠地摇头。

好奇的人从街上蜂拥而进咖啡馆。

阿尔贝先生的声音响起来：

"关门！关窗！放下护窗板！"

人群推挤逼得雅克倒退至大厅中央。朋友们抬起若莱斯的躯体，小心翼翼地抬过去，平放在匆匆拼好的两张桌子上。雅克竭力张望。受伤的人四周，人群变得越来越密集。他只看到白大理石的一角和两只布满尘土、翘起的大鞋底。

"让医生过去！"

安德烈·勒努终于领来一个医生。两个人挤进人群，富有弹性的人墙在他们身后又合上了。人们在窃窃私语："医生……医生……"长长的一分钟过去了。周围一片忧虑不安的静寂。随后，所有这些往下弯的脖颈起了一阵哆嗦；雅克看见那些戴着帽子的人脱下了帽。有三个字口口相传，轻轻地重复：

"他死了……他死了……"

雅克泪水盈眶，回身用目光寻找贞妮。她站着，准备他一招呼便赶过来。她一直挤到他身旁，勾住他的手臂，一声不吭。

一队警察刚闯入餐馆，让大厅的人都撤走。雅克和贞妮相互依偎，夹在涌出去的人中，被推动、挤搡、带往门口。

正当他俩越过门口时，有个跟警察商谈的人终于挤进咖啡馆。雅克认出这是个社会党人，若莱斯的朋友昂利·法布尔。他脸色刷白，期期艾艾地说：

"他在哪儿？把他送到诊所了吗？"

没有人敢回答。一只手胆怯地朝大厅尽里头挥了一挥。于是法布尔回过身：在空荡荡的大厅中央，强烈的光照亮着一堆黑衣服，平躺在大理石桌面上，活象陈尸所的一具尸体。

外面，临时下了一道命令，硬把麇集在楼前的人群赶走了，人群堵塞了十字路口。

雅克看见儒默兰和拉布在跟警察争辩。贞妮攀住他，他拖着她终于挤到他们那里，他们从报馆赶来，什么也没看到；雅克从他们那里获悉，凶手怎样从街上通过打开的窗户靠近开枪，经过短暂的追逐，行人把凶手逮住了。

"是谁？他在哪儿？"

"在玛伊路的警察分局。"

"来吧。"雅克说，拖走了贞妮。

警察分局门前聚集了一群人。雅克出示记者证也是徒劳：不让任何人进去。

他俩正要走开，这时卡蒂厄从警察分局出来，没戴帽子，奔跑而过。雅克在他经过时一把拉住他。卡蒂厄回过身来，在认出雅克之前（刚才他在《人道报》报馆前跟雅克还谈过话呢），目光失常地端详了雅克一会儿。他终于吃吃地说：

"是您？蒂博？……这是第一次流血……第一个受害者……下次轮到谁呢？"

“凶手呢?”雅克问。

“一个陌生人。他叫维兰。我见到他。一个年轻人，或许有二十五岁。”

“为什么谋杀若莱斯?为什么?”

“无疑是个护国主义者!一个疯子……”

他挣脱雅克捏住的手肘，又跑走了。

“我们还回到那里去!”雅克说。

贞妮默默而僵直地勾住雅克的手臂，竭力跟上他的步子。

他俯下身:

“您累了……我把您安顿在某个地方养一下神?我会回来找您……”

她因激动和疲倦而感到不舒服，可是，在这样的时刻，想到他俩要分手……她不回答，更紧地依偎着他。他不坚持;他身边这热烘烘的人儿有助于他同自己的绝望作斗争;他也不想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夜晚闷热。柏油发出臭味。蒙马特尔路附近一带的街道黑压压挤满行人。交通阻塞。窗户上爬满了人。互不相识的行人在打招呼:“若莱斯刚被暗杀了!”

一队警察差不多把月芽面包咖啡馆门前的人赶空了，竭力将大街上波涛般涌来的人群保持住一段距离，消息已象短路那样迅速传到大街上去了。

雅克和贞妮来到十字路口时，一队骑马的保安警察从圣马可路出现，他们先把从胜利路的入口到交易所的人群驱散，然后散布在广场中央，让马儿仰立踢跑了几分钟，将好奇的人逼到楼房前。由于混乱——胆小的人逃到旁边的街道去——雅克和贞妮挤到了第一排。他们的目光注视着阴暗的咖啡馆的正面，咖啡

馆的铁护窗已降下来了。大门由警察把守，警察出出进进才打开，透过半开的门，不时可以看到大厅照得通明雪亮。

两辆出租汽车，几辆有标志的司机座无顶盖的汽车，越过封锁线。从车上下来的人受到指挥纠察的军官致敬，匆匆走进咖啡馆，大门随即关上。消息灵通的人小声说出名字："警察局长……保尔大夫……塞纳省省长……共和国检察官……"

最后，一辆救护车不断响着清脆的铃声，通过胜利路，在小马儿的慢跑下往前驶来。人群安静了一点。警察让救护车停在月芽面包咖啡馆入口。四个男护士跳到马路上，走进咖啡馆，让救护车的后门敞开着。

十分钟过去了。

激动的人群在原地上跺脚："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必须好好察看调查！"

雅克忽然感到贞妮的手指捏紧他的袖管。月芽面包咖啡馆的双扇大门刚打开。人人默然无声。阿尔贝先生走在人行道上。咖啡馆内同教堂一样灯火通明，乱钻乱动着穿黑衣的警察。只见他们分开，排成两行，给担架让路。担架盖上一条桌布。四个人没戴帽，抬着担架。雅克认出熟悉的身姿：勒诺德尔、龙盖、孔佩尔—莫雷尔、泰奥·布勒丹*。

在场的人立时个个脱帽。有座楼房的一个窗口，响起一个胆怯的声音："处死凶手！"声音升上夜空。

寂静得能令人听清抬担架的人的脚步声，白色的担架徐徐越过门口，穿过人行道，摇晃了几下，突然消失在救护车里。有两个人马上登上车。一个警察爬到车夫身旁。可以清晰地听

* 泰奥·布勒丹，法国社会党活动家。

到关上车门的声音。马儿起步了，骑自行车的一队警察护送着马车，马车叮铃铃地朝交易所方向驶去。蓦地，乱哄哄的喧闹声盖过微弱的铃声，从四处同时升起，这是从几百个受压抑的胸膛迸发出来的：“若莱斯万岁！……若莱斯万岁！……若莱斯万岁！……”

“现在我们想办法到《人道报》报馆去。”雅克说。

可是，他们周围的人群好象生了根似的。人人的目光执著地盯住警察把守的咖啡馆神秘幽暗的正面。

“若莱斯死了……”雅克咕哝说。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复：“若莱斯死了……我难以相信。尤其是，我不能想象和衡量后果……”

麇集的人群逐渐松动些了，可以挪动位置。

“来吧。”

怎么走到克罗瓦桑路呢？别想分开堵住十字路口的人墙，也不能经过蒙马特尔路，走上大街。

“绕过障碍，”雅克说，“走费陀路和维维也纳这条路！”

他们刚挤出来，便遇上蒙马特尔路的人流，这时，不可抗拒的人群涌流挤压他们，把他们带走。

他们卷入示威游行的队伍：一队年轻的爱国者高举旗帜，高唱《马赛曲》，席卷鱼贩女人大街，人流占满了街道的宽度，践踏前面的一切。

“打倒德国！……处死德皇！……到柏林去！……”

贞妮被抬了起来，感到失去了平衡。她有印象，她要被人从雅克身边拉开，遭到践踏。她发出惊恐的叫声。他把手臂搂住她的腰，紧紧把她搂在自己身上。他终于抱着她，把她推到一辆紧闭的大门边。人群踩踏扬起的灰尘使她看不清东西，尖厉的

喊声和歌声使她震耳欲聋，这些带着疯狂的目光狂呼乱喊的脸孔擦着她的脸，使她恐惧，她瞥见几乎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铜把手。她集中了仅存的精力，猛然一使劲，伸出手臂，抓住这个把手，她视作救星一样的把手。正是时候：她感到力气用尽。她闭上眼睛，但在铜杆上痉挛的手指没有松开。她听到雅克气喘吁吁的声音在耳畔重复："抓紧……别怕……我扶住您……"

几分钟过去了。末了她觉得喧闹业已远去。她睁开眼睛，看见雅克在对她微笑。人流继续在他们身旁流去，但不那么快，象间隔的浪头一样，没有喊声：宁可说是好奇的人，而不是游行者。她浑身还在哆嗦，喘不过气来。

"鼓起勇气，"雅克小声说，"您看，没了……"

她用手抹抹脑门，固定一下帽子，发觉面纱撕破了。她昏昏然想道："怎么对妈妈说呢？"

"我们得设法离开这里，"雅克说。"您感到有力气往前走吗？"

最好是跟着人潮走，从旁路出去。他放弃上《人道报》报馆。他不是没有不自觉的短暂的气恼，但今晚，他心头有负担；交给他的是一个无限宝贵的脆弱的姑娘。他捉摸出，贞妮到了神经上支持的极限，他没有其他想法，一心只想把她带回天文台林荫路。她任人扶着和带路。她不再充好汉，不再重复："您别管我……"相反，她全身倚在雅克的手臂上，那种随便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她的疲倦程度。

他俩迈着小步子，来到交易所广场，没有遇到出租汽车。行人占满了人行道和马路。所有的巴黎人好象都出来了。在电影院，在放映当中，银幕上映出这起罪行的消息，到处放映

在不安中结束。赶过他俩的人高声说话，谈的是同一件事。雅克抓住了谈话的片言只语："北站和东站今晚由部队占领了……""还等什么？为什么还没有总动员……""在我们的目前情况下，瞧！必须出现奇迹，才能……""我么，我已向沙洛特发了电报，让她明天带孩子们一起回来……""我对她说：太太！如果您有一个二十二岁的儿子，或许您就不会这样说话!!!"

报贩在人群中绕来绕去：

"若莱斯被谋杀！"

交易所广场的站上，一辆车也没有。

雅克让贞妮坐在栅栏柱顶上。他靠近她伫立着，耷拉着头。他又喃喃说：

"若莱斯死了……"

他思忖："明天谁接待德国代表？现在有谁保护我们？若莱斯是唯一从未绝望的人……唯一政府从未使之沉默的人……也许是唯一还能阻止总动员的人……"

急匆匆的人们走进邮局，邮局灯火通明的窗户照亮了人行道。丰塔南自杀那天晚上，他又见到贞妮那天晚上，他就到这儿来给达尼埃尔拍电报……还不到两周呢！……

在报亭的正面，专号突出咄咄逼人的大字标题：全欧洲武装起来……局势日益加剧……部长们在爱丽舍宫商讨，作出决定，这是德国的威胁措施所容许采取的……

有个醉汉跌跌撞撞打他们面前走过，用醉醺醺的声音说："打倒战争！"雅克注意到，今晚他是第一次听到这喊声。由此得出结论是幼稚的。然而，事实很明显：无论在若莱斯的遗体前，在大街上，还是在高呼"打倒柏林"的护国主义者面前，

谁也没有喊出这反叛的叫声，而在前天，街上所有的游行却自然而然震响着这叫声。

一辆空出租汽车从广场的另一头经过。有几个人向它吆喝。雅克跑过去，跳上踏脚板，将汽车带到贞妮面前。

他俩跳进汽车，相互依偎，一言不发。俩人处在一样的不安和忧虑状态中，仿佛刚逃脱一次事故那样惊魂未定。但这辆车使他们同敌意的世界隔离开来。雅克将贞妮抱在怀里，使劲搂住她；他不顾疲劳，感到一种奇异的兴奋，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生之乐趣。

“雅克，”贞妮在他耳畔说，“您今晚在哪儿过夜？”她说得很快，好似在背诵一个准备好的句子：“到我家吧。您不会有什么危险。您可以在达尼埃尔的沙发床上休息。”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的手指在揉弄少女的手，这只手不象平时那样毫无抗拒，十分柔软，而是滚热的，神经质的，活生生的，好象在报以抚摸。

“我很想去。”他简单地说。

稍后，在楼梯下——他走在贞妮身后，发现自己自然而然地放轻脚步，沿着门房小屋的玻璃窗走去时——他意识到目前情况，同时衡量一下贞妮对他的信任和爱情的表示：她只身一人在巴黎，在丰塔南太太和达尼埃尔不知道的情况下，这样对他表示，在她家过夜……他对此感到的难堪，他想，贞妮应该觉察到，以致不安。他想错了：她的行动经过深思熟虑，符合她认为妥当的条件，丝毫没有什么不安。自从遇到警察以后，他为雅克忐忑不安。希望他同意躲到天文台林荫路的想法纠缠着她。这个计划——一周以前，她甚至觉得不合适——在她脑子里

深深扎根。她已分不清是否鲁莽；她只感谢雅克这么快就接受。

一走进房间，她便果断地脱下帽子、紧腰上衣，忙着干活。她好象不再感到疲惫。她想煮茶，收拾哥哥的房间，铺上床单，将沙发改成床。

雅克提出异议。他捏住她的手腕，末了硬要她呆着别动。

“您让一切就这样，才会使我高兴，”他微笑说。“快凌晨两点了。六点我要走。我和衣躺在这里。我不太可能睡着。”

“至少，”她恳求说，“让我给您一条毯子……”

他帮她整理垫子，将床头灯插上电源。

“现在，应该想到您自己，忘了我在这儿，睡着，睡着……行吗？”

她温柔地低下头。

“明儿早上，”他又说，“我走时不发出响声，免得惊醒您。我希望您起得晚些，休息好……谁知道明儿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午饭后我再来，带给您消息。”

她又点了点头。

“晚安。”他说。

他对这个房间的记忆历历在目，如今站着把她圣洁地抱在怀里。他俩的胸脯贴在一起。他搂得更紧一点，她失去了一点镇定；他俩的膝盖相碰。他俩都惶乱起来，但只有他意识到。

“抱紧一些，”她喃喃说，“抱紧一些……”

她用手臂搂住雅克的脖子，以骤然而起的激情和迷醉抱吻他。在她无邪的大胆中，她比他表现得更随便。是她使他后退一步，来到床边。他俩跌在床上，没有松开搂抱。

“抱紧我，”她重复说，“使劲些……再使劲些……”为了不让他看到自己的激动，她朝桌子伸出手臂，熄灭了灯。

他竭力控制自己，可是，如今他明白，贞妮不会回自己房间，今夜他俩不会分开……“我们也是……”一刹那间他想道。“我们象其他所有人那样……”怨恨的阴影、某种绝望和恐惧掺杂到他的愿望中。他已控制不了昏眩，气喘吁吁地在静寂与黑夜的帮助下搂紧她。

突起的痉挛抓住他，使他呼吸不过来，一动不动……然后他的身体放松；呼吸恢复过来。他带着解脱之感，也有点羞耻，有种忧愁和孤独的苦涩印象，重新控制住自己。

贞妮沉浸在温情中，下意识地继续偎在他的怀里。她仅能思索，只想这美妙的时刻没有尽期。她将脸颊贴住他的上衣，象奇迹般地倾听同她贴近的心的搏动。越过打开的窗，一片乳白色的光——是月亮？已经是破晓？——以若有若无的雾气淹没房间，墙壁、家具、所有坚硬和不透明的东西好象突然变得半透明似的。睡着……经过他俩一起度过的戏剧性时刻，相互在怀抱里睡着有一种得到报偿的甜蜜。

他第一个沉入梦乡。她听见他在最后一吻中喃喃道出几个模糊不清的字；然后，她以无法抑制的激动感到他在自己身上睡着了，而她还抵挡了一会儿疲倦，为了尽可能久地延长感到幸福的意识；她紧偎着他，她也有这种美妙的感觉是委身于他，而不是沉入睡乡。

六十四

他比她先醒过来。他慢慢回到现实生活中时，有好几分

钟，他欣喜地在清晨的亮光中端详这张温柔的脸，它的激动和疲乏改变了一点青春朝气。变柔和的嘴巴好象准备微笑。面颊无光泽的平滑的玫瑰色上面，睫毛透明的阴影象水彩画的一笔拖长着。他约束自己将嘴唇印上去。他小心地溜到沙发边，站起身来，她并没有颤动。

他站着看到镜子里自己的衣服揉皱了，脸如土色，头发蓬乱。想到自己会这样出现在少女面前，使他赶快走到门口。离开之前，他在壁炉上的花瓶里选了几颗香豌豆，作为再见的表示，放在他刚离开的位置上。然后，他踮起脚尖走出房间。

七点已过。星期六，八月一日。新的一月；夏季的一个月，假期的月份。它会带来什么？战争？革命？……还是和平？

白天有好的预兆。

他想起在蒙帕纳斯大街，靠近丁香园圃，有一个浴室。

进浴室之前，他买了几份报纸。

其中有好几份，如《晨报》《日报》，只有一印刷页。已经实行战争时期的节约？报纸关于“在紧急情况下”的动员，为应征的人提供大量准确的意见。

《人道报》象平时一样出版。加了一个大黑框，充满谋杀细节的报道。雅克十分惊讶地读到普安卡雷先生致若莱斯遗孀的一封感人的信：“……在民族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必要的时刻，我谨向您表达……”然而，雅克知道，若莱斯夫人旅游去了，若莱斯的朋友们放弃了在她返回之前准备葬礼。此信是普安卡雷亲自紧急提供给报界的。目的何在？

一份激动人心的声明，以内阁会议的名义，并由维维亚尼签

署，特意阐明，若莱斯“在这困难的日子里”，“以他的威望支持了政府的爱国行动”。最后一段的口吻带上谨慎的威胁：“值此祖国危难之际，政府指望工人阶级和全民的爱国主义，以便保持冷静，不以使首都陷入混乱的激动去补充公民的激动。”政府担心骚动吗？有个社会新闻栏编辑写道，内政部长马尔维先生在内阁会议上获悉暗杀新闻后，匆匆离开爱丽舍宫，回到内政部，同警察局长联系。

所有报纸完全一致，反映某种命令：强调团结的必要，利用这次谋杀，争先恐后地赞颂这个楷模：伟大的共和党人在辞世之前，赞成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最可怕的假设成为事实，给他的党作出了榜样。读到这些评论，好象那刚刚窒息的声音只会为鼓励法国的民族主义政策而震响。

这种伎俩既狡猾又无耻。对手被打倒了，最灵活的手段是攫取尸体，变成对政府忠诚的象征，用来作为武器，——正好反对被去掉首脑的社会主义。雅克难过地想：“他们会投票赞成国葬吗？”

他把浴室水汽打湿了的报纸揉成一团，扔到老远，气恼地沉到温水里。

“要正视事物。”他心想。

“护国者”的大军迅速增长，如今，斗争好象不可能了。新闻记者、教授、作家、学者、知识分子，所有人争先恐后地放弃批评的独立，宣扬新的十字军东侵，赞扬对宿敌的仇恨，主张消极服从，准备荒谬的牺牲。甚至在左翼的报纸上，人民领袖的精华——他们在昨天还以崇高的威望抗议，欧洲各国可怕的冲突只不过是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扩大，攫取利润、竞争和私有的本能的最终结果——今天都好象准备以他们的影

响为政府服务。有的还不好意思地支吾几句，表示遗憾：“唉，我们的梦想太美妙了……”人人都投降，给民族自卫的论调合法化，已经鼓动工人读者思想上用不着怀疑，同死亡事业合作。他们一致的软弱突然之间促进了护国欺骗论调的扩大，有可能在群众不踏实的心里最终压灭反抗的意念，对雅克来说，这些意念至今仍是拯救和平的唯一希望。

“啊，”他感到揪心的无能为力，想道，“这一招干得很巧妙……战争只有在人民变得狂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首先是意识的动员；其次，人的动员只不过是个把戏！”他的脑际想起那次会议。是若莱斯还是旺德韦尔德，或是别的领袖，充满信任的民众在听他讲话？——是的，有天晚上，在讲坛上，他把革命者的个人行为比作一车瓦砾，在坡上的人子继父业地将瓦砾运往海边：“波涛汹涌，”他大声喊道，“浪花冲散了沙土。每一车瓦砾都留下一些重石头，浪涛卷不走！堤坝渐渐升高！最后的一刻终于来到了：层层迭迭的石头构成一条坚固的堤岸，卷上来的浪头拍打在上面变得毫无力量；一块新的土地，未来的一代代人将在这土地上胜利前进！……”崇高的比喻，那天，掀起了示威者的狂热！“但是，”雅克想，“面对今日的海啸，这些微不足道的力量还剩下什么呢？”

他对自己的软弱马上感到羞愧：“不要象别人那样行动…不要让绝望夺去武装！一切事物真正开始变得无可挽救，是要从这时开始：最优秀的人物也轮到泄气和向这个神话拜倒，即向事态的必然性拜倒！事态是由我们制造的！要尽量期望和行动！斗争到底，反对动摇人心的假设，反对恐慌的不胫而走！还未到完结的时候！”

他感到可怕的孤零零。因为忠诚和纯粹而孤零零。虽然孤

零零，但也仿佛受到这悲怆的孤立的保护。不管他多么困恼，他知道，他是对的，他保卫真理。他永远不会同意放弃斗争。

他没有回到贞妮家里，而上《人道报》报馆。

今天早上，这幢建筑物令人想起一幢举丧的楼房。

尽管很早，但在楼梯和走廊里，活动分子已经来来往往，他们激动异常的脸孔带上忧伤和泄气的双重痕迹。凶手的名字口口相传：拉乌尔·维兰……没有人认识他。这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一个民族主义的代理人？是谁给了他武器？在警察分局，他解释不清自己的行动。在他口袋里找到的一张纸上，写着这神秘的一句话：祖国在危急中，必须严惩凶手。

斯特法尼象所有报纸编辑那样，通夜没有睡觉。他的脸色转成灰黄色。他的小黑眼睛眯缝着，被泪水和熬夜烧红了。

有十几个社会党人挤在办公室里。讨论很热烈。

有人说，德国大使舍恩先生在奥尔赛码头尝试难以令人相信的行动，想让法国保持中立，拒绝对俄国军事援助。德国不准备同法国打仗，如果法国政府以中立作为保证，同意在德国对俄国战争期间让德国占据图尔和凡尔登两要塞的话。

有的人，如布罗和拉布，不过人数不多，认为这关键时刻的恫吓毕竟提供了方法，让法国避免冲突。但大多数人以预料不到的方式捍卫法俄同盟。年轻的儒默兰的口吻令雅克想起马尼埃尔·罗瓦的愤慨情绪，他气咻咻地说：

“在历史上这将是破天荒头一回法国拒绝遵守签约啊！”

布罗陡地站起身，说道：

“对不起！我们不要随意乱说！……仔细去观察一系列事实，比较动员的日期！我甚至撇开这一点不谈：我们可能知

道，虽然法国作了一切努力，俄国早就秘密开始并积极、固执地继续进行军事准备。眼下只谈正式法令。沙皇的敕令已在前天星期四下午签署；——尽管德国作过可怕的警告，事先明确宣称，俄国动员意味着战争。前天，星期四！然而，弗朗索瓦一约瑟夫是在昨天星期五快到中午时签署法令的。同样是昨天，但稍晚几个小时，德国宣布Kriefsgefahrzustand 这毕竟相当于总动员。这就是事态发展的准确日程表……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他从兜里掏出报纸，又说：“根据政府机关报《晨报》的供认，俄国总动员先于奥地利总动员。事实在这里！具有重要性，在未来的历史家看来，这有根本意义。无庸置疑，俄国应被看作侵略国家！……那么，”停顿一下，他字斟句酌，继续说：“我象别人那样，关心法国的声誉。但我认为，这些事实今天允许法国拒绝帮助俄国，而决不背叛它签定的义务！更有甚者，我认为拒绝同侵略国家结盟，对我们的政府是个最后机会，以鲜明的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它永远不想打仗！”

沉默了一会儿，仿佛突然升起希望。

儒默兰本人找不到什么可反驳的。但是他不爱承认自己错了；他掉转话题：

“法国签定的义务……不过，人们了解这些义务吗？谁能准确知道，普安卡雷在伊斯沃尔斯基的煽动下，两年来以法国的名义采取了哪些新步骤？”

“部长回答什么呢？”雅克问。“舍恩的提议自然在外交部看作一个‘陷阱’罗？这是法国外交的旧调重弹！”

“如果不是看作陷阱，”自诩消息灵通的卡蒂厄纠正说，“至少看作改头换面的挑衅：一种最后通牒。”

“出于什么目的？”

“想迫使法国马上表态！众所周知，德国参谋部的作战计划是一开始就在法国边境取得决定性胜利，使它能掉转身来回到东部前线。重要的是，德国能尽早攻击法国。因此，德国的企图是迫使法国在日耳曼—俄国前线开始战斗之前便进入战争！”

斯特法尼已经作出不耐烦的表示。他发颤的声音打断了辩论：

“我的天，你们都在推论，仿佛战争已经爆发，或者即将爆发！这正当法国和德国社会党人的联盟即将前所未有地更加紧密之际！甚至正当密勒今晚来到我们这里，能让我们最终指望具有决定性的立即共同行动之际！”

大家寂然无声。半晌，若莱斯的影子仿佛在房里翱翔。斯特法尼象老板那样说话。事实上，在目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正式派出代表到巴黎，不顾两国政府态度，缔结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协议，这难道不是空前未有的事实，而且寄予期望是合理的吗？

“这些德国人真棒！”儒默兰叫道。他继最悲观的观点之后，现在又毫无过渡地转到年轻人的信心上来，这象征着普遍的恐慌不安。

勒诺德尔进来使大家转移了目标。

他脸色苍白，虚肿。目光茫然。他一整夜在给朋友守灵。

他刚参加了塞纳省社会党执行局会议，是在上午《人道报》报馆紧急召开的，研讨领袖逝世后党内的形势。他曾想跟斯特法尼商讨工会联盟*刚提出的呼吁。他认为，在里昂、马

* 不同职业的各省联盟，组成总工会的一个分支。

赛、图鲁兹、波尔多、南特、卢昂、里尔，各处都在组织新的游行。“不,不,”他捏紧拳头重复说，“还不应绝望！”

只剩下他们俩。雅克早就想见见加洛，加洛不在办公室，雅克溜走了：同贞妮会面之前，他想探听一下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到《极端自由主义者报》报馆去。

在当库尔广场，他遇到库舒瓦两兄弟，这是两个泥瓦工，住在《极端自由主义者报》报馆——他们劝阻他别再往前走。

“我们刚从那边来。不见人影。大伙儿都避开。警察在巡逻。何必让人认出呢？”

雅克陪他们走了一段路。他们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他们“由于这一切”，特意避开工地。

“你对他们的战争有什么看法？”哥哥问，他身材高大，红棕色头发，长着雀斑，脸容粗犷，今天上午，他淡蓝色的眼睛有不寻常的柔和。

“他不在乎，他是瑞士人，”弟弟打断说。（虽然他俩不是孪生兄弟，他却长得跟哥哥十分酷似；如同完工的雕塑酷似原来的粗坯。）

雅克认为没有必要说清楚。他阴沉地说：

“不，我不是不在乎。”

弟弟乐意地指出：

“当然。但你毕竟同我们不一样，不是身在其中。”

哥哥大概喝了一点酒，庆贺临时休息，表现得话很多。

“噢，我们呀，这很简单。人只有一条命，当然看重！……我不是说，必要时，人们不会为自己的思想送命。不过，为护国主义者的思想送命，算了吧！谁乐意谁就去！我们

的祖国，是可以安心工作的地方，对不，儒勒？”

弟弟不屑回答，吹起口哨。

“那么呢？”雅克问。“一旦动员……你们怎么办？”（他想到自己的情况。他曾经这样回答昂图瓦纳的问题：“你准备怎么办？”这是极其真诚的回答。他一无所知。他会绝望地斗争。在哪儿？同谁？怎么斗争？……他不愿考虑下去：这已经是怀疑和平的可能性。）

弟弟偷偷瞥了哥哥一眼，仿佛他担心哥哥唠叨，匆匆回答：

“我们是在第九天应征。还来得及看看情况。”

可是哥哥没注意到他弟弟的警告，俯向雅克，降低声音：

“你认识萨雅瓦吗？不认识？麻子……萨雅瓦是波尔一布人。你想想看！西班牙边境，他都摸熟了，就象我们熟悉梅利缪什的街道那样……”他推心置腹地眨眨眼睛：“在西班牙，即使有战争，好象仍然保持中立。那边，直说吧：没有什么阻止你象个人那样挣口饭吃……咱们不用太担心干活。对不，儒勒？”

弟弟偷偷观察雅克。他的蓝眼珠有金属的闪光。他咕哝说：

“你别说出去！”

“放心吧。”雅克握了握他们的手，说道。

他望着他们走远，沉吟着，摇了摇头：

“不，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逃到中立国去，这可以保护自己。如果是为了‘安心工作’和‘挣口饭吃’，而别人却……不！……”他走了几步，又站住：“那么，怎么办呢？”

六十五

安娜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近了电话机。她正要取下话筒，这时寻思："我真傻。十一点二十；他还在医院……如果我在他下班时截住他呢？他逃不脱我。"

她想起自己给了司机上午的假。为了不丢掉一分钟——尤其没有必要硬等——她一打扮好便出了门，跳上一辆出租汽车。

"赛弗尔路！我会叫你停下的。"

医院的守门人还没有看到蒂博大夫出来。

安娜瞥了一眼停放在人行道旁的汽车。她没看到昂图瓦纳的车子。但他可能把车子停在院子里，再说，他早上总是坐自己的车。

她登上出租汽车。胸部靠在车门，她监视着大门进出的人。正午差五分……正午……时钟敲响十二下。几乎同时，附近教堂的大钟也响应了。如潮的职员、护士流泻到人行道上。

突然，她的脑门汗湿了。她刚想起，在旁侧的路有另外一个出口。她匆匆下车，对守门人说好医生出来时留住他，然后步行走去。

人行道很窄，挤满匆忙的人群。马路上，汽车、卡车排成长龙：人口稠密的街道的嘈杂混乱。她一阵昏眩，站住了。她的太阳穴嗡嗡作响。她闭起眼睛，冷静地思忖，最好是否死掉。但她马上又振作起来，象梦游者那样又往前走，来到门

口、传达室。

蒂博大夫？是的，他刚刚离开医院了……

她一言不答，也不谢谢，象发疯似地走出拱门。怎么办？再打一次电话到大学路？（昨儿白天她打过好几次电话。今天早晨，昂图瓦纳刚出了门，她打过一次。至少，莱翁是这样回答的。“这么早？”她心里想。真的么？在七点一刻？……）

她返回传达室：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急事。”

电话占线。她只得等待。她终于接通了电话：

“先生不在……先生说过，他不回来吃午饭……”

莱翁的口吻冷漠无情。安娜如今憎恨他。她再也忍受不了这彬彬有礼的拖长的声音，它总是处于昂图瓦纳和安娜之间，不许她直接的、活生生的、近乎肉感的接触，她打电话就是来乞求这种接触。

她一言不发地挂上电话，回到人行道。“算了！我去！……我看看他们是否骗我！”

先要回到出租汽车那里。她快步绕行于人群之间，发疯似地让步子抽打着她的激情，她没有力量抵挡它。

“大学路，四号乙！”

她从老远一看到崭新的正面、帘子、大门，恐惧便使她瘫软了。她想象昂图瓦纳吃饭时被打扰，从前厅尽里面向她走来，手里拿着餐巾，神态傲慢。她对他说什么呢：“托尼，我爱你”？她突然害怕他，害怕他皱起的眉毛，他的下腭，他恼怒严厉的目光，她想象得非常真切。

或许给他写信呢？

“停下……在拐角，那边……邮局。”

她要一份气压传送信，这样写：

“我非得见你一次，托尼，只要一会儿。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打电话给我。我等着。我非得见你一次，我的托尼。”

这个句子她不断在心里重复：“我非得见你一次。”她拿得稳，如果她再见到他，哪怕只有一分钟，她会找到话留住他，重新抓住他。

她把气压传送信塞在邮筒里，羞赧万分地一溜烟走了。

气压传送信到达大学路时，昂图瓦纳还在饭桌上。

“小家伙，我相信你，”他对罗瓦说，罗瓦脸颊火红，刚叙述完昨晚他参加的沙文主义者游行。“我太有理由相信你！此刻，我们看到爱国主义狂热的爆发……不过，你知道这些跑遍大街，为了宣称他们赞成战争的勇敢小伙子，他们令我想起什么吗？……”

莱翁交给他蓝色的小信笺。他认出了笔迹。一丝阴影使他的目光黯然失色。

“……他们令我想起一种广告，我小的时候，在巴黎的墙上随处可见……”他一边说，一边撕虚线封口，并不看手里所做的事。最后，他瞥了一眼信纸，马上撕成碎片，说完这个句子：“画的是一群鹅……它们向一个拿着又长又尖的刀的厨师欢呼……还有这条说明：斯特拉斯堡的肉糜万岁！……”他把蓝色信纸的碎片放到碟子里，沉默不语。

在安娜和他之间，没有作过任何解释。不过，昂图瓦纳跟西蒙交谈过以后，执著地回避一切拜访、约会和电话。他没事

先考虑过这种含混的态度，这不太象他的办事方式；他为此感到不好受，因为他喜欢干脆明瞭。他打算跟安娜作最后的交谈。他甚至一天好几次准确地思考这件事——每次莱翁都垂下眼睛，用这句注定如此的话迎接他：“有人来过电话。”时间相继过去，令人疲乏不堪；他很少能躲开自己的职业生活，在这种时候，他便困苦不安地沉湎在阅读报纸之中，或者带着病态的讨好，让遇到的人缠住，他们象他一样，只想到战争，不谈别的事。他不时惊讶地对这个他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女子怀有敌意的冷漠，无论如何，一周以前，她在他的生活中还占据一个重要位置。

他认为自己的情况特殊。他不怀疑，他服从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摇撼欧洲的颤动也震撼私人生活；各处人与人之间不自然的关系松弛了，自动破裂了；掠过世界的预示前兆的风吹落树枝上虫蛀的水果。

六十六

快到正午，雅克回到天文台林荫路。

贞妮没料到他回来得这么早。她不好意思地承认，她睡到九点。她一直在专心阅读报纸，寻找有关奥地利的点滴消息。她一提起母亲耽留在维也纳，情况未卜，她的声音就颤抖。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两三步，双手掩住脸。

他不知说什么才能使她放心，又不致欺骗她。对他来说，事态由于这临近的易变的困境而严重化了；除了他为维护

受到威胁的和平作斗争的种种理由以外，在几分钟之内，他又天真地盼望能使少女摆脱不安。

“您坐下吧，”他说，“别这样呆着，带着这副可怜相站在那里……我受不了，亲爱的……还没有到一无希望的地步！……”

她但愿能相信他的话。他尽力微笑，让她安心。他热烈地谈起密勒的任务和斯特法尼执著的希望。他暗自责备自己玩弄手腕。在近乎真诚的冲动中，他竟至于说：

“危险变得这样明显，这样普遍存在，或许是件好事！既然一切都取决于必须挑起舆论的巨大震动！”

“是的。”她说，目光呆定。

她神经质地又站起来，走去拉好窗帘；她的动作非常狂热，绳子留在手指之间。

他走到她身边，用手臂搂住她的肩，靠到自己身上：

“得了，放心吧，看着我……我觉得呆在这里真舒坦！我来松一口气，恢复力量。我需要您……我需要您有信心！”

她立即改变脸容，勇毅地微笑着。

“好极了！现在，戴上您的帽子，我带您去吃午饭。”

“您肯待在这儿，我们共进午餐吗？”她提议说，那种快活令他吃惊，这种表情一点不造作。“会很不错的！我有鸡蛋，几个桃子，茶叶……”

他接受了。

她高高兴兴地去点燃煤气炉。雅克跟着她一直到厨房。他有一会儿摆脱了自己固执的想法，瞧着她把一张小桌布摊在桌上，对称地放上餐具，将贝壳状的黄油球排放在小盆子里，带着有条理的女人完成最琐细的家庭礼仪那种严肃在忙乎。她细

小的动作多么灵巧自然！爱情已克服了她的僵硬，在她身上解放了这种妇女的妩媚，至今暗自的强制好象把这种妩媚缚住了。

“我们的第一顿便饭。”她把鸡蛋盘子放在桌上，用近乎严肃的口吻说。

他俩象老同学那样相对而坐。她很快活；他竭力显得快活，而额头忧思重重。她偷偷观察他。他发觉了，微笑说：

“在这儿真舒坦！”

“是的，”她自信地说。“现在我们非常需要呆在一起！”

他垂下眼睛。他突然想到未来，感到骇然。

午餐继续下去，却不能实实在在地打破沉默。雅克不时用温柔的目光久久注视少女；他找不到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伸出手臂，半晌将手放在贞妮手上。

她看到他沉默寡言很不好受。最近几天以来，她身上产生了变化：她头一回不顾自己的性格和长期内省的习惯，很想能谈谈自己。她单独生活时，是对雅克无休无止的对话，她在他面前细致地自我剖析，向他无情袒露自己性格的缺点，能力和局限。因为她总是担心，他对她有幻觉，一旦他更好地了解她，他会可怕地失望。

待他俩吃光高脚盘的水果，她让他折好餐巾，递给他达尼埃尔套餐巾的小环。然后她挽住他的手臂就象她对待哥哥那样，把他领回房间。

客厅的门半掩着，经过时他瞥见钢琴，这时被一片阳光照亮着……他站住了，向突然而起的任性让步：

“贞妮，给我弹一曲……您知道……那一首……您从前……弹的那一首。”

“什么？”

她很清楚他想说什么。面对他俩在拉菲特别墅区那个夏天痛苦的回忆，她哆嗦了。

“噢，雅克……不要今天……”

“要的！”

她推开门，走到钢琴边，柔顺地弹起肖邦的《第三练习曲》——这首曲子令他想起生平最激动最绝望的夜晚之一。

他伫立着，抱起手臂站在她背后的阴影里，不让她看见自己。他激动地闭起眼睛，抑制住眼泪；心里柔情缱绻，倾听着这怀念幸福的歌曲在静谧中颤动。一弹完最后几个音符，她便笔直站起来，倒退几步，靠在他身上。

“对不起。”他在她耳畔轻轻说，低沉的令人心碎的嗓音使她听不出是他的声音。

“为什么？”她惶然地说。

“我们本该非常幸福，而且早该这样！……”

她哆嗦起来，猛地将手放到他嘴上。

窗户敞开。她把他轻轻拖到阳台。他们脚下，林荫路的树顶形成一块密密的绿毯，从中不时响起看不见的孩子的叫喊声，酷似掠过的麻雀的啁啾声。远处，卢森堡公园的绿树呈现出夏末青铜生出绿锈的色彩，离秋天的铁锈色不远了。

雅克随意望着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璀璨的景色。他想：“密勒恐怕离开布鲁塞尔了。”他不能想别的东西。

贞妮在他身边，若有所思地喃喃说：

“我熟悉每棵树……我熟悉这些树下的每张长凳，每座塑像……我整个童年都在这个公园度过……”停了一下，她又说：“我爱回忆……您也爱回忆吗？”

“不。”他直统统地回答。

她猛然回过头，朝他瞥了忧郁的一眼，用不赞许的口吻说：

“达尼埃尔也不爱回忆。”

他感到他应该解释一下，作了努力：

“对我来说，过去已成过去。生活过的每一天落入黑洞中。我的眼睛总是朝向未来。”

这些话伤害她超过了她敢于道出的程度，现在对她来说并不重要，而未来毫不重要；她的内心生活几乎专门由回忆滋养。

“这不可能。您这样说是要突出自己！”

“突出自己？”

“不，”她脸红地说，“我想说的不是‘突出’，”她沉吟了一下。“您有时感觉不到需要……使人为难吗？当然不是为了出于使人为难的乐趣……或许是想更好地避开他们……不是？”

“怎么说？避开他们？”他在思索；承认道：“或许是的……我不能容忍感到人们对我有固定的看法，这倒是真的。仿佛他们想限制我，禁锢我的思想。是的，也许我能做到有意使他们偏离方向，仅仅是为了使我摆脱这种约束……”

他注意到，贞妮刚迫使他自我反省，这一点他无疑不会独自进行，他很感激她。他责备自己对回忆的情愫表示愚蠢的蔑视，伤害了她。他把搂住她的手臂抽紧了：

“刚才我得罪了您。真蠢……这种事总容易冲动……”他露出微笑：“再说，——为了减轻我的过错，我们要说，贞妮是一个小姑娘……特别敏感！”

“是的，这是真的，”她立刻说。“特别敏感！”她思索一下：“我很敏感，可是，我并不和气。”

他笑了笑。

“不，不……我了解自己！每当我以能使人相信我是以和气的方式行动时，实际上是经过深思熟虑，有意要完成一个职责……我完全缺乏那种自然的，自发的，下意识的，真切的和蔼……比如妈妈的和蔼……”她差点说：“您的和蔼。”但她没有说。

他朝她投以惊讶的一瞥。她身上骤然有某种东西好象封堵起来。他觉得她在大声自我剖析时显得很神秘。这种时候，她的脸容凝然不动，目光变得严峻；雅克有触摸不着的印象，在他面前是一个变成化石，抗拒外界，不可沟通的人；是一个谜，它的秘密伤害了他的男性自尊心。

他严肃地咕哝说：

“贞妮，您就象一个岛……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岛，一个阳光灿烂的岛——不过不可接近！……”

她哆嗦起来：

“您为什么这样说？您说得不对！”

一阵阴风在他们之间掠过，使她周身冰凉。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挨得很近，倚在阳台栏杆上，沉湎在隐含不露的想法和不安之中。

远处间隔地响起参议院大钟的两下钟声。他看看表，站起身来：

“两点了！”他又烦恼起来，说道：“密勒上路了。”

他们回到房里。他没向她提出陪他出去，她也没有这样要求。然而，——这是不消说的——他不奇怪听到她边跑回自己

房间，边说：

“就一会儿……我准备好了。”

雅克决定把贞妮带到《人道报》报馆，在那里，他首先关心的是向拉布打听德国代表团到达的准备情况，他俩在楼梯上相遇。载着密勒那辆来自比利时的火车，五点一过便到巴黎。社会党议员小组六点在波旁宫的一个大厅里开会，接待代表团。根据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人们预料会议要延续至深夜。

“我们大家都去北站迎候。”老活动家又说。

“我们也去。”雅克俯身对贞妮说。

北站！一刹那间，她想起同雅克初次相遇的所有细节，在地铁过道的追逐，圣万桑—德—保尔街心公园的长凳……她抬起眼睛看他，天真地确信他也在想这些情景。但他已经转向拉布。他问拉布，上午在社会党执行局会议上投票采取了哪些决定。

“一个决定也没有，”老头嘟哝说。“执行局成员分手时什么也没有决定。党没有领袖！”

报馆各个办公室群情激昂。在加洛的办公室，帕热斯，卡蒂厄和另外几个人在讨论。

据传，自从德国宣布战时危险状态后，法国参谋部缠住政府，要立即获得动员令。据说这只是时间问题。帕热斯甚至相信若弗尔将军*秘书处的职员，一个部队文书的话，认为法令已由普安卡雷在中午签署。但卡蒂厄刚从奥尔赛码头回来，断定消息不确。

* 若弗尔（1852—1931），一次大战时任法军大元帅，1916年军败被解职。

"我会知道何时签署法令。"他有把握地宣称。

他说，在外交部，今天最令人关注的事是英国政府的态度。有的政治家，如卡约，竟然考虑让法国社会党领袖到基尔-哈迪那里进行斡旋，使英国社会党放弃主张英国中立。另外，普安卡雷采取了主动，给乔治五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催促英国宣布支持法国——英国的干预是拯救和平的最后机会。

"这封信什么时候写的？"雅克问。

"昨天。"

"是这样！普安卡雷知道，俄国正式宣布动员，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没有人反驳。

上午有则电讯，无疑是官方的消息，宣布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部保持不断联系，"一致确定行动计划。"这关系到军事行动？从非正式的渠道得知，英国给舰队下令，监视各个海峡；商船禁止进入军港；英国炮兵已经占据守卫这些港口的堡垒；所有海岸灯塔已接到命令，今晚不得点燃。

马克·勒伏瓦进来了。

他转述了维维亚尼同舍恩先生进行了一次新的会晤的情况。总理说："德国在动员。我们知道了。"由于大使保持沉默，维维亚尼又说："德国的态度迫使我们采取同一态度……然而，为了在公众眼里自始至终表明我们保卫和平的执著意志，若弗尔将军给我国所有部队下令，至少退至离边境十公里远的地方。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出事，那就是你们愿意制造的！"

帕热斯同战争部常有往来，马上加以澄清。据他说，法国的主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妨碍不了法国参谋部预见到的作战

计划，只不过是对和平表面的祭献。他说，在梅西米*部长周围的人并不隐瞒，这暂时后退不过是一种外交灵活性，一种公开打击欧洲舆论，特别是英国舆论的方法。

"我愿意相信，"雅克说，"他们的目的也在于争取到英国参加……但对我来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对准我们！我们和平主义者！这是袭击我们，争得我们同情，让我们原谅的一种方式！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他们提出来是要我们毫不犹豫地联合军政当局，它的第一个行动很少侵略意味。我已经看到我们将在明天的反对派报纸上读到的东西！"

加洛不管谈话吵闹，继续整理文件，这时突然抬起掩在卷宗后面的刺猬般的侧面。

"证明是，政府匆促、固执地非正式向党的领袖宣布这个措施，甚至还没有通过！"

他气咻咻的口吻跟他的外貌，瘦弱的四肢和怕冷职员的面孔十分协调，往往给他说错话的模样，即令他是对的。可是，今天，雅克注意到，愤怒不能使他的目光排挤掉无限忧虑的表情，尽管他面目丑陋，却令人感动。

有一群年轻的活动分子闯进办公室。刚才传说，护国主义者联盟的队伍开赴协和广场，在斯特拉斯堡的塑像前游行。

"我们去吗？"帕热斯提议。

众人已经站起身。（事实上，他们不象急于挑起报复性的殴斗，而更象急于抓住这个机会，干点"什么事"。）

贞妮捉摸出，雅克尽管很想跟随他们前往，却由于她而踌躇。

"我们去吧。"她坚决地说。

* 梅西米（1869—1935），1914年任战争部长，八月底辞职。

六十七

雾濛濛，却很灼热的阳光烤着头顶，使巴黎市中心的空气难以呼吸。居民越来越不安，如同苍蝇一样，这种雷雨前的温度刺激他们，他们不再离开街道。在信贷机构、警察局和区政府的大门口，麇集着激动的人群，警察竭力驱散他们，而又不让出事。报贩的吆喝声盖住了人群的沸沸扬扬声，使人头昏目眩。

金字塔广场上，贞德纪念碑脚下象追思台一样盛开鲜花。在里伏利路的拱廊下，行人穿梭往来。大部分商店关上橱窗。在马路上，汽车多得象冬天最热闹的日子。相反，杜依勒里宫的花园空无一人，也没有驻守待命的保安警察；树荫中，马匹起伏的臀部闪闪有光，而头盔也射出闪光。

游行的消息大概不确：协和广场没有异常的样子。连交通也没中止。只有疏散的警察以防万一，守住斯特拉斯堡塑像附近，塑像的基座也盖没在三色丝带的花环之下。

这支从《人道报》报馆出来的小队伍十分失望，自行解体。

雅克和贞妮插入王家路的人群中。

“四点半，”雅克说，“我们去迎接密勒吧。您不累？我们可以一直步行，走到北站。”

他俩走过大街，然后是柯马丹路，来到圣拉撒路街。他俩到达圣路易—唐丹教堂前，一阵震耳欲聋的喧嚣声突然充满空

间：教堂大钟以同一音调敲出清晰、振荡、庄严的响声。

在原地站住的人群惊惶地面面相觑。然后他们朝四面八方奔跑起来。

"怎么？出了什么事？"贞妮吃吃地说，雅克已用手臂搂住她。

"糟了。"他们旁边的一个人喃喃说。

远处，其他钟振荡起来。一会儿工夫，巴黎的天空变得象一座青铜圆顶钟，象丧钟一样四处受到持续的不祥的同一节奏的撞击。

贞妮不明白，重复说：

"出了什么事？大家往哪儿跑？"

他一言不发地把她拖到马路上，数以百计的人不顾汽车，四处乱穿。

转眼间，一群人越来越多，麇集在邮局门口。

橱窗的里面刚贴上一张白纸。雅克和贞妮离得太远，无法看清。只听见喃喃声："糟了……糟了……"头几排的人抬头看告示，惶惶然地待上一会儿，好象聚精会神地去拼读。然后他们回过身，目光阴郁，脸上淌汗、憔悴；有的默不作声，不看旁人，挤开一条通路，下巴耷拉在胸前，一溜烟走了；还有的人却相反，眼睛朦胧，摇晃着头，好象很遗憾地走开，一面寻找同情的目光，嘟囔着压抑的话语，却找不到知音。

末了，轮到两个年轻人走近了。长方形的小纸片用四粒暗红色的封信用的小面团粘在玻璃上，一种平庸的，写得很用心的字体，女人的字体，写了三行字，用尺在下面乖巧地划了线：

总动员

动员的第一天

在八月二日星期天

贞妮把雅克塞到她手臂下的手贴紧胸部。他一动不动。他象别人一样想："糟了。"在他的脑海里，思路迅速地相继掠过。不管怎样，他很惊讶不怎么难过。难道不是这警钟一秒秒地敲打他的脑袋，或许是他感到一种精神的放松：这种机体的轻松无疑是刚才酝酿雷雨的白天结束时，第一滴雨点带给他的……这种虚假的平静只持续了一会儿。正如一个受伤的人，先是没有感到打击，但伤口突然裂开、流血，剧痛揪心；贞妮看到咬紧的牙缝中透出一声嘶哑的叹气。

"雅克……"

他不想说话。他任她带出人群。小酒店的椅子和桌子堆满人行道。他俩默默地坐下来。越过不断更替、挤紧的人头，他俩看得到玻璃上的白色告示，目光掉转不开。

几个星期以来他的生活一天也不怀疑正义、人类真理和爱的胜利；他不象一个有宗教幻象的人，期望奇迹出现，而象一个物理学家，等待不会失败的实验结果——而一切都崩溃了……可耻！一阵冷冷的轻蔑的愤怒抽紧他的喉咙。他从未感到这样屈辱。他既不愤然而起，也不泄气，而是困惑和屈辱：屈辱是由于民众意志的衰退，人们不可疗救的庸俗，和理智的无能为力！……"而我呢？"他心里想。"现在怎么办？"在意识的闪光中，他探寻自身最深沉的孤独。他寻找回答、口号、方向。可是徒劳。面对自己的缺乏信心，他无法抵挡某种恐慌。

贞妮尊重他的沉默。她环顾四周，好奇中掺杂着惊恐。她不明白动员是什么，战争是什么。她刚才马上想到母亲、达尼埃

尔，特别是雅克。由于缺乏想象力，这些亲切的人经历的危险她并不清楚。

如同对雅克不安的回响，她小声说：

“您准备怎么办？”

声音平静坚决。他刚来得及想：“面对这些事，她显得多好……”

他没有勇气回答，掉转目光，抹了抹脑门，站起来说：

“我们还是去火车站吧。”

安娜整个下午蜷缩在电话机旁的高靠背椅里，白白地希望等到昂图瓦纳的信息。多少次她差点摘下话筒。她的神经已经疲劳，但仍决意等待，不首先打电话。一张打开的报纸扔在脚边。她已经激动地浏览过。这些事，奥地利、俄国、德国，于她何干呢？……她象一个有怪癖的人那样反躬自省，不断想象她跟昂图瓦纳待在瓦格拉姆林荫路他们的房间里的情景，不断补充新的细节，新的反驳，越来越伤人，一时减轻了满怀怨恨的责备。随后，她骤然忘却愤怒，请求他原谅，搂住他，把他拖向床边……

蓦地，她听到底楼门扇的砰然声和脚步的奔跑声。她机械地抬头望望挂钟：五点差二十分。门一阵风打开了，女仆走了进来：

“太太！约瑟夫看到了动员令！刚刚贴在邮局！这是战争！”

“怎么？”安娜冰凉地说。

她心里重复：“战争……”不怎么明白。她的头一个想法是恼恨：“西蒙要回来了。”又想：“但愿他去打仗，这笨蛋。”马上，揪心的想法刺痛她：“我的天，要是打仗，托尼要出发……他们要杀死我的托尼！……”她蹦了起来。

“我的帽子，我的手套……快……叫车。”

她在壁炉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变老了，鼻孔收缩。“不……我今天太丑了。”她绝望地想。

女仆回来时，安娜已坐回高靠背椅，胸部向前耷拉，双手摆拢，抓紧在两个膝盖之间……她没有挺起身，柔声地说：

“不，朱丝汀……谢谢……叫约瑟夫别叫车了……给我准备洗澡水，行吗？水要很热……给我铺床。我想睡一会儿……”

过了一阵，她已在房里，睡在半明半暗中。拉上了窗帘。电话机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如果他来电话，她只要伸出手臂就行了……还是在这新换洗的被单里，她好受一些。自然，舒适不会马上感觉到。必须耐心等半小时，等心跳放慢，血液急涌平息下来，脑袋变得迟钝一点。这要求真正超人的努力，闭目躺着，一动不动，也不眨眼，这样等着……托尼……战争……托尼……啊，只要见见他……重新抓牢他……

她又一跳而起，跣着脚，双手掩住脸，踉踉跄跄，跑到小客厅。她甚至不想费劲拉过一张椅子，便跪在地毯上，面对书桌，抓过一张纸，一支铅笔，写了起来：

“我很痛苦，托尼。再不能长此下去。我支持不了，我支持不了。或许你要出发？什么时候？我一点不知道你的情况。我对你怎么啦？为什么？我得见见你，托尼。今晚。在我们家。我等你。现在五点。我去那里等你，等一晚上，等一通宵。你什么时候来都行。不过要来。我得见见你。答应我，你要来。我的托尼。来吧。”

她摁铃：

“告诉约，马上送去这个……叫他上楼送到房里。”

她想起，西蒙或许乘坐上午的火车，不定什么时候到……

于是她匆匆穿衣，溜走了。

为了镇定神经，她强迫自己步行，尽管不耐烦，还是走到瓦格拉姆林荫路。

这回，她说不出为什么，她有把握昂图瓦纳会来。

她从死胡同那扇便门走进“他们的家”。正当她在锁眼转动钥匙时，她感到他在里面。她十分确信，以致迷信地微笑。她悄无声息地关上门，踮起脚尖，穿过一个个房门敞开的房间，小声叫道：“托尼……托尼……”房间空无一人。他听见她的声音，躲了起来。她跑到浴室。她跑到厨房。她精疲力竭地回到卧房里，坐在床上。

昂图瓦纳不在，不过他就要来的……

她慢慢开始脱衣服。她先脱掉鞋子，然后脱下袜子，宛若剥水果，动作缓慢而突然，一下剥露出果肉。她以为听见有人走路，回过头来。不，还不是他……她的目光在房里逡巡，又凝视床上。她喜欢先醒过来，看到她睡着的情人，随意审视他没有皱纹的脑门，酣睡中的嘴巴，没有了意志的嘴巴——同她松弛的、半张半闭的、孩子气的嘴唇截然不同！只有在这时，她才感到占有他。“我的托尼……他就要来的。”她确信这样。他今晚要来的。

她没有搞错。

六十八

北站由军队把守。院子和大厅满是红长裤，架起枪支，简短

的命令，枪托声。然而，仍让老百姓往来；雅克和贞妮不费周折就来到月台。

来了六十多个活动分子等候火车。“真糟！”他们相互接近时重复说。他们愤怒地摇着头，攥紧拳头，用愤怒的目光相互打量。在这种很容易抑制住的激烈情绪下面，已经透露出消极、忍让。人人好象在想：“这是不可避免的。”

“老板会怎么说？会怎么干？”老拉布默默握过雅克的手后，问道。

“希望只存在于同密勒的会晤中。”雅克轻轻说。口吻执著：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仿佛信守誓约那样。

社会党议员代表团往前走到人行道尽头，形成很明显的一小队人。

雅克身后跟着贞妮和拉布，走到人群中，不同任何人攀谈。他的目光瞭望远处，仿佛在沉思：

“这个人在最悲剧性的时刻来自德国，或许肩负十分重要的责任……这个人前天离开柏林，经过比利时，还一无所知……他逐渐地、一步步地大概获悉了俄国动员——奥地利动员——德国宣布战争危险状态——今天早上暗杀若莱斯……他一下火车，人们就要告诉他，法国动员了……今晚，他无疑最终知道，他的国家也同样颁布了总动员令……真是可悲……”

待火车头终于从水蒸汽中冒出，在前方又喷出蒸汽的云雾时，月台上掀起一阵颤动，人人同时涌向前去。但车站的职员在监看。一阵骚动，临时被挡住了：只有议会代表团允许接近列车。

雅克看到他们围住一节车厢，在踏板上，站着两个乘客。他立即认出是赫尔曼·密勒。另一个他不认识，还很年轻，体

格健壮，有毅力的脸透露出正直、刚毅的神态。

“是谁陪伴密勒？”他问拉布。

“昂利·德·芒，比利时人。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人。一个会思索和寻觅的人……你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大概已见过他吧？……他讲德语象讲法语一样好；他恐怕是来当翻译的。”

贞妮碰碰雅克的手臂：

“瞧……现在让人过去了。”

他们快步往前，想赶上正式代表团。但是，乘客的人流堵住了出口。

待他们越过狭廊时，任务在于把德国代表直接带往波旁宫参加私下会晤的议员们已消失不见。

在车站大厅里，一群人聚集在一张刚贴上的布告前。雅克和贞妮走过去。布告的标题用的是大写字母：

关于外国人的规定

他们身后升起一个揶揄的嗓音：

“可没浪费时间，这帮家伙！得相信他们千方百计事先印好了！”

贞妮回过身来。说话的人很年轻：一个穿蓝工装裤的工人，嘴上叼着烟蒂；一双崭新的厚皮鞋，搭在肩上。

“你也一样，”他旁边的人指着钉皮鞋说，“你没有浪费时间！”

“为了给威廉的屁股踢上一脚！”工人丢了一句，走开了。大家哄笑。

雅克没有动窝。他的目光没离开布告。他痉挛的手指捏紧贞妮的肘部。他用空着的手指给她看粗体字的一段：

> 外国人不分国籍，可在总动员的第一天之内离开已经设防的巴黎。离去之前，应到火车站的警察分局检验身份证。

在雅克的脑海里，种种想法奔驰起来。"外国人……"他留在贞妮家里的包裹，还放着假身份证，这是给他到柏林执行任务用的……法国人雅克·蒂博即使出示他的免役证件，不用说，也不容易进入瑞士；可是，谁能阻碍日内瓦大学生埃贝尔莱在合法期限内回国呢？……在总动员的第一天之内……星期日……明天……

"明天晚上之前动身，"他突然想。"而她呢？"

他一直用胳臂搂住少女的肩膀，把她推出人群。

"听着，"他用短促的声音说，"我非得上我哥哥那里去一趟不可。"

贞妮认真地读了粗体字那一段：外国人等等。为什么雅克突然厌烦不安呢？为什么他这样快把她拖出来？为什么他想去昂图瓦纳那里？

他不知道怎么说好。在柯马丹路，警钟敲响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昂图瓦纳。现在，在这张布告使他陷入的恐慌不安中，想再看看哥哥这种莫名其妙的需要攫住了他。

贞妮不敢提出问题。北站和东站这个区她来得极少，是同达尼埃尔动身那晚，她逃避雅克的回忆联结起来的；这重新变得鲜明的回忆压抑着她。

一小时内，全城的面目改变了。街上行人一样多，如果不

是更多的话；但闲逛的人没有了。人人匆匆忙忙，只惦记自己的事。每个路人都好象发现了要赶快解决的困难，要采取的安排，要作出让步的经营，要去看望的亲戚朋友，要尝试去作的紧急调解，要作出的破裂。他们目光看着地下，嘴巴紧抿，脸色忧心忡忡，乱闯乱撞地奔跑在马路上，为的是走得更快；马路的车辆变得稀少了。很少出租汽车：司机几乎都开车入库，得个空闲。没有公共汽车：公共交通车辆从晚上起都征用了。

贞妮好不容易才跟上雅克，竭力不让他看出来。他脸容绷紧，下腭向前，象别人那样走路：好象受到驱赶。她捉摸不出他的想法，感到他在作着内心斗争。

事实上，看了布告，在他心里下意识的分散的意念突然升华了。梅奈斯特雷尔的身影耸立在他眼前。他又看到了布鲁塞尔那个房间，飞行员站着，穿上蓝色寝衣，目光惊慌……炉子里满是纸灰……从星期四以来他得不到消息。多少次他思忖："他在那边干什么？"他肯定在谋划革命行动……外国人可以离开巴黎……在日内瓦飞行员身边，他会重新找到一个积极的、依然纯粹的、独立的圈子！他想到里沙德莱、米特尔格、这原封不动的独立于武装的欧洲中心的法朗吉。溜回瑞士？……诱惑十分强烈。然而他迟疑不决。由于贞妮？是的……但贞妮并不是他犹豫的真正原因。他感到要逃避兵役还有顾忌吗？决不！正相反：他首要的职责是拒绝作为士兵，保卫他不断谴责和与之斗争的东西……去躲避一下的想法，他容忍不了。去躲避，然而别人呢！……不！只有当他的拒绝构成危险和个人威胁，如同他被动员的弟兄们要注定去冒危险，他的内心生活才能平静……那么呢？放弃到中立国躲避，留在法国？在一个戒严的国家反对战争，反对军队？那里，一切和平主义的宣传

会遇到无情镇压？他会成为怀疑对象、受到监视，……也许遭到预防性监禁？这是荒谬的……那么呢？溜回瑞士！回去干什么呢？

“存在不算什么，”他激烈地说。由于贞妮惊讶地瞧着他：“存在，思维、信念，这不算什么！这不算什么，如果不能将存在、思维、信念化为行动的话！”

“行动？”

她以为没听清。她怎能明白他的意思呢？

“您瞧，”他以同样的孤傲突兀地又说，“我想，这场战争无疑将长期压制国际主义者的理想！很长时期……兴许几代人……那么，倘若为了拯救这理想，免于暂时的破灭，需要完成某个行动，”我将会去完成！哪怕是绝望的行动！……但这是什么样的行动？”他小声地补充说。

贞妮一下站住：

“雅克！您想动身！”

他瞧着她。她说得准确点：

“上日内瓦？”

他作了一个半承认的动作。

两种相反的感情——欢乐和不安——撕裂她的内心：“如果他回到瑞士，他就得救了！……不过，没有他，我会变成怎样？”

“假若我决定走，”他解释说，“是的，就回日内瓦。首先，因为在那儿还能尝试做点什么……其次，因为我有两张假证件，能使我很容易返回瑞士。您看过布告……”

她十分冲动地打断他：

“走吧！明天走吧！”

他对她声音的坚决感到吃惊。

"明天？"

她不由自主有了一线希望，因为他的声调好象说："不，或许过一阵。但不是明天。"

他又开始往前走。她攀住他，双腿发软。

"我明天走，"他终于喃喃说，"如果……如果您同我一起走的话。"

她幸福得哆嗦。她所有的恐惧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他要走，他有救了！他将同她一起走，他们不会分离！

雅克以为她踌躇不定。

"您不能自由行动吧，"他说，"既然您的母亲在维也纳耽搁下来了……"

作为回答，她更紧地偎依着他。她的心跳得连太阳穴都直响，使她昏昏沉沉。她的身心都属于他。他们永远不会分离。她将保护他。她要防止他遇到危险……

现在，他们谈论动身，象谈论谋划已久的一件事。雅克忘了开往瑞士夜班火车的准确时刻，但他在昂图瓦纳那里可以找到一份时刻表。同时可以放心，贞妮没有护照也能旅行；对妇女来说，手续不会那么严格。买票的钱呢？他俩凑起身边的钱，必需的款项足够了。在日内瓦，雅克便会有办法……然而，一切还取决于同德国代表的会晤结果。谁知道呢？如果突然决定在两国采取起义行动呢？……

他俩没注意道路，走到杜伊勒里宫旁边的花园里。贞妮汗水涔涔，突然精疲力竭。她胆怯地向他指指远处花丛中的一条长凳。他俩坐了下来。只有他俩。从晌午起，雷雨便笼罩全城，好象要把花坛的香味保留在地面上。

贞妮心想："我可以从瑞士同妈妈通信……她可以来会我们：中立国！……"她已经设想在日内瓦，生活在找到了的母亲和躲避危险的雅克之间。

雅克困恼不安，在心里重复："走，是的……但为了什么？"他徒劳地把所有希望放在梅奈斯特雷尔身上，说服自己，日内瓦是最后一个原封未动的革命策源地，他想起聚会地点，不能克服对那边等待着他的革命工作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

他站起身。他不能待在原地。

"现在走吧。您到大学路去休息。"

她吓了一跳。

他微笑说：

"嗨！来吧。"

"我？上您哥哥家。同您一起？"

"现在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关系？最好让昂图瓦纳知道。"

他好象信心十足，非常坚决。她放弃自己的意志，顺从地跟着他走。

六十九

在前厅，有一个崭新的军官旅行箱，商店标签还吊在上面。

"先生在这里。"莱翁说，给两个年轻人打开诊室的门。

贞妮毫不犹豫地进去了。

房里静寂无声。雅克看见哥哥站在办公桌前。他以为只有哥哥一个人，看到斯蒂德莱尔、然后是罗瓦从埋在里面的扶手椅中冒出来，很感失望。他们俩相隔很远，罗瓦在窗口旁，斯蒂德莱尔在书柜角上。昂图瓦纳在整理纸张，办公桌的纸篓塞满了，撕碎的纸片洒落在地毯上。

昂图瓦纳朝贞妮走去，慈父般拿起她的手。他并不显得惊讶；这样的日子对什么事都不会惊讶的。他想起，在葬礼之后，丰塔南太太写给他的短信，感谢他到诊所看望，并告诉他要动身。他朦胧地想，贞妮只身在巴黎，是来向他请教的，她大约在楼梯遇上雅克。

两兄弟的目光相遇了。骨肉情谊的激动同时牵动他们的嘴，露出一种友好的微笑，因隐含不露的思想而显得滞重。尽管两人有许多不同，他们从未感到这么亲近，即使在父亲的灵床前，他们也从未感到被血缘的秘密联结得这么紧。他们默默无语地紧握着手。

昂图瓦纳让少女坐下，开始问她关于她母亲远行的情况，这时门打开了。泰里维埃医生由茹斯兰带领，出现了。

他径直走向昂图瓦纳。

“糟了……人们却无能为力……”

昂图瓦纳没有马上回答。他的目光严峻，近乎沉静。

“是无能为力。”他终于说，然后露出微笑，因为这正是他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对他是一股力量。

（小个子马尼埃尔·罗瓦来告诉他总动员时，昂图瓦纳正在茹斯兰的实验室里。他没有说什么。他拿起一根香烟，机械地慢慢点燃。三天来，他感到自己受到严格约束，陷于被动，被世界性的事件拖着走，与自己的祖国和阶级联在一起：犹如

卸下的一车沙石中的一块石子那样无能为力。他的未来，他的计划，他的生活经过长期谋划的组织，一切都付之东流。在他面前是未知数。这未知数也是行动。这个想法充满了力量，马上使他振作起来。他的禀赋不会长期起而反对既成的东西和不可避免的东西。障碍是新的已知数。一切障碍都提出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任何障碍都会变成跳板和重新起跳的机会……）

“你什么时候出发？”泰里维埃问。

“明天早上。孔皮埃涅……你呢？”

“后天，星期一，沙隆……”他冲朝他们走来的斯蒂德莱尔说：“您呢？”

泰里维埃一向脾气好，即使今天，他的嗓音也是快乐的，脸颊粉红、胖乎乎、胡子拉碴的面孔仍保持快活的神情。这种愉悦同目光的不安形成对照，使他的脸很不协调，十分尴尬。

“我吗？”哈里发眨巴着眼说。大夫的问题好象使他如梦初醒。他朝雅克转过身，仿佛应该对雅克作解释：“我也要出发！”他沙哑地说。“仅仅一周后。到埃弗雷。”

雅克避免看他，但不责备他。雅克知道，哈里发的生平是一系列的忠诚、牺牲：不管他的信念，这个正直的人接受了为这次“自卫”战争服务，是再一次服从他认为是职责的想法。

雅克用目光寻找贞妮。她站在壁炉旁，离开众人一点。她的模样并不尴尬，而是若有所失。他看到她微微挺起身，用目光寻找位子，走了几步，坐了下来。他想：“她多么灵活。”他以为还把她抱在怀里。他记得初初接吻时，她是多么剧烈、矜持地抖动。一股甜美的慌乱袭上心头，他抵挡不住。他俩的目光相遇了；他露出笑容，感到脸红了。

昂图瓦纳走近贞妮，询问达尼埃尔的情况，泰里维埃打断他们：

“您在医院的事怎么办？有什么准备？”

“要求老人们回医院。我们那里，阿德里安、多玛，甚至德莱里老爹，都接受了……你倒是说说，”他蓦地用食指指着泰里维埃说，“茹斯兰那天借给你的卷宗，你一直没给我们带来！《增殖体和声带痉挛》……”

泰里维埃微笑着，让少女作证：

“他真是改不了！……好，你的卷宗，我会还给斯蒂德莱尔……放心走吧，军医先生！”

从一扇敞开的窗户，传来街上的喧哗声已有一会儿了：歌声、马匹的踩踏声。大家走过去看。雅克利用这个机会，走近他哥哥，后者单独待在房间中央；但这时，昂图瓦纳走向众人，雅克也跟着他朝窗户走去。

一队炮兵从残老军人院开来，刚遇上一队意大利游行者、游行队伍爬上圣父路，前面开路的是四面鼓和一面旗。意大利人受阻后，高唱《马赛曲》，向炮兵欢呼。铜鼓敲响。嘈杂声变得震耳欲聋。

昂图瓦纳关上窗子，额头靠在玻璃上，沉吟了一会儿。雅克站在他旁边。其他人又回到房间中央。

“上午我收到英国的一封来信。”昂图瓦纳不改变姿态说。

“英国的？”

“吉丝的。”

“啊？”雅克说。他的目光扫到贞妮身上。

“标明星期三的来信。她问我，一旦打仗，她该做什么。

我要给她回信，让她待在那边的修道院办的女子寄宿学校里。这是她的上策，你不感到这样？”

雅克隐约地点了点头。他确信他俩是躲在一边，离开众人。他想谈到贞妮。但怎么提起话头呢？

这时，昂图瓦纳忽然转向他。昂图瓦纳的脸容带上忧郁的神情。他低声问：

“你始终决……决……决定……？”

“是的。”

声调坚定，但不粗暴。

昂图瓦纳身子前倾，回避弟弟的目光。他的手指机械地在玻璃上弹奏出远处铜鼓的节奏。他发觉自己吃吃地说话——这在他身上很少有，而且总是深刻的内心紊乱的标志。

莱翁从前厅禀报：

“菲力普大夫。”

昂图瓦纳挺起腰来，另一种不同的激动使他的脸放出光彩。

“菲力普不灵活的身姿出现在门口。他眯缝的眼睛扫视一周诊室，停在昂图瓦纳身上。他忧郁地摇了摇头。他从男礼服飘荡的下摆掏出一块手绢，擦拭脑门。

昂图瓦纳走上前去：

“糟了，老师……”

菲力普默默地碰了碰他的手，然后，也不走远，象松开牵线的木偶那样，跌坐在面前蒙上白布罩的长椅子角上。

“您什么时候出发？”他用短促尖利的嗓音问。

“明天早上，老师。”

菲力普好似在品尝一颗糖那样咂嘴唇，发出湿水的响声。

“我从医院来，”昂图瓦纳开口道，为了说点什么。“一切已经组织好了。我的职责由布吕埃尔接替。”

大家沉默不语。

菲力普瞧着地面，古怪地晃着头。

“您知道，小家伙，”他终于说，“……这能延续很久……很久。”

“许多技术人员认为相反。”昂图瓦纳信心不足地说。

“是的！”菲力普打断道，仿佛他早就知道该怎么对待技术人员和他们的预言。“大家都在谈论供应、信贷的正常基础。但是，如果各国政府失去理智，孤注一掷，冒险准备完全毁灭，而不是让步的话！……一周来我们的所见所闻，表示一切都可能发生……不，我相信战争时间很长，各国同时精力殆尽，任何国家都不愿意或不能在斜坡上停留。”

稍停，他又说：

“我不断思考这一切……战争……谁会相信这成为可能呢？……只要报纸坚持把水搅混，几天之内，侵略者的概念就会逐渐淡漠，每个国家的人民便会设想，它的‘荣誉’受到威胁……一周的疯狂恐怖、虚张声势、吹牛夸口，欧洲各国人民便会象着魔一样，发出仇恨的呐喊，互相猛扑……我不断思考……这完全象俄狄浦斯的悲剧*……俄狄浦斯也曾得到警告。但在必然来临的一天，他看不出事态中已告知他的可怕一幕……我们也一样……我们的预言家已预言出一切；人们窥伺危险，窥伺来自巴尔干人、奥地利、沙皇政权、泛日耳曼主义

* 据希腊传说，俄狄浦斯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后来果然应验，他获悉后，弄瞎自己双目。

的危险……人们受到警告……人们在监视……很多明智之士竭尽全力阻止灾难发生……然而，灾难来临了：不能避免！为什么？……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或许只因为在所有这些人们等待、又害怕发生的事件中，渗入一点逆料不到的东西，一点点东西，足以稍为改变它们的面貌，使它们瞬间变得不可辨认……即令人们警惕，命运足以摆设陷阱！……我们就落入其中……”

在房间的另一头，茹斯兰、泰里维埃、雅克和贞妮聚集在马尼埃尔·罗瓦周围，发出洋溢青春活力的笑声：

“那么，怎么？”罗瓦冲泰里维埃说。“您不要我悲叹！这能使我们透透气，摆脱实验室的气味！我们要体验的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经验！”

“体验？”茹斯兰喃喃说。

贞妮一直瞧着罗瓦，这时猛地掉转目光：年轻人激奋的脸孔使她难受。

菲力普在远处听着。他又转向昂图瓦纳：

“年轻人不能想象这是怎么回事……这就解释了很多事情……我呢，我见过七〇年……年轻人不知道！”

他又掏出手绢，擦拭面孔、嘴唇、山羊胡子，长久地在手心搓弄。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要出发，”他又忧郁地小声说。“你们准定在想，老头子们有运气留下来。这是不对的。我们，我们的命运坏过你们：因为我们，我们的生活已经完结。”

“完结？”

“是的，小家伙。彻底完结……一九一四年七月：有的东西完结了，我们属于其中；有的东西开始了，我们老家伙就没

份儿了。”

昂图瓦纳挚爱地端详他，找不到话回答。

菲力普沉默下来。然后，仿佛有个可笑的想法搔痒他的脑子，他鼻孔里发出吃吃笑声。

“我生平有过三个阴郁的日子，”他开口说，认真的口吻是当众讲课时所用的（关于这口吻，大学生们说：“菲一菲在讲课。”）“第一个日子使我的青少年时期起了巨大变化；第二个日子使我的成年动荡不安；第三个日子无疑毒化了我的晚年……”

昂图瓦纳盯住他，好象催促他说下去。

“第一个日子是我在外省虔诚的童年时代，有一夜，一页页往下看四福音书时，我发现，里面交织着矛盾……第二个日子是我确信有一个名叫埃斯泰拉齐的家伙，干下一件所谓‘清单’的勾当，人们不但不判决他，反而竭力折磨一个什么也没干的人，只因他是犹太人*……”

“第三个日子，”昂图瓦纳苦笑着打断说，“是今天……”

“不……第三个日子是一周前报纸发表了最后通牒文本，我看到好象打弹子球一样……明白了各国人民要支付连撞两球的钱……”

“连撞两球？”

菲力普的目光在浓密的眉毛下狡黠地、近乎残忍地闪烁：

“是的：一次不祥的两球相撞，蒂博！一只红球是塞尔维亚；——被一只白球奥地利撞上；——奥地利又被另一只白球

---

* 指德雷福斯案件，上文的埃斯泰拉齐是个步兵营长，他制造了“清单”（透露军事机密的情报单子）事件，致使德雷福斯于1894年受到判决。

德国推动……是谁手持球杆呢？谁？俄国？或者英国？……”他爆发出狂笑，活象马鸣。“不弄清这一点，我死不瞑目。”

雅克走近昂图瓦纳和菲力普对坐的角落。

“老师，”昂图瓦纳说，“我给您介绍我的弟弟，好不？”

老医生锐利的目光瞥向雅克。

年轻人欠了欠身。然后又冲昂图瓦纳说：

“你不是有铁路时刻表吗？”

“有的……”他们的目光相遇。昂图瓦纳差点问：“为什么？”他只说：“那儿……在电话簿下面。”

“您呢，先生，您什么时候出发？”菲力普问。

雅克挺直身子，迟疑一下，瞧瞧昂图瓦纳，后者赶忙咕噜说：

“我弟弟，他是另一码事……”

沉默片刻。

菲力普明白了吗？他仔细地打量年轻人。他记起以前跟雅克的交谈吗？雅克走开时，他的目光跟着雅克。

重新只剩下他俩时，昂图瓦纳俯身对着菲力普：

“他呀，他坚决拒绝当兵……”

菲力普半晌沉默不语。

“一切信仰的狂热都是合理的。”他用疲倦的嗓音说。

“不，”昂图瓦纳说，“我们经历的时代，职责很简单，很明确。没有权利不服从。”

菲力普好象没有听见。

“……合理的，或许是必不可免的，”他哼哼着继续说。“人类没有信仰的狂热，也会进步吗？重读一下历史，蒂博……

在一切伟大的社会变革的基础上，总是必须有某些趋向荒谬的宗教愿望。悟性只导向停止行动。是信念给人行动所需要的冲动，以及坚持所需要的执著。”

昂图瓦纳缄默不言。面对他的老师，他又自动陷于被保护者的地位。

他站在壁炉前，看见贞妮在雅克身边，俯向时刻表，惊奇了半晌。不消说，少女在打听哪次火车可能将她母亲从奥地利载回吧？

菲力普继续大声道出自己的思索：

“谁知道，蒂博？或许象你弟弟那样思考的人是先驱者呢？或许这场必不可免的战争彻底使我们古老的大陆失去平衡，酝酿新的假的真理的繁荣局面，而我们并不怀疑它们呢？……能这样想几乎是不错的……为什么不？一切欧洲国家将要把它们的全部力量，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投入这战火中。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后果不可逆料……谁知道呢？文明的一切因素或许都要在这战火中重新铸造！人们到达智慧之日以前，还要经受许多痛苦的经验！……那时，为了组织在地球上的生活，他们将满足于谦卑地运用科学教会他们的东西……”

莱翁从门缝中伸进他那愚笨的侧面：

“有人要找先生。”

昂图瓦纳皱起眉头，但站了起来：

“对不起，老师。”

莱翁在前厅等着。他冷漠无情地递上放信的托盘，上面露出一只蓝色的信封。

昂图瓦纳一把抓住，看也没看，塞进兜里。

“有人问，有没有回信。”仆人垂着眼睛小声说。

“有人，是谁？”

“司机。”

“没有！”昂图瓦纳说。他的脚后跟旋转过来，因为他刚听见身后的门打开了。

贞妮身后跟着雅克，出现在前厅。

“你们走啦？”

“是的！”雅克用同样断然的干巴巴的声调说，昂图瓦纳刚才就是这样回答仆人的：“没有！”他盯住哥哥；这谜一样的目光充满责备，实际上意味着：“过几天我们会象今天这样来看你一个人，你没有时间接待我们！”

昂图瓦纳吃吃地说：

“已经走啦？……您也走，小姐？”

“假若她要问我什么意见，要我做什么事，”他迅速地思忖，“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就走了？而且跟他一起？”

他大胆问：

“我出发之前，有什么事能帮您吗？”

她隐约一笑，略微点点头，对他表示感谢。他莫名其妙。

“你呢？”他冲雅克说，雅克毅然走向楼梯。“我见不到你了吗？”

声调骤然变得这样亲切，贞妮抬起眼睛，而雅克回过身来。昂图瓦纳的脸容流露出万分激动，雅克的怨恨顿时冰释。雅克问道：

“你明儿出发？”

“是的。”

“几点？”

“很早。我七点左右离家。”

雅克瞧着贞妮，末了，用有点暗哑的嗓音说：

“你希望我来送你吗？”

昂图瓦纳的脸放出异彩：

“是的，来吧！来吧……你送我到火车站？”

“一言为定。”

“谢谢，老弟。”他亲切地注视弟弟，重复说：“谢谢。”

他们三人走到大门边。

雅克打开门，让少女过去，然后自己越过门口，不同哥哥的目光相遇。在楼梯平台上，他小声说：

“那么，明儿见。”

然后，他拉上门。

同时，他又改变主意：

“您先下楼，”他对贞妮说，“我在楼下赶上您。”他匆匆地用拳头敲门。

昂图瓦纳还在前厅。他回来开门。雅克一个人进来，推上身后的门。

“我想对你说句话。”他说。他的眼睛下垂。

昂图瓦纳直感到这是严肃的事。

“来吧。”

雅克默默跟着他直到小办公室。他倚在关上的门上站住，瞧着哥哥。

“应该让你知道，昂图瓦纳……我们俩这次来是要告诉你……贞妮和我……”

“贞妮和你？”昂图瓦纳吃惊地重复。

“是的，”雅克清晰地说。他古怪地微笑着

“贞妮和你？”昂图瓦纳惊呆了，重复说。“你 想 说 什么？”

“这件事起因很早，”雅克用简短的、不连 贯 的 声 音解释，不由自主地脸红了。“现在就是这样，一切都定下来了。在一周之内。”

“决定了。什么决定了？……”

他退到沙发，坐了下来，喃喃说：

“瞧，这不严肃吧？……贞妮？……你和贞妮？”

“是的！”

“你们不怎么了解……再说，是在眼下？订婚面临……？什么？你不再打算离开法国？”

“不。我明晚动身。上瑞士。”稍停，他又说：“同她一起。”

“同她一起？唉，雅克，你疯了？完全疯了！”

雅克一直微笑：

“不，老兄……这很简单：我们相爱。”

“啊，别说蠢话！”昂图瓦纳粗暴地说。

雅克冷笑一下。他哥哥的态度强烈伤害了他。

“或许是感情本身使你惊讶……你不赞成……算了……你算了……我想告诉你。说过了。现在，再见。”

“等一等！”昂图瓦纳叫道。“真蠢！我不能让你脑袋里带着这样愚蠢的想法走掉！”

“再见。”

“不！我有话跟你说！”

“何苦呢？我开始相信，我们无法相互了解……”

他做了一个动作，准备离开，但他没走。沉默片刻。

昂图瓦纳作出努力，镇定下来：

“听着，雅克……咱们评评理……”雅克冷笑。“有两件事要考虑……你的性格是一方面。另外，你选择的时刻……首先是你的性格，你这个人……让我对你实说吧：你完全不能给另一个人带来幸福……完全不能！甚至在别的情况下，你永远不能使贞妮幸福。无论如何，你不该……”

雅克耸耸肩。

“让我说下去。无论如何不行！在眼下，比任何时候都不行！……战争……你这样的想法！……你要干什么？你要成为什么？这是未知数。可怕的未知数！……你冒险有自由。但是，在这种时候，把另外一个人同你的命运联接起来？这是可怕的！你完全昏了头！你竟这样幼稚，连一分钟的考察都经受不住的幼稚！”

雅克哈哈大笑：自信的、放肆的、近乎憎恶的笑；有点狂乱的、戛然而止的笑。他猛地撩起头发，气愤地抱起手臂：

“是这样！我来找你，我来将我们的幸福告诉你——你要说的话就这些？”他又一次耸耸肩，抓住门把手，转过身，从肩上掷过话去：“我以为了解你。只是在五分钟前我才了解你！我现在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的心冷漠得很！你从来没有爱过！你永远不会爱！一颗冷漠的心！不可救药地冷漠！”他打量哥哥——从他不可触犯的爱情的高度。他做出一个笑容，嘴唇边发出声音：“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拥有你所有的文凭和你的自尊心？你是一个可怜虫，昂图瓦纳！一个可怜虫，如此而已！”

他压抑地冷笑一下，砰地关上门，消失了。

昂图瓦纳半晌一动不动，脖颈弯下，目光盯住地毯。

“一颗冷漠的心！”他小声说。

他的呼吸短促。血液的冲击使他感到身体不适，就象由于海拔高度而感到头昏脑胀。他向前伸出手臂，手掌平展：手激动得发抖，他控制不住。他想：“我的脉搏大约是一百二十跳……”

他慢慢挺起腰，站了起来，走到窗口，推开百叶窗。

院子寂然无声；那边，两堵墙之间，一棵栗子树病弱的叶子显出一个个黄点。但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见雅克傲慢的脸孔、自信的微笑、沉醉和固执的目光。

“你从来没有爱过！”他喃喃说，在铁框上攥紧拳头。“倘若是这样，爱情，真蠢，不，我从来没有爱过！而我却引以自豪！”

一个小姑娘出现在旁边楼里的一个窗口旁，朝他抬起眼睛。他高声说话了？他离开窗口，回到房间中央。

“爱情！在乡下，他们至少不怕称呼事物的本来名称：他们说，一头牲口发狂了……而对我们来说，这可能太简单，具有侮辱性！必须美化！必须乱滚动眼睛说：‘我们相爱！……我爱她！……爱一情！！！’要知道，心灵是你们那些谈情说爱的人的垄断品！我呀，我的心冷漠！当然！……自然罗：‘你不能明白！’老生常谈。不被了解的虚荣需要！在他们自己的眼里，这使他们高大起来！仿佛精神失常的人！正象精神失常的人：没有一个疯子不自夸不被人们理解！”

他在镜子里瞥见自己指手划脚，目光狂乱。他把双手插到兜里，为自己的愤怒寻找更崇高的借口：

“这是荒谬的，令我气恼！是的：这是我的理智在愤慨，引起我的冲动……我注意到这一点不是头一次；一个人能忍受对理智的伤害，就象忍受瘰疽和牙痛！”

想起菲力普在诊室等他，使他振作起来。他耸耸肩：

“得啦……”

他的手指在兜里随意揉弄一张纸。安娜的信……他捏住信封，一撕为二，扔到字纸篓里。他的目光落在办公桌的服役册上。突然，他感到衰弱无力。明天，战争，危险——截肢，死亡？你从来没有爱过！明天，青春期立时结束，或许恋爱的时刻永远过去了……

他蓦地俯向字纸篓，捡起半个信封，抽出半张信纸，摊了开来。这喊声犹如抚摸一样热烈而温柔：

“……今晚……在我们家。我等你……我得见见你。请答应我，你来吧。我的托尼。来吧。”

他跌坐在扶手椅里。挨着她度过最后一夜。再一次受到温存……还能再一次在她怀抱里睡去，忘却一切……突然的思念，不安的浪潮，象海啸那样猛烈，淹没了他。他的手肘支在桌上，他的手抱住头，象孩子一样，抽泣了好几分钟。

七十

巴黎十分宁静，但充满悲剧气氛。中午以来积聚的乌云形成一个阴暗的穹顶，使全城沉浸在日暮的半明半暗中。咖啡店、商店都提早亮灯，将苍白的光柱投到黑魆魆的街上，人们

缺少交通工具，匆匆和不安地赶路。在地铁口，潮水般的乘客一直挤到人行道上，尽管他们不耐烦，却不得不在进去之前，在梯级上停留半小时。

雅克和贞妮不想等候，步行来到塞纳河右岸。

报贩设在各个角落。人们争购号外，停下片刻，贪婪地浏览一下报纸。每个人都不由自主执著地寻找重要新闻：一切都安排好了；欧洲领导人突然振作起来；他们一致找到了友好的解决办法；荒唐的恶梦终于消失；人们不再恐惧……

在《人道报》报馆，动员令颁布以来，象别的地方一样，空荡荡一片；每个人都好象忙于自己的私生活。入口、楼梯都空无一人。唯一的服务员在过道走来走去，告诉雅克，斯特法尼不在办公室。日常工作由加洛料理，但他在忙明天一期的报纸，他不让人进门；贞妮疲乏不堪，象影子一样跟着雅克，他不想打破禁令。

“我们上进步咖啡馆去吧。”他说。

咖啡馆楼下的大厅里没有人。经理本人不在，只有他妻子在柜台，她好象哭过了，没有离开座位。

他们登上假二楼。

只有一张桌子有人：几个年轻的活动分子，雅克并不认识。看到有新的来客，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但很快又恢复讨论。

雅克口渴。他让贞妮坐在门旁，自己下楼去找一小瓶啤酒。

“你想干别的什么呢，傻瓜？等宪兵？象笨蛋那样拉去枪毙？”

说话的人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面色红润，鸭舌帽扣在后脑勺上。他的嗓音很刺耳，严峻的黑眼珠轮番打量他的朋友们。

“另外，我对你说吧！”他神经质地又说。“对我们说来，对象我们这样密切地注视事态的人说来，有一件确定的、头等重要的事：我们属于一个不愿打仗的国家，它没有什么可责备自身的！”

“别人也都正是这样说的，”这一伙人中最年长的人打断说，他四十来岁，身穿地铁职员制服。

“德国人不可能这样说！和平取决于他们！两周来，他们多少次有机会堵住战争的道路！”

“我们也是！我们本来可以干脆对俄国说：‘他妈的！’”

“这什么也不能阻止！今天，很明显，德国人卑劣地策划他们的诡计！让他们见鬼去吧！人们为了和平白费力气，说到底，我们不是窝囊废！法国受到攻击，法国应该自卫！法国是你，是我，是我们大家！”

除了地铁的职员，其他人都好象赞成！

雅克朝贞妮投去不安的目光。他想起斯蒂德莱尔恳求的话：“我需要，需要相信德国有罪！”

他没喝斟好的啤酒，向少女示意，站起身来。离开之前，他走近那一伙人：

“自卫战争！……合理战争，正义战争！……你们没看到，这永远是欺骗！你们也要受骗？动员令颁布不到三小时，你们已经走到哪一步啦？一周以来，报纸力图夸大这些卑鄙的欲望，你们却毫不反对。军事首脑太会利用这些欲望了！……如果你们社会党人不反对这种疯狂，谁反对呢？”

他没有专门对哪一个人讲话。他轮流打量他们，嘴唇在抖动。

最年轻的是个粉刷工，他的脸和头发还扑满石灰，他朝雅克抬起傻瓜般的脸：

“我的想法象沙泰尼埃那样，”他用庄重和清亮的嗓音说。“我第一天就要应征：明天！……我憎恨战争。但我是法国人。国家受到攻击。人们需要我，我就去！我脑袋里怀着要死的想法出发；不过我要去！”

“我呢，我象他们一样，”他旁边的人说。“我在第三天，星期二出发……我是巴尔—勒—杜克人；我家的老人住在那里……我根本不想我的家乡变成德国领土！”

“十分之九的法国人都是这样！”雅克心想：“竭力为他们的国家辩解，断定敌人有卑劣预谋，为自己自卫本能的反应作出辩护。这些年轻人顷刻间属于受侮辱的国家成员之列，呼吸着集体怨恨的醉人气息，在多大程度上感到骚动不安的满足呢？……”自从雷兹红衣主教*大胆写道：“没有什么比攻打别人，却让人民显出只想到自卫，会有更严重的后果，”什么也没有改变。

“你们考虑一下吧！”雅克轻轻地又说。“假如你们放弃抵抗，——明天就为时已晚！……想想这个：在边境的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愤怒、错误的指控、固执的对抗！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变得象好斗的顽童，睁着小野兽般的眼睛，互相猛扑：‘是他先动手的！……’这不是很荒谬吗？”

---

* 雷兹红衣主教(1613—1679)，法国政治家、散文家，参加过投石党事件，著有《回忆录》。

“那么，怎样？”粉刷工叫道。“我们是应征者，你想叫我们怎么办？”

“假如你们认为暴力不可能是正义的，假如你们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假如你们认为没有两种道德，即在和平时期谴责杀戮的道德和在战时要求杀戮的道德，——那就拒绝应征！拒绝战争！忠于自己！忠于国际工人协会！”

贞妮一直站在大厅门口，这时突然走近，紧靠着他。

粉刷工站了起来。他抱起手臂，怒气冲冲地说：

“为了贴墙站着？不，你说呀！你有的是漂亮词藻！……至少在那边，人人可以碰运气，用两个苏就可以摸彩！”

“可是，”雅克大声说，“你们会感到，将自己的意志和个人责任奉送到据信最强的人手里，那是怯懦！你们会想：‘我不赞成，但我无能为力……’这要使你们付出代价，但你们只花很小代价，认为这种屈从是困难的，值得的，从而使自己的良心平静……你们没有看到，你们受到罪恶把戏的欺骗？你们忘了，各国政府执政不是为了奴役人民，让人屠杀——而是为人民效劳，保护人民，使人民幸福？”

一个三十来岁，还没有说过话的黑发棕肤的人用拳头擂着桌子说：

“不，不！你说得不对。今天你说得不对……天知道我从没跟政府协同行动。我同你一样，是社会党人！我入党已经五年了！我作为社会党人，我准备象大家一样，为了政府开火！”雅克想打断他。但那一位提高嗓门：“这同信念毫无关系！民族主义者，资本家，所有大亨，以后会再找他们的！会轮到同他们算账，你可以相信我！但眼下，同讲理论无关！要算的第一本账，是对着德国佬的！这些混蛋，他们一直想战争！他们

要打仗！我对你说：如果由我来干，他们会感到后悔的！”

雅克慢慢地耸耸肩。他毫无办法。他抓住贞妮的手臂，拖往楼梯。

“总之，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他们身后一个声音喊道。

他们来到外边，默默地走了几分钟。隐约的隆隆声预示着雷雨。天空墨黑。

“您瞧，”雅克说，“我早就认为，而且多少次重复，战争与感情无关，只是经济竞争的必然冲突。今天看到民族主义的狂热这样自然、这样毫无区别地从社会各阶级升起，我几乎要纳闷……战争是否宁可说是隐蔽的、不可抑制的激情冲突的结果，而利益的冲突不过是用作机会和借口……”他又沉默起来。然后，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最可笑的是他们这种心思：不仅自我辩护，而且表明他们的赞同是有理由的，而且是自由的！……是的，自由的！……所有这些不幸的人昨天还在一步一步地反对战争，今天他们不由自主地投入进去，顽固地要悍然行动！……真是悲剧，”稍停，他又说，“那么多有见地、不轻信的人一旦有人弹起护国的琴弦，会突然变得这样轻信，……真是悲剧——几乎不可理解……或许只因为这一点：一般人天真地同祖国、民族、国家协同一致……习惯说：‘我们，法国人……’‘我们，德国人……’由于每个人都真诚地希望和平，因此不可能同意，他这个祖国希望战争。人们几乎可以说，越是热爱和平，就越是趋向保护自己的国家，自己集团的那些国家；越是容易相信它，敌对的威胁来自外国，本国政府不负责任，自己属于受害集体的一员，应该保卫这个集体

来自卫……”

大滴雨点打断了他的话。这时，他们穿过交易所广场。

“跑吧，”雅克说，“您快要淋湿了……”

他俩刚来得及跑到柱子路的拱廊下躲雨。雷雨整天笼罩着城市，终于急遽地倾盆而下。闪电不断，抽打人的神经，不停的滚雷在建筑物之间轰鸣，令人想起山间的暴雨。一队治安警察策马小跑穿过九月四日路：士兵俯伏在骤雨狂风之下，趴在冒热气的牲口鞍子上，马蹄溅起一束束水柱；宛如战争画家笔下的优秀画幅，头盔在铅色的天空中闪烁。

“进去吧，”雅克在拱廊尽里指着一间幽暗的已经有人踅进的小饭馆，提议说。“我们等雨停的时候，吃点东西。”

他俩好不容易在一张挤着顾客的大理石桌旁找到两个挨在一起的位子。

贞妮一坐下，便感到疲倦袭上身来。她的膝盖发抖，肩膀，脖子酸痛，头重得难以忍受。她以为自己要得病了。倘使她能合上眼几分钟，躺下，睡着……睡在他身旁，……她随即想起头天夜里的情景，仿佛一鞭子使她恢复力气。她身旁的雅克毫不觉察什么。她看到他的侧面：湿漉漉的鬓部，暗色的头发，褐色的反光……她差点抓住他的手臂，对他说：“回家吧。其它的事没关系！……搂住我……更紧一些！”

他俩周围，谈话很热烈。目光闪烁，友好地互递盐瓶和芥茉。以不可移易的自信交换最不可思议、最矛盾的消息，立刻有人相信。“这样的雷雨但愿不会推迟进攻。”一个中年妇女哼哼说，他患酒糟鼻的脸反映出柏拉图式的咄咄逼人的英雄气概。“在七〇年，”一个佩戴玫瑰花形勋章的胖先生说，他坐在贞妮对面，“敌对行动在宣战以后很久，至少两周，才开始

的。”“好象快要缺糖了。”有人说，“还缺盐。”那个有英雄气概的太太说。她推心置腹地俯向贞妮：“我呀，我没有空等，早就着手小心提防。”

佩戴勋章的先生没有对着谁说话，他的令人赞赏的激动使声音颤抖，好象具有传染性，他讲述东部驻守部队的一个上校的故事。这个上校接到命令，要他的人马撤离边境十公里，他以为面对敌人法国让步了，便拔出手枪，不愿忍辱偷生，在团队面前开枪自尽。

在桌子的尽头，有个工人默默地吃着。他轻蔑的目光同雅克的目光相遇。他马上开口：

“你们在说笑，”他用气恼的声音说。“今晚在车间，我们拿不到周薪！”

“为什么？”佩戴勋章的先生好意地问。

“老板说什么，他的钱存在银行里，而银行关门……引起了大吵大闹，你们可以想象！但毫无用处。老板说：‘星期一再来。’……”

“是的，星期一会给你们大家付薪。”那个有英雄气概的太太断定说。

“星期一？首先，从明天起，许多人要应征。你们考虑到吗？出发，留下妻子儿女，分文不名？”

“别担心，”佩戴勋章的先生威严地说。“政府已统统预见到了。各个区政府要发补助金。放心出发吧！你们的家庭在国家保护之下，什么也不会缺少！”

“您相信这样？”工人动摇地小声说。“干吗他们没这样说？”

雅克旁边的人幸亏买到了晚报的号外，他提到普安卡雷向

“法兰西民族”作出的宣布。

有几只手伸了出来：

“拿来看看！拿来看看！”

但是那一位不肯让人拿走报纸。

“念吧！”佩戴勋章的先生在指挥。

那个脸孔狡猾的小老头固定一下他的夹鼻眼镜：

“这是所有部长都签署了的！”他夸张地说。然后，他用假嗓子念起来：“‘政府考虑到它的责任，感到要是它任事态发展，就会玩忽神圣的职守，所以刚颁布局势造成的法令。’”稍停：“‘动员不是战争……’”

“您听，雅克，”贞妮用抱着希望而发抖的嗓音轻轻说。

雅克耸耸肩：

“这是诱鼠进入捕鼠笼……一旦逮住，就跑不了啦！”

“‘在目前情况下，’”戴夹鼻眼镜的人继续念道，“‘相反，动员是作为保证光荣地取得和平的方法而采用的……’”

一片沉默，连旁近桌子也一样。

“大声点！”大厅尽头有人叫道。念报的人站起来继续念下去；他的嗓音不时卡住：不消说，眼下这可怜的人以为他在向民众讲话。他庄重地重复说：

“‘……光荣地取得和平……政府指望这崇高的民族镇定自若，不致动辄毫无理由地激动。’”

“好极了！”那个酒糟鼻的太太说。

“毫无理由地！”雅克喃喃说。

“‘……政府指望所有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深知没有一个人不准备好履行职责。目前，已不再有党派，只有永恒的法兰

西，和平的坚定的法兰西，只有讲法律和正义，万众一心，保持平静、警惕和尊严的法兰西。’”

念完以后是一片静寂，持续了好半晌。随后，谈话又针对这激动人心的题目活跃起来。那位太太的英雄气概不是个别现象。佩戴勋章的先生脸红得象他的粉红色勋章。在桌子的那端，领不到工资的那位工人噙满泪水。人人都兴奋地有一种集体的沉醉，不用费劲便鼓动起来，控制不住自身，沉迷在崇高的情操中，准备作出舍身的行动。

雅克保持沉默。他想到此时在那边，别的领导人，德皇、沙皇大概已签署同样的宣言；想到那些有魅力的，到处具有同样力量，无疑也掀起同样荒谬狂热的说法……

他看到贞妮推开面前只动过一点的汤盆。于是他对她做了个动作，站起了身。

外边雨已经停了。阳台滴着水。阳沟涨宽，变得混浊，流入阴沟，发出吞咽的响声；在水光闪烁的人行道上，人群又乱糟糟地穿梭往来。

“现在上议院去，”雅克说，拖着贞妮迈起兴奋的步子。“打听一下他们在那边同密勒谋划些什么……”

尽管这样做显得很不理智，他不能肯定自己失去了希望。

七十一

波旁宫由保安警察严密把守。在院子铁栅后面，停留着好几群人，雅克朝他们走去，他后面跟着贞妮。

在电灯光下，他认出其中一个是拉布的高身姿。

“会晤还没结束，”老活动分子向他解释。“他们刚出来，去进晚餐。讨论待会儿要继续进行。不在这儿；在《人道报》报馆的办公室。”

“最初的印象怎样？”

“不怎么样……很难了解到情况。他们个个满脸通红，渴得半死，——沉默得象鲤鱼……唯一我能掏出点东西的，是西布洛……他不对我们隐瞒他的失望。对不？”他又对走近的儒默兰说。

贞妮默默不语，打量这两个人。她不怎么喜欢儒默兰。这张狭窄、淌汗、苍白的长脸，这剃光的太突出的下巴，他不肯放松牙关，一个个句子蹦出来的硬邦邦的说话方式，这方阔的肩，太小太黑的眼珠严厉的闪光，使少女引起不舒服的印象。老拉布却相反，脑门突出，明亮而忧郁的眼睛，目光总是带着慈父般的温柔落在雅克身上，引起她的信任和好感。

“这个密勒好象没有任何明确的权责。”儒默兰说。“他没有带来任何实在的建议。”

“那末，他来干什么？”

“仅仅为了了解情况。”

“了解情况？”雅克叫道。“不用说，赶在没有时间去行动的时刻！”

儒默兰耸耸肩。

“行动……你真逗！……他以为，局势每小时都在改变的时候，还能采取决定吗？你知道德国也下令总动员吗？这是在五点，略晚于我们之后宣布的……据说，今晚，将会正式爆发同俄国的战争。”

“可是，”雅克不耐烦地说，“这个密勒这次来是不是为了使德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最后在两个国家组织罢工？”

“罢工？肯定不是，”儒默兰反驳说。“我相信，他来只是为了知道法国社会党是否投票赞成政府星期一向议会提交的军事提案。如此而已。”

“这就算做了一件事，”拉布说，“如果在这一点上，法国和德国社会党的议员采取相同的政策。”

“不能这样肯定。”儒默兰神秘莫测地说。

雅克在原地踏来踏去。

“能说的是，”儒默兰带着洞察入微的模样说，“党的领袖们不会放过机会，千方百计对密勒重复，法国已竭尽全力避免战争……直至最后一刻！直至同意撤退掩护部队！……我们法国社会党人，我们至少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有权把德国看作一个侵略国！”

雅克惊愕地瞧着他，直截了当说：

“换句话讲，法国社会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提案？”

“无论如何，他们不能投票反对。”

“他们怎么不能？”

“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在投票时弃权。”拉布说。

“啊，”雅克大声说，“要是若莱斯健在就好了！”

“啐……我认为，面对目前局势，连老板也不敢投票反对。”

“不过，”雅克情不自禁地说，“这样区分侵略国家和受攻击国家，若莱斯多少次指出过是非常荒谬的！这只不过是纠缠不清的争吵的借口！你们好象都忘了我们所处困境的真正原

因：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帝国主义！不管最初的敌对行动表面形式如何，国际社会主义都应该起来反对战争——反对一切战争！应该起来反对！要不然……”

拉布闪烁其词地赞成：

“原则上是对的……密勒好象说过这类的话……”

“那末呢？”

拉布做了个厌倦的手势：

“就到这一步。他们手挎着手去吃晚餐了。”

“不，”儒默兰反驳说。“你忘了说，密勒表示过想同柏林通话，跟他的党的领袖们取得协调。”

“啊！”雅克说，他只想重抱希望。

他发狂地旋转后跟，随意走了几步，又回来站在那两个人的面前：

“你们知道我想什么吗？这个密勒，他呆头呆脑地来到这里，想摸清法国社会党主张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的真实程度。倘使他在眼前找到了敢作敢为，决定总罢工，使政府的民族主义破产的真正不去应征的人，那末我敢说，和平还可以拯救！是的！即使在今日，即使在动员令颁布之后！和平还可以通过法国无产阶级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巨大团结而得到拯救！除此之外，他找到了什么呢？喜欢高谈阔论的人，好吹毛求疵的人，总是在口头上准备谴责战争和民族主义，但已经想投票赞成军费提案，将信任票交给参谋部的稳健分子！直至最后一刻，还是一样的荒谬和罪恶的矛盾：在理论上赞同理想的国际主义，而在实践上，即使在社会党领袖中也没有人同意牺牲民族利益，两者是相同的模棱两可的冲突！”

在他说话时，贞妮虽然疲乏不堪，目光却没离开他。雅

克的声音象熟悉的悦耳的音乐一样裹住她。她好象聚精会神，其实过于疲劳，听不进去。她窥伺雅克的脸，这张脸上的嘴；她的目光盯住线条拖长弯曲，象惊人地活泼泼的东西那样抽动的嘴唇，给她一种接触到的肉体感觉。想起头天夜里躺在他怀里，她等得泄气了。“咱们走吧，”她心里想，“他等什么？管它的……咱们回去……其他事管它的！”

卡蒂厄从这伙人跑到那伙人，传播消息，这时走近他们：

“他们刚向内政部长办交涉，让密勒能同柏林通话。但未获成功：联络中断了。太迟了！两边都已戒严……”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雅克俯向贞妮，轻轻说。

卡蒂厄听到了，讥笑说：

“什么机会？”

“无产阶级行动的机会！国际范围行动的机会！”

卡蒂厄古怪地微笑，他说：

“国际范围？亲爱的，现实一些吧：从今天起，国际范围的东西不再是为和平斗争，而是战争！”

这只是令人丧气的俏皮话？他耸耸肩，消失在黑夜里。

“他说得对，”儒默兰咕哝说。“不吉利地对。战争在眼前。今晚，不管我们是否真诚地接受，我们社会党人象所有法国人一样，处在战争之中……我们在国际范围的活动会重新恢复和进行，不错，但要在以后。今晚，主张和平的时刻已经过去。”

“说这话的是你，儒默兰？”雅克说。

“是的！有一个新的事实：战争在眼前。在我看来，由于这个事实，一切都改变了：我觉得我们社会党人的作用很清楚：我们不应阻碍政府的行动！”

雅克惊讶地注视他：

“那么，你同意应征？”

“当然。下星期二，我向你宣布，公民儒默兰将是卢昂第二百三十九后备团普通的二等兵！”

雅克垂下眼睛，一言不答。

拉布将手按在他的肩上：

“你不要死板着脸了……如果今晚你的想法跟他不一样，明天就会跟他一样……这很明显：法国的事业是民主的事业。我们社会党人，我们应该奋勇当先，保卫民主，反对邻近帝国主义的侵略！”

“那么，你也应征？”

“我么？如果我不是这么老，我会去入伍……不过我想试一下。或许还能利用我这把老骨头……你瞧着我？我没有改变见解。我坚定地希望活到能够有朝一日，重新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这仍然是我最厌恶的东西！……不过，眼下，别作蠢事：军国主义已不同昨天那样。今日，军国主义是法国的救星；更进一步，是岌岌可危的民主的救星。于是我收回自己的爪子。我象伙伴们那样准备行动：拿起步枪，保卫国家。以后再瞧！”

他大胆地顶住雅克的目光。一丝既困惑又骄傲的隐约的微笑，在他的唇上游移不定，使他忧郁的目光更加刺目。

“连拉布也这样！”雅克掉转目光，小声说。

他难以呼吸。

他抓住贞妮的手臂，也不说再会，同她走远了。

栅栏前，一群激动的人堵住出口。

加洛的秘书帕热斯站在中间，指手划脚地讨论。在周围的年轻活动分子中间，雅克认出几个熟稔面孔：布维埃、埃拉尔、富日罗尔、工团主义者拉都尔，《人道报》编辑奥德尔和沙尔当。

帕热斯瞥见雅克，向他点头致意。

“你知道消息吗？彼得堡的电讯：德国今晚向俄国宣战。”

布维埃是个会场演说家，四十来岁，十分羸弱，皮色发灰，他转向雅克：

“在某种情况下，祸兮福所伏！那边，在前线，我们会有工作！一旦他们发给我们步枪和子弹！……”

雅克没有回答。他不相信布维埃，不喜欢布维埃躲躲闪闪的目光。（有天晚上，布维埃在集会上发表了一席十分激烈的讲话，散会时，穆尔朗对雅克说：“这个小伙子，我监视着他。按我的趣味看来，有点太热情奔放……每次有逮捕，他总是列在头一批；但仿佛出于偶然，他总是得到免于起诉……”）

“最滑稽的是，”布维埃压抑住笑，又说，“他们以为让我们卷入一场沙文主义战争！他们没想到，再过一个月，就会爆发内战！”

“再过两个月，就是革命！”拉都尔喊道。

雅克冷冷地问：

“那么，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愿意应征？”

“当然！机会太好了！”

“你呢？”雅克对帕热斯说。

“当然！”

他的脸容不象平时。他神经质地提高嗓音。他的样子象有

点儿醉。他又说：

“这场战争，如果不能阻止，那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无法阻止。事实在那里……至少，但愿战争成为这个垂死社会的结尾，这个社会没有发觉它在自杀。资本主义能否在它情愿挑起的灾难中残存，就全看我们了！这场战争，但愿至少能有利于社会进化！有利于人类！是最后一次！成为解放战争！”

“以战争对付战争！”有个声音吼道。

“人们就要打仗，”奥德尔大声说。“不过是作为革命的战士，为了最终裁军和各国人民的解放！”

邮务员埃拉尔始终引人注目，因为他酷似布里昂*（他甚至具有布里昂热烈的嗓音，低沉而颤抖），他慢吞吞地说：

“是的……成千上万个无辜的人就要成为牺牲品！真可怕！唯一能使人接受这种恐怖的东西，是想到我们要为未来付出代价！能从血的洗礼返回的人是再生的人……他们面前什么也没有，唯有废墟。在废墟上，他们最终能建设起新的社会！”

贞妮站在雅克背后，看到他的肩膀在战抖。她以为他要加入争论。但他朝她回过身来，一言不发。他脸容的改变令她吃惊。他抓住她的手臂，紧靠着自己，离开人群。幸亏她来了：他觉得孤独的感觉不那么难受。“不，”他心想，“不！……宁可死去，也不接受我的身心都不赞成的东西！宁可死去，也不背弃！”

“您听见了吧？”歇了一会儿，他说。“我认不出他们了。”

* 布里昂(1862—1932)，法国政客，当过《人道报》编辑，社会党总书记，议员，外交部长，总理，一次大战时组织过远征。

这时，在铁栅旁讨论中一言不发的富日罗尔赶上他俩：

“你说得对，”他单刀直入，硬逼两个年轻人停下，听他说话。“我甚至想逃避兵役，仍然忠于自己的逻辑。因此，你看！……如果我这样做，我永远也不会肯定是出于信念而不是出于胆小才这样做的。因为事实上我非常害怕……这很荒唐，但我会象他们那样做：我会出发……”

他不等雅克回答，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开了。

“或许象他那样的人很多。”雅克若有所思地小声说。

他俩经过布尔戈涅路，沿着波旁宫走去，来到塞纳河边。

“您知道使我吃惊的是什么吗？”又停了一会儿，他说，“是他们的目光、嗓音，在他们的举止中发现的不自觉的轻松……以致于要纳闷：‘如果他们今晚获悉一切都安排好，大家拒绝应征，他们的第一个动作会是失望吗？……’最令人绝望的是，”他马上又说，“他们为战争效力的全部热情！……这种勇气，这种不怕死！被糟踏的心灵力量，其中百分之一都足以阻止战争，只要他们及时一致地用来为和平效力！……”

在协和广场的桥上，他们遇见斯特法尼，他独自行走，耷拉着头，瘦骨嶙峋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大眼镜。他跑来也是想了解会谈结果。

雅克告诉他，会谈中断了，稍后要在《人道报》报馆继续举行。

“这样的话，我回报馆去。”斯特法尼往回走说。

雅克情绪阴沉。他走了几步，默不作声；想起穆尔朗的预言，他碰碰斯特法尼的手肘：

“完了，再没有社会党人；只有社会沙文主义者。”

“你干吗这样说？”

“我看到他们都同意应征……他们认为，牺牲革命理想，听信祖国受威胁的新神话，是服从自己的良心！最激烈地反对战争的人变成最热烈地跑去打仗的人！……儒默兰……帕热斯……所有的人！……甚至老拉布，如果人们需要他，他准备入伍！”

“拉布？”斯特法尼用询问的声调重复。他表示：“这并不使我惊讶……卡蒂厄也要出发。还有贝尔特和茹尔丹。他们兜里从昨天起都揣着服役簿……加洛不管近视，已向盖德要求，同部里交涉，让他调离中下级军需官的位置！……”

“党失去了领袖。”雅克阴郁地下结论。

“党？不，或许不是。但失去领袖的肯定是反对战争势力的抵抗运动。”

雅克在友好的冲动下靠近过来。

“你也这样想，是不，如果若莱斯健在……？”

“当然，他会同我们在一起！不如说，全党会同他在一起！……是杜努瓦找到了正确的说法：社会党人的意志不会分裂。”

他们默默地穿过协和广场，广场没有车辆，好象比平日更宽阔，更明亮。斯特法尼焦虑不安的脸阵阵抽搐抖动。

蓦地，他止住脚步。路灯的光使他懊丧的脸显出奇异的轮廓，使架在黑黝黝的眼窝上的眼镜发出闪光。

“若莱斯？”他说。（说出这个名字时，他南方人悦耳的声音具有温柔、绝望的调子，雅克不由得喉咙揪紧。）“你知道上星期四他离开布鲁塞尔时对我说的话吗？于依斯芒斯* 又到

* 于依斯芒斯(1871—)，比利时工人党右翼领袖，1914—1919年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书记，后任比利时政府首相。

阿姆斯特丹去，同他话别。老板粗鲁地盯住他，对他说：'听我说，于依斯芒斯。一旦战争爆发，维持好国际工人协会！如果朋友们恳求您参与冲突，什么也别干。维持好国际工人协会！如果我，若莱斯，我来请您站在这一方或那一方好战者一边，不要听我的话，于依斯芒斯！竭尽全力维持好国际工人协会！'”

雅克心情激动，大声说：

“是的！即使我们只有十个人！即使我们只有两个人！竭尽全力维持好国际工人协会！”他的嗓音在颤抖；贞妮激动得哆嗦，依偎着他，但他没觉察出来。他象起誓一样又一次重复：“维持好国际工人协会！”

“怎么做呢？”他心想。他仿佛独自闯到黑暗中。

雅克和贞妮离开《人道报》的办公室时，已经过了午夜；今晚，许多活动分子都来报馆探听消息。雅克虽然不抱任何希望，也不想去了解跟德国代表的会谈结果。少女憔悴的脸好几次使他不安，他求她回家休息，等他去找她；每次，她都给以拒绝。他俩同二十几个社会党人呆在斯特法尼的办公室里，末了加洛过来说，会议结束了。密勒和德·芒时间紧迫：他们刚来得及赶到北站，如果他们想赶上到比利时的末班客车的话。雅克和贞妮看见他们在莫里才*带领下，经过走廊。加香**佩戴着议员绶带，提出陪他们上火车，对他们动身方便些。虽然

* 莫里才（1876— ），法国社会党人。
** 加香(1869—1958)，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从1914年起任议员，1918年任《人道报》主编。

不能肯定密勒能否越过比利时国境线。

别人纷纷提出问题，加洛乱摇乱蓬蓬的头。大家终于从他嘴里掏出细节。总之，法国和德国社会党之间最后的接触一无所获。经过六小时开诚布公的讨论，只满足于胆怯地提出如下愿望：法国议会和德国国会的社会党人，不阻挡战争经费提案*通过，至少不投赞成票；在这个可笑的结论上分手了："局势的不稳定不允许采取更准确的行动。"

终于导致完全失败。国际间的团结的说教只不过是个诡计。

雅克把目光转向贞妮，仿佛他在她身边寻找安慰自己困恼的最后援助。她坐在旁边一点的独脚圆凳上，双手放在膝头，背靠书架。天花板的灯光从斜里显出她的侧面，在眼皮下和颧骨下形成阴影。她竭力睁开眼睛，睁大了瞳孔。他把她抱在怀里，摇着她，让这柔弱的人儿沉沉睡去……今晚，雅克对人们的怜悯突然成十倍增加了他对这个脆弱疲乏，如今为他所看重的人的怜爱。

他走向她，帮她站起来，默默地把她拖到外边。

终于要回家了！她走在他的前面，冲到楼梯。她不再感到疲倦。他俩来到人行道，她感到雅克发烫的手伸到她的腰上时，她骤然感到，除了这种与他紧密连在一起的不可抗拒的感情，在欢乐中有一种不安、可怕、崭新的东西，来势汹汹，使得血液上升，冲击太阳穴，以致她脚步踉跄，用手扶住额角。

---

*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前曾表示不让政府发动战争，后来却投票赞成发动战争的提案，声称"在危急时刻，我们不抛弃祖国，任命运支配。"法国社会党人也投了赞成票。

“您精疲力竭了，”他难受地小声说。“怎么办？今晚不可能乘车了……”

他俩紧紧依偎，疲乏不堪，身上发烫，在黑夜中往前走去。

街上人还很多。小队警察和保安警察监视着每个十字路口。

在胜利圣母院前面，他们惊讶地看到教堂的双扇大门敞开着。他俩走过去。殿堂象黝暗的、神奇的岩洞那样深凹进去，被无数三角大烛台照亮了，蜡烛使半圆形后殿变幻成燃烧的荆棘。尽管时间已经这么晚，两柱之间仍然布满默默祈祷的身影；在神工架周围，年轻人跪着，等待轮到他们。雅克出于好奇，不由自主地被此刻民众虔诚的激情显露出来的不安所感动，很愿走进去呆一会儿。但贞妮不同意，拉住了他：在她身上，三个世纪的新教感情不自觉地起来反对天主教仪式——偶像崇拜……

他们继续往前走，不交换彼此的印象。

贞妮越来越疲惫，吊在雅克的手臂上走路。一瞬间，她无缘无故地抓住小伙子的手，按在自己脸颊上。他激动地站住了。他环顾四周，将少女推到一扇门的角上抱吻她。“到底这样！”她心想。她的嘴唇变得柔软了；她不再竭力避开他的嘴；她等待这一吻已有好几小时；她闭上眼睛，抖抖索索地任他拥抱。

他俩穿过中央菜市场，走上圣米歇尔大街。法院的大钟指着一点一刻。行人不那么多了，但在通向各个城门的大街上，沿马路行驶着车辆：是征集来的大车，拉紧缰绳的马一字儿排开，还有士兵驾驶的小汽车，这些默默的队伍朝着秘密的方

向移动。今夜，欧洲没有休憩。

他俩慢慢地走。贞妮一瘸一拐。她无可奈何地承认，有只鞋磨伤了她的脚。他想让她更紧地靠在自己身上；他扶住她，几乎抱着她。她为此感到不好意思，十分感动。随着他俩走近家门，一丝隐隐的不安渗入他俩的焦急之中。他俩彼此感到肉体和精神抵挡的极限；尽管如此，透过疲乏和不安，燃烧着欢乐的持久火焰。

贞妮揿亮前厅的电灯，象每次她回家那样，头一眼是看看，女门房有没有将维也纳来的电报塞进房门。什么也没有。她的心揪紧了。他俩动身之前，没有机会再得到她母亲的消息了。

“但愿瑞士和奥地利之间的通讯保持正常。”她低声说。今天是最后的希望。

“我们一到日内瓦，就去领事馆。”雅克允诺说。

他俩站在前厅呆了一会儿，彼此都在回忆头天晚上的情景，又单独呆在一起，在明亮的灯光下满面倦容，同样的忆念使得目光躲躲闪闪，他们突然感到十分困窘。

“得。”雅克说。

他没动弹，机械地弯下腰，捡起一张报纸，不紧不慢地折好，放回独脚圆凳上。

“我渴死了，”他用有点造作的无拘无束说。“您呢？”

“我也渴。”

厨房里，他俩剩下的中饭还摊在桌上。

“我们的便饭。”雅克说。

他打开自来水，直到水变凉，把杯子递给贞妮，她坐在最靠近身边的椅子上。她喝了几口水，把杯子还给他，转开目

光：她拿得稳，他会把嘴唇放在她刚触过的地方……他接连喝下两杯水，发出满意的咕噜声，向她走来。他双手捧住她的脸，俯下身去……他只满足于久久就近注视她。然后，他柔声细气地说：

“可怜的，亲爱的……已经不早了……您精疲力竭……下一夜要远行……必须去睡上一个好觉……到您的床上去。”他添上一句。

她弓起肩，一言不发。他硬要她站起来，把她蹒跚地带到她的房门口。

房间黝暗，从打开的窗户射进来的夏夜的微光把房内照亮了一点。

“现在必须睡觉，睡觉。”他在她耳畔重复说。

她挺直了，呆在门口，紧偎着他。她呼了一口气，轻轻说：

“那边……”

“那边”是指达尼埃尔的房间……他深深呼吸，没有回答。贞妮同意陪他上瑞士时，他想过：“在日内瓦，她将是我的妻子。”但经过这激动人心的一天的震荡之后……宇宙的平衡好象破坏了；意外统治着，异常变成法律；任何诺言都不算数……

过了一会儿，他恢复了意识，同自己作斗争。他离开她，凝视她。

她朝他抬起明澈的眼珠。同样的骚动不安，同样严肃而纯洁的欢乐压抑着他俩。

“好的。”他终于说。

七十二

根据时刻表，散普隆线快车*应在十七点左右到达巴黎，二十三点过了才到达拉罗什站，随即开上旁边的一条线，将主干线让给军事供应列车。这列快车仅由三等旧车厢组成，坐满旅客，十个位子的隔间挤着十三、四个人。凌晨一点，经过无休无止的交涉，列车才艰难地重新开往首都。三点，列车以轻步兵的姿态开过墨仑站，几乎立即停在塞纳河的桥上。乳白色的晨曦使河湾泛白；几柱亮光在雾中闪烁，城市依稀可见。黎明在山峦后徐徐显现；下边的公路上，沿着河流，可以分辨一支行进中的团队，后面跟着一长串团队的车辆。

四点半，经过无数次临时停车，开车，在隧道里等待，一有信号便鸣笛、停下，列车终于慢慢穿过巴黎郊区，停在没有月台的一条轨道上，离巴黎—里昂—地中海干线站三百米处。

丰塔南太太跟着旅客走，列车员把旅客叫下道碴，穿过铁轨朝车站大厅走去。她沉甸甸的手提箱碰着脚肚，使她每走一步都跌跌撞撞。

她离开维也纳时正值战云密布，坐在开往意大利的满是外国人的最后几趟列车中。她旅行了三天，换了七次火车，三夜没睡觉。但她已获准撤回对丈夫的诉状，丰塔南的名字不在调查

* 散普隆系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著名隧道，此次快车因而得名。

报告中出现。

大厅挤满穿红色军裤的士兵，活象露营地那样。她只得在一束束枪中绕行，几次碰到值勤士兵守住的障碍，走出车站之前，走了许多次回头路。她不断想着儿子，处在这些士兵中间，越发使她揪心。她没有他的消息。她到家就会找到信的。达尼埃尔！他会遇到什么命运？她看到他穿上漂亮的军装，戴着闪亮的头盔，离国标界不远骑着马，象保卫者挺立在受威胁的祖国面前……老天爷会保佑他！替他担心是缺乏信仰。

外边没有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步行走回去不是不可以：到达目的地的快乐使她不感到疲乏的份量。她的行李怎么办？在存放小行李的地方，有一百多人排队。她勉勉强强拖着手提箱，穿过广场，看见一间啤酒店开着门。桌子凌乱不堪，伙计们睡眼惺忪，尽管天开始大亮，有几盏灯还亮着，这些表明咖啡店不顾规定，这一夜大概没有关门。柜台里的年轻女人让女旅客和蔼的笑容软下心来，同意保管手提箱；丰塔南太太减轻了负担，朝天文台走去。她终于到达磨难的尽头：过半小时，她就会回到家里，在贞妮身边，面对茶盘。她几乎不再感到精疲力竭。

八月二日清晨的巴黎已经熙熙攘攘，回到家里，她惊讶地发现大门紧闭。她的表停了。看门人的窗帘还没拉开，她经过门前，估摸大约不超过五点半。

“贞妮睡了，她准定上了锁链，”她上楼梯时思忖。“她会听到前厅的铃声吗？”

揿铃前，她偶然想用钥匙开门进去。门打开了；锁甚至没有上两道。

她在前厅头一眼便遇到一顶男帽，是黑毡帽……达尼埃

尔？不……她害怕起来。所有的门都敞开着。她走了两步，来到过道口上。那边，尽里面，厨房亮着灯……她在做梦？她觉得自己神智不太清醒。她的肩膀在墙上倚了一会儿。没有一点儿声响。房里好象空无一人。然而，这顶帽子，这亮着的灯泡……小偷进来的想法擦过她脑际……她机械地走到过道里，朝厨房走去，蓦地，面对达尼埃尔那扇打开的房门，她站住了脚步，目光呆定；在沙发上，在凌乱的靠垫中间，有两个身体搂抱在一起……

顷刻间，谋杀的想法代替了偷窃的想法。但这仅仅是一刹那间，因为她马上认出两张后仰的脸：贞妮睡在熟睡的雅克怀里！

她猛地退到过道的暗影里。她用手捂住胸脯，仿佛心跳会表明她的到来。她唯一的想法是逃开。逃开，不致被看见！逃开，避免残酷的羞辱：他们的羞辱，她的羞辱……

她蹑手蹑脚迅速回到前厅。她在那里不得不歇息一下，差点软瘫下去。她重新看见雅克的毡帽无耻地放在桌子中间时，或许她会纳闷，她是否起了幻觉。她挺直身子，小心打开楼梯口那扇房门，再悄无声息地关上，攀住栏杆，沉重地一步步走下楼梯。

现在怎么办？为了叫人给她打开大门，她得敲看门人的房门，让人认出自己，解释自己归来，无奈又走掉？……幸亏，她回来时不用说惊醒了守门女人，后者已经起身穿衣；窗帘后有灯光，林荫路那道大门敞开着。可怜的女人溜到外边，没被注意到。

上哪儿去？到哪儿找到栖身之地？

她穿过马路，走到公园。公园空寂无人。她走到最近一张

长凳，跌坐在上面。

她周围一片岑寂和清凉。远处，传来微弱的不断的声音：卡车和军车不停地经过圣米歇尔大街的辚辚声。

丰塔南太太不想弄明白。她甚至不去想，她不在时发生了什么事，事情怎么会到了这步田地。她不能思考。她继续在看。留在她眼前的影像有着现实景象无可怀疑的突出：凌乱的沙发，贞妮赤裸的脚伸出在窗口亮光之下，雅克的手臂合抱在少女的胸脯上，他们随便的姿态，睡眠中接近的嘴唇上那种柔和、痛苦的痴迷表情……“他俩多美啊。”她不顾羞耻和惊愕地想。她的愤怒和本能的反抗中，已经掺杂了另一种感情，深深扎根在她心中：尊重他人，尊重命运和别人的责任。

雅克在睡眠中是否直觉到，房里有什么东西在移动？他的眼皮眨巴几下；他睁开眼睛。一霎眼间，他重新意识到一切。他的目光停在睡熟那张脸上之前，滑过赤裸的脚、圆鼓鼓的乳房和肩部的曲线。在这张嘴的皱折中，蕴含多少忧愁啊！在这凝滞的脸容中，凝结着多少痛苦的表情啊！痛苦，然而是休息……一个女孩子垂死的脸孔，她的临终是残酷的……

他忍住呼吸，眼睛离不开这张扭曲的嘴。怜悯、内疚、不安胜过他的温情。命运压在他们头上。命运？不：发生的事是他所愿意的，只有他一个人愿意。他随时都要扑向贞妮，象扑向猎获物一样。在拉菲特别墅区，是他硬要她接受自己，要她爱上自己，——然后又立即逃掉，把她弃置在绝望之中。今年夏天，又是他扑向她，——而她开始振作起来，忘掉往事……作了无可弥补的事。一周以前，她没有他还能生活。今天不行。她是属于他的；他把她拖入自己的轨道里，朝着怎样可怕的未知数

呢……？如今，没有他，她再也找不到生活的趣味。同他在一起，她会幸福吗？不会。他非常清楚这一点。昂图瓦纳说得太对了！他不属于能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

昂图瓦纳……他的目光本能地寻找挂钟。正是今天早上他答应陪哥哥上火车站。六点差二十分。过五分钟，他必须起床。

一阵短促低沉的辚辚声从打开的窗户传进来。他抬起头。团队、车辆、炮兵辎重穿过城市。战争就在那里，等待他们醒来。总动员的第一天是八月二日星期天……今天早晨，对大家来说，战争开始了！

他呆在那里，支起肘子，尖起耳朵，目光呆定，额头汗湿。嘈杂声不时好象消失了。令人激动的静寂紧接着钢铁的敲击声；鸟雀的啁啾声，或者林荫路树梢上风儿的飒飒声时而穿过静谧，有如叹息。随后，远处不祥的喧嚣声又升起了。新的部队走上大道；他们有节奏的步伐走近、变响、划破寂静，盖过麻雀的鸣啭，将一切碾灭在蹂踏声中。

冒着弄醒贞妮的危险，他轻轻抬起她，把她抱在怀里。他俩肉体的接触使她蓦地在睡眠中扭动起来。她喃喃说："不……不……"然后，她的眼皮抬起，她朝他微笑：温柔胆怯的微笑，而在水汪汪的眼珠深处，恐惧的闪光缓缓地消失。一会儿，他俩紧紧搂抱，一动不动。在这接触的发烫的不动状态中，他们的身体由于想起夜晚的情景而颤栗起来。这不是同样的回忆……雅克越发搂紧之时，贞妮担心还会疼痛，软瘫在他的温情拥抱中，本能地竭力避开。她终于被软弱、爱情、献身的激动和自己的欲望所战胜，让步了……绝对的舍弃——表现出足够的激情，甚至欢乐，雅克不致于误会，不会怀疑，这样首肯隐

藏着害怕、克己和意志。

丰塔南太太倚在长凳靠背上，双手合放在裙子上，望着前面，无力想别的事。

时间过去。花园里，朝阳灿烂，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白色的塑像阴影投在草坪上，她的周围是孤寂。男男女女快步斜穿过林荫路，离她很远，不对这个穿丧服，瘫在长凳上的女人瞥上一眼。树木挡住她家的窗户，但她在花丛之上瞥见家门。

她陡地低下头，放下面纱：雅克，随后是贞妮刚出现在门口……他们不会看到她，也不会隔这么远认出她，除非朝她走过来。待她决定抬起眼睛时，他们已迅速朝卢森堡公园走远了。

她在吸气。血液拍打她的血管。她的目光迷濛地紧跟这一对，直至消失不见。过了一会儿，她仍然坐着，没有勇气。后来，她站起了身，迈着几乎坚定的步子——不管怎样，这没完没了的等待使她有点消除了疲劳——她走向自己的家。

七十三

“你歇着吧，”雅克刚才这样对贞妮说。“我呢，我去送昂图瓦纳上火车。然后我去同穆尔朗道别；我要去总工会和《人道报》报馆。快到中午时，我再回来找你。”

贞妮不听他的话，她决计今天上午不单独待在家里。

“你打点行李了吗？还有你昨天提到的安排呢？你今晚走

要来不及准备的。”他想逗弄她。

她露出微笑，胆怯、充满欲望和未曾见过的心绪，使目光蒙上水汽。

“我有个想法……我要去再看看拉法耶特路我们那个小街心花园。您……你要是愿意，离开北站时，可以在那里找到我。或者稍晚一点。”

他俩约定，她陪他徒步穿过卢森堡公园，直至大学路；然后她耐心地走到圣万桑—德—保尔教堂去等他。她跑去穿衣服。

昂图瓦纳在凌晨三点离开安娜的。昨天，他抵挡不住再见见她这种怀旧的需要：最高的苦涩的快乐，他不抱幻想，象给被判决者的恩惠那样给予自己。他离开时安娜揪心的绝望，还有他感到向诱惑让步的内疚，使他哆嗦、颓丧。回到家里，他站着过了后半夜，整理抽屉，烧掉信件，将一小笔一小笔款子放进信封，要寄给好多人：沙斯勒先生，两个女仆，韦兹小姐，韦尔内依路那两个孤儿，机灵的小见习生罗贝尔·博纳尔和他的弟弟。（他不时继续接济他们，不愿在到处混乱的头几个星期里让他们生计无着。）然后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吉丝，嘱咐她不要离开英国；又写一封信给雅克，寄往日内瓦，因为他确信，经过昨天那一场谈话，他弟弟不会来向他话别。他写了几句友好的话，为伤害了弟弟而道歉，恳求弟弟给他消息。

然后，他走到盥洗室，穿上后备役军官服。穿戴完毕，他感到心境平静，仿佛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

在裹绑腿时，他脑子里再过一遍出发前他准备做的事。什么也没忘记。这点确信终于使他平静下来。他突然想起，为了

有效完成他的军医职责，他还缺少很多东西。他毫不迟疑地掏空旅行箱，他可是花了许多心思准备的；他拿走大部分衣物，个人用品，甚至书籍，这些是他一时软弱放进去的，而用他在壁橱里尽可能找到的绷带，压敷纱布，镊子，注射器，麻醉药，消毒品来替换。

两个女仆早就起床，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莱翁已经离开巴黎；到团队去之前，他想去故乡看望"老人家"。）

阿德莉爱娜来禀报说，餐厅已准备好了饭。他双眼通红。她请昂图瓦纳将一只她包好拿来的烤母鸡塞进行李。

有人摁铃，昂图瓦纳从桌边站起来。

他有点苍白，他的脸漾出温柔的笑容，豁然开朗。是雅克？……

果然是他。他站定在门口。昂图瓦纳笨拙地走上前来。激动揪紧他们的喉咙。他俩默默紧握手，仿佛昨天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担心到晚了，"雅克终于吃吃地说。"一切准备好了吗？你就要动身？"

"是的……七点……快到时间了。"

他竭力使嗓音坚定。他潇洒地抓住军帽，戴在头上。上次服役后，他的头变大了？或者他的头发比以前长？军帽可笑地扣在脑壳上部。他照照前厅的镜子，皱眉蹙额。他笨拙地扣上腰带时，目光环顾左右；他仿佛在向自己的家，自己的平民生活和本人告辞，但他的目光不停地回到镜子反映出来的令人不快的影像上。

这当儿，两个女仆并排站着，晃着手臂，号啕大哭起来。他虽然很恼火，却向她们微笑，走过去握住她们的手；

“得啦，得啦……”

他的军人声调有点走音。他发觉了，想快点动身，便转向雅克：

“帮我把这个提下楼，行吗？”

他们俩各抓住箱子的一只把手，走到楼梯平台上。经过门口时，箱子角碰到门上，在新漆上划了长长一道痕迹。昂图瓦纳瞧瞧损坏的地方，随意做了个鬼脸，马上又改换了一个冷漠的手势；或许正是这时，他才再强烈地感到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鸿沟。

他们下了两层楼，没交换一句话。昂图瓦纳穿着有钉子的高帮皮鞋，行走笨重，他的短上衣扣好钮扣，衣领挺直，使他憋不过气来。到了楼下，他气喘吁吁地说：

“真蠢。我忘了有电梯。”

他预料到觅不着出租汽车——虽然司机维克多从今天上午起应征入伍到普托去征用载重汽车——他决定坐自己的车，带走附近停车场的一个老修配工，以便把汽车开回来。

女看门人穿着白色短上衣，站在大门下拱顶的阴影中，注视着这次出发。她带哭腔说：

“昂图瓦纳先生！”

他轻松地向她喊道：

“不久会见面的！”

他让修配工坐到车子后座，请雅克坐在自己旁边，他握住方向盘。

街上的人已经开始多起来。由于道路清洁服务工作瘫痪，没倒空的垃圾箱堆积在门前。

到了沿河码头，汽车不得不长时间停下，给一长串卡车和

士兵驾驶的无装备的汽车让道。在王家桥上，又停了下来：马路中间，行人仰面朝天，快乐地挥动帽子。雅克探出身去：在澄澈的天空，六架飞机组成三角形，飞得很低，朝东北方向掠去。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部的三色国旗标志。

在里伏利路，两堵好奇的人墙之间，一团殖民军步兵身穿野战服装，不奏音乐，在激动人的静谧中，步伐整齐地列队而过。看到骑马的营长经过，人群纷纷脱帽。

在歌剧院林荫路，处处阳台装饰着旗帜。汽车沿着一溜红十字会的汽车行驶，然后是一队穿着勤务服装，扛着铁锹、镐头的士兵。

在歌剧院广场，不得不重新停下。一队炮兵辎重，后跟十来辆装甲车，朝巴士底开去。在歌剧院的屋顶上，一组工人安装探照灯、用来监视"鸽子"轰炸机夜袭巴黎。

沿着大街，尽管有纠察，好奇的人聚集在夜间抢劫一空的德国商店和奥地利商店前面。在"波希米亚晶质玻璃器皿店"周围，地上满是破碎玻璃片。"维也纳啤酒店"好象遭到袭击：从洞穿的橱窗，可以瞥见破碎的镜子，散架的桌椅。

雅克默默地记住这些沙文主义狂热的最初证明。他激动地观察街道和人们的面孔。他真想打破沉默，但他没有什么要对哥哥说的。修配工坐在车里，可以说是个借口……他热切而迅速地想到各式各样的事：贞妮、昨夜、他们马上去日内瓦……然后呢？他的思路总是碰到这上面……梅奈斯特雷尔，聚会地点……不，不管什么借口，他都不接受再过这种等待、幻想、密谋、空谈的生活……什么？斗争，行动，冒险——他在那边能胜任吗？……

蓦地，他哆嗦一下。昂图瓦纳在开慢车——必须不断按喇

叭，在马路上的行人跟在人行道上的人一样多——昂图瓦纳趁车停下，一只手离开驾驶盘，既不出声，又不回头，轻轻将手放在雅克膝上。雅克还来不及对这友爱的动作作出反应，昂图瓦纳已经重新扶住驾驶盘，汽车又往前走了。

莫伯日路黑压压满是应征的人，由他们的妻子和双亲陪伴；他们排成密集的队伍，朝车站走去。

“他们多么着急。”雅克惊讶地说。

昂图瓦纳勉强一笑，嘲弄说：“这些可怜的家伙很有可能等上半天，或更多的时间，在登上火车之前，耽搁在车站月台上！”

“他们想准时到达，”雅克思忖。“急不可耐，行动守纪律，以此开始这场战争！他们大概很少意识到他们的人数！只要愿意，他们是主人！……”

夜里临时设立的一道木栅围住车站，由士兵把守，不让行人通过。人多得无法开车靠近。昂图瓦纳停了车。雅克帮他提箱子，穿过马路。狭窄的入口由一队上刺刀的步兵守住。只有应征者才能入内。

一个军士在查看服役册。他抬眼看看昂图瓦纳的肩章，敬了个礼，马上命令一个士兵去提“军医”的行李。

昂图瓦纳转身对着弟弟。他俩在对方眼里都看到同样的疑问：“我还能看到你吗？”与此同时，他俩泪水盈眶。他俩的过去，他俩共有、而且仅仅在这世界上共有的、没多大意义、绝无仅有的亲缘史，以急掠而过的形象回到他们的脑海里。他们同时张开手臂，笨拙地拥抱。雅克的毡帽碰到昂图瓦纳的帽沿。他们拥抱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那是在幼年时，他俩刚刚闪电般重温这一段生活。

干杂活的士兵已经提起箱子，扛在肩上。昂图瓦纳急忙抽身出来。他只有一个想法：跟住这个士兵，看住他的行李，他在新环境中唯一还属于他的东西。他不再看弟弟。他摸索着伸出手，抓住雅克的手，使劲一摆；然后，他踉踉跄跄，自己也挤到人群中。

雅克泪眼朦胧，被到达的人推搡着，往旁边走了几步，倚在木栅上。

应征者一个接一个，不停地走进木栅之内。他们彼此很相象，十分年轻，身穿廉价的旧衣服，大皮鞋，头戴鸭舌帽，斜挂鼓囊囊的挎包，背着新背包，露出面包和酒瓶。大部分人脸上挂着同样消极、专心的表情，有一种硬压下去的绝望和恐惧。雅克看见他们斜穿过马路，手里捏着服役册，没有陪伴的人。有的人走到半路，朝刚离开的人行道回过身来；对着以他们感到失神的目光盯住他们的男子或女子挥一挥手，有时硬充好汉地笑一笑；然后，咬紧牙关，也走进这个罗网之中。

“别停下！往前走！”

肩上背着枪，沿木栅站岗的常备军士兵，是个矮壮的小伙子，身穿野战军服装，挺胸收腹；他的短手紧握住枪托；他胡子不多，目光天真、躲闪，脸容因禁令的重要而变得严厉。

雅克服从了，踏上马路。

一辆弓顶的小汽车打他面前驶过，挡风玻璃上有一条白布：免费运载应征者。司机穿着制服。里面挤着六七个背着背包的年轻人，他们象新兵一样放声吼叫：“我们需要阿尔萨斯、洛林——需要阿尔萨斯！”

雅克走近的那边人行道上，有一对夫妻正要分手。两人注视了最后一眼。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在母亲身边玩耍：他攥住裙

子，一面唱歌，一面单脚蹦跳。男子弯下腰，抱住孩子，举起来亲吻；亲得很重，孩子激烈挣扎。男子把孩子放回地上。女人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她穿着干活围裙，头发凌乱，脸上珠泪阑干，站着用发狂的目光凝视她的男人。仿佛他担心她扑到自己身上，拉不开她，他没有拥抱她，而是后退一步，目光不离开她；然后霍地回过身，冲往火车站。她没有叫他回来，目光也不追随他，而是猛然转过身，一溜烟走了。孩子拖在她身后，跌跌撞撞，险些摔倒；她终于把他抱起来，举到自己肩上，毫不停顿，为的是走得快些，不用说，要早些回到自己的空屋，她要独自关上门，沉湎在呜咽之中。

雅克心里难过，别转身去。他毫无目的地东逛西走，离开这里，又走回广场。他不由自主地总是回到这令人悲怆的地方，多少悲哀的人今天早上来到这里，仿佛要去赴死，斩断人间缆绳一样。在这些痛苦和充满勇气的眼睛里，他寻找同自己相应的目光，在这目光里，他能在忧虑不安中看到那种沉默的愤怒的反应，那种愤怒使人在兜里攥紧拳头，因无能为力而气恼得发抖！不！在所有这些不同地扭曲的脸上，总是一样的泄气，一样的痛苦无望！总有一种盲目的英雄气概的闪光，但总是一样的听命于献身，一样的不自觉或胆怯的背叛，一样的舍弃自己！他觉得，此刻，世界上还保持自由的东西只在他身上找到栖身之地。

这个想法猛地使他充满力量和骄傲。他的信念仍然坚定不变；它把他抬高到众人之上。哪怕他最默默无闻，最为人所不齿，他却感到只有自己在反叛中比所有这些受欺骗而改变思想，逆来顺受的人更强有力！他掌握正义和真情实况，掌握理智和未来的隐蔽力量。和平主义理想的暂时失败，不会改变其

伟大，也不损害它的胜利。世上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今日的谬误成为谬误，成为可怕的谬误——哪怕这谬误被千百万受害者昂然地坚韧地接受！“世上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正确的思想是正确的，”他心里重复地想，沉醉在绝望与信念之中。“不管怎么压制和倒退，真理大放光芒的一天总要到来！”

而这真理，怎样在风暴中为它服务呢？他想变得自由自在，他要逃走：但是，他要怎样使用自己的自由自在呢？

最近几天他觉得自己的革命热情衰退了。他想把责任归之于他的爱情。他蓦地惦记起贞妮，惊讶地发现一小时以来这样容易、彻底地忘记了她。他几乎怨怪她存在，等待他，把他拉出迷人的孤寂状态。他想：“一旦她突然死去……”一刹那间，他沉湎在胡思乱想中，感受着忧伤和重获独立这苦涩的混合滋味……

他匆匆朝圣万桑—德—保尔街心公园奔去。他已经因爱情引起的急不可耐而微笑，甚至不在乎一刹那间对爱情疯狂的否定，也不感到后悔。

昂图瓦纳的小汽车离开大学路还不满十分钟，一辆有行李架的旧马车，灰暗而尘土仆仆，象博物馆的抬轿，停在大门前。

从马车上走下来的少女，朝木栅和粉刷一新的房屋正面犹豫地投了一瞥；然后，给老马车夫付了钱，提起放在坐位上的两只手提箱，快步走进拱顶。

穿短上衣的女看门人出现在她的房间门口。

“啊，我的天！吉丝小姐！”

她睁着惊惶的眼睛，吉丝明白了，不幸在等待她。

“我可怜的小姐，没有人啦！昂图瓦纳先生刚刚动身！”

“动身！”

“赶到他那个团去！”

吉丝沉默不语。她温柔的目光、义犬般的目光变得黯淡了。她的手提箱落到了脚下。她混血儿的小脸变成了死灰色，惊呆的样子好象十分自然地刻印在上面，找到了现成的皱折。（她同修道院女校的寄宿生在英国海滩度假，只从表面了解欧洲发生的事。只是在昨天，各报披露法国立即动员时，她才害怕起来，不听从任何意见，连伦敦也不回，便来到杜佛尔，搭上第一条轮船。）

“男人正巧统统都要应征，”女看门人解释道。“莱翁是昨晚离开的。维克多也是。楼上只有阿德莉爱娜和克洛蒂德。”

吉丝的脸孔明亮起来。阿德莉爱娜和克洛蒂德！……谢天谢地！并不是一切都完了。这两个女仆把她从小带大，可以说这就是她的家：她剩下的家……她鼓起勇气，挺起了腰，女看门人拎起手提箱，走在前面，她也朝电梯走去。

“一切都改建过了？”她轻轻说。

这道白色的楼梯，这道扶手……影像、回忆相继在被不眠弄得昏昏然的脑子中映现；在这改变了的环境中，她徒劳地寻找标志，她感到比她呆在完全陌生的建筑物里更有处在异乡之感。

半小时后，她穿着印花布梳装衣，趿着拖鞋，同两个女仆一起，坐在昂图瓦纳宽敞的餐室里，面前是冒热气的巧克力饮料和童年时代的黄油吐司。她的手肘支在桌上，一面搅拌杯子里的勺子，天真地沉浸在眼前的舒适中。她的思路从未有过这样兴奋；她在英国修道院女校的共同生活中，一切活动都受到

规定的约束，在她身上发展不了主动进取的精神。

她的肩膀下削，乳房下垂，脸容松弛，就这样懒懒洋洋，骤然失去青春的全部魅力。这不再是“黑妞”，野姑娘，而是身子笨重，厚嘴唇，目光滞呆，卑屈地接受奴役而变得弯腰曲背的有色人种奴隶。

吉丝的归来给两姐妹的惊惧带来一点宽慰。她们分坐在姑娘的两边，侃侃而谈，又是哭泣，又是破涕为笑。她们告诉她许多她姑母韦兹小姐的消息，她们问心无愧，继续月月每个星期天给韦兹小姐的养老院那里送去香蕉和水果香糖。克洛蒂德并不隐瞒，老小姐“说话颠三倒四”，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除了养老院的细小事故；她有时毫不客气地接待她们这两位看望的人，象接待目的可疑的讨厌的外国人；一般在接待客人的时间结束以前，她便把她们请走，以免错过纸牌游戏。

吉丝倾听着，眼皮噙满泪水。她慨叹说：

“动身前我去看看她。”

“还动身？”

两个女仆齐声叫起来。她们坚决劝阻吉丝回到英国。昂图瓦纳先生已留给她们开销几个月的钱。阿德莉爱娜已经设想和得意地描绘她们三人共同的生活。她唠叨自己的计划，说得姑娘都厌烦了。她从早上的报纸剪下了一篇文章：《向愿为保卫祖国贡献力量的法国妇女呼吁》。尽忠和效力的机会不可错过！应征者孩子的幼儿园，分发婴儿牛奶的代理机构，准备包扎用品，搬运军服，等等。人人都应为保卫国家出力！困难的倒是要选择。

吉丝莞尔一笑，心动了。没有什么事催促她动身。在法国，她确实会对大家有用……

无论女门房还是两个女仆都没想到说出雅克的名字。吉丝以为雅克在瑞士，没想过要提出问题。只是在第三天，她才偶然从克洛蒂德的闲谈中得知，他在她回来那天，正在巴黎。不过，即使她早一点知道，她能见到他吗？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址。况且，她会设法再见他一面吗？

七十四

雅克来到《旗帜报》报馆的楼梯上，还没走到楼梯平台，便瞥见穆尔朗门前的草垫上有只牛奶箱，便懊丧地叫道：

“他不在！”

果然，没有人回答电铃声。雅克随手间隔地摁了三下。

“谁呀？”

“蒂博。”

门打开了。穆尔朗上身赤裸，胡子和头发满是肥皂泡沫。

“请原谅，”他瞥见贞妮，说道。“小鬼本该通报领来一位太太。”他用脚把门推上，“请进……请坐。”

贞妮马上坐在门口旁边的一张草垫椅上。

窗户紧闭。空气中有纸板、胶水、硝石和尘埃的气味。一叠叠捆好的报纸摞满桌上、长凳上和一个散架的小木桶里。地上的一个角落，靠近一盆锯末，放着一只旧煤气表，管路切开，压扁，象段残肢那样向前伸出。

穆尔朗回到厨房里。

“我刚回来。我的模样象小偷一样，”他从老远叫道，一

面在水龙头下喷响着。他旋即出现，身穿一件干净的衬衫，用毛巾使劲擦干头。“我在外面过了一夜，象个笨蛋……象个胆小鬼……你明白，对我来说，动员意味着搜查、逮捕……至于搜查，可能有人来：没有什么东西，我已有提防。至于逮捕，说实话，我宁愿等一等……噢，我倒并不怎么害怕关在牢里，”他解释说，对贞妮投去嘲笑的一瞥：“我在牢里那几个月，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不是在监狱里呆过，我相信我永远没有时间思考我的书，把它们写出来……说到底，我不在乎属于第一批！……昨儿，警察到处搜索：在普尔泰尔那里，在盖尔帕那里……甚至在《犬蔷薇花》那里。警察干得不坏。不过他们什么也没找到。除了皮埃尔·马丹的宣言《向理智呼吁》，你知道吗？——正当同志们从印刷所搬出库存时，他们抢走了。至于克莱斯，罗贝尔·克莱斯，《工人生活报》那一位，——一个年轻人，免服兵役，没当过兵，——好象他被人告发了，当局指控他写过一份反军国主义的传单，他受到囚禁，等待第一次关于免服兵役问题的会议，再将他送上前线……昨晚我获悉这个消息。笨手笨脚的人可得小心！……总之，我心里想，被抓住真是蠢：我逃走了……”

“那么呢？”

“我以为在伙伴们那里找得到藏身的地方。唉！在西隆家还不如在这里。于是我到基约家：没有人。到柯蒂埃家：没有人。到拉赛涅家、莫利尼家、瓦隆家，没有人。弟兄们都溜了——象我一样！于是我独个儿乱走了一宵。今儿早上，我在万赛纳买了几份报纸；我明白，我不过是个老笨蛋。我就回家了。就这样。”他的浓眉毛覆盖下的眼睛转向雅克：“你看过报纸吗，小鬼？”

“没有。”

“没有？”

穆尔朗的目光扫向贞妮，再回到小伙子身上。好象在贞妮的出现和如下事实之间有某种关系：在动员的第二天，上午十点，雅克居然还不知道消息。他从挂在钉子上的黑罩衣口袋里掏出一卷报纸；仿佛捡起垃圾一样，他用指尖抽出一张，其余的扔在方砖地上。

“瞧，我的小朋友，如果你有心思笑，那就乐一乐吧。我呢，即使我受惯打击也没用，我象肚子上挨了一下那样！《红帽子报》！梅尔勒和阿尔姆雷达的报纸！现在变成了普安卡雷政府的代言人！真是太过分了！看吧！”

穆尔朗取下罩衣，忿忿地穿上时，雅克小声读着：

“‘……我们正式受权声明，政府不会使用B册……政府信赖法国人民，特别信赖工人阶级。尽人皆知，政府已竭尽所能——仍然继续努力——保卫和平。最坚决的革命者十分明确的宣言……’”

“最坚决的革命者！……混蛋！”穆尔朗咕哝说。

“‘……就在于能充分使政府放心……每个法国人都会尽责……这是政府放弃使用B册时，所愿意表明的态度。’”

“嗯？你有什么想法，小鬼？我看了两遍，才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必须阐述得明白些……这就是说：法国无产阶级轻轻松松就同意他们的战争，工人反对派并不危险，政府放弃了预防性的逮捕……你明白吗？这仿佛说给所有革命者听的，政府亲昵地拧他们的耳朵：‘喂，捣乱分子，我们原谅你们的抗议！去履行你们当士兵的责任吧！’政府宽宏大量，一面嘲弄，一面撕掉黑名单，放走可疑分子……因为今天的可疑分子

不算什么，你明白吗？”

他在笑；这响亮的异常的狞笑使这个年老的基督模样的脸扮成怪相，有点令人恐惧的东西。

“可疑分子现在没有！也不再有！你明白吗？你能想象，革命政党的领袖们给内阁作出什么样的正式保证，才能使政府这样自信！才能使它从战争的第一天起，不用冒任何危险，作出这样恢宏大度的姿势！你认为这些混蛋干脆把我们出卖给政府吗？……哼！这回算糟了，完蛋了！参谋部即将成功！不再轮到去打仗的人说话，而是轮到让别人去打仗的人说话！”

他走开几步，双手反剪在背后飘拂的罩衣下面。

“他妈的！”他蓦地说，脚跟旋转过来，“我无法相信！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完了！”

雅克不寒而栗。

“我也无法相信，”他轻轻地说。“我无法相信，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即使是今天！”

“即使是今天！”穆尔朗象回声一样说。“更有甚者，再过几天，再过几星期，可怜的人们尝到了战争的滋味……啊，如果克鲁泡特金健在……或者另一个人，不管是谁，说出要说的话，并且能让人听到，那就好了！同志们都接受这场战争，因为有人欺骗了他们，因为有人再一次滥用了他们的信任……或许只消一件小事，只消突然恢复良知，一切便会一下子改变！”

雅克站了起来，仿佛挨了一皮鞭。

“什么？……一件小事？什么事？”他走向穆尔朗：“您认为能做什么？”

他的嗓音很特别，贞妮朝他扭过头来，一刹那间屏住呼

吸，嘴唇半闭半合，惊呆了。

穆尔朗也惊诧地瞧着雅克，雅克吃吃地说：

“您在考虑什么？说出来吧！”

穆尔朗耸耸肩，有点困惑：

“我在考虑什么，小鬼？不用说，是蠢事……我说。我说出我脑袋里所掠过的想法……这一切非常荒谬！我禁不住希望，还要希望，希望反对一切！……两国人民——我们的人民，还有相对而望的那国人民——都明显受骗！谁知道呢？只要……”

雅克死盯住老头子。

“只要？”

“只要……我不知道……如果两军之间觉悟的闪光突然撕破这谎言的厚幕！如果这些不幸的人猛然清醒过来，从火线的两边突然发现，有人以同样方法把他们推到里面这样折腾，你不相信他们会在愤怒和反抗的冲动下，振臂而起吗？他们会一起回过身来反对带领他们打仗的人吗？……”

雅克眨巴眼睛，仿佛被眩目的亮光猛然照花了眼。然后，他垂下眼睛，走向贞妮，却好象不在看她，并坐了下来。

出现一时的困惑和沉默。好象发生了什么事，三个人都隐约地觉察到，却不很明白。

“而且全国一致！”穆尔朗停了一会说。“在外省，市议会各社会党议员都投票作出决定，赞颂受威胁的祖国，激励保卫国家，让德国受到文明民族的鄙视！瞧！”他捡起一把扔在地上的报纸，说道。“这是总工会的宣言：《告法国无产者书》。你知道总工会找到什么话说吗？‘事态把我们推到表面……无产阶级并非一致明白，为了使人类免遭战争的恐怖，

所需作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换句话说：'没有什么可尝试的，小伙子们；忍耐着受点皮肉伤吧！'……这就是铁路工会的文本……——铁路工人，小鬼！我们的铁路工人！你想得到吗！——今天在巴黎所有的墙壁上贴上：'同志们！面对共同威胁，旧恨消失了。社会党人，工会会员，革命者，你们要揭露威廉的卑鄙算计，你们首先回答号召，一旦共和国的声音振响的时候！'……等待，等待……这还没完，你没看到最精彩的！现在砸摸一下这个：《致战争部长的公开信》……签名呢？猜猜看！签名：居斯塔夫·埃尔韦！……听着：'在我看来，由于法国已竭尽所能以避免灾难，我请求您特准我进入即将开赴前线的第一步兵团！'就这样！是的，我的小家伙！就这样突然改变主张！我们的居斯塔夫·埃尔韦，《社会战争》的主编！我们的居斯塔夫·埃尔韦宣称，任何祖国都不值得为它抛洒一滴工人的鲜血！……然后，你看，政府可以十分放心，把B册放回抽屉！政府把我们那些革命的伟大领袖一个个都取而胜之！"

有人敲了几下门。

"谁呀？"穆尔朗开门之前问道。

"西隆。"

来者五十多岁：脸孔扁平，一抹灰髭须，脑门秃了，十分饱满，鼻翅下塌，眼睛分得很开，目光有嘲讽意味。脸容沉静而有毅力，带点儿倨傲。

雅克和他有一面之交。他总是单独同穆尔朗在一起。

西隆是工会会员，老活动分子，屡次因革命活动受到判决，近年来离开了运动中心。他写小册子，技术工人的工作给了他空闲时间，他用来跟《旗帜报》合作。同穆尔朗一样，他

属于义勇队那样的人，这类人脑子始终处于警觉状态，信念历久不变，傲气，不怎么爱抱幻想，对干蠢事十分严厉，忠于事业甚于忠于同志，受人尊敬，但因他们的矜持而受到指责，因他们的个人才能也有点受到嫉妒。

“坐吧，”穆尔朗说——虽然唯一可坐的椅子已被贞妮占了。“你看过他们的报纸吗？”

西隆耸了耸肩，好象同时表明他对报纸的藐视，而且他不是来评论事态的。

“今晚在让一巴尔咖啡馆那里有会，”他瞧着印刷工人说。“我讲过，我会通知你。你一定要去。”

“我不在乎，”穆尔朗咕噜说。“事先都可以知道……”

“问题不在这，”西隆打断说。“我要去的；我有话要对他们讲。我需要两个人一起去。”

“这就不同了，”穆尔朗同意说。“要说什么话？”

那一位没有立即回答。他瞧瞧雅克，然后是贞妮，走到窗前，打开一点窗户，回到穆尔朗身边：

“有几句话。必须做的事。好象没有人想到过。我们陷入了困境，这是不言自明的，但却没有理由抱起手臂，让他们去任意胡来！”

“解释一下。”

“如果社会党和工会的领袖认为同政府联合和合作是好的，那末，作为这种合作的交换，至少必须让他们为他们所代表的人要求政府作出保证。这不就是你的想法吗？事实上，战争创造了革命形势。可以利用它！若莱斯不会错过这机会！他会从国家那里为无产阶级争取到让步……这究竟是略有所获吧！战争要把种种限制和牺牲降到人人头上。至少要为劳动者要求对即将

采取的措施取得部分监督权！现在还来得及提出条件。目前政府需要我们。有来有往嘛……这不就是你的想法？”

“条件？举个例。”

“举个例？必须迫使他们检查所有的军火工厂，阻止老板们在派去送死的人身上捞到巨额利润；这些工厂，必须让工会管理……”

“不错。”穆尔朗咕哝说。

“还必须阻止物价上涨。各地已经开始上涨了。我看只有一个方法：迫使政府掌握一切生活必需品，建立国家仓库，排斥经纪人和投机家，组织分配……”

“必须建立的可是硕大无朋的企业呵……”

“干部，人员，都可以找到：只消利用已经开业的消费合作社……这不就是你的想法吗？这一切得看情况。既然宣布了全法国戒严，甚至在阿尔及利亚戒严，至少得利用戒严，保护小人物，反对贪婪的人！”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屋里充满他庄重的嗓音。他只冲穆尔朗说话，不时不经意地瞥一眼两个年轻人。在他平滑好看的脑门上沁出汗珠。

雅克一声不吭。纵然他脸上聚精会神，目光含有火一般，他却不在倾听。他沉湎在自己乱糟糟的思路中，离西隆、征用工厂、戒严、国家仓库十万八千里……如果两军之间觉悟的闪光撕破了谎言的厚幕！……穆尔朗刚才这样说……

他趁老印刷工人插话，向贞妮示意，站了起来。

“你们要走？”穆尔朗说。“你今晚上让—巴尔咖啡馆吗？”

雅克好象如梦初醒，说道：

“我吗？不去。今晚对要离开的外国人来说是最后期限。我们俩要跑到瑞士去……我是来向您道别的。”

穆尔朗盯住贞妮，然后是雅克：

“啊？你决定了？……到瑞士？是的……你做得对……”他的模样骤然非常激动，虽然他以为没有显露出来。“那么，”他用粗鲁的口吻说，“得，在那边尽量为我们做好工作！祝你们幸运，我的小家伙们！”

雅克感到处于激动和茫然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使他强烈希望独自待一会儿。

“贞妮，现在必须理智一些，听我说，”他俩一来到街上，他轻轻说。他挽住了贞妮的臂膀，俯身对着她，带点儿威严的口吻说：“到晚上你还有许多麻烦事要料理。你疲倦了。你必须回家。别说不字。你非休息不可……现在是十点一刻。我送你回去……我再独自到《人道报》报馆。然后，我要打听你动身的手续。两小时内一切便能办妥……行吗？”

“好的。”她说。

她确实处在非常可怜的状态中：精疲力竭，十分兴奋，皮色憔悴。她坐在小街心公园那张硬长凳上等了很久，长凳使她腰酸背痛，就在雅克对她说这句话的地方：“任何人都象您被我爱得那样深！”她陷入痛苦的迷糊状态中，忆起了那既近又远的一晚所有的细节，忆起了随后的一天天，——直到那夜突然发生的奇迹……等了两小时，她终于看见雅克出现在石阶之上，脸容忧虑重重，气势汹汹，目光茫然若失，她明白他俩没想到一块，便感到强烈的不安。她不敢对他谈及自己长期的憧憬，只聆听关于昂图瓦纳出发的事；她任他徒步带到穆尔

朗那里。但她支持不住了。陪他到别的地方去，她又没有勇气……她渴望回到自己家里，躺在垫子中间，休息一下酸疼的身子。

有轨电车间隔时间很长，幸亏还在行驶。他俩从巴士底上车，不用步行，可以直抵圣米歇尔大街的顶端。雅克搀扶她走到天文台林荫路，他俩在门口分手。

“我走了……一、两点之间回来。”他微笑说：“我们共进巴黎的最后一次便饭。……”

他还没走上二十米，便听到身后一个压抑的、认不出的嗓音。

“雅克！”

他几步便回到贞妮身边。

“妈妈在家！”

她惶惶然瞧着他。

“是女看门人挡住了我……妈妈今天早晨回来了……”

他们相对而视，脑子里突然空空如也。贞妮头一个想法是考虑到他俩在楼上留下的乱糟糟的景象，达尼埃尔未整理的床，雅克在浴室的梳洗用具……

然后，一刹那间，她的决心变得坚定了。她捏住他的手臂：

“来吧！”

她的脸毫无表情，难以捉摸。仿佛事情很简单，她重复说：

“来吧。跟我上楼。”

“贞妮！”

“来吧！”她近乎生硬地重复。

她显得这样坚决，他感到脑子朦朦胧胧，意志非常薄弱，便毫无抵抗地跟着她走。

她走在头里，上楼很快，忘了疲劳，眼下好象急于了结此事。

在楼梯平台上，插入钥匙之前，她站定了。她摇摇晃晃。他俩在静谧中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她一言不发，挺直身子，打开了门，抓住雅克的手腕，使劲握住，把他拖在身后，进到屋里。

七十五

丰塔南太太在家过了一上午，心境紊乱，即令在她夫妻生活最糟糕的时刻，她也从未这样经历过。

达尼埃尔的房门幸亏关着；可怜的女人本来可以说服自己，她做了个噩梦，如果不是想去煮杯茶，她走进厨房的话：看到两份餐具，她本能地闭上眼睛，转过身来，躲回到自己房里。

紧接着颓唐而来的，是梦游病患者一般的兴奋冲动。她脱掉旅行服装，穿上一件旧便袍，整理好房间，一切无用的动作都做得极为认真，然后想强迫自己一动不动，坐在百叶窗洒满阳光的窗边她那张高靠背椅里。她必须不惜一切重新控制自己。可以帮她做到这一点的小本圣经放在手提箱里，不在手边。她走近书架，找她父亲那本旧圣经：重甸甸的黑皮大书，丰塔南的牧师在空白上面写满标记和附注。她随便翻开一页，

竭力念下去。但她固执的思路却躲开圣经，不由自主地沉湎在一系列不连贯的影像和念头里，其中想到达尼埃尔，又夹杂着对维也纳的生意人、旅途的烦难、挤满了部队的车站的回忆；混乱的联想，结尾总是笼罩着贞妮和雅克搂抱着睡在床上的景象。在邻近大街经过的车队，响声震撼墙壁，在她脑子里回响，以不祥的伴奏裹住她的想象。生平头一遭，恐惧和惶悚的印象压抑着她，而她无法摆脱：她有感觉，好象被逮住，拖往旋涡；可怕的混乱蹂躏欧洲和她的家；恶的精灵在全世界获胜。

她倏地听到前厅那边有响动，旋即她听出过道里有脚步声。她的脸容凝然不动。她没有力气站起来；她仅仅挺起胸脯。门打开了，贞妮在黑面纱下特别苍白，目光呆滞，脸容憔悴，走了进来。

看到母亲这样平静地坐在习惯的位子上，身穿拉幅长袍，圣经放在膝上，使少女吃了一惊，十分激动：她的整个过去，隔了这么多年，又呈现在她的面前。她不假思索，顾不上在她身后趑趄不前的雅克，奔向母亲，抱住母亲，为了更贴近一些，身子滑落到地毯上，脑门顶住袍子。

“妈妈……”

温情、怜惜，暂时使丰塔南太太摆脱了忧虑，她的心充满了宽恕，与此同时，她刚才发现的秘密从另一个角度出现在她面前，不再是一件丑闻，而是象一时软弱那样。她已经俯向久别的孩子，要抱着她，接受她的吐露，同她一起估量灾难，理解、帮助、引导——可是，突然之间，她的呼吸停住了：一个阴影在过道的墙壁上晃动……贞妮不是一个人！雅克在那里！他快要露面了！……她的手搁在贞妮的脖子上，痉挛起来。她的目光不再离开打开的门。半晌过去。绉纱散发出强烈的苦涩

的气味……末了，雅克的身姿出现在门框。床上和两张痴迷的脸的景象重又在丰塔南太太眼前晃悠。

她用憋住的，充满责备和恐慌的嗓音期期艾艾地说：

“我的孩子们……我可怜的孩子们……”

雅克已越过门口。他伫立在她面前，既胆怯又严峻地注视她。于是她清晰地说：

“你好，雅克。”

贞妮猛地抬起头。她没有笑，可是咧嘴的样子扭曲了她的脸容，象恶笑那样漾开在她脸上；一道全新的亮光，厚皮涎脸的亮光，让人想到她暴露无遗的本能，使她的蓝眼珠忽闪忽闪的。她朝雅克伸出手臂，捏住他的手腕，猛地拖过来，转向她母亲，用竭力亲切，却鸣响着胜利和挑战、近乎威胁意味的声调说：

“我又找到了他，妈妈！而且是永远得到他！”

丰塔南太太半晌轮流注视他俩。她竭力微笑，却做不到。她的嘴唇逸出一声微弱的叹息。

贞妮瞅着她。在这声叹息里，在母亲这张因惊吓和柔情而战抖的脸上——贞妮本来可以看出同意的确证，她由于阴沉的敏感却只愿看出不赞成和忧愁。她受了屈辱，伤害到她的骨肉之情。她离开母亲，霍地挺起胸，站起身来，靠着雅克。她愤然的态度，目光中的火花，表达了缺乏节制的、盲目的、咄咄逼人的傲气。

相反，雅克友好执著地凝视丰塔南太太，倘使他开口，不消说，他会讲：“我理解您……不过，也必须理解我们……”

丰塔南太太用困窘的目光盯住这一对；她垂下眼睛：床上的情景又映现在眼前……

沉默了一会儿。

她出于习惯，对雅克做了个温文有礼的动作：

“别站着，孩子们……坐下吧……”

雅克给贞妮拖过来一张椅子，看到丰塔南太太示意，便过去坐在她左首。

这几个普通的字似乎带来了缓和。他们象拜访一样围坐在一起时，气氛好象缓解，接近正常。雅克用近乎自然的口吻打破沉默，询问回来旅途的细节。

“你没有接到我最近的信罗？”丰塔南太太问贞妮。

“没有。什么信也没有。我没收到过你的信。什么也没有。除了这张明信片。第一封。星期一，在维也纳火车站写的。”她咬住牙关，短促地说。

“星期一？”丰塔南太太重复说。她竭力恢复日子一天天流逝的过程，眨巴着眼睛。“我可是每晚给你们写两封信：一封给你，一封给达尼埃尔。”

想起她儿子，她的心再一次揪紧。

“我什么也没收到。”贞妮用粗暴的口气说。

“达尼埃尔没有告诉过你关于他的消息吗？”

“有过一次。”

“他在哪儿？”

“他离开了吕内维尔。此后毫无消息。”

沉默，雅克感到尴尬，又开了口：

“您什么时候离开维也纳，太太？”

丰塔南太太好不容易回想起来：

“星期四，”她终于说。“是的：星期四早上……直到夜里才到达乌迪内。中午才开往米兰。”

“星期四早上奥地利是否已经宣布炮轰和占领贝尔格莱德？”

丰塔南太太困惑地瞧着年轻人。

“我不知道。”她老实说。她在维也纳逗留时，一心只想着捍卫丈夫的名声，一点儿不知道事态发展。

“贞妮甚至没问我，我是否料理好事务，”她在思忖。她望着女儿，突然想到这个令人伤心的问题：“我能返回，她不会失望吧？”

雅克为了说点什么，继续询问维也纳人的思想状态和游行情况；丰塔南太太尽力回答他，象他一样抓住这些与己无关的话题，可以推迟可怕的解释；——因为此时他们三人还在想，一次“解释”近在眼前，必不可免。

雅克不断转向贞妮，仿佛要把她拉入谈话。可是徒劳。姑娘的样子不在倾听。她的头挺直，瘦削的脸在扭动，目光躲闪严峻，下巴象早上那样翘起，闭紧嘴唇，这一切不仅表明想躲开一边，而且表明一种暗暗的、异己的、敌意的紧张。她稳坐在椅子上，椅背没顶住她的腰，身子疼痛，神经兴奋，冷漠的目光扫过房间，不时落在她母亲身上，象落在位于背景朦胧的配角身上：丰塔南太太揣着圣经，坐在绿丝绒的旧圈椅里，圈椅总是斜放，为的是更好地汲取窗户的日光；贞妮觉得她有始以来就坐在那里；往日的回忆，一个已然过去的时光的象征（或许令人感动，尤其令人气恼）逐渐缓缓地与她分离；她觉得这往日隐没在雾中，仿佛来道别的亲人们远离启程的旅人那样。她已经航向别的岸边；心房剧烈跳动，酷似开动的轮船，她感到自己身上新的生命在搏动。假若雅克此刻捏住她的手臂，对她说：“来，永远离开这一切，”她便会离开，连后边也不看一眼。

寂静中，靠近热罗姆和达尼埃尔的合影，放在床头柜上的小钟鸣响了很长时间。

雅克的目光投向小钟，突然想逃开，他俯向贞妮：

“十一点……我该走了。”

他们交换了短暂的一瞥。贞妮点头同意，随即比他先站起身。

丰塔南太太在观察他们。她脑子里掠过的想法特别难以忍受：她的贞妮，这样坦率，这样正直……她认不出贞妮了！她觉得贞妮神思恍惚，“良心有愧”………是的：不管他们表面自信，此时她觉得他们——他们两人——神态假惺惺的。他们面面相觑，那种庄重具有虚荣意味，有点可笑，象两个占卜者，象两个参加秘密团体的人。丰塔南太太心想：“象两个合谋犯……”确实如此：他俩之间的爱情具有令人迷醉的合谋性；他俩期望这爱情是绝对的，神秘的，没有前例的，独一无二的——尤其是独一无二的；除了他俩，没有人能洞悉它的异乎寻常的性质！

雅克在贞妮赞同的鼓舞下，走近丰塔南太太，准备告辞。

她对这样匆匆告退十分惊讶。他俩当真走掉，不再多说一句话了吗？她配不上更多的信任吗？……她竭力理智一些，接受这样伤害她的失敬态度。兴许该她迫使他俩说出心里话？现在为时已晚。她没有勇气。况且，她感到因疲倦和遭受的精神振动而变得浑身无力，只能忍受别人发火和不公平的对待。不用说，这头一次见面最好不作解释而结束……但她禁不住埋怨贞妮，眼下，她埋怨的多半不是贞妮有罪的激情，而是这种不可理解的、没有道理的、不能接受的反抗态度！她不责备雅克什么。相反，这次拜访中，他讨她喜欢：在他怯生生的尊敬态度

之下，她感到了无言的体谅；她捉摸出他身上有一种纯粹的意识和毫不庸俗的内心生活。再说，这是达尼埃尔的朋友。假如这是天意，她准备象爱儿子那样爱他。

她不怎么怨他，在握手时，她几乎要把他拉向身边，仿佛这样做是为了达尼埃尔，并且对他说："不，让我拥抱你，我的孩子。"不巧，这当儿她抬眼去看贞妮。少女站在那里，转向他们，目光锐利，充满潜在的敌意，注视她的母亲；这目光似乎在说："是的，我在监视你，我观察你要做的事，我想看看你是否终于作出母爱的举止，这是我把雅克带进来后期待你作出的。"于是，在丰塔南太太心中弥漫的气忿达到顶点：她突然生出高傲之感。她准备要做的事，不会在无声威胁的命令下作出！

她放弃已经准备好的拥抱，只向年轻人伸出手；只有他觉察出这只手战抖，激动，暗暗的同意和温情，那是可怜的女人放入这普通的一握之中的。

这一切只延续了一刹那。当雅克由贞妮陪伴离开时，丰塔南太太有一种难忍的直觉，在这一刻，未来她跟贞妮关系中的全部幸福受到玩弄和影响，而且在女儿和她之间，不可弥补的纽带断裂了。她害怕起来：

"贞妮……你也走？"

"不。"少女回了一句，没转过身来。

在过道里，贞妮抓住雅克的手臂，默默地迅速将小伙子拖到前厅。

他俩在那里分手。相对而视中，交织着同样的不知所措。

雅克小声问："你还跟我一起走吗？"

她猛地一惊。

“瞧你说的！”她好象受到冒犯，仿佛他不相信她似的。

稍停，他又问：“你怎么对她说呢？”

她站在他面前，提起手臂，手攀住橡木大柜的梃子。

“噢，”她说，脑袋做了个剧烈的动作，“现在我对一切无所谓！”

他吃惊地盯住她。他的目光滑到在暗色木器上痉挛的手上，手十分白皙，肌肉在抖动；他把嘴唇按在她的手上。

她蓦地说：

“你把她也带走？”

“谁？你的母亲？”他犹豫一下。“是的，如果你认为……当然……为什么？你想她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我不知道，”她急促地说。“不，我不认为……不过，为了预见到一切……”她不作声了，莞尔一笑。“谢谢！”她说。“我在什么地方找到你？”

“你不愿意我回来接你吗？”

“不愿意。”

“你的行李呢？”

“行李不会重的。”

“你一个人能提到电车站吗？”

“能够。”

“我的证件呢，那天我放在你房间里的包裹……”

“我会打在我的行李里。”

“那么，到里昂火车站来找我吧……几点？”

她沉吟一下：

“两点，最迟两点半。”

“我在火车站的酒吧间等你，行吗？我们可以把你的手提箱放在那里，直到上火车。”

她靠拢一点，把他的脸捧在手心里。她想：“我的心上人。”她用热烈深情的目光慢慢盯住雅克的眼睛，直到他们的嘴合而为一。

这回还是她先挣脱：

“得，”她说。她的嗓音同她的脸容一样，极度的兴奋掺杂着疲惫。“我回到妈妈那里。我要对她说，告诉她一切。”

七十六

雅克一离开贞妮的家，就象刚才走出《旗帜报》时那样，他渴望独自一人那种心烦意乱又袭上身来，起初他自问，他要作的急事是哪一桩；穆尔朗的话霍地又在他心中回响：或许一件小事就够了……如果两军之间突然觉悟的闪光……

仿佛一阵头昏目眩。两军之间……这个想法非常强烈，又明晰又具体地映现在他脑海中，他在楼梯上止住脚步，手扶住栏杆，头脑昏昏然，心房因充满勇气和希望而腾腾地跳……几小时来不知不觉在酝酿的计划终于闪现出来，攫住了他整个身心。这不是一个朦胧的梦幻和一闪念的意图：在他心里成形的，是一个准确的计划，只涉及个人的坚定的计划；象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在暗底里策划的确定想法。现在他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回到瑞士去，他要在那儿谋划什么！他明白了，自己通过怎样具体的行动，怎样单独进行并有决定性的行动，在多少天坐

等和毫无结果的焦虑不安之后，终于有可能为自己的信念斗争，阻止战争爆发！这个行动毫无疑问要带来彻底的牺牲。这个，他一下子便早已明白了，他毫不炫耀，甚至不意识到自己的勇敢便接受了。这个行动仅仅由如下神秘的信心孕育成熟的：他准备为之献身，今天，它是唤醒群众觉悟，突然改变事态进程，使反对各国人民、博爱和正义的纠合势力归于失败的唯一和最有效的方法。

他完全忘却了丰塔南太太的返回和他刚才古怪的拜访；他甚至忘了贞妮。

相反，她……在回到母亲房里之前，她溜到阳台，想看看雅克离开楼里，他迟迟不出来她忐忑不安了。她终于看到他走出大门，不理会行人和满街的车辆，象中了邪一样，冲往圣米歇尔大街。她注视他，直至他消失。他没有回过身来。

剩下一个人时，丰塔南太太将头靠在椅子背上，呆若木鸡，有几分钟之久。她不能理出一个清楚的头绪，但她的印象包含在这个含混的句子中，她沮丧地重复："这件事不会有好结果……"她继续看到雅克和贞妮肩并肩站在她面前，活象同根生的两棵树干。随后，出于不知不觉的联想，她又看到父亲肃穆的客厅，站在窗口订了婚的热罗姆年轻自负，身穿镶黑绦边的浅色男礼服，在对她微笑。那时，他们也满怀信心冲向未来！他们俩同家庭对峙来着！在他身边，她感到自己不可战胜！……她一下子又恢复了昔日的兴奋、幻想、获得幸福的信心，深信他们最先了解这样的激情。在这不屑一提的缅想中，她远远没有感到怨恨或仅仅是忧郁，而是变得容光焕发，仿佛生活信守了这些幸福的许诺。

她听到女儿回来时，哆嗦起来。这坚定的脚步，贞妮关门的方式，她绷紧的脸孔，她茫然若失、狂热的，象燃烧过又能灼人的目光，这些都使她害怕。

她想在温情中找到唯一有效的驱魔咒，胆怯地喃喃说：

“拥抱我吧，亲爱的……”

贞妮微微脸红：她的嘴上还有雅克嘴唇的味道。她佯装没有听见，一心一意在脱帽、脱面纱，放到床上。然后，受不了疲乏，看准房间里边那张长椅子，躺在上面。

她从那边急促而有点笨拙地提高嗓门，大声说：

“我多么幸福啊，妈妈！”

丰塔南太太将目光猛然投向女儿那边。在这鸣响着挑战意味的断语中，她母亲的心相信辨别出苦恼的迹象。这已足以使她确信，她还有责任，最后的责任要履行——不管危险有多大。她服从自以为是圣灵下达的命令，突然威严地挺起身，说道：

“贞妮，你祈祷过吗？真正祈祷过吗？……你能说：主与我同在吗？”

刚听到头几个字，贞妮便气恼了。在她和母亲之间，信仰问题是个令人痛苦的深渊，唯有她才了解它的深度。

丰塔南太太继续说：

“贞妮……贞妮，我的孩子……放下你傲慢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祈祷，呼唤无所不知的主来救助……同它一起，在你的灵魂深处观看……贞妮！你内心难道不感到某种东西……在抗拒吗？”她的嗓音开始颤抖：“……某种东西……某个人……在警告你，或许你搞错了？或许你在骗自己？”

贞妮缄默不语使她母亲以为她在屏息祷告。可是，良久，

少女感叹说：

“你理解不了！”

口吻艰涩，失望，含有敌意。

“能理解，亲爱的……能理解！”

“不！”贞妮说；从她呆滞的目光可以看出不耐烦的执著。她怀着病态的愉快回味自我感到不被了解，自以为受到迫害的兴奋。她险些脱口而出：“你丝毫想象不出，象我们的爱情是怎样的？”但“爱情”这个字眼，她无法高声说出口。她做了个怪样的笑容：“刚才我看得很清楚，你不理解……绝对不理解！”

“你这是什么意思，贞妮？你感到我没有好好欢迎你们？”

“没有。”

“没有？”

“没有！”贞妮斩钉截铁地说，目光望着天花板。她挺起胸，用轻轻的充满责备的嗓音点明：“假如你理解我们，你会找到字眼说出来！向我们表明，你分享我们的幸福！”

丰塔南太太别转眼睛。她终于说：

“你不讲理，贞妮……你怎能这样责备我？我今天早上回来，一无所知……你把我撇开，你对我隐瞒一切……”

贞妮耸耸肩，打断了她：这个动作并不自然，也许她的母亲从未见过：这是雅克的动作。她带着固执、神秘、满意的神态说：

“我对你什么也不隐瞒！……你看：你一无所知便已经指责别人。两周以前，我自己也远远没有料到……”

“我离开你还不到两周：到今天才一周……我走时，你没有料到？……”

"没有！"

（她在说谎，因为她同雅克在北站相遇那晚，她母亲还在巴黎。她仰起头，不让人看到她的脸，而她的嗓音却明显地暴露了她，以致她们俩都脸红了。）

"两周前，"贞妮继续说，她的困窘表现为勉强一笑，"如果那时你对我谈起雅克，我会回答你，我恨他！我永远不同意再见他！"

丰塔南太太将双手搁在高靠背椅的扶手上，猛地躬身：

"那末是在几天之内？……来不及考虑……"（她差点说："来不及对我说……"）她只添了一句："来不及问问达尼埃尔？……"）

"达尼埃尔？"贞妮故作惊讶，重复说。"为什么问达尼埃尔？"在她说不出究竟的激怒推动下（或许不知不觉爆发出多年来在柔情中的拘束和默默的气恼），她重又发出放肆的笑声。随后，屈服于在最脆弱的地方伤害母亲的不可理解的诱惑："似乎达尼埃尔会明白，会了解！达尼埃尔会对我说什么？人人都会说的蠢话！所谓'理智的'话！"

"贞妮……"丰塔南太太发出呻吟之声。

贞妮却再也控制不住：

"不用说，是你想讲的话罗？到底还是说出来吧！……什么？要打仗？……什么？雅克和我，我们了解得不够？我不会幸福？"

"贞妮！"丰塔南太太又说。

她惊讶地打量女儿。眼前的贞妮眉头深锁，脸容绷紧，嗓音尖利，丝毫不象二十年来在她身边所见到的贞妮；这个贞妮，近来本能失去控制……"肆无忌惮。"她心想，有点失

望，但也有点宽容，近乎安慰。

母亲的不赞成，甚至难过，并没使贞妮动情，反而刺激了她：

“跟着他不幸，我是否在乎？这不关达尼埃尔的事！这只是我的事！我不征求意见！别人怎么想，我不在乎！我不用再问任何人，现在他属于我所有！”

丰塔南太太挨了这新的一击，脸色发白。最令她伤心的，是感到冒犯她是自觉的、有意的。恶的精灵，黑暗的精灵，藏身在她孩子心中！她向上帝发出惊慌的召唤。她开始再也不能抵挡这种毒化气氛的传染，也不能压抑袭上心头的愤怒。然而，半晌之后，她终于保持住谨慎、坚决的口吻：

“你总是保持精神的完全独立，贞妮。你很清楚，自从你到了听从自己意识行事的年龄，我就不强加于你任何意愿，甚至任何迫不容缓的劝告。今天还是这样，你可以确信自己行动自由，不必采用我的意见。但我有责任……”

“对不起，妈妈！”

“……我有责任告诉你，哪怕白费力气……我有责任提醒你自爱……贞妮……我的孩子……我呼唤你心中最美好的思想……或许你丧失了善与恶的一切概念吧？睁开你的眼睛，振奋起来！你陷入了难以想象的迷误……你到了这一步：沉湎在激情中，不仅毫无悔恨，而且仿佛这种沉湎是力量……勇气……高尚的表现……”她气促得很。她有尖锐的感觉，她难以完成自己的职责；她太疲惫了……她方法不对头，没说应说的话，也没用应有的声调……倘使不是这时看到躺下的贞妮使她又骤然看到这一对搂抱在达尼埃尔的沙发上的情景，兴许她会止住不说。

"你该感到羞耻！"她嘟囔说。

"别说了，妈妈！"贞妮重复道，生硬中带着威胁。

"羞耻！"可怜的女人这回不能自我控制。"你，贞妮？我的小女儿，我的孩子！……你趁只有你一个人的机会，向冲动让步！……"突然，她后悔愤怒拖着她走上的道路，一下止住，转了话锋："仅仅几天，就采取这样后果严重，这样重大的决定？一个影响终身的决定？不仅你的一生，而且还有我们的生活……你哥哥的生活——我的生活……因为说到底，我们共同的未来都受到关连！你想到过吗？没有！你是……你……"

"够了，妈妈！够了！够了！"

"你昏了头！行动象孩子一样！"丰塔南太太气喘地说。她心里不断重复的句子从嘴唇间迸出来："这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贞妮感到心中升起一股冷冷的激烈的情绪，象海底涌浪一般把她托起来，突然之间使她站起身。啊，今天她怎样看待自己的母亲！对自己不理解，生硬，自私！

"我怎么对你说呢？"她走向丰塔南太太，说道。"如果我们当中有谁缺乏自知之明，那就是你！是的！你想的是自己的未来，而不是我的未来！如今我发现了一件事：这就是，你爱我从来只为你，只为你一个人着想！是嫉妒心使你起来反对我们结合！你嫉妒了！嫉妒了！你只想着一件事：自私地把我留在你身边！……别指望这样！为时已晚啦！我不得不让你难过，感到很遗憾。可是，需要让你尽早知道：雅克今晚动身上瑞士。而我呢……——我跟他一起走！"

"今晚？上瑞士？"丰塔南太太用仅能听到的声音喃喃地说。

"这不是一时冲动：你回来以前，我们已经决定了。坐最后一班火车……"

"你？今晚？"

"是的，待会儿！"

"不！别想走，贞妮！这不行！"

"没什么可说了，没有回旋余地了，妈妈，"贞妮用严厉的声音反驳说。"现在没有人能使我们改变主意！"

"我反对！你明白吗？"

作为回答，少女耸耸肩。

"你明白吗，贞妮？我不许你走！"

"坚持没有用，妈妈……我对你重复这一点……你不应反对我，而应……只要你有好心肠……"

"只要我有好心肠？……"丰塔南太太嗫嚅说。她记不住其他话，只记得这几个可怕的字……

"是的！如果你真的关心我的幸福，"贞妮大声说，失去了自制力；"如果你爱我，为我着想，那么，今天，你……"

这下，丰塔南太太顶不下去了。她双手捧住脑门，手指堵住耳朵，想逃避这穿透她心灵的声音。"作决定的不是生灵，而是上帝，"她闭起眼睛想道。"主啊，让你的意志实现吧！"

她听到沉闷的一声响，胆怯地抬起了头。贞妮已离开房间，砰地关上了门。她的帽子和面纱已不在床上。

"必须祈祷……祈祷。"丰塔南太太思忖。

她怎么也躲不开贞妮的幻象，老看见这幻象怒不可遏，傲然地耸立在那里……

她祈祷道："上帝，帮助我吧，给我力量吧！……没有什

么不可弥补……我们永远不应对你的创造物失去希望……”她缓慢地连续两次默诵这段神圣的话：“不应正视可见事物，而应正视不可见事物。因为可见事物只是暂时的，而不可见事物是永恒的。”

最初的迟钝终于反过来变为意料不到的思想活跃。她精疲力竭，双肩下垂，双手合拢，埋在高靠背椅里，一动不动。但她的脑子清晰地思维着。她耐心地竭力对良心进行初次审察。如同她在经受考验的时刻所做的那样，她用心分析自己的痛苦，廓清范围，可以说，使之变成能突出出来，呈现在上帝面前的确定事物。凡是不能呈现的事物便都完结……

贞妮动身上瑞士并非最令她心烦意乱的事。她不能完全相信。她不管有理没理，最痛苦的是被蒙骗了。创伤，真正的深深的创伤就在这里。她一直天真地以为，她能体谅别人的温柔，她让贞妮还在孩子时便拥有的自由，在她和女儿之间形成了互相信任的习惯，贞妮不通知她，不征求她的同意，从来不会作出任何决定。可是，贞妮在自己生平最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却隐瞒了她；贞妮甚至利用她不在家时偷偷行动，而这个少女在最严格的依附环境中长大，却采取反抗行为，最终从不被理解的、忍受得不耐烦的严密管束下解放出来。尽管刚刚发生了一幕痛苦的场面，丰塔南太太当然不会怀疑女儿的孝心，她也没感到自己的母爱减弱了。不：她感到自己的信任受到损害。她这样被粗暴地出卖，象她对贞妮那样的信任就会永远残缺不全了。同以往一样的温情，不错。同样的信任？不，再也不能。

想到这里使她心灰意冷。她又拿起圣经，随意翻开。她不太费劲，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书上，逐渐平静下来，这是古怪

的、料想不到的、近乎令人不安的平静。蓦地，她更加专心地自我审察，以为看到了这平静可怕的奥秘：有种感情不知不觉在她心中产生，慢慢地，稳稳地增长……由于在她生平最残酷的时期，她无力更久地自白受苦，决定同热罗姆分居，她已经感受过这种感情，所以熟悉这种感情。是种感情？不如说是种本能的抗拒。象机体的自卫那样。她想："一种药物，是大自然以自身的智慧，从我们的体内抽取出来的，使我们能忍受某些痛苦……"她放下圣经，力图确定她的所感的性质，给它名称……忍让？超脱？……或许没有词汇能分清这两种如此矛盾的感情的混合：温存和冷漠？冷漠！这个唐突的字眼使她哆嗦。想到多年来使她心房臌胀的母爱，有朝一日在事态的压力下，因冷漠而减弱了——虽然在此时，这种想法不乏柔情——对未来而言，这是加了一层考验，于是她闭上眼睛。她不再思索下去，再一次喃喃地说："让你的意志实现吧。"

但她在忧虑中支持不住了。她又用双手捧住脑门，啜泣起来。

七十七

贞妮粗暴地决定逃之夭夭；有种本能在警告她，为了毫不泄气地完成这个决定整个前途的行动，应该不惜代价避开她的母亲……甚至没有时间来考虑！

她一口气赶回卧房，兴奋地将自己的内衣和几件黑衣服塞进小箱子，然后咬紧牙关，脸颊火红，戴上帽子和面纱，连镜

子也不瞥一眼，便离开了房间，仿佛有人追赶似的。

"现在我是独自一人和自由了，"她带着一种沉醉，夹杂了惶恐，匆匆下楼，心里思忖。"现在我真的只有他了！"

来到外边，她一时头昏目眩。上哪儿？两点以前，雅克不在火车站的咖啡馆等她；现在还不到中午。没关系：由于有行李，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立即坐电车，经过圣米歇尔大街和圣日耳曼大街，来到里昂火车站。

真运气，她不用候车，在车厢外的平台上找到位子。

"不要思索，"她寻思，"不要思索。"

她不用费劲便做到不去思索，因为在挤得满满的车上，谈话声活象事故后那样七嘴八舌和嘈杂："好些人结婚，太太！今儿早上在各个区政府的户籍窗口旁，挤得水泄不通，很多应征的人出发前都要结婚！""可是，手续……""一切都简化了。打仗就得按打仗办，可以这样说吧……您只要办理两份结婚证和一本服役簿，就可以迅速地跟不管什么老相好把关系合法化……""我呢，您知道，我感到这不错：士气，然后一切好办……""噢，缺乏的不是士气！在法国，一旦需要，总能跟得上。""我住在旧城墙遗址附近。天一破晓，环城铁路的征兵办公室便挤满了人。真是成群结队地入伍！""不，"一个穿军装的军医纠正说。"这还不是前来入伍，而是来问一问，也许登记一下……"

巴士底站的电车也挤满了人：乘客站着，拥挤在长凳之间。有个老妇人看到贞妮碍手碍脚地拿着行李，好意给她让出自己的小姑娘的位置，所以贞妮还是坐下了

她在电车的轰隆声和话语声中摇来摆去，为了避开思索，有意谛听自己头上的交谈声。

电车在圣雅克路不得不停下，让开往索尔本学院方向的轻炮团通过。

“看来，整个卫戍部队已经悄悄离开巴黎……”“可以感到有人在指挥。一切都在作……军事准备。”“是的！从开始的方式看来，这不会拖延！”“我呢，我正在孚日山区的里博维埃度假……您知道，看到我们勇敢的东线士兵，尤其是我们的轻步兵，——就会心里安生！”“这阻止不了后撤十公里，干出蠢事……”“别管它！他们面对我们，而背后是两千万支俄国刺刀！……”“我的旅馆老板告诉我，一个从卢森堡回来的旅游者看到一个法国飞行员笔直冲向一只齐柏林飞艇*，象戳穿肥皂泡一样刺穿它！”“别信谣言，”售票员说，“刚才有个乘客说，昨夜在阿尔萨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没有的事：这当然太过分了！……可是有人告诉我，在南锡附近看到了德国鬼子的巡逻队……”“南锡！想想看！”“你们没有听说过，炸毁了索瓦松的桥梁？”“是我们还是他们炸毁的？”“在索瓦松当然是我们！”“这可能是个间谍……”“得盯住间谍！他们好象比比皆是！警察无可奈何。必须让每个人在街区和家里进行监视。”“我的兄弟在奥尔良火车站做事。他的妻子告诉我们，她看见隔壁邻居在床下藏着一面德国旗。”“我呢，”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先生用教训人的口吻说，“我同意德国人可以高呼：‘德国万岁！’自然罗，条件是不能有挑衅性质……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是那边的人，这不是他们的过错……”

在莫贝尔广场又停下来。一群人堵住了路。贞妮在蒙日路

---

* 二十世纪初德国制造的一种飞艇。

口瞥见一帮狂热分子，拿着厚木板，哐啷啷地闯进一爿商店的橱窗内，商店上写着："马奇奶店"*。

车上的人激动起来：

"加油，小伙子们！""马奇是个普鲁士佬，"戴夹鼻眼镜的先生说，"甚至是个枪骑兵上校！……《法兰西行动报》早就加以揭穿了！他就等着总动员干它一下！""今儿早上，好象仅在贝尔维尔，他用牛奶给一百多个小孩子下了毒！"

贞妮看到顶门的木板来回的动作，她听到撞击铁门帘的沉闷响声。铁皮终于撞开了。屋内的玻璃四处飞溅。麇集在商店前的人群在鼓动："打倒德国！处死叛徒！"在广场的一角，一队骑自行车的警察已下了车，他们在远处监视着这个场面，不作介入。法国毕竟受到攻击；人民自己起来伸张正义：只得让人民行动。

电车终于抵达里昂火车站。

院子里挤满了人。贞妮拖着行李，挤入人群，来到车站咖啡馆，安顿下来。

通过敞开的门窗洞，一注耀眼的阳光射进大厅。她缩在尽里边的角落，捏紧汗湿的双手；虽然为时尚早，不能看到雅克到达，她的目光还是不离开门口。燠热难当。经过电车的震颤，皮面的软垫长凳又不舒适，使她的四肢难受。日光晃得她看不清东西。人流逆着光川流不息，进进出出；还有的人从人行道飞快走过，自己推着行李小推车。她不看周围，抓住放在身旁的小箱子，塞到桌下，然后又放到软垫长凳上，重新开始

* 这爿奶店由瑞士人朱利于斯·马奇(1848—1912)开办。

察看。她不连贯的动作流露出她的焦急。一路上，她成功地支开思路；现在，她无可奈何地责备自己；不得不独自呆在这里，或许要一小时，沉浸在厅内这种沸腾的气氛中，这使她感到难以忍受的烦恼。她想方设法对芥蒂小事开动脑子，堆积无关紧要的细碎想法；但她感到，她至今对之保持一定距离的可怕想法，宛如猛禽盘旋的圈子越来越小那样，在她的脑袋周围回旋……为了抵挡，她集中精力观察自己面前的东西，点着篮子里的月牙形面包和茶碟里的糖块。然后她又将目光投向门口，追随着人来人往。有个花白头发的女人走进门来；她在门旁边看到一张没人的桌子，便沉重地支撑在上面，双手捧住头。贞妮马上勾起回忆，她想避开，而这回忆就等着机会向她扑来……她好象看到了母亲，就象她把母亲撇在高靠背椅里那样，双手顶住鬓部。现在母亲在干什么？她想到吃午饭吗？贞妮想象她呆在凌乱不堪的厨房里，面对肮脏的碟子和两副餐具……这回是贞妮闭上眼睛，双手捧起低下的头。

几分钟过去，她纹丝不动……你嫉妒了！……如果你有好心肠的话……她在默诵自己的话，她再也不能理解，她怎能说出这些话来，说过以后，又怎么会走掉！

待她终于抬起头时，她的脸容平静，严峻，脸颊上手指的挤压留下了明显的印痕。她暗忖：“何必思索呢，我就该这样做，不该做别的。”她的眸子呆定，半响视而不见，被自己的决心所压垮。她只在一点上犹豫：这行动，这不可推卸的责任，她要等待雅克到来再去完成？为什么？为了征求他的意见？她抱着他会劝阻她的怯懦希望？不：她的决心是挽回不了的。那么，最紧迫的事难道不是缩短母亲痛苦的时间吗？

她挺起了胸，叫来伙计：

"气压传送信在哪儿寄？"

"邮局？今儿这样的日子，总该开门吧！瞧，您从这里瞧得见邮局：蓝路灯……"

"看好我的行李。我就回来。"

她跑了出去。

邮局果然开门；平民、军人挤在窗口前。她要了一小张蓝信纸，一口气写下来：

> "亲爱的妈妈，我真是疯了，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让你痛苦。我恳求你理解和忘却我的行为。我留下来。我放弃今晚陪伴雅克上瑞士去。我不愿让你孑然一身。他呢，今天是最后期限，他必须动身。我以后去找他。我希望同你在一起。是不是？你不会拒绝跟我一起动身去找他吧？
>
> 我本该马上回家，跑去拥抱你。但是，他动身前这最后几小时，不同他一起度过，不是太狠心了吗。今晚，我会回到你身边，向你解释一切，亲爱的妈妈，为了取得你的谅解。
>
> J."

她没复看一遍，便封上了信。她的手在哆嗦，浑身也在哆嗦；冷汗使她的衣服贴住皮肤。把气压传送信投入邮筒之前，她拿稳了信过一小时便将发出。然后，她慢吞吞地穿过广场，回去坐在火车站咖啡馆的角落里。

做过刚才的事，她是否平静了一些？她扪心自问，无法回答。作出这牺牲后，她垮了下来，象失血之后那样虚弱。她

异常绝望，如今害怕雅克到来：远离开他，她感到更有力量信守自己的诺言。她力图辩解："再过几天……一个星期……最多两星期……"两个星期不同他在一起！面对分离，她的恐惧确实只能与对死亡的恐惧相比。

她通过窗洞口，终于看到雅克的身影显露出来，便站起身，身子笔直，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盯着看他。他瞥见了她；第一眼他便明白，发生了严重的事。

她用悲剧性的手势，杜绝了一切问题：

"不在这儿……我们出去吧。"

他拎起她的小箱子，跟着她来到外边。

在人行道上，她在人群中走了几步，然后蓦地停住，朝他抬起令人心碎的目光，声音很低，说得很快：

"今晚我不能跟你一起动身……"

雅克的嘴唇半闭半合，但他没有吱声。他弯下腰，把小箱子放在地上；他抬起身时，几乎不知不觉地迅即摆出一副脸容。他惊讶和狐疑的表情丝毫没有流露当场的想法，那是他不由自主冒上来的："我的任务……我自由了！……"

乘客、士兵推搡着他俩。他让贞妮退到墙壁的凹处，两个柱子之间。

她用急促的声音又说：

"我不能动身……我不能离开妈妈……今天不行……如果你知道……我对她太无情了……"

她瞧着地面，不敢同他的目光相遇。他呢，在观察她；他嘴唇哆嗦，目光充满阴郁神情俯下身，仿佛想帮她说话。

"你明白吗？"她喃喃地说。"发生了这件事以后，我不

便动身……”

“我明白，我明白，……”他在牙缝里说。

“我必须跟她在一起……至少几天……我到那儿找你……不久……尽早。”

“好的，”他说得很有力。“尽早！”但他心里想：“不。永远……完了。”

她俩呆了半晌，互不对视，默然无声，瘫了一般。她本来想告诉他，她和母亲之间发生的事。但她再也想不起细节的衔接。那又何必呢？她感到自己无可挽回地独处在这无法言传的个人悲剧的中心，雅克丝毫没有参加进来，对此总是格格不入的。

这时，他也感到无可挽救地有别于她。有别于一切人：两小时以来他沉醉其中的英雄主义把他孤立起来，使他抵制一切正常的感情。如同震动使表停止走动一样，他的思想固定在贞妮说出的，自我摆脱的头一句话上：“我不能跟你一起动身。”他的态度显示出来的痛苦和失望不是假装的，但却是表面的。最后的障碍土崩瓦解了。他即将动身，独自动身！一切都简单化了……

她端详他时这样想：明天她再也见不到他了。这张脸孔上流露出来的毅力给她强烈印象，但她过于激动，无法辨别他身上刚发生了何种变化，他的决心已经使他的脸显出新的、无拘无束的神态。她用充满柔情的目光，凝视这张富有表情的大嘴，这下腭，这肩膀……这宏亮结实的胸腔，她曾在上面睡过……今夜不能紧偎着他，在他的温热里度过，她感到令人心碎的刺痛，以致她忘了一切：

“亲爱的……”

从雅克的眼眸里闪现的亮光中，她明白让自己的温情爆发出来，是多么不谨慎……这闪光勾起她的回忆，使她不寒而栗。她渴望能睡在他的怀抱里，——仅此而已……

他用惶乱的目光盯住贞妮的眼睛，几乎不启动嘴唇，期期艾艾地说：

“我动身之前……我们最后一个下午……你愿意吗？”

她不敢拒绝他这最后一次快乐。她涨红了脸，带着温柔的可怜的微笑，别转了脸。

雅克的目光离开她，在阳光璀璨的广场上，在“旅客饭店”……“中央大饭店”……“启程饭店”这些金字招牌闪光的建筑正面扫视了几秒钟……

“来吧。”他抓住了她的手臂说。

七十八

萨弗里奥的神态一团狐疑：

“谁告诉你的？”

“卡卢日路的门房，”雅克回答。“我刚下火车：我还没见过任何人。”

意大利人承认说：“是的，是的……从布鲁塞尔回来以后，他就住在我家。他躲起来……我看得很清楚：失去阿尔弗蕾达，回到家里，这使他很痛苦。我就说：‘到我家来吧，飞行员。’他来了，住在上面。他象生活在监狱里一样，整个白天躺在床上看报，抱怨 reumatizmes （风湿病）……可这是 oune

pretesto（借口），"他眨巴眼睛，添上说。"这是为了不出门，不谈话……他不想见任何人，甚至包括里沙德莱！啊，他变了，你知道！这个淫妇敲碎了他的膝盖！我从没料到……"他作了一个绝望的手势："这个人完了。"

雅克不吭声。萨弗里奥的话宛若透过浓雾传到他耳里：他怎么也摆脱不了梦游般的状态；在巴黎和日内瓦之间，长达十八小时的无休无止的旅行，他一直生活在这种状态中。再说，他犯牙床炎，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好几次他辗转不能入睡，昨夜由于车厢的穿堂风，牙床炎又加剧了。

萨弗里奥继续说：

"你吃过饭吗？喝过饮料？什么也不要？卷根烟吧：很不错，奥斯塔*出产的！"

"我想见他。"

"等一等……我先上楼告诉他，你回来了。或许他同意，或许不同意……你也变了！"他用抚爱的目光盯住雅克，又说。"是的，是的！你不在听，在想战争……人人都变了……讲讲你在那边的见闻吧。他们放你回来了？……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人人都发疯般想成为士兵！他们的歌曲，他们的Furia（愤怒）！……一列列火车的应征者，他们目光炯炯，高呼：'到柏林去！'而另外一些人高呼'Nach paris（到巴黎去）！'"

"我呢，我看到出发的人并不唱歌，"雅克阴沉地说，随后，仿佛霍地惊醒一样，用激动的声音说："萨弗里奥，最可怕的不是这个……是国际工人协会……什么事也没干。它叛卖

* 意大利北部城市，出产烟叶。

了……若莱斯一死，人人都畏缩了！人人，甚至优秀人物！若莱斯的朋友勒诺代尔！盖德！桑巴！瓦扬！是的，瓦扬，一个好样的！只有他敢对议会说：宁可起义，也不愿战争！人人！甚至总工会的领导人！……这是最不可理解的！他们可没有传染上议会主义呀！总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可是明确的：'战争爆发：立即总罢工！……'总动员前夕，无产阶级还在犹豫。本来可以行动嘛！然而他们连试一试也没有！神圣的领土！祖国！民族团结！……保卫会社主义，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这就是他们早先说过的话！而且对那些询问'该怎么干'的人，他们只知道回答：'服从动员表！'"

萨弗里奥的眼里噙满泪水。

"即使在这里，一切都翻了个，"稍停，他说。"眼下同志们低声说话……你看吧！人人都改变了……害怕了……联邦政府今天是中立的，随我们行动。但明天呢？如果必须出发，到哪里去呢？……人人都害怕。警察监视一切……在聚会地点已经没有人……里沙德莱晚上在他家里或在布瓦索尼家里开会……大家带来报纸。看得懂的人替别人翻译。然后讨论，激动起来……为了芥蒂小事！又能怎样呢？……只有里沙德莱在工作。他有信心。他说，国际工人协会不能死去，它会复活，变得更强大！他说，现在意大利应该说话。他期望瑞士社会党人同意大利社会党人团结起来，重振声誉……因为，"他骄傲地仰起头，又说，"你知道，在意大利，全体无产者是忠诚的！意大利是主张革命的真正祖国！所有党团领袖，马拉莱斯塔、博尔吉、墨索里尼，他们都空前有力地斗争！不仅要阻止政府参战，而且要立即通过与欧洲社会党人的团结挽回和平，包括德国和俄国社会党人！"

“是的……”雅克寻思，“他们没有想到，有更迅速的方法挽回和平！……”

“在法国，您也能找到几个小岛还在坚持下去，”他用冷漠的声调喃喃说，似乎这些问题与他无关。“比如说，您应该保持同冶金联合会的接触。那边有人。你听说过梅雷姆*吧？……还有莫纳特**和《工人生活》小组。这些人没有泄气……您还会找到其他人：马尔托夫***……穆尔朗和《旗帜报》那些人……”

“在德国，有李卜克内西……里沙德莱已经同他共事。”

“在维也纳还有……霍斯梅……通过米特尔格，您应该可以……”

“米特尔格？”意大利人打断说。他站了起来，嘴唇哆嗦。“米特尔格？你不知道？……他走了！”

“走了？”

“到奥地利去！”

“米特尔格？”

萨弗里奥垂下眼皮。在他罗马型的漂亮面孔上可以看出赤裸裸的深沉痛苦。

“米特尔格从布鲁塞尔回来那天说过：‘我回到那边去。我们大家都说：‘你疯了！你已被判决为逃避兵役的人！’但他说：‘不错。逃避兵役的人不是懦夫。战争爆发时，逃避兵役的人就会回来。我应该走！’我对他说：‘去干什么，米特尔

---

* 梅雷姆(1881——1925)，法国工会活动家，冶金联合会书记，主张国际联合的和平主义者。

** 莫纳特，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工人生活》(1909—1914)的编辑。

*** 马尔托夫(1873—1923)，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战前支持取消派，后领导社会民主党右翼反对布尔什维克。

格？不是去当兵吧？'我当时还不明白！……他说：'不，不是去当兵。是要做个榜样。让他们面对大家枪毙我！……'就这样。当晚他走了……"

这个话淹没在呜咽中。

"米特尔格？"雅克茫然地咕哝说。

半晌，他朝意大利人转过身："现在你去告诉他，我回来了，行吗？"

剩下他一个人时，他小声重复："米特尔格……"米特尔格做过一些事；米特尔格做过他力所能及的事……他足以证明忠实于自己的事！……他选择了可作楷模的行动，为此而牺牲他的生命……

萨弗里奥下楼时，惊讶地发现雅克的脸上有一种久久不消的微笑痕迹。

"你有好运气，蒂博！他同意了……上楼吧！"

雅克跟在意大利人后面，踏上从药房开始的螺旋形楼梯。在最高一层上，萨弗里奥闪开一旁，指着阁楼尽里一个木板隔开的陋室：

"他在里面……你一个人去吧，这样更好。"

梅奈斯特雷尔朝打开的房门回过头来。他躺在床上，脸孔熠熠发光；他的黑发因汗湿而粘住头，使头盖骨显得更小，额角格外突出。垂下的手上拿着一张报纸。他头顶上，一只天窗朝着一块映红的天空打开。空气闷人。打开的报纸摊在地砖上，吸了一半的烟蒂满地都是。

梅奈斯特雷尔没理会雅克的微笑，雅克向床边走去时，热情戛然而止。但梅奈斯特雷尔以不象风湿病患者的激烈动

作——(“这是借口，”雅克想到)，——站了起来。他光身穿了一件褪色蓝布的飞行员连裤服；敞开的领子露出多毛瘦削的胸部。他衣冠不整，近乎邋遢：头发太长，末端翘起，在颈上形成乱蓬蓬向上翘起的一撮，活脱脱象鸭子的屁股。

“你怎么回来啦？”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呢？”

梅奈斯特雷尔靠在五斗柜上，抱起双臂，揉弄胡子，盯住雅克。一阵抽搐不断使左眼眨巴。

雅克被这样接待弄得完全不知所措，随口说下去：

“那边，您想象不到情形是怎样的，飞行员……禁止一切会议：不能集会……书报实行检查：没有一份报纸愿意和能够发表一篇反对派的文章……在一个咖啡馆的露天座席上，我看见一个人没有及时向国旗敬礼而被砍伤……怎么办？在兵营里散发传单？头一天就得坐牢！什么？破坏？不合我的口味，您知道……炸掉炮弹仓库，军需列车，既然有几百个仓库，几千辆列车……不。目前那边无事可干！无事可干！”

梅奈斯特雷尔耸耸肩。一丝没有生气的微笑掠过嘴唇。

“这里也没有！”

“那要看情况！”雅克掉转目光，反驳说。

梅奈斯特雷尔好象没有听见，他朝五斗柜回过身，将手浸入脸盆里，再弄湿脑门。这时他看到没有空椅子，雅克始终站着，便把叠放着废纸的木凳腾出来。他环视四周的朦胧目光是一个着魔的人的目光。他走回床边，坐在床垫上，垂下双臂，叹了口气。

骤然他说：

“我十分想念她，你知道……”

清晰、近乎冷漠的音调只是在表明一个事实。

雅克游移了一下，轻声说："他们不该这样做。"

这回，梅奈斯特雷尔仍然象没有听见。但他挺起身，踢开一张报纸，走到门口，有好几分钟，他象受伤的昆虫那样抽动着腿，既狂热又懒散地在房里踱步。

"改变到这种程度？"雅克思忖。他还在怀疑。尤其因为梅奈斯特雷尔好象忘了他在场，所以他更加自由地观察梅奈斯特雷尔。后者瘦削的面孔已失去了精力集中、始终清醒敏锐的神情。眼睛依然灵活，但没有光彩；目光奇异地变得十分柔和，不时反映出一种宁静平和。"不，"雅克马上想，"不是宁静，是厌倦……是厌倦带来的那种否定的平和。"

"他们本来不该？"梅奈斯特雷尔终于用有点疑惑的口吻重复说。他耸耸肩，仍然不停地踱步。然后，他突然站定在雅克面前："如果今天我不管怎样失去了某种概念，那就是责任感的概念！"

"不管怎样……"雅克有个印象，梅奈斯特雷尔不仅想到自己发生的事，不仅想到阿尔弗蕾达、帕泰尔松，而且想到欧洲、欧洲的领导人、外交家、党的工作人员，也许想到他自己、他离弃的岗位。

飞行员再一次从墙的这一边踱到另一边，回去躺到床上，嘟哝说：

"说到底，负责的是谁？负责他的行动，负责他自己？你认识某个负责人吗？我呢，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紧接着长时间的沉默；压抑人、使人昏沉沉的静默，同闷热和无情的亮光相结合的静默。

梅奈斯特雷尔一动不动地躺着，闭上双眼。他躺下显得很

魁梧。他的指甲被烟熏黄了，半捏紧着，仿佛按在一只看不见的球上痉挛；他的手翻过来，放在垫子边上。袖管露出手腕。雅克盯住这只手，它很象一只爪子；还盯住这手腕，他从未见过如此脆弱，如此象女人的手腕。“这淫妇敲碎了他的膝盖……”不。萨弗里奥没有夸大！……但观察解释不了什么。雅克再一次碰到飞行员的难解之迷。正当万事俱备，期望中的时刻终于来临，他却弃之不顾？一个久经考验的人……

“久经考验？”雅克在寻思。

梅奈斯特雷尔一直没动弹，陡地说道：

“米特尔格迎着死亡走去。”

雅克不寒而栗。

他想：“人人有自己的死法。”

半晌，他喃喃说：

“当一个人能把自己的死变成行动……自觉的行动时，大概这就不是非常困难的事了。这是最后的行动，有用的行动。”

梅奈斯特雷尔的手轻轻颤抖了一下；他瘦骨嶙峋的脸耷拉着眼皮，宛如化石一般。

雅克挺起胸部。他用不耐烦的动作，撩起横在脑门上的一绺头发，说道：

“我呢，这就是我所期望的。”

他的嗓音突然有一种颤音，梅奈斯特雷尔不禁睁开眼睛，扭过头来。雅克的目光盯住天窗；他刚健的脸容全照亮了，反映出强烈的决心。

“在后方，不可能斗争！目前，至少是这样。反对各国政府，反对戒严和书刊检查，反对报纸，反对护国主义的狂热，做不到，完全做不到！……而在前方，那是另一回事！是的，

可以对拉到炮火下的人做工作！必须接触这样的人！”梅奈斯特雷尔做了一个动作，雅克看作是表示怀疑的手势，其实是神经质的抽搐。“让我说下去！……噢，我知道。今天鲜花插在步枪上，唱着《马赛曲》、《莱因河战歌》……是的。但明天呢？……明天，这个唱着歌出征的人，面对现实、面对战争只是一个可怜家伙！一个饿汉，双脚流血，疲乏不堪，被头一批轰炸、冲锋、伤员和死人吓怕了……我们可以同他说话！必须对他大喝一声：‘傻瓜！有人再一次盘剥了你！盘剥了你的爱国心、豪爽和勇敢！人人都欺骗了你！甚至得到你信赖的人和你选作保护你的人！如今，你应该最终明白他们想对你干什么！起来反抗吧！拒绝给他们当炮灰！拒绝屠杀！对你面前的兄弟，对象你一样受欺骗、受盘剥的人伸出手去！扔掉你们的枪！起来反抗吧！’”激动使他透不过气来。他有半晌在喘气，然后又说：“关键的是要能接触他！您会对我说：‘怎么？’”

梅奈斯特雷尔支起一只肘子。他注视着雅克，目光里飘荡着一丝讥诮，但无法隐瞒他的注意力。他的神态确实在说：“是的，怎么？”

“坐飞机！”雅克不等问题出口，便大声说。又用缓慢的更低的声音说道：“只有坐飞机才能接触到他！……必须越过各条战线。必须飞越法军和德军……必须在它们上空散发成千上万张宣言……——两种语言的宣言！……法军和德军指挥部能阻止传单进入营房。他们决不能抗拒云彩般的薄纸片在前线数公里的地域自天而降，洒落在村子、营帐和士兵密集的地方！……这云彩将渗透到各处！这些传单将在法国、德国传阅！……人人理解！……迅速流传，直到后备部队和平民那里！……使每个工人、每个农民，包括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农民

想起自己是什么人，责任何在！眼前的应征者会怎样！企图互相扼杀是荒谬的可怕的罪行！”

梅奈斯特雷尔张开嘴想说话。但他欲言又止，重新躺下，目光望着天花板。

“啊，飞行员，想想这些宣言的效果吧！唤起民众，起来反抗！……效果？会是十分惊人的！在前线的一个据点里，敌对的军队团结起来，马上象导火线一样传染开来！拒绝服从……军官精神涣散……在我飞行那一天，法军和德军指挥部将会瘫痪……在我飞越的战区，一切行动都会变得不可能！……多么出色的榜样！多大的宣传力量！这架有魔力的飞机……这个和平信使……国际工人协会在总动员之前无法取得的胜利，还可以在今日获得！我们没能使无产者团结起来，没能实现总罢工；但我们能使战士团结友爱！”

飞行员的嘴唇怪样地掠过一丝笑意。雅克朝他走了一步。雅克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也在微笑。他平静如初、不提高嗓音，又说：

“这一切没有什么不能实现的。不过我需要别人帮助我。我需要您，飞行员。通过您的旧关系，只有您能给我搞到一架飞机。在几天之内，您也能教会我驾驶；只消沿一定方向飞行几小时。战场在飞行的距离之内。从瑞士北部起飞，到达在阿尔萨斯的法军和德军麇集的地方并不费事……不，不；我斟酌过了。困难和危险……至于困难，如果您肯帮助我，是能够克服的。至于危险，——因为只有一个危险——那只关系到我！”他突然脸红了，止住话声。

梅奈斯特雷尔只瞥了一眼，便确信雅克已经说完了要说的话。他慢腾腾地爬起来，坐在床沿上。他避免瞧着雅克，半晌

垂着头，荡着双脚，用手掌轻轻抚弄膝盖。然后，不改变姿势，说道：

“那末，你，逃避兵役的法国人，你认为在瑞士能这样学驾驶，而不引起怀疑？你认为在几天之内，可以独自起飞，会看飞行图，标出方位，独自驾驶几小时？”他的嗓音单调，有点儿嘲弄意味，脸容不可捉摸。他将手举到下巴的高度，有一会儿神情恍惚地轮流察看他肮脏的指甲：“现在，”他近乎干巴巴地说，“让我一个人呆着，行吗？……”

雅克有点手足无措，呆立在阁楼中间。应命之前，他想遇上飞行员的目光，在捉摸飞行员是否明白了他的话，没有得到一句同意的话，没有得到一个建议和鼓励的笑容，是否真该离开。

“再见。”梅奈斯特雷尔没抬起眼睛，清晰地说。

“再见。”雅克向门口走去，喃喃说。

正当出门时，他做了一个抗拒的动作，猛地转过身来。飞行员的目光盯住他，这目光又重新恢复了火一样的热情，既专注，又惊奇，总是那样难以捉摸。

“明天再来看我，”梅奈斯特雷尔说得很快。（他的嗓音也恢复了以前的音调：坚定和轻快。）“明天午前。十一点……你躲起来。明白吗？别露面。避开任何人！让这里的人都不知道你回来了。”他的脸倏然绽开最令人困惑、最温柔的微笑：“明儿见，我的小家伙。”

雅克一关上门，他心里想：“是的，说到底，为什么不行呢？……”

并非他相信这个非分的计划有效。敌对的军队实现团结！稍后或许可能；经过几个月的痛苦和屠杀！……但是，凡是能

够使士气低落，散播反抗种子的办法都是好的……

"我十分明白这个小家伙的话：他想作出英雄行为，结束……"

他站起身，走去推上门栓，在房里踱了几步，又回到床前，想道：

"机会……也许有个送上来的机会……有个解决办法……"

七十九

雅克将头抵住木板隔墙。火车的嘈杂声透过他的身体，散布到他体内，使他兴奋起来。在这三等车厢的隔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尽管窗户打开了，温度象在炉子里一样。他浑身是汗，扑在阴影里的软垫长凳上……他听到的不再是火车的嘈杂声，而是马达的轰响……长空中的飞机……几百几千张白纸洒落在空中……

吹拂着他脑门的气流是热烘烘的，而窗帘的拍打却给人以清凉的幻觉。对面，他的旅行包随着颠簸而摇晃：这个褪色的黄帆布包，象朝圣者的褡裢一样鼓鼓囊囊；直至最后一次旅行的忠实老伙伴……雅克仓促地塞上几份文件，一点衣物；毫不选择，完全淡漠。正好来得及赶上快车。他听从梅奈斯特雷尔的指示：在一小时内离开日内瓦，不留地址，不见任何人。从早晨以来，他没吃过东西；甚至没有时间在火车站抽烟。没有关系。这回，是真正的出发：单身、不留姓名地走了——不再回来。如果不是炎热和苍蝇使他亢奋，这铁砧上的槌打声撞击

他的脑壳，他会感到平静的。平静而感到强有力。不久前所过的那几天的烦闷和绝望，已然过去。

半晌，他闭上眼，又旋即睁开，他不需要任何凝神静气，便能沉浸在梦想中……

他似乎掠过山冈，向蓝幽幽的峡谷下降，飞过草地、森林和城市。他坐在梅奈斯特雷尔身后的座舱内。脚边堆放着宣言。梅奈斯特雷尔做了一个表示。飞机接近陆地。蓝色军大衣、红色长裤、草绿色军装在攒动……雅克弯下腰，捧起一把传单，撒了出去。马达轰鸣。飞机在阳光中掠去。雅克弯下去，又抬起身，在身下不停地播撒白蝴蝶似的云片。梅奈斯特雷尔越过肩膀瞧瞧他，笑容满面！

梅奈斯特雷尔……梅奈斯特雷尔，这是雅克所想象的使命围绕旋转的固定点。

雅克刚离开他，——早晨的他跟昨天的梅奈斯特雷尔迥然不同！从前的首脑！身板笔直，手势准确热烈！他穿好衣服皮鞋，刚出去过。迎面而来的是胜利的微笑！“好哇！我们真走运。一切会比我想象的容易。三天后我们便能起飞。”我们？雅克还在迟疑，弄不明白，咕噜着模糊不清的字句：“……有些宝贵的生命……是一群人的灵魂……拿来冒险是犯罪……”但飞行员一眼便止住了他；耸耸肩，伴随着这使他理解的严厉目光，好象在说：“我对人对事都不再有用了……”飞行员挺起身，说得很快：“别说了，我的小家伙……你必须立即赶到巴塞尔。有好几个理由。我们的飞机从边境出发，随即飞到阿尔萨斯上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我呢，我准备飞机；你呢，你准备传单。先写出传单。很困难；但你大概已经考虑过了。然后印刷。这事去找普拉特内。你不认识他？这是他的简

单情况。他是格雷芬加塞区的书商。他有一个印刷厂和一些可靠的人。那边的人说德语跟说法语一样好；他们会为你译出宣言，经过几夜工作，给你印出一百万张两种语言的传单……星期六，不管怎样，一切都要准备好。整整三天。不是不可能……别写信。包括我和任何人：邮局要检查。如果有事，我会派熟人通知你。地址在信封里。附有其他明确指示。还有几张地图……不，放着！在路上看……在边境附近，你们在我给你指定的日期和时间到达我选择的地点……同意吗？”只在这时，他的脸容才温和点，口气才婉转些：“好。你乘十二点三十分开往巴塞尔的火车。”他往前走来，将双手搭在雅克肩上：“谢谢你……你给我效劳很艰苦……”他的目光模糊了。雅克停了一下，以为梅奈斯特雷尔就要搂住自己。可是相反，飞行员猛地抽回了手：“我本来会以愚蠢的行动送命告终。这一次行动至少会有用。”他一瘸一拐地把雅克推向门口：“你要误点了。不久再见！”

雅克从长凳上站起来，走近窗口，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他眺望着外面，湖泊和阿尔卑斯山的熟习风景，在八月的阳光下，最后一次在他眼前辉耀，他却视而不见。

贞妮……前天，在把他从巴黎载来的那一辆列车的软垫长凳上，心里一想起贞妮，难以忍受的痛苦便切断他的呼吸。再一次捧住她蓝眼珠的小头，将手指插入长发里，挨近看着她激动的目光，她的嘴唇半闭半合！一次，仅仅一次，还感到她灵活、温热、年轻的身体挨着自己！……于是他一跃而起，来到过道，双手捏紧窗户的铁条，闭上眼睛，呆在那里，身子扭曲，心房乱跳，脸孔任风、烟和煤屑吹打……现在，他可以惦记她，而不那么难过。她停留在他的记忆里：象被热烈爱着的死

者。无可弥补的事本身带着缓解的因素。目标这样接近时，一切——昨天的生活，巴黎，最近一星期的动荡——一切都突然猛退！他想着自己的爱情和童年，象想着不能复活的消逝的过去。在他看来，未来不过是一闪即逝的明天……

他让刚才机械地撩起的窗帘落下来。他把手插入兜里，又马上将汗湿的手抽出来。闷热使他兴奋不安；还有这尘埃，这响声，这些苍蝇！他重新坐下，取下假领，缩在软垫长凳角上，一只手臂垂在窗外，竭力在思索。

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写出宣言，一切都取决于它。必须让这黑夜中的闪电照到准备互相残杀的人们心里，明显地深入人心，使人们以同样的激情奋起！

在他脑子里，字句没有联系地互相碰撞。甚至句子以大会发言的响亮音调组织而成：

“敌对的军队……为什么敌对？法国人，德国人……出生是碰巧的……都一样是人！工人和农民是大多数。劳动者！劳动者！为什么是敌人？不同国籍？但利益相同！一切都把他们联结起来！一切把他们结成天然的盟友！……”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截铅笔：“如果我随意记点什么，思路会来吗？”

法国人，德国人。大家都是兄弟！你们都是一样的人！同样是受害者！被强加谎言的受害者！你们谁都不是心甘情愿地离开妻子，孩子，家庭，工厂，商店，田野，当作其他与你们一样的劳动者的枪靶子！你们同样害怕死亡。同样不忍心屠杀。同样相信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同样意识到战争是荒谬的。同样渴

望逃避这恶梦。尽早重新见到妻子、孩子，恢复工作、自由、和平！然而，今天你们彼此对峙，荷枪实弹，愚蠢地准备好一声令下便互相残杀，彼此却不相识，没有任何仇恨的理由，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强迫你们成为屠杀者！

列车减慢速度，停了下来。

“洛桑！”

千百个回忆……在卡梅辛公寓他的金黄枞木的房间……索菲亚……

他担心被认出来，顶住了下车的诱惑。他撩开一点窗帘。车站、月台、报亭……在那边的第三月台上，有个冬天的晚上，因为父亲逝世返回巴黎，他同昂图瓦纳一起踱过步……他觉得，这次同他哥哥一起旅行已过去了十年！

过道里人来人往，拎着手提箱，拖着孩子。两个宪兵走过，巡视着列车。一对上年纪的夫妇走进隔间坐下。男的是个老工人，双手因劳动而变得粗糙，为了旅行，穿上星期日的服装，脱下外衣、领带，擦拭脑门，点燃香烟。女的拿起外衣，小心折好，放在膝上。

雅克埋在角落里，又拿起笔记本。他激动地涂写着：

不到两个星期，象着了魔似的集体的疯狂。整个欧洲！报纸，谣诼。各国人民被同样的谎言搅昏了头！昨天还好象不可能、显得丑恶的事，却变得不可避免、必要和合法！……到处是一样的人群，人为地变得狂热，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准备互相冲杀，却不知

为什么！死亡和杀戮变成英雄行为和崇高行动的同义词！……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了谁？承担责任的人在哪里？

承担责任的人……他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折好的纸。这是范赫德从一本论威廉二世的书里摘引出来的一个句子，是德皇发表的讲话中的一个句子："我深信，民族之间的大部分冲突是几个部长的野心和周旋的结果，他们运用这些罪恶的方法，只是为了保存他们的权力和增加他们的名望。"

他思索："必须再找到德文原文。以便能对他们说：'瞧！你们的德皇本人！……'再找到原文。在哪儿？怎么找？……范赫德？不能写信，梅奈斯特雷尔禁止……再找到原文！……在巴塞尔的图书馆？书名呢？还有寻找的时间……不……可是！……再找到原文！……"血涌上他的头，使他昏昏然。"承担责任的人……承担责任的人……"他骚动不安，改变姿势。这些人使他兴奋不已。老妇人惊讶地注视着他。她坐在他对面过高的软垫长凳上，脚穿高帮黑皮鞋和白袜子；颠簸摇晃着她的短腿……"承担责任的人……再找到原文……"如果老妇人继续瞧着他，他……她从草提包里取出一片面包和黄香李，慢慢咀嚼着，将果核吐在手心里，手指上闪耀着一只结婚戒指。她好象没感到脑门上有一只苍蝇在来回爬动，象在死人的头上那样……无法忍受！

他站起身来。

怎样找到原文呢……在巴塞尔？不，不，白费力气……为时已晚……他知道找不到的！

他渴望凉快一下，来到过道，双手攀住窗户。现在，黑云

笼罩着阿尔卑斯山。“雷雨快来了。怪不得这么闷热……”

从高处俯瞰，湖面宛如水银一般密致，发出死光。用硫酸铜处理过的葡萄树延伸到湖边，一片含有毒素似的蓝色。

“承担责任的人……当人们追究一件纵火案时，首先会问火灾对谁有利……”他擦拭面孔，又拿起铅笔，靠在窗框上站着，竭力对一切，对老妇人，对这雷雨的闷热，对苍蝇，响声，摇晃，风景，对整个敌对的宇宙全然不顾，激动地疾写：

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国家，主宰着你们，正如农夫掌握着他的牲口！……国家！国家是什么？法国，德国，是不是人民真正批准的代表？是不是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保卫者？不是！法国和德国是少数人的代表，是一伙投机商的代办，他们的金钱才拥有权力，他们是今日银行、大公司、交通、报纸、军事企业和一切的主人！是损害最大多数人，为某些人的利益服务的等级社会制度的绝对主宰！这个制度，我们在最近几个星期已看到它在起作用！我们已看到它的复杂的齿轮逐一粉碎了所有的和平抵抗！今天，是它把你们抛到前线，上好刺刀，保卫与你们几乎所有人格格不入，甚至不利的利益！……那些就要互相残杀的人，有权思索，他们的牺牲对谁有利！他们充当炮灰之前，有权知道这是为谁卖命，又为的是什么！……

头几个承担责任的人，是一小撮剥削者，金融巨头，大工业家，他们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互相进行激烈的竞争，今天毫不犹豫地杀生献祭，巩固他们的特权，扩大他们的繁荣！这种繁荣远没有使群众富

裕，改善他们的命运，反而只能使你们当中免遭杀戮的人处于更加屈从的境地！……

但承担责任的人不仅是这些剥削者。在每个国家，他们在政府工作人员中都确保有支持者和助手……在承担责任的人中，其次还有一小撮狂妄自大的政客，连德皇本人也加以揭露……

“找到原文，”他在想，“找到原文……”

这一小撮骗子、部长、大使、野心勃勃的将军，在外交活动和参谋部的阴影中，通过他们的阴谋和政治伎俩，冷漠地玩弄你们的生命，却不询问你们，甚至不提醒你们；你们，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你们是他们的诡计的赌注……因为是这样的：在二十世纪民主化的欧洲，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善于掌握住外交政策的方向；在你们选出、本应代表你们的议会中，任何一个都从未认识到这些秘密协议，它们随时可能将你们所有人都投入到屠杀中！

在这些主要承担责任的人的背后，在法国和德国，最后还有那些多少故意使战争成为可能的人，他们或者促成大银行的投机，或者以赞同的表示鼓励政客的野心。这是那些保守党，股东组织和沙文主义报纸！还有教会，事实上，教士几乎在各地组成一种精神宪兵，为有产者阶级效劳；由于出卖了他们的神职，教会到处变成金钱势力的同盟者和代理人！

他停住了，无法再复看一遍。捏住铅笔的手指的痉挛，他的

狂热，不舒服的姿势，颠簸，这些使他写出的字几乎难以辨认。

他想："要筛选一下。写得不好……多处重复……太长……要说服人，必须精练简短……为了使**他们**能思索，振作起来，还必须给他们基本的论据！……困难！"

他站不住了。又坐下来。独自一人……走完整条过道，寻找没有人的隔间。每一个隔间都坐满了人，闹闹嚷嚷。他不得不回到坐位。

太阳开始西沉，车厢里充满耀眼的带红色的金光。那个男的在打呼噜，热得昏昏沉沉，枕在手肘上，嘴唇叼着熄灭的烟蒂。老妇人始终拿住放在并拢的膝盖上的外衣，用一张报纸扇风；风吹动她花白的鬓发。她回避雅克的目光，但他不时发现她严厉而迟钝的偷偷一瞥落在自己身上。

于是他抱起手臂，闭上眼睛，数到一百，强迫自己平静下来。骤然间，他精疲力竭地睡着了。

他惊醒过来，对睡着感到十分诧异。什么时候了？列车放慢速度。这是哪里？他的旅伴站了起来：男的穿上外衣，点燃烟蒂；女的锁上提包……雅克头脑麻木地力图认出是哪个车站。伯尔尼？已经到了？

"Grüetzi*，"男的经过他面前说。

月台上挤了不少人，一拥而上。隔间里涌进说德语的喋喋不休的一家人：母亲、祖母、两个小女儿，一个女仆。行李网架在一大堆食品、孩子玩具的篮子下压弯了。女人们面色疲惫，恐惧。小女孩们躁热不安，互相争夺空角落。不消说，战争突袭了正在度假的人，他们正返回家园；父亲不得不在头几天赶回团队。

* Gott grüsse Sie(上帝保佑你！)的缩语。

列车开动了。

雅克避到过道里，过道挤满站着的旅客，大半是男人。

左边三个年轻人是瑞士人，在高声用法语交谈：

“维维亚尼保住总理职位，但不兼任外交部长……”“这个管外交的杜梅格*是什么人？”

右边两个旅客中，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胁下夹住书包，一个上年纪的男人戴着夹鼻眼镜，或许是教授，在浏览报纸。

“您看见吗？”大学生把《日内瓦报》递给同伴，揶揄地说。“教皇太过分了！他刚抛出一份《告世界天主教徒书》！”

“怎么？”另一位说，“不管你是否愿意，在地球上还存在着几百万天主教徒。教皇想把人开除出教？如果这是正式的，响亮的……如果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出的……”

“看吧，”大学生又说，“您或许以为他在庄严地谴责战争？他指责当局不对？他在这样一份大事张扬的逐出教门的文告中，不加区别地混同一切好战国家？且慢！教皇的谨慎？不，不……这几百万天主教徒明天就要武装起来去杀戮，他们无疑在焦急等待他的命令，调理自己的精神意识；他要对这些教徒所说的，不是：‘你决不要杀戮！拒绝吧！’——这或许果真能使战争打不起来……不！他可爱地说：‘去吧，我的孩子们！……去吧，但不要忘记让你们的灵魂升向基督！’”

雅克不经心地听着，突然想起他在某处见到一个应征的教士。在哪里呢？在北站，送昂图瓦纳时……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教士，目光炯炯（“庇护神甫”，“年轻人的引导者”的类型），脚穿崭新的登山运动员便靴，撩起的教士袍上斜背着两

* 杜梅格（1863—1937），法国反动政客，1914年任总理，后任外交部长。

个布挎包，头戴一顶班长小橄榄帽，别致地盖到耳朵之上……北站，昂图瓦纳……昂图瓦纳，达尼埃尔，贞妮……凡是他的记忆不知不觉想起的人，还有他周围的男男女女，都属于他不再属于的世界：未来为了这个活人的世界而存在，没有他，他们继续往前……

左边，三个年轻瑞士人在愤怒地评论德国致比利时的最后通牒*。

雅克朝他们迈了一步，侧耳细听。

“众所周知，昨夜德军越过了比利时边境，向列日推进。”

有个还很年轻的男子从旁边的隔间出来，加入到他们当中。他是比利时人，匆匆赶回那慕尔去入伍。

他马上宣称：“我呢，我是社会党人。不过，正因如此，我不能接受强权摧毁公理！”

他即兴讲话，提高声调，鞭挞条顿人的野蛮，颂扬西方文明。

别的旅客走近来，大家同样被德国政府的无耻所激怒。

“比利时议院今天上午举行会议，”有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说，他的法语有浓重的日耳曼人口音。“你们认为社会党人会投票赞成国防经费吗？”

“象一个人那样赞成，先生！”比利时人叫道，用闪耀着挑战意味的目光使对话者哑口无言。

雅克一声不吭。他知道，比利时人说的不假。但他激动地想起在布鲁塞尔，比利时社会党人的态度，他们主张全面和平

* 1914年8月2日，比利时政府收到德国要求不妨碍德军推进的最后通牒。比利时政府表示拒绝，并要求英国干涉。

的宣言……旺德韦尔德……上星期四：还不到六天！……

"在巴黎也是这样，"有个瑞士人说，"今天议会开会讨论战争经费。"

"在巴黎，情况也会一样！"比利时人冲动地断言。"在所有的协约国，社会党人都会投票赞成战争经费案，这不成问题！我们拥有正义！……这场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在这场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斗争中，一切真正的社会党人都应该站在最前列！"他一边说话，一边不停打量那个沉默下来的有日耳曼口音的人。

拯救受威胁的祖国！冲向德国帝国主义！这是众人重复的调子。在雅克昨天看过的最近几天的法国左翼报纸中，都是一样的口号：各地的社会党人放弃反对派立场。昨天在郊区，这儿那儿有人宣布分区会议，不过是为了"讨论援助军属的办法"！战争已成为事实；毫无抗议地接受的事实。新出的《社会战争》特别意味深长。居斯塔夫·埃尔韦在头版居然恬不知耻地写道："若莱斯，您没有看到我们美好的梦想的崩溃，真是幸运……不过我替您抱屈，您没有看到我们强有力的、热情的、抱有理想的种族同意去完成痛苦的职责，便甩手而去！您会对我们社会党的工人感到骄傲！……"更有意思的是铁路工会发表的《致铁路员工宣言》；铁路工会不久以前还在激烈地表明反对沙文主义："面对共同危险，旧恨消失了！社会党人，工会活动分子，革命者，你们挫败了威廉卑劣的盘算，当共和国的声音震响时，你们首先回答呼吁！"雅克心想："多大的讽刺！如今，在每个国家，看来不能实现的各人民政党的协调实现了！正是通过战争实现了！要是通过反对战争实现的话，那就好了。多大的讽刺！国际工人协会的拥护者今日到处

一致同意在全国范围接受这冲突！为了阻止战争，他们只须在两周之前一致决定防范性罢工！”唯一和最后的独立行动的回响，雅克是在一份英国报纸《每日新闻》找到的：有篇文章调子象篇宣言，是在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之前写成的。文章中揭露了英国舆论中最初的好战潮流的产生经过；坚决宣称英国抵制传染，保持自由、仲裁中立，不作任何介入的必要性，即令有支敌军冒险侵犯比利时边境。是的……可是今日，英国官方宣布，它也欣然加入这场魔鬼的跳舞！

比利时社会党人的战抖声音在过道提高了：

“若莱斯本人也会头一个作出榜样！若莱斯，明白吗，先生？他会赶去加入！”

“若莱斯……”雅克心想。“他能阻止背叛吗？他能坚持到底吗？”他突然重现同贞妮一起在蒙马特尔路的咖啡馆面前的情景……黑夜中麇集的静寂的人群……救护车……“今天他们给他举行葬礼，”他想，“伴随着鲜花、讲话、三色旗、军乐！他们夺取了这个伟人的尸体，以祖国的名义高擎起它……啊，如果若莱斯的灵柩通过正在动员应征的巴黎时，确实没有引起骚动，这是因为一切都完蛋了，国际工人协会已经寿终正寝，人们把它同若莱斯一起埋葬……”

是的，眼下在那边的城市里，一切都完蛋了；是的，在后方，眼下所有的弹簧都断了。而在火线上，同战争接触的不幸人们，不消说，只等一声号召，便摆脱着魔状态……一点火星，争取解脱的起义便最终爆发！……

不连贯的句子又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你们是年轻的，活生生的……他们把你们派去送死……他们硬要夺走你们的生命！使之变成什么？变成大银行的保险柜中新的资本！……”他

摸摸兜里的笔记本。在人来人往中，在吵闹声中，怎么记下来呢？二十分钟以后，他就到达巴塞尔。必须去找普拉特内，找到住处，能躲起来工作的地方……

突然，他打定主意。他睡过一觉做得对。现在他感到明晰了，有了决心。普拉特内可能在等他。让身上的激情消退是愚蠢的。他不能在城里转悠，而是要躲在候车室的角落里；在他的脑子里搅和挤碰的句子，他要统统趁热打铁，写在纸上……在候车室或在车站餐厅里——因为他饿得要命。

八 十

意想不到的藏身之地！“大众餐厅”非常宽敞，顾客虽多，只占了大厅中央；尽里空无一人。

雅克在没人坐的大桌子中间挑了靠墙的一张坐下。

他脱掉外衣，解开领子，狼吞虎咽地吃掉一份美味的牛肉，牛肉里被大方地夹上猪膘，在炒锅里烩过，加上胡萝卜。他喝下一整瓶冰水。

天花板上的电扇呼呼响。女招待在他面前，一杯冒热气的咖啡旁边，放上纸笔。

一个伙计端着托盘，在柜台前走来走去：雪茄！香烟！啊，是的，香烟！……十二小时没抽烟，第一口真是妙极！诱人的舒适，额外的活力，在血管里奔流，令他双手发抖。他伏在桌上，额头皱起，在烟雾中眨巴眼睛，也不稍等，不去竭力组织纷至沓来的思绪。待以后头脑休息过了再进行挑选……

他的笔已经急不可耐地在纸上疾写：

法国人或德国人，你们受骗了！

这场战争，在两个阵营里，不仅作为防御战争，而且作为争取人民权利、正义、自由的斗争而提到你们面前。为什么？因为众所周知，没有一个德国的工人和农民，没有一个法国的工人和农民会为了一场侵略战争、征服领土和市场而流血！

有人让你们大家相信，你们是为了摧毁邻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而打仗。仿佛军国主义并不都是一样的！仿佛好战的沙文主义最近几年在法国和德国的拥护者并不相等！仿佛近年来，你们两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未冒同样的战争危险！……你们受骗了！有人让你们大家相信，你们去保卫自己的祖国，反对侵略者的罪恶入侵——你们法国和德国的参谋部，几年来以同样的无耻，研究首先发动闪电式攻击的方法！你们两军的首脑企图确保这种“侵犯”的优越性，今日他们装出揭露对方的侵犯意图，在你们心目中为他们准备的这场战争辩解！

你们受骗了！你们之中最优秀的人真心实意地相信是为各国人民的权利献身。其实从来没考虑过人民和权利，除了在官方的讲话中！投入战争的各民族都没有进行过公民投票的咨询！你们是被早先专横地缔结的秘密联盟所愚弄而去送死的；你们并不知道这联盟的内容，你们之中谁都不会签署的！……你们都受骗了！你们，受骗的法国人，你们以为必须堵住日耳

曼人的入侵，保卫文明，反对野蛮的威胁。你们，受骗的德国人，你们以为你们的德国受到包围，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必须拯救你们受到外国垂涎的国家繁荣。你们，德国人和法国人，双方都受骗了，你们真诚地以为这场战争只对你们是“圣战”；必须出于爱国心，毫不犹豫地为民族“荣誉”，为“正义胜利”牺牲你们的幸福、自由和生命！……你们受骗了！在几天之内，你们受到这种人为激动的传染，无耻的宣传终于使你们都沾上了，你们将是它的受害者。你们一听到这个祖国的号召，便英勇地出发去互相搏斗，其实任何真正的危险都没有威胁过你们的祖国！你们并不明白，你们双方都是你们的领导阶级的玩偶！你们并不明白，你们是他们的诡计的赌注，是他们为了满足统治和利益的需要而挥霍的金钱！

因为法国和德国的法定政权正是以同样的谎言狡猾地欺骗了你们！欧洲各国政府还从来没表现出这样巧妙善变的无耻手段，多方污蔑，歪曲事实，散布谎言，千方百计传播恐慌和仇恨，他们需要以此来使你们成为他们的同谋！……在几天之内，你们甚至来不及估量要你们作出的牺牲有多大，便进了军营，全副武装，送去杀戮，迎接死亡。所有自由一下子被取消了！在两个阵营里，同一天宣布戒严！在两个阵营，实行无情的军事专政！谁想说理，进行责问，恢复清醒，谁就倒霉！不过，你们当中有谁能这样做呢？你们不知道一切真相！你们唯一获得信息的方法就是通过官方报纸：全国性的谎言！报纸处在关闭的边境的

中心，无所不能，只有一个声音：指挥你们的人的声音，你们的无知轻信，你们的顺从，是你们的指挥者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所必不可少的！

你们的错误在于，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没有防止火灾！你们本来可以阻止战争！你们爱好和平的人占据绝大多数，你们既不会集合起来，组织起来，也不会及时地、一致地、决定性地进行干预，对纵火者发动一切阶级、一切国家行动起来，把你们的和平意志硬加给欧洲各国政府。

现在，无情的纪律到处迫使个人意识沉默。你们到处被迫逆来顺受，象被蒙住眼睛的牲口那样……人类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这样盲目地失掉理智！权力从未这样迫使人们完全放弃思索，这样凶狠地压制群众的愿望！

雅克在茶碟里掐灭烟蒂；烟蒂烫痛了他的嘴唇。他气恼地一下撩开额发，擦掉流下脸颊的汗水。……“这样凶狠地压制群众的愿望！”字句在他耳畔震响，仿佛他亲自大声面对他的幻觉活生生呈现在他眼前的双方军队讲出来似的。他感到心情激荡、热血沸腾、超越自身，如同不久以前，信念、愤怒和爱情的突然冲动，说服和带动别人的激烈需要使他冲到集会的讲台上，骤然间使他升到人群之上和自我之上，沉浸在即兴演说的狂热中，这时他象通电流一般所感触到的那些现象。

他从兜里掏出香烟，却没有点燃，重新奋笔疾书：

现在，你们尝到了他们的战争的滋味！……你们

听过子弹的呼啸声，伤兵和垂死的人的呻吟声！现在，你们可以预感到他们为你们准备好的堆尸处的恐怖！……你们已经清醒过来，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因这样顺从地受骗而深感羞愧！你们时常回忆起如此迅速扔下的亲人们。在现实的压力下，你们的精神觉醒了，你们的眼睛终于睁开了！你们明白了主宰这场战争的金钱垄断势力出于何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出于何种征服和霸权的希望，出于何种与你们格格不入，你们之中谁也不会获得的物质利益，把这可怕的牺牲强加给你们，那时，将会是什么样子！

他们怎么利用了你们的自由、意识、人的尊严？他们把你们的家庭幸福变成了什么？他们怎么利用了一个普通人要起来保卫的唯一宝库：生命？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有权夺走你们的家庭、工作，支配你们的肉体，违反你们最显著的个人利益，违反你们的意愿，违反你们的信念，违反你们本能之中最人道的、最纯洁的、最合理的部分？是谁给了他们对你们行使这可怕的生死予夺之权？是你们的无知！是你们的消极！

只要思索一下，起来反抗，你们还能得到解脱！

你们却做不到！难道要在炮弹下忍受肉体和精神最酷烈的痛苦，等待这遥远的和平？——你们难道永远也不了解战争的头一批祭品？你们的弟兄成批送上火线接替你们，也象你们一样牺牲在“光荣的”大墓穴中，不用说同你们一样也看不到这和平！

不要说为时已晚，你们只得忍受奴役和死亡！这

太怯弱！

这是错误的！

正相反，动摇枷锁的时刻到来了！这自由，这安全，这生的欢乐，你们一切被夺走的幸福，就靠你们去夺回来！

时间还来得及，镇静下来吧！

你们有办法，有万无一失的办法，使你们国家的参谋部无法再继续这场兄弟间的杀戮。这就是拒绝打仗！这就是用集体的反抗断然破坏它们的权威。

你们能够做到！

从明天起，你们就能够做到！

你们能够做到，而且不冒任何报复的危险！

但是，这要有三个条件，三个明确的条件：你们要突然发动起义，而且是总起义，同时起义。

所谓突然发动起义，是因为不能让你们的长官有时间对你们采取防范措施。所谓同时总起义，是因为成功取决于集体行动，在战线的两边同时发动！倘若你们有五十个人拒绝牺牲，你们将受到无情镇压。倘若你们是五百人，一千人，一万人，倘若你们同时在两个阵营内举行大规模起义，倘若你们反抗的呼声在两军中从这个团传到那个团，倘若你们终于让人数众多、坚不可摧的力量爆发出来，任何镇压都不可能！指挥你们的长官，给你们任命这些长官的政府，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在他们罪恶权力的中心永远瘫痪！

你们要懂得这决定性时刻的庄严！为了一下子夺回你们的独立，只要这三个条件，而这三个条件都只

取决于你们自己：你们必须突然发动起义；必须一致和同时起义！

他的脸孔在抽搐，呼吸短促，发出响声。他稍停一下，朝玻璃天棚抬起瞎子般的目光。真实的世界消失了：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他面前，只有这一群被判决的人，他们把忧郁的面孔转向他。

法国人和德国人！你们是人，你们是兄弟！以你们的母亲、妻子、孩子的名义，以你们心中最崇高的情感的名义，以来自遥远的年代，能把人变得正义、理智的创造灵感的名义，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吧！你们能够自救！起来！你们都起来！趁为时未晚之机！

这个呼吁今日同时在法国和德国整个前线散发千千万万份。在这特定的时刻，在两个阵营里，千万颗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心怀着与你们同样的希望在颤动，千万只拳头举起来，千万颗心选择了反抗，选择了生的胜利，反对谎言和死亡！

鼓起勇气！不要犹豫！耽误会毁了你们！你们的起义必须在明天爆发！

明天，太阳升起时，法国人和德国人，在同一时刻，以英雄主义和兄弟情谊的同样激情，大家一起举起枪托，扔掉你们的武器，齐声发出解脱的呼声！

你们都起来，拒绝战争！迫使各国立即恢复和平！

你们都起来，明天，迎着旭日初升的光芒！

他轻轻地把笔插入墨水瓶。

他的胸慢慢挺起来，离开一点桌子。他的双眼低垂。动作柔和，轻轻的，没有响声，好象他担心惊走鸟儿。他脸上的抽搐已消失。他象是在等待什么：有点痛苦的内心活动过去；心灵平静下来，太阳穴不再卜卜地跳；朝现实的缓慢上升完成得不太痛苦……

他随手整理写满跳荡字体，没有划扛扛的纸页，折叠起来，抚摸着，突然用力按在胸前。他的头低垂了一会儿；他没有扭动嘴唇，只象祈祷一样咕噜着："……让世界恢复和平……"

八十一

普拉特内安排雅克住在一个老妇人，名叫斯坦夫的活动分子的母亲家里，党刚派斯坦夫去执行任务。人们以为雅克住在巴塞尔，在书店工作：普拉特内曾交给他一份合乎手续的合同。宣战以来，警方特别活跃；如果警察对他的出现感到不安，他可以表明有工作、有住所。

斯坦夫老太太的房子坐落在小巴塞尔，埃尔朗斯路的贫民区（离普拉特内开店的格雷芬路不远），是一所要拆掉的摇摇欲坠的陋屋。租给雅克的房间是一个狭小的走廊，两头开了一扇低低的窗户。其中一扇没有玻璃，面临院子；从这儿升起一股家兔棚或发酸皮壳的臭气。另一扇窗面向街道，越过马路便是巴登火车站黑乎乎的货栈；这就是说，几乎面对德国领土。屋顶

上瓦片排列成行，离头顶很近，用手就能触到；瓦片被太阳烤热，日夜散发出炉板的温度。

雅克就关在这个闷热的地方，写就他的宣言，仅以咖啡和鹅油面包充饥，这是斯坦夫老妈妈每天早上放在他门口的。有时，晌午左右，温度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他真想跑出去。但一来到外边，他便留恋他的陋室，赶快回去。他回到床上，汗水涔涔，双眼紧闭，急于重温好梦……飞机在长空中……他坐在梅奈斯特雷尔后面，俯身向前，抓起一把把传单，撒到空中……马达的轰鸣同他的血液的跳荡混和在一起。他就是这只长着巨翼的鸟儿；这些信息是他从自己的心中掏出来，撒到世界上的……“你们都起来，明天，迎着旭日初升！”宣言的各个部分安排妥贴。句子逐渐定型。他背得出。他躺着，看着天花板，不停地背诵。有时，他一跃而起，奔到桌边，涂改一个段落，改动一个词。然后又扑到床上。他几乎不看周围可怜的布置。他生活在幻觉之中……他看到起义逐渐蔓延……军官们在指挥部共同商议，秘书们忙得不亦乐乎；同总司令部的联系中断了。镇压已不可能。倘使政府想挽回面子，只有一个办法：赶快签订停战协定……

这种困扰咬啮着他，又支持着他，——象咖啡一样。两者他都再也不能缺少。一旦有急事，——短暂拜访书店，或者仅仅在楼梯平台上同斯坦夫太太见面——他暂时离开幻想，他便感到真正的不安，迅速回到孤独状态中，如同吸毒的人回到毒品中那样。他马上恢复平静。不仅平静：有一种舒适的、积极的热狂……当他的手的抖动迫使他停笔时，或者当他在墙上的破镜里看到汗珠闪闪的脸，深陷的脸颊、着魔的目光时，平生头一遭，他想到自己病了。这个想法令他微笑：现在这有什么关系

呢？……在这闷热的夜晚，他不能合眼，每十分钟起来一次，在水罐里浸湿毛巾，使发烫的身体凉快一下，他便在天窗待上一会儿。天窗面临一幅地狱的景象：在货栈的嘈杂声中，一支铁路工人的大军在穹形灯光下攒动；更远一些，在仓库的黑暗中，卡车在颠簸，翻斗车互相碰撞，光柱四处扫射；再远一些，在闪光的铁路上，无数列车在鸣笛、操作，然后一辆接一辆没入战时德国的黑暗中。这时他微笑了。只有他一人知道。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所有这些忙乱都是徒劳的……解脱临近了……传单已经写好。卡佩尔会译成德文。普拉特内会印成十二万张……在苏黎世，梅奈斯特雷尔准备好飞机……还有几天！"你们都起来，明天，迎着旭日初升的光芒……"

经过四十八小时兴奋的工作，他终于决定将手稿送去付梓。梅奈斯特雷尔说过："星期六准备好。"

普拉特内呆在书店的后间两包纸中间，尽管一大清早，所有百叶窗和仿漆皮面双重门都紧闭着。（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矮小，丑陋，身体不好，害胃病，有口臭。他的胸部象鸟的胸骨那样鼓出来；脑袋秃顶，脖颈很细，鹰钩鼻突出，这些特征令人想起一只兀鹰。这只突出的鼻子好象把身子坠往前去，失去重心，使普拉特内给人一种失去平衡的持续感觉，这使谈话的人十分难受。必须习惯于这种不舒适感，才能注意到他目光的无邪，笑容的热情，有点拖长的声音的柔和；这声音很容易激动，随时象友谊的表示那样颤响。但雅克不需要新朋友，不再需要别人。）

普拉特内十分沮丧。他刚接到社会民主党议会小组在国会投票赞成战争经费案的确切消息。

“法国社会党人在议会投票赞成，已经是可怕的一击，”他用气愤得发抖的声音老实说。“不管怎样，自从暗杀若莱斯以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德国人！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是欧洲一股强大的无产者势力！……这是我作为活动分子的一生最严酷的打击！……我不愿相信官方报纸。我宁愿剁掉自己的手，让社会民主党坚持公开谴责帝国政府。当我看到那则启事时，我笑了！这发出谎言和诡计的气味！我心想：‘明天，我们便能看到辟谣！’可不是。今天，必须承认事实。一切都是准确的，不祥地准确！……我还不知道，事情在后台怎么进行。或许人们永远无法知道真相……雷耶埃认为，贝特曼一霍尔韦格*二十九日召见了苏德孔，通过他让社会民主党不再反对……”

“二十九日？”雅克说，“可是，二十九日，在布鲁塞尔，哈斯的讲话！……我在场！我听到了！”

“可能的。雷耶埃认为，德国代表团返回柏林时，领导委员会开了会，作出屈从的决定：德皇知道，他可以颁布动员令，不会有起义和总罢工！……在国会投票之前，大概举行了一次党的秘密会议，这不会孤立发生！我还不想怀疑象李卜克内西、莱德布尔、梅林、**克拉拉·蔡特金、***罗莎·卢森堡****这样的人！不过，他们大概是少数：他们不得不在叛徒面前折腰……

---

* 贝特曼-霍尔韦格(1856—1921)，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总理。

** 梅林(1846—1919)，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战争期间积极反对军国主义。

*** 蔡特金(1857—1933)，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德共中央委员，国会议员，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

**** 卢森堡(1871—1919)，原籍波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士，德国1918年革命的领袖之一。

事实俱在：他们投票赞成了！三十年的努力，三十年的斗争、缓慢而困难地取得成果，通过一次投票功亏一篑！一天之中，社会民主党永远失去了无产阶级的尊敬……至少，俄国社会党人在杜马也曾与沙皇主义相颉颃*！他们都投票反对战争！在塞尔维亚也是这样**！我见过杜商·波波维奇***一封信的抄件：塞尔维亚社会党反对派依然制服不了！然而，只有这个国家，基于民族自卫的爱国主义提出某些托辞！……即使在英国，反对也是坚持不懈的：凯尔一哈迪没有缴械。我有《独立工党》****的最新一期。这毕竟令人欣慰，是吗？不该绝望。我们的声音会逐渐升高。别人不能堵住我们所有人的嘴……不顾一切地坚持住！国际工人协会将会获得新生！到那一天，它会责问相信帝国主义专政，被帝国主义专政轻而易举制服的人！”

雅克让他讲话，有节制地表示赞同。他在巴黎目睹过那些场面之后，任何背叛都不再使他惊讶。

他从桌子拿起几张摊在那儿的报纸，不经心地浏览大字标题：《十万德军开往列日》……《英国动员舰队和陆军》……《尼古拉大公爵被任命为俄国各军种大元帅》……《意大利正式中立》……《法军在阿尔萨斯胜利进击》。

---

* 在杜马，布尔什维克派议员投票反对战争，揭露沙皇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因而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

** 1914年8月1日，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投票赞成战争经费。

*** 波波维奇于1912年支持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反对奥地利。

**** 《独立工党》是同名党的机关报，创建于1893年，1914年8月13日发表宣言反对战争，1915年2月，在伦敦的同盟国社会党人大会上，又采取社会沙文主义态度。

阿尔萨斯……他推开报纸。在阿尔萨斯的进击……“你们现在尝到了他们的战争的滋味了！你们听过子弹的呼啸……”凡是使他不能集中于内心激动的事，他都难以忍受。他匆匆离开书店，走到外边。

普拉特内刚拿起手稿，开始量尺寸时，他便溜走，不让人留住。

他闲逛时，面前展开巴塞尔的市容，巴塞尔，它壮丽的莱因河，它的街心花园和公园；巴塞尔，光和影、溽热和凉爽恰成对照；巴塞尔，它的活水喷泉，他在泉水里浸泡汗湿的双手……八月的骄阳燃烧着天空。从柏油路升起一股酸涩味。他从一条小巷爬上大教堂。门斯特广场空寂无人：不见汽车和行人……一九一二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教堂好象关闭着。它的红砂岩有一种古瓷的色调：可以说这是焙烧过的，弃置在太阳下，巨大而无用的圣骨盒。

在雄踞莱因河的平台上，在半圆形后殿的阴处和因河水还保留着一丝凉气的栗树下，只有雅克一个人。从下边掩映在绿荫中的游泳学校，不时传来欢笑声。他独自同野鸽在一起：他的目光追随着鸽子翅膀的扇动。不，还没到达巴塞尔时，孤零零的他尚未感到这样孑然一身。这种完全孤独，他沉醉地品味它的庄重和力量：现在他再也不想走出孤独，直至一切都消耗殆尽……霍地，他无缘无故地想：“我唯有这样在绝望中行动。我唯有这样在逃遁中行动……我不会暗中破坏战争……我拯救不了任何人，除我之外的任何人……我将会在自我完成中得到自救！”他站起来，想驱走可怕的想法。他捏紧拳头：“反对大家，做得对！在死亡中得到解脱……”

越过淡红的胸墙，在蜿蜒曲折架着桥的河流那边，在钟楼、小巴塞尔的工厂烟囱那边，肥沃的、林木葱茏,沐浴在热气团之中的地平线，那便是德国，今日的德国，已经总动员的德国，战斗准备已震动到心脏的德国。他真想朝西走去，直到边境线同莱因河混合的地方；那儿，从瑞士河岸，在他面前，几乎是一箭之遥，展开这片德国的河岸和田野。

穿过圣阿尔邦区，他来到郊外。太阳慢慢升到酷热的天空中。漂亮的别墅掩映在修葺过的篱笆、棚架、秋千、旋转喷水灌溉的花坛、盖着花桌布的白桌子中间，表明什么还没有扰乱这个处于战火弥漫的欧洲中心尚未殃及的角落的平静。在伯斯费尔登，他遇到一营瑞士士兵，穿着操练服装，唱着歌，从森林那里下来。

哈德森林在右边的山腰上。一条细长的小径与河流平行,穿过一大片幼林通出来。一块木板表明：Waldhaus（守林人之家）。左边，透过树干，绿油油的平原浴满阳光，蜿蜒的莱因河在中间流淌；相反，右边，是密密的树林，树木蓊郁的陡峭的山脉。雅克慢悠悠地往前走,一无所思。隐居了这么多天,在太阳下穿过楼房行走，树荫就显得令人心境平和。在一片冈峦起伏的顶峰，有座白色建筑依傍树林，在绿树丛中显露出来。“这大概是守林人之屋，”他寻思。一条小径斜穿而下，直至河岸。靠近水边的树荫下更加凉快。他骤然来到莱因河边。

德国就在那边，同他分隔的就只有这片水面，这条闪光的河流。

德国那边不见人影。对面的河滩上没有一个渔民。在种植了苹果树的草坪上没有一个农夫；草坪在河流和红瓦的小村落之间伸展，房屋簇拥在钟楼周围，在挡住地平线的山冈脚下。

雅克在水边看到刷成三色的小板屋，掩蔽在斜坡的灌木丛中：这是哨所？边防站或海关哨所？……

他久久离不开这片充满神秘迹象的景色。双手插进兜里，脚踩在潮湿的地上，他庄严地注视德国和欧洲。他从来不象这一刻那样平静、清醒、意识明确。此时，他独自在这条古老的河流的岸边，朝世界和自己的命运睁大眼睛。这一天总要到来，这一天总要到来！……人们的心一齐跳动，在尊严和正义之中实现平等……也许人类必须经过这个仇恨和暴力的阶段，才能打开博爱的纪元……而他不能等待。他已到了一生中不再能延缓全部才智表现出来的时期。他已全部献身于某种思想，某个朋友，某个女人？……不……也许还没有献身于革命思想。甚至没有献身于贞妮！他总是将自身重要的一部分避开全部才能的发展。他是作为一个惴惴不安、吝啬地选择自己舍弃部分的人，度过生活历程的。只是到现在，他才了解自己整个消耗其中的才能，……他要作出牺牲的情感象火焰一样烧灼他。他不断地感到绝望的时期，他每天同弃绝的念头斗争的时期过去了！同意死不是弃绝：这是命运的充分发展！

林下灌木丛中传来脚步声，使他回过头来。这是一对打柴的夫妇，穿了一身黑衣服，男的腰上挂着一把砍柴刀；女的每只胳臂挎着一只篮子。他们具有瑞士农民严肃的脸孔，老滑动的嘴，目光忧愁，好象表明生活不是漫步。两个人狐疑地观察这个陌生人，他们半掩在灌木丛中，注视着那边发生的事，发现了他。

他不该这样接近边境乱走。不消说，在河岸边有海关人员和巡逻队查看……他匆匆往回走，直接穿过矮林，想走上大路。

当天，接近傍晚，雅克去赴约，这是卡佩尔定下的约会。

“请在外边等我一下，”大学生对他说，“现在正在复查，教授不在。过十分钟我来找你。”

“儿童医院”位于小巴塞尔的码头上。一个狭小的花园，由长春藤绿篱围住，当中是一幢四层楼房，象疗养院一样有平台，病床摆在阳光下。树荫下摆着白椅子。雅克坐了下来。静谧。安宁……只有鸟儿的啁啾扰乱寂静，稍远一些传来小病人的吵闹声，雅克透过树枝瞥见他们：随着护士走近，不时有个羸弱的胸脯从枕头上抬起。

在砂砾路上传来几下蹦跳声。这是卡佩尔。他没穿罩衣，没戴眼镜，身体瘦削，穿着鼓起的衬衫和布裤，十分灵活，他的模样象顽童。头发金黄色，脸颊有点眍下去，皮肤细腻平滑。可是额角令人惊讶：一条条皱纹，这是老人的额头；眼珠是金属质的蓝色，覆盖着金黄色睫毛，目光的成熟也令人吃惊。

卡佩尔是德国臣民。他在巴塞尔学医。他甚至没想到返回德国。白天，他同韦伯教授在“儿童医院”工作；傍晚和晚上，他为革命而活动。作为书店的常客，普拉特内让他利用一个下午做德文翻译。他一点儿不了解雅克的计划；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他从兜里掏出四张写满尖细的哥特体字的纸。雅克夺了过来，细察和抚摸着，他的手指在哆嗦。他要说话，告诉德国人使他感到窒息的希望？……不。这不是倾吐和交流的时候：剩下的几天时间，他注定要处于强者的那种孤独中。他折起纸张，仅仅说：

“谢谢。”

卡佩尔已经谨慎地谈起别的事。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报纸。

“喂，听着：‘在道德科学院，现任院长亨利·柏格森*先生发言向比利时的通讯院士致敬。他宣称，反对德国的斗争，就是文明反对野蛮的斗争……柏格森……’”

他突然停下来，仿佛在侧耳细听遥远的响声。

“真蠢……你不象这样吧？每天二十次——尤其在傍晚，夜晚——我以为听到了低沉的响声……炮声，在阿尔萨斯……”

雅克掉转目光。在阿尔萨斯……是的，那边开始了大屠杀……他的脑海里有了一个新念头。正当如此多的无辜受害者注定作出最黯淡、最被动的牺牲时，他对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感到骄傲；对自己选择了死感到骄傲：这死同时也是出于信念的行动，是起义者最后的抗议，对世界荒谬现象的最后反抗；——这毫不动摇的事业将打上它的烙印，具有他所给予的准确意义。

稍停，卡佩尔又说起来：

“在莱比锡，我小时，我们住在监狱附近。一个冬夜，——下着雪——消息传到街区，说是刽子手来到城里，黎明时要行刑。我记得：夜晚我不辞而别。已经很晚。雪下得很厚。外边没有人。广场上骇人的静。我独自一人绕监狱转了几圈。我再不能回家。我不能摆脱这种想法：有个人在那里，在墙的另一边，人们判决要处死他，而他也知道，正在等待……”

几小时以后，雅克坐在咖啡馆尽里面，处在劣等烟的烟雾中，背倚炉子凉浸浸的瓷砖上，将面包浸在一碗牛奶咖啡里，

---

*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

沉思默想。光秃秃的灯泡吊在天花板上，活象蜘蛛挂在蛛丝末端，使他感到晃眼，想睡，孤零零。

普拉特内曾坚持留下他吃晚饭，但雅克推托急着改完了宣言的校样，十分疲惫，跑掉了。雅克喜欢这个书商，责备自己没有对他表示更多的热情。但是，这些关于革命充满老生常谈和重复罗嗦的闲扯，这死盯住人的目光，普拉特内不时搁在对话者手臂上的留长指甲的手，他蓦地低下鹰鼻，对着畸形的胸脯，低声说完句子的方式，酷似密谋者在吐露秘密，教雅克很不舒服，促使他激烈推拒。

他呆在这儿不错。咖啡馆黝暗，寒碜，摆着没有桌布的大桌子，木头用旧，褪色，具有黑麦面包的颜色和纹理。廉价供应白菜香肠份菜、汤、圆面包片。尽管人多，雅克却感到孤独，在嘈杂的人群中说不出的孤独。

咖啡馆总是挤得满满的。古怪的顾客：各种各样孤独的人、单身汉、流浪者接踵摩肩。还有常来的吵吵闹闹的大学生，他们知道女招待的名字，评论傍晚的电讯，轮番讨论康德、战争、细菌学、动物机械论、卖淫。还有商店伙计、办公室职员、穿得整整齐齐，沉默无言，由于不能克服的小市民的谨小慎微，彼此分开。还有很难区分的羸弱的人，失业工人，离开医院的正在康复的病人，他们周围还飘散着碘仿的气味；象这个坐在门口，并拢的膝头捧住一只调音师工具箱的瞎子那样的残废者。柜台前有一张圆桌，救世军的三个妇女在吃晚餐，他们只吃蔬菜，有索带的帽子凑到一起，喊喊喳喳地讲着富有教益的心腹话。还有一类顾客象飘流物，不知哪一股贫困、犯罪或晦气的浪潮卷来的穷光蛋。他们能坐下就很满意，不太敢抬起眼睛，被沉重的往昔压得弯腰曲背，面包长时间堆在汤里泡着，

然后才把勺子插进去。其中有一个过来坐到雅克对面。他们的目光一时相遇。在这个人的目光里，雅克一瞥之间发现那种躲躲闪闪的目光，宛如一切亡命之徒的秘密语言：用视线触觉的末端作神秘的亲密的交流；象闪电一样短暂的询问，始终如此："你呢？你也是一个不适应环境的人，逃避兵役的人，受追捕的人？"

一个年轻妇女出现在门口，朝大厅走了几步。她的身姿苗条，举止轻捷，身穿一套黑色女服。目光在找人，却没有看到。

雅克低下头来。他的心猛然揪痛了。他霍地站起身，想溜走。

贞妮……这时她在哪儿？没有她，除了从法国边境寄出的简短明信片，得不到她的其他的消息，她会变成怎样？因此，他常常突然短暂而热烈深切地思念起她；每夜失眠时，他痉挛地把她抱在怀里……想到她需要自己，想到他把她弃之不顾的茫然的未来，他难以忍受。不过他想得很少。为她保存自己生命的诱惑从未掠过他心头。牺牲爱情在他看来不是背叛：他越感到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贞妮所爱的他本人，便越感到忠实于爱情。

外边是黑夜，街道、孤独。他几乎奔跑起来，却不知跑到哪儿去。低沉雄浑的歌声伴随着他的脚步。他避开了贞妮，跑到远不可及的地方。他心中只有英雄们那种热烈的、使人纯洁的激奋。

八十二

每天，他第一件关心的事，就是要遵循梅奈斯特雷尔给他

的一个指示："每天上午八、九点钟，经过容克街三号前面。你看到窗口有块红布那天，求见休茨太太，告诉她：'我来找出租房间。'"

八月九日，星期天，将近八点半，经过阿尔萨斯街和容克街的拐角时，他的心一时停止跳动：在三号的阳台上挂着干衣服；在显眼的桌布和餐巾中间，挂着一块红布！

这儿的街道上都是小房子，有一个小花园将房屋同马路隔开。当他踏上三号的石阶时，门就打开了。在门口的半暗半明中，他看到一个金黄头发、淡色内衣、赤裸手臂的女人身姿。

"您是休茨太太吗？"

她没有回答，在他身后关上大门。过道构成一个狭窄的、相当幽暗的前厅，门窗都关上了。

"我来找出租房间……"

她迅捷地将两只手指伸进内衣，掏出一样东西递给他：一小卷薄型书写纸，象信鸽所携带的那种。雅克塞进兜里，还感到纸上的体温。

"我很遗憾，您搞错了。"年轻女人高声说。

与此同时，她打开了大门。他寻找她的目光，但她低垂眼帘。他鞠躬后出去了。门随即关上。

几分钟后，他同普拉特内俯向显影盆，解读信件内容：

"关于阿尔萨斯军事行动的情报，促使我们立即行动。已确定十日星期一飞行。早上四点出发。星期日至星期一的夜间，将传单运至迪丁根的东北高地。参阅法国参谋部出版的边境地图。在伯尔格的最后一

个字母和迪丁根的头一个字母之间划道直线。约会地点在中间点上凌驾陆路的光秃平台上。黑夜一过去，便等候飞机。如果可能，在地上摊开几条白床单，协助着陆。携带五十公斤汽油。”

“今夜……”雅克转向书商，喃喃说，他的脸孔流露出激动。

普拉特内生来是密谋家。这个残废人因经营书籍而早衰，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黑帮首领般的果断。他对危险和冒险的天然爱好，在他对革命党的忠诚中，总是象他的信念那样占据同样的位置。

他马上说：“两天来，我们对此已充分考虑过。必须坚持我们作出的决定。剩下的是执行。让我来干。你最好尽量少露面。”

“小卡车呢？今晚你能搞到吗？司机呢？……谁通知卡佩尔？你知道，必须有几个人，才能把传单迅速装上飞机……”

“让我来干，”普拉特内重复说，“一切都会照说定的那样准备好。”

如果只有雅克一个人想办法，他也会象普拉特内一样采取必需的主动。经过几天处于体弱状态的孤独和停止行动，对他来说，向书商的专断让步不啻松了一口气。

书商已经事先想到各种细节。在他那一区的活动分子中，他认识一个可以信赖的波兰籍车库经营者。他跳上自行车去找这个人，留下雅克独自呆在书店后间，面对小盆子，梅奈斯特雷尔的信还在那里飘浮着。

雅克在那里等待时，一动不动。刚才他向书商要了一张军用地图，摊开在膝上，找到了伯尔格和迪丁根；随后，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思想的重负压倒了他，几乎使他不能思索。一个星期以来，他生活在幻想中，只为目标所困扰。他仅仅偶然地想到自己，想到他注定的命运。他突然面临行动，面临几小时后要完成的行为，对他来说，这将是最后一次了。他象个木头人那样重复说："今夜……明天……明天，破晓……飞机。"而他的想法是："明天，一切都将结束。"他知道，他不会回来了。他知道，梅奈斯特雷尔会飞得超过距离，直至储备汽油用光。然后……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飞机在前线被击落？……飞机被截获？……法国或德国的军事法庭？……无论如何，是当场抓获：不经判决便行刑……他恐惧起来，头脑异常清晰，双手半晌抱住额角："生命是唯一的财富。牺牲是发疯。牺牲是罪过，违反自然的罪过！一切英雄行为都是荒谬的，罪恶的！……"

蓦地，他心中变得异常平静。恐惧的浪潮过去了……他象绕过海岬一样越过它，到达彼岸，欣赏到另一个天地……战争也许被控制住了……反抗，彼此友爱，停战！……"即使不能成功，那也是多么出色的榜样呀！不管怎样，我的死是一个行动……振奋荣誉感……矢忠不渝……矢忠不渝，而且有益于人……终于有益于人！赎回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的毫无作为……找到巨大的安宁……"

现在，他的四肢放松，有一种休憩、几乎甜蜜的感觉：就象一种夹杂忧愁的满足……他终于快要放下重负……他快要同这个令人失望的难对付的世界一刀两断，同他经历的令人失望的难对付的人生决裂……他毫无遗憾地想到生，想到生与死……

毫无遗憾，不过怀着发呆的动物般的麻木，他全神贯注，竟至不能集中思路想别的东西……生与死。

普拉特内看到他时，他在同一个地方，手肘支在膝上，头捧在手里。他机械地站起来，小声说："啊，如果社会党没有叛变就好了！……"

普拉特内带回车库经营人，这个人头发花白，脸容镇定坚决。

"这是安德烈耶夫……他的小型卡车准备好了。他给我们开车。将传单、汽油放到车上……卡佩尔已通知到，他来了……夜幕降临就出发……"

这两个人的到来使雅克从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为了更加稳妥，他要趁白天熟悉道路。安德烈耶夫同意了。

"来吧，我带你开到那里，"他向雅克提议。"我驾驶敞篷小汽车：这样，我们好象两个兜风的人……"

"传单捆好了吗？"雅克问书商。

"差不多捆好了……再有一小时的工作量……你回来就干完了。"

雅克拿上地图，跟随安德烈耶夫出去。

普拉特内在地窖等候他们，一面跟卡佩尔捆好传单。

传单印成四页纸——两页法文；两页德文——印在轻而坚韧的特殊纸张上。雅克让人将这十二万份传单分成两千份一捆，每捆用一条薄纸带扎住，指甲挑一下便能断开。全部重量刚超过两百公斤。普拉特内在卡佩尔的协助下，按照雅克的吩咐，打成十捆一包；共六十包，每包用细绳捆住，一只手就能

解开这个扣。为了更便于搬运这六十包传单，雅克搞到了一些大帆布袋，就象邮差所用的那一种。全部东西压缩到六袋，每袋重四十公斤左右。

五点，波兰人的小汽车回来了。

雅克不安而兴奋：

“情况不妙……通往梅彻仑的道路有人检查……毫无办法：海关人员，小哨所……另一条经过洛芬的道路，直到罗斯森，情况很好。但到那儿后必须走一条土路，难以通行……小型卡车开不过去……必须放弃卡车……必须找到一辆大车……农民的马拉大车……什么地方都可以通行无阻，又不引人注目。”

“一辆大车？”普拉特内说，“很容易……”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查看名单。“跟我来，”他对安德烈耶夫说，“你们俩呆在这里，捆完口袋。”

他显得非常自信，雅克同意不陪他们去。

“我不需要别人捆最后这几包，”剩下他和德国人时，德国人对雅克说。“你休息一下，设法睡一会儿……不？”他走过来，捏住雅克的手腕：“你有热度，”过了一会，他说，“奎宁呢？”雅克耸耸肩表示拒绝：“那么，别呆在这个没有新鲜空气的地窖里，这里有胶水臭味……去散一回步吧！”

格雷芬路挤满了穿上节日盛装的一家家人，他们是来闲逛的。雅克混入人群，来到桥边。他迟疑一下，折向左边，下到码头。“我运气好……一个美丽的傍晚……”他挺起胸，终于露出微笑。不再思索，坚强起来……“但愿他们找到一辆大

车……但愿一切顺利……”

沿着河岸的人行道几乎空无一人；人行道俯瞰着泛起涟漪的水面，落日照成金银闪烁的溶流。在斜坡下面的拉纤道上，沐浴者在利用落日余辉；草丛中的赤裸身躯有一种异常柔和的光辉。雅克站定了一会儿，空气柔和得令人难过……他的眼泪涌了上来。他继续往前走。拉菲特别墅区，塞纳河畔，夏天同达尼埃尔一起沐浴……

命运通过怎样曲折的道路，直至这最后一晚，引导着昔日的孩子呢？一连串的偶然？不。不！……他的一切行动相互联结。他感到这一点，总是一直朦胧地感到这一点。他的存在只不过是对神秘的方位和注定的联结漫长而起伏不定的服从。如今到了尽头和光荣的顶点。他的死在他面前辉耀夺目，酷似这光芒四射的落日。他已超越了恐惧。他卓有成效地执著，怀着坚持不懈、沉醉其中和强烈的忧郁服从召唤。这自觉的赴难是一生美好的结束，也是最后忠于自身的行动的条件……忠于反抗本能……从儿时起，他就说不！他从来没有别的表现方式。不是对生活说不，……而是对世界说不！……这是他最后一次拒绝，对人们安排的生活说不！……

他没有注意道路，来到魏茨坦桥下。上面通行着汽车、电车——和行人。低下的街心公园象是幽静、凉爽、有绿荫的场所，开着门。他坐在一条长凳上。小径在草坪和黄杨树丛中蜿蜒曲折而去。鸽子在一棵雪松的低枝上咕咕叫。有个还很年轻的女人，系着淡紫色的围裙，身材象小姑娘，而脸孔已憔悴，坐在小径的另一边。她的面前，一辆童车中睡着一个婴儿：是个不足月的孩子，头发稀疏，肤色蜡黄。女人贪馋地咬着一片面包；她望着远处河那边的方向；空着的手象孩子的手一样细

弱，不经意地摇着破旧的童车，车的各个连接处都吱嘎作响。淡紫色围裙褪色了，但很干净；面包涂了黄油；女人的表情是平静的，近乎心满意足；没有什么透露出过度贫困，然而，整个世纪的贫困都令人难以忍受地展示在那里，雅克站起身，逃之夭夭。

普拉特内刚回到书店。

他目光炯炯，胸部鼓凸：

“我有必需的一切！一辆大篷车。装载的东西看不出来。驾辕的是匹壮实的牝马。安德烈耶夫驾车，在波兰，他是农场伙计……时间花得多一些，但肯定能通行无阻。”

八十三

爱丽盖斯蒂教堂的钟楼敲响午夜。一辆拉菜的大车慢慢穿过南郊空寂无人的街道，来到埃希的大道。

在四边扣得严严密密的厚篷布下面，一片漆黑。普拉特内和卡佩尔坐在后面，手遮住嘴巴，低声说话。卡佩尔在抽烟，不时能看到香烟的火光在移动。

雅克缩在尽里边，在两包传单之间坐定，肩膀缩起，夹紧膝盖，双手抱住，在黑暗中沉思，为了克服兴奋，竭力一动不动，双目紧闭。

普拉特内憋住的声音传到他耳里：

“我的老卡佩尔，现在想想我们自己。这时候，一架飞机……

我们三个能坐在车上，不用担心，也没有人问我们到那边干什么，安安稳稳往回走吗？你以为怎样？”他转向大车尽里，添上说。

雅克一声不吭。他在想飞机着陆……随后，幸存者在地上会遇到什么呢！……

普拉特内喋喋不休地继续说：“尤其是，即使我们把大车隐蔽在灌木丛中……也必须赶在飞机到来之前，一卸掉东西，便让安德烈耶夫跟大车回来，以便在天亮前赶到大路。”

雅克已经看到自己在飞机里……他探身到机舱外……白纸在空中飞旋。草场、树林、麇集的军队……传单成千张散落在田野上……子弹呼啸着。梅奈斯特雷尔回过身来。雅克看到他的脸鲜血淋淋。他的笑容好象在说：“你看，我们给他们带来和平，而他们却伏击我们！……”飞机被击中机翼，滑翔而下……报纸会怎么报道呢？不，报纸被迫沉默。昂图瓦纳不会知道。昂图瓦纳永远不会知道。

“那么我们呢？”卡佩尔问。

“我们？飞机一装好传单，我们就溜掉，尽其可能，各奔一方！”

“All right（好的）！”卡佩尔说。

大车大约来到平坦的地方，牝马小跑起来。大车车厢悬得很高，装得很少，在弹簧上颠簸。黑夜里，这单调的摇晃使人沉默和昏昏欲睡。卡佩尔掐灭香烟，将腿平伸在包上。

“晚安。”

半晌，普拉特内咕哝说：

“安德烈耶夫真蠢。这样的速度，会到得太早，你不这样认为？”

卡佩尔默不作声。普拉特内转向雅克：

“我们越到得早，越有被注意的危险，你不这样认为？……你睡着了？”

雅克没有吭声。他眼下站在大厅中央，身穿教养院的短劳动服。在他面前，军事法庭的军官坐了半圈。他仰起头，每个音节一字一顿：“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我运用剩下的最后权利：你们没听完我的话，不要拉我去行刑！”这是一个中古时代的法院大厅，复杂的藻井平顶，浅金色彩绘。主持开庭的将军坐在法庭中央的一张高椅上。这是费斯姆先生，克卢伊教养院院长。不消说，是自愿入伍，竟是将军？……他总是那样：年轻，头发金黄，脸颊圆鼓鼓，胡子刮得光光的，扑了粉，眼镜闪光，遮住目光。他优雅地穿着肋状盘花纽的黑色军服上装，卷毛羔皮镶边。他的下面，两个老残废退伍军人并排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胸脯挂满勋章。他们不停地书写；桌下，他们的假木腿伸向前面。“我不想为自己辩护！用不着为自己根据信念作出的行动来辩护。坐在这里的人应该从一个赴死的人嘴里，听到真理……”他的手捏住面前插入地下的半圆形栏杆。坐在那里的人……他感到身后的阶梯望不到头，这是赛车场的阶梯，挤满了观众。贞妮来了。她独自坐在一张长凳的边上，苍白，失神，系上淡紫色围裙，还有一辆婴儿车。他避免回过头来。他不是对她说话，也不是对这群静得出奇的人说话，他们的注意力象重负一样压在他的脖子上。他不是对那排注视着他的军官说话。他仅仅是对这个从前总是污辱他的费斯姆先生说话。他激动地盯住这张无动于衷的脸，却得不到对方的一瞥。眼睛睁开了一点？眼镜的闪光，军帽的阴影使人看不清。雅克清楚记得这小小的灰眼珠中刻毒的目光！不，从脸容的凝

然不动看来，眼皮好象坚持下垂。他呆在院长面前，感到多么孤独呵！孤零零在这个世界上，带着他的狗，他在汉堡的码头找到的跛脚卷毛狗……要是昂图瓦纳来了，他会迫使费斯姆先生睁开眼睛。他感到多么孤零零，孤零零地反对大家！将军、军官、残废军人，还有这些不知名的群众，以及贞妮，大家都把他看作一个要交代清楚的被告。多大的讽刺啊！他比那些有权判决他的人都更伟大，更纯洁！他与之对抗的是整个社会……“有一种法律高于你们的法律：良心的法律。我的良心说话比你们所有的法规都更响亮……在你们的战场上荒谬地牺牲，或者起来斗争，为获得受你们欺骗的人的解放而牺牲，我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我已经作了选择！我接受死：不过不为你们效劳！我赴难是因为你们给我留下了这个唯一的方法，为了对我来说仍然最重要的东西，不顾你们挑唆人们去仇恨而斗争到底：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博爱！”说完每一个句子，固定在地上的小栏杆便在他捏紧的拳下颤动。“我作了选择！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突然，一队士兵举枪瞄准他的幻觉使他战栗起来。在第一排，他认出帕热斯和茹默兰。他抬起头，又回到大厅里。行刑队的形象非常准确，脸孔的扭曲使他扮了个怪相；但他成功地把这个怪相扮成高傲的咧嘴一笑。他逐个观察军官。他瞅着费斯姆先生，盯住细看，就象从前他夹杂着烦恼和挑战意味，竭力猜出院长的沉默隐藏着什么那样。他用尖刻的声调说：“我呀，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你们这些人，你们知道吗？你们自认为是最强有力的人？今天！一有信号，打几发子弹，是的，你们就能以使我沉默而自豪。但你们消灭了我，却阻止不了什么！我的使命在我之后仍然留存下来！明天，它将结出你们意想不到的硕果！即使我的呼吁没有响应，被你们

淹没在血泊里的各国人民很快就会懂得和振奋起来！在我之后，你们会看到成千上万个象我一样的人起来反对你们，他们具有觉悟，彼此团结！在你们和你们罪恶的制度机构面前，矗立着人的现实和一种精神力量，对此，你们卑劣的镇压手段无可奈何！世界的进步和未来必然不利于你们！各国的社会主义在前进！这回它绊倒了是可能的。你们野蛮地利用了它的失足。是的，你们成功地进行了总动员！不过，对这微不足道的胜利，你们不要抱幻想！你们不会推翻事物的秩序，从而对你们有利。国际主义必然会战胜你们！在全球取得胜利！你们不能用我的尸体挡住它的道路！”他的眼睛在搜索费斯姆先生的脸孔。这是个瞎眼的脸孔，蜡做的脸孔。菩萨般隐约的微笑，具有不可捉摸的冷漠……雅克气得发抖。无论如何，要同这个人接触，这是他的敌人！至少有一次逼他看一眼！他猛然叫道：“院长先生，看一看我！”

“怎么啦？你说什么？你叫我吗？”普拉特内问道。

将军的眼皮抬起来。没有灵魂的目光：医院里垂危的病人在职业护士眼里看到的目光，对这种护士来说，垂危的人只不过是一具就要掩埋的尸体……忽然间，一个揪心的想法掠过雅克的脑海：“他也会叫人杀死我的狗。让看守阿瑟去干，因为他把阿瑟看作勤务兵！……”

“你说什么？”普拉特内又问。

由于雅克不回答，他在黑暗中伸出手去，触到雅克的腿，雅克睁开眼睛。他首先看到的，不是篷布的拱顶，而是刑事法庭的天花板和金色的彩绘。末了，他恢复意识：普拉特内、传单袋、大车……

“你叫我？”普拉特内重复问。

“不。”

“大约离洛芬不远了，”半晌，书商说。随后，他不想打破雅克的沉默，住了声。

卡佩尔睡在车板上，象孩子般沉入梦乡。

普拉特内不时挺起腰，从篷布的隙缝中竭力探望外边。过了一会儿，他小声宣布：

“洛芬！”

大车慢慢地穿过不见人影的城市。两点。

又是二十来分钟过去。牝马停住了。

卡佩尔跳了起来：

“怎么？有什么事？”

“嘘！”

大车刚穿过罗森兹。现在该离开峡谷了：在村子口上，道路变成陡峭的泥土路面，满是干涸的车辙。安德烈耶夫从座位上跳下来。他灭了提灯，抓住牝马的辔头。车子又走起来。

大车在颠簸摇晃；弹簧、木拱吱扭作响。雅克、普拉特内和卡佩尔竭力阻止车上的东西从这一边滑到狭窄车厢的另一边。这磕磕碰碰，这响声，在雅克记忆中唤醒了一种节奏，一种柔和思乡的乐句，起初他记不起是谁的……肖邦的练习曲！贞妮……拉菲特别墅区的花园……天文台林荫路的客厅……那一晚这么近，又这么远，在他的恳求下，贞妮弹了起来……

临了，过了长长的半小时，再次停下。安德烈耶夫过来解开篷布的带子。

“到了。”

三个人默默地从车上跳下来。

只有三点钟。黑夜虽然满天繁星，还是漆黑一团。但在东

方，天空开始发白。

安德烈耶夫把牝马系到一棵小树干上。普拉特内如今默不作声：他看来不象在书店里那样有信心；他竭力看清周围的黑暗，低声说：

“平台在哪里呢？”

“你来。”安德烈耶夫说。

四个人爬上长满灌木的斜坡。在斜坡顶上、高台的边沿，走在头里的安德烈耶夫站住了。他喘了一下气，一只手搭在普拉特内的肩上，另一只手指向黑夜，解释说：

“从这儿开始——待会儿你会看到——没有树了。这就是高台。选择这儿的那个人，你知道，他很内行。”

“现在，”卡佩尔建议，“必须赶快卸车，让安德烈耶夫往回走。”

“干吧！”雅克大声说。声音的坚定令他自己也吃惊。

他们四个人又走下斜坡。搬运口袋和油桶只花了几分钟，即令爬到高台的路很陡。

“天稍为亮一点，”雅克把一个白帆布袋放在地上说，“我们便将床单铺在高台上，远离中央放三四个点，便于飞机着陆。”

“现在，你赶着你的破车快走吧！”普拉特内对波兰人咕哝说。

安德烈耶夫转向那三个人，半晌一动不动。随后，他朝雅克走了一步。大家分辨不清他的脸容。雅克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他太激动，说不出话来；他突然对这个今后见不到的人，感到一丝温情，而那一位永远也不会意识到。波兰人握住伸出来的双手，俯身一声不吭地吻了吻雅克的肩膀。

他大踏步下坡，脚步声咚咚响。车轴的吱扭响；大车在原地转过方向。然后，毫无声息……安德烈耶夫大概又盖上篷布，或者查看一下挽具，再爬上他的坐位……大车终于走动起来，车轮的辚辚声，弹簧的呻吟声，马蹄踏在沙土地上的轻微得得声，起先很清晰，逐渐消失在黑夜中。普拉特内，卡佩尔和雅克没交换一句话，肘靠肘，伫立在斜坡边上等待，目光射向黑暗，朝着远去的声响。剩下一片寂静时，卡佩尔头一个转向高台，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普拉特内坐在他旁边。

雅克依然立伫着。眼下无事可干。等待日出、飞机……不得已的无所事事使他重又变得烦恼。啊，他多么希望这最后的时刻单独待着……为了避开伙伴，他往前走了几步。“至今一切顺利……现在，梅奈斯特雷尔……大家从老远就可以听见他来……天稍为亮一点，床单……”黑暗中震响着昆虫的唧唧声。寒热折磨着他，疲惫使他走路蹒跚，他把汗湿的脸伸向凉爽的黑夜，在高台上来回地随意走动，绊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转圈子是为了不太远离普拉特内和卡佩尔，他不时在黑暗中听到他们窃窃私语。末了，这样盲目闲逛腿都走乏了，他坐到地上，闭上眼睛。

透过墙壁，他认出了在石板上轻轻行走的脚步声。他知道贞妮有办法进入监狱，又一次走到他身边。他在等待她，期待她出现，然而他不愿意……他挣扎……但愿牢门统统关上！让他独自一个人待着！……太晚了！她来了。透过铁杆，他看见了她。她从诊疗所白色的长廊深处向他走来，半掩在她没有权利当他的面撩开的绉纱面纱下，轻手轻脚的。他们禁止他见到她……雅克注视她，不作欢迎表示……他不想走近她；他不再同任何人接触：他属于铁栅另一边的人……现在，他不知为什

么，伸入面纱，双手捧住在发抖的小小的圆脑袋。在面纱下，他看到痉挛的脸容。她低声问："你害怕吗？""是的……"他的牙齿格格作响，很不容易咬清字句。"是的，但没有人知道，除了你。"她用令人惊讶而又平静的嗓音，用动听的不是真声的嗓音低低说："这是结束……忘却一切，安宁……""是的，但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你不会明白……"他身后，有人走进单身牢房。他不敢回过头来；他缩缩肩……一切都消失了。有人给他蒙上眼睛。拳头推搡着他。他往前走。一股新鲜空气使他头上的汗变得冰凉。他的脚踩在草地上。布带蒙住他的眼睛，可是他清晰地看到自己穿过四周有军队把守的普兰宫前面的空地。士兵算不了什么。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人也不想。他只注意周围的清新空气，即将过去的黑夜和即将来临的白天的温馨。眼泪流下他的面颊。他仰起蒙住眼睛的头颅，往前走去。他步履坚定，但有点急促，犹如脱臼的木偶，因为他控制不住小腿，他觉得地面陷下去一些洞，他要跌下去似的。没有关系。他往前走。他周围的嘈杂声轻柔，一直不断，仿佛风的飒飒声。每一步都使他更走近目标。象奉献祭品一样，他双手举起一样易碎的东西，他必须不踩空，捧到最后……他身后有人在嘲笑……梅奈斯特雷尔？……

他慢慢睁开眼睛。他的头顶上天穹中的繁星已经隐去。黑夜已尽，变得明亮，东方那边，山峦衬托在金光道道的清晨的天空中，而在山峦后面，五彩缤纷。

他没有醒来的感觉：他忘却了噩梦中的一切。他的血在有力地跳动。他的思路明晰，象雨后的景色那样清洗一新。行动的时刻接近了：梅奈斯特雷尔快要到来。一切准备就绪……在他轰响的脑袋里，思路清晰地联接起来，肖邦的乐句重新象加上弱音

器演奏，发出令人心碎的柔和声音。他从兜里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等下要交给普拉特内。他看不见自己写的字，乱涂起来：

“贞妮，我生平唯一所爱的人。我最后的思念是给你的。我本来可以给你年复一年的温情。我只使你痛苦。我多么希望你保留我的形象……”

一下减弱的冲击，紧接着第二下，刚刚震撼了他身下的地面。他游移地停下笔。他听到的是远方一连串爆炸，同时，他贴住地面的身体都感觉到了。骤然间他明白了：炮声！……他把笔记本塞进兜里，一下子蹦起来。在高台边，靠近斜坡的地方，普拉特内和卡佩尔已站在那里。雅克跑了过去：

“炮声！阿尔萨斯的炮声！”

他们聚在一起，一动不动，伸长脖子，睁开呆定的眼睛。是的：那边，战争等待清晨的第一道曙光，重新恢复……在巴塞尔，他们还没有听到过……

正当他们屏住呼吸时，突然从大地的另一端，传来不同的响声，使他们三个同时回过身来。他们用目光互相询问。谁也不敢说出这仅仅觉察到的嗡嗡声是什么，然而这声音逐渐变响。炮声在远方继续着，有规律地时断时续，而他们不再倾听。他们面向南方，搜索泛白的天空，如今充满了看不见的昆虫的嗡嗡声……

陡地，他们的手臂一齐举起：有个黑点出现在霍格瓦尔德山顶上空。梅奈斯特雷尔！

雅克叫道：

“做标志！”

每个人抓起一张床单，冲到高台的各个点上。

雅克跑的距离最长。他绊在土块上，却夹紧折好的床单，一面奔跑。他不想别的，只想及时到达高台边上。他不敢失去一秒钟，抬头跟踪飞机的飞行；轰轰声震耳欲聋，飞机已经象猛禽那样在转圈盘旋，好象要扑向他，抓住他，把他带走。

八十四

尽管冷风抽打他的脸，灌满他的鼻孔和嘴巴，使他感到落水一般，他并未觉得是在往前。仿佛站在两节车厢之间的折棚颠簸着的铁板上，摇来晃去，挤挤搡搡，又象一阵滚雷，即使他戴上飞行帽护耳，也震得耳聋。他甚至没有发觉，在高台的地面上颠簸了一阵之后，飞机突然起飞。他周围的空间只是一片片云絮，散发出汽油气味。他睁大眼睛，但目光和思想陷在这片云絮中。他很快恢复了呼吸。他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使神经适应这捶击和瘫痪大脑的轰响，使他的四肢象不停地放电一样的轰响。慢慢地，精神开始收集形象、思想。不，这回，这不再是梦！……他系在坐椅背上，双膝被摞在周围的一包包传单夹得不能动弹。他直起身子。前面，在周围雾濛濛的一片白色中，他看清一个人的身姿、肩膀、飞行帽、在宽阔的黑机翼下，象皮影般显示出来：飞行员！一股激动快活的心情攫住了他。飞机出发了，在全速飞行！它发出野兽般的叫声，一声胜利的长吼，它消失在风暴般的轰隆声中，梅奈斯特雷尔的背连动也没动。

雅克将头伸到外边。风吹打着他，在他耳畔发出磨刀的吱嘎声。广阔的变幻不定的灰濛濛的画面一望无际，这是平放的画面，从高处和远处看去：褪色的、龟裂的、象石膏一样的壁画，周围还有颜色灰暗的小岛。不是一幅壁画：而是一页天体图；一片陌生土地的空白地图，大片地方尚未开发。于是他想到一件惊人的事：普拉特内和卡佩尔在地底下继续过着无翅昆虫的爬行生活……目眩的感觉使他的视线模糊了。他昏沉沉地坐好位子，闭上眼睛……突然间，他又看到童年时的自己。他的父亲……昂图瓦纳和吉丝……达尼埃尔……然后是一个朦胧柔和的形象在拉菲特别墅区公园里身穿网球服的贞妮……随后一切消失了。他又睁开眼睛。在他面前，梅奈斯特雷尔始终在那儿，驼着背，球状的飞行帽。不，这不是幻觉。梦想终于实现了！这怎么发生的？他一无所知。打从他竭力在高台上摊开床单时起，——他屈从反应，俯伏在地上，以为魔鬼扑到他身上——直到此刻他生活在美妙的感受中，他失去了对自己行动的一切控制。他的记忆仅仅机械地记录下几个不连贯的幻象：幽灵的身影在清晨朦胧的亮光中移动……他竭力回忆。他骤然重新看到的，是梅奈斯特雷尔神奇的出现，这时，飞行员仿佛突然给这自天而降的流星以灵魂和声响，从机身探出上身，他的脸裹在皮帽中："快，撒传单！"他又看到在高台的黑夜里人们奔跑，口袋从这只手传递到那只手。他又回想起，那时他提起一桶汽油，递到梅奈斯特雷尔身边，飞行员跪在照亮的机舱里，用一把长扳手拧紧某个螺栓，回过头来："接触不良！叫机修工！"

"他赶大车走了。"

于是，梅奈斯特雷尔一言不发，又钻进机座里……他，雅

克，怎么坐在这里？这顶飞行帽呢？谁给他扣上皮带？

飞机在向前飞？它消失在充满执著的隆隆声的空间，漂浮在光亮中，看来一动不动似的。

雅克回过身来。太阳在他身后。旭日初升。西北方向？显然是阿尔基斯—坦纳……他又挺起身，想瞧瞧外边。多么神奇！雾变得透明了。现在，在飞机下面，四天来他反复研看的军用地图一望无际地展开，辉煌，绚丽，生动！

雅克又激动又惊讶，下巴搁在金属边沿上，凌驾这陌生的世界。一条宽阔的白色水流好象弯弯曲曲地勾划出道路，将景色一分为二。峡谷？伊尔峡谷？在这条银河的中心，那条蜿蜒曲折的爬行动物，被银色的水汽这儿那儿遮住，是条河流。沿着河流在右边那条淡白的线呢？一条路？阿尔基斯的大路？这纠结在一起的网状大小脉络，是否就是互相交叉，在平原的雾濛濛绿色中显露出来的道路？那另一条黑线，他起先没注意到，几乎是笔直的？铁路？他身上的活力全集中在这注视中。现在他分清峡谷两侧耸立的峰峦。这儿那儿，一片片沉滞的雾气随风而去，卷曲起来，露出大块的天空。那是林木蓊郁的峰顶深绿色的一点。右面那边刚在云絮中显露出来吧？一座城市？这座城市依傍山腰，成半圆形而下，显得很小，沐浴着粉红的朝阳，躁动着看不见的生命……

飞机略微往后倾。雅克感到飞机在上升，持续地、轻巧地、稳定地上升。如今他已非常适应马达的轰鸣，他需要这响声，他再不能缺少它，沉浸其中，陶醉其中。这仿佛变成了他的激动的音乐喷发，交响乐的演奏，强有力的音波以音响语言表达出这一刻的奇异感受，这次把他载往目的地的飞行的神奇景象。他再没有什么要斗争，要选择；他不需要愿望。解脱！

疾飞带来的风，高空的空气，获得成功的执著信念，这些使他的血涌得更快更有力。他觉察出胸腔内自己心房快速而有节奏的跳动，脉搏跳动就象人的伴奏，是他本身同这神话般的凯歌的最后合作，这凯歌使他周围的空气颤动……

梅奈斯特雷尔在激动不安。

刚才，他已经往前倾。或许为了看地图？或者干脆是为了更好地按要求行动？……雅克快活地注视同伴的操作。他叫道：“喂！”但距离和响声妨碍两人进行任何交流。

梅奈斯特雷尔又挺直身子，然后又前倾，胸部向下，呆了好几分钟。雅克好奇地观察他。他没看飞行员在干什么；但从肩膀短促的抽动，他捉摸出在使劲，在干活，兴许是在使用长扳手，他记得高台上在梅奈斯特雷尔的手里看到过。

看来没有任何可担心的：飞行员熟悉驾驶……

骤然间，空中产生一种跳动、阻遏。怎么回事？雅克很纳闷，用目光审视周围的空间。他用了一会儿工夫弄明白了：这晃动，这突然出现的气潭，不过是寂静的突然出现；完全的宗教意味的寂静，星际间的寂静，猛然代替马达轰鸣的寂静……为什么切断油气供应？

梅奈斯特雷尔挺起身子，他甚至可能站了起来；他的身躯挡住了飞机的前部。

在审视的雅克目光不离这纹丝不动的背部。真令人恼火，相互不能说话！……

飞机仿佛也被自身的沉默惊住了一般，缓缓地颠簸了几下，然后笔直地飞行，在空中带着箭矢柔滑的响声呼啸着。平飞？俯冲？为什么这样操纵？梅奈斯特雷尔担心被声音所暴露？他想降落？他们已经接近战线？一会儿就要撒出第一批宣

言？肯定是的：因为梅奈斯特雷尔没有回转身，随即用左臂做了一个动作……雅克哆嗦着，伸出手想抓住一包传单。但他不由自主地冲出坐位，失去平衡。他的皮带勒住肋骨。出了什么事？飞机失去了水平位置，头朝下。为什么？故意的？……雅克的脑海里掠过一丝怀疑。直觉到可能有危险，同梅奈斯特雷尔使他产生的完全信赖感相抵触……他一只手攀住机舱边沿，竭力挺起身子，想瞧瞧外面。多么可怕！景色在摇晃。田野、牧场、树林，刚才象地毯一样平展展；如今摇晃着，凹凸不平，象着火的水彩画一样卷曲，上升，朝他垂直上升，在狂风的呼啸中，带着大灾大难的速度！

他腰部一使劲，终于挣断皮带，甩向后边。

被击落！完了……

不。飞机奇迹般挺起来，几乎又恢复正常飞行状态……梅奈斯特雷尔还在驾驶……有希望！

飞机失去控制地滑翔了一会儿。随后强烈的气浪攫住了它，抬起来，摇撼着，肢解着飞机。飞机格格作响，向左倾斜。“在翼尖上”盘旋？着陆？雅克弓着背，双手抓住金属板，但指甲没有地方可放。他的视网膜上出现了清晰的影像：在太阳下，一丛枞树，一片牧场……他本能地闭上眼睛。一会儿，却无限地长。脑子空空的，心脏夹在老虎钳里……一下号角声震荡他的耳鼓。烟火般的圆花饰火焰裹住他，包紧他，把他带往旋转的光亮里。敲钟，敲钟，使劲……他想叫喊：“梅奈斯特……”猛烈无比的震荡撞伤了他的下腭……他的身子被甩到空中，他觉得自己象一铲灰浆平甩到墙上。

炎热……火焰，哔剥作响，火灾的臭味……刺痛，切肤之痛布满他的腿部。他感到窒息，竭力挣扎。他作出超人的努力

想后退，爬出这个炭火盆。不可能。他的脚固定在火里。

他身后有两只钢爪抓住他的肩膀，拖着他。他感到粉身碎骨和车裂一般，吼叫起来……有人拖着他打钉子上过，他的身体血肉模糊……

倏地，这恐怖难熬变得柔和了。黑暗。虚无……

八十五

声音，被厚毯帘子挡住的遥远的话语声，然而依旧执著地传到他耳里……有人对他说话。梅奈斯特雷尔？……梅奈斯特雷尔在叫他……他挣扎，竭尽所剩无几的力气，想摆脱这种蜡屈症一般的睡眠。

“您是什么人？法国人？瑞士人？”

难以忍受的疼痛咬啮着他的腰部、大腿、膝盖。他被铁钉钉在地面上。他的嘴只不过是条伤口；他肿胀的舌头令他窒息。他双目紧闭，脖子后仰，左右摇摆着头，抽动肩膀，徒劳地想挺起身，带着被扼住咽喉的呻吟声，又倒在穿刺他背部的钉子上。一股汽油和烧焦床单的臭气充满他的鼻孔和咽喉。他在流涎；从他几乎不能张开的嘴角，他吐出一块血瘀，象果肉一样浓。

“什么国籍？您执行什么任务？”

声音在他耳畔嗡嗡响，唤醒他的麻木。他游移的目光从昏暗的深处升起，在眼皮之间游动，一时显露出来。他看见树顶，天空。灰尘仆仆的绑腿……红长裤……军队……一群法国

步兵俯向他。他们开枪打他，他就要死去……

传单呢？飞机呢？

他略微抬起头。他的目光在士兵们的大腿之间扫来扫去。飞机……三十米处，一堆乱七八糟的残骸象熄灭了的篝火，在太阳下冒烟：一堆废铜烂铁，垂挂着几片熏黑的破布。旁边，一只机翼残缺不全，深深插入地下，耸立在草丛中，象稻草人一样孤零零……传单！他要死了，却没有撒过一张！一捆捆扔在那里，烧毁，永远埋在灰烬里！没有人，永远，永远……他仰翻头颅，目光消失在明亮的天空中。对这些废纸抱着极大的惋惜……他太疼了，别的什么都顾不上……这些炙痛刺戳着他的大腿，直至骨髓……是的！死亡！快一点，快一点……

“喂，回答呀！您是法国人？您坐这架飞机要干吗？”

声音贴近，气喘吁吁，响而并不粗鲁。

他又睁开眼睛。一张还很年轻的面孔，因疲惫且虚肿；两只蓝眼睛，戴着夹鼻眼镜，军帽加上蓝色帽套。四周响起其他人的声音，七嘴八舌：“他醒过来了，我对你说！”“你通知连长了吗?”“我的中尉,他身上兴许有证件。应该搜一搜……”“他死里逃生真是万幸！”“军医快来了；帕斯甘跑去找他了……”

戴夹鼻眼镜的人单腿跪在地上。他的下巴刮得不干净，还有他的脖子，都从解开风纪扣的军服中露出来；胸前交叉着皮带。

“你不会法文吗？……Bist du Deutscher? Verstehst du?（你是德国人？你懂吗？）”

粗糙的手指放在雅克受伤的肩上。雅克发出微弱的呻吟声。中尉马上缩回了手。

“您疼吗？您想喝水吗？”

雅克眨眨睫毛，表示同意。

“无论如何，他懂法语。”军官站起身，小声说。

“中尉，这肯定是个间谍……”

雅克想朝这个尖利的嗓音转过头去。这当儿，一队士兵走开了，让人看到三米远的地上有一堆暗黑的东西：无以名状的、暗黑的东西，蜷缩在草丛中，只有一只臂膀还表明是人；这只臂膀的末端是只黑色的鸟爪，雅克的目光离不开它：一只细洁的有力的手，手指在空中半痉挛着……在雅克周围，话语声好象含混不清了……

“瞧，中尉，帕斯甘把军医带来了……帕斯甘什么都看见了：他往岗哨送咖啡……他说，飞机……”

声音远去，远去，被毯帘挡住了。树顶在天空变模糊了。疼痛也慢慢远去，消溶在令人沮丧的倦怠中……传单……梅奈斯特雷尔……也死了……

出于哪一种神秘的专横的理由，他还残存在这砸碎、摇晃、无用的小船里？梅奈斯特雷尔早就跳入水中，因为湖上的风暴确实过于猛烈地摇撼他们的小船……太阳象溶铅一样燃烧着。雅克徒劳地想逃避这种烧灼。他使劲要移动肩膀，半张开眼皮，旋即闭上，这金箭刺伤了他的眼眸。他十分难受，船底有棱角的石子撕裂他的皮肤。他想叫梅奈斯特雷尔，但他的嘴有块炽烈的煤灼痛他的舌头……一下撞击，他感到疼痛，直到神经末梢。小船被突如其来的浪涛卷起、大约撞在码头上。他睁开眼睛……“喂，摔伤的，你想喝水吗？”一顶军帽……是个宪兵对他说话……一个陌生面孔，乡村本堂神甫未刮光的脸。周围，粗鲁的沉浊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他非常难受。他受了伤。他

大概遭到了飞机失事。喝水……他感到白铁皮杯的边沿碰到他火烧火燎的嘴唇上。“老兄，他们的步枪，这没有什么。但是，他们的机关枪！这些德国佬哪儿都有配备！”“我们也应该有机关枪！就等着制造出来！”

喝水……虽然他在太阳下，汗水涔涔，仍然瑟缩发抖。他的牙齿磕碰在金属上。他的嘴只张开一条缝……他贪婪地喝了一口，呃住了。有点水流到他的下巴上。他想举起一只手臂：他的手腕被手铐铐住，固定在担架的皮带上。他还想喝水。可是拿着杯子的手缩回去了……霍地，他回想起一切！传单……梅奈斯特雷尔烧焦的手，飞机，起火……他闭上双眼，太阳、眼泪、灰尘、汗水把眼睛刺痛了……喝水……他极其难受。对一切都无所谓，除了对他的疼痛……可是，他周围的喧哗声使他又张开眼睛。

四周的步兵衣冠不整，敞开脖子，汗水粘住头发，走来走去，说话，叫喊，互相招呼。他躺在地上草丛中的担架里，靠近挤满士兵的路边。吱呀作响的大车由骡子驾辕，不停地在他身边慢慢走过，掀起厚厚一片尘土。在两米外的路边突出处，宪兵们站在那里轮流仰脖喝水，把军用水壶举到阳光里。一束束枪，一摞摞背包，排列成行，在大路上望不到头。士兵一群群仰卧在斜坡上，争论不休，指手划脚，吸着烟。精疲力竭地在太阳下仰倒而睡，手肘挡住面孔。在堑壕里有个很年轻的小战士抱臂而卧，睁大眼睛望着天空，咬着一根草茎。喝水，喝水……他十分难受。各个部位：嘴、腿、背……因发烧而引起的哆嗦掠过腰部，每次都引起他低低的呻吟。这不再象坠落和起火之后遍布他全身的短暂刺痛。人们不得不照顾他，给他包扎伤口。突然，有个念头掠过他昏沉沉的脑子：人们切掉了他的双腿……

现在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这个截肢的想法困扰着他。他的双腿……他已不再感到双腿存在……他想知道……皮带将他缚紧在担架上。他终于抬起脖子，刚来得及看到血淋淋的双手和从剪去了一半的长裤中伸出来的双腿。他的腿！完整……活生生？绷带把大腿缠满了，从膝盖到踝骨，绑在无疑从旧包装箱上取下来的木板上，因为其中一块木板还历历在目地看得见黑色字母：易碎品……他无力地又仰倒了头。

四周是话语声，话语声……人们，士兵……战争……士兵们在说："一个龙骑兵对我们说，团队集中在那边……""只消跟着纵队走。在宿营地你瞧着吧。""你们打哪儿来？""谁知道是什么名字。从那边……你们呢？""我们也是，你知道，从星期五以来，人们见到的都是我们的队伍！""好，而我们呢！""我们，老兄，这很简单；从攻击开始以来，——七号，星期五，已经三天了，嗯？——总之，连六小时也睡不到。是吧，马雅尔？而且没有吃的。星期六，只分了一点东西；还有晚上；但打从跑到这个乱七八糟的地方，供应就等于零！如果不是到村子里找到点东西，解决困难……"稍远一点的嗓音是恼怒的："我呢，我对你说，这没有完！""而我呢，我对你说完蛋了！是不，沙博？完蛋了！如果要反攻，会遇到意外的障碍？……"

最疼痛的也许是嘴巴的伤口，妨碍他咽唾沫、说话、喝水，几乎无法呼吸。他小心翼翼地想活动舌头。在喉咙深处，他保持一股持久的汽油味、焦漆味……

"还有，你知道，每夜在外边处于戒备状态……当全营来到卡尔斯帕希前面时……"

是的，他的舌头受伤了：肿胀，裂口很深……他脸上挨了

飞机残片的一击，或者是坠落时砸碎了下巴。然而，他是在嘴巴里面疼痛。他的脑子在活动："我用牙咬了舌头，"他终于这样想。这种注意力的集中使他精疲力竭。他又闭上眼皮，昏昏沉沉。在闭上的眼睛面前，火焰在跳荡。他的腿部不断地阵阵剧痛。他轻轻地呻吟，重新沉入那种突然的柔和状态中……忘却……

"遍体烧伤……腿被压碎……间谍……"

他又睁开眼睛。总是靴子、绑腿。

宪兵走近担架。他们周围簇拥着一群人。"看来，飞机……""他们的飞机？布里卡尔看见了……""布里卡尔？""不！布里卡尔，第五团的大个子士官。""他们的飞机什么也没剩下！""少了一架！""他摔伤了，他倒有运气……尽管腿不行了，兴许有救……"这个嗓音他并不陌生。他回过头来：讲话和审视他的人是个老宪兵，乡村本堂神甫，眼珠泛白，秃顶，就是给他喝水的人。"够了！"另一个宪兵，小个子，黑发棕肤，虎背熊腰，科西嘉人的头颅，覆盆子似的眼睛，这样叫了一声："您听到了吗，队长？马尔茹拉说，摔伤的有救！不会活很长！"宪兵队长嘲讽说："不会活很长，不……帕奥里说得对。不会活很长！"这是一个魁梧的家伙，袖子上缝上新肩章。他有一部浓密的黑胡子，只露出两个肉色的面颊。"那么，干吗不当场把他报销掉？"一个士兵问。宪兵队长不回答。你们要这样抬很远的路？""应该把他交给军部。"科西嘉人解释说。宪兵队长不乐意地扭过头去。他用威严的声音咕哝说："我们等待命令。"一个机灵的步兵班长纵声大笑："象我们一样！等命令已经等了两天！""还有大锅饭！""乱七八糟！""我想，连通讯兵也没有了……上校……"一下笛声打

断了他们的话。“取枪！纵队出发！”“背上包！站好队！背上包！”

雅克周围如今吵吵嚷嚷乱作一团。纵队重新行进。雅克沉入一个黑洞中。水波拍击船边；更大的浪涛把船托起，摇晃它，使它失去控制……“朝右靠！”“怎么啦？”“朝右靠！……”摇晃使他睁开眼睛。他眼前，是在前面抬担架的宪兵的背。

纵队在起伏而行；队伍分开，绕过一头死骡子，骡子臌胀着，四脚朝天，弃在路上。人们闻到气味，直啐唾沫，驱赶停在脸上的苍蝇。然后队伍又重新汇合，蹒跚地向前，有铁钉的鞋底蹭在石子高低不平的路面上。

几点了？太阳当头，烧炙着他的脸。他非常难受。也许十点或十一点？把他送到哪里？……尘土使人几米以外的东西就看不清了。左边，团队的车辆始终在憋人呛鼻的烟尘中冉冉而行。道路冒烟，发出粪臭、湿羊毛、皮革和汗臭气味。他极其难受。尤其是他毫无力气。没有力气思索，没有力气摆脱麻木状态。灰尘呛喉，发烧、嘴渴和舌头出血使牙床干涩，他陷入这种无休无止的踏步和行军的嘈杂声中，孤零零一个，同生、死、一切割断联系……在替代长时间失去意识或做噩梦的难得的清醒时刻，他不断在心里重复：“鼓起勇气……鼓起勇气……”队伍不时靠近担架挤紧，他什么也看不到，只见摇晃的身体和枪口，还有在他和天空之间颤动的空气；他仿佛处在向前移动的涛声阵阵的森林之中，他发呆的目光执著地盯住一只晃动的鼓囊囊的背包，盯住系在蓝布裹住的军用壶上闪闪发光的杯子。许多士兵解开了背包皮带，让背的东西滑到腰窝；肩膀下垂，脸孔上又是汗又是尘土；雅克偶尔发现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是偏斜的，既注意力集中，又心不在焉：混乱的、模棱两可的、

使人目眩的神情……他们走着，笔直往前走，身子紧挨着，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说，摇摇晃晃，但执著地跟着撤退队伍，只有这样才能逃命；他们的气力在这条大路上，如同在石磨里耗尽了。右边，一个高大瘦削的士兵，侧面线条清晰，戴着护士袖章，步履沉重，头颅仰起，象祈祷一般凝神屏息。在担架左边，有一个矮小的士兵，小心翼翼地举步，一瘸一拐。雅克发呆的目光注视着那条总是跟不上，每一使劲便膝盖一扭的瘸腿。时而队伍乱起来，拉开一点距离，这时，雅克便看到树木、篱笆、草场、一片阳光灿烂的田野……可能吗？刚才在大路边，他眼前出现一个农庄的院子，柴泥建成的谷仓，护窗板紧闭的灰房子，母鸡在那里啄食的粪堆；粪水的热气直钻到他鼻孔里……他混身麻木，任人摇晃，眼睛几乎总是紧闭。他的腿……他的嘴……要是那个人又想到给他喝水……行进不时猝然停止，然后，士兵们不得不气喘吁吁地奔跑起来，赶上距离，不让车辆利用空挡，插入纵队。“真是不堪入目啊！为什么大家都挤在同一条路上呢！”“我的老兄，到处都一样！条条道路都有车队！你想嘛，整个师在撤退！”“师？看来是整个第七军！”

“喂，你呢，你从这里到哪儿去？”“你疯了不成？”“嘿，是本土保卫军！”有个步兵逆着行进队伍斜穿过道路，朝东方走去；朝敌人那方面走去……他对别人呼叫无动于衷，在大车和士兵中间穿行。他不年轻了。他的胡子灰白，不仅仅是蒙上了灰尘。他没有武器，没有背包，穿了一条褐色灯芯绒的农民长裤，一件褪色的军大衣。两侧悬挂着一串东西，晃来晃去，有子弹带、水壶、挎包。“喂，老爹，你上哪儿去？”他避开伸出来的手臂。他的脸惊恐不安，目光执著，粗野；嘴唇在翕动：模样象在同幽灵低声对话。“你回老家吗，老

兄？”“一路平安！”“给我寄明信片啊！”这人不回头，一言不发，笔直往前疾走，爬上一堆石头，越过壕沟，绕过牧场边上的一排灌木，消失不见了。

“瞧！有船！”“在大路上？”“什么？”“一连架桥兵溜了！”“他们切断了纵队。”“哪儿？”“真的！瞧！带轮子的船！真是无奇不有！”“喂，你说，约瑟夫，可得相信，这回放弃了渡过莱因河！”“前进！”“往前走！”纵队蠕动起来，又往前行进。

走了一百米，重新停止前进。“又怎么啦？”这回，老是停滞不前。大路穿过一条铁路，铁路上奔跑着一长列空车厢，前面牵引的火车头炉火烧得炽热，呼哧呼哧地缓慢向前。那两个宪兵将担架停放在尘埃里。“队长，可得相信局势不妙：他们把东西撤往后方！”马茹拉微笑地指出。队长望着列车，擦拭脸上的汗，沉默不语。“哼！”小科西嘉人咕哝着。“队长，打从有人往后溜，马茹拉可是喜气洋洋！”“马茹拉，”第三个宪兵，一个坐在一堆石头上，嚼着一小块面包，脖子粗得象公牛，体格象运动员的壮汉说，“前天看到枪骑兵以后，他心里老是不太来劲……”马茹拉变得满脸通红。他有一只大鼻子，大而灰的眼睛，忧郁、老是回避人、不过很刚毅的目光；执著的额角；一张会盘算的农民脸孔。他在对默默瞧着他的队长讲话：“我毫不惭愧地说，队长：战争我一点儿不适应。我不是科西嘉人：我从来不爱舞刀弄枪。”

队长不在倾听。他转向右边。一阵微弱的鼓声掺杂到车轮声之中。一队骑兵沿着道路驰往前去。“巡逻队？”“不是，是参谋部的人。”“或许有命令？”“闪开，上帝！”骑马的那一伙人有一个胸甲骑兵连长，两个士官和几个骑兵尾随在

后。马儿在车辆和步兵之间绕行，躲过担架，穿过大路，在另一边集合，然后朝西面直插向田野。“他们真走运！”“瞧你想的！看来骑兵师接到命令，给我们殿后，决一死战阻止他们扑向我们！”

担架四周的士兵议论纷纷。在掉了钮扣的军大衣衬里，在汗水涔涔的胸脯上，给尸体保存姓名的身分牌用黑带悬挂着。他们有多大年纪？所有的人面孔打皱，肮脏，个个苍老。“你还有水吗？”“全喝光了，一滴也没有！”“我对你说，我们在七日夜里看见一架齐柏林飞艇。它从树林上空飞过去……”“我们不在撤退？不撤退？该怎么办？”“不撤退：有个联络官听到参谋部的军官向老兵解释。我们不撤退！”“你们听到吗？他说我们不撤退！”“不撤退！这是所谓的战略迂回。为了更好地准备反攻……了不起的一击……我们就要将他们牢牢夹住。”“用什么夹住？”“用钳子夹住！你去问副官吧。你知道用钳子夹住是怎么回事吗？就是让他们深入进来，你明白吗？然后，咔嚓！夹紧钳子，他们就完蛋了！”“一架德国轰炸机！”“在哪儿？”“那边！”“在哪儿？”“就在麦堆上空。”“一架德国轰炸机！”“前进！”“一架德国轰炸机，副官！”“前进！那是货车……是火车的末尾。”“凭什么你认为这是一架德国轰炸机？”“证据嘛！有人向它开火。瞧！”天空中发亮的一小点周围，出现许多小小的絮片形成球状，然后消失在风中。“排好队伍！前进！”最后几节车厢慢慢在轨道上滑行。平交道口空荡无物。

拥挤不堪……噢！这些晃动……鼓起勇气……鼓起勇气……有一会儿神智清醒了，他听到自己头上前面那个抬担架的宪兵的喘息声。然后天旋地转起来：一阵头昏目眩，要命的

恶心。鼓起勇气……五颜六色的队伍象红蓝两色的旋转木马掠过。他发出一声呻吟。梅奈斯特雷尔的细手、青筋暴露的手发黑了，看去扭曲了，变成炭化的鸡爪……传单！一切在燃烧，完蛋了……死亡……死亡……

一辆小汽车的喇叭声。他抬起眼皮。纵队在村口停住了。小汽车响起喇叭声：它来自后边。士兵麇集在路边，让出通道。队长立正敬礼。这是一辆敞篷汽车，插了一面小旗；车上坐满军官。屋里有一顶将军的金色军帽。雅克又合上眼睛。军事法庭的景象掠过他脑际。他站在法庭中央，面对这个戴金色军帽的将军……费斯姆先生……喇叭不停地响。一切都模糊不清了……待他睁开眼，他瞥见一道修理齐整的篱笆、草坪、天竺葵、一座别墅，小窗帘是横条的……拉菲特别墅区……栅栏上方悬挂着一面白底红十字的旗子。石阶前有一辆满是弹痕，玻璃全打碎了的空救护车。纵队走了过去。它往前走了几分钟，然后停住。担架重重地触到地面。如今一停下来，大部分士兵不再站着等待，而是就地躺倒在地上，不解下背包和步枪，仿佛他们想消失在这里。

这儿离村子有两百米。队长说："看来要在村里歇息。"

重新骚动。"上路！"纵队又往前进，走了五十米，再次停下来。

一下撞击。怎么啦？太阳仍然当空，十分炙人。这次行军走了多少小时、多少天？他很难受。嘴里，渗出的血使唾液有一种恶臭。叮满骡子的苍蝇、牛虻也猛叮他的下巴和双手。

一个村童眼睛闪烁发光，笑盈盈地对周遭的士兵讲述："在乡政府的地窖里……他们正对着一个通气孔……三个！三

个被俘的枪骑兵……他们提心吊胆！简直象石貂！……看来他们只要抓住孩子，就会剁掉孩子们的手……有一个俘虏在两个哨兵看守下出来小便……我们真想掏出他的内脏！”队长叫小孩：“这儿能弄到酒？”“当然！”“瞧！这是二十个苏，去打一公升酒来。”“队长，他不会回来的……”马茹拉不赞成地预言说。“往前！上路！”又走了五十米，直至那队骑兵在那里下马的十字路口。右边，围了一道白栅栏的洼下去的一片开阔地——不消说是集市地点——一些军士集合了残缺不全的一连步兵。连长在中央训话。然后队伍解散。一堆麦垛旁边，流动厨房在分发汤。吃盒的磕碰声、叫声、议论声、蜂群的嗡嗡声……村童又出现了，气喘吁吁，晃动着一只瓶子。他在笑：“您的酒在这儿。他们说、十四个苏。真是扒手。”

雅克睁开眼睛。瓶子满是水汽，好象是冰镇过的。雅克盯住看，眨巴眼皮：只看一眼瓶子……喝酒……喝酒……宪兵们簇拥在队长周围，队长双手捧住酒瓶，似乎要亲自尝尝清凉的饮料。他不慌不忙。他叉开双腿，稳住腰部，将酒瓶举到阳光中，瓶口塞进嘴唇之前，为了让嘴巴更顺畅一点，他先清了清喉咙，吐了一口痰。他喝过以后，笑口盈盈，将瓶子递给年纪最大的士兵马茹拉。马茹拉会想到雅克吗？不会。他喝过后，把瓶子递给旁边的人帕奥利，帕奥利的鼻翅象牲口的鼻子那样翕动。雅克慢慢垂下眼皮——不想再看……

他周围是说话声。他张开又合上眼睛。龙骑兵的士官——就是在便道上等待的那队骑兵——乘纵队暂歇，过来跟步兵闲聊：“我们是轻骑兵旅的。七日，让我们跟第七军合并……我们要赶到坦纳，改变方向行军，象这样沿着莱因河迂回，去切断桥梁。不过，我们太仓促，行动不力，你明白吗？我们本想

疾速前进。劣马打响鼻，步兵疲乏不堪……只得且战且退。”“真是乱作一团！”“再说，打这儿过，倒没有什么！我们从那儿来，从北方来……嗨！在大路上，不仅有部队，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农民，他们胆战心惊，夺路而逃！”“我们，”一个步兵班长用庄重热烈的声调说，“我们是先头部队。天黑时到达阿尔基希。”“八日？”“八日，星期六；前天，……”“我们也赶到那里……步兵干得漂亮，没有什么可说的。阿尔基希，都是德国佬。步兵用刺刀干脆利落把他们赶了出去……我们连夜追击，直到瓦尔海姆，”“我们甚至追赶到特戈斯海姆。”“第二天，我们前面看不见人……看不见人！直到缪霍兹……我们以为会一直这样到达柏林！这些德国佬，他们很清楚让我们前进他们打算干什么。从昨天起，他们开始反攻。好象还行。”“幸亏我们接到命令撤退！否则这会儿我们就完蛋了。”一个步兵副官和几个纵队下士过来倾听。副官的眼睛发狂似的，双颊通红，声音急促：“我们打了十三小时，连续十三小时对吗，罗歇？十三小时……枪骑兵就在我们面前，在一片枞树林里。我终生都会看到这个情景。不可能把他们赶走。我们的连队被派到左边，绕过树林。我在蒲托的季梅家是管账的，你们想想看！……我们向前匍匐爬行了一公里多，用了两小时，三小时，我们还以为到不了农庄。毕竟还是到了。农民都在地窖里，妇女，小孩在哭泣：真可怜……我们把他们锁起来。阿尔萨斯人，是的，永远无法知道……我们在墙上挖出枪洞……我们上到第三层，将垫子堵在窗户上。我们只有一挺机关枪，不过有一大堆子弹。于是我们坚持了一整天！好象上校说过，我们全得报销……我们还是生还了！我们所经历的令人难以相信！……不过，命令我们返回时，我发誓，不用说两次！我们

离开树林时还有两百人，而离开农庄时只有六十人；这六十个人中，有二十来人受伤……说到底——你信我的话吗？这并不可怕……这并不可怕，因为你知道的超过你所做的。士兵们、军官们，任何人都一无所见，毫不理解。我们躲起来，甚至看不到伙伴倒下。我身旁有一个伙伴，他的血溅到我身上。他对我说：'我完了。'眼下我还听到他的声音。我听到他的声音，但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我相信我没有时间瞧他一眼。我们走呀走，呼喊，射击，不知道到了哪一步。对吗，罗歇？”“首先，”罗歇带着恼怒的神态逐个看了看周围的人，说道，“应该说，普鲁士人，对我们来说，这并不存在！”“队长！”一个宪兵喊道，“纵队又出发了！”“是吗？那么往前！”军士们跑回原位。“站齐，那边！站齐！”“向前！”“再见，祝你们运气好！”队长经过龙骑兵面前时，这样叫道。

纵队又上路了，不再停顿，开进了村子，密集的队伍挤满了马路，一片杂沓的脚步声。行进步伐减慢了。担架的晃动不那么引起疼痛。雅克睁眼瞧着。房屋……他受折磨到头了吗？……

家家的门口三五成群站着居民；上岁数的男人，抱着孩子的妇女，拽住母亲衣裙的孩子。几小时以来，或许从清早以来，他们站在那里，背倚着墙，伸长脖子，忧心忡忡，灰尘迷目，阳光晃眼，看着这无尽无穷的团队大车、军车，医疗队、炮兵辎重、精疲力竭的队伍源源而过，他们满怀信赖地见过这支出色的“掩护部队”前几天开赴前线，如今这支军队乱糟糟地后撤，让他们遭受入侵之苦……村镇淹没在尘埃中，犹如拆毁建筑物的工地一样在阳光中冒烟。一阵受劫掠的蜂巢的嗡嗡声充满大街小巷和院落。店铺涌进士兵，他们一掠而空剩下的面包、肉食和酒。教堂前的广场人头济济，停满了车。龙骑兵

牵着坐骑的缰绳，聚集在右边，那儿有点荫凉。一个指挥官满脸通红，神色愠怒，在马鞍上俯下身，斥骂一个身穿蹩脚制服的老农田看守。教堂的双扇正门敞开着。在中堂的半明半暗中，一排排伤兵躺在草垫上，妇女，护士，系着白围裙的军医在他们周围忙碌。外边，大车上有个司务长在烈日下不顾嘈杂声，吆喝道："第五班！分东西！……"纵队前进得越来越慢。教堂后的大街越走越窄，形成一条小巷。队伍集合起来，在原地踏步，一边咒骂着。一个老人坐在门前的一张垫满枕头的扶手椅里，象看戏一样双手放在膝盖上。队长经过时，他打招呼说："你们要撤退很远吗？""不知道。我们等候命令。"老人清澈如水的目光扫视担架和几个宪兵，不赞成地摇摇头："七〇年我可见过这一切……可是，那时我们坚持得更长些……"

雅克遇到老人怜悯的目光。温和……

纵队继续前进，如今越过了村镇中心。"看来要在那边最后几间房子前歇息，"队长刚问过宪兵中尉，解释说。马茹拉道："那样更好，我们是头一批出发。"石子路到此为止：街道变成大路，宽阔，没有人行道，两旁是低矮的房子和小花园。"停止前进！让车过去！"军车继续往前。队长说："你们去看看随军炊事车是不是跟随在后……肚子饿了……我和帕奥利留下，因为有这个病歪歪的家伙……"

担架放在路旁，靠近一个饮水处，各军种的士兵都来这里灌满水壶。水因为晃动的缘故，溢出石井栏，流到濠沟里去……雅克无法掉转目光，不看流水。他的嘴里有一股难受的铁腥味。他的唾沫象浸到湿棉花里……"你想喝水吗，小家伙？"真是奇迹！一只白碗在一个老农妇的手里闪闪发光。四周围了一群人。士兵、平民、皮肤棕褐色的老头、小孩、妇女。碗挨

近雅克的嘴唇。他一阵哆嗦……他的目光象只狗的目光，表示感谢。牛奶！……他疼痛地、一口一口喝下去。老女人用围裙角慢慢给他擦下巴。

一个有三条饰带的医生经过这里，走了过来："一个伤员？""是的，军医先生，真扫兴……一个间谍……一个德国佬……"老农妇象弹簧一样绷直身子；她一下子将碗里剩下的牛奶倒光在尘埃里。"一个间谍……一个德国佬……"这些话口口相传。雅克四周的圈子带着敌意和威胁，收紧了。他孤零零一个人，被捆绑着，无法自卫。他掉转目光。脸颊上一阵灼热，使他战栗起来。人们在嘲弄。他瞥见自己上方有个穿蓝工装裤的学徒的胸部。这孩子恶狠狠地嘻笑着，他的手指之间还夹住一个烧红的烟蒂。"别动他！"队长吼道。"反正这是一个间谍！"顽童反驳道。"一个间谍！你来看！一个间谍！……"附近屋子里的人纷纷走了出来，形成一群怀有敌意的人群，宪兵们好不容易才使他们隔开一段距离。"他干了什么好事？""在哪儿抓住他的？""干嘛不干掉他？"一个孩子捡了一把石头，扔了过来。其他人纷纷效尤。"够了！让我们太平吧，活见鬼！"队长不满地叫道，他冲帕奥利说："咱们把他抬到那边的院子里。你把栅栏关上。"

雅克被抬了起来，送走了。他合上眼睛。咒骂和讥诮远去

寂静……他在哪里？他大胆瞥了一眼。宪兵将他放在隐蔽的避人耳目的地方、一个农户的院子里，能闻到热烘烘干草味的厂棚阴暗处。他的身旁，一辆老旧的四轮敞篷马车朝天伸出两根残缺不全的车辕，母鸡正在上面睡觉。静谧的阴暗处！……没有人……死在这儿……

宪兵们闯进来，猛地惊醒他。母鸡惊恐地咯咯叫，扑愣愣地逃走了。

出了什么事？四面八方传来叫喊声、奔跑声，一片乱哄哄。队长迅速穿上他可笑的军衣。“喂！给我抬上这病歪歪的家伙……快点！……”在院子的另一头，有一条小巷，一长串救护车迅速开过。“队长，他们连救护站也撤走了。”“我看到了。马茹拉在哪儿？”快点，帕奥利……还有什么？工兵呢？两辆小卡车开进院子，后面跟着一连士兵。人们匆匆卸下木桩、铁丝圈。“铁蒺藜放在那边角落里……其余的往这儿搬……快！”队长惴惴不安地询问正在监督干活的中士。“情况这样不妙？”“大概是吧！……我们是来巩固阵地……好象他们已经占据了孚日地区……朝贝尔福扑去……好象人们在谈论投降，避免占领……“不会搞错？那么，我们完啦？”“这段时间，你们跑掉倒不坏……让居民跑光。过一小时，要让全村人撤走……”队长转向宪兵：“病歪歪的家伙，轮到谁来抬？马茹拉，不是磨蹭的时候！快！摩托车的响声充满院子。小卡车搬空了，掉转了头。一个连长的声音盖过了嘈杂声：“你们能给我将所有的犁、钉耙……甚至镰刀都收齐……去对中尉说，让他阻止老百姓带走两轮载重车。我们要用来堵住道路……”“哦，马茹拉！”班长叫道。“我在，队长……”

四条手臂捏住担架。雅克呻吟起来。宪兵迅速来到大路，纵队重新排好队伍，已经开始上路。队伍排得非常密集，抬着担架插进这嘈杂的人群中并非易事。“往前！我们非得不顾一切插进去！”“够了！”帕奥利咕哝说，“我们总不能拖着这家伙，走上好几天！”

摇晃……摇晃……又疼痛难挡……

村子一片混乱。家家的院子里，呼喊、叫嚷、诉苦。农民匆匆套上他们的大车。女人们往车上乱堆包裹、箱子、摇篮、食物篮子。许多家庭徒步撤离，同士兵混在一起，推着独轮车，童车，车上堆满什物。在大路左边，军需车，高大的佩尔什马拖拉的辎重车，在令人难以忍受的嘈杂声中疾行。条条小巷涌出驴子和马拉的大车。老女人和孩子们离踞于一堆堆家具、箱子和褥子之上。老百姓的车马混杂在以正常速度在马路中央前进的军车之中。步兵被逼到右边，在路边、壕沟和可以落脚的地方行走。烈日炎炎。士兵们弯腰曲背，军帽推到脑后，手帕贴在颈上，象驮兽一样负重（有的肩上竟至扛着枯木的柴捆），步履急促、沉重，默不作声。他们掉了队，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到哪儿去；他们什么也不在乎：一星期的战争，他们早就不想弄明白！他们只知道，“大家在溜”；而他们尾随在后……疲乏、恐惧、羞耻和逃跑的满足心情，使他们都带着粗野的脸色。他们互不相识，互不搭话；相撞时互相咒骂一声，或者说一句气话……

雅克随着颠簸睁开又闭上眼睛。大腿的疼痛在厂棚的阴影下暂歇时减轻了，可是他火辣辣的嘴里不断地感到阵痛……他的四周晃动着身躯、枪支；灰尘、这人流产生的闷热，使他窒息；这么些不规则地晃动的身体在他的空胃里引起海上晕船般的恶心。他不想思索。他是人所共弃的东西，也被自己唾弃……

队伍继续前进。道路在两面斜坡之间变窄了。不时队伍壅塞、停止不前；每回担架搁在地上时都重重撞击一下；每回雅克都睁开眼睛呻吟起来。“够了，”小科西嘉人咕哝说，“队

长，照这样走下去，普鲁士人不用费劲就……”“走呀，”队长恼火了，叫道，“你没看见队伍又走了！”纵队重新蠕动起来，艰难地走了五十来米，又停住了。宪兵在一条土路拐弯处站住，有一连步兵，背着枪，聚集在那里。军官们围在连长身边，站在斜坡上商议和看地图。队长询问一个好奇地走近担架的副官：“你们开往哪儿？”“不知道……上尉等待命令。”“这可不妙，嗯？”“可不是……好象已发现枪骑兵在北边……”一个军官走到斜坡边上。他叫道：“拿起武器！成四路纵队，跟我来！”他撇开左边挤满人的大路，带领手下士兵穿过与大路平行的草地。“这家伙太蠢，队长！他准定在我们之前赶到宿营地！”队长咬着髭须，一声不吭。

队伍继续停止不前，纵队看来受到严重阻隔。连左边的炮车也纹丝不动。一队骑自行车的人手捏着车把，力图在车马之间穿行，可是也陷入到这无法穿行的拥挤人群之中。

二十分钟过去。纵队前进了不到十米。右边的田野里，步兵毫不择路，朝西边撤退。队长恼火了，对手下宪兵示意。几只脑袋在担架上方挨近，低声商议。“活见鬼，总不能整天待在这里干蠢事……如果他们想赶路，就得让纵队往前……我有特殊任务，是不？今晚得把这家伙交给宪兵队……一切我来承担。跟我来！”宪兵们毫不迟疑，唯命是从：他们在周围的士兵中推推搡搡，捏紧担架，越过壕沟，爬上斜坡，穿越田野，放弃大路和瘫痪不动的队伍。

跳越壕沟、爬上斜坡，这使雅克发出长时间喑哑的呻吟声。他扭动脖子，竭力张开肿胀的嘴唇……又一次晃动……再来一次……天空、树木、一切都在摇曳……飞机熊熊燃烧；他的脚象两根火炬；死亡，难熬的死亡，抓住他的大腿、小腿、一

直上升到心脏……他昏了过去。

突然一下撞击，他又恢复知觉。他在哪儿？担架放在草地上。有多久了？这次撤退他觉得延续了好几天……光线变暗了，太阳西下，白日已尽……死亡……极度疼痛，象用过药一样，使他麻木。他觉得自己埋入了地底，深得连撞击、音响、说话声传来时也是压抑的，遥远的。他睡着了吗？做过梦？他留有幻觉，见到一只白山羊在一丛洋槐那边吃草；见到宪兵的靴子踩踏一片沼泽草地，溅了他一身泥……他睁大眼睛，竭力观看。马茹拉、帕奥利和队长的一条腿跪在地上。前面几米远的地方，有一大堆东西在蠕动：一连步兵睡在那里：背包鳞次栉比，形成一个巨大的甲壳，在草地上颤动。

有个连长站在他的士兵背后，用望远镜瞭望地平线。左边是个小山包：一片斜坡草地，一营蓝红两色的队伍展成扇形，睡倒在上面，活脱脱象绿毯上的一副扑克牌……

“在等什么，队长？”“等命令。”“本来该跑的，”马茹拉说，“我们怎么抬着这个病号，跟上去呢？”

连长走近队长，把望远镜借给他。突然，右边出现马群：一队骑兵，为首是一个龙骑兵士官，笔直地踩住马蹬，头发随风飘扬。士官在连长身旁停下，他有孩子的脸型，面孔激动，神色愉快。戴手套的手伸向右方：“他们在那边……在山冈后面……三公里远……增援师团眼下大概投进去了！”

他高声说话。雅克瞥见他。达尼埃尔戴盔帽的形象掠过他昏沉的状态中……

空中颤动着金属的碰击声：最后面的等得不耐烦的士兵不等下命令，上了刺刀；他们的行动逐渐传播开去，由近而远，一片亮闪闪的刺刀从地面射出光来；所有的头颅都翘了起来.

目光转向那不祥的“山冈”，那儿的天空一片金黄，平静，纯净……士官作了个手势，将他的骑兵召集过来，他们的坐骑在丰盛的草地上踯躅，这队骑兵奔驰而去。连长喊道：“吩咐下去，给我们下达了命令！”他转向队长：“您已经看到了吧？左边没有联络！右边也没有！他们要让我们陷在这片混乱之中？”他走开去汇合他手下的人。“不该停留在这里，队长，……”马茹拉咕噜说。“嘿，”帕奥利说，“瞧，那边动起来了！”确实，散布在牧场上的那一营士兵一排接一排，不断跃进，爬上了山包；每排士兵相继消失在山坡的另一边。“前进！”连长喊道。“我们也前进！”队长说。

担架抬了起来，晃动着。雅克开始呻吟。谁都不听也听不见他的呻吟。啊，但愿把他留下……让他死在这里……他闭上双眼。噢，这些碰撞……每隔五十米，担架要重重甩在草地上；宪兵们跪下，喘息一会儿，然后再出发。左右两边的士兵相继跃进，爬上山包。宪兵们终于来到离山包顶几米远的地方。连长已在那里，他解释说：“山坡那边的谷底，大概有一片树林，和一条路……大约可以穿过树林，朝西南方向开去。必须急行军……一越过山头，目标很明显……”轮到最后一部分步兵了。“前进！”“跟上！”队长喊道。担架再一次从地面抬起，到达山脊。一片草地杂生着灌木，向下伸展到蓊蓊郁郁的峡谷，树林从峡谷口开始，直至地平线。“笔直抄近路跑下去！前进！”骤然间，一阵长长的呼啸声划破空气：尖厉的响声盘旋着，在膨胀，膨胀……担架又一次重重甩在草地上。宪兵们趴在地上，混在士兵之间。人人只有一个想法：尽可能趴平，钻到地下，就象退潮时鳗鱼钻入沙中那样。前边，在谷底另一边的树林里，爆发出隆隆的猛烈爆炸声。人人脸上

都有惊慌的神情。“我们暴露了！”“前进！”“我们会在他们的树林里送死！”“下谷底！下谷底！”人人一跃而起，冲下山坡，一边利用灌木和地形凹凸，伏在地上，然后又一跃而起。宪兵们跟在后面，摇晃担架，几乎使担架散开。他们终于来到树林边。雅克奄奄一息，毫无生气。下山时，他的全身重量落在断腿上，帆布带嵌进手臂和大腿。他毫无知觉。正当担架象炮弹一样插进林边的枞树林里时，他半睁开眼睛，树枝鞭打着他，他浑身划伤，脸上和手上的皮划破。陡地一阵宁静。他觉得自己失去了生命，仿佛他的热血一下子流光了，极端难受……昏眩……坠入虚空之中……飞机，传单……

炮弹的呼啸声升起，接近，掠过……雅克张开又闭上眼睛……嗡嗡的人声……黑暗，凝然不动……

担架躺在树林下一片松针土地上。四周模模糊糊的骚动声……步兵挤成一团，互相紧靠，仿佛粘连成密集的一块，他们伫立着，全副装备，耸肩缩颈，枪支和背包勾住枝叶，动弹不了，在原地踏步，既不能前进，又不能转身：“别推！”“等什么？”“已经派出巡逻队。”“该看看树林是不是安全！”军官、士官东奔西跑，无法集合手下士兵：“安静！”“第六班到我这里来！”“第二班！……”担架旁边的一个士兵倚在枞树上，睡眠象死神一样，霍地攫住他。他很年轻，脸容深陷，皮色发灰；僵直的手臂机械地捏住靠在臀部的步枪：他的模样象举枪致意。“看来第三营作为侧卫出发，去保护……”“那边走，小伙子们，那边走！”这是一个下士，一个粗壮矮小的农民走进树林，他那一班人跟随在后，象一只母鸡带领着雏鸡那样。

一个中尉跨过担架。他的神态狂妄而又恐慌，象无能为力的

首领准备不惜一切，挽救自己的威信。“军士维持安静！你们想不想服从命令？他妈的！第一排，集合！”士兵们很不乐意，竭力动作起来：他们只想找到自己的军官、战友、重新入编，接受任务。有的人在笑，由于树林下视野有限而愚蠢地感到放心：似乎战争是在那边，树林的另一边，在开阔地。不时有一个联络兵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气急败坏，总也找不到要找的人，一边咒骂一边打开通路，恼怒地喊出团队的番号或一个上校的名字，然后消失在灌木和人群中……又一声呼啸，更响更尖利，从树林上空掠过。突然沉寂：缩肩藏颈，顶住背包。这回，是在右边爆炸……“这是一枚七五型炮弹！”“不！这是七七型炮弹！……”宪兵聚集在担架周围，仿佛这是生存的依据，形成一个固定的小岛，而人潮朝它涌去。

在树林边缘，猝然发出一个声音：“瞄准一千八百米！……山脊……黑树丛……听我命令！开火！……”一阵齐射撼动空气。树林下一片寂静。又一阵齐射。然后一阵接一阵，越来越密集。所有在树林边上的人都转向草地，他们没得到命令，很乐于行动，胡乱举起枪，向树林之外射击。刚才倚在树上睡觉的年轻士兵，如今跪在担架边，不停地认真地射击，步枪搁在两根枝杈之间。每一下枪击都象皮鞭一样，抽打着雅克，但他再没有力气睁开眼睛。

右边，忽然传来几匹马的奔驰声……一队骑马的军官，两个少校，一个上校，闯入了树林，灌木一阵咔嚓作响。一个尖利的声音盖过射击声：“谁下的命令？你们疯了？你们朝什么射击？你们想让整个旅完蛋吗？”军士从四面八方嚷叫：“停止射击！集合！”骚乱戛然而止。所有这些挤在一起，好象永远为混乱所困扼的人，服从一致的冲动，终于清醒过来，转向

同一个方向；他们忙乱起来，互相碰撞，默默地互相推搡，一会儿，象一群候鸟，慢慢朝南方移动，跟在那些高级军官后面。铁锅、金属杯、饭盒的乒乓声，伴之以军鞋踩在草地上的嚓嚓声，使树林充满畜群般的嘈杂声。一片有树脂味的灰尘升腾而起，变成一片褐色的云雾，弥漫在枞树之间。

“队长，我们呢？”队长早已作出决定：“我们，必须跟上！”“抬着这个病歪歪的家伙？”“当然！……得了！随我前进！”他毫不迟疑，仿佛开赴前线战斗一样，钻进人流，两个没抬担架的宪兵立即跟随在后。另外两个宪兵迅即抬起雅克。“你行吗，马茹拉？”帕奥利轻声问。他企图插入人流中，但人流过于密集，每次担架都被无情地顶了回来。“必须等队伍隔开一点才行，”马茹拉建议说。“够了！”科西嘉人猛地松开担架柄，说道，“那么我该赶上队长，告诉他等一等……”“喂，帕奥利，你别让我待在这里！”年老的宪兵嚷道，轮到他松开担架。然而帕奥利已经听不到说话，他象鳗鱼一样，在人群中左右绕行，他的蓝军帽、晒黑的短颈，旋即消失。“他妈的！”马茹拉说，他俯向雅克，仿佛刚才那样，要让雅克喝水。他的眼里闪射出恼怒的光：“你要让我们好看，混蛋！”但雅克没有听见。他失去了知觉。

宪兵拨开树枝，试图抓住一个步兵的肩章：“帮我抬一下！”“我不是抬担架的，”那一个猛地挣脱了，说道。宪兵看准一个神态和蔼，金黄头发的大块头：“帮一下忙，老兄！”“你想得倒好！”“拿这家伙怎么办，”马茹拉咕噜说。他掏出手帕，机械地擦拭着脸。

过了一会儿，人流不那么密集了。倘若帕奥利回来，可以前进，这是不用说的！“连长，”马茹拉嗫嚅说。一个军官走

过，牵着一匹马的笼头，他往前直视，连头也不回……如今列队而过的是掉队的人。他们匆匆忙忙，溃不成军，耷拉脑袋，精疲力竭，拖着脚步，生怕落在后边。用不着试探：谁也不愿抬担架的累赘落到自己身上。

蓦地，从树林边的另一头，从草地传来说话声音和急促的奔跑声……马茹拉脸色刷白地回过身来：他的手指本能地打开手枪套，捏住手枪柄。不！是法国人的声音："往那边！往那边！……"一个伤兵出现在枞树之间。他象一个梦游患者那样奔跑，额头上了绷带，脸孔毫无血色。随着他，有十来个步兵闯入矮树林。他们没有背包，没有武器：他们受的也是轻伤，一条手臂吊着绷带，一只手、一个膝盖裹着纱布。"喂，老兄，你说，是打那边走吗?能走那边吗？……他们离得不远了，你知道！""不……不远了？"马茹拉吃吃地说。

树枝又撩开了：一个军医倒退着出现。他给两个男护士开路，护士用手搭成坐椅，抬着一个大块头，他光着脑袋，脸色死灰，眼睛紧闭，军服敞开；四条饰带；肚子在血迹斑斑的军衣下鼓凸出来。"轻点……轻点……"军医瞥见宪兵和雅克的脚。他猛地转过身来："一副担架！这是什么？一个平民？一个伤兵？"马茹拉立正着，支吾地说："一个间谍，军医先生……""一个间谍？我们就缺这个！……指挥官需要担架……快！"

宪兵乖乖地开始解帆布带和绳子。雅克哆嗦起来，移动一只手，睁开眼睛……一顶军医的军帽?昂图瓦纳？……他作出超人的努力，想弄明白，想回忆起来。有人要解开他，给他喝水……怎么对待他？担架抬了起来！唉呀！……别这样猛！腿！……彻骨的疼痛，虽然有夹板，碎裂的胫骨插入他的肌肉

里，白热的尖刺在他的骨髓里搅拌……谁也没看见他的嘴唇痛得扭曲，他的目光惊恐得扩张……他软绵绵地被翻出担架外面，如同倒翻一辆独轮车，他带着沙哑的呻吟声侧倒在地。一股骤起的寒冷，来自腿部的寒冷，以临终的缓慢速度，升至他的心脏……

宪兵没有抗议。他惶恐地环顾四周。军医在看地图，而护士将双目紧闭，衬衫染成红色的指挥官匆促安顿在担架上。马茹拉呐呐地说："他们离这儿不远，军医先生？"一下骤然而起的尖利，拖长的呼啸声划破空气，紧接着就近猛然一声爆炸，使人的脑子在颅腔内震荡一下。旋即从草地那边传来一阵齐射炮火的轰轰声。

"往前走！"军医喊道。"我们快要夹在双方炮火之中了……如果我们待在这里，那就完蛋啦！"

马茹拉象别人一样，爆炸时趴在地上。他好不容易才爬了起来。他看到人们把担架抬走，那伙伤兵消失在树林中。他用焦急不安得说不出来的声音喊道："怎么？我怎么办？这个摔伤的呢？……"殿后那个手臂吊绷带的老士官一边走一边回过身来。"我怎么办？"马茹拉哀求地重复说。"你别走……我拿这家伙怎么办？"士官是再次服役的前殖民地军人，皮肤黝黑，用那只健康的手作成话筒："你的间谍真是好货！别理他啦，笨蛋！溜吧，如果你不想做过街老鼠的话！"

"他妈的，他妈的！"宪兵尖声叫骂。

如今他是一个人，单独同这个双目紧闭，侧卧在地、半死尸般的人在一起。周围一片肃穆、不正常的沉寂……他们离这儿不远……别理他啦……他目光恐惧，将手伸到手枪套里。他的睫毛在打架。被俘的恐惧同杀人的恐惧在搏斗。他从未杀过

人，连一头野兽也没杀过……不消说，这时，倘使受伤者的眼睛再次睁开，倘使马茹拉必须正视活生生的目光……可是，这张生命好象已经逝去的苍白的脸孔侧面，这平板的呈现在眼前的太阳穴……马茹拉没有正视。他的眼皮和下腭在痉挛，他伸长手臂。枪口触到某样东西。头发？耳朵？……为了鼓起勇气——也为了自我辩解——他咬紧牙关，喊道：

“混蛋！”

喊声和枪声同时发出。

自由了！宪兵挺起身来，头也不回，奔进矮树林中。树枝抽打他的脸；枯枝在他的靴子底下咔嚓作响。透过矮树丛，撤退的路线留下了一条道路。伙伴们接近了……有救了！他在奔跑。他逃离危险、孤独、杀人……他屏住呼吸，为了跑得更快；每次向前突进时，为了舒发他的怨恨和恐惧，他在牙缝里重复说：

“混蛋！……混蛋！……混蛋！……”

一

"皮埃雷！你没听到电话响吗？"

清晨，医生和病人忙于治疗，底层空无一人，秘书处的值勤兵利用这段时间，呼吸茉莉花的香味，俯在游廊的栏杆上。他匆匆把香烟扔掉，跑去摘话筒。

"喂！"

"喂！这里是格拉斯的邮电局。给穆斯吉埃诊疗所的电报。"

"等一下……"值勤兵说，一边把记事簿和铅笔拉过来。"我听着。"

女职员已经开始口授：

"巴黎——一九一八年五月三日——七点一刻——阿尔卑斯滨海省——格拉斯附近的穆斯吉埃——加泽诊疗所——蒂博大夫——您听明白吗？"

"蒂博大夫，"值勤兵重复说。

"我继续念：韦兹姑母……弗拉吉米尔的第一个字母W，I，Z，E……韦兹姑母已故——星期日十点在养老院举行葬礼——致意——签名：吉丝。完了。我重念一遍……"

值勤兵离开大厅，朝楼梯走去。这当儿，一个穿白围裙的老护士，手拿一只托盘，出现在配膳室门口。

"你上去，吕多维克？请替我将这份电报送到五十三

号。”

五十三号空无一人；床铺好了，房间料理过了。吕多维克走近打开的窗户，瞭望花园：蒂博军医不在那里。几个复元的病人穿着蓝寝衣和绳底帆布鞋，头上戴顶士兵或军官的帽子，在阳光下来回踱步，一边聊天；其他病人一字儿靠在一排柏树边，躺在树荫下的帆布椅里看报。

护士又拿起托盘，上面的一碗药剂已经凉了，他走进五十七号房间。两星期以来，“五十七号”卧床不起。他靠坐在枕头上，汗流满面，脸容疲乏，胡子没有修剪，呼吸困难，喑哑的喘气声从走廊传过来。吕多维克倒了两匙药汤在碗里，托住病人的脖颈，帮他喝药，然后将痰盂里的东西倒在盥洗室里；他说了几句鼓励话，再去找蒂博大夫。离开楼里之前，为了放心起见，他打开一点四十九号的房门。上校躺在一张长藤椅上，痰盂放在他身旁，他正在同三个军官打桥牌。军医不在他们当中。

“他大概在吸入疗法室，”巴尔多大夫提醒说，吕多维克在楼梯下面遇到他。“给，我上那儿去。”

好几个病人坐着，头上裹着毛巾，俯在吸入器上。一股薄荷和桉树气味的气体溢满了燥热和静悄悄的小房间，那儿彼此看不清楚。

“蒂博，一封电报。”

昂图瓦纳从纱布中抬起汗水淋淋的充血的脸孔。他擦去眼睛旁边的汗，惊讶地从巴尔多的手里接过电报，拆了开来。

“很严重？”

昂图瓦纳摇了摇头。他用低沉、压抑、毫不颤抖的声音说：

“一个年迈的亲戚……她刚去世。”

他将电报纸塞进睡衣兜里，又埋首于毛巾之中。

巴尔多拍拍他的肩：

“我得到了化验结果。你事儿一完，就来找我。”

巴尔多大夫和昂图瓦纳是同时代人。他们以前在巴黎开始学医时认识的。后来，巴尔多不得不中途辍学，到山区治疗两年。痊愈后，他被迫小心谨慎，惧怕巴黎的冬天，在蒙佩利埃大学的医学系毕业，专攻肺病。战争爆发时他在朗德地区*的疗养院担任领导。一九一六年，赛格尔教授——他在蒙佩利埃曾是赛格尔教授的学生——要求他到治疗中毒气病人的医院工作，教授负责在南方创办这座医院；他们一起在格拉斯附近的穆斯吉埃办起了这个诊疗所，眼下，六十多个士兵和十五个左右的军官在这里接受治疗。

昂图瓦纳是在香槟省前线视察时，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底中了芥子毒气，在后方的几所医院医治无效，才在冬初来到这里的。

在穆斯吉埃的军官楼里，昂图瓦纳是唯一中毒气的军医。青年时代的共同回忆自然而然使两个医生接近，虽然他们气质很不相同：巴尔多不如说爱沉思默想，十分用功，魄力不够，意志薄弱；同昂图瓦纳一样，他对医术有激情，具有严格的职业良心。他们很快发现，彼此有共同语言；友谊的纽结更紧密了。赛格尔教授把全部工作都交给了巴尔多；巴尔多同他的助手马才大夫两人不太融洽，马才以前是殖民军的一个军医，重

* 在法国西南部。

伤后留在穆斯吉埃治疗。巴尔多因此更乐意把自己的想法和踌躇告诉昂图瓦纳，征求他的意见，告诉他自己的研究，在这种新的治疗方法中，许多方面还模糊不清。当然，还谈不上昂图瓦纳协助巴尔多工作：昂图瓦纳伤势过于严重，自顾不暇，病情一再复发，无法工作，他的状态要求细致的照顾；可是，这种身体状况不能阻止他持续不断地关心别的病人的情况；他略有好转，有了力气，能够思索，稍有闲暇，便参与巴尔多诊断，共同试验，有时甚至参加每晚巴尔多和马才在赛格尔教授的诊室召集的会议。因此之故，他既不完全摆脱病人的生活，有时也不摆脱医生生活，这种医院气氛对他来说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他没有完全离开十五年来，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一直是他真正唯一的生活依据。

吸入治疗一结束，昂图瓦纳在颈上打好围巾，以防气温骤然改变；他出去寻找巴尔多大夫。每天早上，巴尔多大夫在附属的楼里待上半小时，亲自监督做呼吸体操，他吩咐某些中毒气的病人这样做的。

巴尔多站在病人中间，微笑而专注地主持这令人气喘吁吁、声音沙哑、不和谐的呼吸操。他比最高大的病人还要高出半个头。过早的秃顶使他前额凸出，显得更加高大。体形同身高符合比例：这个生过肺病的人是个巨人。从肩至腰，身躯的背影在大褂绷紧的布下面，呈现体格壮观、近乎正方形的面积。

“我很高兴，”他说，随即把昂图瓦纳拖到用作衣帽间的小房间，那里只有他们两人。“我一直担心……不过，蛋白质阴性反映，这是好预兆。”

他从袖管夹里掏出一张纸。昂图瓦纳接过来，浏览一遍：

“我抄好后，今晚还给你。”（从中毒气以来，他在一个特别记事簿里记下自己病情的十分完整的诊治日记。）

“你长时间做吸入治疗，”巴尔多责备说，“这不使你疲倦吗？”

“不，不，”昂图瓦纳说，“我很重视吸入治疗。”他的声音微弱，短促，但很清晰。“醒来时，覆盖声门的分泌物非常厚，完全失音。你看：失音明显减弱了，只要喉咙被蒸气一擦干净。”

巴尔多不放弃他的见解：

“相信我，别滥用这种方法。失音不管如何厉害，只不过是轻微的病痛。长时间吸入治疗会有突然卡住咳嗽的危险。”他拖长的发音透露出他是勃艮第人，这样发音越发增加他的目光流露出的柔和而严肃的神情。

他坐了下来，也让昂图瓦纳坐下。他处心积虑要让病人得到印象，他并不匆忙，有时间倾听他们说话，什么也比不上他们的陈诉病状更使他感兴趣：

“我建议你这几天恢复服用祛痰汤药，”他询问过昂图瓦纳昨天和夜里的情况以后，说道。葯品或毛毡苔，随你便。琉璃苣剂药……是的，是的：民间药方……睡觉之前大量出汗，条件是不要着凉——再好没有！”他加重某些元音、二合之音和使尾音悦耳（“祛痰汤药……琉璃苣……大量出汗”）拖长的方式，使人想起提琴手压住低音弦的拉法。

他乐意再三嘱咐；他热诚地相信他的治疗方法有效，不为任何失败气馁。他热衷于说服别人：尤其是说服昂图瓦纳，他没有庸俗的嫉妒，一直感到昂图瓦纳胜他一筹。

“还有，”他的目光不离开病人，继续说，“如果你想遏

制夜间沁出，为什么不连续几天用硫化砷治疗？……对不？”他对刚进来的马才大夫添上说。

马才一声不响。他已打开衣帽间尽里的一个大柜，换上白大褂，脱下卡叽布军服，军服已露出线纹和洗白了，但饰满勋章。一股汗味在房间飘荡。

“失音加剧的话，我们可以重新采用士的宁，”巴尔多继续说。“去年冬天，我对沙普依用了这个方法，效果良好。”

马才转过身来，嘲弄说：

“反正你没有更令人鼓舞的例子可以举出来！……”

他的头方方正正，低额头，有一道深深的伤痕；他的灰发十分浓密，长得很低，理成平头。眼白很容易充血。黑髭须在殖民军老兵的褐色脸孔上非常醒目。

昂图瓦纳以疑问的神态瞧着巴尔多。

“蒂博的病状与沙普依的病状幸亏毫无关系，”巴尔多匆匆地说。他很不高兴，掩饰得很差。“这个可怜的沙普依情况不好，”他解释说，这回冲着昂图瓦纳讲话。“昨夜情况不妙。来人叫醒我两次。心脏中毒发展很快：心脏极度收缩，心律不齐……今天早晨我等待教授，将他领到五十七号。”

马才扣上白大褂钮扣，走了过来。他们对芥子气中毒病人心律不齐议论了一会儿，巴尔多断定说：“病人年龄不同，病情迥异。”（沙普依是个炮兵上校，接受了八个月的治疗。他已超过五十岁。）

“……而且是根据以前的病人，”昂图瓦纳补充说。

沙普依是他同一层楼的邻居。昂图瓦纳好几次给他听过诊，他设想，上校中毒气以前，本来患有潜伏的二尖瓣狭窄：无论赛格尔、巴尔多和马才好象都没有怀疑到这一点。他几乎要说

出自己的想法。（他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到抓住并指出别人的错误，有一种恶意的自豪的满足，——哪怕这是一个朋友——：这是患病后使他陷于低于别人的状态，他采取的小小报复。）但说话要费劲。他放弃了。

“您看过报纸吗？”马才问。

昂图瓦纳摇摇头。

“德国鬼子在佛兰德尔地区*的进攻好象真的被阻挡住了，”巴尔多说。

“是的，看来如此，”马才说，“伊普尔顶住了。英国人正式宣布，伊塞河**防线守住了。”

“大约付出高昂代价，”昂图瓦纳指出。

马才耸了耸肩，好象表示：“非常昂贵的代价”和“没有关系！”他转向大柜，摸了摸军服衣兜，回到昂图瓦纳身旁：

“瞧，戈瓦朗给我的一张瑞士报纸……您看吧：根据四月初中央帝国***的公报，英国人仅仅在伊塞河就损失了二十余万人！”

“如果这些数字给协约国的舆论获悉的话……”巴尔多说。

昂图瓦纳点点头，而马才大声嘲笑。他走到门口，扭头甩过来一句：

“可是任何准确的情报都永远传不到舆论一边！这是战争！”

他的模样总是将别人看作傻瓜。

---

*　此处指比利时的几个省。

**　流经法国阿尔卑斯山脉，罗纳河支流，1918年这一带发生激战。

***　包括奥匈帝国、德国、土耳其、保加利亚。

“你知道今天早上我所考虑的事吗，”巴尔多又说，这时马才已走了出去。“这就是，今天，任何政府都不再代表本国的民族情感。无论是哪一方，任何人都不知道群众的真正想法；领导者的声音盖过了被领导者的声音……瞧瞧法国吧！你认为看重阿尔萨斯、洛林的法国人，二十个中有一个为了收回这块地方，会同意战争延长一个月吗？”

“五十个当中都没有一个！”

“不用说，全世界都认为克列孟梭和普安卡雷是法国民情的真正代言人……战争创造了一种没有先例的公开说谎的气氛！处处这样！我纳闷，要是各国人民不能重新使人听到他们真正的声音，要是欧洲报纸能够恢复……”

教授进来，打断了他的话。

赛格尔对两个医生的致意还了军礼。他握了握巴尔多的手，但没握昂图瓦纳的手。他的下巴长而翘起，鹰勾鼻，金丝眼镜，小个子，一头似烟雾般的白发，使他活象梯也尔先生的讽刺画。他的穿着极其讲究，胡子总是刮得精光。他的话简短；彬彬有礼，即使对合作者也保持距离。他避开众人，生活在他的办公室里，在那儿进餐。他埋头工作，根据巴尔多和马才的诊断结果，整天在为医学杂志写治疗中毒气的文章。他同病人来往很少：只在病人来院和病情骤然加剧的时候。

巴尔多想让他知道五十七号的病情。刚听到第一句话，教授马上打断，朝门口走去：

“上楼。”

昂图瓦纳看着他们出去。“这个巴尔多是个好样的，”他思忖，“我幸亏有了他……”

这种时候，他往往回到自己房间，作完一个疗程，休息到中午。经过早上的治疗，他通常非常疲惫，在扶手椅里打盹，直到午餐的锣声把他惊醒。

他隔开一段距离，跟随那两个医生。“尽管如此，”他突然想道，“如果我要死在这里的话，巴尔多这样的医生的友谊也决不能挽救我……”

他放慢脚步，免得喘不过气来。上两层楼，如果不加必要的小心，有时肋部会有一个痛点，虽然不怎么剧烈，但得好几小时才能消散。

约瑟夫又忘记拉上小窗帘。苍蝇围着放药的架子飞舞。苍蝇拍挂在一只钉子上；但昂图瓦纳太累，不想打苍蝇。他不看展现在窗前的美景，拉上窗帘，坐在扶手椅里，合了一会儿眼。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电报，机械地又看了一遍。

可怜的老女人；她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除了逝去以外，她还有何求呢？然而，她年纪并不老……“六十来岁了，你明白，昂图瓦纳，我不愿给别人添累赘，”她摇晃着头，重复说，这时她已经起了念头，要到“成年”养老院去度过晚年。这是在蒂博先生去世之后不久。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或许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九一八年五月：已经四年多了，她死前只活到七十岁？……他又依稀看到花白的分披头发之间蜡黄的小额角，在桌布上颤抖不停的象牙般的小手，惊惶的羊驼般的小眼睛……一切都使她恐惧：壁橱里的一只小老鼠，远方的一阵滚雷，还有在马赛发现的一例鼠疫，或者在西西里记录到的一次地震。门的乒乓声，突然一下铃声，都使她惊跳起来：“天哪！”于是她忧虑地将瘦小的手臂交叉抱在黑绸短披肩下，她把这件短披肩称作她的“风帽”。还有她的笑声……因为她经

常笑，而且总是动辄便笑，象小女孩那样笑，有如一串珍珠滚动，十分天真……她在青年时代大概十分迷人。可以想象她在某个寄宿学校的院子里玩投环游戏，颈上结了一个黑丝绒蝴蝶结，发网中滚动着辫子！……她的青年时代可能是怎样的呢？她从来没有讲过。别人也不问她。大家仅仅知道她的名字？世上没有人再叫她的名字。大家甚至不叫她的姓。大家根据她的地位作用称呼她：大家说“小姐”，就象说“门房”，“开电梯的”一样……连续二十年，她又虔敬又恐惧地生活在蒂博先生的暴虐之下。连续二十年，她隐去了，静悄悄的，不知疲倦，成为家庭的支柱，而没有人想到要感谢她的一丝不苟和体贴殷勤。她的一生不考虑自己，忠心耿耿，自我牺牲，谦逊退让，有限而谨慎的温柔，可这种温柔得不到回报。

“吉丝大概很忧伤。”昂图瓦纳思忖。

他不太拿得稳，但想说服自己：他需要吉丝悔恨，以弥补她长时间不公正的态度。

“该写封信，”他急不可耐地想。（总动员一开始，他便将通讯减少到必不可免的限度；他中毒气以来，差不多完全放弃写信：这里那里，给吉丝，菲力普，斯蒂德莱尔，茹斯兰写封明信片……）“我要发一封长长的唁电，”他决定这样做，“写信会拖迟几天……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下葬的时间？她甚至不愿设想我会旅行一次！……”

战争开始以来，他没有再回到巴黎。他到巴黎干什么呢？他想去拜访的人都象他一样应征了。回到家里，看到房间空无一人，当作实验室那一层改变用途，何必呢？轮到他休假，他总是放弃，给了别人。在前线，他至少要过进取的、有规律的生活，有助他不思不想。只有一次，在索姆河一役之前，他在阿布维

尔*同意休假，冬末独自躲到狄厄普。可是，到达之后两天，他又坐上火车，重返部队，这个城市发出海潮臭味，湿风日夜袭来，又受到英国伤兵骚扰，在城里无所事事，压抑得难受……总动员后他没有再见到吉丝（也没见到菲力普、贞妮和任何人）。他甚至不同意在他第一次受伤养病期间，吉丝到圣狄吉埃来看望他。他们两三个月互通一次亲切的短信，已足够他保持与后方和过去最低限度的接触。

他通过书信得知贞妮怀孕；通过书信最后确定雅克的死。一九一五年冬，他同贞妮交换过几封信，相当亲密的信；贞妮告诉他，她想去日内瓦。这次旅行她有双重目的：她想远离亲人，独自到那里去产褥；她打算利用寄居瑞士的机会，了解雅克死的情况——他的死至今仍然相当神秘：在贞妮与之保持联系的革命圈子里，有传闻说，雅克在八月初一次“危险任务”中失踪。昂图瓦纳于是想到让贞妮去找吕梅尔。这个外交官应征在巴黎奥尔赛码头他的岗位工作。他不用费多大劲，便替少妇搞到了必要的通行证。在日内瓦，贞妮找到了范赫德。白化病患者帮助她了解情况。他陪她到了巴塞尔，把她介绍给普拉特内。通过书商，她终于了解到雅克逝世前的准确细节：起草宣言、同梅奈斯特雷尔的飞机约定，八月十日早上飞往阿尔萨斯前线。普拉特内不知道更多的情况。但贞妮把情况告知昂图瓦纳后，他让吕梅尔继续寻找线索。吕梅尔白白地在德国俘虏的名单中搜查，最后终于在巴黎战争部的档案中发现来自一个步兵师师部的一份通知，日期正好是八月十日。这个通知是关

* 位于索姆河的港口，1916年协约国为了阻止德军进攻凡尔登，在此激战，从七月打到十一月中旬。

于阿尔萨斯部队的撤退问题的，说明有一架飞机着火，坠毁在法国防线以内。里面的人烧焦了，无法辨认；根据飞机残骸，可以断定，这是一架瑞士制造的民用机；这份报告还说，在烧成一堆的纸团中，可以辨认出激烈反对军国主义的传单残片。毋庸置疑，人的残骸是雅克和驾驶员的……荒谬的结局！昂图瓦纳总不能确定这次丧生的荒谬情况。直至今日，四年之后，他依然感到气愤多于忧伤。

他站起来，取下苍蝇拍，发狂地打死了十来只苍蝇，并想用毛巾赶走其余的苍蝇；但是，一阵咳嗽使他站住，一折为二，双手扶在椅背上。待他能挺起身来，他将一块敷布浸湿松节油，久久贴在胸上。暂时好受些了，他到床上取了两只枕头，回来坐下，为避免右胸淤积性充血起见，开始小心地做呼吸练习，拇指和食指夹住喉咙，用越来越平稳的呼气竭力发出清晰的声音：

“A（啊）……E（呃）……I（伊）……O（奥）……U（于）……”

他的目光在房间里扫来扫去。房间很小，庸俗不堪。今天上午，海风吹拂着小窗帘，反光在粉红砖颜色的上漆的墙上跳荡，墙壁直至突饰下起伏的巧克力色旋花边缘，都是光秃秃的。在盥洗室的镜子上方，一排六个美国舞女穿着水手领衫，举起六条弓形脚的腿，这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在昂图瓦纳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死前用来装饰五十三号房间的残迹；昂图瓦纳去掉了所有装饰，除了这六个疯狂的舞女，因为放得太高，不冒危险，就够不着。他总想让这层楼的服务员约瑟夫最后去掉这个装饰；然而约瑟夫身材矮小，凳子又在底层，昂图瓦纳最好不动这个脑筋。在狭窄的硬叶松桌上——高踞着一只瓷痰

盂，在瓶子和药盒中间，摞着旧报、杂志、前线来的明信片、唱片——每晚，他只有一小块地方打开记事簿，写上当天的医疗观察情况。别的药瓶堆满了洗脸池的玻璃搁板上。在桌子和一只白木大柜之间（柜里放着他的衣物用品），直立着一只空旅行箱，上面斑斑驳驳依稀可辨团队的登记字样：蒂博大夫——第二营军医。旅行箱用作一只已不能使用的唱机的支架。

昂图瓦纳禁锢在这个粉红色的单身房间里，观察自己病情的起落，徒劳地注视痊愈的明显症状，已经快有五个月了。将近五个月……他在这里活受罪，掐算分分秒秒，吃、喝、咳嗽，看书，但从来有始无终，梦想过去、未来，接待来访，说笑，讨论战争与和平，直至气喘咻咻……他厌恶这张床，这扶手椅，这痰缸，它们都是他发烧、窒闷、失眠时的见证。幸亏他的身体状况允许他经常下楼，离开这个房间。他带着一本书，躲到柏树小径中，或在橄榄树下，有时一直走到戽斗水车旁菜园的深处，那儿潺潺的流水给人荫凉的印象；但他不看书，而书能使他免去一点孤独。要么，倘若他感到能多站一会儿，他便同巴尔多、马才关在实验室里。他在那里马上呼吸到熟悉的空气。巴尔多借给他一件白大褂，同他一起做实验。他出来时疲乏不堪，不过这是他最美好的时光。

他但愿能为今后利用这段被迫休息的日子，这些星期，这几个月，他宁可丧失这些时间，等待复元！好几次他想做点自己的工作。但病总是猝然复发，迫使他中止自己的努力，来不及得到某些结果。尤其有一个计划老是缠绕他：经过长期研究，把自己在战前积累的有关儿童呼吸紊乱与智力发展和注意力的关系的观察集中起来。这些材料眼下已形成一个相当丰富的整体，能使他写出一小本书，至少是一篇材料丰富的杂志文

章；他急于动手，以便确定写出日期，因为这个题目还是“空中楼阁”，昂图瓦纳很可能会被别的儿科专家抢先一步。可是，他的健康状况即使允许他付出这种努力，由于缺乏卷宗，缺乏试验结果（都在巴黎），他不能进行这项工作。无法调来这些材料：他的秘书，年轻的马尼埃尔·罗瓦，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月，在阿拉斯的一次进攻中，同他的排一起报销了；茹斯兰两年来关在西里西亚的一个集中营里；至于哈里发，他于一九一六年在凡尔登*受伤，复元后耳朵失聪，他擅长放射学，刚被派往东方军团**做医务工作。

预示午餐临近的第一遍锣声，使他站起身来。他开了洗脸池的壁灯，想照亮喉咙深处。进餐之前，他一般要小心从事，滴注一下，减轻吞咽困难；——有的日子，吞咽极其困难，他必须求助于巴尔多和直流电烙器。

在等候第二遍锣声时，他将扶手椅推到窗前，拉开小窗帘。在他面前，展开一片广阔的梯田斜坡，顶上的山脊，巉岩重叠；右边山峦起伏，绵延不绝，阳光照出浮尘，一直到海洋深蓝色的天际。他的下面是花园，冉冉升起花香人语。他俯下身去，追随病人在柏树掩映的宽阔路径上日常的散步。他认识他们：戈瓦朗和他的老搭档伏瓦兹奈（只有这两个病人声带保持不变，从早到晚讲个不停）；达罗，腋下夹着书；埃克曼，大家管他叫“袋鼠”；雷蒙少校，他是一伙年轻军官的中心，每天早上，他打开地图，评论公报。只要看看他们激动，指手

* 凡尔登战役系一次大战时战况最激烈的战役之一，近一百万人参加了战斗。德军从1916年2月21日至7月11日连续进攻，法军于10月进行反攻，击退德军。

** 该军团于1915年在希腊作战。

划脚，他便以为听到他们说话；他几乎感到同他们待在一起那样厌倦。

锣声又响了，整个花园宛如受惊的一窝蚂蚁那样骚动起来。

昂图瓦纳吁了口气，挺起身来。“没有什么比这不祥的锣声更令人讨厌了，”他想道，“为什么不象别的地方那样，安一口钟呢？”

他一点不饿。他感到没有勇气再一次走下两层楼，再一次忍受饭菜气味，闹闹嚷嚷的招待，永远不变的饭厅的杂乱，带着讨好的微笑倾听关于德国计划天天如此的空泛议论，对战争延续多久进行估计，对公报的言外之意进行解释……——这一切还要添上照例的戏弄，前线的回忆，淫秽的故事，更糟的是，添上对某些粘液的形状或对夜间大量咳痰所作的天真的直言不讳的吐露，……

他换下寝衣，穿上三条饰带的白布旧军衣，从口袋里掏出吉丝的电报，突然站住不动：

“我走一趟？”

他禁不住微笑。他知道他什么也不会干，内心这种确信给他的想象以完全自由，有一会儿围绕着这个空想计划转圈。这个计划本身没有什么不可实现的。昂图瓦纳小心谨慎，不中断治疗，周到他携带着一个吸入器和百宝药箱，就不会有加剧病情的危险。星期天十点下葬……只要明天星期六乘上下午的快车，星期天早上便可到达巴黎……赛格尔准定不会拒绝给他外出一次：赛格尔不是给过多斯一次外出假吗？尽管多斯身体未愈……从某些方面说，机会十分诱人……尤其因为出其不意，非常有吸引力……

他突然之间回到战前时期——生活方便和身体健康的时期——独自默默坐在餐车菜肴丰盛的桌子前……

在巴黎，他可以向自己年迈的老师菲力普询问自己的病状……尤其是他能找到自己的卷宗和试验结果：他会带回满满一箱笔记和书籍；工作的必需品，终于可以利用这无休无止的养病期间的必需品……

巴黎！三四天散散心！三四天不上军人饭厅！

归根结底，为什么不去呢？

二

寂静中响起一个松扣声，修女的小窗口打开一点。昂图瓦纳瞥见一段蓝布袖子和一只干瘪多皱的手，上面闪耀着一只结婚戒指。

“一直往前，”一张看不见的嘴说：“在走廊尽头的院子里。”

前厅由一条铺方砖、空荡荡和光闪闪的走廊连通，走廊深深插入养老院安静无声的深处。左边，两个老女人象哑角一样聚在那里，蹲在楼梯的头几级上，双肩紧裹在黑色的钩针编的头巾里，互相凑到一起，喋喋不休地在嘀咕。

院子四分之三的地方沐满阳光，空无一人。尽里是一个小教堂。双扇门中的一扇打开了，在建筑物正面，陷进去一块长方形的暗影；从里面传出风琴的乐声。宗教仪式已经开始。昂图瓦纳走近教堂。他的目光深入教堂的黑暗里，瞥见一个三角

大烛台的点点火光。石板地比院子的泥地更低；必须走下两级。殡仪馆职员堵住过道，昂图瓦纳在他们之间穿行。小厅挤满了人。里面笼罩着地下小教堂的阴凉。昂图瓦纳使劲用手撑住圣水缸，踮起脚尖。祭坛前，黑布覆盖得马马虎虎的棺椁停放在四根大蜡烛之间。一个戴眼镜、白头发的矮子站在这个普通的灵柩台后面，抱起手臂，待在一个跪着的女护士身旁，女护士的蓝面纱遮住了她的脸；她回过头来，昂图瓦纳认出了吉丝的面影。“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人也没有，除了这个愚蠢的沙斯勒……”他想道，“我赶来很对……贞妮不在……丰塔南太太和达尼埃尔也不在……更好。我会告诉吉丝，不要通知他们我在巴黎：我就不用去拉菲特别墅区。”他终于放了心，在那儿排长凳上没发现任何熟悉的脸孔，长凳上挤着一些戴头巾的老女人和宽方帽的修女。“我从来不会站到末尾……何况教堂里面阴冷得很……”他正要走出去，长凳响起一阵磕碰声：与会者站起来，以便跪下。主持仪式的教士回过身，举起双手，朝向信徒。昂图瓦纳认出韦卡尔神甫的高身材和秃顶。

他登上梯级，回到院子，挑中阳光下的一条长凳，过去坐在上面。肩胛骨之间有一个痛点，实在难忍。这次坐火车长途旅行并没使他特别疲惫；夜间他躺了一段时间。但从里昂火车站坐一辆破旧的出租汽车，奔跑在码头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来到破晓路，这段路程却使他累坏了。

“一个孩子的棺柩，”他心想，“这样小！”他又看到她在大学路的套间里碎步疾走，或者在她的卧房里逆光坐在细木镶嵌的书桌前的椅子边——象她所说的，这书桌是她的“家传家具”；当她来到蒂博先生家管家时，这是她唯一带来的纪念

物。她将每月开支的钱都锁在一个"秘密"抽屉里；她在抽屉里保留了所有的遗物；塞满了她的储存物品。她把枣糊止咳剂、发票、信纸、香草盒、蒂博先生扔掉的铅笔头、广告说明书、处方、针头线脑、钮扣、耗子药、胶布、鸢尾香粉袋、山金车、以前家里所有的钥匙、祈祷书、照片、黄瓜香膏；这种香膏她用来滋润手上皮肤，香味清淡，混入了香草味和鸢尾香味，书桌一打开，香味便传到前厅。对小时候的昂图瓦纳和雅克来说，这书桌长期有魔窟的威严魅力。后来，雅克和吉丝把这书桌命名为"乡村文具店兼服饰店"，因为这就象乡村的集市一样，什么都能找到……

一阵脚步声使他抬起了头。几个穿黑衣服的人推开第二扇门，他们将花圈放在院子的地上。昂图瓦纳站起身。

追思仪式结束了。两个穿人字斜纹布的干粗活的女人，拉着一只装满蔬菜的有小轮的大篮子，搭拉眼睛走过，匆匆消失在院子边上的一幢房子里。第二层的窗上，窗帘拉起，有残疾的老女人穿着短上衣，坐在玻璃窗后边。硬朗的住院老人开始走出小教堂，蹒跚地聚集在大门的两边。风琴停止弹奏。一只银十字架，一件宽袖白色法衣从黑暗中浮现出来。棺柩由两个男人扛着出现了。唱诗班的孩子尾随在后，然后是一个老教士的韦卡尔神甫。

轮到吉丝登上台阶，出现在阳光里。沙斯勒先生在她身后。扛夫站住了脚，让殡仪馆职员们有时间将花圈重新放在棺材上。吉丝泪水盈眶，身子转向棺柩。从她凝神静思的脸上，昂图瓦纳注意到一种成熟的表情，令他惊讶：他忆念的她总是他所记得的十五岁的顽皮小女孩。"她没有看到我……她远远没有料到我在这里，"他心想，对于能够自由自在地观察她，而

她一无所感，有点困惑不安。他忘了，她的皮肤是这样深的茶褐色。“额头上这条白缘带大概使她的皮肤显得更黑……”

沙斯勒先生戴着黑手套，手里拿着一顶古式帽子；他伸长脖子，左右扭动他的小鸟般的头。他蓦地看到昂图瓦纳，猛然将手掩住嘴巴，仿佛堵住喊声似的。吉丝掉转目光，落在昂图瓦纳身上。她打量了他一会儿，似乎一时认不出他来；随后，她朝他奔来，大声抽泣。他笨拙地拥抱她。他看到扛夫又往前走，便轻轻摆脱身子。

“走在我身旁，”她轻声说，“别离开我。”

她回到自己的位置，他紧随着她。沙斯勒先生看到他们走过来，脸色惶恐。

“啊，是您？”他做梦似地喃喃说，这时昂图瓦纳向他伸出手去。

“墓地远吗？”昂图瓦纳问吉丝。

“我们的墓室在勒瓦洛阿……有车。”她低声回答。

送葬行列慢悠悠穿过院子。

两匹马驾辕的带篷运货车在街上等候。街区居民、顽童在人行道排成两行。一辆有三个座位的轿式马车由一辆旧车改装而成，象一头大象上的象轿那样。要踩好几级踏梯才能爬上去。这三个位子是给吉丝、沙斯勒先生和司仪保留的；后者把自己的特权让给了昂图瓦纳，爬上了戴双角帽的车夫旁边的座位。车开动了，徐徐向前，在郊区的石子路上颠簸。两个教士坐上一辆丧葬用的四轮马车，跟随在后。

为了爬上马车，昂图瓦纳不得不费了好大的劲，刺激了他的支气管。刚坐下，一阵持续的咳嗽震得他颠个不住，他被迫好一会儿垂下头，用手帕捂住了嘴。

吉丝坐在两个男人中间。她等这阵咳嗽过去，碰碰昂图瓦纳的手臂。

“你来了真好。我真料想不到！……”

“啊，眼下什么都要预料到，”沙斯勒先生威严地感叹说。他躬身瞧着昂图瓦纳咳嗽，并且继续从眼镜上方端详昂图瓦纳。他摇头晃脑：“请原谅。刚才我好不容易才想起您来。真叫人狼狈，是不，吉丝小姐！”

昂图瓦纳抵挡不住一种不快的印象。然而他还是忍耐住了：

“嗨，是的，……我很瘦……芥子毒气！……”

吉丝回过身来，突然被这沉闷的嗓音吓慌了。在院子时，开初她看到昂图瓦纳的外貌，大吃一惊，但并没有端详他。五年阔别，穿了这身军服，他变化这样大，毫不足怪。他或许比自己以为的伤势更重，这想法如今掠过她的脑际。对这次中毒气，她还一无所知。她只知道他在南方治疗：“正在康复，”信中这样说……

“芥子毒气？”沙斯勒先生带着满足和内行的神态重复说。“当然罗。伊普尔的毒气。人们也称之为芥子气……现代的一项发现……”他一直好奇地打量昂图瓦纳。“这种气体剥了您的皮……但给了您战争十字勋章。还有这两枚棕榈叶状勋章，直到掌握更详细的情况之前……这是很光荣的。”

吉丝瞧了瞧昂图瓦纳的军服。他在信里从来没有提及授勋。

“你的医生怎么说？”她大胆地问。“他们认为你在诊疗所还要待很长时间吗？”

“病情好转缓慢，”昂图瓦纳坦白地说。他竭力微笑。他想再说点什么，深深呼吸一下，但沉默不语；马儿开始奔跑，

颠簸使他喘不过气来。

“我们出售一切必需物品，还有防毒面具，当然，是在我们的发明商行，”沙斯勒先生讨好地咧嘴一笑，一口气这样说。

吉丝想说点客气话：

“您的买卖好吗，沙斯勒先生？您很满意？”

“还好，嗯，还好……眼下象其他事那样，吉丝小姐！必须适应。所有我们这些发明家都动员走了，您明白吗；在前线，当然罗，他们一点儿有益的事都做不了啦……不时有人来了个想法。比如，我们的“联盟者跳鹅游戏刚刚出品……手提式……从军事行动借用来的装饰图案：马尔纳、埃帕尔日山、杜奥蒙*……在战壕里很受好评……必须适应，吉丝小姐……”

“你呀，无论如何，你没有改变，”昂图瓦纳想道。

从破晓路到勒瓦洛阿路，带篷运货马车走的是环城林荫大道。这个星期天阳光灿烂，和煦宜人。太阳已经很热。士兵们在堡垒上蹓跶。在太子门，巴黎女人身穿淡色连衣裙，带着孩子和狗，来到布洛涅森林；沿着人行道，流动马车满载鲜花，停在那里。象从前那样。

“老小姐……怎么死的？”昂图瓦纳问道，他的声音因颠簸而断断续续。

吉丝赶紧回过身来：

“怎么死的？可怜的姑母……象俗话所说的，她是老死。

* 1914年和1918年在马尔纳进行过两次战役，第二次战役中，法军击退德军，一直推进到埃斯纳。
埃帕尔日山在1914年9月至1915年4月曾发生激烈战斗。
杜奥蒙城在凡尔登战役中因英勇抗战而闻名于世。

胃、腰、心脏都老朽了。好几个星期她什么也不消化。最后一夜，心脏突然顶不住了。"她住了声，停了半晌。"你想象不到，她到养老院以后，性格改变到什么程度……她只关心自己……她的食谱，她的安适，她的私房！……她对女仆、修女颐指气使……是的！她什么都抱怨，她自认为受迫害。她甚至指控一个女邻居偷了她的东西：有鼻子有眼……她整天不喝水，深信修女想毒死她！……"

她又住了声，一阵沉默。她不理解昂图瓦纳的讷口不言；她理解为这是责备。最近几天，因为她顾虑重重：她不断扪心自问，她是否为姑母做了应做的一切。"她把我扶养长大，"她思忖，"而我呢，我一旦能离开她，便这样做了；我很勉强去养老院看望她……"

"在别墅区，"她提高了一点嗓音，仿佛为了自我辩解，"我们被医院的事缠得脱不开身！……你明白，我赶来很不容易。最近几个月，我好久没见到她。上个月，养老院院长给我写信，我马上来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可怜的姑母……我在她房间的尽里找到她，她在理连衣裙，坐在箱子上，没穿外衣，穿了丝裙，神情恍惚，头上戴着粗麻布便帽，一只袜子穿在脚上，另一条腿光着。她骨瘦如柴。额头突出，双颊深陷，脖子瘦削……但腿显得惊人的年轻，甚至鲜嫩：一条小姑娘的腿……她不问我的情况，也不问任何人的情况。她开始埋怨女邻居和修女。然后她过去打开书桌，你知道吗？她想给我看看抽屉，里面藏着她的积蓄，'为了支付服务费用'。她开始讲到自己的埋葬：'你不会再见到我。我就要死了。'后来她对我说：'别害怕：我会告诉院长，仍然给你寄新年礼物。'我想说笑：'姑妈，你说你快要死了，这已经有好多年！'她恼火了：'我想

死！活着我累得受不了！'她瞧着自己的腿：'看，我的脚多么细嫩。而你的脚总是男孩子的脚丫子！"临别之前，我想拥抱她，但她挣脱了：'别抱吻我。我身上有臭气，我有老人气味……'这时她谈到了你。我走到门口，她叫住我：'你知道，我掉了六颗牙齿！象萝卜一样被摘下来！'她快乐地笑起来，咯咯地笑，你知道吧？'六颗牙齿！你告诉昂图瓦纳……叫他快点，如果他想再见我！'"

昂图瓦纳在倾听。并非不激动：他如今对疾病和死亡一类的事感到一种好奇。另外，这样闲谈他不用讲话。

"前不久你没来过？"

"不，十来天前我又来了。养老院给我写信，她接受了临终圣礼。她的房间幽暗。她再也忍受不了阳光……玛尔特修女把我引到她的床前。我的姑母蜷缩在鸭绒被下，小得可怜……修女想把她从麻木状态中拉出来：'这是您的小吉丝！'鸭绒被终于蠕动起来。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是否认出了我。她非常清晰地说：'真长啊！'隔了一会儿：'这场战争，有什么新闻？'我对她说话，但她不回答，好象不明白。她好几次打断我：'那么呢？有什么新闻？'我想吻她的前额，她推开了我：'我不愿别人弄乱我的头发！'可怜的姑妈……我不愿别人弄乱我的头发，这是我听到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沙斯勒先生用手绢擦拭眼睛。随后他又细心地将手绢按原来折痕折好，用责备的语调在牙缝里咕哝说：

"这个，是不该……是不该弄乱她的头发！"

吉丝赶快低下头来，一丝忍不住的、富有青春活力的、狡黠的微笑象闪电一样掠过她的脸孔。昂图瓦纳看到了这微笑，他觉得吉丝一下子又变得十分亲近；他真想叫她一声"黑妞"，象

从前那样逗弄她。

车子越过商佩雷门的栅栏，停下来办手续。广场上驻扎着汽车炮架高射炮，装甲车，哨兵守卫、蒙上苫布的探照灯。

送葬队伍又往前走，进入勒瓦洛阿人口稠密的街道，沙斯勒先生叹息一声：

"啊！……善良的老小姐，她在'成年'养老院毕竟还是幸福的！这正是我要追求的，昂图瓦纳先生：一所男子养老院，不过条件要好……那样才得安生……不用再操心周围的事……"他摘下眼镜擦拭。他的眼睛脱下镜片以后，目光闪烁，动人哀怜，十分柔和。"我会把您的父亲给我的养老金留给他们，"他又说："我会过蛰居生活，直到去世……我可以在早上睡觉，可以想自己的事……我访问过拉尼城的一个养老院。眼下这太靠近东部了。同这些德国鬼子打交道，什么也不能肯定。至于他们的地窖，不行；这不是真正的地窖。眼下必须有真正的地窖……"他说：眼下，声音胆怯，仿佛要避免不祥的预兆，将戴黑手套的手举向前面：这是瑞典手套，已经磨损，太长，发硬的皮在指尖卷曲得很难看，活象滨螺。

昂图瓦纳和吉丝哑然无声。他们再不想微笑。

"再不能安心，处处不得安宁，"老人继续叹苦经。"再无安宁，除了拉警报的夜晚，能躲到真正的地窖里……那里安全……在十九区，我家对面有一个地窖，一个真正的地窖……"他住了声，因为昂图瓦纳咳嗽。随后他下结论："待在地窖的夜晚，昂图瓦纳先生，这种时候，您知道，是最美好的时候！"

马儿开始放慢步子，沿着一面大墙走去。

"大概是在这儿。"吉丝说。

"完了你上哪儿去？"昂图瓦纳问。他使劲用肩顶住椅

背，减轻牵动肋骨的颤动。

“上大学路你的家……从前天起，我睡在那里……这辆运货车会将我送到那里，价钱里已包括进去了。”

“我们还不如找到一辆舒适的出租汽车，”他微笑说。他爬上这象轿后，被迫待在里面，明知还要下来，对此感到实在难受。因此，返回的路他坚决要寻找另一种牵引方法。

她惊讶地瞧着他。但她不想问任何解释。

马车刚刚越过墓园大门。

三

“它们都拔上了。你要留十分钟？”

“你愿意的话，二十分钟。”

八只火罐贴在他的光背上，昂图瓦纳骑坐在一张椅子上，就在大学路他的小办公室里。

“等一等，”吉丝说，“你别着凉。”

她刚才将护士短披肩放在一张扶手椅椅背上，她拿来裹住他的双肩。

“她多么温柔可爱，”他心想，在她身上发现使他的心热乎起来的原封未动的温柔，他内心激动不已。“最近几年，为什么我同她保持一段距离？为什么我不给她写信？”他骤然想到穆斯吉埃那粉红色的房间，想到在镜子上方抬起大腿的六个舞女，想到饭餐时的杂乱，想到约瑟夫忠诚的然而粗鲁的照料。“待在这里，吉丝当看护，多么好呀！……”

“我让房门都敞开，”她说，“如果你需要什么，叫一声就是。我去准备份饭。”

“不，不要份饭！”他猛可地说。“不，不！总是份饭。你看，吃了四年！”

她露出微笑，溜了出去，留下他一个人。

独自怀着重返家园的感受，怀着在枕边找到女性温柔的梦想。

独自闻到这种气味：他一进门这股气味便扑鼻而来，而他穿过前厅，漫不经心地把军帽挂在左边的衣钩上，从前他用来挂帽子的，他不时张开鼻孔，带着永不餍足的好奇，嗅闻家中这种气味，这气息已被忘却，然而很快又闻了出来，在空中飘荡，隐隐约约，无法辨析，同时散发出绘画、地毯、窗帘、扶手椅、书籍的气味，骤然间充满了整层楼——混杂了羊毛、地板蜡、烟草、皮革、药品等十来种怪味……

从墓园回来，经过里昂火车站去取手提箱，这一切他觉得无休无尽地长。胸痛加剧；窒闷感变得更厉害；从出租汽车下到门前，感到严重不适，他狠狠责备自己作了这次旅行。幸亏他随身携带了治疗器皿；一到家里，他便吸氧气，缓解呼吸困难。随后，吉丝根据他的吩咐，给他拔上火罐；火罐开始起作用；支气管畅通，呼吸变得平稳多了。

他纹丝不动，头颈低垂，背脊伸直，瘦削的手臂交叠在椅背上，他柔和的目光环视四周。他没有预料到，重见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小办公室，他感到心乱如麻。什么也没有改变。转眼间，吉丝已脱下罩子，将扶手椅放回原地，打开百叶窗，降下一点小窗帘。什么也没有改变，但一切都不在意料之中：他以前总习惯待在这个房间，如今既感到这房间亲切，又

感到陌生，正如童年回忆，全然忘却之后数年，极其鲜明地陡然重现。他的目光亲切地在浅栗色的漂亮地毯、皮面扶手椅、沙发、靠垫、壁炉、挂钟、壁灯和书架上扫视。他心想："我真的非常重视这个房间的家具吗？"他的目光扫向每本书——四年来他连一次也没想过这些书——他说得出准确的书名，仿佛他昨天用过似的。每件家具，每样东西——独脚小圆桌、镶贝壳的裁纸刀、雕刻青龙的铜烟灰缸、香烟盒——都使他想起某件事，他生平的某个时刻，他购买来的时间和地方，某个主顾病愈后（他还记得病情的所有阶段）的感激，安娜的姿势，哈里发的思索，对他父亲的回忆。因为这个办公室曾是蒂博先生的盥洗间。他只要闭上眼睛，便能重见笨重的桃花心木大梳妆台，带镜大柜，红铜洗脚盆，立在角落里的脱靴板……或许他看到这个房间象他整个童年时期那样，而不是象眼下由他改装的样子，他会不那么吃惊。

"真怪……"他想道，"刚才经过大门时，我有印象不是踏进自己的家，而是踏进父亲的家……"

他睁开双眼，瞥见沙发低矮的茶几上的电话机。在那儿打过多少次电话的年轻人伫立在他面前，容光焕发，精力充沛，悠然自得，专横威严，总是忙忙碌碌，永不疲倦地乐于生活和行动。在这个人和他之间，横亘着四年战争、反抗、思索；有多少个月痛苦，暂时的体衰力竭和常常令人不能忘怀的早衰。他突然感到难受，将前额靠在双臂上。当今在往昔之前消失了。他的父亲、雅克、老小姐：通通消逝。以往的家庭生活透过青春和健康的棱镜在他眼前显现。为了重新获得往昔，他有什么不能牺牲呢？怀念不再存在的东西，混入了今日的忧愁。他几乎要呼叫吉丝，以便摆脱孤独。但他还能振作起来。还能

正视现实。这一切都是身体健康引起的。首先要恢复健康。他决计要尽早同他的老师菲力普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寻找更积极、更迅速的治疗方法。他在穆斯吉埃遵循的方法久而久之使人虚弱。他变得这样虚弱并不正常；菲力普会帮助他恢复体力。菲力普……吉丝……他的想法变得模糊不清。把吉丝带到穆斯吉埃……治愈……蓦地，他睡着了。

待他醒来，是在几分钟之后，吉丝坐在扶手椅的椅柄上，正瞧着他。集中注意力——带着一点不安——使她皱起眉头。他从她平板的从不会隐瞒的脸上看出她的想法。

“你觉得我变丑了，是不？”

“不：变瘦了。”

“从秋天至今我掉了九公斤。”

“你感到好受些了吗？”

“好受多了。”

“你的声音还有点……模模糊糊。”（在她所注意到的他的所有变化中，最令她惶恐的，是声带的这种虚弱和这种嘶哑。）

“这会儿没事。有的时候，比如上午，我完全失音。”

沉默了半晌，她跳下地来，说道：

“可以拿走火罐吗？”

“随你便。”

她拉过来一张椅子，坐在他旁边，双手插进短披肩，让他热乎一点，她小心将火罐取下来。她逐个放在膝盖之间；然后她提起围裙的角，兜着那几个玻璃罐去冲洗。

他站起身，证实自己呼吸自由多了，在镜子里观察自己瘦骨

嶙峋的，印有紫圈的背脊，重新穿上衣服。

他找到她时，她已摆好餐具。

他的目光扫了一遍宽敞的餐室，排整齐的二十张椅子和大理石餐具橱，以前莱翁在那里配膳。他说：

“你知道，战争一结束，我便卖掉房子。”

她惊诧地回过身来，目光盯住他，手里拿着一只碟子。

“房子？”

“这一切我都不想保留。什么也不保留。我要租一小套简单实用的房间……我……”

他露出微笑。他不太清楚自己会做什么事，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跟他直至今天早上所相信的截然不同，他不会再过以前那种生活。

“肉片，黄油面条和草莓……合你的意吗？”她问，不想弄明白昂图瓦纳对以往为适合自己所建立的环境的厌恶。她缺乏想象力，对未来计划从来不太感兴趣。

“你费了不少劲，小巧妇。”他说，一面打量备好饭菜的桌子。

“我还需要十分钟。我没找到餐巾。”

“我去找来。”

放台布内衣的地方被一张打开、凌乱的折叠床占满了。在垫子的凹处，他看到十来颗念珠。衣服摊在一张椅子上。

“为什么她没有住尽头那个房间？”他心想。

他打开一个壁橱，然后第二个，第三个。三个壁橱都堆满了新衣物：床单、枕头套、毛巾布梳装衣、抹布、做饭围裙；有几打东西还捆着商人的红绳子。他耸耸肩：“这么多，真荒唐……严格留下必需品。其余的送到拍卖大厦！”然而他还是

拿起一摞餐巾，抽出两条。“当然，我知道原因！她想住在这里，不睡在雅克以前的房间……”

他又踱到走廊，这儿那儿摸摸墙壁的油漆，经过每个房门，就推开一点，好奇地瞧一眼里面，似乎他要参观另一个人的住宅。

回到前厅，他站定在诊室的双扇门前面。他迟疑着是否进去。末了，他扭动把手。窗户紧闭。蒙着罩布的家具堆在书柜前。房间显得更大。从百叶窗薄板漏进来的阳光，蒙蒙胧胧，象外省请客的日子才进去的大客厅里一样。

他突然想起一九一四年七月末的日子，斯蒂德莱尔带来的报纸，争论，不安……他弟弟的几次拜访……雅克不是同贞妮一起来的吗？就在总动员的当天？……

他倚在门框上，胸部前倾，小口嗅闻：气味在那儿，保存得很好，比别的地方渗透得更深；但有点不同，更加芳香……正中的大办公桌蒙上一条桌布，活象一个孩子的灵柩台。

“他们在里面会堆些什么呢？”

他决定进去，掀开桌布。办公桌消失了，出现了一堆包裹和小册子。从战争开始，女门房将一堆堆印刷品、广告说明、报纸、杂志、实验室寄来的形形色色样品送到这里。“这是什么气味？”他想。这儿，熟悉的气味混杂了特殊的、沉浊的、略带香脂味的香气。

他漫不经心地撕开几份医学期刊的信封，想翻开看看。他蓦地想到拉雪尔。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安娜？为什么恰好是那个从没踏进过这幢房子，几个月来他没有缅怀过的女人？“她变得怎样了？她可能在什么地方？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同她的伊尔施在一起，远离欧洲，远离战争……”他把几本小册子扔

在壁炉上，想带到穆斯吉埃去。“眼下独占这些杂志的医生都是老人，不用应征……真没想到，他们利用这些杂志，把里面的好东西拿走！……”他浏览目录。不时有个年轻人，从前线的战地医院抽空寄来一份关于特殊病例的简短报告。尤其是外科医生……“战争至少有助于这个：有助于使外科发展……”他待在那里，在书堆中翻寻，这儿那儿找到一本小册子，放到壁炉上。“只要我能誊清关于儿童呼吸紊乱的文章，塞比荣准定会从我这里拿去，发表在他的杂志上……”

有个包裹同其他的不一样，由于上面五颜六色的邮票，引起他的注意。他拿了起来，闻了一闻：重新闻出芳香味，正是刚才他注意到的香味，他突然感到惊讶。鼻孔保持警觉，他辨认出发信人的名字：博内小姐。科纳克里*医院。法属几内亚。邮票打上印戳：一九一五年三月。三年了。他很惊讶，在手里翻弄小包裹，掂掂份量。药品？香水？他扯断绳子，从包裹纸中取出一只长方形匣子，粉红色木头，每一面都钉死了。“哼……不好打开……”他的目光在寻找工具。他就要放弃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时他想起口袋里有把军用小刀。刀刃在凹槽里吱嘎嘎地叫；轻轻一扳，盖子打开了。一股浓郁的香味升到他鼻子里；东方香匣、安息香和线香的香味；一股熟悉的香味，但他无法确认。他用指甲小心起掉锯末层：淡黄色的小蛋显露出来，闪闪发亮，满是灰尘。骤然，往昔浮现在他眼前：这些黄颗粒……琥珀和麝香项链！拉雪尔的项链！

他放在手指上，小心擦拭。他的眼睛蒙上水汽。拉雪尔！她白皙的脖子，颈背……勒阿佛尔，罗马尼亚号在破晓时启

* 几内亚首都。

航……为什么寄来这串项链？这个科纳克里的博内小姐是谁？一九一五年三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他听到走廊里有人走路的声音，赶快把项链塞到口袋里。

吉丝来找他吃午饭。她站在门口，闻着气味。

“气味真逗……”

他把床单重新盖在那堆小册子和药品堆上。

“他们把所有的成药都堆放在这里了……”

“你来吗？都准备好了。”

他尾随着她。在口袋底的手心里，他感到冷珠子变热了。他想着拉雪尔白皙的身体和红棕色的头发。

四

他俩并排坐在大桌子的一端时，吉丝略显出坚决的神色：

“现在，给我严肃讲讲你的健康状况。”

他嘟起了嘴。他不喜欢谈论自己、自己的病，自己的治疗情况；但别人敦请，他倒也不厌烦，他不慌不忙地回答少女的头几个问题。他很快看出，这些问题并不愚蠢。他总是倾向于把这个小吉丝看作孩子，经过在医院的三年，她获得了准确的技能。可以同她谈论医术。他们之间多了一个联系……受到她对自己关切的鼓舞，他讲了自己的病情，概述近几个月来自己经历的不同阶段。如果她显出对他说的话满不在乎，如果她认为有必要对他说些鼓励话，他会马上显得更加不安。她聆听时脸孔绷紧，注视他的目光十分专注，刨根问底似的，他反而

用安慰人的口吻下结论：

“总而言之，我会治好的。”（这确实是他内心的想法。）“时间多少有点长，”他自信地微笑说。“要治好，是得这样：”我会治好的……只不过，我会彻底复元吗？试想，我喉咙虚弱，或者声带脆弱，我能象从前那样行医吗？……你明白，有信心活下去对我还不够。我挂虑的不是在将来过上一个羸弱的人的生活。我想的是能有把握恢复从前的健壮体魄！而这个，并不那么肯定……”

她不再吃东西，想听得更清晰，了解得更准确。她注视着他，眼睛睁圆，惊异，一动不动，充满孩子气，象原始人的眼睛那样忠实。多年来他已得不到这样温柔的注意，他感到非常亲切。他发出自信的轻轻笑声：

“这并不那么肯定，但不是不可能。持之以恒，很少有办不到的事！……至今，凡是我渴望的事，我都办到了。这回为什么我办不到呢？……我想治愈。我会治愈的。”

他的嗓音在加强最后几个字，不得不停下来咳嗽。咳得很厉害，时间延续很长，这时，吉丝俯向她的碟子，偷偷观察他。她竭力保持平静：“他能做到他想做的事。他会自己照看他会治愈。”

等到突发的咳嗽过去，她转向了他，他示意他想沉默一会儿。

“喝点水，”她说，一边斟满他的杯子。她无法止住烧灼嘴唇的问题：“你能同我们一起待几天？”

他不回答。这个话题他本想回避。事实上，他准假四天。但是他想缩短：他不想在巴黎度过漫长的四天，不得不忍受临时的照料，可能遇到各种各样劳累的事。

“几天？”她又说，用目光询问他。“八天？六天？五天？”

他摇摇头，作了一个深呼吸，露出微笑，终于说：

“我明天就走。”

“明天？”她非常失望，以致嗓音战抖：“那么，你不到拉菲特别墅区来看我们罗？”

“不行，我的小吉丝……这次不行……以后再说……或许在夏天……”

“可是我刚刚见到你！隔了这么长时间！……明天？……我甚至不能跟你一起待在巴黎：今晚我必须回别墅区睡觉！我明天早上要值班。你想想！我要走掉三天；我动身的前夕，刚来了六个新的人！”

“我们至少有一整天在一起度过。”他缓和地说。

“连这也不行！”她沮丧地说。“待会儿在养老院我有约会。必须了结那边的事务和我姑妈的家具：他们需要房间……”

她泪水盈眶。他立即想起她还在孩提时代的失望情绪。这个想法掠过他脑际：“由她照顾，感到周围这种挚爱，真是不错……”

他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次会面这样短暂，他不知所措。

“兴许我能得到准许延长……”他言不由衷地说。“我不知道……我可以试一试……”

吉丝的眼睛骤然放光，又变得笑盈盈的。它们透过泪花，显得很美……（这使昂图瓦纳又想起昔年情景。）

“必须这样做！”她拍着巴掌，毅然地说。你到别墅区来同我们过几天吧！”

“她还是个孩子，”他寻思，“这种我说不出的稚气，同她妇人的成熟恰成对照，充满了魅力……”

为了改变话题，他询问地躬身说：

“现在，给我解释一点情况。怎么没有人陪你到巴黎来？别墅区并不远嘛！竟让你独个儿参加这个葬礼！”

她随即争辩说：

“你对我们在那边的工作毫无概念！你要怎样？……我一走，别的人担子更重！”

他禁不住对这恼火的神态报以微笑。为了说服他，她滔滔不绝地解释医院工作，他们在别墅区的生活等等是怎么样的。

（一九一四年九月中旬马尔纳战役之后，丰塔南太太渴望着做个有用的人，设想了在拉菲特别墅区建立医院的计划。她始终拥有她的父亲在圣日耳曼森林边缘上的产业；房客是英国人，战争爆发时他们离开了法国；古老的别墅空出来了。除了这房子过于狭小，它还离火车站太远，生活不方便。于是，丰塔南太太想到征求昂图瓦纳的意见，问他是否同意把蒂博先生的别墅借给她，这幢楼房比她的住宅象样得多，而且座落在住宅区边上。昂图瓦纳自然同意了；他马上写信给待在巴黎的吉丝，让她带上两个女仆，听丰塔南太太支配，改装别墅。丰塔南太太那方面，得到外科医生的妻子，她的侄女尼科尔·埃凯的合作，尼科尔拥有护士毕业证书。一个领导委员会在伤兵救护协会的监督下迅速建立起来。六星期之后，蒂博别墅仓促装备起来，以第七医院的名称出现在医疗单位的登记表上，准备好接收第一批正在康复的病人。从此，第七医院由丰塔南太太和尼科尔领导，没有一天停止工作。）

昂图瓦纳从信里早已知道这一切。他很高兴父亲的房子能

有点用处；尤其值得高兴的是，他知道吉丝在巴黎无所事事时很担心，如今吉丝在丰塔南家得到了非常热烈的接待。说实话，他不太关心第七医院的进展情况，同样不关心丰塔南家别墅的组织状况，在蒂博先生以前的厨娘强壮的克洛蒂德管理下，这幢别墅变成了古怪的法朗吉——尼科尔和吉丝住在那里——达尼埃尔截肢以后也住在里面——贞妮从瑞士返回后，带着孩子住在那里。因此，他好奇地谛听吉丝的闲谈：他平时不大想到这一小群人，他们的生活突然活生生浮现在他眼前。

"在我们当中，仍然是贞妮付出的精力最多，"吉丝解释说，沉浸在她的叙述中。"她不仅要照顾让—保尔，而且要管内衣床单：你可以想象，一个三十八张床位、有时四十张床位、甚至四十五张床位的医院所必须的全部内衣床单，要洗烫、缝补、算账、安排、天天分配！晚上她腰酸背痛地回来。她天天下午都在医院度过，但她上午待在别墅，为了照顾小孩……至于丰塔南太太，她住在病人身边，她的房间安顿在马厩上面，你知道吗？"

听到吉丝（一本正经的老小姐的侄女）谈论贞妮和她的母性，就象谈论很自然的东西，昂图瓦纳觉得很古怪。"真的，"他寻思，"这已经有三年了……再说，昨天无疑会引起丑闻的事，今日由于一切道德标准全部颠倒，很容易被接受……"

"况且，你到巴黎来一趟，却连我们的小不点都不看一看！"吉丝用责备的语气感慨说。"贞妮会为此难过的。"

"你只要一字不提就行了，小傻瓜……"

"不，"她用严肃得很古怪的声调说，突然低下脑门。"我对贞妮从来什么事都不隐瞒。"

他惊愕地瞧着她，并不坚持。

她问："你至少有把握得到准许延长假期吧？"

"我试试看。"

"怎么试呢？"

他继续扯谎：

"我会请吕梅尔打电话给管这些事的军事办公室……"

"吕梅尔……"她沉吟地说。

"无论如何，我本想今天拜访他。我好久没见他的面了……我想谢谢他为我们费了心。"

这是一天之中头一次暗示到雅克的死。吉丝的脸猛然抽搐，她的脸的茶褐色一片片变得更深了。

（一九一四年秋，她长时间不肯相信雅克已死。雅克持续的杳无音信，他的日内瓦朋友通知他的失踪，贞妮和昂图瓦纳的确信无疑，这一切对她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他利用战争再一次溜掉，"她固执地想。"他会再一次回来找我们。"这次归来，她焦虑不安地等待着，一面念九日经。正是在这个时期，她同贞妮联系上了。这种联系先是扎根于相当狡黠的算计中："雅克回来时，他会看到我们是朋友：在他们的生活中我仍然是第三者。或许他会感谢我，他不在时我关心贞妮……"待到大家从吕梅尔那里得知飞机着火坠毁，待到她看过正式通知的副本，她不得不承认事实。但在她内心，有种模糊的直觉说服她，这不是真相。直至今日，她仍然不时自问："谁知道呢？……"）

她又低下头来，免得遇上昂图瓦纳的目光；仿佛她身上的一切突然翻了个儿，她半晌纹丝不动，噤若寒蝉，竭力忍住眼泪。临了，为了不号啕大哭起来，她急匆匆站起身，朝配膳室走去。

“她变得笨重多了，”他注意到这一点，目光跟随着她，被自己不由自主地引起的激动不安所惹恼，“这臀部！……胸部，身体，人们会认为她比她的年龄大十岁：她好象过了三十！”

他从口袋里掏出项链。小颗麝香珠呈铅灰色，象樱桃核大小，混杂于古代琥珀小丸，这些小丸形状似黄香李，颜色也象黄香李：这半透明的暗黄色象熟透的黄香李。他在指间漫不经心地卷弄项链，琥珀变得温热，昂图瓦纳觉得他刚从拉雪尔脖子上解下项链……

待吉丝重新出现，拿来一碟草莓，她的脸上清晰地看得到忧心忡忡，昂图瓦纳为此感动了。她把草莓放在桌上时，他默默地抚弄她金褐色的手腕，上面箍了一只银手镯。她战抖着；她的睫毛在跳动……她避免看他。她坐了下来，眼眶凝成两颗泪珠。于是，她不再想隐瞒自己的忧伤，似笑非笑地转向他，半晌不动，无法开口。

“我真蠢，”她终于叹气说。她文静地开始给草莓加糖。她几乎又马上放下糖缸，神经质地挺起胸：“你知道我最难受的是什么吗，昂图瓦纳？这就是，我周围再没有人提起他的名字……贞妮不断思念他，我知道这个，我感到这个：她疼爱这个小家伙，只是因为他是雅克的儿子……雅克始终在我们中间：如今我对她的挚爱是出于思念雅克。为什么她也温柔地接待我？为什么她待我亲如姐妹？但她从来不对我谈起他！象有个秘密缠绕着我们俩，把我们永远联系起来，我们从来不暗示到他！我呢，昂图瓦纳，这使我闷闷不乐！……我这就告诉你，”她带着一点喘气继续说：“贞妮她很高傲，很难相待！她……现在我十分了解她！……我爱她，我能为她和这个小家

伙献出生命！我很难受。她象现在这样闷着我很难受……——我不知道怎么说……你看，我相信，想到雅克不为大家所理解——除了她，她痛苦不堪。她设想只有她才理解他！而且她蛮横地认为是独一无二理解他的人！于是，她拒绝同任何人谈起他。尤其拒绝同我！……然而，然而……”

大颗泪珠从她的脸颊上淌下来，虽然她的脸骤然变老，不再流露忧伤，而仅仅是激情、气愤，带着某种粗野神情，昂图瓦纳对此无法解释。他在沉思凝想。他很惊讶：他从没想到贞妮和吉丝变得这样亲密。

“我一直不能确定，她了解……我对雅克的感情，”吉丝声音更低地继续说，嗓音也变了。“我渴望能同她谈谈这个题目，推心置腹地谈！我没有什么要向她隐瞒的……我希望她知道一切！甚至让她知道我以前恨过她——噢，是的：深深恨她！——现在相反，自从雅克死后，我对他的一切怀念……”（她的目光发出有诱惑力的闪光）……“转到她和他们的孩子身上！”

有好一会儿，昂图瓦纳几乎忘了听她说话，仅仅注意这褐色眼皮、长长的睫毛的跳动，她的睫毛缓慢地一上一下，遮住而又放出眸子的闪光，仿佛灯塔间歇的光芒。他把手肘支在桌上，将手托住面颊，深情地嗅闻溢满麝香味的指尖。

“这是我今日的整个家庭！”吉丝又说，竭力表现得更平静。“贞妮答应我，她把我一直留在她身边……”

“如果我提出来，她会来跟我一起生活吗？”他在思忖。

“……是的，她答应过我。正是这个帮助我生活，接受未来，你明白吗？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了：除了她——和我们的小家伙！”

"她不会接受的，"他心想。在她的颤声中，他看出某些不协调的音响，这些音响他觉得能说明问题，于是他很惊讶。"不用说，"他想道，"在这两个女人的心——两个寡妇的心——的融洽无间之中，有多少错综复杂的心理呀！……温情，这点我并不怀疑。但肯定有嫉妒。很可能是含有恶毒成分的仇恨！……这一切混合在一起，见鬼地酷似爱情……"

吉丝继续讲下去；如今这是抱怨的独白，使她心头宽解，因为她保留不住：

"这个贞妮是个了不起的人……高贵，有毅力……令人赞叹！她对别人多么严厉！她对达尼埃尔是严厉的，甚至不公平……对我来说，我也感到她……噢，她有这个权利，我在她旁边毫不足道！她毕竟不是始终正确的。她是盲目的，只相信自己，不允许别人有别的想法……我并不要求做不到的东西！如果她不愿意让一保尔按他父亲的信仰长大，对此我无能为力，也说服不了她……那末，只有让她找个牧师给他洗礼！"她的目光变得严峻；就象从前老小姐所做的那样，她执著地频频晃动突出的额角，她的嘴唇紧闭，好象要拒绝一切调解似的。她猝不及防地朝昂图瓦纳回过身来，大声说，"你不感到这样吗？她心血来潮的话，尽管把她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小新教徒好了！但她抚育雅克的儿子，不该象养一条狗那样！"

昂图瓦纳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

"你没见过这小家伙，"她又说，"他的性格热烈，会渴望虔诚的！……"她叹口气，突然用另一种痛苦的口吻补上说："象雅克一样！如果雅克没有失去信仰，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她的面孔变幻不定，重又变得柔和，一丝微笑渐渐照亮她的眼睛："这小家伙活脱脱象雅克！他象雅克一样深

红棕色的头发！象雅克的眼睛和手！……已经三岁了，十分固执，有时十分倔强，有时又十分柔顺……”她的嗓音里怨恨已完全消失了。她直率地笑着：“他叫我：吉姑妈！”

“你说他十分固执？”

“象雅克一样。你知道他一样爱恼火吗？默默地恼火……他独自逃到花园深处，不知考虑什么问题。”

“聪明吗？”

“很聪明！他明白一切，什么都猜得出。十分敏感！好言好语就能得到他的一切。但如果违拗他，禁止他做他决定要做的事，他的眉毛便蹙紧了，拳头捏紧了，再也认不出原来模样……与雅克一模一样。”半晌她沉思默想。“达尼埃尔刚给他拍了张照。贞妮大概寄给你了吧？”

“没有。贞妮从来没有把她儿子的照片寄给我。”

她惊讶地将眼睛抬向他，好象询问他，差点儿要说点什么，欲言又止。随后：

“我这儿有，提包里有这张照片……你想看看吗？”

“好的。”

她跑去找手提包，掏出两张出自业余爱好者之手的小照片。

其中一张大概是去年的，让一保尔同他的母亲在一起；贞妮有点发胖，脸孔比以前丰满，脸孔平静，甚至严峻。“她很象丰塔南太太，”昂图瓦纳想道。贞妮穿了一件黑连衣裙；她坐在一级石阶上，抱紧了孩子。

另一张显然是更近一点的，只有让一保尔一个人：身穿条纹羊毛紧身上衣，包紧一个肌肉异常厚实的小身体，他直立着，低着头，模样在赌气。

昂图瓦纳长久地注视这两张照。尤其是第二张，令人想起雅克：甚至头发的长相，凹进去的眼眶，深邃的目光，嘴巴和下腭，——蒂博家强有力的下腭。

“你看，”吉丝站着，俯在昂图瓦纳的肩上，解释说，“他正在玩沙土。下边是他的铲子：他发狂之下把铲子扔了，因为他玩耍时别人打断了他；他已退到墙边……”

昂图瓦纳抬头看她，笑着说：

“你很爱小家伙这个样子吗？”

她不吭声，但在微笑，什么也比不上这温情脉脉、绽开的微笑更能表露感情的了。

可是，昂图瓦纳没有觉察到，她内心有点惶乱——就象每次她想起干过这件疯狂的事……（两年前，甚至更早一些：让一保尔还是一个娃娃，没有断奶……吉丝就爱抱着他，摇他，抱在胸前让他睡觉；她看到贞妮给孩子喂奶时，一种绝望、羡慕的难以忍耐的感情便袭上心头。一个夏日，贞妮把孩子交给她带——天气酷热难熬，——她屈从于疯狂的企图，同婴孩一起关在自己房里，把自己的乳房塞给他。啊，这张贪婪的小嘴扑向她，吮吸，咬啮，撞伤！……吉丝疼了好几天，既因淤斑而疼痛，也因羞愧而难受……这是一桩罪过吗？只有在对听忏悔师隐约地承认和长时间地自我悔罪之后，她才重新感到一点平静。她再也没有这样做……）

“他常常有这种姿态吗？不肯让步的神态？”昂图瓦纳问。

“哦，是，经常这样！正是达尼埃尔打扰了他。他最不肯听达尼埃尔的话。因为这是一个男子汉，我相信这样。是的。他很爱他的母亲；他也很爱我。但我们是女人。怎么说呢？他

已经清楚意识到男人的优越感。你笑？我向你担保！这可以从许多小事情上感觉出来……”

“我宁可相信你们的权威变弱了，因为你们始终在他身边；而他的舅舅，他见得少些……”

“少些？由于医院工作，他同舅舅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同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长！达尼埃尔几乎整天看着他。”

“达尼埃尔？”

她抽回搁在昂图瓦纳肩上的手，轻盈地离开，坐了下来：

“是的。为什么？这使你惊奇？”

“我很难想象达尼埃尔担当保姆的角色……”

吉丝也不明白：她认识达尼埃尔·德·丰塔南是在他截肢以后。

“相反。小家伙给他作伴。白天在别墅区十分漫长。”

“既然现在他退役了，他大约重新开始工作了吧？”

“做医务工作？”

“不，画他的画！”

“他的画？我从来没见过他绘画……”

“他不常到巴黎？”

“从不。他甚至不离开别墅，或者花园。”

“他走路真的很困难吗？”

“噢，并非如此。非要仔细观察他，才能发觉他跛脚；尤其他新装上假腿以后……可是他不想出门。他看报。他照看让一保尔，让孩子玩耍，带上孩子在房子周围散步。有时他去帮助克洛蒂德剥豌豆，削水果，做果酱。有时他也耙平平台上的砾石。不经常做……我相信他的性格如此，安静，冷漠，有点懒散……”

“达尼埃尔？”

“可不是。”

“他根本不象你所说的那样……他大概很不幸。”

“瞧你想的！他连烦闷的模样都没有。无论如何，他从不抱怨。如果说，他有时有点不高兴——对别人，从来不是对我，——这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怎么对待他。尼科尔揶揄他，撩拨他也没有用。贞妮也很笨拙：她的沉默、生硬伤害了他……贞妮是善良的，非常善良：但她不会表现出来：她从来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是令人愉快的……”

昂图瓦纳不再回嘴。他的模样这样呆痴痴的，吉丝不免笑起来。

“我相信你不太了解达尼埃尔的本性。他大概一直被宠惯了……懒得可怕！”

午饭早已吃完。她看看表，猛地站起来：

“我这就收拾桌子，我得走了。”

她站在他面前，温柔地注视他。她留下生病的他，一个人待在这幢没人居住的房子里，十分过意不去。她想说点什么。一丝动人的胆怯的微笑掠过她的目光，一直延伸到她的嘴唇上：

“傍晚我回来接你吧？你同我们一起在别墅区度过晚上，而不是单独待在这里吧？”

他摇摇头：

“无论如何今晚不行。今天，我要去看吕梅尔。明天，我要去看菲力普。还有，下边要料理一些事，要寻找一些卷宗……”

他在思索。只要在星期五晚上回到穆斯吉埃就行了。什么

也不能阻止他在拉菲特别墅区过两天。

“那边我住在哪里？”

回答之前，她迅速俯下身来，高兴地拥抱他。

“在哪里？当然在丰塔南家！还有两个房间没人住。”

他手里留着让—保尔的照片，不时朝照片瞥一眼。

“那么，我得办必要的延长手续……明天傍晚……”他举起手上的照片：“你把照片给我吧？”

五

虽然这是星期天，吕梅尔还在奥尔赛码头的办公室里；昂图瓦纳在吉丝走后独自留下，给他打电话。外交官抱歉说下午连一小时的空闲也没有，邀请昂图瓦纳来找他共进晚餐。

八点，昂图瓦纳来到外交部。吕梅尔在楼梯下等候他，那儿亮着守夜灯。在这规定的半明半暗中，离开办公室的职员和几个迟迟未走的来访者默默的走动，看来奇特、秘密。

“我带您到马克西姆餐厅去，这能改变一点医院生活，”吕梅尔带着可爱的保护者的笑容提议说，将昂图瓦纳带往停在院子里插有旗子的一辆小汽车。

“我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客人，”昂图瓦纳老实说，“傍晚我只喝牛奶。”

“他们有出色的冰镇牛奶。”吕梅尔说，他早已决定在马克西姆进晚餐。

昂图瓦纳点头同意。他白天在家里搜索文件盒和藏书，十

分疲累。聊一晚上他有点害怕。他赶忙告知吕梅尔，他说话困难，要注意声带别累着。

“对我这样爱聊的人真是不错，”外交官叫道。他装出逗乐的声调，不让流露出恼火的印象，这是他的朋友消瘦的面容，深沉和受压抑的嗓音引起的。

在餐厅明亮的大厅中，昂图瓦纳的消瘦和难看的面色越来越给他强烈的印象。但是他避免过分关切地询问昂图瓦纳的身体，寒暄几句以后，他赶紧谈别的事：

“不要汤。不如要些牡蛎。要落市了，但牡蛎还不错……我经常在这里吃晚饭。”

“我也曾经常来这里，”昂图瓦纳喃喃地说。他的目光慢慢扫视一圈大厅，落在年老的领班身上，领班站着等候叫菜。“您不认得我吗，让？”

“噢，完全认得，先生。”那一位说，平板地一笑，鞠了一躬。

“他在说谎，”昂图瓦纳说，“他以前总是叫我大夫先生………”

“离我的办公室非常近，”吕梅尔继续说。“有警报的傍晚，这是很方便的：我只要穿过街，便在海军部找到一个好地方躲避。”

昂图瓦纳在观察他，他在考虑菜单。他也改变了。他的狮子脸发福了；一头浓发已经花白；眼睛周围无数的细纹，使他这个衰老的金发人的皮肤四处都皱起来。眼睛发蓝、热烈；在下眼皮底下，淡紫色的肿胀使面颊鼓起一条条酒糟。

“至于饭后点心，再说吧，”他带着疲倦的神色说，把菜单还给领班。他仰起头，半晌将双手平按在脸上，手指按住

发烫的眼皮，深深叹了口气："正象您所看到的，亲爱的朋友，总动员以来我没有一天假期。我精疲力竭了。"

这看得出来。在这个神经质的人的身上，积劳转为极度衰弱。昂图瓦纳在一九一四年离开吕梅尔时，他是一个自信，能主宰自己，有点自负，对什么事都想高谈阔论，但带着一种特意的矜持。四年的过度工作把他变成突然爆出神经质的笑声，目光忽闪忽闪的人，他指手划脚，从一个话题直接跳到另一个话题，充血的脸突然从病态的激动转到最阴沉的沮丧。然而，他想方设法象以前那样衣着讲究。随着每次疲劳显现和消沉，继之短暂的振奋；他把头略微后仰一点，用手一撩，拢一下长发，堆起一个重又热情起来的笑容。

昂图瓦纳想感谢他对雅克的死作了长时间调查，贞妮想到瑞士时给了她帮助。吕梅尔立即阻止他：

"嗨，理所当然的事！别说了，亲爱的！……"他又冒失地说："我觉得那位少妇很迷人……十分迷人……"

"他社交场的习气太重，不免总露出蠢相。"昂图瓦纳想道。

吕梅尔打断他的话后，说个没完。他对自己所办的事作了详细叙述，仿佛昂图瓦纳是局外人。他脑子里一切都惊人地准确：他毫不迟疑地举出中间人的名字和日期。

"悲惨的结局！"他喟然作结论说。"您不喝牛奶？快凉了……"他朝昂图瓦纳犹豫地瞥了一眼，呷了一口酒，擦一擦耸起的猫胡子，又感叹一声："是的，悲惨的结局……一直想到您，我向您担保……可是，根据局势来看……您的想法……名字的显赫……可以这样想——至少对家庭来说，——这个结局……总的来说，不是……很幸运的事吗？……"

昂图瓦纳紧锁眉头，一言不发。吕梅尔的话深深伤害了他。必须承认，他也曾有过这个想法，那时，他刚知道雅克死前的真实情况。是的，他曾有过：但今天他不这样想了；想起他曾有过这个想法，他甚至感到万分难堪。这几年战争，他在诊疗所长时间失眠以致所作的思索，大大扰乱了他以往的大部分判断。

他根本不想同吕梅尔谈论这些私事。在这里尤其不想谈。他经常和安娜到这个大厅里共进晚餐，现在来到这儿，刚一进门，就觉得越来越不舒服。在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十四个月，这个豪华餐厅里有那么多人，他天真地感到惊讶。张张桌子象从前宾客如云的傍晚，都坐满了人。女人或许少一些——穿着也不那么考究：许多女人保留着护士的举止。大部分男人是军人：他们束紧上蜡发光的肩带，军服饰有五颜六色的丝带，神气十足。有几个准假的军官，但大半是巴黎卫戍部队和总司令部的军官。有许多飞行员，吵吵嚷嚷，受到热烈款待，目光忧郁，有点狂乱，还未喝酒，已经显得醉醺醺。意大利、比利时、罗马尼亚、日本的军服，五颜六色，象样品陈列。有几个海军军官。尤其是英国人——开领卡叽上衣和无可指摘的衣服——到这儿来吃晚饭、喝香槟酒。

“您快康复时别忘了通知我，”吕梅尔友好地说。“不能让他们再送您上前线。您已经大大尽责了……”

昂图瓦纳想纠正一下情况。自一九一七年冬天以来，医生诊断他已初步治好创伤，送往后方医院治疗。吕梅尔继续说：

“眼下我几乎有把握，战争结束前我不会离开外交部。克列孟梭先生来到部里时，我差点被派往伦敦：我同普安卡雷总统有良好关系，熟悉贝尔特洛先生的各种嗜好，而且他需要

我。要不是总统和贝尔特洛先生的反对，我就要上船离境了。显然，眼下那边的生活不是没有意思。但是我不再处于一切的中心，象在这儿一样。这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完全相信是这样……至少，您属于能够了解事态的特殊人物……谁知道呢？要能预见未来！”

“噢，”吕梅尔打断说，“了解，不；预见，更不行……了解底牌也徒劳，亲爱的，对发生的事一无了解；只能事后明白一点已发生的事……别以为今天的国家要人，哪怕是象克列孟梭先生那样刻板和专断，能直接控制事件。他完全受局势的摆布……在战时掌权，等于驾驶一艘到处漏水的船：需要不时想出办法，堵住最有威胁的进水洞；等于生活在遇险的氛围中；只是不时还有点时间测定方位，观看地图，指出模棱两可的方向……克列孟梭先生象别人那样行事：他忍受事态发展，只要可能，便加以利用。我这个岗位能在就近观察到他。奇异的现象……”他的神态在沉思默想，字斟句酌地说：“您看，克列孟梭先生是天生的怀疑论者……深思熟虑过的悲观主义……和坚决的乐观主义的奇怪混合；必须承认，混合比例非常出色！”他狡黠地微笑，笑容一直扩展到眼角，似乎他对自己的即席讲话自得其乐，在欣赏自己刚找到的说法的妙处。然而，十分明显，这是陈词滥调，几个月来，他对每一个新的交谈者都讲这一套话。他继续说：“这个多疑的人有一种烧炭党人的信念*：他坚定如铁地确信，克列孟梭先生的祖国不会打败。亲爱的，这是不可比拟的力量！即使在眼下——咱们悄悄地坦白说，我看到最乐观的人的信心也在动摇——对这个年迈的爱国

* 即盲目的信念。

者来说，胜利仍然确定无疑！之所以确定无疑，仿佛这是由于神圣的权利，法兰西的事业不会不光荣地获胜！”

昂图瓦纳小声咳嗽——邻桌的一个英国少校刚点燃一根雪茄——他想说话。但是，声音非常微弱，由于他用餐巾捂住嘴巴，声音更出不来，只有几个字是清晰可闻的：

“……美国的援助……威尔逊*……”

吕梅尔觉得不如装作他已听人说过。他甚至摆出特别知情的神态：

“啐，”他说，用若有所思的动作抚摸面颊，“您知道，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威尔逊总统嘛！……我们被迫在法国和英国对这位美国教师的怪想表示彬彬有礼的敬意；但是我们不会搞错他的打算。这个人思想迟钝，他毫无相对概念。他还是一个政治家呢！……他生活在不真实的天地中，他的神秘的想象力杜撰出这整个天地……上帝保佑，我们别让这个清教徒简单化的伦理观搅乱我们古老的欧洲事务的灵活齿轮！”

昂图瓦纳本想插话。他的嗓音却不允许他这样做。目前的重要领导人之中，在他看来，唯独威尔逊能越过战争去观察，独独威尔逊能考虑世界的未来。他只能做了个表示不同意的有力手势。

吕梅尔笑盈盈地说：

“不是开玩笑吧，亲爱的？您总不至于同意威尔逊的无稽之谈吧！大西洋的彼岸，在一个半野蛮的儿童国家，这会得到严肃考虑。而在我们古老而明智的欧洲，哪里会呢！在我们这里，孕育这些乌托邦，等于准备混乱！您瞧，人们从没足够地

* 威尔逊(1856——1924)，1913——21年任美国总统。

怀疑某些大写的重要字眼：'权利'、'正义'、'自由'等等可能产生的弊病。拿破仑第三的法国，人们本该知道'宽宏'政策会导致什么灾难！"

他伸长手臂，将满是斑点、短而粗的手放在桌布上，躬身贴心地说：

"消息灵通人士认为，威尔逊总统远远不象他看来的那样幼稚，他自己也不相信他的咨文*……这个"不分胜负的和平"的拥戴者野心非常实在，目的在于利用局势，把古老的大陆置于美国保护之下，同时阻止协约国以后在世界事务中占据靠胜利而获得的头等重要位置。顺便说说，这表露出多么天真！因为设想法国和英国会同意，在多年损失惨重的斗争中精疲力竭，而不从中取得重大的物质利益，那该是多么幼稚！"

"可是，"昂图瓦纳内心这样反驳，"建立真正的和平，持久的和平，对欧洲各国人民来说，难道不是战争之后最大的物质利益吗？"然而他默不作声。炎热、吵声、食物掺杂烟草的气味，使他越来越难受。他的压抑感不断增加。"为什么我在这里？"他寻思，对自己很恼火。"我给自己安排了多好的一个夜晚！"

吕梅尔什么也没觉察。他好象从诋毁威尔逊之中得到个人的愉快。在奥尔赛码头的走廊里，好几个月来，那些先生冷嘲热讽的正是这个靶子。他的句子被报复的、从喉咙发出的笑声打断，他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好象坐在煤火上一样：

"幸亏普安卡雷总统和克列孟梭先生都是出色的现实主义者和拉丁语系人，不仅明白那些空想的毫无用处，而且明白威尔

* 指威尔逊总统提交参议院的有关和平问题的咨文。

逊总统内心的狂妄……这种狂妄可能用来实现有利可图的目的！目前，重要的是从美国骗到尽可能多的石油、物质、飞机和人员。为此，要小心别违拗强有力的供应者。需要时，甚至讨好他固执的念头。就象对温和的疯子所做的那样。说实话，至今这种策略的结果还是可观的……”他朝昂图瓦纳俯下胸脯，在后者的耳畔悄声说：“您知道，正是由于他在几星期内给我们搞到两千吨汽油，每月给我们输送三十万人，我们在英国人惨败于皮卡第*之后，今年能够坚持住吗？……就该这样继续下去。奉迎这个戴夹鼻眼镜的洛汉格林**怪诞的嗜癖……当我们在自己的法国领土上有了一支装备扎实的美军来接替时，我们才能喘一口气，作为旁观者等待美国人为我们火中取栗！”

昂图瓦纳若有所思地看着吕梅尔咬腓里牛排——他刚才吩咐：“刚熟：半生不熟！”昂图瓦纳举起手，仿佛要求发言那样：

“因此，您相信……战争还要延续几年？”

吕梅尔推开碟子，轻轻后仰：

“好几年，不；事实上，我不这样认为。我甚至相信我们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结局……”他默默端详了一会儿指甲：“听着，蒂博，”他又说，“我想起来了。这是在一九一五年二月。有一晚，德沙内尔***先生在我面前宣称：‘这场战争的期限和曲折变化无法预测。依我看，这是大革命和第一帝国的战争的周而复始。或许会有休战；但最终的和平还很遥远！’那时，我以为这是一句玩笑话。今天……今天，我接近认为这是预

* 1918年3月至5月，德军两次在皮卡第冲破防线。

** 洛汉格林是骑士传奇的英雄，瓦格纳曾据此写过歌剧（1850），这个英雄被看作脱离生活，忠于神秘理想的人物。

*** 德内沙尔（1855—1922），1912至1920年任法国参议院议长。

见。”他停顿一下，把玩着盐瓶，补充说：“证据是，明天，协约国大获全胜之后，中央帝国提议放下武器，我会赞同德沙内尔先生的看法：这是休战；但最终的和平也很遥远。”

他叹了口气，不改变这种激怒昂图瓦纳的、背书似的口吻，如数家珍地说起入侵比利时后不同的战争阶段。事件经过这样一理，归纳为很明晰的提要，以给人深刻印象的逻辑性环环相扣。简直可以说这是在叙述一局棋。这场战争——昂图瓦纳日日都在经历——他突然觉得倒退回去，以历史的面貌出现。在外交官雄辩滔滔的嘴里，马尔纳、索姆、瓦尔登——这些名字至今对昂图瓦纳来说勾起了具体的、个人的和悲剧性的回忆——骤然失去了它们的现实性，变成一个技术报告的准确提纲，给未来几代人的教科书每章的提要。

“我们现在是一九一八年，”吕梅尔下结语说，“美国参战是封锁圈收紧，日耳曼各国人民精神解体。从逻辑上讲，这是他们不可避免的败北。面对这新的事实，他们在两种态度之间选择：趁时机还来得及，谈判不稳定的和平，或者孤注一掷，发动反攻，力图在美国人大规模到来之前获得胜利。他们选择了反攻。因此，三月在皮卡第巨大的一击。他们再一次差点获胜。他们就这样冲了过来。我们到了这一步。他们这一击会成功吗？很可能。谁也不能说，我们在夏天之前不得不乞求和平。如果他们失败，他们就打完了最后的牌。那时他们就会打输这场战争。要么我们被动地等待美国人蜂拥而来的时刻，要么——好象这是福煦将军*的计划——我们在各条战线投入最后的力量，进行攻击，在美国人行动之前，作出严肃的保证。

* 福煦(1851—1925)，法国将军、元帅，1918年3月任协约国军大元帅。

因此，我宁可说：真正的和平，最终的和平，或许还很遥远，而休战确实相当临近。”

他不得不停止：昂图瓦纳咳得非常厉害，这次很难当作没发觉。

“请原谅，亲爱的……我的唠叨使您疲乏了……我们走吧。”他向领班作了表示，从裤兜里——美军的方式——掏出一把揉皱的钞票，不经意地付账。

王家大街十分幽暗。小汽车灭了灯，在人行道边等候。

吕梅尔仰面朝天：

“天空明朗，他们很可能今晚要来……我回到部里，看看有没有新消息。不过，我先要送您回家。”

昂图瓦纳已坐好位置，吕梅尔上车之前，向一个卖报女人买了几份晚报。

“欺骗性宣传。”昂图瓦纳小声说。

吕梅尔没有马上回答。他小心地拉上隔开他们与司机之间的玻璃窗。

“当然是欺骗性宣传！”于是他说，几乎气势汹汹地转向昂图瓦纳。“您怎么不明白，持续供应令人放心的新闻，对于国家来说，同供应粮食或军需品一样必不可少？”

“不错，你们有管灵魂的差使嘛。”昂图瓦纳讥诮地迸出一句。

吕梅尔亲切地拍拍他的膝盖：

“得了，得了，蒂博，严肃一点。思索一下。战时政府该怎么办？控制事件？您知道不行。控制舆论？是的：这是它唯一能做的事！……那么我们就利用舆论。我们的主要工作就

是——怎么说呢？——安排好传播事实……必须不断地培育民族相信最后胜利……必须每天保护民族不管有理没理，相信军政首脑的价值……”

“对于你们，任何手段都是好的！”

“敢情！”

“策划好的欺骗！”

“坦率地说：您认为能这样断言——我不知道……——我们对斯图加特和卡尔斯卢赫*的轰炸，比起贝尔塔远程大炮**射向巴黎的炮弹，在平民中造成大得多的‘无辜受害者’吗？……或者断言，我们认为是违犯人道罪的德国潜艇战，对中央帝国来说，是必要的军事行动，是在一九一六年进攻失败后，他们剩下的粉碎我们抵御的唯一机会？……或者断言，众所周知的露西塔尼亚号邮船被鱼雷击中***，归根结蒂，是完全合理的报复行动，总之，是对无情的封锁十分温和的回答，这一封锁在德国和奥地利杀死了比露西塔尼亚号邮船上的乘客多一两万倍的妇女儿童？……不，不，孰是孰非很难断言！敌人总是必然错的，协约国的事业是唯一正义的！不可避免……”

“……要欺骗！”

“是的，哪怕要对战斗的人隐瞒后方策划的阴谋！哪怕要对后方的人隐瞒在前线发生的可怕的事！……不可避免要对这一方和那一方秘而不宣在敌对国和中立国的大使馆幕后发生的

* 斯图加特系德国的工业中心之一，卡尔斯卢赫系巴登首府，一次大战时，这两个城市遭到法军的轰炸。

** 1918年德军用这种大炮距巴黎一百公里处炮轰；这种大炮以克虏伯之女的名字命名。

*** 1915年5月7日，德军潜艇发射鱼雷，击中这艘英国邮船，一千二百名乘客罹难。

事！是的，亲爱的！我们绝大部分行动——我想说政府首脑的活动——不仅用来欺骗，象您所说的，而且用来欺骗得高明！这并不都是很容易的，请相信这点！这需要有长期经验，巧妙的手段，创造的精神，而且永远不会缺乏：需要有一种天才……我可以断定：未来会给我们说公道话的！在有用谎言这方面，我们在法国四年来完成了奇迹！”

汽车慢慢经过灯光暗淡的圣日耳曼大街和大学路，刚停在昂图瓦纳的家门口。两人都下了车。

“嗨，”吕梅尔继续说，“我想起一九一七年四月尼维尔*战役那一个星期……”他的嗓音突然流露出激动。他抓住昂图瓦纳的手臂，把他拖到离司机远一点的地方：“您想象不到对于我们这些知道每时每刻内情的人可能临头的事……——我们目睹这样不断积累的错误……——我们每晚都能计算损失的总数！四五天内三万四千人受难，八万多人受伤！……那些伤亡惨重的团队的反叛！……既牵涉不到真实情况，也不管正确与否。必须不惜代价无情镇压部队起义，不让起义波及全军！对全国来说是生死问题……必须不惜一切支持指挥部，掩盖它的错误，保护它的威信……更糟的是：必须故意坚持错误，发动反攻，将其他师投入炉子里，在拉福村**前面，在‘贵妇之路’***牺牲二万至二万五千名新兵……”

“为什么？”

“为了取得一次小胜，哪怕微不足道，对此我们可以掺入

* 比利时城市。

** 拉福村为法国村庄，这次激烈战斗在1916年进行，这里是“贵妇之路”的起点。

*** “贵妇之路”是通往罗马之路，1914年9月、1917年4—10月，1918年9—10月曾在此发生战斗。

有益的谎言！重振到处消沉下去的信心！……最后，我们在克拉奥纳成功地一击*。我们可以说成是一次辉煌的胜利。我们得救了！……十天后，政府罢免了许多军事首脑，任命了贝当将军**……”

昂图瓦纳筋疲力尽，无法站得更久，便倚在墙上。吕梅尔把他一直扶到大门：

“是的，”吕梅尔继续说，“我们得救了，我向您起誓，我宁愿少活一年，也不愿再经历这四五个星期！”他显得很真诚。“我走了。又见到您，我十分高兴……”当昂图瓦纳走进门口时：“小心照料自己，亲爱的！医生都一个样：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健康时，最认真的也疏忽大意！……”

吉丝已收拾好房间。百叶窗紧闭，窗帘拉好，家具套子都取了下来，床铺好了；一只玻璃杯和一瓶凉水放在床头柜伸手可及的地方。这样细心周到使昂图瓦纳十分激动，他寻思：“我大概比想象的还要疲倦……”

他第一件护理工作是吸氧气。然后，他跌坐在扶手椅上，十几分钟一动不动，胸部挺直，颈背靠在椅背上。

他怀着突然而起的强烈的无疑不公道的敌意去想吕梅尔，对此，他自己也感到惊讶：“打过仗的人……没有打过仗的人……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和解永远不可能！”

他的窒息感逐渐减轻。他站起身量体温。三十八度一……

* 克拉奥纳由三个高冈组成，位于“贵妇之路”东边，1918年5月27日失守，10月12日夺回。

** 贝当（1856——1951），1916年任凡尔登军事首脑，1917年任北部和东北部方面军首脑，1940—1945年卖国投敌。

度过这样一天，不算太严重……

上床之前，他抓紧时间好好作了一次吸气治疗。

“不，”他把头发狂地埋在枕头里，寻思道，“同他们不可能达到谅解！复员那一天，没有打过仗的人大概会躲起来，销声匿迹。明天的法国、欧洲，按理将属于战斗过的人。任何地方，打过仗的人都不会同意跟没有打过仗的人合作！”

黑暗压抑着他，但他控制住不开灯。他的房间是蒂博先生以前那间，老人死前在里面激烈挣扎过，忍受过许多痛苦。昂图瓦纳回想起细节、最后一次洗澡、雅克、解脱痛苦的一针、这场临死挣扎的曲折过程。这是他父亲的房间，里面有桃花心木的大床，铺上毯子的祈祷跪凳，装满药品的五斗柜，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睁大了，以为在周围看到这一切。

六

由于吸氧，一夜过得不坏；但昂图瓦纳可以说没有睡着。清晨，睡眠终于短时间袭上身来：他在荒谬的恶梦中挣扎，大量出汗使他醒了过来，他不得不换衣服。重新躺下后，确信不会再入睡，他竭力回忆刚才那个荒诞不经的梦的细节：

“唔……有三个明显不同的插曲……三个场面，但在同一个背景中：我那套房间的前厅……

“开始，我同莱翁待在一起。忍受着极度不安，因为父亲随时要来。情况十分可怕。我利用父亲不在，掌握他拥有的一切，彻底把家里搅个天翻地覆。父亲快回来了，我会马上被当场抓住。这是很可怖的。我在前厅踱步，不知该怎样才能避免

灾难。我无法逃走。由于什么？由于吉丝，她快要回家……莱翁也象我一样惊慌，面颊贴在进口门上窥伺着。我还看到他的目光呆头呆脑的，因恐惧而眨巴着。这时，他回过头来说：'我赶快去通知夫人？'

"这是第一个场景。随后，父亲突然出现，面对着我，站在前厅中央，身穿礼服，帽子装饰了一条绉纱（就象沙斯勒先生的帽子），为的是参加葬礼。什么葬礼？他身边的地上，有一只新手提箱（就象前天我携带着旅行的那一种）。莱翁已消失不见。父亲带着威严而忙乱的神情，在兜里摸索。他瞥见了我，对我说：'啊，是你？……老小姐不在？'然后，他又对我说：'亲爱的，我要告诉你：我旅游过风景秀丽的地方……'（用的是他在这种情况下威严的做父亲的声调。）我呢，我嘴巴干涩，无法开口。我感到又变成一个应受惩罚而发抖的小男孩……与此同时，我惊愕地自问：'他上楼时怎么没注意到楼梯的变化？去掉了彩绘大玻璃窗？新地毯？'我惶然地想：'怎样阻止他进入我们的房间，看到床呢？……'我不知下文；我相信有过办法……

"无论如何——这是第三个场景——我又见到父亲，他一直站在原地，穿着便鞋和古老的室内上装。他的神态不高兴。他一撅一撅地抬起山羊胡，伸出夹在假领尖端之间的脖子，带着冷笑对我说：'告诉我，亲爱的：你把我的夹鼻眼镜放到什么鬼地方去了？'他要的这副夹鼻眼镜，是玳瑁边的，我想起在他的书桌上找到过，连同他的衣柜和所有的衣物都交给了穷人小修女会*……于是他的愤怒突然爆发了。他嚷着朝我冲过

* 于1842年创立的慈善宗教团体。

来：‘我的证券呢？你把我的证券干什么用了？’我支支吾吾：‘什么证券，父亲？’我汗水涔涔，擦拭汗水，一边擦拭，一边想起我在侧耳细听：我不时等待着听到电梯的咔嚓声，看到吉丝进来（身穿护士服，因为这是她从诊疗所回来的时候）……这当儿，我醒了过来，确实满身大汗……”

想起自己的惊恐，他微露笑容。他惊魂未定。“我大概有点热度，”他心想。实际是三十七度八。比昨晚稍低一些；但比上午本应有的略高。

两小时后，忙于梳洗和治疗，他的思路又转回到回忆他的梦。

“真奇怪，”他这样想，“这个梦总的来说很短。总之，三幅画面迅速掠过：同莱翁一起不安的等待；然后，父亲拎着手提箱闯入；再然后，夹鼻眼镜和证券的事……是的，周围的一切！整个过去，非常特殊，非常完整，这个梦扎根于其中！”

他感到一点压抑，无法在洗脸盆前滞留更长的时间，便坐在浴盆边缘上，半晌沉思默想：

“梦境不时沉浸在过去，显然这是一个熟知的现象，大概有人已经研究过……而我从没思索过……至于昨夜的梦，情况特别清楚……因此，如果我有勇气，值得记录下来……否则，再过两天，我会通通忘掉。”

他看看时间。没有什么事催促他。他拿起笔记本，每晚他都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病历，他没有忘记带来。他撕下空白的几页，裹上浴衣，这是吉丝挂在盥洗间的衣钩上的（“她什么都想到了，这个小家伙，”他微笑地想），他走去重新躺在床上。

他兴致勃勃地涂写了三刻钟，这时一下铃声打断了他。

这是老师的一封气压传送信。菲力普大夫用词恳切，对不能在后天傍晚以前接待昂图瓦纳表示歉意：他要离开巴黎两天，带领一个委员会，视察北方的几个医院。

昂图瓦纳十分沮丧。为了聊以自慰，他想，他或许还有机会：菲力普在他动身前回来。星期三他要同菲力普共进晚餐，星期四乘火车回格拉斯。

几页纸散放在床上。一共五张，写满了潦草的奇怪字体，每个字母是分开的——这个习惯自他做法文译成希腊文的练习时起始。昂图瓦纳把纸码齐，再看一遍。头两张用来分析叙述这个梦，并记下他记得的有特点的细节。另外三张是一篇相当混乱的评论。“好好构思的是……”他气恼地咕哝说。从前，他善于起草这种内容充实的笔记，他清晰的思路用几行字便能浓缩一次长时间思考的基本内容。“要重做练习，”他心想，“如果我想重新开始为杂志写稿的话……”

这就是他写下的笔记：

…………

在一个梦里，有两种截然分开的东西：

1、梦本身是个插曲（做梦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参与这个插曲）。情节一般说是短暂的，片断的，动荡的，如同演员扮演的一场戏。

2、围绕这短暂的戏剧性时刻，有一个特定的情景。这情景控制这个时刻，使它合乎情理。这情景处于情节之外。但做梦的人对此有准确的意识。做梦的

人按梦的虚构，长久处在这情景中。恰似我们在醒着时过去对我们每个人都代表一定的东西。

以我刚做过的梦为例，围绕构成情节的三个插曲，我注意到一组情景，这些情景并不属于我的梦不可分割的部分，而是隐含在内。认真分析起来，这些情景有两种情况，构成两个不同的区域：有一种直接的情景，梦仿佛包裹在其中。还有第二种区域，时间上相距更远的区域：一组早得多的情景，构成想象的过去，没有它，梦便不能形成。这个过去，我，做梦的人，我不断意识到，在做梦的过程中，这个过去不起任何作用：它仅仅先于这个梦而存在，就象人物的过去先于把人物偶然聚集到舞台上来的情节而存在那样。

说得明确一些。我所说的第一区域的情景，例如我所知道的做梦时间，虽然谈不上做梦有时间。我知道那是十二点差几分钟，我等着吉丝吃午饭，象每天那样。我知道当天上午，她不在家，无法通知她，我已收到父亲的电报，说是由于参加葬礼，他要回来。（这里，有一点是模糊不清的：谁的葬礼？这不是老小姐的葬礼。这是一个亲戚的葬礼，因为我们都戴孝了。）我知道父亲在兜里掏钱付车费，因为我知道有一辆出租汽车，载满行李，刚把他送到家门口。（我甚至可以说，我看见这辆出租汽车停在街上，同时我看到父亲在前厅。）等等。

第二区域的情景。我指的是一系列早先发生的事件，梦中的昂图瓦纳了解这些事件的存在。我不能准

确地说，在做梦时我想着这些事件，但我身上有对它们的回忆，就象这是对我们真实的生活的回忆。因此，我知道（实际上我应该写：我一直知道），父亲早已离开法国，由某个慈善团体派往世界的另一端，进行有关他的事业的调查。（对外国教养事业的视察，或者类似工作。）远途旅行，似乎他永远回不来……同样我知道，分手时我们各自的反应，这次分别我们大家都看作意外的好事。我知道，从他的保护中一解脱出来，我便娶上吉丝。我们占据这套房间，搬走一切，卖掉家具，将父亲的个人企业分给修女会，拆掉隔墙，完全改装房子。（古怪的是，梦中这些改变不是我在现实中所作的。因此，梦中前厅漆成淡赭石色，铺上红地毯而不是浅栗色地毯，在蜗形脚桌子的位置上，是父亲的前厅那只旧橡木挂钟。）不止于此。我能无尽无休地写下我知道的事。比如，我准确地知道，吉丝和我，我们的房间（梦中任何场面都不在那里发生）是父亲以前的房间，它变得同安娜在瓦格拉姆林荫路的房间一模一样。更有甚者，我知道，今天上午，莱翁来不及做家务，我们的大床凌乱不堪；想到父亲要打开这个房门，我惶恐不安……最后，我知道我们生活和我们周围人的生活的其他种种细节。尤其是我觉得奇怪的这一点，既然我弟弟在这个梦里绝对不扮演任何角色：我知道，雅克在我们结婚后嫉妒得要命，侨居瑞士，他……

笔记写到这里为止。昂图瓦纳不想再写下去。他拿起铅

笔，在页边写下：

“研究那些关心梦的人在这方面说过的话。”

他把几页纸折好，站起来，准备烧水作吸入治疗。

过了一会儿，头埋在毛巾下面，满脸汗水淋淋，双目紧闭，他深深呼吸有疗效的水汽，一边继续反复思考夜里的梦。他突然发觉，这个梦的主题本身表明某种坏心绪，某种责任感，甚至犯罪感，在醒来时，他的自尊心成功地将它稳住在黑暗中。“事实上，”他承认，“父亲死后，对于发生的一切，我没有必要为此骄傲。”（他所指的不仅是耗资巨大的安装修建，而且是同安娜的来往，夜晚外出；不可抵御地滑向轻松的生活。）他补上说：“还不算损失父亲留下财产的大部分……（为了装修房子而用去的花费，他足足消耗了一半动产；他不在乎蒂博先生明智的投资的利率，将其余的钱转换成俄国有价证券，今日这些证券已跌到零。）“嗨，”他心想，“后悔也没用……”他就是这样平息自己的不安。这个梦是确定的征兆，他内心仍然保留资产阶级关于“家庭财产”，关于节约金钱以便遗传的观念；虽然他用不着向任何人汇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挥霍掉几代人靠精明打算积下的遗产，他感到一种羞愧。

他把脑袋抽出来，呼吸一下凉爽空气，擦一擦充血的眼睛，然后又蹲在发烫的湿毛巾下面。

早上关于一九一四年冬天的思索，同他使人激怒的印象混合起来，那是他昨天在吉丝走后跑遍他漂亮的空荡荡的实验室，摆满试验卡片盒、一排排编号的新空盒，夸大地命名为“案卷”室的房间后所感到的。他曾一直走进“包扎室”，这

里布置得非常好，却一次也没用过。他想起从前简陋的装置，底楼，繁忙的有为的年轻医生的生活，明白了自从父亲死后，他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吸入器逐渐冷却，只发出微弱的蒸汽。他把湿毛巾远远扔到一边，擦干脸孔，走回自己房间。

"啊……唉……啊……噢……"他站在镜子面前试音。嗓音喑哑，但又恢复颤音，他感到喉咙暂时轻松。

"二十分钟呼吸操……然后休息十分钟。完了我穿上衣服，准备手提箱，既然今天我无法见到菲力普，我就乘第一班火车到别墅区。"

小汽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他越过杜伊勒里宫的花坛时，看到在五月的阳光下草坪上耸立的白色塑像和使卡卢赛尔凯旋门周围变得朦胧的淡紫色水汽，这时他突然缅怀起那年春天的上午，安娜和他在卢佛宫里约会；一个念头倏忽掠过他脑际：

"把我送到布洛涅森林的入口，"他朝司机嚷道，"您再走斯蓬蒂尼路。"

来到巴坦库公馆附近，他让司机放慢速度，俯向车窗。所有的百叶窗都紧闭着；栅栏也关闭了。在守门人的屋前挂着一块牌子：

出售漂亮公馆

内院——停车库——花园

（总面积：625平方米）

在"出售"二字的上面，用手写添上：或者出租。

小汽车慢慢沿着花园的街道奔驰。昂图瓦纳一无所感。真是一无所感：既不激动，也不后悔。他纳闷为什么要来转这一圈。

“往后转……圣拉撒路火车站。”他冲司机叫道。

“是的，”他几乎马上想道，仿佛什么也没打断早上的思索，“我确信更好地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必不可少时，完全搞错了……所有这些物质的方便不是提高工作效率，反而只有使工作瘫痪！这整个漂亮的器械在空转。为了获得大规模的成果，一切都已就绪。而实际上，我还什么也没干……”他蓦地回想起他弟弟对父亲遗产的态度和雅克对金钱的厌恶，昂图瓦纳当时认为非常愚蠢。“他是对的。今天我们互相更了解了！……金钱的毒害。尤其是继承金钱的毒害。这不是挣来的金钱……没有战争，我已经完了。我永远不会清除中毒气的影响。我居然以为一切都可以买到。我已经给自己安排了工作少、让别人工作的权利，象富人拥有的天然特权。我会恬不知耻地把茹斯兰或斯蒂德莱尔在我的实验室作出的首次发现的荣誉归于自己……一个坐享其成的人，这就是我准备成为的角色！……我用金钱了解到统治的乐趣……我了解到因我的金钱而受尊敬的乐趣……我得到这自然而然的尊敬已经不远了，认为金钱会给我优越地位已经不远了……不光彩！……这种虚假的成问题的关系，正是金钱在富翁和其他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金钱最可怕的危害之一！我已经开始怀疑到一切和一切人。我开始这样考虑我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他对我讲这些话？他这样做是因为我的支票簿吗？……’不光彩，不光彩啊！……”

他搅动这沉滓，重新感到极大的苦痛，因此，到达圣拉撒路车站，他觉得是种解脱。他冲进挤满大厅的人流中，不顾自己

气喘，很高兴能分心，摆脱出来。

"一张票……不：到拉菲特别墅区三等军用车厢……火车是几点的？"

他不常坐三等车厢。今天他从中找到一种苦涩的乐趣。

七

克洛蒂德敲门。一只手平端托盘，她等了几秒钟，然后又敲门。没有回答。想到昂图瓦纳不吃午饭就出门，她十分扫兴，打开了门。

房间里笼罩着黑暗。昂图瓦纳还在床上。他听到了敲门声；但在早晨，吸入氧气之前，他失音过度，事先就放弃一切努力去发音。他想用手势让克洛蒂德明白这点。

虽然他打了手势，又伴以令人宽慰的微笑，善良的女人站在门口还是惊讶和震惊得耸起眉毛：看到昂图瓦纳说不出一句话——而昨晚他回来时，过来跟她在厨房里聊过一会儿——他发了病和半瘫痪了，这想法蓦地掠过她脑际。昂图瓦纳隐约猜出她的想法，对她加倍微笑，示意她将托盘端到床上。他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铅笔和笔记簿，涂写几个字：

"一夜良好。早上，仍然发不出声音。"

她慢慢看清纸上的字，吃惊地端详一会昂图瓦纳，然后直截了当地说：

"没有关系，没料到看见先生处在这种状态中……他们可把您弄成残废了！"

她走去推开百叶窗。早晨的阳光射进房间。天空蔚蓝，那边一丛挂在木头阳台上的爬山虎，不远的枞树和远处圣日耳曼树林已经翠绿的树巅，在微风中摇曳。

“先生能吃东西吗？”她说，走回床边。她倒满一杯热牛奶；昂图瓦纳将一点面包泡进去，她倒退一步，注意看着，双手插在围裙兜里。他吞咽非常困难，她禁不住重复说：

“真料想不到，不，准定料想不到！大家知道先生中了毒气，心里想：‘毒气嘛，毕竟比受伤好点……’得相信不是这样！……真的，我压根不了解病。当先生给我姐妹和我写信，同吉丝小姐一起来丰塔南太太家里时，阿德莉爱娜马上说：‘我愿意照顾伤员。’我呢，我说：‘大家所需要的，做饭、家务，我从来不推辞。不过，至于伤员，不，这不是我的兴趣。’这样，太太们让阿德莉爱娜去了医院，而我留在别墅。我并不抱怨，尽管没有时间闲逛。先生也会明白：为了打扫干净这儿要做的一切，一个女人需要好多天干二十五小时。我呢，我更喜欢做这个，而不爱摆弄伤口。”

昂图瓦纳微笑地倾听着。（吉丝不在，由这个尽心尽力的姑娘照料，倒也不闷气……可惜她缺乏看护的天赋……）

为了表明他很懂得估计这种日常任务的重负价值所在，他敬重地抿住嘴唇，摇了几下头。

“噢，”她马上又谨慎地说，“仔细看看，产生的烦恼比想象的少。太太们出门几乎总是上医院。我总是照顾她们吃晚饭。中午，只有达尼埃尔先生、贞妮太太和小不点。”

她比平日更亲近，仿佛战争这几年消除了以前的距离，唠唠叨叨，吵得昂图瓦纳都烦了，自由地对每个人发表见解：“……吉丝小姐对待我们总是很热心……”“丰塔南太太其实

并不高傲，但叫人害怕，不知怎么跟她说话……”“……尼科尔太太东西扔得乱七八糟——她懂得让别人伺候她！”“……贞妮太太话不多，但样样能干，懂得很多事……”谈到“小不点”，她总是用赞赏和温柔的声调：“有出息的小家伙！他象已故的先生，懂得支使人！……”（“他确实是父亲的孙子，”昂图瓦纳想道。）“要是由着他，他简直要让大家围着他转……先生想象不到是怎样一种情况：活泼好动，一个什么都要管的人！别人的话什么也不听……幸亏达尼埃尔先生一直在家照看他：我呢，有我的活计，没办法照顾他。总得盯住他……这使达尼埃尔先生不得空闲：整天独个儿，什么事也不干，就嚼他的口香糖，不这样时间很难过……”她带着充满言外之意的神态，摇晃着头：“我这个想法是摆脱不了的：日久天长，瘸腿是不会不令人恼火的……”

昂图瓦纳拿起笔记本，写下：“莱翁？”

“啊，可怜的莱翁……”她没有什么关于男仆的消息可告诉他。（莱翁，就在到达前线的第二天，经过十四小时的战斗，在沙勒罗阿附近作了战俘；昂图瓦纳知道了战俘营的号码之后，曾委托克洛蒂德每月寄去一个食物包裹。莱翁每次在明信片上写几个字，表示感谢。他从不提及自己的生活细节。）“先生知道，他向我们要一支笛子吗？吉丝小姐在巴黎买了一支。”

昂图瓦纳早已喝完牛奶。

“我得下楼帮帮贞妮太太，”克洛蒂德说，从他那儿拿走托盘。“星期二是她洗东西的日子，东西真不好洗呀：小家伙真脏！”

她已经走到门口，这时她回过身，最后看一眼昂图瓦纳。

她平板的脸突然带上沉思的神态：

“昂图瓦纳先生，这几年，什么事没见过，您说呢？好坏都见的多了！……我常常这样对阿德莉爱娜说：‘要是已故的老爷还魂就好了！要是他能见到他不在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昂图瓦纳留下独自一人，开始慢吞吞地梳洗。没有急事催促他。他想用心做治疗。

“要是已故的老爷还魂就好了……”克洛蒂德的话又使他想起昨夜的梦。“父亲仍然对我们施加多大的影响呀！”他想道。

十一点已过，他打开窗户——他刚才关上，不言而喻，是为了做呼吸练声。

花园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让—保尔！下来！到我身边！”一个女人的声音，沉静清亮，象远处的回声：“让—保尔！要听达尼舅舅的话！”

他走向阳台，没有撩开爬山虎的帘幕，朝外瞥了一眼。下面伸展着狭窄的平台，平台凌驾于隔开花园与树林的界沟之上。在两棵梧桐的荫影下（从前丰塔南太太总是待在那里），达尼埃尔躺在一张柳条椅上，膝头放了一本书。隔开几步，一个穿淡蓝毛衣的小男孩千方百计踩在一只有意翻倒在墙脚的小桶上，爬上平台护墙。从土台的另一边，在园丁以前的屋子里（浴满阳光的门敞开着），贞妮赤裸双臂，半跪在小木桶前洗衣服。

“让—保尔，来呀！”达尼埃尔又叫道。

一注阳光把黄褐色的乱发照得冒火似的。孩子决定回过身来。但是，为了不显得在让步，他重重地坐到地上，拿起他的铲子，将桶装满沙子。

过了一会儿，昂图瓦纳走下石阶，让一保尔仍然坐在原地。

“过来向昂图瓦纳伯伯问好。”达尼埃尔说。

顽童蹲在护墙脚下，忙着摆弄铲子，好象没有听见。他看到昂图瓦纳走近，放下铲子，头耷拉得更低。他被一把抱住，举了起来，手足乱动；随后，他同意这样玩耍，爆发出爽朗的笑声。昂图瓦纳在他的头发上给了一吻，在耳畔问他：

“你觉得昂图瓦纳伯父凶吗？”

“是的。”孩子叫道。

使劲已使昂图瓦纳气喘吁吁。他将小家伙放回地上，走到达尼埃尔身边。他刚坐下，让一保尔便向他跑来，爬上他的膝头，偎在他的军服上，假装睡着。

达尼埃尔在长椅上没有动弹。他没结领带，身穿一条暗色旧长裤和带条纹法兰绒旧网球上衣。他的假腿穿了一只黑高帮皮鞋；另一只脚赤裸着，趿了一只拖鞋。他发胖了：他保持高贵端庄的脸容，但有臃肿的外形。头发太长，下巴发青，今儿早上他令人想起外省那种悲剧演员，在城里不修边幅，而到晚上，在台前脚灯照耀下，仍然有罗马皇帝的神采。

昂图瓦纳起床后，一心放在他的支气管和喉咙上，他不经意地注意到，同年轻人握过手后，对方甚至没想到问问他的身体情况。（昨晚，说实在的，他们有机会交谈到彼此的状况和不幸。）他忍住了，用疑问的手势俯下身，对着达尼埃尔刚合上，并放在沙砾地上的四开本精装书。

“这个？”达尼埃尔说。“《周游世界》*……一本旧旅行期刊……一八七七年的。”他又拿起书，懒洋洋地翻阅：“都是图片……楼上我们有一整套。”

昂图瓦纳不经心地抚弄小家伙的头发，小家伙好象陷入沉思之中，头依偎在伯父胸上，双眼睁得大大的。

“今天上午有什么新闻？您有报纸吗？”

“没有。”达尼埃尔说。

“协约国委员会这几天好象决定让福煦的权力扩展到意大利前线。”

“啊？”

“眼下大概是正式的了。”

仿佛突然发现厌倦了，让一保尔滑落到地上。

“你到哪儿去？”达尼舅舅和昂图瓦纳伯父同时说。

“找妈妈去。”

顽童每只脚跳两下，然后兴高采烈地跑向园丁的屋子。两个男人交换了感到有趣的一瞥。

达尼埃尔从兜里掏出一包口香糖，递给昂图瓦纳。

“不，谢谢。”

“这能消闲，”达尼埃尔解释说。“我不再抽烟。”

他选了一块，整块塞进嘴里，开始咀嚼。

昂图瓦纳微笑着注视他的一举一动：

“您使我想起战争的一段往事……在维利埃—布勒托纳……我们需要在一个农场建立战地医院，这个农场由美军医

* 1860年创建的旅行杂志，一直出版到1914年。

疗队长期占用。我们的男护士白花了一整天，用榔头敲掉一块块口香糖渣，这些讨厌鬼粘得到处都是，柱子的勒脚上，门上，桌子下，长凳下……硬得象水泥，这脏东西！……只要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占领再延长几年，所有阿图瓦省和皮卡第省的家具都会失去原来面貌，变成一堆堆丑陋的口香糖块……”一阵轻微的咳嗽打断了他一下。“……就象……太平洋的某些巉岩……变成了山样的鸟粪层！”

达尼埃尔在微笑；而昂图瓦纳以前总是象雅克一样，对这微笑的魅力很敏感，现在看到这微笑丝毫没有失去吸引力，便感到一种愉悦之感，他同时看到，尽管脸容臃肿，上嘴唇总是那样向左上斜翻，带着一种风趣的慢吞吞，而一种狡黠的光在眯起的眼皮之间不明显地闪烁。

他不停地咳嗽。他做了一个不耐烦和泄气的手势：

“您瞧……真是老得……卡他性炎……我变成了……”他使劲地说。然后，又恢复正常呼吸：“他们都把我们弄残废了，——正象克洛蒂德说的。还有：我们不用说属于幸运的哩！……”

“您也许是。”达尼埃尔很快地低声说。

沉默了半晌。这回，是达尼埃尔打破沉默：

“您问我是否看过报纸？没有。根本不可能看。我总是想着这一切！我再不能想别的事……看公报，就象我们这样，知道这几个字所想说的意思：前线的轻松活动……或者：成功的出击……不！”他将头仰靠在长椅的椅背上，闭上双眼，一边继续低声说：“必须冲过锋，象步兵那样的冲锋，才能懂得……我当骑兵时，不知道什么是战争……我冲锋过，是的，三次……不是一次，这无法描绘……不过，比起步兵冲锋，在

预定时刻端着刺刀出击，这算不上什么……”

他在打战，重又睁开眼睛，直勾勾盯住前面，发狂地咀嚼口香糖，然后继续说：

“说到底，我们在后方知道情况的有多少人呢？从前线回来的人有多少呢？……为什么他们要谈前线情况呢？他们不能，也不愿说什么。他们知道别人不会理解他们。”

他住了声，两个人待了好几分钟，不交换一句话，甚至不看一眼。然后，轮到昂图瓦纳用犹豫的不时被咳嗽打断的声音说：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这是最后的时刻；过后，不，不可能认为还为别的时刻！……有的时候我有信心……别的时候我怀疑……我再也不知道……”

达尼埃尔默默地咀嚼，目光茫然若失。他在想什么？

昂图瓦纳沉默不语。他连续讲几分钟确实太困难。但是他继续思索同一件事，第一百次，第一千次。他思忖：“当人们冷静地衡量一切违犯人们之间和睦的东西时，是会惶恐的……还要经历多少世纪，才能让精神进化——有没有精神进化呢？——最终使人类清除本能的不宽容，清除固有的对残暴力量的崇敬，清除人兽所感到的狂热兴趣，即通过暴力获胜、通过暴力将自己的感觉和生活方式强加于那些更弱的人、不象他那样感觉和生活的人的狂热兴趣？……再者，存在政治、政府……对于发动战争的强权，对于决定战争、让别人打仗的掌权者，这总是在垮台时刻一种十分诱人、十分轻易采取的解决办法……人们能否希望，各国政府永远不会再求助于这种办法呢？……那么必须使它们打不成仗：必须让和平主义深深扎根于舆论之中，获得极大的扩展，以不可逾越的障碍反对各国

的好战政策。这样期望是荒唐的……况且，和平主义的胜利会是和平的严肃保证吗？即使有一天，在我们的国家里，和平主义政党掌握政权，谁能说它们不会向诱惑让步，出于通过暴力把和平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愿望，发动战争呢？……

"让—保尔！"克洛蒂德快乐地向那个还没看到的孩子喊道。

她朝他们走来，托盘上放了一碗麦片粥，煮熟的李子，一杯牛奶，她把东西放在花园的桌子上。

"让—保尔！"达尼埃尔叫了一声。

小男孩穿过平台，在阳光下尽速奔跑。他的蓝绒线衫洗褪色了，正象他的眼睛的细微色彩。他跟雅克小时候十分相象，再次给昂图瓦纳强烈印象。让—保尔被强壮的克洛蒂德抱起，安坐在一张椅子上。"同样的脑门，"他想道，"同样有一绺乱头发……同样的颜色不一，起皱的小鼻子四周同样布满雀斑……"他冲孩子微笑，而孩子以为他在嘲弄，别转了头，皱起眉毛，朝他偷偷瞥了带有怨恨的一眼。孩子的眼睛酷似雅克的眼睛，神态难以捉摸，变化多端；时而笑吟吟和柔媚，时而不安，时而象眼下这样粗野严峻，似钢一般坚硬。在这不同的神态中，目光始终极其锐利，探索一切。

轮到贞妮穿过浴满阳光的土台。她卷起袖管，双手被水泡得胀开来；她的围裙濡湿了。她对昂图瓦纳亲切地一笑：

"晚上过得怎样？……不，我的手指湿漉漉的……睡着了吗？"

"比平时好些，谢谢。"

面对这胸部丰满，朴实地完成家务的年青母亲，昂图瓦纳骤然想起那个矜持、冷淡、穿着暗色女服，挺直身子、戴着手套的少女——总动员那天，雅克领了她到大学路来。

她转向达尼埃尔：

“劳驾请你喂他麦片粥。我还没有晾好衣服。”她走近儿子，在他脖子上结好餐巾，抚摸他小鸟般的颈背：“让—保尔会乖乖地让达尼舅舅喂粥的……我马上回来，”她补上说，一边走开了。

“好的，妈妈。”（他说：妈—妈，把声音分开，象贞妮和达尼埃尔那样说。）

达尼埃尔已离开长椅，过来坐在孩子旁边。他没有截断自己的思路，因为他妹妹一走开，他就象没有人打断过他那样说：

“还有大家不能谈论的事，在后方任何人永远不会设想到的事：一旦人们进入火线便会产生的那类奇迹：首先是最终解脱的感觉，那是绝对服从偶然，禁止选择，放弃一切个人意志所得到的感觉；其次是，”他用透露出激动的嗓音添上说，“面对危险威胁，在那边相互之间的情谊、博爱……确实，我们只要互相‘支持’，往后方走四公里，就能重新变成人……”

昂图瓦纳默默地表示同意。对于战争，他特别保留了污泥鲜血的回忆。但他明白达尼埃尔想说的意思。他已经历过这“奇迹”，了解在炮火下这个部队的神秘集合体，这种人的净化，这种在同一命运的重负下集体友爱的灵魂的突然形成。

昂图瓦纳在场吓住了让—保尔，他让达尼埃尔一匙匙喂粥，达尼埃尔灵巧地把盛满的一匙塞进孩子张开的嘴里，一边

闲谈，这表明他担当奶公角色已不是新手了。

“在我眼前发生的事，”昂图瓦纳突然想道，“从前是绝对料想不到的……达尼埃尔残废了，衣冠不整，变成了孩子保姆！……这个小家伙是贞妮和雅克的儿子！……这却是事实。我几乎不太感到吃惊……现实已经极其明显，……令人不得不接受！……事情一发生，我们便不再认为它们不会存在……或者它们会是截然不同的样子……”他有半分钟在这模糊不清的想法中踯躅：“如果戈阿朗听我说话，我不会按照自由意志把一篇讲话分割成四点……”他这样分析。

“喂，当心，”达尼舅舅叫道。麦片粥之后是吃李子，填喂法变得更费劲了。顽童心不在焉，目光追随他母亲来来去去，她在平台的另一边，鸡舍的栅栏上晾衣服；达尼埃尔常常久久举着调匙，等待让一保尔张开嘴巴。但是他没有不耐烦。

贞妮干完活计以后，急匆匆过来替换她的哥哥。昂图瓦纳看着她又穿过洒满阳光的空地，她已脱下围裙，一边走一边放下袖管。她想让达尼埃尔歇会儿。可是他不肯：

“你别管了。我们已经完啦。”

“牛奶呢？”她用快乐的嗓音说。“快！如果让一保尔不喝完牛奶，昂图瓦纳伯父会说什么呢？”

孩子手肘抬起，已经推开杯子，这时停下来用充满挑战意味的坚毅的目光盯住昂图瓦纳伯父。他在等待威胁。昂图瓦纳朝他一眨眼，会意一笑，使他困惑不解，他犹豫了一下：随后，一丝狡狯的快乐使他的小脸蛋焕发光采；他的目光不离开昂图瓦纳，仿佛要让伯父证明他听话，他一口气喝光牛奶。

“现在，让一保尔要去睡一个好觉，让妈妈能同昂图瓦纳伯父和达尼舅舅安静地进午餐。”贞妮又说，一边解下餐巾，

帮小家伙从椅子上下来。

只剩下两个男人。

达尼埃尔在原地踱了几步，从梧桐树干上扯下一片树皮，不经意地注视着，然后在手指间揉碎。他从兜里又掏出一块口香糖，开始咀嚼起来。末了，他走回躺椅躺下。

昂图瓦纳一语未发。他在思索达尼埃尔，战争和进攻；他在思索前线那个神秘团体。在穆斯吉埃那个小吕班，——这个小吕班常常令他想起以前的合作者，年轻的马尼埃尔·罗瓦——有一天在席间，他不是带着颤音，目光中带着思乡意味，主张"人人可以说愿意说的话，战争也有它的美"吗？当然，这是一个二十岁的顽童，他从索尔本学院的长凳突然转到军营里去，从足球队突然转到战壕；他来到前线时还一点没有"开始平民生活，身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愉快地沉醉在战争这种危险的运动中。"战争的美，"昂图瓦纳想道，"比起我见过的种种恐怖，这算得了什么呢？"

蓦地，他脑际掠过一个回忆。有一夜——一九一四年九月初，正进行一次漫长的战斗，昂图瓦纳内心一直把这次战斗称为"普罗万的战斗"，而对大家来说，这是马尔纳战役——他需要在猛烈的炮轰下迅速撤走救护站。顺利撤走伤员后，他身后跟着三个男护士，在战壕里爬行，终于离开弹着点，来到一所没有屋顶的破房子，厚墙和拱顶地窖可以提供一个临时隐蔽所。这时，敌人大炮延长射程。炮弹又接近了。他立即让所有人下到地窖，盖上拉板翻门。然后他独自待着，在底层靠在入口大门上有二十来分钟，等待炮轰结束。就在这时出了意外。在三、四十米处，猛然一声爆炸，使他匆匆倒退到大厅尽头，褰

在一片灰泥的烟云下：他在那儿碰到他手下的人，一字儿站在黑暗中。他们怎么会在这里？他们看到军医不愿跟他们。“躲”在一起，一个个掀开活板翻门，一言不发，默默地过来排列在他们的长官背后。

“这是相当令人讨厌的时刻，”昂图瓦纳想道，“可是，这种团结、忠诚的证明使我得到一刻的快乐，永志不忘……这一夜，倘若有某个吕班对我说：‘战争也有它的美，”兴许我会说：“是的……”

他马上镇静下来：

“不！”

达尼埃尔吃了一惊，回过头来。昂图瓦纳没有发觉，仍在小声说话。

他微笑着说：

“我想说……”

他的微笑仿佛表示歉意。他放弃解释，沉默不语。

从二楼传来让一保尔的哭声，他不肯上床。

八

贞妮让孩子睡在小床上，象每天上午那样，等待他睡着，她一边穿好衣服，以便午饭后能马上到医院的衣物处工作。她走过一扇窗前，透过珠罗纱瞥见两个男人在梧桐树下交谈。昂图瓦纳喑哑的嗓音传不到她耳里；达尼埃尔慵倦的嗓音带着突然的爆破音，不时升上来，但贞妮分辨不清字句。

她一阵心揪，想到他们曾经是年轻人，强壮，无忧无虑，彼此胸怀宏图。战争使他们变成今天这副模样……至少他们在这儿！他们继续生活！他们的状况会改善；昂图瓦纳的声音会复元；达尼埃尔会习惯跛脚；他们不久会恢复他们的生活！……雅克却不！在这五月的明媚上午，他可能生活在某个地方……她会丢下一切去找他……他们俩一起抚养儿子……但一切永远完了！

达尼埃尔的声音沉寂下来。贞妮走近窗户，看见昂图瓦纳朝屋子走来。从昨天起，她就寻找机会同他单独见面。她瞥了一眼，确定让－保尔不再动来动去，便扣好裙子，迅速整理一下房间，打开楼梯平台那扇门。

昂图瓦纳慢腾腾爬楼梯，手扶住栏杆。他抬起头看到她时，她微笑着，将一只手指按在嘴唇上，朝他走来：

"过来看看他睡着的模样。"

他气喘吁吁，无法回答，踮起脚尖跟在她后面。

房间蒙上蓝色图案的茹伊布*壁衣，十分宽敞；呈长方形。尽里有两张一样大小的床，中间放着孩子的床。"这大概是从前丰塔南夫妇的房间，"昂图瓦纳心想，力图解释这成对的床，奇怪的是，两张床好象都在使用，因为每一张旁边都有一个床头柜，放满了日常用品。床的上方，板壁中央挂着一幅同真人一样大小的雅克肖像，象真的一样引人注目：这是幅油画，用的是现代笔法，昂图瓦纳头一遭看见。

让－保尔沉沉入睡，蜷卧在那里，一只肩膀埋在长枕下，

---

* 法国地名，以纺织印染业闻名。

头发凌乱，嘴唇微启湿润；没压住的那只手臂搁在毯子上，不过并未放松：小拳头捏紧了，似乎准备打架。

昂图瓦纳用询问的手势指着肖像。

“我从瑞士带回来的画，”贞妮轻声说。轮到她注视画像，然后看着孩子：“他俩多象啊！”

“您要是见过这个年龄的雅克就好了！”

“可是，”他寻思，“他俩在精神上相象那倒不一定……这孩子身上有许多不同于雅克的因素！”他小声讲完他的想法：

“很古怪，对不？许许多多祖先，近的和远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都同这个小生命有关！哪些人的影响会占据优势呢？秘密……每一个新生儿都是一个未知的奇迹；每一个人都是旧因素的统一体，不过是全新的集合体……”

孩子没有醒过来，没有放松拳头，突然将手臂收回到脸前，仿佛想不让人观察。昂图瓦纳和贞妮同时微笑了。

“也真古怪，”他心想，这时他们俩默默地退到房间的另一头，“古怪的是，在雅克身上所具有的不同生命的可能性中，只有这一个——混合体的这一个，让一保尔，而不是任何别的——找到了自身的形式，孕育为生命……”

“这个可怜的达尼埃尔这样激动，对您谈了些什么呢？”她问，有点抑制嗓门。

“谈论战争……不管怎样，大家总是受到这种困扰。”

贞妮的脸容变得严峻：

“我跟他从不谈及这个话题。”

“不谈？”

“他常常提出一些见解，叫我为他羞愧……这是他在沙文

主义报纸上找到的东西……雅克永远不会忍受他当着自己的面说出来！”

“而她呢，她看什么报？”昂图瓦纳寻思，“为了纪念雅克，看《人道报》？”

她蓦地走近：

“总动员那天傍晚（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地方：在议院前，靠近一个岗亭），雅克抓住我的手臂，对我说：‘贞妮，你看：从今天起，必须根据接受还是拒绝战争的想法来区分人！’”

她半晌一动不动；雅克的话还在她心中回响。然后她吁了一口压抑着的气，转过身去，走到桃花心木书桌前坐下，书桌的柜门打开了。她做了个手势，让昂图瓦纳找个位置坐下。

他一直伫立着，凝视肖像。雅克的肖像画了四分之三的侧面，端坐着，头颅傲然仰起，一只痉挛的手放在大腿上。在这种姿势中有点挑战意味。不过姿态十分自然，雅克喜欢这样坐的姿势。暗褐色的头发严峻地遮住一部分额头。（“以后，小家伙的头发也会变深的，”昂图瓦纳心想。）眼睛深陷，大嘴有辛酸的皱折，下腭绷紧，这一切使脸孔有一种内心痛苦，近乎粗野的表情。背景没有画完。

“这幅画的日期是一九一四年六月，”贞妮解释说。“这是一个英国人，名叫帕泰尔松的作品，——他眼下好象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战斗……范赫德把这幅肖像收藏在家里，在日内瓦时给了我。您知道，小范赫德是白化病患者，雅克的朋友……我在信里大概对您谈起过他。”

她一个回忆接一个回忆，开始叙述她在瑞士逗留的日子（她同昂图瓦纳谈起这些事，显然很高兴，而她对大家是只字不提的。）范赫德把她带到寰球旅馆，让她看了雅克的房间（“

一个对着楼梯平台的阁楼，没有窗户……”)，带她到朗多尔咖啡馆，到聚会地点，把她介绍给聚会地点的幸存者……在他们当中，她见到了若莱斯早先在《人道报》的合作者斯特法尼（雅克曾让她在巴黎认识了他）。斯特法尼终于来到瑞士，在那里创办了一份报纸：《他们的大战》。他是纯粹的国际社会党人团体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范赫德还陪伴我来到巴尔，”她说，目光沉思。

她俯向书桌，打开一个上锁的抽屉，象对待圣骨盒那样，小心翼翼抽出一包手稿。交给昂图瓦纳之前，她捏在手里有好一会儿。

昂图瓦纳十分惊愕，接过这些纸张，翻阅起来。这笔迹……

“你们今天面对面，子弹上膛，愚蠢地准备好互相残杀……”

突然他明白了。他手里拿着雅克临终前乱涂的最后几页纸。纸张揉皱了，满是涂改，洒满印刷墨迹。笔迹正是雅克的，但难以辨认，由于仓促和发烧而歪歪扭扭，时而遒劲、用力，时而抖动，象孩子的手笔：

“法国和德国政府，它们有权让你们脱离家庭，工作，掌握你们的皮肉，反对你们最明显的个人利益，反对你们的意愿，反对你们的信念，反对你们最人道、最合法的本能吗？是什么赋予他们对你们可怕的生杀予夺之权？是你们的愚昧无知！是你们的消极被动！……”

昂图瓦纳抬起目光。

“《宣言》草稿，”贞妮用变调的嗓音轻轻说，“普拉特内在巴塞尔交给我的……普拉特内是负责印刷的书商……他们

留下了手稿，给了我……”

“他们？”

“普拉特内和一个年青的德国人卡佩尔，他认识雅克……一个医生……我产褥时他给过我宝贵的帮助……他们让我参观了雅克曾经住过的破地方，他就在那儿写下宣言……他们带我到他坐飞机出发的高台去……”她叙述时重现了她在这个遍布士兵、外国人、间谍的边境城市的生活……她又重新看到莱因河两岸，她竭力给昂图瓦纳描绘有士兵把守的桥梁，斯坦夫太太的老房子，雅克居住的顶楼，面临一片黑黝黝的仓库的狭窄天窗……她同范赫德、普拉特内和卡佩尔坐上安德列耶夫颠簸的破车来到高台，就是这辆车将雅克送去同梅奈斯特雷尔相会……她至今还听到普拉特内用喉音解释说："这儿，我们爬上了斜坡……夜幕正浓……我们睡在这里，等待破晓……这里，就在山坳，飞机出现了……它停在那边……蒂博上了飞机……”

“在高台上等待时，他干了些什么，思索什么？”她感叹说，“他们说他远离他们……他独自躲到一边躺下……他大概预感到自己的死。他最后的想法是什么？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昂图瓦纳的目光不由得转向肖像，他一边倾听少妇讲话，一边思索在高台上的守夜，这要命的飞机的降落，——这荒唐的牺牲！他思索这种英雄主义和别的许多类似行为的悲剧的徒劳无益……思索近乎一切英雄主义的徒劳无益。各种各样战争的往事，崇高的和徒劳的，来到他的脑海里！他想："几乎总是判断错误，它建立在勇敢的疯狂行为的基础上：虚无缥缈地相信某些价值，也不冷静地问一问，这些价值是否值得作出崇高的牺牲……”他崇拜毅力和意志——到了偶像崇拜的田地；

可是他的本性忍受不了英雄主义；四年战争越发加强这种厌恶。他决不想贬低弟弟的行为。雅克为保卫自己的信念而献身；他始终如一地这样对待自己，直至牺牲。这样的结局只能令人肃然起敬。不过，这回昂图瓦纳思索雅克的“思想”，他总是遇到这个根本矛盾：他弟弟从气质和悟性的全部能力上来说，是憎恨暴力的——（当他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反对暴力，宣传与敌方友爱和破坏战争时，他不是证明了这种有根本意义的憎恨吗？）——他怎么会数年如一日地为社会革命而斗争，就是说，支持最坏的暴力，空论家鼓吹的理论上的、有算计的、无情的暴力呢？“雅克毕竟不是很幼稚的人，”他想道，“雅克毕竟对人性不存多少幻想，以致相信他所期望的总体革命可以实现，而不会发生流血的非正义行为，不会出现无数赎罪牺牲者的墓园！”

他的目光不再询问肖像谜一样的面孔，掉转来落到贞妮的脸上。她继续朴实地叙述，美妙的内心激动使她改变了脸容。

“总之，”他想，“我一无所成，因此没有权利评断出于信念而投身极端行动的人……他们敢于尝试办不到的事。”

“最折磨我的一件事，”贞妮稍停之后又说，“就是想到他不知道我要生孩子了。”她一边说，一边又拿起那几页纸，放回抽屉。她重新沉默一会儿。然后，仿佛她继续自言自语（昂图瓦纳无限感激她这样推心置腹）：“您知道，我很高兴小家伙出生在巴塞尔；他的父亲最后几天生活在那里；不用说，他在那儿度过了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

每回她勾起对雅克的回忆，蓝色的眸子就明显地变得更蓝了，一点红晕渗到两鬓，一种热烈的，仿佛无法餍足的特别神情掠过整个面孔，随即消失。昂图瓦纳想：“爱情在她身上永远

留下标记。”他为此而恼火，对这种恼火又感到惊讶。“荒谬的爱情，”他禁不住这样想，“在这两个明显不般配的人之间，爱情只能是个误会……这个误会无疑不会长久，可是，如今它却延续到她对雅克保留的回忆里，渗透到她谈论他的一切话语中！”（这是他坚持的一个想法：在一切情感激荡的爱情的基础中，必然有一种误会，一种宽容的幻想，一种判断错误：一种彼此互生的错误观念，否则就不可能盲目相爱。）

“留给我的责任十分繁重，”她说，“把让—保尔培养成雅克对儿子所期望的那种人。这时使我惶恐不安……”她抬起额角：一道骄傲的闪光从她的目光中掠过。她好象在想：“我相信自己。”她说：

“我相信这个小家伙！”

看到她面对未来这样刚强勇毅，他很欣慰。根据好几封信的口气，他本来以为她会更加犹豫、脆弱，对自己的职责思想准备不够。他愉快地看到，她善于回避绝望的困扰，她不象许多经历过磨难的妇女那样，乐于沉浸在不幸的叙述中，在自己和别人看来，使破碎的爱情变得崇高。不：她振作起来，有力地控制住自己，独自掌握生活的方向。他让她意会，这样一种态度使他产生极大敬意：

“在这方面，您作出了刚强的表率！”

她默默地听着，随后，非常朴实地说：

“我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对我有极大帮助的东西，我相信是，雅克和我，我们还从来没有共同生活过。他的死丝毫没有改变我日常生活的习惯……是的，至少一开始这帮助过我……再说，有了这个小不点。早在他出生之前，他的存在便支持了我。我的生活还保留着一个目标：抚养雅克给我留下的

孩子……”

她重新住了口，随后又接着说：

“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这个小东西天性细腻，不好塑造！有时，这小东西叫我害怕……”她用探测、几乎疑惑的目光盯住他：“达尼埃尔大约跟您谈起他了吧？”

“谈起让—保尔？不，没有特别谈起。”

他马上觉察出，哥哥和妹妹对孩子的性格判断不一致，这种分歧在他们之间产生一点不协调。

“达尼埃尔认为让—保尔对不听话感到乐趣。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无论如何，这要更复杂些……我认真思考过。这个孩子本能地说：‘不’；这是正确的。但这不是出自勉强这是反对的需要。我想说：一种显示自身的需要。就象向自身证明他存在的那种需要……十分明显，这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内力的表现，这不能怪他……这是他身上的一种本能，保存的本能！……我呢，我往往不敢责罚他。”

昂图瓦纳兴趣盎然地谛听着。他点了点头，鼓励贞妮讲下去。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带着放心和自信的笑容说，“您经常接触孩子，可能这不使您惊奇……我呢，面对这倔强的性格，我感到面对一个谜……是的：我经常发呆地，又惊又吓地——我几乎要说赞叹地——瞧着他不听我的话，我看着他长大、发育、明白事理……如果他独自在花园里，摔倒时他哭了；但是我很少看到他在我们面前摔痛了而哭起来……他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拒绝我给他的糖果；可是他会偷偷回来偷走盒子。不是出于贪嘴：他甚至不想打开盒子：他把盒子藏在长靠背椅的垫子下面，或者埋在沙堆下。为什么？我想，纯粹出于想作

出一件独立的行动……如果我责备他，他便默不作声：他的小肌肉全因反抗而绷紧了；他的眼神改变颜色，十分严峻地盯住我，以致我不敢说下去。不可制服的目光……但也是纯洁孤独的目光……使我慑服的目光！不用说，是雅克小时候的目光……”

昂图瓦纳微笑着：

“或许是您的目光，贞妮！”

她做了个手势，避开这个设想，旋即接上话头：

“应该说，如果他抵抗一切强制手段，那么，反过来，他向任何温存的动作让步……因此，有一次他赌气时，我终于把他拉到我怀里，一切都解决了：他把脸藏在我的脖子上，抱吻我，笑着：仿佛他身上某种坚硬的东西软化了，突然溶解了……仿佛他突然摆脱了他的魔鬼！”

“他对吉丝大概还要不听话吧？”

“情况不一样，”她忽然生硬地说，“对吉姑妈，他有一种激情：只要她在，什么都无所谓！”

“她想要的东西能从他那里得到吗？”

“还不如我，或者不如达尼埃尔。他不能缺少她，不过，这是为了让她向他所有的任性屈服！他要求她做的事，一般是他出于骄傲不会向其他人提出的：例如给他解开裤子钮扣，或者拿一件他够不着的东西。如果我不在场，他从不对她说声谢谢！该听听他吩咐她做事的口吻！简直会以为……”她稍停一下，再讲完自己的想法：“我要讲的话对吉丝不太客气，不过我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简直会以为让—保尔在她身上嗅出天生的奴隶气息……”

最后一句话令昂图瓦纳吃惊，他疑惑地凝视贞妮。但她回

避他的目光；这当儿，午餐的铃声响起来，她站起了身。

他们一起走向门口。贞妮似乎想说点什么。她将手按在锁上，又缩了回来。

“这样谈使我很痛快，”她小声说，“我从瑞士回来后，还没同别人谈过雅克……”

“为什么不同吉丝谈谈？”昂图瓦纳大胆说，记起少女的心腹话和内疚。

贞妮站在那里，眼睛低垂，肩膀倚在门框上，好象没有听见。

“同吉丝谈谈？”她终于重复说，好象声音传到她耳朵要几秒钟。

“只有吉丝能了解您。她爱着雅克。她十分忧伤……——她也忧伤。”

贞妮没抬起眼皮，点点头。她好象想回避一切解释。然后她瞧着昂图瓦纳，用意想不到的生硬口气说：

“吉丝？她拿着念珠！她的手指闲不着，这有助于她不思不想！”她又低下头来。稍停，她又补充说：“有时，我羡慕她！”但声调和喉咙里好象似笑非笑的响声，与她的话大不相称。她随即显出后悔刚说过的话：“您知道，昂图瓦纳，吉丝成了我真正的朋友，”她轻轻说，声音变得柔和，音调真诚。“当我考虑我们的未来时，她占据很大的位置。希望她永远在我们身边，不用说，对我是一种安慰……”

昂图瓦纳等待着一个“但”字，稍为犹豫一下，果然说出来了：

“但吉丝是吉丝，对不？人人有个性……吉丝有很多优点。吉丝也有缺点……”又犹豫一下，她说：“比如，吉丝不够直率。”

“吉丝？她的目光多么坦率呀！”

昂图瓦纳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同意。经过思索，他如今发现贞妮想说的话。并不是作假，吉丝确实有意保留某些秘密想法；她避免表露她的偏爱或反感；她害怕作解释；她善于不道出厌恶，轻松自如地表现出笑容可掬，殷勤待人，即使对待她最不喜欢的人。胆怯？羞怯？隐蔽？或者毋宁说是她的血管中流动的一点黑人的血所具有的本能的两面性，——长期受奴役的种族天然的自卫？“天生的奴隶……”

他几乎立即纠正说：

“是的，是的，我明白。”

“您现在看清楚了，即令爱得很深，天天很亲密，为什么……不管怎样，……有的话题我不能同她接触……”她挺起身：“绝对不能！”

她做了个剧烈的动作，仿佛要结束谈话，打开了门：

“您去吃饭吧！”

九

餐桌摆在外边，在厨房的门廊下。

午餐吃得很快。贞妮没有胃口。昂图瓦纳在饭前缺少时间作治疗，吞咽困难。惟有达尼埃尔看重克洛蒂德烧的小牛的胸部脆骨和小豌豆。他默默地吃着，无动于衷，心不在焉。吃到最后，听到昂图瓦纳关于吕梅尔和“后方的应征者”的见解，他陡地打破沉默，投入到为“有利可图者”作激烈的辩护之中

(“只有他们懂得将事件拉回到与人相适合的限度中……”作为例子，他又赞赏又嘲笑地举出他以前的老板，“这个天才的海盗吕德韦格松”取得的进展，战争开始后，吕德韦格松在伦敦落脚，据说，他得到伦敦银行家和几个英国政治家不清不楚的支持，创建了一个碳氢燃料股份有限公司，即有名的S·A·C，财产翻了几十倍。

“是的，以后她会同她的母亲象得出奇，”昂图瓦纳寻思，看到贞妮的体形四年来改变了许多，他很吃惊。做母亲，喂奶，使臀部和胸部发达起来，颈的下部变厚。不过，这种笨重并不令人不快：它一改她的举止、头的姿势，直至脸容有点干瘪的细巧中残留的新教徒的僵硬气息。眼神依然如故；总有这种孤独、沉毅、困恼的表情，从前她小时候，在她哥哥和雅克潜逃在外的时候，他头一遭见到她，这种眼神令他非常惊愕……“不管怎样，”他心想，“现在她显得更加悠然自在……她对雅克有吸引力，我感到吃惊……从前她多么令人倒胃口！胆怯和骄傲令人不舒服的混合！这种冷若冰霜的矜持！如今，她至少不再给人这种印象：好象为了给别人倾吐一丝衷肠，她要作出超人的努力……今儿上午，她确实同我竭诚相见……是的，今儿上午她对我确实十全十美，……噢，她永远不会有她母亲的妩媚和蔼……不：在她的那种尊贵仪态中总有无法形容的东西，似乎在说：‘我不追求抛头露面。我没有心思讨人喜欢。我自得其乐……’必须有适合各种趣味的人。这永远不会是我喜欢的类型……尽管如此，她还是变得好多了。”

已经说定，一吃完午饭，昂图瓦纳就陪贞妮上医院，拜访丰塔南太太。

达尼埃尔重新躺在躺椅上喝咖啡，贞妮上楼叫醒让—保尔；昂图瓦纳趁机也回到自己房里，迅速进行吸入治疗：他担心白天劳累过度。

贞妮习惯骑自行车上班。她扶着车以便回来时骑车，她同昂图瓦纳漫步穿过公园。

“我觉得达尼埃尔改变了不少，”他俩一穿过花园，来到林荫路，昂图瓦纳便大胆地说，“他果真不工作了吗？”

“完全不干！”

声调充满责备。上午和吃中饭时，昂图瓦纳已经观察到兄妹之间不和睦的某些迹象。他回想起达尼埃尔从前对贞妮无微不至的体贴，感到很愕然。他十分纳闷，达尼埃尔在这方面是否也不讲究了。

他俩默默地走了几分钟。椴树的新叶在地上投射出有点点亮斑的阴影。在这些老树下，空气象下雨之前那样闷热潮湿，虽然天空澄澈。

“您闻到吗？”他说，抬起了头。在一家花园的树栅上，一丛开花的丁香浓香扑鼻。

“如果他愿意，他在医院会有用武之地，”她又说，不去注意丁香。“妈妈请求过他多次。他说：‘我撑着木腿，什么也干不好！’这只不过是个借口……”她换了扶车把的手，以便更靠近昂图瓦纳。“更真实的情况是，他永远不会对别人多效劳。现在更不如从前。”

“她不公道，”他心想，“她应该感谢他照顾孩子。”

贞妮默不作声。随后她又直统统地断定说：

“他从来没有社会感。”

这句话令人出乎意料……“她什么都拿来同雅克比较，”

他不快地想道，“现在她按照雅克来评判她哥哥。”

“您知道，”他忧郁地说，“一个人感到变得低人一截，便要抱怨……”

她一直在考虑达尼埃尔，粗暴地反驳说：

“他本来会丢命！他抱怨什么呢？他活着！”

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残酷，马上又说：

“他的腿吗？他仅仅瘸腿……是什么妨碍他帮助妈妈管一管医院的账目呢？即使他不愿对集体做有益的事……”

“还是来自雅克的一句话。”昂图瓦纳想道。

“是什么阻止他重新绘画呢？……不，您瞧，有别的东西。这不是身体问题，是性格问题！”她在兴奋中不知不觉加快了步伐。昂图瓦纳气喘吁吁。她发觉了，又放慢步子。“达尼埃尔总是要过轻松生活……一切都要给他安排好！眼下，很简单，是他的虚荣心在折磨他。他从不走出花园，从不上巴黎。为什么？因为他耻于露面。他并非打定主意不得不放弃从前的‘成功’！不再过上从前的生活！漂亮小伙子的生活！放荡的生活！战争前荒淫的生活！”

“您很严厉，贞妮！”

她瞧着昂图瓦纳，他在微笑，她等待这微笑消失，用斩钉截铁的口吻说：

“我为我的小东西担心？”

“为让—保尔担心？”

“是的！雅克让我懂得了许多事情……如今我在这种环境中很压抑，——这不再是我的环境！我不能接受这种想法：让—保尔要在这种气氛中长大！”

昂图瓦纳略微挺一下胸，好似他不太明白。

"我对您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相信您，"她说，"因为我以后需要您出主意……我对妈妈有深厚的爱。我欣赏她的勇气、她正直的人生。我不忘记她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是，我在这里能做什么呢？我们不再有共同的思想！不管对什么！……显然，我不再是一九一四年的我。而妈妈也改变了许多！……四年来她主持这个医院；四年来她组织，决定，只管下命令，让别人尊敬，让别人服从……她喜欢有权威。她……说到底，她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向您担保！……"

昂图瓦纳做了一个模棱两可，不太相信的手势。

"妈妈是十分宽容仁慈的，"贞妮继续说，"她尽管很虔诚，但她从不企图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今天呢！……您听听她怎样对病人宣传鼓动的吧！……最顺从的人总是得到最长的养病时间……"

"您很严厉，"昂图瓦纳重复说，"不用说，不够公道。"

"也许……是的……我也许不该对您讲这些……我不知怎么使您明白……比如讲：妈妈说'我们的勇士'……妈妈说'德国鬼子'……"

"我们都这样说！"

"不。方式不一样……四年来在护国主义的名义下所能犯下的一切罪行，妈妈都一笔勾销！妈妈赞成这样做！妈妈确信，协约国的事业是唯一纯洁、唯一正义的事业！直至德国被消灭，战争才能停止！……凡是不赞成她的想法的人都是坏法国人……凡是寻找恶的真正根源，让资本主义负责这一切的人，都是……"

他惊异地听着。这些心里话给他揭示了贞妮的精神状态、对世界的看法、在雅克死后的影响下她所采取的对价值观念的新

尺度，这一切比丰塔南太太性格中产生的变化，使昂图瓦纳感兴趣得多。轮到他想说："我为小东西担心！"因为他不安地寻思，贞妮这种思想发展(依他看，这只能是矫揉造作的，十分表面的)，是否会在让—保尔周围制造一种危险的气氛；无论如何，对于年轻头脑的发展更加危险，超过达尼舅舅游手好闲的榜样，或者超过外祖母短视的沙文主义……

他们来到阳光灿烂的圆形广场口上，从这里可以望见蒂博家别墅的入口。昂图瓦纳不由得分了心，用目光扫视这些地方，他仿佛在遥远的过去，在以往的生活中已熟悉的地方……

一切都一成不变：宽阔的林荫路，两边是人行道，尽头是古堡壮丽的远景；小广场有一个圆池子，每逢星期天喷水，绿草如茵的花坛，花坛边种上的黄杨树，白色的栅栏，还有那边掩映在父亲家的花园低矮树枝下的小栅栏，吉丝小时候躲在那里窥伺他的到来。这儿，战争似乎什么也没有触动……

贞妮在穿过广场之前站住了脚步：

"三年多以来，妈妈的生活天天同战争造成的痛苦接触……可以说，她不会再为此激动，干这种令人讨厌的职业，她的敏感都变得铁硬了……"

"护士的职业？"

"不，"她硬邦邦地说，"是专门料理、医治年轻人，仅仅为了让他们重返前线互相杀戮！就象给斗牛士的坐骑缝好洞穿的肚子，再放回场地一样！"她垂下脑门，蓦地，带着为时已晚的胆怯转向昂图瓦纳："我使您反感了吧？"

"没有！"

他对自然而然说出"没有"也感到惊愕；发现自己今天无限地远离丰塔南太太那样的爱国主义，甚于贞妮那样的谴责和

愤慨，他感到吃惊。缅怀起自己的弟弟，他再一次心里重复说："我比从前更了解他！"

他俩来到栅栏前。

她感叹一声，对散步结束深感遗憾。她亲切地对他微笑：

"谢谢……偶然一次开诚布公地交谈，多么好呀……"

十

别墅精工制作的栅栏（特意写上花体字O.T.，时间长了，有点退色）敞开着。救护车的轮子在小径辗出车辙，蒂博先生从前叫人每天耙平细砾石，如今已看不见细砾石的痕迹。透过树枝可以看到房子浴满阳光，鲜艳地挂上红条新帘子的正面，大部分窗户也打开了。

"这儿是我的衣物部，"贞妮说，这时他俩来到旧车库的门前。"我先走了……您穿过游廊，进到右边的办公室。在那里您可以找到妈妈。"

独自一人，他站定了一会儿喘气。每个灌木丛，他的目光停留的每个小径拐角处，他觉得马上变得亲切起来。钢琴声不时传到他耳朵里，骤然使他回想起从前的一幅景象：吉丝坐在独脚凳上，辫子甩在背后，在老小姐和一个以快速敲响的节拍器的双重监督下，结结巴巴地练习音阶……

透过树丛，他看见在别墅前熙熙攘攘，象个露天赈济游艺会：年轻人头戴军便帽，身穿灰色法兰绒衣服，一字儿站在石阶上，在太阳下聊天。其他人聚集在花园的桌子周围玩牌或者

看报。两个士兵没穿外衣，下身穿蓝色军短裤，打着绑腿，在给草坪刈草，昂图瓦纳听到刈草机令人恼火的咿呀的响声。稍远一些的山毛榉下面，六个养病的人围在古老的木桶游戏四周晃动着身子，只听见传来圆铁片撞在铜蛙上的叮当声。

看到这个陌生的军医走近，躺卧在石阶上的人站起来行军礼。昂图瓦纳走上石阶。游廊全安上了玻璃，改装成一个玻璃花房，象温室那样紧闭，温暖。身体状况还不允许外出的病人就来躺在这里。左边竖着一架钢琴，——正是吉丝小时候弹奏的那架淡色核桃木古乐器。一个士兵坐在琴键前，用初学者的手指摸索《玛德龙》*的复调。

钢琴住了声，几只手举起来向走过的军医致敬。昂图瓦纳走进客厅。这时候客厅空无一人。它改变了样子，象旅馆的大厅：扶手椅和椅子集中放在四张赌桌旁。

蒂博先生的书房门关闭着。用图钉固定的硬纸板上，昂图瓦纳读到："秘书处"。他走了进去。起初他看不到人。房里保留了他的家具：橡木大桌、扶手椅、书柜，在各自的位置上昂然伫立。书房用一扇折叠屏风一隔为二。听到门的开关声，打字机停了下来，一个年轻秘书的脑袋探出屏风。他刚看清来客，便高兴地嚷道：

"大夫先生！"

昂图瓦纳发窘地微笑着。说实话，他根本认不出向他走来的高大小伙子；这大概是鲁鲁，韦尔纳伊路那两个孤儿中较小的那个，他从前给小家伙的手臂开过脓疮的那个顽童。（战争开

* 此曲由路易·布斯蓝和卡米尔·罗贝尔创作，一次大战时为法国士兵所喜爱。

始，离开巴黎时，昂图瓦纳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克洛蒂德和阿德莉爱娜。他隐约想起，曾经得知丰塔南太太给他们在医院找到了工作。）

“你真长大了！”他说。“眼下多大了？”

“二〇年入伍，大夫先生。”

“你在这里干什么工作？”

“开始负责军邮。眼下当文书。”

“你的哥哥呢？”

“在香槟……他受了伤，您知道了吧？手上受伤。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菲斯姆附近。您知道吗？……他在一九一六年入伍。打掉他两只手指……幸好是左手……”

“他已重返前线？”

“噢，他可会应付！他分配到气象局……不再有危险。”鲁鲁带着同情的好奇心瞧着昂图瓦纳。他终于咕噜说：“您中了毒气？”

“是的，”昂图瓦纳回答。他看到一张金色钉子、石榴红天鹅绒小扶手椅，这使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疲倦地坐了下来。

“毒气很厉害，”鲁鲁蹙眉皱额地说，“况且，我感到这不够光明正大……不合情理……”

“丰塔南太太不在吗？”昂图瓦纳打断问。

“她上楼了……我去通知她……大家在等新伤员到达：要到处增加床位。”

剩下昂图瓦纳一个人。独自同他的父亲在一起。蒂博先生的强烈个性还居住在这个房间里。它从每样东西、从每样东西所选择的适合于特定用途的位置散发出来，——从银盖墨水瓶、

台灯、吸墨水用具、笔刷子、挂在墙上的气压计散发出来。个性这样持久不变，以致移动家具或改变屏风摆法都不足以达到目的：它顽强地扎根在这些地方，在半个世纪内，笼罩着它主宰一切的威势。昂图瓦纳只要瞥一眼这扇假橡木房门，便会听到它以某种不可忘怀，既克制，沉郁而又剧烈的方式开启与关闭。他只要瞧一瞧地毯上一道道磨损的痕迹，便能马上再见到他的父亲身穿下摆飘拂的礼服，眼睛半闭，肿胀的大手牢固地交叠在臀部，迈着沉重的步子，从书柜到壁炉来回踱步。他只要欣赏一会儿这幅博纳的《基督像》*的临摹画，还有下面这张姓氏开首字母陷进皮里的空扶手椅，便马上再现大腹便便的蒂博先生重甸甸坐在椅子上，双肩下垂，朝每个重要的来客抬起山羊胡，说话之前摘下眉毛间的夹鼻眼镜，用沉着稳当、象划十字的动作塞到背心的兜里。

锁孔的声响使他站起身来。丰塔南太太走了进来。

她象护士那样身穿白大褂，不过头发上没戴纱巾；头发已变得雪白。面孔苍白清癯。“心脏病的颜色，”昂图瓦纳不由得想道，“……或许活不长了……”

她抓住他的双手，要他坐下，自己走到大桌子的另一端，在那张印有姓氏开首字母的扶手椅坐下。十分明显，这是“胡格诺女教徒”习惯的坐位。（“如果已故的老爷还魂的话！……”）

她马上询问他的身体状况。等了几分钟，他已休息过来；他微笑说：

“如果我不得不待在那里，那就已经完了……幸亏底子厚

* 博纳(1833—1922)，法国画家，《基督像》画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图。

实……”

轮到他询问医院、她的生活。她马上活跃起来：

“我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我有一个出色的工作班子。都听尼科尔的吩咐。可贵的孩子文凭齐备，象您所知道的那样。她帮了我大忙……是的：一个出色的工作班子！全是住在别墅区的少妇和姑娘，所以我们所有的房间都给了病人。我的护士都是尽义务的，这使我能收支平衡，尽管津贴微薄。我得到很多帮助。从第一天起就是这样！这地区的人非常慷慨！请想一想，我所有的东西；床、盆、餐具、衣物，这一切都是邻居提供给我的！瞧：我们预料要新来一批伤员……尼科尔和吉赛尔去征集床铺了。我有把握她们将找到我缺少的一切东西！”她的眼睛朝上，笑容得意洋洋，因感激而春风满面，仿佛在感谢上苍让世界住满了人，尤其在拉菲特别墅区住满助人为乐、心肠仁慈的人。

她详细描述给别墅带来的变化！以及她还在设计的变化。战争和医院生活有朝一日会终结的想法似乎没有掠过她脑际。

“您来看看！”她松快地说，

一切确实都改变了。弹子房变成了护士室；配膳室改成了诊室；浴室改为包扎室。栽培柑桔的温室暖烘烘的，改为寝室，里面放十二张床绰绰有余。

“上楼吧。”

各个房间这时空无一人，这是一个个小集体宿舍。十五个病人住在第二层；十个住在第三层；顶楼那一层，有二张补充床位，以供不时之需。

昂图瓦纳心痒痒要看看他以前的卧房，但这间房上了锁。正在消毒：房间刚住了个副伤寒病人，今天早上转送到圣日耳曼医院去。

丰塔南太太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以企业首脑的权威打开一道道门，用内行人的眼光去察看，所过之处检查一下洗脸池是否干净，散热器温度如何，直至看看散放在桌上的书籍杂志的题名。她不时举起手腕——这动作成了习癖，看看时间。

昂图瓦纳有点气喘吁吁地跟随在后。克洛蒂德的话在他脑子里回荡："要是已故的老爷……！"

在三楼，丰塔南太太带他走进一个蒙上花纸的房间，窗户对着栗树顶打开，他在门口站住，往事涌上心头：

"雅克的房间……"

她愕然地望着他。突然，他泪水盈眶。她沉着地走去关窗。然后，仿佛这始料不及的回忆使她想进行更亲密的交谈似的：

"现在，我带您到马厩那座楼去，我在那里建立了我的司令部。我们在那里可以聊得舒服些。"

他们默默下楼。为了避免穿游廊，他们从佣人使用的那扇门来到花园。树荫下有四个士兵重新漆白一张张铁床。丰塔南太太走近说：

"快一点，孩子们……明儿就得晾干……您，罗布莱，下来！"（有个人爬到厨房的挡雨披檐上，去固定铁线莲的茎。）"前天您还躺卧在床，今天您已经爬梯子？"那个人蓄了胡子，大约属于本土保卫军，笑嘻嘻地服从了。他一下地，她便朝他走去，解开他上衣的两颗钮扣，摸摸他的肋骨："那是当然。您的绷带松了。到护士室给护士看看！"她要昂图瓦纳作证："这小伙子三星期以前动过手术！"

他们绕着草坪走到以前的马厩去。他们遇到的病人朝丰塔南太太转过友好的面孔，象平民那样脱下军便帽。

"我的居室在上面。"她说，一边推开楼门。

在底层，工作台占据了马的分栏；地上满是碎屑。

“这里是他们叫作修理车间的地方，”她解释说，一边踏上磨房似的小楼梯，楼梯通到以前的马夫住室。“我没有什么活儿要到处去叫人做。这些好孩子样样给我修理：管子工、细木工、电工……”

她先走进两间阁楼中的第一间，她用作私人小办公室。家具有两张小花园圈椅，一张摆满卷宗和账本的桌子；一条用旧的席子斜铺在砖地上。昂图瓦纳进门时，马上在桌上认出他的台灯，——一个大陀螺形状的煤油灯，上面装有绿纸板灯罩，从前，在尺蛾营营飞舞的酷热的六月之夜，他在灯下准备过多少次考试，屋子周围一切都沉睡了。墙壁新近用石灰水刷白过。上面挂了几帧照片：年轻时的热罗姆，挺着胸，一只手按在软垫扶手椅背上；达尼埃尔，穿着短裤和英国水手服装，孩提时的贞妮，头发飘拂，伸出的拳头上有一只驯养鸽子；另一幅少妇时的贞妮，身穿丧服，膝盖上是她的儿子。

一阵咳嗽迫使昂图瓦纳未等邀请便坐在位子上。待他抬起头时，他发现丰塔南太太专注的目光盯着他，但她对他的身体没说什么。

“我要利用您的来访，多补点衣服，”她说，略带风雅地笑着，“我压根没时间缝一针。”她推开桌上的黑皮本圣经，放上女红篮子；她又瞥了一眼表，坐了下来。

“达尼埃尔同您谈起过吧？他只让您看看他的腿？”她问，一边压下一声叹息。（达尼埃尔从不让她看他锯掉的腿。）

“没有，但他告诉了我他所有的不幸……我建议他做些操练练习。持之以恒会收到惊人的效果……他倒是承认；自从装了假腿，他走路几乎不再费劲。”

她好象不在倾听。双手放在裙子下凹处，头颅抬向窗口，她的沉思目光在花园的绿树丛中扫来扫去。

她霍地回过身：

“他告诉过您，他受伤那天在这儿发生的事吗？”

“这儿？……没有……”

“上帝发慈悲，让我得知消息，”她郑重其事地解释说：“达尼埃尔受伤时，我得到神明的警告。”她的手略微举起，内心骚乱不安，哑然失声。随后，她在有意显出的朴实中带点儿庄严意味（仿佛她在背诵圣经中的一页——也仿佛她面对人们，为一个圣迹作证，这是要完成一项职责），继续说：“这一天是个星期四。一大清早我醒了过来。我感到上帝显灵，我想祈祷。但我感到心绪不宁……创办医院以来，这是头一回我难受不安；后来我再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我想去打开窗户，叫来一个守夜护士。我站不起来。幸好，看到我没有象平时那样到来，有个护士跑来了。她看到我在床上动弹不了。我一抬起身，便又头昏目眩地倒下去。我四肢无力，好似受伤失血过多。我不断地想到达尼埃尔。我作祈祷。我的身体在整个上午越来越坏。贞妮好几次带医生来看我。医生给我开乙醚糖浆。我几乎不能说话。最后，十一点半，午饭第一次钟声敲响不久，我不由自主喊了一声，一阵不省人事。一苏醒过来，我感到好多了。到黄昏前，我已经起床，下楼到秘书处，签署清单和邮件。算是过去了。”她用平稳的有点抑制的嗓音说话；歇了一会，又继续说：“我的朋友，达尼埃尔的团队正是在这个星期四的大清早接到进攻命令。整个上午，他象英雄一样战斗，这亲爱的孩子没有受伤。但是，十一点半之后不久，炮弹爆炸打断了他的大腿。十一点半之后不久……把他抬到急救站，从那里送往

战地医院，几小时后锯掉了腿。他得救了……”她瞧着他，好几次摇摇头。“这一切，自然罗，我在十天以后才知道。”

昂图瓦纳默不作声。他能说什么呢？……这般叙述又使他回忆起贞妮小时得了脑膜炎，还有格雷戈里牧师“显奇迹般”的治疗。他也回忆起菲力普医生有时含笑所说的一句话：“有的人总有与他们相称的故事可说……”

丰塔南太太半晌默默无言。她已拿起活计。开始缝补之前，她从眼镜套抽出眼镜戴上，盯住贞妮和让一保尔那帧照片：

“您还没有告诉我，您感到我们的小东西怎样？”

“好极了！”

“是吗？”她得意扬扬地说。“达尼埃尔星期天难得把他带来给我看看。每回我都觉得他在长，变得更加强壮有力！……达尼埃尔抱怨这个孩子脾气古怪，很不听话。如果这小东西很有性格，何必大惊小怪？况且，一个男孩子必须有毅力，有意志……您不会反驳我的话！”她狡狯地说。“这样难得看到他，对我来说，十分难受。可是我的病人比他更需要我……”有如流水一时改向，随后又找到原来的斜坡，她重新开始谈论她的医院。

他默默赞成她的话，不想回答，因为他生怕引起咳嗽。她戴上眼镜后，俨然是个老太太。“心脏病的气色。”他又这样想。她挺直坐在扶手椅里，姿势既随和又端庄，不慌不忙地缝补，一边解释她的职责和她完成的责任遇到的千思百虑。

“有时，祸兮福所倚，”昂图瓦纳想道，“战争使这类年纪的妇女获得意想不到的幸福形式；获得忠诚和投身公众活动的机会；获得在感激的氛围中主宰事务的乐趣……”

仿佛丰塔南太太猜到了他的想法，她说：

“噢，我不抱怨！不管我的任务有时多么繁重，对我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我不相信我今后会恢复从前的生活。如今我需要感到自己有益于人。”她微笑说：“您知道吗？今后您应当为您的病人建立一个诊疗所：我呢，我来给您管理！”她马上添上说：“还有尼科尔、吉赛尔……或许还有贞妮……为什么不呢？”

他迎合地重复说：

“确实，为什么不呢？”

稍停，她又说：

“贞妮也需要生活中有点事做。”她突然感叹一声，也不想表达她的想法之间隐蔽的联系：“可怜的雅克。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她又住了口。总动员的第二天，从维也纳回来的情景来到她脑际。但她善于赶走痛苦的回忆。与此同时，她做了一个手势，将挡住额头的一绺白发撩上去。她决意同昂图瓦纳谈谈一直放在心里的几个问题：

“我们应该相信最高智慧，”她开始说（这种又可爱又威严的声调好象在说：“别打断我。”），“我们应该接受上帝的有意安排。您弟弟的死就属于这一类安排。”她沉吟一下，然后说出她的判断：“这爱情注定要忍受莫大的痛苦。对他和对她都一样……原谅我同您谈起这个。”

“我的想法同您正巧一样，”他急促地说。“如果雅克活下来，他们俩的生活会是个地狱。”

她用满意的目光注视他，点了几下头表示赞成，又开始缝补起来。

隔了一会儿，她又迅速说下去：

“如果我不承认，我对这一切痛苦万分，那么我是在说谎……我知道我的贞妮等待生孩子那一天……”

关于这事，他经常想到她。她抬眼望他时，他轻轻眨巴眼皮，让她明白，他非常理解她的话。

“噢，”她说，生怕他误解了她想说的意思，“不是由于……不正常的出生……不是，……绝不是由于这个……我尤其不堪忍受这种想法：这场可怕的经历要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这个明证，这持久不变的后果……我敞开同您谈话，对不？我心里琢磨：‘贞妮的生活永远受到约束了……这是惩罚！Fiat（愿上帝的意志得以实现）！’……我的朋友，我搞错了。我缺乏虔诚。圣灵的意愿是不可捉摸的；它指出的道路是神秘的；它的仁慈是无限的……我设想应是一种考验、一种惩罚的东西，相反，却是一种神圣的祝福……一种宽恕的表征……一种欢乐的源泉……确实，上帝为什么会惩罚呢？他难道不是胜过我们，知道恶在这种冲动中不起任何作用吗？这两个孩子的心始终是纯洁的，圣洁的，甚至在犯错误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真是古怪，”昂图瓦纳寻思，“她本该极大地激怒我……可是不：在她身上有某种东西，令人尊敬。超过令人尊敬：令人同情……或许是由于她的仁慈？……总之，仁慈是非常少的：真正的、自然的仁慈……”

“贞妮那方面是很好的，”丰塔南太太继续说，嗓音动听、坚定，不停地抽针。“她内心拥有一个宝库，这宝库使她整个一生变得高尚：这就是回忆起完全的献身、美妙的一刻；奇怪的是，随后的日子不会变得恶劣难受……”

昂图瓦纳心想：“有的人一劳永逸地为自己创造了令人满

意的对世界的看法……然后，一切不用操心……他们的生活就象在天清气朗的日子里划船一样：他们只消顺流而下——直到码头……”

“她只剩下最崇高的任务：抚养孩子……”

“我发现她完全变样，成了另一个人，”昂图瓦纳毅然打断说，“非常成熟……不，不是成熟……说到底，非常……”

丰塔南太太已把活计放在膝头上，脱下眼镜：

“我要向您披露一件事，我的朋友：我认为贞妮是幸福的！……是的……幸福的，她以前从来不是这样——在尽可能的限度内的幸福……因为贞妮不是天生幸福的。在孩子时，她已非常不幸，别人无可奈何：痛苦存在于她身上。更糟的是：憎恨自己；她做不到自爱，爱她身上的上帝创造物。她的心灵，唉，从来不是虔信的：她的心灵总是象一个改变用途的庙宇……请看看圣灵每天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周围创造的奇迹吧！凡是痛苦都有报偿；一切混乱都趋向普遍和谐……今日，天恩降临了。今日——我的直觉没有搞错——今天，这亲爱的孩子在寡妇和母亲的角色中找到了她能得到的人间幸福，她的本性能够实现的平衡和满足……我如今在她身上感到……”

“姨妈！”花园里有个声音叫道。

丰塔南太太站起了身：

“尼科尔回来了。”

“区长先生来了，姨妈，”那声音又说，“他想跟您说话。”

丰塔南太太已经走到门口。昂图瓦纳听到她从楼梯上快乐地喊道：

“上来一下，亲爱的。你陪……个人，你认识的！”

尼科尔推开门后，目瞪口呆地站住了，一边端详昂图瓦纳，似乎她拿不准认出他来。

他心里揪紧了，期期艾艾地说：

“您觉得我变丑了，是不？”

她涨红了脸，控制住困惑，笑了起来。

“不是……很简单，我没料到看见您在。”

他们还没有相逢过，因为昨天她没去别墅吃晚饭，待在副伤寒病人身边走不开，她不愿交给守夜护士看管病人。

相反，她不如说变得年轻了。皮肤的乳白色闪光甚至不因一夜未眠而变化；蓝眼睛总是不可比拟地水汪汪。

他打听她丈夫的消息，战争期间他们相遇过两次。

“眼下，他的外科流动医院在香槟前线，”她说，她闪烁的目光混合着小姑娘的无邪和妇人风雅的肉感，别人无法完全分解开来，这目光不停地环视四周。“工作繁重……但他还找到时间为杂志写稿……这星期我收到一份稿子，要叫人打字……关于止血带的运用，或这一类的东西……”

一缕阳光照射在白大褂紧包住的圆浑浑的肩膀上，她一动作，阳光便在她的纱巾皱褶中晃动，给赤裸的前臂毛绒绒的皮肤镀上金色，她一微笑，牙齿便闪闪发亮。“她大概会在所有年轻的残废者身上唤起欲望，”他迅速掠过这个想法。

“我很后悔昨天不能回到别墅去，”她说，“晚会是怎么过的？达尼埃尔可爱可亲吗？您终于使他驯服一点没有？”

“驯服一点。为什么这样问？”

“他非常阴沉，非常郁闷……”

昂图瓦纳做了一个同情的动作：

“他是要抱怨，您知道！”

“必须使他摆脱出来，”她又说，“让他决心重新恢复绘画。”口吻很严肃，仿佛关系到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且她正好要等待昂图瓦纳来访，才能解决它。“他在这儿过的生活不会持久。他会消沉下去，会变得……”

昂图瓦纳微笑道：

“我没有注意到。”

“噢，如果……问问贞妮吧……确实不可能……我们一到，他便上楼回到他房里——出于孤僻？赌气？不得而知……——要么他待在我们身边，闭口不言；这时，仿佛客厅里的温度突然降低！……他的在场妨碍了所有人……我向您担保：如果您说服他，他应当工作，回到巴黎，拜访大家，重新生活，您所帮他的忙就无可估量了！”

昂图瓦纳只是摇摇头、重新咕噜说：

“他是要抱怨……”

一种本能的疑惑使他警惕起来。他不能解释原因，但有印象：少妇脑子里有些秘密想法，没有说出来。

（这并非完全不对。自从去冬的一个夜晚以来，尼科尔对达尼埃尔是有想法的。那一天，已经很晚了，贞妮和吉丝上楼去睡觉，尼科尔因为有事没做完，耽搁下来没走，单独同她的表兄弟待在客厅的壁炉前。蓦地，他对她说：“等一下，尼科，别动！”在一张随便放在那里的广告说明书的背后，他用铅笔画了一幅尼科尔的侧面像。她已准备好意地接受这意外的任性行为。过了一会儿，受到模糊的预感的警告，她突然回过头来：达尼埃尔不再画画，他凝视着她；目光可恶，充满欲望，阴郁的愤怒、羞愧、或许仇恨……他马上低下脑门，使劲

把说明书揉成一团，扔到火里。然后，他一言不发，离开了房间。“不错！”尼科尔惶恐地想，“他还爱着我。”她丝毫没有忘记很早的时候，她住在姨妈巴黎的家里，青少年的达尼埃尔象着了魔一样，在家里的各个角落追逐她。这狂热的徒劳的爱情，她以为早就烟消云散，不消说，在共同居住在别墅时又萌发了……从这天起，在尼科尔看来，一切都变得清楚了；达尼埃尔的爱情能解释一切；他沉默寡言、不安的神态，赌气，坚持不离开别墅区，坚持过这种隐居的、无所事事的、圣洁的、和他的习惯及气质截然相反的生活。）

“您想知道我的看法吗？”尼科尔又说，没料到她的坚持已引起昂图瓦纳的怀疑，“达尼埃尔是要抱怨，您说得对。这不仅是他要忍受残废的痛苦。不……女人有某种直觉，您知道……大约他还忍受别的痛苦……某种亲密的东西，咬啮他心灵的……或许是不幸的爱情……毫无希望的激情……”

她突然害怕自我暴露，脸孔微微泛红。昂图瓦纳并未看她。达尼埃尔躺在梧桐树荫影下，嚼着口香糖，目光朦胧，双手垫在颈背下的影像，从昂图瓦纳眼前掠过。

“这是可能的。”他稚气地说。

她放心地笑起来。

“再有，您象我那样回忆一下达尼埃尔战前在巴黎所过的生活吧！……”

她没有说完：她刚听到姨母在楼梯平台上的脚步声。

丰塔南太太捧着一大摞纸张：

“对不起；我又来了，马上就走……”她拿起一堆信和公文函件，是刚才别人交给她的。“我们给日常事务的表格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得给当局寄上几份表格。每天下午我要花两小

时来处理信件！”

“我先走了。”昂图瓦纳说，他已站了起来。

“要再来呀。您可以跟我们待一段时间吧？”

“不……我明天动身。”

“明天？”尼科尔说。

“我应该在星期五回到穆斯吉埃。”

他们三人从颤动的小楼梯下去。

丰塔南太太看看她的表：

“我要陪您走到栅栏……”

“我得同您分手，”尼科尔大声说，“晚上见。”

少妇一走开，丰塔南太太一边走一边用不安的声调问道：

“尼科尔跟您谈起了达尼埃尔，是不？可怜的孩子……每天我都要想念他几回。我为他祈祷……他背负的十字架多重啊！”

“至少您可以肯定他会活下去，太太。无论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这种信心不会没有报偿！”

她的模样不象要弄明白。她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事物的。

他们默默地走了几步。

“整个白天独自一人……”她又说，“独自一人，带着残肢！独自一人带着悔恨，又不告诉别人……甚至不告诉我！”

昂图瓦纳带着直率询问的目光，站定在小径中央。

“可以明白他的感受，这可爱的孩子，”丰塔南太太用同样肯定和痛苦的声调继续说，“他的本性热烈，豪爽……还自我感到充满勇气，精力充沛！看到自己的祖国受到入侵……威

胁……却对她无能为力！”

“您相信是这样？”昂图瓦纳大胆问。他没料到会有这种解释，无法隐藏自己的怀疑。

她挺起胸，一丝狡黠的，因几分自豪而益显的微笑，掠过她的嘴唇：

“达尼埃尔？很简单，唉，无药可医……不再能履行职责，达尼埃尔无法自慰。”昂图瓦纳看来还没有完全信服，她的神情严峻而固执，补充说：

“瞧，我对您说的话千真万确，如果达尼埃尔怕到医院来，这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走路累得慌。不：这是因为他不能忍受待在这些小伙子、这些士兵当中，他们跟他年纪相仿，跟他一样受过伤，马上就能重返前线战斗！”

他一声不吭。他们默默走到栅栏附近。丰塔南太太站住了：

“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再相会，”她说，一面激动地注视他。她捏住昂图瓦纳向她伸出来的手，半晌不放：“一路平安，我的朋友。”

十　一

“他们谈起达尼埃尔，就象谈论一个谜一样，”昂图瓦纳穿过广场时想道，“每个人都告诉我自己的理解……很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谜！”

他有点疲倦——但对不十分疲倦感到惊讶和满意——不

慌不忙朝丰塔南家的住地走去。独自一人他觉得轻松些。宽阔的椴树林荫路在他前面伸延，直至树林。四点的阳光已经下落，映照到树干之间，在地面上投下明晃晃的长条光带。他不时想起南方烟尘飞扬的大道，贪婪地吸入法兰西岛这轻柔、带点酸味、充满春天气息的空气。

他的思绪却是忧郁的。在别墅区小住勾起了太多的回忆。拜访蒂博别墅使他想起太多已经辞世的人。这些幽灵陪伴着他，他却不能拒绝它们。他的青年时代，他从前的健康……他的父亲，雅克……在这二十四小时内，他觉得雅克重新变得很亲近。从来他还没这样感到过，雅克的消逝使他失去一个绝对无法代替的人：他唯一的弟弟……不，自从雅克死后，他从没这样准确衡量过这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甚至自责等到现在才感觉到这真正的绝望，这毫无掩饰的绝望。怎么会这样的呢？局势，战争……他清晰地想起收到吕梅尔的信时的情景——收到信后，再保留一丝希望那就太荒唐了。信是在凡尔登战地医院的院子里交给他的，就在傍晚，离他那个师出发到埃帕日防区之前几小时。他一直等待着消息；那一夜，在行军的混乱中，他没有时间沉浸到忧伤中。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他更无心忧伤：在雨中，在烂泥里持续调动；在伏埃弗尔*小村庄的废墟中履职的困难；不给个人思虑留下任何地盘的烦嚣生活。随后，在休息时他重读了信，给吕梅尔复函，习惯了这个死讯，不太想到它。今天，重新回到家庭生活的范围内，他的怀念才迟迟地转为强烈；不可弥补的感觉极其剧烈地困扰他。甚至这里，这些林荫道，每一个景色，都勾起他的回忆，想起游戏的情景。尽

* 洛林省的平原。

管有年龄差别，雅克和他一蹦就越过这些白色的栅栏；他们俩一起在这割草之前五月的草地上打滚；他们俩一起用竹竿尖去捣那些平背昆虫的窝，它们麇集在椴树长满苔藓的树根之间，他们管它们叫“士兵”，因为它们的甲壳是茜红色，还有奇异的黑饰带。他们一起在今天这样的下午，沿着这些绿篱和栅栏行走，一路之上拔下一串串金雀花或丁香，骑自行车沿着这条路向前，车把上搭着游泳衣或挂着球拍。那边，洋槐掩映的大门使他想起那年他还是孩子时，假期里在一个来到别墅区度假的中学老师那里补课。老小姐和雅克常常在九月夜幕降临时来到大门前等待他，免得他独自在公园里行走。他又看到弟弟三岁时的模样，从老小姐手中挣脱出来，奔去迎接他，攀住他的手臂，牙牙学语地向他叙述白天的细小事情……

来到别墅时，他还沉浸在幻想中。他推开小门，看到花园入口处让-保尔突然离开达尼舅舅的手，急速向他冲来时，他以为看到雅克跑来，褐发蓬乱，动作坚决。他的激动超过想流露出来的程度，他把小东西抱在怀里，就象从前抱弟弟那样，并把小东西抱起来亲吻。但让-保尔不能忍受束缚，哪怕是接受爱抚，他挣扎，使劲乱动，昂图瓦纳气喘吁吁，笑容满面，不得不把他放下地来。

达尼埃尔双手插在兜里，望着这个场面。

“这家伙很有力气！”昂图瓦纳带着近乎慈父般的自豪说，“他伸腿蹬腰多有力量！活象刚从水里钓出来的鱼儿！”

达尼埃尔露出微笑，在他的笑容里，有一种自豪，同昂图瓦纳的那一种一模一样。然后他把手举向天空：

“多美好的一天，是不？……又一个夏天开始了……”

昂图瓦纳因同让-保尔的打闹而有点气促，他坐在小径边

上。

“您在这里待一会儿？”达尼埃尔问。“我站得时间久了，我要去伸平我的腿……您要我把小东西留给您吗？”

“好的。”

达尼埃尔转向孩子：

“待会儿你跟昂图瓦纳伯伯一起回来。你会听话吧？”

让－保尔低下脑门，没有答话。他偷偷睃了一眼昂图瓦纳，又游移不定地瞥了正走开的达尼埃尔一眼，好象要赶上去。一只金龟子刚落到让－保尔脚下，他被吸引住了，随即忘了达尼舅舅，蹲了下来，观察昆虫不能翻身站稳所作的努力。

“使他适应的最好的办法是，不要有照管他的样子，”昂图瓦纳想道。他记起弟弟在这种年纪他哄弟弟玩的游戏：他捡起一块厚厚的松树皮，取出小刀，一言不发，开始把树皮削成小船模样。

让－保尔在偷偷观察他，很快走了过来：

“小刀是谁的？”

“是我的……昂图瓦纳伯父是军人，他需要小刀切面包，切肉……”

显然，这些解释让－保尔不感兴趣。

“你在干什么？”

“瞧……你没看见吗？我在做一只小船。我为你做只小船。你妈妈给你洗澡时，你把船放在浴盆里，它会浮在水上，不会沉到底。”

让－保尔听着，额角因思索而皱起。也由于有点难受：这微弱、喑哑的嗓音引起他不愉快的感觉。

他显得毫不理解昂图瓦纳的话。或许他从未见过船？……他

出了口大气；对准了唯一打动他的细节，因为这细节他当场抓住了毛病，他纠正道：

“首先，我嘛，给我洗澡，不是妈妈：是达尼舅舅！”

然后，他对昂图瓦纳的艺术劳作完全无动于衷，又转向他的金龟子。

昂图瓦纳毫不坚持，扔掉小船，把小刀放在自己身边。

过了一会儿，让－保尔走了过来。昂图瓦纳想拉好关系：

“今天你干了什么好玩的事？你同达尼舅舅在花园散步了吗？”

孩子显出在绞尽脑汁，做了个肯定的表示。

“你很乖吗？”

又是点头。但他几乎马上挨近昂图瓦纳，迟疑一下，严肃地承认：

“我拿不准。”

昂图瓦纳禁不住微笑：

“什么？你拿不准乖不乖？”

“乖！我乖！”让－保尔恼怒地叫道。然后，他又起了同样古怪的疑窦，滑稽地皱起鼻子，一字一板地重复：“我可拿不准。”

他走到昂图瓦纳背后，好象要走开，突然弯下腰，想偷偷摸摸地抓到放在地上的小刀。

“不！不行！”昂图瓦纳吼道，将手按在刀上。

孩子没有后退，向他投以愤怒的一瞥。

“不能玩这个！你会割伤自己，”昂图瓦纳解释说。他折好小刀，塞进兜里。小家伙很恼火，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地挺身站着。昂图瓦纳为了息事宁人，友好地把张开的手伸给他

脊。他的蓝眸子里掠过闪光：孩子抓住伸过来的手，好象要吻一吻，却把小牙齿咬上去。

"哎唷……"昂图瓦纳叫道。他非常惊骇，张皇失措，以致他想不到要生气。"让-保尔真凶，"他说，一边抚摸被咬的手指。"让-保尔咬痛昂图瓦纳伯父了。"

顽童好奇地瞧着他，问道：

"很痛？"

"很痛。"

"很痛，"让-保尔带着明显满意的神态重复说。他旋转后跟，跳跳蹦蹦走开了。

这件事令昂图瓦纳困惑不解："普通的报复需要？不……那么怎么回事？这类行为含义无穷……很可能是，面对我禁止拿刀，面对难以违犯我的阻挠，他无能为力的感觉突然达到无法忍受的顶点……或许他不是为了咬痛我，报复我，才扑到我手上的，或许他听从放松神经的物质需要，不能抑制的需要……为了判断这样一种反应，必须先要衡量一下觊觎的程度。想夺得这把小刀的欲望也许极其强烈，——一个成年人是想象不到的！……"

他眼角一瞟，确信让-保尔就在近处。孩子离这里有十米之遥，竭力爬上一块隆起的地方，想不到任何人。

"这样报复，雅克无疑也做得出来，"昂图瓦纳捉摸。"但他竟然会用牙齿咬吗？"

他搜索回忆，想弄得明白些。他抵挡不住这种诱惑：将现在和过去，儿子和父亲等同起来。他在让-保尔的目光中看出的反抗、怨恨、挑战、集中的孤傲这些萌芽状态的感情，他都似曾相识；他曾多次在他弟弟的眼里发现过。他觉得是这样惊

人地相似，便毫不犹豫地推论得更远：竟至于确信，孩子的反抗态度掩盖着同样抑制住的品德：羞耻心、纯洁、未被赏识的温情，雅克直至生命终了，都掩藏在反抗的激烈行动下。

他担心着凉，准备站起来，这当儿，他的注意力被小家伙古怪的杂技所吸引。小家伙企图冲上去的土坡可能有两米高；这个斜坡左右两边倾斜而下，容易攀登；而正面坡度很陡，孩子正好选择这一面往上爬。昂图瓦纳看见他接连好几次往上冲，爬到半坡，滑下来滚到底下。不会跌得太痛：一层松针减轻了跌痛。他好象全神贯注：他独自确定向这个目标进攻。每次尝试离顶端都更进一步，每回他都从更高的地方滚下来。他揉揉膝盖，又重新开始。

"蒂博家的毅力，"昂图瓦纳欣慰地想。"在我父亲身上是权威，统治的兴味……在雅克身上是狂热、反叛……在我身上是坚韧不拔……而现在呢？这个小家伙血液中含有的力量，会采取什么形式呢？"

让-保尔又开始冲击：极其狂热大胆，几乎达到斜坡顶端。但泥土在他脚下散碎了，他眼看又一次失去平衡，这时他抓住一丛草，终于挺住了，腰部最后一使劲，站在了高坡上。

"我打赌，他要回过身看看我是否看到他这样做。"昂图瓦纳想道。

他搞错了。顽童背对着他，没有想到他。小家伙在坡顶站了一会儿，小腿稳稳地戳在那里。然后，他无疑满足了，从较平稳的一面斜坡安心地下来，甚至不往后看一眼，瞧瞧他成功的地方，他倚在一棵树上，脱下一只便鞋，摇落滚进去的石子，又用心重新穿上。他知道自己扣不上皮鞋，便朝昂图瓦纳走来，一言不发，伸给他一只脚。昂图瓦纳露出微笑，顺从地

扣上便鞋。

“现在我们回家去，好吗？”

“不。”

“他说不的方式很有个性，”昂图瓦纳注意到了。“贞妮说得对：这不是想躲避向他提出的特别要求，宁可说是胸有成竹的完全拒绝……拒绝失去一丁点他的独立，不管出于什么理由！”

昂图瓦纳站起了身：

“得了，让－保尔，乖一点。达尼舅舅在等我们。来吧！”

“不。”

“你来给我带路，”昂图瓦纳又说，为了避开困难。（他感到当老师这个角色自己很笨拙。）“走哪条小路？走这条？走那条？”他想拉住孩子的手。但固执的小家伙双手抱在腹前：

“我呀，我说：不！”

“好吧！”昂图瓦纳说，“你想单独待在这儿？留下吧！”他悍然不顾地朝回家的方向走去，在树干之间，可以瞥见屋子粉红色的灰泥在夕阳照耀下熊熊燃烧似的。

他没走上三十步，便听到让－保尔在他身后的奔跑声，以便赶上他。他决定高兴地迎接孩子，仿佛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可是孩子跑着越过了他，毫不停留，经过时朝他傲慢地掷过去：

“我呀，我回家！因为，我呀，我愿意！”

十　二

通常，由于吉丝和尼科尔话多，别墅的晚餐相当热烈。她

们很高兴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或许也很高兴感到摆脱了丰塔南太太慈母般然而严厉的控制——吃饭时自由评论白天的事，交换关于新住院病人的印象，带着年轻的寄宿生的热情，互相叙述彼此工作中发生的细小事情。

这天黄昏昂图瓦纳虽然很疲惫，对她们用技术辞汇讨论某些疗法，评论医生的能力的严肃态度颇感兴趣。她们好几次请教他；他含笑谈了自己的看法。

贞妮照顾在桌上吃饭的儿子，不经意地听着谈话。至于达尼埃尔，象平时那样沉默寡言(尤其他妹妹和尼科尔在场时)，不过他好几次同昂图瓦纳搭讪。

尼科尔带来一份晚报。报上谈到对巴黎的远程炮轰。第六和第七区的好些建筑最近被打中了。共有五人死亡，其中有三名妇女和一个吃奶的孩子。这个婴儿的死在协约国的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群起反对条顿族的野蛮行径。

尼科尔对这样的暴行义愤填膺。

“这些德国鬼子！”她嚷道，“他们打仗象野蛮人一样！已经使用了火焰喷射器，窒息毒气！还有潜艇！屠杀无辜平民，这真是无以复加，可恶可恨！他们一定丧失了道德感和人道精神！”

“在您看来，屠杀无辜平民比起派遣年轻士兵到第一线当炮灰，确实远远更无人道，更无道德更可恶可恨？”昂图瓦纳狡黠地问。

尼科尔和吉丝目瞪口呆地瞧着他。

达尼埃尔已放下叉子。他垂下眼睛，一言不发。

“注意，……”昂图瓦纳又说，“使战争规范化，想局限战争，组织战争（正如人们所说的，使战争人道化！）宣布：

'这是野蛮的！这是不道德的！'——这就等于用另一种方法进行战争……完全文明化的方法……完全道德化的方法……"

他稍停一下，寻找贞妮的目光。但她俯向儿子，喂他喝汤。

"可恶可恨的，"他又继续说，"难道是这样那样的屠杀方式残忍与否吗？能杀死这一批人而不是那一批人吗？……"

贞妮蓦地停下，将杯子猛然搁下，几乎翻倒：

"可恶可恨的，"她咬牙切齿地说，"是各国人民的消极被动！他们人数众多！他们就是力量！整个战争取决于他们的取舍！他们等待什么？他们只消说：不！他们一致要求的和平便立即变为现实！"

达尼埃尔抬起眼皮，用谜一样的目光注视了妹妹一眼。

静默无声。

昂图瓦纳稳重地下结论说：

"可恶可恨的既不是这也不是那：干脆就是战争！"

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人敢再说话。

"人们都要求和平，"昂图瓦纳寻思，一面想到贞妮那句话。"确实如此？……和平一受损害，他们便要求和平……他们一获得和平，他们相互的不容忍态度，他们的好斗本能，便使和平变得岌岌可危……将战争的责任推诿给各国政府和政治，当然罗！在这种责任中，别忘了人类本性的部分……一切和平主义的基础都有这条公理：相信人的精神进步。我有这种信念——或者不如说：我在情感上需要有这种信念：我下不了决心，认为人类良知不是无限地可臻完善的！我需要相信，有朝一日，人类会在全球建立秩序和博爱……为了实现这个革命，仅仅靠几个圣贤的意志和牺牲是不够的：必须经历几个世

纪的发展；或许要过几千年……（对二十世纪的人能过分奢求吗？……）我是白费劲，在这样遥远的远景中，无法找到生活在当今世界贪婪成性的人们当中而能自我安慰的东西……”

他发觉，在他四周，人人继续沉默。气氛沉闷，充满了雷电一般。他后悔引起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雷雨，想使谈话活跃起来。

他转向达尼埃尔：

“说实在的，你们的朋友，那个怪人，……牧师，您知道……他眼下怎样了？”

“格雷戈里牧师？”

这个名字足以在大家的眼神中引起嘲弄的闪光。

尼科尔的嗓音忧郁，和她脸上的快活神情恰成对照：

“苔蕾丝姨妈很担心他：复活节以来他在阿尔卡松疗养院……”

“据最近消息，他卧床不起。”达尼埃尔补充说。

贞妮指出，战争一开始，牧师就在前线。谈话又沉寂了。

昂图瓦纳想说点什么，问道：

“他入伍了？”

“这就是说，”达尼埃尔纠正道，“为此他竭尽了可能。但由于年龄和健康关系，他未能如愿。于是他被接纳到美国战地医疗队。一九一七年整个严冬，他在英军前线度过……运送伤员……连续发气管炎……咯血……不得不硬把他撤下来。可是为时已晚。”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一六年他休假时。他来到这里。”贞妮说。

尼科尔说得更清楚：

“他已经面目全非……象个幽灵……一部大胡子，象托尔斯泰那样……象童话中真正的巫师！”

“他总是拒绝吃药吗？总是要用咒语来照料病人吗？”昂图瓦纳调侃说。

尼科尔笑了起来：

“是的，是的……他在这方面净对我们说胡话。两年前，他的小卡车运来半死不活的人，他到这里来过，平静地重复说：‘死亡并不存在！’”

“尼科尔！”吉丝说。她不忍看到当着昂图瓦纳的面，牧师遭到嘲弄。

“另外，死亡这个字他是从来不说的，”尼科尔继续说，“他说：‘死的幻念……’”

“在他给妈妈的最后一封信中，”达尼埃尔含笑说，“有这样一个惊人的句子：‘我的生命不久将退隐到不可见的境界……’”

吉丝朝昂图瓦纳投以责备的一瞥：

“别笑，昂图瓦纳……这是个圣人，尽管他有可笑之处……”

“你怎么想的？这也许是个圣人，”昂图瓦纳让步说。“我禁不住想到所有不幸的英国伤兵，他们很倒霉，落到他神圣的爪子里——我坚持认为，他应该是个危险的护士！”

饭后点心吃完了。

贞妮把让-保尔从椅子上抱下来，她站起了身。大家都模仿她，尾随她来到客厅，她一直穿过房间：今天比平时要晚，她赶紧要让孩子上床。

吉丝远离亮光，坐在一张矮椅子上，编织一双袜子，象给

旅费一样，她把这样的袜子送给治愈的病人，他们要回到兵站。达尼埃尔在钢琴上拿起一本《周游世界》，走到客厅尽头圆桌后面的长靠背椅坐下；圆桌上点燃了房间唯一的一盏煤油灯。“他在约束自己？”昂图瓦纳寻思，一面观察年轻人，达尼埃尔俯向灯罩，以乖孩子那种专心翻阅书页，“或者他真的对这些旧图片感兴趣？”

他走近壁炉，尼科尔正跪在炉前生火：

“我好久没看到柴火了！”

“夜晚仍然凉浸浸的，”她说，“再说，这样气氛热烈！”她半抬起身：“我们第一次是在别墅区这里相遇的。我记忆犹新……您呢？”

“我也是。”

他确实记得遥远的那个夏夜，在雅克一再坚持下，不让蒂博先生知道，他同意陪伴弟弟到“于格诺教徒”家；——他很惊讶在这里遇到费利克斯·埃凯，比他高几班的外科医生；——在玫瑰花小径遇到贞妮和尼科尔；——大学生的雅克，他刚考上高师；——他是年轻医生，只有丰塔南太太彬彬有礼地称呼他“大夫”……大家都是年轻人！大家对自己的年龄、生活充满信心，不知道未来，对欧洲政客给他们准备的大灾难一无所感，这大灾难一下子把他们的个人小计划一扫而光，消灭了某些人的存在，使另一些人的存在产生变化，给每一个特殊的命运聚集破产，丧事，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还得多少年？

“那时我刚订婚，”她沉思地说。她的回忆好象十分沉郁。“费利克斯把我带到他的小汽车里去……回来时深夜在萨特鲁维尔车子抛锚了……”

达尼埃尔抬起眼皮，不转动头，朝他们的方向飞快瞥了一

眼，昂图瓦纳发现了。他在听？提起过去引起他的激动、怀念？或者这闲谈干脆使他讨厌？他又开始翻阅那本书。过了一会儿，他压抑住一声哈欠，合上书，站起身，不慌不忙，过来说声晚安。

吉丝放下她的毛线活：

“您上楼吗，达尼埃尔？”

在半明半暗中，她的头发格外蓬松，她的皮肤格外深暗，她的眼白格外闪闪发光。她伛偻在矮凳上的身姿被炉火照亮，令人想起她祖籍的非洲：一个土著妇女蹲在灌木火堆前。

她已站起身：

“您的灯，我相信，留在配膳室。来吧，我来给您点亮。”

他们一起走出客厅。昂图瓦纳用目光漫不经心地跟着他们，然后回到尼科尔身上，她站在那里观察他。留下他们俩。她古怪地微笑着：

“达尼埃尔本该娶她。”她小声说。

“什么？”

“是的，这会十全十美，您不觉得是这样？”

这个想法对他来说太出乎意料，昂图瓦纳一动不动，目光呆定，眉毛耸起。她哈哈大笑：从喉咙发出的笑声，响亮，咯咯地响：

“我没想到您吃惊到这种田地！”

她已将一把扶手椅移近火边。她双腿交叉，姿态随便，带点挑逗，一言不发地端详他。

他过来坐在她身边：

“您认为他们之间有意思吗？”

“我没这样说，”她急促地说。“无论如何，达尼埃尔准定从没想到这个……”

“吉丝也没想到。”他脱口而出。

“吉丝准定也没想到。但很清楚，她关心他。总是她到城里为他跑腿，给他买报纸和口香糖……她无微不至地关心他。十分明显，他很高兴地加以接受……您或许已经注意到，他只对她一人不作出恼怒的举动？”

他沉默不语。吉丝结婚的假设，他乍一听很不高兴：他没有完全忘记过去，以及在一个短时期内吉丝在他生活中占据的位置。经过考虑，他感到没有任何异议值得提出。

她继续默默地笑，这使她的嘴角陷下去两个酒窝。这种高兴有点过分，不太自然。“她会意外地爱上她的表兄弟吗？”他心里想。

“啊，医生，您会同意我的想法不太荒唐可笑吧，”尼科尔坚持说，“吉丝会一门心思放在他身上；象她这样的姑娘会忠贞不渝，为自己创造可以接受的生活是绝好的机会……至于达尼埃尔……”她慢慢仰起头，直至她金黄色的辫子碰到椅背，在她湿润的嘴唇开启时，昂图瓦纳一时之间看到她的牙齿在闪光。随后，她的眼皮垂下，一种好意调侃的目光在睫毛间流盼：“您知道，达尼埃尔属于这样的人：始终准备让人去爱……”

她流露出难以觉察的不耐烦的表示：她刚听到旧楼梯吱扭的声音透过隔墙传过来。

“就象我昨夜看管的副伤寒病人，”她大声说，改变了话题，迅速、狡猾得有些令人不安，“一个萨瓦人……一八九二年入伍的老兵……”贞妮走进来，后面跟着吉丝，使她加快了

讲话速度："他说谵语用的方言难以理解。他不时呼喊：'妈妈！……'声音孩子气。真是令人心酸。"

"噢，"昂图瓦纳说，准备好一句俏皮话，他对此能愚蠢地洋洋得意的，"我也常常听到过这种喊声。不过您不要搞错：幸亏这只是不自觉的哼哼，一种下意识追溯过去的习惯……在我听见过呼喊'妈妈'的垂危病人中，我相信，只有极少的人准确地想到他们的母亲。"

贞妮怀里抱着一包褐色羊毛线，要绕成团。

"今晚谁肯帮我的忙？"

"我很困，"尼科尔带着懒洋洋的微笑承认说。她朝挂钟看看："已经十点差二十分……"

"我来。"吉丝提议说。

贞妮摇头拒绝。

"不，亲爱的，你也累了。上楼休息吧。"

尼科尔拥抱过贞妮，走近昂图瓦纳：

"请原谅：我们早上七点要走，昨夜我又不曾合眼。"

轮到吉丝走近。想到昂图瓦纳第二天要走，小住这段时间过去了，他们不能再单独见面，在巴黎那样亲切相会，她心里很难过。她担心说出这种留恋后黯然泪下。她默默向他伸出额头。

"再见，小黑妞。"他极其温柔地小声说。

她随即确信，他猜出了她的想法；他同她一样，感到分离的切肤之痛；这种确信使他突然感到分离的残酷减轻了。

她回避同他的目光相遇，赶上尼科尔。

"唔，她没向贞妮道晚安？"昂图瓦纳注意到这点。他没有时间寻思，她们之间是否突然产生误会：贞妮匆匆穿过客

厅，在门口赶上吉丝，将手按在她的肩上：

“我担心没给小东西盖足被子。你给他盖好脚上，行吗？”

“玫瑰色那条毯子？”

“白色那条更暖和。”

她俩重新分手，没说晚安。

昂图瓦纳仍然站在那里：

“您呢，贞妮，您不上楼？您不必因为我留下来。”

“我一点不困，”她说，坐在尼科尔刚离开的扶手椅里。

“那么，我们绕线圈吧。我来代替吉丝。递给我一束毛线。”

“绝对不行！”

“为什么？这样难？”

他抓起毛线，坐在矮椅子上。贞妮微笑着让步了。

“瞧，”有几次没有绕好，然后他说，“现在一切正常！”

看到他这样朴实、这样亲切，她很惊讶，很受感染。她十分惭愧长期不了解他。眼下他难道不是她最可靠的支柱吗？一阵咳嗽迫使昂图瓦纳止住话头：“但愿他能复元！”她想道，“但愿他恢复从前的健康！”她为了儿子，需要昂图瓦纳健康。

咳嗽减弱后，他一边重新干活，一边单刀直入地说：

“您知道吗，贞妮？看到您这样，我松了一口气……我想说：您这样好……这样沉静……”

她的眼睛垂向线团，她若有所思地重复：

“沉静……”

总之，确实如此。她有时也很惊奇，自己的忧伤如今沉浸在平静的气氛中，考虑到昂图瓦纳的看法，她将自己目前的处境同惶然、难忘的空虚时期对照，这是她三年半以前经历过的时期。战争一开始，她又得不到雅克的任何信息，预感到不妙，处在懦弱和暴躁的矛盾状态中，孤独难熬，无法忍受别人在场，要躲开母亲和家，仿佛要追求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这东西不断逃避她，她却不断地要抓住它，有时她整个下午在总动员后变了样的巴黎漫步，毫不厌倦地到雅克领她去过的地方长途跋涉一遍，——车站，圣万桑—德—保尔广场，克罗瓦桑路，她常常在那里等候的、交易所附近的几个酒巴间，蒙卢日的小巷，那个会场，有天晚上，雅克煽动起沸腾的人群去反战……末了，疲倦，黑夜，又把精疲力竭的她引回家里。于是她呜咽着扑到床上，雅克曾抱着她，在这床上睡了几小时，在新的绝望的日子到来时立即惊醒……是的，同这几个星期相比，她目前的生活美妙地“平静”！这三年中，她周围和她身上的一切都改变了。一切，——甚至她保留的雅克的形象……最炽烈的爱情也抵挡不住时间的作用，这是多么奇特啊！如今她想到雅克时，她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今天会是怎样；甚至也想象不出他在一九一四年七月是怎样的。不：如今她的脑海回忆起的他，已不是她当年认识的狂热多变的人：这是一个纹丝不动、凝固的雅克，略微侧坐着，一只手放在大腿上，脑门被画室玻璃门那边照得雪亮：他日夜在眼前的那幅肖像中的雅克。

突然，她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她刚想象雅克猝然归来：她感到的既是难堪，又是欢乐……用不着撒谎：倘若一九一四年的雅克突然回到她身边，倘若他奇迹般出现在今日的贞妮面

前，那么，她至今给他虔诚地保留的位置，她不能原封不动地还给他……

她朝昂图瓦纳瞥了不安的一眼，他没有看到。他专心致志要在抖动的手腕上绷住线束，有节奏地左右倾斜，把握住毛线的绕动方向，眼睛不敢离开着了魔似的毛线。他感到自己有点可笑。他觉得肩膀痉挛得难受。他自我责备不该提出要帮忙；抬起胳臂的动作不时增加压抑感；坐在矮椅子上，在火边待得过久，他上楼脱衣服时恐怕会着凉……

她本想跟他谈起自己、雅克和孩子，——就象今天上午在她房里那样。这异乎寻常信赖的时刻使她非常舒心，整天都能回味。但今晚，她又焦躁不安……这种不善于同人接触，这种注定无法与人交流思想的特性，是她的私生活的悲剧！即使在雅克身边，她也不会毫无拘束，随随便便。他多少次责备她“难以捉摸”？这些回忆十分灼人，还使她困恼不已。今后她怎样同儿子相处呢？她不由自主的矜持、表面的冷淡，会使他扫兴吗？

挂钟的鸣响使他们同时抬起了头，彼此都意识到沉默太长了。

贞妮微笑道：

“其余的线束就算了。咱们只绕完这一束。我该上楼了。”她匆匆绕完已经开始的一团，解释说：“否则，很可能吉丝睡着了，我会惊醒刚入睡的她……她很需要休息。”

他于是记起两张一样的床，明白了为什么吉丝不向贞妮道晚安：她们同睡一个房间，就在雅克肖像下面，孩子的小床两侧……想到吉丝在蒂博先生那套房间度过的阴郁童年，他有一种快乐的冲动：“可怜的小姑娘找到了一个家。”尼科尔·埃

凯的话来到他脑际。“她会嫁给达尼埃尔吗？”说不出所以然，他不大相信会这样。不这样她仍然能幸福。她可以在贞妮和让—保尔的生活中找到生存理由和生之欢乐。对她来说，雅克的生命存留于这两个人身上，她会把自己没有着落的温情和义犬般的依恋贯注到他们身上。她会变成一个头发花白的黑皮肤女人，年迈而和蔼的“吉姑妈”……

线团绕好了，贞妮站起身，理好线束，用灰盖住木柴，拿起桌上的大盏油灯。

“给您吧。”昂图瓦纳提议，没有多大把握。

他嗓音沙哑，短促，她不想让他费劲：

“谢谢。我熟门熟路。我总是最后一个上楼。”

走到门边，她回过身，举起油灯，看看一切是否井然有序。她的目光环视一周旧客厅，然后落在昂图瓦纳身上：

“抛开这一切，抚养小家伙！”她毅然决然地说，“战争一结束，我便改变生活，住到别的地方去！”

“别的地方？”

“我想离开这一切，”她又说，声调同样坚定，经过深思熟虑。“我想走掉。”

“到哪儿？”一个提议掠过他的脑际：“上瑞士？”

回答之前，她端详着他一会儿。

“不，”她终于说，“我自然而然想过上瑞士。但在那边，十月革命以来，雅克真正的朋友都到了俄国……我也曾想过上俄国……不：让—保尔最好还是受法国教育。我要待在法国。但我离开妈妈，离开达尼埃尔。我过自己的生活。或许在外省。我同吉丝安顿在某个地方。我们将工作，按应当的那样，象雅克希望的那样培养这小东西。”

"贞妮，"昂图瓦纳热烈地说，"那时，我希望重操医生职业，以便承担……"

她摇头打断他：

"谢谢，我毫不犹豫接受您的帮助，如果需要的话。不过，我首先要做个能自食其力的女人。我想使让—保尔有一个独立的、以自己的工作确保自由思索和随意行动的权利的母亲……您不赞成我的想法吗？"

"赞成！"

她用友好的目光感谢他。她讲了她想让他知道的事以后，打开了房门，先一步踏上楼梯。

她把他送到他的房间，放下客厅的油灯，看清他不缺少什么，然后向他伸出了手：

"我要坦白告诉您一件事，昂图瓦纳。"

"好的。"他鼓励她说。

"我对您始终不曾有过……今天这种感情。"

"我也没有过。"他含笑承认。

由于这微笑，她迟疑是否说下去。她的手留在昂图瓦纳手里。她严肃地瞧着他。末了，她下了决心：

"现在，我想到小东西的未来，我……您明白，想到您将来在这里，雅克的孩子对您不会是陌生人，这增加了我的勇气……必须给我出主意，昂图瓦纳……必须使让—保尔有他父亲的一切优秀品质，不要有……"她不敢说完这句话。她马上又挺起胸（他感到她的小手在他的手指间战抖），宛若一个骑手将往后缩的坐骑转回障碍前，吞了一下口水，又说："我不是看不到雅克的缺点，您知道……"她又住了声；然后，她眼睛望着远处，好象不由自主地附加说一句："他一在，我便忘

了这些缺点……”

她的眼皮在眨巴。她徒劳地寻找自己的思路。她问：

“午饭后您才动身，是不？……那么……”她竭力微笑：“……那么，上午还可以再见面……”她抽出手来，喃喃说：“好好休息吧，”不回身地走了。

十　三

“蒂博大夫，”老仆欢快地禀报。

菲力普坐在书房写信，一边等待昂图瓦纳到来。他急忙站起身，迈着跳跃、笨拙的步子朝站在门口的昂图瓦纳走去。抓住昂图瓦纳的双手之前，他用热烈的仿佛在眯缝的眼皮之间闪动的目光注视后者；晃动着脑袋，带着戏弄的微笑，这微笑帮助他掩藏激动：

“您穿了这身天蓝色军服，棒极了，亲爱的！身体好吗？”

“他老多了。”昂图瓦纳心想。

菲力普的肩拱起，瘦长的身躯比先前更不稳地拄在双腿上。浓眉和山羊胡已变成全白；但动作、眼神和微笑还保留着活力、青春，甚至有种令人困惑的调皮，在这老人的脸孔上几乎不合时宜。

他穿了一条黑斜纹的红色旧军裤，下摆起皱的礼服；这种两重性服装足以象征他半民半军的职责。一九一四年末，他被任命为负责改善军队医疗的一个委员会，从那时起，他给自己的任务是，反对他认为腐败透顶的组织的弊病。他在医疗界的

名声确保他有极大的独立性。他攻击官方的规章制度；他揭露滥用职权，警告当局；最近三年成功而迟缓的改革，大半是由于他勇敢而持久地发动的运动所致。

菲力普一直握着昂图瓦纳的手，轻轻地摇晃，一边发出激动的咕噜声：

“啊！……嗨！……久违了！……身体好吗？”然后，将昂图瓦纳推向他的书桌边：“要说的话多得不知从何说起……”他将昂图瓦纳安顿在给主顾坐的扶手椅里，他不是坐到桌子后面，而是伸出手臂，抓过一把便椅，骑坐在昂图瓦纳身旁，打量着昂图瓦纳。

“啊，亲爱的。谈谈您吧。中毒气的事，怎么样啦？”

昂图瓦纳慌乱起来。他多少次见过菲力普脸上这种职业性的专注和严肃；但这是头一次他成了专注的对象。

“您觉得我大变样了吗，老师？”

“瘦了点……不太出人意外！”

菲力普脱下夹鼻眼镜，擦了擦，仔细重新戴上，躬身微笑说：

“您说说看！”

“老师，我是一个被人尊称为严重中毒气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

“啧、啧、啧……还是从头开始。您第一次怎么受伤？留下后遗症了吗？”

“要是战争在去年夏天我中芥子气前结束，现在就没有多少问题……我中毒不多，本来不应象眼下这个样子。很明显，由于右肺曾经穿孔，还没有恢复正常的弹性，毒气引起的病变便加剧了。”

菲力普扮了个鬼脸。

"是的，"昂图瓦纳若有所思地又说，"我病情严重，不能存有幻想……当然，我会治愈的。但是时间很长。……"一阵咳嗽打断了他。"我的余生很可能是个有残疾的人！"

"您同我一起吃晚饭吧？"菲力普突然问。

"好的，老师。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您，我饮食有限制……"

"德尼已经知道了：他弄到了牛奶……如果您在这里吃晚饭，我们有的是时间。从头说起。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您躲开了呢！"

昂图瓦纳恼怒地耸耸肩：

"做了蠢事！这是在去年十一月。那时，我在埃佩尔内生活平静，上级让我负责——不用说，是命中注定——组织一个毒气伤员医疗站。在贵妇之路防区刚进行过的作战之后——我们刚夺取了马尔梅宗和帕尔尼*——我惊讶地看到，在运往我这儿的中毒气伤员中，有大批护士和抬担架的。这不合乎常情。我琢磨，抢救站的工作人员是否采取足够的小心措施，对付毒气。我想表现得卖力些。我有点认识军团的主任医生。我获准去实地调查，正是在这次外出归来途中。我象傻瓜一样中了毒气……我正从前线回来，这时德国鬼子发动一次毒气进攻：第一个倒霉。第二个倒霉：尽管不是季节，天气却潮湿暖和。您知道，由于酸性反应，潮湿使芥子气更为有害。"

"说下去，"菲力普说。他双肘支在膝盖上，下巴放在拳头上，定睛瞧着昂图瓦纳。

---

* 1916年10月，在马尔梅宗防区的战斗迫使德军放弃贵妇之路；帕尔尼位于贵妇之路顶端，经过多次争夺。

“我匆匆寻找停放在师部的小汽车。我想避开接防部队挤满的交通壕。我以为抄了近路，天空漆黑。我在一道半挤满的战壕里踩泥走了二十分钟。细节我就从略了……

“您没有防毒面具？”

“当然有！借来的防毒面具……我大概没有戴好。或者为时已晚。我只有一个想法：找到小汽车……最后，我到达师部，跳上汽车，我们溜了。我不如留在师的战地医院，马上用碳酸氢钠漱漱喉咙，……”

“是的，毫无疑问！”

“但我没有料到中了毒气。仅仅一小时后，我感到脖子和腋下刺痒……我们在半夜回到埃佩尔内。我马上作了胶态银包扎，躺下了。我心想不碍事。可是，支气管受伤的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料想……您看，这是多么荒唐可笑：我到那儿去是要看看有没有遵守一切防范措施——而我竟不在意自己遵守了没有！……”

“那么呢？”菲力普打断说，禁不住指出，他不是不知道整个病情：“第二天，视力出问题，消化出问题，等等……”

“两样都没有，第二天，几乎什么也没有。腋窝下有轻微的红斑。皮肤有些问题，好象不严重。没有水疱。但支气管有厉害的病变，只是过了几天才发现……您可以猜到其余的情况：连续喉咙气管炎……急性支气管炎，还有假膜……典型的后遗症！这持续了半年……”

“声带呢？”

“可怜之极！您已听到我的嗓音。由于我白天小心照料，今晚我能说话。常常完全失音。”

“声带发炎？”

“不是。”

“神经性的病变？”

“也不是。是声室带肿胀重叠在一起，引起失音。”

“显然，这大概妨碍了颤动。给您服用士的宁吗？”

“每天六、七毫克。毫无改善！却带来失眠！”

“您从什么时候起在南方？”

“从年初起。我先从埃佩尔内送到蒙莫里荣医院，然后到格拉斯附近的穆斯吉埃诊疗所。这是在十二月底。肺部好象正在钙化。但在穆斯吉埃，医生诊出肺硬化。呼吸困难很快变得难以忍受。没有明显原因，体温突然升高到三十九度五至四十度，然后又猛跌到三十七度五……二月，我得了干性胸膜炎，咯痰带血。”

“体温不再大起大落吗？”

“仍然大起大落。”

“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因为感染。”

“潜伏的感染？”

“或者是慢性感染，谁知道呢？”

他们的目光相遇。一丝疑问的闪光掠过昂图瓦纳的眼睛。菲力普伸出手：

“不，不，蒂博！如果您说中了，您不安就不对了。据我所知，朝肺病发展还没有过这类病状。您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个。中芥子气的人只有在吸入毒气之前就出现过症状，才会得肺病……然而，”他挺起身补充说，“您幸亏没有任何呼吸系统的病史！”

他充满信心地微笑。昂图瓦纳默默地观察他。突然，他用

亲切的目光凝视年迈的老师，也微笑说：

“是的，我知道，幸亏如此！”

“同样，”菲力普又说，仿佛在自言自语，“我相信，在中了窒息毒气的伤员身上常见的肺气肿，在中芥子气的人的身上极其罕见。这又是另一个侥幸……况且，芥子气引起的肺部后遗症更少，我相信，一般说来，比其他毒气引起的后遗症轻一些。是不？最近我看过一篇关于这方面的好文章。”

“阿沙尔*的文章？”昂图瓦纳说。他摇摇头：“人们一般认为，芥子气与窒息性毒气相反，有害于支气管，而不是肺泡，它不会严重妨碍气体交换。但是，我的个人经验和我对别人的诊断，使我产生怀疑。唉，真实的情况是，中芥子气的人的肺出现各种各样的继发病状，大多数很难医治，趋向于变成慢性。我甚至在中芥子气的伤员身上观察到好些病状，肺泡和肺壁同时硬化最终堵住了肺……”

沉默半晌。

“心脏系统呢？”菲力普问。

“至今差不多没事。但是能顶多久呢？几个月来，心脏成为一个过度劳累、中了毒气的机体的抵御中心，要求它不会衰竭那是发疯。我甚至琢磨，中毒现象是否已开始推进到肌肉和神经中枢。最近几星期，我观察到心血管紊乱……”

“观察到？怎么回事？”

“我还不能做X射线透视；根据听诊，给我治疗的医生断定毫无问题。然而，这是真的吗？……还有别的探索方法：研究脉搏和血压。尽管我的体温不超过三十八度五至三十九度，

---

* 阿沙尔（1860—），巴黎医学院教授，医学科学院院士。

但我不久观察到，上个星期，脉搏奇怪地加快，在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五下之间变化。在这种心动过速和初期肺气肿之间存在关系，我并不惊讶……您也不惊讶吧？”

菲力普澄清问题：

“您为什么不经常用拔火罐的办法来减轻心脏的负担？必要时甚至可以放点血？……”

昂图瓦纳好象没有听见。他全神贯注地瞧着年迈的老师。那一位在微笑，从背心掏出双表壳的大金表，昂图瓦纳早就见过；菲力普躬着身（仿佛屈从于多年的嗜癖，而不是真正的好奇），用手指把住昂图瓦纳的手腕。

长长的一分钟过去了。菲力普一动不动，目光盯住秒针。昂图瓦纳蓦地受到一击：看到这张注意力集中、猜不透的脸，刚从他记忆深处冒出一件十分准确，久已忘却的往事。有天上午，在医院里，那时他同菲力普的关系刚刚开始，他们一起走出诊室，菲力普刚作了一例异常棘手的诊断，处在幽默和充满信心的状态中，他抓住了昂图瓦纳的手臂：“您瞧，亲爱的，一个医生在严峻时刻首先应当离群独思。为此，有一个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一只精密计时表！一个医生在他的小口袋里要有一只大而漂亮的精密计时表，象茶碟那样大小，美观！有了这表，他就无虞了。他可以任凭不安的家庭包围，他可以在街上遇到出事的人，任凭人群向他提问；倘使他想思索，他想得到一点安静，他只消做一个有魔力的动作：当众掏出表来把脉！马上就会寂然无声、十分清静！只要他待在那里，低头对着表面，他就能平静地衡量得失，象在他的诊室里双手捧住脑袋冥思苦想那样作出诊断……请相信我的经验，亲爱的：跑去买一只漂亮的秒表吧！”

菲力普没有发觉昂图瓦纳的纷乱心境。他松开手腕，不慌不忙地挺起身来：

“脉搏明显很快。有点颤动。不过有规律。”

“是的。有时相反——特别在傍晚——脉搏很弱，很难摸到。请您解释一下这个！还有，在肺部的不适加剧的时候，脉搏又出现加速……一般是间歇性的。”

“您试过眼压法吗？”

“可以说，它没带来任何明显的减慢脉搏。”

又停歇片刻。

“我已经是一个肺部虚弱者，”昂图瓦纳苦笑地说，“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个心脏虚弱者！……”

菲力普做了个手势止住他：

“啐！高血压和心动过速往往不过是普通的防御现象，蒂博。我不用给您讲解什么。比如轻微脑栓塞时，您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心脏正是通过高血压和心动过速来战胜肺泡阻塞的。罗歇指出过这点。以后有过其他例证。”

昂图瓦纳一声不吭。又一阵咳嗽使他一折为二。

“采取哪些治疗方法？”菲力普问，好象不太重视自己的问题。

昂图瓦纳一能说话，便疲乏地挺起身来：

“各种方法！我们全都试过……当然没用鸦片……用琉璜……然后砒霜……又是琉璜，——和砒霜……”

他的嗓音暗哑、微弱、断断续续。他住了声。这次漫长的谈话使他精疲力竭。他的头向后仰，半晌挺直胸部，脖子撑着，双目紧闭。待他睁开眼皮，他发现菲力普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充满了温柔。这善良的神情比不安的态度更令他激动。他

嗫嚅说：

“您没料到我这样……”

“相反！”菲力普笑着打断他，“根据您最近那封信，我没料到您情况这样好！”突然停顿一下，他又补充说：“现在，我想听听内脏的情况……”

昂图瓦纳使劲站起来。他脱下军衣。

“咱们按规则来检查，”菲力普快活地说，“您躺在这上面。”

他指指铺上白布的长椅，让病人躺在上面。昂图瓦纳服从了。菲力普跪在他前面，默默地开始详细听诊。他猛地站起来：

“啐……”他避开昂图瓦纳的目光，却又不显出有意的模样，“很明显……有分散的笛音……也许有点浸润……右肺整个上部也有点充血……”他终于决定扭头转向昂图瓦纳，“我没有什么可告诉您的，是不？”

“是没有什么。”昂图瓦纳说，慢悠悠站起来。

“当然，”菲力普又说，迈着关节不灵便的步子，走到书桌前坐下。他机械地从兜里掏出钢笔，仿佛要开处方。“肺气肿，这是不用怀疑的。开诚布公地说，我认为您长时期保持某种粘膜敏感……”他把玩着钢笔，扬起眉毛，不经意地审察桌上的东西。“如此而已！”他说，利索地合上打开的电话簿。

昂图瓦纳走过来，手掌按在桌缘上。菲力普拧上钢笔帽，放进兜里，抬起头一板一眼地下结论：

“令人讨厌，小家伙。不过，仅此而已！”

昂图瓦纳默默挺起身，走向壁炉，在镜子前整一整衣领。

门上响起两下谨慎的叩门声。

“晚饭准备好了。”菲力普用诙谐的口吻说。

他仍然坐着。昂图瓦纳向他走来，双手重新按在桌上。

“我确实在接受一切治疗方法，老师，”他用疲乏的嗓音小声说，“一切！我持之以恒地试过各种各样已知的治疗方法。我对自己作临床观察，好象这是我的一个病人；从第一天起，我便天天做笔记！我积累分析和X光透视；我生活在观察自己之中，免得出现疏忽，放过治疗机会……”他叹气说：“仍然有的日子很难抵挡泄气！”

“不！既然您看到有好转！”

“我正是丝毫没有把握，是否看到有好转！”昂图瓦纳说。他不假思索，凭直觉回答。他几乎自然而然地喊出来。旋即他感到一种意料不到的骚动不安袭上心头，仿佛他刚才说的话骤然透露了他的隐秘思想，他从来没让这种思想浮现出来。他的上唇上面微微渗出汗珠。

菲力普看到这骚动不安吗？他了解这不安的悲怆感人吗？是因为他很能自制，他的脸才这样平静，这样自信吗？不，看到他快活地耸肩，听到他发出兴高采烈和嘲讽的假嗓音，很难相信这是在骗人：

“您能看到我的思想深处吗，亲爱的？我心里在想，幸亏好转得很慢！……”他在品味昂图瓦纳的惊愕：“听着。在我看作自己孩子的以前的六个实习医生中，有三个捐躯，两个终身残废。我自私地承认，知道第六个很安全，我并不生气；他还要在南方的艳阳下生活几个月，离开前线一千五百公里呢！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根本不打算看到您在这场恶梦结束之前治愈！如果您不是在去年十一月中了毒气，谁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象今晚这样共进晚餐呢！……”他轻快地站起来：

"就说到这儿，我们入席吧！"

"他说得对，"昂图瓦纳心想，被他年老的朋友的好情绪说服了，"无论如何，我体质很结实……"

一盆汤在餐室的桌上冒热气。(多少年来菲力普晚饭只吃汤和糖煮水果。)

他让昂图瓦纳坐在为后者准备的杯子和牛奶瓶前面。

"德尼没有热您的牛奶，但还来得及……"

"不，我总是喝冷的。这样非常好。"

"不加糖？"

一阵咳嗽阻止昂图瓦纳回答。他用手摆了摆。菲力普避免看他，决意不去注意这阵咳嗽，不再谈论他的健康，尽快改变话题。菲力普若有所思地搅动汤里的匙子，等待咳嗽过去。为了打破使人难堪的沉默，他用十分自然的音调开始说：

"我花了一整天在卫生委员会斗争……伤寒疫苗注射正式配方的不一致，难以令人相信！"

昂图瓦纳微露笑容，喝了一口牛奶，清清嗓子：

"老师，三年来您的工作很出色！"

"不是没有麻烦，我对您实说吧！"他寻找另外一个话题，却找不到，重复说："不是没有麻烦！一九一五年，我负责卫生医疗组织时，您想象不到我的遭遇！"

"我所处的地位恰好知道了这种情况！"昂图瓦纳想道。但他想避免开口，只带着会心的微笑倾听。

"那时，"菲力普继续说，"伤员还用普通列车撤走，就是运载部队或给养的火车……只要不是用来运牲畜的就行！……我看到那些不幸的人在没有暖气的隔间里等候了二十

四小时，因为人数不够，组不成一列合乎规定的火车……他们往往由居民供给吃的……由好心的太太或者当地的老药剂师马马虎虎包扎！最后，列车开动了，他们往往要颠簸两三天，才能从麦草堆里爬出来……因此，在几乎每列火车里，都有一定比例的破伤风患者！人们把他们塞到挤满的医院里，那里什么都缺乏！缺防腐剂，缺敷料，当然，也缺橡皮手套！”

昂图瓦纳费力地说："我在离前线四五公里的地方看到外科流动医院……在旧锅里……烧木柴……煮镊子……”

“在迫不得已时……这还可以解释，无法应付……”菲力普发出轻轻的嘲笑声："供不应求……战争使之变本加厉！它不符合正常规章的预见！……不可原谅的是，亲爱的，”他继续说，又恢复严肃的神态，“动员医务人员的设想和完成方式！从第一天起，军队就有无可比拟的后备人员掌握在手里。我最初负责视察时，我看到象德施、阿鲁安这样著名的医生，在二十八至三十岁的军医领导的野战医院里担当二等护士！一些大规模的外科医疗机构，为首的是极其无知的人，他们看来只开过瘭疽，却决定并进行最重要的手术，胡乱截肢，仅仅因为他们的袖管上有四道杠杠，而不想倾听入伍医生的意见——哪怕他们是医院里的外科医生——因为受他们管辖！……我的同事和我，我们花了几个月才得到最基本的改革。必须大动干戈才能修正规章制度，让伤员分配给职业医生……比如，为了放弃这个荒谬的原则：首先住满最远的医院，不考虑伤势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往往将头部受伤的人送往波尔多或佩尔皮尼昂，他们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因为坏疽或破伤风在路上就结果了他们的性命！救活过来的不幸的人，十有九个是在十二小时内作了钻环手术的！”

他的愤慨突然降下来，他微笑说：

“您知道在我发动攻击时，是谁帮助过我？您会惊讶的！您的一个主顾，亲爱的！您知道：那个小姑娘的母亲，我们一起给小姑娘上了石膏，送往贝尔克……”

“巴坦库太太？”昂图瓦纳难堪地嗫嚅说。

“是的！关于她，您给我写过信，您记得是在一九一四年吗？”

在战争开始头几个月，从西蒙的一张明信片，昂图瓦纳得知玛丽小姐将生病的小姑娘单独留在贝尔克，她自己回到英国，他确实请过菲力普照顾于盖特。菲力普去了一趟，断定小姑娘万无一失，可以恢复几乎正常的生活。

“那个时期，我遇见过好几次巴坦库太太。她熟悉整个巴黎，这个女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她为我张罗到一次接见，而我要求了六个星期；靠了她，我才能见到部长本人，从容不迫地打开我的卷宗——解开我心头的一切……这次拜访延续了将近两小时，亲爱的。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拜访！”

昂图瓦纳沉默不语。他注视自己的空杯子，确实没有什么能说明他为什么这样专注。他发觉这点，为了故作镇静，他倒了一点牛奶。

“您照顾的年轻姑娘，如今成了漂亮女郎，”菲力普说，很惊讶昂图瓦纳不向他询问于盖特的情况。“我一直能见到她的面……她每隔三四个月来看我一次……”

“他知道我跟安娜的关系吗？”昂图瓦纳心想。他不得不说：

“她生活在都兰？”

“不，在凡尔赛，同她继父在一起。巴坦库住在凡尔赛，为

的是靠近巴黎。由沙特诺照料他……这个可怜的巴坦库真倒霉！”

“不知道，”昂图瓦纳心想，“如果他知道，他会不用倒霉这个词。”

“您知道他怎么受伤的吗？”

“隐约知道一点……在休假时，对不？”

“他在前线待了两年，连一点擦伤都没有！有一夜，在圣茹斯特—昂—肖塞，——他休假回家——他那列火车停在调度站。正好在火车停站时，德国飞机轰炸了火车站！发现他时他已奄奄一息，脸孔稀巴烂，一只眼睛没了，另一只岌岌可危……沙特诺紧跟着他。他几乎瞎了，您知道……”

昂图瓦纳想起西蒙明亮、正直的目光，那是西蒙在总动员之前不久到大学路来拜访他——这次拜访使昂图瓦纳决定与巴坦库太太分手。

“难道……”他的嗓音十分模糊，菲力普不得不躬身。“难道巴坦库太太同他们生活在一起？”

“她可是在美国！”

“啊？”

为什么这消息使他松了一口气？

菲力普默默微笑，这时德尼将一大碗煮熟的樱桃放在桌上。

“哼！……那个母亲……”菲力普说，一边吃起来，让仆人走开再讲。“看来真是个怪女人？”他住了口，举起勺子：“您不这样看？”

“他知道？”昂图瓦纳又想道。他似笑非笑。（面对菲力普，他总是失去自信，又自动变成年轻的实习医生，很长时间

内，老师使他敬畏。）

“是的，在美国！……上次我见到小姑娘时，她告诉我：‘妈妈肯定在纽约定居，那儿她有许多朋友。’据我得到的情况，好象有一个法国的宣传委员会派她到那边执行任务……这个任务恰巧同某个美军上尉召回美国不谋而合，他曾在驻法大使馆占据一个职务……”

“不，”昂图瓦纳心想，“他肯定一无所知。”

菲力普吐了几颗核，抹了抹胡子，继续说：

“至少勒贝尔是这样说的，他一直在管理巴坦库太太在都尔附近的产业内创办的医院，——好象她继续给医院大笔津贴……但勒贝尔的话值得怀疑：有人断定，尽管他两鬓斑白，他仍然做过她的……亲密合作者……这可以得到解释：在战争的第一年冬天，他抛开一切到都兰去落户……您喝不完一瓶牛奶？”

“喝了两杯，这是最大限度，”昂图瓦纳含笑轻轻说，“我怕喝牛奶！”

菲力普没有坚持，笨拙地折好餐巾，站了起来：

“我们回到那边去！……”他亲切地挽起昂图瓦纳的手臂，领他走回书房：“您看到中央帝国强加给罗马尼亚的和平条件*吗？……很有教益，是不？中央帝国得到了石油供应。啊，它们就要成功。它们有什么理由要缔造和平呢？”

“美军进入角逐！”

“当然……即使今年夏天中央帝国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 根据1918年5月7日的布加勒斯特条约，罗马尼亚取得部分多布罗雅，而11月11日的停战协定取消此条约。

而这是很少有可能的，虽然人们注意到它们企图发动对巴黎的新攻势——明年，它们却可以用俄国的物质和士兵来同美国的物质和士兵相抗衡……这是另一个实际上取之不尽的仓库……这两大搏斗集团，几乎势均力敌，不愿作任何妥协，任何一方也不能以优势兵力使另一方屈服，您想结果如何？双方必然注定对抗到两败俱伤……”

“您对威尔逊的理智不寄予任何希望吗？”

“威尔逊住在天狼星*……再说，眼下我看到，无论法国和英国，谁都不想和平。我指的是领导人。在巴黎和伦敦，领导人都想取得胜利；一切和平的意念都被称作背叛。象布里昂这样的人都靠不住。威尔逊不久也会靠不住，如果他现在不是这样的话！”

“有可能不得媾和！”昂图瓦纳说，一边想到吕梅尔的话。

“我不相信德国会处于强加给我们和平的境地。不：我向您重复，我相信交战双方的力量近乎相等……双方不到精疲力竭之前，我看不到任何出路。”

他又坐到书桌后面，昂图瓦纳疲乏了，不等开口，便听从他友好的手势：让自己躺在长椅上。

“或许我们能活到看见战争结束……但我们肯定看不到的是和平。我想说：欧洲在和平中实现均势。”他有点惶乱不安，马上又补充说：“我是说我们，尽管您还年轻，因为据我看来，为了恢复这种均势，无疑必须等几代人的时间！”他又停顿一下，朝昂图瓦纳偷偷瞥了一眼，乱摸自己的胡子，忧郁

* 星空中最明亮的星。

地耸耸肩，又说："在和平中实现均势，按目前的情况，难道可以想象吗？民主理想的翅膀坠着铅块。桑巴说得对：民主政体不是为战争造就的：民主政体会象火中的蜡在战争中熔化。战争打得愈久，欧洲的前途就愈少机会获得民主政体。可以想象未来出现克列孟梭或劳埃德·乔治的暴虐统治。各国人民会听之任之：它们已经习惯戒严。它们逐渐放弃享有主权的共和意愿。看看在法国出现的情况吧：食品配给，消费品配给，国家对各方面的干预，包括工商业、个人合同——就会延期支付，——思想方面——就会查禁！我们把这一切当作特别措施接受下来。事实上，这是完全受奴役的先兆。枷锁一旦套上，就不再能够动摇！"

"您认识斯蒂德莱尔吗？哈里发……我的合作者？"

"犹太人，亚述人的大胡子，祆教僧侣的眼睛？"

"是的……他受过伤，现在待在萨洛尼克前线……他从那里不时给我寄来他特有的预言式不成熟的设想……斯蒂德莱尔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会导致革命。首先在战败国，然后在战胜国。突然爆发革命或缓慢的革命，不过到处是革命……"

"是的……"菲力普含糊其辞地说。

"他预见到当今世界的破产，资本主义的崩溃！他也认为战争要持续到欧洲精疲力竭。当一切消失，铲平时，他预言新世界到来。他看到在我们文明的废墟上矗立起象世界联盟，全球集体生活的组织这样在全新基础上的东西……"

他压低嗓音，以便能一气说完。他停了下来，一阵咳嗽使他一折为二。

菲力普注视着他，模样却一无所感。

"一切都是可能的，"他带着高兴的目光说，他始终准备

着，任凭想象驰骋："为什么不可能呢？一七八九年的信条违犯一切生物学的明显事实，让我们长期相信人在本性上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在这个信条上生活了一个世纪，或许它的有效性已寿终正寝，它应当让位于其他不同类型的漂亮言辞……让位于一种也能产生思想和行动的新意识，人类在一定时期从中吸取养料和沉醉于这种意识中……直至一切再一次改变……"

他沉默了一会儿，让昂图瓦纳咳嗽。

"这是可能的，"他用嘲弄的口吻又说，"我让您这位救世主似的朋友去这样幻想……我看到的未来已临近，完全不同。我相信各国不准备放弃战争赋予它们的绝对权力。因此，我担心民主自由的时代要结束很长时间。我承认，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这是相当令人泄气的。我们曾经坚定如铁地确信，这些自由一劳永逸地获得了，永远不会成为问题！……而一切总是可能成为问题！……谁知道这是不是做梦？十九世纪末人们把这些梦看作永恒现实，因为那时的人很幸运，生活在异常平静，异常幸福的时代……"

他用低沉、带鼻音的嗓子说话，仿佛独自一人，双肘支在椅子扶手上，长长的红鼻子俯向交叉的双手，瞧着手指；他忽而交叉手指，忽而又松开：

"我们曾经以为，人类达到成年阶段，就朝着智慧、节制、容忍终于要主宰世界的时代前进……那时，悟性和理智终于主导人类社会的发展……谁知道我们在未来史学家的眼里，是否象天真幼稚、愚昧无知的人，对人和人接受文明的能力存有令人怜悯的幻想？或许我们对某些关于人的基本数据闭眼不看？或许毁灭的本能，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将我们艰苦地建设起

来的东西夷为平地，是限制我们本性中具有的建设能力的基本法则之一？——一个圣人应该了解和接受的令人失望的神秘法则之一？……我们离您的哈里发的预见还遥远得很，”他揶揄地下结论。由于昂图瓦纳一直咳嗽：“您不想喝点什么？一口水？一调羹可待因？不要？”

昂图瓦纳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过了两三分钟（这时菲力普在默默地踱步），他感到好多了。他又挺起身，擦拭流下面颊的眼泪，竭力微笑。他脸容疲乏，皮色充血，脑门冒汗。

“我该……告辞了……老师……”他说，喉咙象冒火。“请原谅……”他又微笑，费力地站起来：“我的身体真完蛋了，您实说吧！”

菲力普不象已听见：

“有人在发表意见，”他说，“有人在预言……我瞧不起您的哈里发，而我的作为正象他那样！……这一切都是荒谬的。四年来我们见到的一切都是荒谬的。这些荒谬的东西导致我们去预见的一切必定荒谬……人们可以批评，是的。人们甚至可以谴责存在的东西；这个，这不是荒谬的。想预言即将发生的事！……您看，小家伙，总是走到这一步：唯一的态度——我要说：科学的态度……更谦虚一些：唯一合理的态度，唯一不令人失望的态度——这是寻求错误，而不是寻求真理……承认错误是困难的，但总要到达这一步：这就是严格说来人们能做到的一切！……其余的纯粹是胡言乱语！”

他发觉昂图瓦纳站着，不经意地倾听。他站起来：

“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您？您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早上八点。”

菲力普难以令人觉察地哆嗦一下。他略微停顿，等待他的

嗓音恢复镇定：

“啊，啊……”

然后他跟着昂图瓦纳走向前厅。

他打量这伛偻的背，这瘦骨嶙峋，筋骨突出的颈背，脖子从军服领子中伸出来。他生怕流露出自己的态度，生怕这沉默，生怕自己的想法。他匆匆说道：

“至少您满意这诊疗所吧？里面的人认真负责吗？这是您所需要的诊疗所吗？”

“冬天时再好没有了，”昂图瓦纳一边走一边回答。“但我怕那里的夏天。以致我想换到别的地方去……我需要到乡下……空气新鲜、不太潮湿的地方……兴许要有松树林……阿尔卡雄?阿尔卡雄太热……那么呢?比利牛斯山区的温泉？……柯特雷？吕雄？……”

他已来到前厅，举起手拿帽子，这时他蓦地回过头来，然后补充说：“您的意见呢，老师？”在十年合作中，他已学会看出这副脸孔的细微变化；从在夹鼻眼镜后边闪烁的灰色小眼睛，他突然发现不由自主的流露：万分怜悯。这仿佛一个判决：“何必呢？”这脸孔，这眼神在说，“夏天又有什么用？这儿或那儿都一样……你逃脱不了，你完蛋啦！”

“当然，”昂图瓦纳想道，被这猛烈的打击弄得头晕目眩。“我也知道……完蛋了！”

“是的，柯特雷，”菲力普赶紧支吾说，他振作起来：“为什么不干脆是都兰，亲爱的?……都兰……或者安茹……”

昂图瓦纳盯住地板。他不敢再正视对方的目光……老师的嗓音走了调！令他非常难受！……

他用颤抖的手戴上帽子，然后来到门口，没有再抬起头

来。他只有一个想法：突然道别，重新独自——面对恐惧。

“都兰……或者安茹……”菲力普有气无力地重复。“我会打听情况……给您写信……”

昂图瓦纳的眼睛在遮住脸容变化的帽檐下始终低垂着，他机械地伸出手。老医生握住了，他的嘴唇发出沾水的声音。昂图瓦纳抽回手，打开了门，一溜烟走了。

“是的……为什么不是安茹？……”菲力普俯向栏杆，喃喃地说。

十　四

外边，黑暗笼罩着城市。这儿那儿戴遮光布罩的路灯在人行道投射出一圈蓝幽幽的光。行人稀少。难得看见的小汽车徐徐驶行，未到之前响起持续的喇叭声。

他跌跌撞撞，不知走向何方，穿过了马勒塞布大街，踏上布瓦西—当格拉路。他对一切漠然而视，颈背沉重，呼吸短促，脑袋奇怪地轰响和空荡荡，紧贴房屋正面行走，有时肘部碰到了墙壁。他不思不想，也不难过。

他来到香谢丽舍大街的树下。在他面前，透过树干，在美丽的春夜晚间的灯光下，协和广场微微照亮，明辨可见，无声的车辆穿梭往来，仿佛睁大有磷光的眼睛的野兽一一出现，又消失在黑暗中。他瞥见一条长凳，走了过去。坐下之前，他习惯性地想：“别着凉了。”（马上又想：“现在无所谓了！”）他在菲力普的目光里抓住的转瞬即逝的判决，盘踞在他脑子

中，不仅在他脑子中，而且还在他的身体内，这就象一个巨大的寄生物，一个吞噬生命的肿瘤，它会排斥其余一切，可怕地充分发展，占据整个躯体。

他缩成一团，背倚在坚硬的椅背上，抱起双臂，压住这插入他肉里、使他窒息的外来物，脑子里再现晚上的情景。他看到老师骑坐在椅子上："我们从头开始说吧。您第一次受的什么伤？留下后遗症吗？"他又庄重地作了解释。他内心所想的字句逐渐不再完全是他说过的话：他以全新的客观的清晰态度，从正确的角度来陈述自己的病情。他正视无情的现实，描绘出接二连三的发病，越来越短暂的缓和，每次又变得更严重的复发。他敏锐而明显地看到有规律的、不断的、无可救药的严重化。在他年迈朋友憔悴的脸上，他觉得逐渐看到明智的不安在增长，末日来临的先兆逐步形成。额上渗出汗珠，呼吸受压抑和感到痛苦，他掏出手帕，擦拭脸孔。

远处，一个拖长的声音，他没有认真倾听的某种轰鸣声，突然扰乱了夜晚的平静。

他又看到听诊后自己在长椅上艰难地抬起身来，用佯装的无可奈何态度摇摇头："您看到了吧，老师：没有什么可保留一点希望的！"菲力普低下头，一声不吭。

他猛地从长凳站起身，中止折磨着他的烦恼不安。他站着一动不动——仿佛来自深渊的清凉气息——平静的想法掠过他的脑际："我们这些医生，我们总有办法……总有可能不用等待……不用忍受痛苦。"

他站立不住，又坐了下来。

两条阴影，两个女的身影从树下跑了出来。几乎所有的警报马上同时鸣响起来。广场四周微弱地闪烁的星星点点灯光，

一下熄灭。

"就缺这个啦，"他想道，一边侧耳细听。远处的隆隆声震撼大地。

他身后的小径里，脚步声在逃遁，惊慌的声音杂乱地升向夜空，人群在奔跑，消失在黑暗里。加布里埃尔林荫道上，小汽车灭了灯，鸣笛而行。一队警察迈着操练步伐走过他身边。他坐在那里，双肩无力地下垂，视而不见，摆脱一切人间事物。

几分钟过去，他一无所感。几下爆炸声因距离遥远，响声不大，然后是几下间隔的大炮声，使他从衰竭中惊醒过来。

"瓦莱连峰*的大炮？"他在捉摸。

吕梅尔的指点来到脑际：海军部的隐蔽处。

远方，大炮继续轰鸣。他站起来，走向广场，来到人行道边。在巴黎上空，呈现出绮丽的天宇。从天际的四面八方喷射出光束，扫向夜空，乳白色的光柱延长和互相穿插，宛如目光一样审察一片片突然闪现的、疾速的、有时飘忽不定的星星，陡地停下，盘查一个可疑点，然后又滑行探索。

他委决不下是否走到马路上。他伫立在原地，抬起了头，直至颈背发痛。"躺一会，"他想，"闭上眼睛……催眠药……睡觉……"他始终不动，难以形容的疲惫使他动弹不得。"最好是回家，"他寻思，"我只要找一辆出租汽车就好了！"广场现在空无一人，黝暗宽阔。只能间歇地看清广场。它突然闪现，在探照灯间歇的反光下半明半暗地呈现出来，还有栏杆，苍白的塑像，方尖碑，喷泉和高高的路灯不祥的柱

* 瓦莱连峰位于巴黎以西十一公里处，1870年和1914年战争时用作炮台。

子；如同一场梦幻，一个经魔术点化成石的城市，消失了的文明的残余，一个死城，长期埋在沙砾下。

他费劲地克服麻木，象梦游病幻者那样一下子冲向这个大公墓。他笔直走向方尖碑，然后斜插过杜伊勒里宫和码头的拐角。在这倒扣似的天空下，越过这片迷蒙的地段，他觉得无尽无休。他遇到一队比利时士兵，他们乱跑乱窜。然后，一对老夫妇越过了他。他们笨拙地搂着，如同黑夜中的漂浮物那样跑过去。男的喊道："您过来躲到地铁里！"他们消失后他才想到要回答。

空气由于千百个看不见的发动机而震颤着，发动机混合成一种广大的金属颤动声。在东面和北面，射击猛烈异常：从防线不停地喷射机关枪子弹；一个更近的炮台逐渐进入战斗。探照灯的光柱使人难以分辨爆炸的火光。在炮击的间歇中，他突然发现机关枪的扫射声。

"朝王家大桥那边走。"他不禁想道。

他踏上码头，沿着护墙走去。一辆汽车都没有。一点亮光都没有。一个人影都没有。在这发疯似的天空下，大地没有人居住的迹象。他单独同河流在一起，塞纳河宽阔平静，波光粼粼，象流淌在月光下的原野里。

他止住脚步，心里在想："我早就在等待这个结果，我一直明白我完了……"他又象木头人那样往前走。

嘈杂声变得非常急促，他无法分清是什么响声。一下轰然的爆炸兀地盖过了嘈杂声。爆炸接二连三。"炸弹"，他想道，"他们越过了封锁。"在卢佛宫那边，远方的烟柱骤然映现在孟加拉烟火那种粉红色的背景中。他回过身：其他地方的大火光晕染红了这里那里，对着勒瓦洛阿，或许对着普托那一

带……"到处都着火了，"他想。他已忘却自己的可怜处境。这看不见的含混的威胁象天神盲目的愤怒笼罩着，人为的激动抽打着他的血液，一种怨恨的沉醉给了他力量。他加快步子，来到桥上，穿过塞纳河，蹇进巴克路。街道黑魆魆。他撞在垃圾箱上。他的腰一使劲，想保持平衡，却在支气管引起疼痛。他走下人行道，对着探照灯交叉照亮的一长条天空向前走。他听到身后一阵轰鸣声。他刚来得及又走上人行道。两辆古怪的金属发亮的车如旋风般掠过，所有车灯都熄灭了，后跟一辆插旗子的小汽车。

"消防队，"贴近他身边的一个声音说。一个人站在那里，贴在一个门洞里。每隔五秒他伸长脖子，探出头来，好象看看骤雨是否停止。

昂图瓦纳一言不发，又往前走。他又感到疲倦。他慢吞吞走着，拖着固定的想法，有如套着平底船的纤夫。"我早已知道……我早已知道……"在困恼中没有任何惊奇：他就象在重负下弯腰曲背的人，而不象刚受到一击的人。残忍的确信在他身上找到了已准备好的位置。菲力普的目光好象启封了一笔秘密的禁治产，释放出长期埋没在下意识的黑暗中的明晰思想。

在大学路的拐角上，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恐惧袭上心来：对楼上等待着他的孤独感到恐惧。他戛然止住脚步，准备逃走。他已机械地朝光柱扫来扫去的天空抬起眼睛，脑子里寻找能在他家躲避、得到同情目光的人。

"没有人……"他喃喃说。

他靠在墙上有好几分钟，狙击的射击声，飞机的轰鸣声，炸弹的爆炸声，捶打着他的脑袋，他在思索这不可解释的东西：没有一个朋友！他总以为自己交游广，乐于助人；他得到

所有病人的热爱；他总是得到朋友们的好感和老师们的信赖；他得到几个女人热烈的爱；——可他却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从来没有朋友！……连雅克也不是……“雅克辞世了，而我却未能把他变成我的一个朋友……”

他骤然思念起拉雪尔。啊，今晚偎在她的怀里，听到她从前抚慰和热烈的声音在喁喁私语：“我的小猫……”那该多好啊！拉雪尔！她在哪里？她怎么样了？她的项链在楼上……他渴望把这往昔的遗物捏在手指间，抚摸珠子，珠子很快变得象肉体一样温热，发人遐思的香味象人的存在……

他使劲离开墙壁，摇摇晃晃地走了几米，直到门口。

十五　书信

炮弹把我的大腿炸成肉泥，也将我变成一个没有性别的人。我无法大声说出这心里话。您是医生，或许您猜到了吧？我们谈到雅克时，我告诉您，我羡慕他的命运，这时您古怪地瞧着我。

毁掉这封信，我不愿别人知道，我不愿别人怜惜我。我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命，国家保证我不用依赖别人，许多人艳羡我，不用说，他们是对的。只要我母亲活着，我不会轻生；但以后，有朝一日，我宁愿消失，只有您知道原因。

紧握您的手。

达·丰·一八年五月十六日于别墅区。

亲爱的昂图瓦纳：

这不是责备，但是我们有点不安，您答应了给我们写信，整整一星期过去了，却杳无信息，或许这漫长的旅行比我们想象的更难以忍受？

我想告诉您，您的看望给我带来的宽慰，这类感受我不善于道出，甚至不善于流露出来，自从您走后，我觉得自己还要孤独。

诚恳的问候，

贞妮，五月二十三日于拉菲特别墅区。

亲爱的昂图瓦纳：

您离开别墅区，三个星期已日复一日地过去，总是没有您的信息，毫无消息，我开始严重不安，我只能将这沉默归之于您的身体状况，我恳切地请您告诉我真相。

小东西因为扁桃体发炎，发了几天高烧，眼下他好多了，但是我还不让他出房间，这使家里的生活有点麻烦。您想象一下，我们都有印象，好象这一星期躺卧在床，他长大了；这不大可能，是不？我还有印象，这次生小病，他的智力发展了，他杜撰了一大堆故事，按自己的方式解释他书里的画和达尼埃尔给他作的画。您别嘲笑我，我只敢对您说这个；我感到这个孩子虽然只有三岁，观察能力却异乎寻常，我确实相信他会很聪明的。

除此以外，这里没有什么新闻，医院接到命令，尽可能多地撤走养病的人，腾出位置，必须将那些可怜的家伙送回前线，他们还打算再休息十到十五天呢。每天都有新来的人，妈妈设法让英国人邻居借出那幢紫藤小别墅，房子没人住！这可

增加二十张床位，或许更多些。尼科尔接到她丈夫的一封长信，他的外科救护车已离开香槟，前往贝尔福一带。他说，香槟的损失惨重。直到何时？这场恶梦延续到何时？别墅区天天去巴黎的居民说，轰炸已开始使士气大为低落。

亲爱的昂图瓦纳，即使您要告诉我病情再次变得严重，那也把真相告诉我，别让我们继续忐忑不安。

您的朋友

贞妮，一八年六月八日，星期六于别墅区。

身体状况不怎么样，但目前没有特别加剧。——过几天给您写信——亲切致意。

蒂博，一八年六月十一日于格拉斯。

我最后决定给您写信，亲爱的贞妮。您担心我作这次长途旅行是对的。我回来后，相当严重的预兆使我躺卧在床，体温令人不安地起伏。新的治疗方法，有力的照料，好象又一次遏止了病情发展。我起床已有一个星期，逐渐恢复以往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次复发不是我沉默的原因。您问我真相如何。是这样的。我遇到了可怕的事：我知道、我明白我完蛋了。无可挽回。不消说，这还要拖几个月。无论如何，我好不了啦。

必须经过这个阶段才能明白。面对这样的发现，一切支撑点都崩溃了。

原谅我没有委婉地告诉您这个情况。对于明知即将死去的人来说，一切变得非常冷漠、非常格格不入。我会再给您写信。今天，难以为继了。

亲切致意！

昂图瓦纳，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于穆斯吉埃。

请您保守这个消息的秘密，又及。

不，亲爱的贞妮，这并非如您所想象的（或假装相信的那样），我在同幻想中的恐惧搏斗。我本该鼓起勇气，告诉您更详细的情况。今天我想给您写得略微长些。

我面对现实。面对确实的事实。我离开您那天，我在巴黎的最后一天，这事实向我猛扑而来：在同我年迈的老师菲力普医生谈话的时候。无疑由于他的在场，我突然分为两个自我，才第一次对自己的病情作出客观的、明晰的判断，以医生的身份作出诊断。在一瞬间，真相向我显示出来。

回来途中，我有时间思索。我随身携带受伤以来每天记下的笔记，使我能逐日根据发病情况细察恶化有规律的持续的速度。我也有案卷，是我去冬设下的，几乎包括了使用毒气以来在专门杂志上发表的所有英法文临床观察和医疗报告。这一切我已熟知在心，这时在新的光芒照射下出现在我眼前。一切都证实了我的想法。回到这里以后，我同照料我的专家们讨论了我的病状。这回不再象以前那样，作为一个病人，以为正在好转之中，一下子接受所有能证实自己信心的话，而是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内行的同行，用好心的谎话再也欺骗不了的人。我很快将他们逼到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别有深意的沉默和半承认的地步。

我的确信现在建立在无庸置疑的基础上。由于七个月来中毒在发展，不停地毁坏机体，我已没有任何希望——严格地没有任何希望——治好。甚至不会处在停滞的、慢性的状态，使我

变成终身残废。不：我是坡上的一颗小丸，——注定要滚到底部，越滚越快。我怎会长期受骗呢？作为一个医生，真是好笑！我不知道期限，这决定于以后不可避免的复发，决定于复发的猛烈程度和恢复期有多长。根据复发的不规律和治疗的临时有效情况，我可以有两个月或者——极限——一年可活。但死期无法变更，已经临近。在某些情况下有您称为"奇迹"的东西。而我的情况不会有。目前的科学不能使人存有任何希望。请相信我这样写不是作为一个病人为最坏的情况辩护，寻求令人放心的辩词，而是作为一个掌握病史的临床病人面对不治之症，面对最终列入完结的疾病而动笔。我这样从容地强调，是因为

——以上写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穆斯吉埃。

六月二十三日。——我续写这封昨天开始、没有写完的信。我还不能控制住自己这样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我不知还想对您说什么。我写下从容地。面对命运这相对的平静，——唉，非常不稳定的平静——我达到这平静总要经历可怕的内心骚动。

这几天无论白天或无休无止的不眠之夜，我生活在深渊之中。地狱般的折磨。我一想起这折磨便冰冷难禁，浑身发抖。没有人能想象这种情景。理智怎能抵挡得住？通过哪一条神秘之路，越过这困苦、反抗的顶点，才能达到这种认可状态？我不承担解释的工作。事实的明显大概对讲理性的头脑具有无限的威力。人性大概也有无边无际的接受能力，使人能够习惯这一点：即想到还没有充分生活过就要被剥夺生命，还没有怎么实现自认为自己身上具有的无限可能性就要离开人世。我无法再理清这一发展的各个阶段。这要持续很长时间。这种绝望大

约同衰竭的时刻相互交替，否则我便不能忍受。这样持续了好几星期，在此期间，肉体疼痛和难以忍受的治疗照顾才是忘却真正痛苦的消遣。老虎钳逐渐放松了。任何苦行主义，任何英雄主义，什么都不象屈从。宁可说这是剥夺敏感，创造一种没有什么反应的状态，一种无动于衷的开始，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麻痹状态的开始。我的理智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我的意志也不起作用。这几天我仅仅运用意志，想使这种麻木状态延长。我致力于逐步重新汇合到生活中。我重又跟周围的世界接触。我起来是为了逃开我的床和房间。我强迫自己同别人一起进餐。今天，我看了一会儿伙伴们玩桥牌。今晚我给您写信，不太费劲。甚至有一种古怪的新乐趣。我来到外边的一排柏树树荫下写完这封信，男护士们在柏树后边打一场星期天才打的球。我起先以为这样靠近，观察别人活动，笑语喧声，我会忍受不了。我想待下去，我做到了。您看，或许新的平衡趋向于形成。

我毕竟因为这样努力而相当疲倦。我会再给您写信。在我的精神尚能关心别人的情况下，我思念的是您和您的孩子。

昂图瓦纳。

从今天早上起，我好几次重看您的信，亲爱的贞妮。信不仅朴实动人，还象我所期待的那样。象我期待于您的那样，象我预料到您的那样。我等待夜深人静，以便给您写信：那时治疗停止，看护查过了房，我的面前只有失眠——还有幽灵……由于您，我感到——我要写：勇气更足。问题并不牵涉到勇气，也不是我需要勇气，也许是某种存在，在可能延续几个月的亲密交谈中，少感到一点孤独。这几个月，请相信我十分

渴望而不希望时间缩短！这是我不愿放弃的缓和时期！我对此很惊讶。您想想吧。我会有办法了结。这些办法我留待以后再用。现在不行。我接受这缓解时期，抓住不放。古怪，是不？一个人曾经极其热爱生活，他不会轻易放弃生活，要相信如此，如果感到生活逸去，就更不容易放弃生活。一棵被雷殛的树，它的树液连续几个春天都在往上升，它的树根还没有最终死去。

但是，贞妮，您这封美好的信缺少一样东西：小东西的情况。您在上一封信只对我提起他一次。我收到信时，还处在极端孤独、拒绝一切的状态中，以致我整个白天，也许时间更长留着信而没有打开。我最后看了信，注意到这几行字：谈到让—保尔的几行，我头一遭能稍微离开固定的思路，摆脱麻木，对别的东西感兴趣，对外界重又变得敏感。从此，我又思念这小东西。在别墅区我见过他，摸过他，听见他笑声朗朗，我的手指之间还感到他的肌肉颤动；我思念他时，又重新见到他。有些想法，关于未来的想法，围绕着他而升华结晶。即使在一个注定要死，死刑暂缓的人的身上，也有如许的渴望计划和希望！这个孩子，我想他存在，他开始生活，他有全新的生活要经历；这给我打开了禁止我行走的通道。或许是病人的梦幻。算了，我不象以前那样害怕情动于怀。（这准定是病人的虚弱表现！）我睡得很少。我还不想求助于药物，不久我会大量服用的。

我继续按部就班努力重新适应生活。仅仅锻炼意志就已经有益身心。我重又开始读报。战争，冯·库赫尔曼*在国会的讲

* 库赫尔曼(1873—1948)，1917年为德国外交国务秘书，1918年为外交部长。

话。他十分正确地宣称，和平不会在这样的人之间实现：他们预先认为对方的一切提议都是阴谋，是涣散士气的进攻。协约国的报纸再次迷惑舆论。这篇讲话毫无“侵略性”：甚至是和解的，有意义的。

（我这样写有点儿卖弄文采。战争的困扰还没在我身上消失，我相信要一直存在到战争结束。眼下我毕竟有点强制自己。）

我打住了。闲谈使我感到舒畅，不久我将再一次这样写信。我们不会再相见了，贞妮，您的信给了我莫大的愉快，我感到世上除了您没有别的朋友。

昂图瓦纳，六月二十八日于穆斯吉埃。

我要使您吃一惊，亲爱的贞妮。您知道我怎么利用昨天下午的吗？用来算账，翻阅文件，写事务方面的信。已经有好几天我一直想做这件事。这是想解决某些事务问题的不耐烦心情。别人会对我说，我把身后的事情料理得井井有条。不用很久，我就不能作这样的努力。所以，要利用一下这些心事还能激起的暂时兴致。

请原谅这封信的口气。我必须使让—保尔的女监护人了解我的事务，因为我拥有的财产自然而然要归于这个孩子。

没有多少东西。我父亲留给我的证券，不用说将所剩无几。我改装巴黎的住房时，挖掉了一个大缺口。我不谨慎地将其余的证券换成俄国股票，我相信这笔钱永远完了。大学路的不动产和拉菲特别墅区的别墅幸免于难。

不动产可以出租或卖掉。从中获得的钱大约可供你们维持生计，保证我们的小东西获得合适的教育。他不知道什么是奢侈，这样更好。但他会免受贫困、节衣缩食的限制。

至于别墅区的房子，我建议您战后卖掉。它会诱发某个新富的兴趣。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据达尼埃尔告诉我的话，您母亲的产业已经典押了。我觉得丰塔南太太和您本人很喜欢这幢别墅，卖掉蒂博别墅所得的款项用来彻底清偿典押，难道不是合乎您的愿望吗。您双亲的产业这样就可实际属于让一保尔。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我会征询公证人的意见。

我对自己留下的财产作出大略的估计后，将确定我想赠给吉丝的小笔年金的数目。我可怜的朋友，您要费心劳神管理这一切，直至您的儿子长大成人。您会感到我的公证人贝诺是个小心谨慎，有点拘泥于形式，但很可靠，总之，会出好主意的老好人。

这就是我想写信告诉您的事。写完之后轻松得很。在告诉您最后的准确消息之前，我不再向您谈及此事。这几天，有另外一个计划萦回我脑际，您本人同这计划有关。所有话题中最微妙的一个话题，但必须谈及。今天我还没有勇气说出来。

我刚在橄榄树下看了两小时报。在德军按兵不动的背后，酝酿着什么阴谋？我们在蒙第第埃和乌阿兹*之间抵挡好象止住了他们前进。奥地利人败北，大概也在那边引起极度沮丧。在夏季美国人进入战场之前，如果中央帝国的努力达不到决定性的胜利，局势就可能改变。我还能活到那时看到这种情况吗？在个人的眼里，组成历史的事件可怕的缓慢发展，这种情况四年来多少次使我战栗。对于没有多久生存时间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

* 1918年3月21日，德军突破协约国防线，向乌阿兹进军，占领蒙第第埃，3月25日法军反攻，阻止住德军挺进，8月10日德军撤退。

不过我应当说，我相信眼下暂时进入美好时期。这是新血清的效果？窒息突发时不那么难受了。发烧不那么经常。这是对肉体而言。至于"精神"，——这是最高司令部用来衡量赴死的士兵的被动性所用的词汇——也情况良好。您或许从这封信中感觉到？无论如何，这封长信表明我乐于同您闲谈。我唯一的乐趣。但我应该打住了。治疗时间到了。

您的朋友

A.*六月三十日于穆斯吉埃。

又：这次治疗，我以同过去一样的感觉接受了。奇怪，是不？医生对我的态度古怪地改变了。因此，眼下，虽然他看到有所改善，但他不敢再向我指出来，他不向我说："您看见了吧，"等等。但他更勤地来看我，带给我报纸，唱片，想方设法向我表明他的友谊。这不是为了回答您的问题。任何地方都比不上这里更适合我等待终了。

大夫先生：

自从一九一六年秋离开几内亚以后，我刚收到了您上月寄来的尊函，我在这里是外科手术室护士。我确实记得您对我说的给您寄过包裹，但有些事我记不太清，无法告诉您向我了解的情况。我不认识托我为您干这件事的那个人，她到医院时黄热病病情严重，几天以后便送了命，尽管朗塞洛斯特大夫精心护理过。我想那是在一九一六年春。我记得人们把他从开往科纳克里的邮船上紧急抬下岸来。那是一天值夜班时，她交给我这件东西和您的地址，那时她处在难得的清醒时刻，因为她不

* 昂图瓦纳的第一个字母。

断说呓语。我还是能断定，她没有吩咐我什么要写信给您的。邮船中途靠岸时她大概是单身旅行，因为在她临终挣扎延续的两三天内，没有人来看她。我想，她大概埋在欧洲人的墓冢中。医院的行政主任法布里先生如果还在那里的话，会查找一下卷宗，准定会告诉您这位太太的名字和她死亡的日子。很抱歉，我想不起别的事可以告诉您。

大夫先生，顺致
崇高敬意

吕丝·博内，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于
罗瓦扬（下沙朗德）第二十三医院。

我拆开信补上这个细节，我相信这位太太带了一条黑叭喇狗，她唤作伊尔特或伊尔什，她一恢复知觉便要她的狗，但由于规章，人们不能将狗留在楼内，又因为这条狗很凶，我的一个护士同事想收留它，但麻烦透顶，怎么也制服不了它，最后只得把它毒死。

十六　昂图瓦纳的日记

七　月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日，穆斯吉埃

黑夜终止时打了个盹，立即梦到雅克。已经不可能联结故事的线索。这发生在从前大学路狭小的底层。我重新记起那个时代，我们一起生活，非常亲近。其他回忆中有这么一件：雅克离开教养院，我把他安顿到我房里那一天。是我要下他，免

得他受到父亲的监督。但我禁不住有一种敌意的恶劣情感，有一种自私的后悔。我清楚记得，我心里这样想："是的，我想要下他，但这不能打乱我的习惯，我的工作，这不能阻碍我往上爬。"往上爬！我的一生都响彻这复调：往上爬！口号，唯一的目标，十五年的努力……如今，今儿早上，躺在床上，往上爬这个词是多大的嘲弄！……

这个笔记本。昨天我委托总务在格拉斯的文具店买来这个笔记本。或许是病人的幼稚行为。以后看吧。通过我给贞妮的信，我看到只要写下我的所想，便感到一种轻松。甚至到十六岁，我从未记过日记，就象弗雷德、热尔布龙和许多其他的人那样。有点太晚了！没有一篇日记，但要指出，如果心血来潮想记日记，各种想法便折磨我。准定合乎健康要求。在病人和失眠者的脑子里，样样东西困扰人。写东西，这使人解脱。然后消遣，消磨时间。（消磨时间，而我以前感到时间非常短促！即使在前线、去年冬天在诊疗所，我的生活受到压抑，仿佛我整个一生没有一刻清闲，没有时间流逝概念，没有意识到现在。自从我的生命日子屈指可数，时间变得无休无止。）

一夜尚可。今天早上三十七度七。

晚间

窒息复发。体温三十八度八。肋间神经痛。我寻思胸膜有无威胁。

驱逐纠缠不休的印象，办法是写在纸上。

整天为继承问题困扰。安排身后事。（安排的执拗心思！这回不牵涉到我；牵涉到他们和小东西。）上十次反复核算，

卖掉别墅，出租大学路的房子，卖掉实验室器材。除非租给一家化学产品企业？斯蒂德莱尔可以照拂这件事。租不出去的话，他可以指挥拆卸器材，寻找卖主。

还想到斯蒂德莱尔，战后他会找不到工作，一筹莫展。

给他和茹斯兰留下一份关于材料和试验的备忘录。（学院的图书馆？）

七月三日

吕卡斯交给我验血结果。明显很坏。巴尔多用拖长的音调不得不承认："不妙。"我从前血液多好！第一次受伤后在圣第吉埃康复期间，对我的身体多有信心！看到伤口愈合迅速，对我的血液优异多么骄傲！雅克也是这样。蒂博家的血嘛。

向巴尔多提出了胸膜炎并发症的问题："就缺给您做化脓感染试验啦……"他耸耸善良巨人的宽肩，仔细给我检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说。

蒂博家的血。让－保尔的血！我从前多好的血，我们家的血，如今奔流在这个小东西的血管里！

战争期间，我一天也不接受死亡。哪怕只有十秒钟，我一次也不肯就此牺牲生命。现在也一样：我拒绝就此归天。我不再存有幻想，我不得不看到和等待无可挽回的事实，但我不能同意，也不愿成为屈从的同谋。

午后

我很清楚理智和智慧在哪里，尊严在哪里：能够重新观察世界和它内部的不断发展。而不是通过我自已和这临近的死亡。我心里想，我是宇宙毫不足道的一部分。糟蹋了的一部

分。算了。比起我身后继续生存的人，又算什么？

毫不足道，是的，但我多么看重！

试一试。

不要让个人的东西闭塞眼睛。

七月四日

今天上午贞妮的信多好。关于她儿子迷人的细节。我禁不住对戈瓦朗念了其中几段，他十分疼爱他的两个孩子。贞妮应该给保尔拍照。

我也必须下定决心给她写信。困难。我等待有一夜真正休息一下。

正当这孩子从中嫡出的两个世系，丰塔南和蒂博两家没有留下什么好苗子，行将绝后之际，他出现了，这是怎样的奇迹啊！——没有别的词儿。他身上带着哪些母系的遗传特性呢？我希望是最好的因素。我所知道的（不用说很可能），是他具有我们家的血缘特点。坚定、有毅力，聪慧。雅克的儿子嘛。一个蒂博家的人。

整天想到这上头。这意想不到的树液冲力，恰是时机地使这新枝从我们的树根上长出来……要是设想这适应某种事物，适应大自然的某种意图，难道是疯狂的吗？或许是家族的骄傲。为什么这个孩子不会是生来命运不凡的人呢？家族不明显的努力最后导致创造出蒂博家的完美典型？大自然有朝一日必定成功地创造出来的天才，而我的父亲、我的弟弟和我只不过是他的雏型？这种集中的暴躁，这种充满力量，在他之前已存在于我们身上，为什么这回不会发展成真正的创造力量呢？

午夜。

失眠。要“念咒驱除”幽灵。

我自知完蛋至今已有一个半月，七星期。这几个字：知道完蛋，我写了下来，同别的字一模一样，人人都以为懂得，除了判处死刑的人，没有人能全部理解其中含义……迅猛的波动，突然使人变得完全空虚。

一个同死亡打交道的医生本应……能接受死亡？别人的死亡！我已经多少次研究过这种肉体上不能接受死亡的原因。（或许这是出于我的活力的特点。这是今晚掠过我脑际的想法。）

这种从前的活力——我在工作中的这种主动精神，这持续不断的重新活跃的能力——我大半归于我想通过创造，自我延续的需要："死后尚存"的需要。对消失的本能恐惧。（当然相当普遍。程度不等。）在我身上，这是遗传的特点。对我父亲反复思索。经常困扰他的欲望是将自己的名字赋予他的事业、道德奖和克卢伊大广场。他实现了的欲望是看到他的名字（奥斯卡—蒂博创建）镌刻在教养院的三角楣上。还有把他的名字（在他的户籍簿上唯一属于他个人的要素）强加给他的后代的欲望，等等。他嗜好把他的花体缩写姓名到处粘贴，贴在花园栅栏上，餐具上，精装书封面上，直至扶手椅的皮面上！……远远超过了产业主的本能（或者象我所相信的那样，是虚荣心的标志）。同销声匿迹斗争的崇高需要，留下自己印记的需要。（死后继续存在，冥间，事实上对他都不够。）我继承于他的那种需要。我也暗暗希望把自己的名字与延续我的事业、与发现等等联结起来。

一个人摆脱不了他的父亲！

七星期，五十个日日夜夜面对确信无望！一刻也不犹豫、怀疑、幻想。但是，——这正是我想指出的——无论如何在这种困恼中有缓解时期。短暂的间歇，并非忘却的间歇，而是固定的想法后退的间歇……我越来越多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中——两三分钟；至多十五到二十分钟——这时对死的确信不再占据前台，而是大为减弱。这时我突然可以行动，专心阅读，写字，倾听，讨论，最后，关心与我的状况格格不入的东西，仿佛我从疾病控制中解脱出来；而困扰却并未停止，我依然感到它存在，但处于第二位，放在别的地方。（它存在的感觉，我睡着仍然有。）

七月六日，上午

从星期四起情况好多了。我一好受些，一切便显得近乎善良美好。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关于意军在皮亚夫三角洲*的胜利的报道引起我的兴趣，我早已忘了这种感受。好征兆。

昨天没有动笔。来到外边，我发现将笔记本留在房里。懒得上楼，但这使我整个下午索然寡味。我开始感到这样消磨时间的兴味。

今天写东西的时间不够。要记在黑皮记事本上的观察太多了。我发现自从买了笔记本，有点忽略了黑皮记事本。我只满足于过分简略的笔记。然而却是记事本值得花费力气，应该放在前面。分成两部分：笔记本是为了记下“纠缠不休的印象”；而记事本是为了记下一切有关健康、体温、治疗、医疗效果、

* 皮亚夫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流入威尼斯海湾。1918年6月15至23日，奥军在此遭到败北。

副作用、中毒过程、同巴尔多或马才的讨论，等等。我并不夸大它们的作用，但相信从第一天起，一个中毒气同时又是医生的人，每天作这样准确的记录，在科学目前的状况下，将构成无庸置疑地有用的一整套临床观察。尤其是我能坚持到底的话。巴尔多答应我将来发表在通报上。

昨天，胖子德拉埃走了。获准出院疗养。他自认为彻底康复。或许如此，谁知道呢？他上楼向我道别。笨拙，假装来晚了，匆匆忙忙。没对我说："后会有期，"也没说任何类似的话。收拾房间的约瑟夫大概注意到这点，因为门一关上，他便赶紧说："您瞧，有人治好了，军医先生！"

刚才我差点写下："如果我还活着，多亏这个笔记本。"必须弄清自杀问题。终于认识到，笔记本只是一个借口。向自己耍花招！古怪。我不会高兴地承认，我确实从来没有轻生的愿望。没有过，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纵然我大概有所表示，那也是在巴黎，我买了安瓿剂那天上午……在登上火车之前，我再三考虑……正是那天上午我开始玩弄记笔记的把戏。仿佛我辞世之前要完成最后的职责。仿佛我要结束一件极端重要的作品。仿佛我给予这些临床笔记的重要性能够抵销、避开诱惑。缺乏胆量？不，确实不。即使确有诱惑，那也不是恐惧拖住了我。不是。我缺乏的不是胆量，而是欲望。真实的情况是，诱惑只轻轻触及我。每次我都毫不费力便推开了它。（同时激发起心灵的力量，很自然便有了这个借口：要有记事本……）

除非突然死亡——唉，不可能——我知道我等不到老死。

我知道如此。对此我很真诚，我相信自己完全清醒，这一时刻将会来临，我有把握。我只有让它来临。药在那儿。只消伸手。（无论如何，这想法平静下来。）

晚间

午饭之前，在游廊下，戈瓦朗给我们拿来一份瑞士报纸，全文刊载威尔逊的又一篇讲话。他高声朗读。他激动，我们也激动。威尔逊的每一咨文都是掠过欧洲的宽广清新的气息！使人想起煤井崩坍后输入地底深处的氧气，让埋在里面的不幸的人能同窒息斗争，延续到解救出来的时候。

七月七日晨五时

执著的想法。一堵墙，我撞上去。我爬起来，又扑上去，撞倒了又重新开始。一堵墙。我不时——想都没想——要对自己说，或许这不是真的，或许我没有注定要死。想得到借口，重新作各种各样合乎逻辑的推理，这些推理势必要使我去撞墙。

午后在室外

重读威尔逊的咨文。比前几篇明确得多。确定他的和平观点，列举必不可免的条件，以便“最终”解决。计划的规模令人振奋：1.消灭能带来新战争的政治制度。2.改变国界或分配领土之前，征询有关各国人民。3.签订各国之间的国际法法规，各国都须遵守。4.创建一个国际机构，起到仲裁法庭作用，文明世界各民族不分彼此都有代表参加。

（我写下这些，加以明确，是出于幼稚的乐趣。进一步赞

同，即加以合作的印象。）

这儿人人谈论的话题。人人脸上升起希望的火焰。想到此刻在欧美各个城市都是如此，多么激动人心啊！这一讲话在每一个宿营地、每一个堑壕引起反响！人人非常厌倦延续了四年的相互屠杀！（厌倦了多少世纪以来在领导人的命令下相互屠杀……）人们一直等待对理性的召唤。领导人会听取吗？但愿这回种子扬起，遍及各地！目标非常明确、明智、符合人类命运和内在的本能！实现它会引起千百个问题，要求长期努力；但怎能怀疑明天的世界应不惜一切走在这条路上，而不是另一条路上呢？四年战争没有别的结果，除了屠杀和一堆堆废墟。最爱作征服冒险的梦想家大概不得不承认，战争对人类、对各国都变成无法弥补的灾难。那么呢？战争的荒谬在各方面已为经验所证实，政治家的看法，经济学家的计算和群众的本能反抗之间对此已取得一致，建立持久和平还存在什么障碍呢？

午饭后，窒息复发。打针。橄榄树下的长椅上。太疲倦，无法给贞妮写信，我拖得太久了。

戈瓦朗、巴尔多和马才当着我的面讨论。威尔逊的主导想法：这个国际仲裁机构。谁也不会在其中失去什么；每个国家都要取得一切。对此人们考虑得不够：这个最高法庭的职能将会谨慎对待各国的自尊心和民族敏感性，多少次战争正是由此而起。一国人民、一国政府、甚至一个君主，不管多么敏感易怒，将会感到它们的自尊心和威信未受到多么伤害，如果它们需要听命于以各国集体利益的名义裁决的国际法庭的判决，如果它们要屈服于邻国的威胁或敌对联盟的压力下。这个法庭必须（戈瓦朗说）在敌对行动一结束，解决利益问题

之前便建立起来。和平条款不能在敌对国之间恼怒地进行讨论，而要在各民族的世界性组织中平心静气地讨论，这个组织居高临下地裁决，分摊责任，作出不偏不倚的判决。

国联*。——使今后一切战争不可能爆发的唯一方法，万无一失的方法：因为一旦一个国家受到另一国的攻击或威胁，各国就会自动同侵略者相颉颃，使他的行动陷于瘫痪，并判以裁决！

还必须看得更远。这个国联应倡导某种政治和国际经济；导至普遍的有组织的合作，最终达到全球规模。对文明来说，这是新阶段，决定性的阶段。

戈瓦朗对此讲了许多非常正确的看法。我想起以前对戈瓦朗太严厉了。这个高师学生模样总是无所不知，使我恼火。口吻也是这样：仿佛他在亨利四世中学，担当历史教师席位……不错，他确实知识渊博。他密切注视事件，每天看八至十份报纸，每星期收到一包裹瑞士报纸杂志。总之，脑子沉着冷静。（我对沉着冷静的人总有偏爱。）他作为历史家那样挪后一点去评判当代事件的用心，令我喜欢。伏瓦兹内也在那里。（“戈瓦朗和伏瓦兹内是诊疗所仅有的声带几乎能保持不变的两个人……他们就加以利用！”巴尔多说。）

白天过得不错。打针时我还以为这要归功于威尔逊。

我还要补充：创立国联能使战争的废墟出现某种崭新的东

* 威尔逊在1918年2月8日的咨文中提出十四点，以建立国联，1920年1月20日成立此组织。

西：产生世界意识。这样，人类会最终跃向正义和自由。

晚上十一点

翻阅报纸。空话，庸俗讨厌。威尔逊似乎真是当今唯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具有最崇高意义的民主理想。比起他，我们法国的（或英国的）蛊惑人心的政客形同唯利是图的商贾。他们多少仍然是帝国主义传统的工具，而他们却装作反对者加以谴责。

我跟伏瓦兹内和戈瓦朗谈到美国和民主。伏瓦兹内在纽约生活过几年。美国的稳定、安全。戈瓦朗以预言家的热情，预言二十一世纪黄种人入侵欧洲，白种人的未来是龟缩到美洲大陆……

凌晨二时

失眠。打了个盹儿，我梦到斯蒂德莱尔。在巴黎家里的实验室。哈里发身穿白大褂，头戴军帽，胡子修短了。我刚给他恼怒地解释不知什么。或许是威尔逊和国联……他湿润的大眼漫不经心地瞧着我："既然你快完蛋了。还在乎什么呢？"

我还在想威尔逊。（别招哈里发讨厌。）我觉得威尔逊命定要完成这个角色。为了使这场战争的结束也是一切战争的终结，必须让和平成为一个新型的人、毫无怨恨的、欧洲以外的人的事业；他不象欧洲领导人狂热地要打倒对方那样，四年来生活在动乱中。威尔逊是海外人。体现和平与自由相结合的国家的代表。他身后有地球四分之一的居民！凡是敏感的美国人，显而易见都会这样想："既然我们能在各州之间建立并保持一世纪之久的牢固的积极的和平，为什么欧洲合众国就不能

建立呢？”威尔逊延续华盛顿*的世系。（他意识到这点。他的讲话中提及。）这个华盛顿憎恨战争，可是还得打仗，使他的国家摆脱战争。心里还想（戈瓦朗说）同时解放世界，如果他成功了，要从这些敌对的小邦产生一个广袤的和平联邦，这个榜样对古老的大陆（它将要花一百多年才能明白！）将是不可抗拒的。

我在写，而时针绕表盘旋转……威尔逊帮助我使幽灵敬畏！

即使对“暂缓的囚死”来说，也是令人激动的问题。从巴黎归来后，我第一次终于对未来感兴趣。战争结束时将要出现的世界未来。如果即将来临的和平不是毫无生气的欧洲的改造、重建、统一，那么一切都会妥协解决，不知能维持多久。是的：倘使军事力量仍然是各国的主要政治工具，倘使每个民族在国内仍然各行其是，沉迷在扩张野心之中，倘使欧洲各国联邦不能象威尔逊期望的那样，以商业贸易自由和取消关税壁垒等等，实现经济和平，倘使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时代没有最终结束，倘使各国人民不能迫使各国政府最终一致接受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一律的制度，那么，一切都会周而复始，血会统统白流。

然而允许有各种各样的期望！

（我这样写，好象我应该是“事中人”……）

七月八日

* 华盛顿（1732—1799），1789—1797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三十七岁。最后一个生日！……

等待正午钟声。洗衣妇和她的女儿刚走过游廊，大捆衣服扛在肩上。那天看到这个年轻女人，注意到她的举止有点笨重，腰部有点弓形，臀部有点僵直，便感到激动。怀孕。隐约可见。三个半月，至多四个月。强烈的激动，恐惧，怜悯，嫉羡，绝望！对于失去未来的人，这未来的秘密展现在那里，近乎可以触摸！这个胞胎离生命还很遥远，要经历未知的一生！这出生，我的死阻止不了……

室外

威尔逊还占据着人人的脑海。桥牌没人打。甚至在军士俱乐部，他们争论了两小时，连牌也不摸一下。

报纸也纷纷刊载满版评论。巴尔多今天上午说，检查机关让人们的想象面对和平的幻景兴奋起来，这种情况意味深长。《洛桑报》有篇好文章。令人想起威尔逊在一七年一月的咨文：《不分胜利的和平》和《逐步限制各国军备，直至总裁军》。（一七年一月。回忆起304高地后面那个成了一片废墟的村子。军官食堂拱形的地窖。同佩伊昂和可怜的赛费尔讨论裁军。）

马才来打断，要给我验血。氯化物，尤其是磷酸酯降低。

使人疲乏的雷雨天气。漫步到岸斗水车那里倾听水声。坚持阅读我越来越困难，对别人的想法不能集中注意力。对自己的想法倒还可以。这个笔记本对我是一种消遣。这不会持久。我眼下正加以利用。

威尔逊一七年一月的讲话。裁军。基本目标。午饭时的谈

话。人人同意，除了雷蒙。今天人人都说，而两年前不敢说不敢想的东西：军队是靠一个民族的养料扶养起来的下疳。（ad usum populi〔老百姓运用的〕：惊人的意象，每个专门从事制造炮弹的工人，不再进行有用的生产，于是成为由集体负担的懒虫。）一个民族三分之一的预算投入军事开支，那是不能生存的：毁灭或者战争。目前的大灾难是四十年有步骤扩充军备的必然结果。不进行总裁军，任何和平都不会持久。上百次宣布过的真理。徒劳，不知为什么：武装起来的和平时期，各国政府确信武力胜过权利，已经在互相攻讦，彻底投身于军备竞赛，期待它们能取得谅解，来个急刹车，共同放弃疯狂的策略，那是异想天开。但是，一切都可能在明天，实现和平的时刻改变。因为所有欧洲国家都回到零。白板。它们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武库空虚，需要在新基础上重新开始一切。异乎寻常的时刻，空前的时刻临近了：那时，普遍裁军变成可能的事。威尔逊明白这点。裁军的想法经他重新采纳和提出，不能不受到所有舆论热诚的欢迎。这四年准备了通道，到处增强了反战本能，刺激了要看到这样一种国际道德的建立的愿望：它最终替代用来解决各国冲突的军备竞赛。

希望和平的绝大多数人，现在必须最终强加于极少数期望制造战争的人一个强有力的，能在未来保卫和平的组织——国联，必要时它拥有国际警察和能够永远禁止使用武力的仲裁权力。但愿各国政府将问题付诸全民投票；结果不容怀疑！

今天早晨在饭桌上自然只有雷蒙少校表示愤慨，把威尔逊说成“有宗教幻象的清教徒”，完全不知道“欧洲现实”。恰好是吕梅尔在马克西姆餐厅的说法。戈瓦朗和他顶撞：“如果即将来临的和平不是共同着眼于正义，以创造一个互相休戚相

关的欧洲而实现的和解，那么千百万可怜的人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的和平，只不过是多一个协议而已，是和平的幌子，注定一有机会便被战败者的复仇愿望一扫而光！”——“大家知道神圣同盟*的价值所在和存在多久，”雷蒙说。我插了话，为这句俏皮话所吸引（考虑之下，或许不是这样愚蠢的；至少不是象看来那样不合常情）：“自然，蒂博，您太讲求实际，对乌托邦的诱惑不会不敏感！”（这要求审核。）

开始下了几滴雨。雷雨能给我们一个凉爽的夜晚！

七月九日，清晨

一夜情况不好。窒息。睡不满两小时，醒来不知多少次：

想到拉雪尔。由于这几夜酷热，项链的香气难以忍受。她也曾躺在医院病床上，真是愚蠢的结局。独自一人。如今人人都是独自送终。

突然想到这个：今天早晨同每天早晨一样，这种时辰，在某个战壕里，成千上万不幸的人在等待冲锋的信号。我厚颜无耻地一心在这里寻找安慰。徒劳无益。我羡慕他们身体健康，去碰运气，所以也就不再怜惜他们要跨过胸墙……

在我想看的这本吉卜林**的小说中，我找到这个词：青春的。我想到雅克……青春的：非常适合他的形容词！他永远是个青年。（参阅词典中青年的典型格性。他一一具备：狂热、易走极端、腼腆、大胆而又羞怯、爱好抽象、厌恶权宜之计，缺乏能力而导至怀疑论的魅力……）

---

* 1815年法国战败后，由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俄、奥、普三国缔结的反动同盟。

** 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作品有《吉姆爷》等。

他在成熟年纪会成为一个老成的青年吗?

我重读昨夜的笔记。雷蒙的句子：乌托邦……不。我总是怀疑——甚至过分地——幻想的冲动。总是记住这句不知是谁的警句:“最糟的精神错乱,是希望事物是什么样,就以为它们是什么样”。确实不。威尔逊宣称:“我们所要求的，是世界变得纯洁，可以在世上生活,”我的怀疑论则加以反对：对人的完美性不要存有过多的幻想，希望由人类安排的世界变得“纯洁”。威尔逊补充说：“但愿世界对一切热爱和平的民族变得安全可靠,”我亦步亦趋。没有什么虚幻的成分。社会从个人那里争取到他们放弃报复,将他们的争端付诸法庭!为什么人们不阻止各国政府让存在争端的人民彼此相斗呢?战争是自然的法则吗?这也是一种瘟疫。整部人类历史是反对有害力量的胜利斗争。欧洲的主要民族逐渐懂得缔造民族团结。为什么这运动不扩展开来,直至实现大陆的团结呢?这是新阶段,社会本能的,新高涨。“爱国感情呢?”少校会说。这不是爱国感情，这种自然的本能导致战争：而是沙文主义，人为造成的感情。热爱土地、方言和传统，绝不会导致对邻邦的强烈敌对情绪：例如皮卡第和普罗旺斯，布列塔尼和萨伏瓦之间。在联合的欧洲，爱国本能只具有地方性质。

“虚无缥缈!”显然，他们正是企图在这一方面攻击威尔逊的设想。看到报纸上的文章真使人恼怒：即使最赞同美国计划的人也称他为“伟大的幻想家”，“未来的先知”，等等。完全不是虚无缥缈！相反，给我强烈印象的是他的明智。他的设想很简单，既新颖又古老：一切尝试和历史经验的结果。欧洲明天将处在大十字路口:或者重建联邦,或者回到不断战争的

制度中，直至都精疲力竭。万一欧洲拒绝实现威尔逊提议的有理智的和平——唯一真正的持久的和平：最终裁军的和平——欧洲将很快发现（以什么代价？），它将重新陷入死胡同，处于新的屠杀之中。幸亏这不太可能。

晚

难熬的一天。又陷于绝望。落入张开罗网的印象……我本来前途无量。我本应得到（骄傲？）我的老师们和同学们估计我会有的“美好未来”。突然，在那条战壕的拐弯处，吸了一口毒气……这陷阱是命运张开的圈套！……

三点。——喘气急促，无法入睡。只想坐起，靠在三个枕头上。我开了灯，想点滴剂。写下：

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浪漫的）写日记。我很后悔。如果我今天能在手上白纸黑字地捧着我十五岁以后的整个历史，我会更加觉得存在过；我的生活就会有体积、重量、外形和历史可靠性：它不会是流体，没有形状，有如无法恢复、遗忘了的梦。（同样，病情发展记录、固定在体温表格上。）

我开始记笔记是为了驱除“幽灵”。我相信能这样。其实，还有许多阴郁的理由：消遣、怜悯自己，也是为了从这种生活，这种即将消失、我曾经引以自豪的人格中抢救出一点东西。抢救？为了谁？为了什么？荒唐，既然我知道我不会有时间或在以后重看自己写下的经历。到底为了谁？为了小家伙！是的，在我失眠时，这刚闪现在我眼前。

这小家伙漂亮，强壮，长得快，整个未来，我的未来，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在他身上！我见过他以后，就惦记他，想到他

不会惦记我，使我困苦不安。他将不认识我，对我一无所知，我什么也没留下，只有几张照片，一点钱，一个名字："昂图瓦纳伯父"。别的什么也没有。不时有难以忍受的想法。如果我在等死的几个月有耐心天天在这个笔记本上写点东西……或许将来小让一保尔有好奇心，在里面寻找我的踪迹，印记，最后的印记，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的足迹？那时，"昂图瓦纳伯父"对你将变成不止一个名字和一帧照片。我知道，形象不会太相象：在过去的我和疾病蚕食的病人之间，……然而，这毕竟算个东西，聊胜于无！我抓住这个希望。

太疲倦。发烧。值班护士看到灯光。我又加了一个枕头。滴剂不再起作用。向巴尔多要求别的东西。

夜里，窗口透出淡蓝色的光。还有月亮？已经破晓？……（经过我算不出时间的小睡之后，多少次我开灯看时间，在嘲弄人的表面上泄气地看到：十一点十分……一点二十分……！）

四点三十五分。不再是月光。是黎明前的鱼肚白。终于天亮了！

七月十一日

这几天躺在床上，隐约感到难受，其中的舒适感令人恼怒和心酸……

午餐结束了。（在病人的小桌上，这些饭餐没完没了，等待要有耐心，败坏了仅有的一点胃口！……每隔十分钟，约瑟夫端来托盘，茶碟里盛了一份便饭……）从正午到三点，这是空荡荡的平静的时刻，白天从黑夜那里借来了安静，可是被旁边房间的咳嗽声打断，我连想也没想，就听出是熟人的声音。

三点，体温表，约瑟夫，走廊的声响，花园里的叫唤，生活……

七月十二日

忧郁的两天。昨天，透视。支气管淋巴结还在增加。我感觉得出来。

库赫尔曼在国会发表了那篇非常稳健的讲话，不得不辞职。德国人精神状态的坏征兆。相反，意大利人向皮亚夫三角洲的挺进得到证实。

晚

待在床上。尽管白天比我担心的好受一些。能接待访问，达罗斯、戈瓦朗来访。今天上午当着赛格尔长时间诊断，是巴尔多派人把赛格尔找来的。他们找不到特别令人不安的征象；没有严重加剧。我周围的人都满怀希望。我白白地在心里重复，不应对现实抱有期望，我受到这股信心的感染。显然，我们夺取了地盘：维莱尔—柯特雷、长桥……第四军……（如果那个正直的泰里维埃一直在那里的话，他该有工作可做了！）显然，奥地利败北，十分彻底。日本在东方开辟新战线*。戈瓦朗一般消息灵通，却认为巴黎受到轰炸之后，人们情绪受到严重影响；即使在前方，男人知道他们的妻子儿女象他们一样受到威胁，也是接受不了的。他收到很多信。大家精疲力竭，万念俱灰。但愿战争结束，不管什么代价！……它或许受美国人的操纵，不久就会结束。我看到其中的好处：如果我们的领导

* 日本于1918年侵犯苏联。

者让美国结束战争，他们会不得不让美国缔造和平，——美国的和平，威尔逊的和平，而不是我们的将军们的和平。

如果明天继续情况良好，就可以给贞妮写信了。

七月十六日

最近几天十分难受。浑身无力，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记事本随手可及，但根本不想翻开。仅在晚上才有勇气在记事本上作健康小结。

从今天上午起，表面上好多了。窒息间隔时间长了，发病时间缩短，咳嗽不太厉害，可以忍受。这是因为从星期天起重新用砒霜治疗的结果？这回复发止住了？

可怜的什默里比我糟糕！败血病症状。坏疽性支气管肺炎病灶扩散。完蛋了。

杜普莱是右股血管化脓静脉炎！……还有贝尔和柯万！

一切沉睡在内心深处的东西！（所有这些未曾知晓的萌芽，例如战争使我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甚至仇恨和暴力，以致残暴的可能性……还有蔑视弱小者……恐惧等等。是的，战争使我看到自己身上最卑劣的本能和人的一切最深层的东西。如今我可明白了一切软弱和罪恶，发现了自己身上这些东西的萌芽和意念。）

七月十七日晚

心里更踏实。能有多长时间？

我趁此机会终于可以写信了。今天下午。早拟了几次。很难找到准确的调子。我起先想通过迂回行动来作准备。我决计

只写一封全面的长信。美好的希望。我相信她正象我了解的那样，同她还是从正面谈问题为好。我一心一意把这事当作纯粹照章来办，对小东西的前途必不可少的事提出来。

今晚开邮筒取信的时间已过。直到明天早上我才能再看一遍信，决定是否发出。

德军进攻香槟。德国佬大概在激战。可能是开展他们有名的计划：到达马尔纳，向圣米歇尔推进，包围凡尔登，转向西方，朝马尔纳和塞纳省的方向挺进？他们已经向马尔纳河的南北两岸进发。多尔芒斯受到威胁。（我的眼前，城市、桥梁、教堂广场、大门正对面的野战医院历历在目……）结局还为期很远哩！没有机会看到最初的预兆。最好的情况是：一九一九年，美军参战，最初尝试的一年；一九二〇年，有决定意义的紧张战斗的一年；一九二一年，中央帝国投降、威尔逊的和平和复员的一年……

最后一次重阅我的信。语调令人满意，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地方；议论最大限度地令人信服。她不会不明白，不接受。

十八日上午

刚看到赛格尔穿着短衬裤。再也不象梯也尔先生！

下午，花园

记下今天上午发生的事。

起得早些，让总务科的车发走我的信。走过去拉下小窗帘

时，我发现二号楼半打开的一扇窗里赛格尔教授先生在梳洗。上身赤裸，贴身短衬裤（老单峰驼似的可怜的屁股！）头发湿漉漉，平贴在脑壳上……他专心致志地刷牙。我平时习惯于看到他象梯也尔先生，在我们面前露面时那样，庄重，彬彬有礼，裹身的军服，随风飘起一小绺头发，下巴翘起，尽量挺直矮小的身子——起先我没认出他。我看到他吐出一口满是泡沫的水，然后俯向镜子，将手指伸进嘴里，取出一口假牙，忧心忡忡地审察，以动物的好奇嗅了嗅。这当口，我蓦地退到房间中央，十分窘迫，无法解释地激动。突然对这个自负而专横的人感到——怎么说呢？——一种友爱的同情……

这种情况我不是头一遭发生的。如果不是对赛格尔，至少是对别的人。我在这儿跟这些医生、护士、病人接触已有几个月。我非常熟悉他们的身姿、举止和嗜好，我能毫无差错地老远认出耸立在扶手椅上的脖子，在窗口倒空烟灰缸的手，从菜园墙后掠过的两个嗓音。而我的友爱之情从不越过最庸俗的保留界限。即使我象别人那样思想没有拘束，爱好交际的时期，我也总是感到跟大家隔着一堵厚实的墙，我是陌生人当中的一个。如今，这种孤独感突然消溶，变成了兄弟情谊，甚至柔情，虽然我只是偶然撞见他们待在寂寞深处中的一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多少次我看到同楼的邻居做了一个随随便便的动作（有时是镜子里偶而照见的，有时是由于门打开了一道缝），只有他深信不被人看见，才会那么随便，例如从兜里掏出一张相片，私下里看一会儿，或者上床之前划个十字，或者较为少见的是，想起什么，迷迷忽忽地微笑一下。我一旦看到这些，便立刻发现他是我的邻居，是同类，是跟我一样的人，我顿时就渴望跟他结交朋友！

但是，我没有跟别人“结交朋友”的品性，我没有朋友。从未有过。（因此我那么艳羡雅克，他有挚友。）

又有了写日记的乐趣。这几天我确实好多了。

晚间

早晨饭桌上，回忆战争往事。（和平后，战争故事将代替狩猎故事。）达罗斯叙述战争初期在阿尔萨斯的一次巡逻任务，入夜，他跟几个人穿过月光下静悄悄的撤空了的村庄。三个德国步兵躺在人行道上，步枪放在身旁，呼呼大睡。他说：“距离这么近，这不再是德国鬼子，而是疲乏不堪的伙伴。我犹豫了一下。我决定继续赶路，视而不见。我身后的八个老好人也这样做。我们在离鼾睡的人十米远的地方走过，连头也不回。这一夜，我们当中谁都不提我们一致同意作出的事。”

七月二十日

昨天，一个“委员会”“视察”诊疗所。包括当地所有的要员。从昨天起，赛格尔、巴尔多和马才忙得不可开交。阴郁的军营生活回忆。在后方，战争什么也没有改变。

关于“纪律”、“军事力量”，不值一提——当然罗！……我想到布伦和其他军医。比起后备役医生，他们略低一筹。大半由于他们长年在尊重等级之中工作。习惯服从；他们的诊断自由和责任感局限于军阶的高低。

军事纪律。我想起孔皮埃涅兵站诊疗所的士官，凶恶的帕奥利。他杈杆儿的头，总是充血的眼睛。或许不是坏家伙：每天傍晚他都到水边为他的椋鸟采摘大麻籽……他属于战前再服

役军人那种可恶凶狠的人。（为什么再次服役？大约是因为，他感到当兵这个职业才能使他有机会用恐怖手段来统治他的同类。）军医派他来登记看病的年轻士兵。我从自己的办公室就听到伤病员敲他的房门。总是这样大声斥问："嗯？娘的，你是真病还是他娘的装病？"我想象得出那些新兵吓坏了的模样。"得了，你要是他娘的装病，你就滚蛋！"新兵转身就走，什么也不问了！军医说帕奥利是个顶呱呱的军士，"有了他，装病的人就再也不会有啦。"

父亲时常说："军队是民族的大学校。"他曾鼓动克卢伊教养院的孩子们到征兵站报名。

二十一日，星期天

这星期验血表明，尽管作了许多努力，脱磷和无机盐排出过多的情况还是有规律地发展。

读到公报，消息很好，正向乌尔克以南推进，向沙朵—蒂埃里推进。正从埃斯纳河向马尔纳河移动。据说福什一直等待时机，由防御转入进攻。这个时机已经来临了吗？

少校整日价忙于在地图上换地方插旗。对马尔维"叛变"和特别最高法庭满怀敌意的议论。战况一转良好，政治问题又恢复优先权利。

二十二日晚

凯拉泽尔的内兄弟今天来看他，这位客人是尼埃佛尔的议员。他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我相信他是过激的社会党人。没关系：如今，所有政党都接受了顺从战争状态，反复发表老生

常谈。谈话庸俗得令人难以忍受。除了这一点：关于奥地利的和平建议，这是去年春天由西克斯特·德·波旁* 转交给法国政府的。戈瓦朗对于法国的拒绝表示愤慨。看来，老里博**是最强硬的，他懂得怎样说服普安卡雷和劳埃德·乔治。在法国政界被援引的论据之一是："不可能研究由波旁王室成员向共和国转交的和平建议。保王派的宣传机构从中渔利甚巨。对共和制度的未来有危险。尤其在将军们大权在握之际！……"

难以令人相信！

七月二十三日

昨天议员莅临。现代狂热的好样品！坐夜班快车从巴黎到达，以便争取到十二小时。不断用狂热的目光看看表。仿佛有点喝醉了酒：他的手碰到水瓶时在哆嗦。他的思路时断时续。

他把东跑西颠当作活动，他把不连贯的活动当作工作。他把高声说话当作议论有力。把断然的语气当作权威、能耐的标志。在谈话时，他举出逸闻细节为了有一个总概念。在政治方面，他不抱宽宏态度是为了具有明智的现实精神。他把身体壮实当作有胆量，他把大饱口福当作生活的哲学。等等。

或许他把我的沉默看作欣然同意？……

七月二十三日晚

信件到了。贞妮的回信。

---

* 西克斯特·德·波旁，奥地利亲王，查理一世皇帝的内兄弟；他是比利时军官，以此名义代表皇帝同协约国会谈，任务没有完成。

** 里博(1842—1923)，法俄同盟的拥护者，大战期间任财政部长，后任总理和外交部长(1917)。

现在我很后悔不先写信给她母亲，象我早先考虑的那样。贞妮拒绝了。信写得有分寸，但很坚决。她保持尊严地要求完全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她是自由地委身的。雅克的孩子不应有别的父亲，即使仅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雅克的妻子不应再婚。别人对她儿子的议论，她毫不在乎，等等。

显而易见，我的实际考虑，远远没有动摇她，她觉得完全可以忽略，甚至是庸俗的。她没有这样说，但好几次以明显藐视的口吻用了“社会礼仪”、“往日偏见”等等词汇。

当然，我不放弃自己的考虑。用不同的办法再次请求。既然这些“社会礼仪”毫无价值，为什么要反对呢？这正是给予社会礼仪所没有的重要性！尤其强调这一点：不是牵涉到她，而是牵涉到让—保尔。由于非正常出生而引起的失去信誉是荒谬的——同意。但这是事实。如果我让她明白这点，她会爽快地接受我的名字，让我承认这个孩子。情况异常特殊：一切都由于我即将辞世而变得非常简单！

我尽量在今天就给她回信。

我没有准确地告诉她事情进行的方式，这也是错误的。她大概以为非常麻烦。要讲得清清楚楚。对她说：“您只消找个晚上搭上快车。我在格拉斯等您。一切在区政府里准备停当。您到达后两小时，便可乘火车回巴黎。不过带着一个合乎手续的户籍本！”

二十四日

很满意昨天的信。不放到今天来干是做对了。不舒心的一天。因新治疗方法而引起的疲惫不堪。

以为只要办妥行政手续，就能使小家伙最终免除等待着他

的一切困难，那是太愚蠢了。不过，说服贞妮还是可能的。

七月二十五日

报纸。沙朵一带埃里由我军占领。德军败北，或者是战略后退？瑞士报纸断定，福什的进攻还未开始。当今目标仅仅是阻挡德国人后撤。英国人在前线按兵不动使这个假设变得合情合理。

窒息感复发，更加频繁，令人忧虑。体温波动。衰竭无力。

星期六，二十七日

一夜不舒服。信里带来坏消息：贞妮坚持。

下午

打针。两小时暂缓。

贞妮的信。她不想明白。固执。本来只不过是文字上的把戏，在她女人的眼里，却有着背弃的重要性。（“要是我能征求雅克的意见，他无疑会反对我向最低劣的偏见让步……我认为会背叛他，如果我……”等等。）

所有时间都在讨论中荏苒而过，令人恼火。她越是迟迟不肯同意，我越是无法办所有这些事（收集文件，使婚礼在这儿举行，发表婚姻启事，等等。）

勇气不够，今天不能给她写信。我决心从情感方面来谈问题。提出我将感到的精神平静问题，倘若我最终有信心不让这小家伙生活困难。甚至夸大我的不安。不让贞妮拒绝我这最后的快乐，等等。

二十八日

信写好，发出。费了好大的劲。

七月二十九日

报纸。从埃斯纳、韦斯勒向全线发动进攻。马尔纳解围。弗雷斯纳、拉费尔森林、新城，还有隆歇尔、罗米尼、维尔一昂一塔德诺阿……

所有这些地方我历历在目。

在花园里

周围一切尽收眼底：其他与我们的一模一样的花园，球状的柑树，柠檬树，灰色的橄榄树，桉树去皮的树干，羽状的柽柳，还有大黄属阔叶植物，从花盆一簇簇垂落下来的玫瑰和天竹葵。五光十色：彩虹般斑驳陆离。透过一排柏树在阳光下闪烁，隐约可见的每一幢住宅，刷上不同色彩：白色、粉红、淡紫、桔黄。瓦片的朱红与天空的蔚蓝相映衬。木游廊却漆成褐色、大红和深绿！右边，最近的是一幢赭黄色房子，百叶窗漆成青莲色。另一幢白得耀眼，百叶窗漆成鲜绿，宽阔的墙面投下紫色阴影！

这儿有幢房子，享受天伦之乐，终其一生，那有多好啊……

在黑森森的一排柏树中，一柱阳光使电线杆上的瓷器发出几乎令人不敢正视的闪光。

三十日晚

今天我又能下楼。这是近两天我做不到的事。

不知所措，目瞪口呆。我瞧着生活、其他人，仿佛我失去未来以后，宇宙对我来说变得异乎寻常，不可理解。

挺进看来已经停止。

俄国人（列宁）向协约国宣战。

晚

回忆：父亲死后，我随身带走他的信纸；三个月后，我给老师写信，我翻过信纸，父 亲 已 在 上面写了几个字：“星期一。亲爱的先生，今天早上我才收到……”突然看到这些字，象用手触到死亡一样！他的小而用心写的字体，这几个活生生的字，这永远不中断的努力！

八　月

一八年八月一日

总是从达德诺阿进攻。是否终于成功？花了多大代价？在索瓦松和兰斯之间重要的挺进。巴尔多收到来自索 姆 的 一 封信；据说，英法另一次进攻在亚眠的东面正在酝酿之中。（亚眠，一四年八月……到处一片混乱！我好好利用了这混乱！亏了小吕奥，我在医院的药房偷走了不少吗啡和可卡因，重新装备了我们的急救站！半个月以后，在马尔纳，这可 帮 了 我 大忙！）

议会通过征收二〇年适龄入伍的新兵。这应该轮到鲁鲁那一年的入伍兵了。可怜的孩子，他会不断怀念丰塔南医院。

八月二日

再没有希望战胜贞妮的固执。这回，是最后的"不"。短信，充满挚爱，但不可动摇。算了。（我对任何微小的失败都不能接受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我放弃自己的打算。）现在，她将自己的拒绝当作一个原则问题——相当出人意外！——革命原则问题……她居然写道："让—保尔是个私生子，他以后还是个私生子，如果这种不合法的身分会早日使雅克的孩子投入反对社会的斗争，那就好了：他的父亲对儿子不会期待有更好的开端！"（实际上这是可能的……不错！即使在雅克死后，他身上的反抗精神也会取胜！）

三日夜

我喜欢在这时候写东西。比在白天更清醒，完全独自一人。

贞妮。对于内容我持保留态度，不过我该承认，她的信构成完美一贯的整体。既不缺乏力量，也不缺乏庄严。使人敬重。

致让—保尔：

你有朝一日会赞赏这些信，我的小家伙，如果你有好奇心看看昂图瓦纳伯父这些手迹的话。我知道，在这场争论中，你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你的母亲。是的。勇毅、宽宏，是在她那一边，不在我这边。我只求你理解我，在我的坚持中看到的除了对资产阶级偏见采取机会主义的落后的顺从态度以外，还有别的东西。紧接而来的你这一代人，我担心要在各方面遭到可怕的困难，或许长期不可克服的困难。比起这些困难，你的父亲和我，我们曾经遇到过的困难就算不了什么。这个想法，我的小家伙，令我揪心。我那时不在，无法帮助你进行这场斗争。

因此，想到我毕竟为你做了些事，那对我是一种宽慰。想到能让你有正常的户口，让你冠以我的名字，即你父亲的名字，我至少消除了你的道路上等待着你的一个障碍，我唯一能出点力排除的障碍；——对此，我愿同意你的母亲，深信我夸大了一点艰巨性。

八月四日

报纸。索瓦松，夺回来了。从三月底以来，他们占领了这个城市。我军如今推向埃斯纳和韦斯勒，面对菲斯姆。（菲斯姆，又是往事回忆！我正在这儿遇到萨恩德斯的兄弟，他上了前线，一去不复返。）

兰斯道恩*老头明智的讲话。人们听得到吗？根据事情发展的趋势——这也是戈瓦朗的见解——冬季之前会有谈判的尝试。但克列孟梭将置若罔闻，因为他还没有打出最后一张牌：美国人。

在俄国。那边大概也发生了什么事。协约国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日本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根据仅能获得的一点情报，怎能了解俄国的混乱呢？

晚

赛格尔从马赛回来。参谋部的人说，协约国十八日开始反攻的第一阶段结束了。目的已经达到：从瓦兹列默兹笔直的战线；不再有突出点，遭到意外攻击。整个冬天就守在这条新战线上？

---

* 兰斯道恩(1845—1927)，英国政治家。

八月五日

我应该庆贺马才的新镇定剂的效果？对失眠没有任何作用。但脉搏正常，神经平静，没有一点敏感。头脑明晰、活跃，十倍地增长。（似乎如此。）总而言之，许多不眠之夜，比起某些夜晚，却几乎是愉快的。

对写笔记大为有利！

约瑟夫休假走了。由吕多维克老头代替。他的唠叨令我头痛欲裂。当他来收拾房间时，我便溜走了。今天上午由于做炙疗而滞留在床上，我只好忍受他折磨。谈话由于夹杂着打嗝、嘎嘎声，等等，尤其令人厌烦，因为他想到要给"他的"地板打蜡。一面自言自语，一面使着两把刷子，象跳快步舞似的。

他给我叙述在萨伏瓦度过的童年时代。总是说："这是美好的时代，军医先生，"（是的，老吕多维克，如今，每当我的回忆勾起一部分往事，——甚至一部分生活艰难的往事，我也会说："这是美好的时代！"）

他象克洛蒂德那样，使用萨伏瓦的成语，不过是另一种风格，土话少些。他特别告诉我，他父亲是个缝纫工。就是说在成衣车间负责缝纫、校正剪裁工剪出的衣料。漂亮的词。多有思想……（雅克）也许需要求助于缝纫工，调配他们知道的一切！

贞妮在最近一封信中谈到雅克和他的"学说"。没有什么词比这更不合适的了。我避免就此同她展开争论。在我看来，这对于小家伙的教育是相当危险的：她将雅克在她面前表达的不大连贯，而她又多少记住的思想看作一种"学说"！

倘使你看到这些话，让一保尔，别太快下结论，你父亲被你昂图瓦纳伯父说成思想不连贯。我只是想说，你父亲象容易冲动的人，给人印象，对大多数问题的观点是各式各样的，有时互相矛盾，连他自己也难以自圆其说。至少，从方向明确的指示中，他难以得出准确、牢固、持久的信念。他的个性也一样由混杂不一的、相反的、同样狂烈的因素组成，——这构成了它的丰富性——不过他很难从中选择，从来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他永远具有的不安和他生活在其中的激烈烦恼便由此而来。

或许我们在不同程度上与他相象。我们，我是说：那些永远不赞同现成体系的人；那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没有接受确定的哲学、宗教、稳定的永远不受攻击和毋庸争论的纲领——注定周期性修正他们的支点，临时找到连续平衡的人。

八月六日，晚七时

老吕多维克。这些粗大的手指将温度计放到四十九号房间，然后又拿出来，洗刷五十五号和五十七号房间的痰盂；他将手掏到糖缸尽里，然后用同样这些手指给我的梅花茶加糖。我说：“谢谢，吕多维克……”

过得去的一天。我再没有权利挑剔了。

今晚打针。好受些。

夜

不太难受。但失眠。

我在昨天给让一保尔所写的：关于我的话有些不正确。你

会以为我在花时间追求平衡。不。无疑，由于我的职业，我总是感到镇定。我不给心神不安创造机会。

关于我自己：

早年（从我学医的第一年开始），我不接受任何宗教信条或哲学信条，尚能协调我所有的倾向，为我构造一个坚定的生活、思想框架，一种伦理方式。有范围的框架，但我忍受不了这些范围。我在其中甚至找到一种静谧的情感。心满意足地生活在自我划定的范围里，这对我来说是舒适的条件，我感到这舒适对我的工作必不可少。因此，我早年便舒适地处在某些原则的中心——我这里写“原则”，是找不到更好的词；这个词有点做作、勉强，——适合我本性需要和医生生活的原则。（大致说来：注重行动的人的基本哲学，建立在对毅力的崇拜和意志的运用基础之上，等等。）

无论如何，战前时期绝对如此。战争时期，至少直至我第一次受伤，甚至也是如此。那时（在圣第吉埃医院养病时），我开始重新考虑某些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至今这些方式保证我有某种沉着和舒适的和谐，使我能从自己的才能中获得良好成果。

疲惫。我迟疑不决，是否继续作这种分析。缺乏锻炼。我作茧自缚。我越是前进，关于自身所写的东西就越显得靠不住。

例如，我想到生平几件最重要的行动。我看到，我完全自发完成的行动恰好与这些“原则”明显矛盾。在每一个决定性时刻，我下的决心是我的“伦理观”所不能为之辩解的。这些决心突然由一种比习惯、议论更激烈的内心力量强加于我。随后，我总是导致怀疑这种“伦理观”和我自己。于是我不安地自问：“我真的是我自认为的那种人吗？”（总之，这些不安很

快烟消云散，不妨碍我对惯有的立场恢复平衡）。

今晚，在这里（孤独，退缩），我相当清晰地看出，由于这些生活规律，由于我习惯了服从这些规律，我不由自主地人为地改变了，我为自己制造了一种假面具。戴上这副假面具渐渐改变了我原先的性格。在生活的进程中（况且没有闲暇细细分析），我毫不费力便适应了这人为的性格。在某些严重时刻，我有时自发采取的决定无疑是我真正的性格的反应，骤然剥露出我的本性的真正底里。

（我相当高兴搞清了这点。）

我设想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使人推想，为了显示出自己的内心本性，不应到人的习惯行为中去寻找，而应到意外的，表面难以解释，有时轰动舆论，本人不在意的行为中去寻找。真实的本性由此透露出来。

我趋向于相信，无论雅克和我，一般反映出来的都不是真实的本性。在他身上，应是内在的本性（真实的本性），大部分时间主宰着他的生活品行。对于那些见过他生活的人来说，脾气的变化无常，反应的不可逆料，往往表面不一致便由此而来。

窗口露出曙光。又是一夜——少了一夜……我想打个盹儿。（这回不太遗憾失眠。）

八月八日，室外

树荫下二十八度。袭人的热气，不过不厉害，而是使人爽快。宜人的气候。（这样一大部分人类聚居在敌对的北部，真是不可思议！）

刚才在饭桌上，我听到他们谈论自己的未来。他们都相

信——或者假装相信——一个“中毒气的人”不会终身残废。他们还相信，能从总动员中止的地方恢复他们的生活。仿佛世界只在等待和平，以便原封不动地恢复往日的常规。我担心，在酝酿突如其来的沮丧……

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谈论平民事业的方式。可不象在谈论选中的、热爱的、喜欢的职业。就象一个中学生谈论他的课程；即使还不象苦役监犯谈论苦役。真是可怜可叹！没有强烈的志向，就踏入生活，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极糟——除了是怀着假的志向踏入生活。）

致让－保尔：

我的小东西，小心这种“假志向”。人生失意，晚年悲酸，多半没有别的根源。

我看到你长成青年。十六、七岁。处于极端混乱的年龄。在这个年龄，你的理性开始觉醒，对自己的力量产生错觉。在这个年龄，你的心灵或许开始高声说话，变得很难约束自己的冲动。在这个年龄，你的脑子昏头转向，被它刚发现的天地所迷醉，在各种各样可能性面前迟疑不决。在这个年龄，作为人还很虚弱，却自以为强有力，感到需要找到支持、标记，贪婪地扑向第一个信念，第一个迎面而来的学科……注意！在这个年龄——你不会怀疑到你的想象力将最可能倾向于歪曲真实：直至认假作真。你会说：“我知道”……“我感到”……“我确信”……注意！十七岁的小伙子往往象一个相信乱晃的罗盘的飞行员。他坚定如铁地确信，他青年人的兴趣是天然的，他应将这些兴趣当作向导，他的兴趣无可怀疑地给他指出应走的方向。他不疑心，一般说来，他受到虚假的、暂时的、专横的兴趣所摆布。他不疑惑，他的偏爱在他看来千真万确属于他的，

相反，却跟他完全格格不入；他偶然有一天在书里或在社会上碰到了，象捡化装品一样拾了起来。

你怎样提防这些危险呢？我为你胆战心惊。你会听取我的劝告吗？

首先，我希望你不要过急地抛弃你的老师们和你周围的人、热爱你的人的意见；你觉得他们不了解你，或许他们对你的认识超过你的自我了解。他们的警告惹你生气？当然，你隐约感到这些警告有充分理由……

我尤其希望你提防自己。你会老是担心对自己估计错了，为表面所欺骗。要运用自己的真诚，使之变得明智有用。要理解、竭力理解这点：对于你圈子里的小伙子——我想指：有教养的、博览群书的、同谈吐隽永、自由豁达的人有深交的年轻人——对某些事物、某些感情的概念要先于经验。他们通过想象，脑子里有一大堆感觉，对此，他们还没有任何个人的直接的实践。他们没有觉察到这点：他们混淆了知道与体验。他们以为知道别人体验到的感情和需要，自己也体验到了……

听我说。谈谈志向！试举一例。在十岁，十二岁上，不用说，你自以为有当水手、探险家的志向，因为你为冒险故事着狂。现在，你有足够的常识，会报以微笑。那么，在十六七岁上，相同的错误在窥伺着你。要小心，别轻信你的爱好。别太快地设想自己是个艺术家，活动家，或者坠入情网，因为你有机会在书里或生活中欣赏诗人，大事业家，情侣。耐心寻找你本性的基本所在。尽力逐渐发现你真正的个性。不容易！许多人找到时已经太晚。许多人永远也找不到。掌握你的时间，什么也不用着急。必须长期摸索，然后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一旦你找到了自己的个性，赶快摒弃所有的假衣服。承认自己

的局限和欠缺。尽力健康地、正常地、不弄虚作假地朝着自己真正的目标发展。因为，自我认识和接受自我，这不是放弃努力和完美化：恰恰相反！这是有良好机会达到自己的极限，因为你的跃进于是朝向正确方向，你的一切努力获得成果的方向，尽其可能扩展自己的领域。但这是自然拥有的领域，而且要在真切明白这是什么领域之后。那些在生活中吃败仗的人，往往是一开始便搞错了自己的本性，误入不是他们的轨迹的人，要么是，虽然出发时走的正道，却不会或没有勇气尽力坚持的人。

八月九日

报纸。劳埃德·乔治乐观的讲话。不消说，这种乐观是因为事业的需要而夸张了的。总之，二十天来在法国前线上发生的事出人意外。（吕梅尔在巴黎的谈话。）从皮卡第发动的进攻，好象是昨天开始的。美国人出现在地平线上。据传珀欣*计划是让福什扭转前线局势，大大解脱巴黎的困境；正当法国人和英国人守住旧战线时，美国人向阿尔萨斯大规模挺进，以便越过边境，进入德国。据说，到那一天，由于运用某种毒气，战争将取得胜利；这种毒气只能在敌人领土上使用，因为它能摧毁一切，使一切植物多年不能生长，等等。（席间，普遍爆发热情。许多中毒气的人都永远康复不了，这些可怜的家伙想到新毒气却欢呼雀跃……）

达罗斯给我们念了他兄弟的信，他兄弟给美军当翻译。说是他被美军幼稚的信心激怒了。官兵们深信，他们只要进攻，

* 珀欣（1860—1948），美国将军，由他指挥派往法国前线的美军。

短期内便能取得最后胜利。还说他们都决定不受俘虏困扰，无耻地宣称，凡是在五百人以下的大批战俘都付诸机枪扫射。（这并不能阻止那些空论家挂着狞笑，目光天真，好象随时重复，他们是为正义和权利才来战斗的。）

八月十日

恢复了一点阅读的兴趣。我集中注意力，并不太难受，尤其在夜里。此刻正读完一个名叫道逊所写的出色文章（伦敦的《医学通报》），内容是关于中芥子气的恶果，同中其他毒气的恶果作比较。这些观察在许多方面证实了我的观察。（继发性的感染趋向于变成慢性病，等等。）想给他写信，给他抄寄一部分笔记。但我担心要书信往还。没把握继续下去。然而，这个月一日以来病情明显好转。但没有任何本质的改善，不过痛苦减轻。暂时减轻时期。比起以前的几个星期，这一星期近乎可以忍受。要不是每天上午作令人疲倦的治疗，窒息发作（尤其傍晚落日时分）和失眠……失眠在我能阅读时不那么难以忍耐，象这几夜那样。由于记笔记。

午餐前，在窗口

山峦起伏，景色壮丽。几百个狭窄的梯田向山冈直升上去。绿坡平行地被一条条白垩土划分开，这是石头垒成的小矮墙形成的白色。山上，冠以光秃秃的岩石，这是柔和的灰色浮石，带上淡紫和桔黄的反光。下边，在远处，耕地和岩石的界边，是层层叠叠的小村庄：象一把闪闪发光的沙砾，留在地表缝隙中一样。此刻，云翳在这片闪亮的绿色田地上洒下大片大片的慢慢移动的暗影。

我还剩下几个星期观看这一切呢？

十一日

马才是个德查维尔式的医生，他是圣第吉埃有四条饰带的军医，完全放弃照料那些他“闻出”注定要死的人。他说：“一个好大夫应有嗅觉：感觉到病人不再有意思的准确时刻。”

我在马才眼里还有意思吗？还有多少时间？

自从朗格洛瓦生了脓疮，他便不再去看这个病人。

进攻索姆河好象已经开始。英国人不想待着不动。桑泰尔高原已夺回。巴黎——亚眠漫长的战线解放了。在蒙第第埃发生战斗。（所有这些地名：蒙第第埃、拉西尼、雷松—舒尔—马兹，所有这些一九一六年的往事！……）

戈瓦朗十分乐观。他认为眼下对一切希望都可持乐观态度。我相信也是如此。（我设想有许多人感到惊讶。首先，所有我们的军政首脑在春天估计离深渊近在咫尺！现在他们大概神气活现。但愿他们不要神气得过了头。）

八月十二日晚

下午用来抄写记事片断，为了给道逊寄信。

报纸。英国人在佩罗纳城下。可怜的佩罗纳！还剩下什么呢？（我清楚记得一九一四年的撤退情景，整座城黑灯暗火，夜里手提灯在游荡，骑兵撤退，人人疲乏不堪，坐骑跛行……担架一字儿摆在市政厅底楼，直到人行道！）

十三日晚

今天呼吸更困难。已抄好治疗记事，将寄给道逊。

重温记事给我留下好印象。甚至极好的印象。病情在发展，象在图表上一样清晰可见。一整套重要的材料。或许是唯一的。或许能起权威作用，长期用作研究的基础。应当同中止的诱惑作斗争。等待尽可能久的时间，以便分析到最后。至少在我身后留下一种完整的病史，虽然整个病情还了解得很差。

有时，这个想法支持着我。又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可悲地白费力气，想从中找到一点安慰……

凌晨一点

模糊的回忆。（很想中断沉思，循着一大堆意念的链条而上，与思路的方向相反，直至出发点。）

昨晚，吕多维克端着托盘进来时，盐瓶的金属盖没有拧紧，叮咚地滚落在碟子上。

我不大在意。整晚，在治疗和梳洗、抄笔记时，我想到父亲。往事如梭，记起家里进餐、大学路默默无言的晚餐、韦兹小姐，她放在桌布上的小手，星期日在拉菲特别墅区的午餐，窗户敞开，阳光浴满花园，等等。

为什么？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瓶盖叮咚落在瓷碟上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这种特殊响声：饭餐开始，父亲重甸甸坐在位子上时，他的夹鼻眼镜挂在线端，碰到碟边，发出响声。

我应当为让－保尔写些关于父亲的笔记。没有人有机会向他谈到祖父了。

父亲没有得到爱戴。甚至得不到儿子们的爱。很难爱他。我对他的评价很严厉。我总是正确的吗？今天，我觉得，妨碍他得到爱的只不过是某些精神力量、某些严格的道德内涵或过分要求。这样写我犹豫不决：他的一生令人敬畏；从某种角度看，它全部贡献给他想做的慈善事业。他的怪僻使他远离众人，他的德行吸引不了任何人。他有一种积德行善的方式，使人疏远他，更甚于最不齿的缺点……我相信他意识到了，他对自己的孤独痛苦万分。

总有一天，让一保尔，我应该作出努力，给你解释你的祖父蒂博是怎样的人。

八月十四日晨

又是这个爱唠叨的老头吕多维克。他断言（将大手搁在髭须上）："军医先生，请相信我：达罗斯中尉只是个虚伪的人。"

我自然不同意。吕多维克以狡黠的神情说："大家心照不宣。"他说得更清楚些：达罗斯住在附属楼时，吕多维克注意到他量体温时"弄虚作假"，他不活动一刻钟是不会交体温计的，体温总要多记上几分热度，等等。

我不同意，可是……我也看到某些令人不安的东西。例如吸入治疗室。达罗斯无精打采地治疗。巴尔多或马才一转过背，他总是缩短时间。一般逃避医生让他独自进行的治疗，等等。这样随随便便尤其古怪，因为达罗斯对自己的病状十分不安，经常问我，谈到"他的身体彻底受损，"等等。（达罗斯没有病变，但支气管有问题，得不到改善。）

黄昏前，在菜园

我喜欢来到长凳那里。小径上柏树的树荫。芦苇栅栏。一排花坛。戽斗水车的声音。皮埃尔和万桑提着洒水壶来来去去。

吕多维克的话萦绕脑际。如果属实，如果达罗斯是装病，我思量，这不好吗？

不这样简单。那要对谁而言。对于吕多维克，他的两个儿子牺牲了，这不好，甚至有罪，宛若逃兵。他准定想，达罗斯该上军事法庭。对于达罗斯的父亲，肯定也是不好。（我有点认识他。他有时来看望儿子。阿维翁的牧师。年迈的爱国的清教徒。促使他最小的儿子入伍。）是的，不用说，对于达罗斯的父亲，这不好。但对于其他人呢？例如对于巴尔多？他医治达罗斯已有四个月，十分喜欢后者。假设他发觉了，他会严惩吗？或者他会视而不见吗？对于达罗斯自己，倘若他当真“弄虚作假”，他感到这不好吗？

对于我呢？扪心自问。这不好吗？我可不能说这很好。对于躲在医院里的人本能的厌恶，他们“自作安排”，不想治愈。但我下不了决心断然回答：这不好。

古怪的事。尽力加以澄清很有意思。好还是坏？

首先看看这点：不管我设想这样玩弄把戏是否有罪，我对达罗斯有好感。这小伙子敏感、有头脑、有教养，我相信完全正直。我尊敬他，即使他装病。他经常同我推心置腹交谈。谈到他的父亲、青年时代、在性的方面可怕的新教教育。也谈到他的夫妇生活。尤其是那天，他告诉我，总动员的晚上，他同妻子经过里昂。（他们来自阿维翁，在那儿度假。第二天清晨，达罗斯要回预备役团队。他们终于在一个不三不四的旅馆里找到一个房间。城市嘈杂混乱，准备打仗。记得他用激动的

嗓音说："苔蕾丝怕得发抖，她咬紧牙关，不致哭出来，我在她怀里过了一夜，象孩子那样啜泣。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她温柔地抚弄我的头发，说不出话来。整夜，石子路上，炮兵行列不断发出要命的喧嚣声。"）

今天他也许是装病。但不是懦夫。四十个月的步兵，两次受伤，三次嘉奖，最后，在奥—德—默兹中了毒气。战争爆发前六个月结的婚。一个孩子。妻子身体孱弱。没有财产。在马赛低微的教育职位。他是在去年二月中的毒气（轻度）。先在特洛亚治疗，他的妻子——我对这个细节相当重视——到那里安顿下来；他们可以一起生活长长的一个月。然后，他送到这里，离战场很远。还给他蔚蓝的天空、太阳、休假生活……我想象得出他身上发生的变化！……如果他下了决心想方设法尽可能延长肺部病情——谁知道呢？和平兴许不太遥远——在素质很好的新教徒身上，这不是没有良心斗争的。他最终选择了不惜一切活命——哪怕甘冒缺少治疗，加重病情的危险——是好是坏？

怎么回答呢？

不，即令他打定这个主意，我也不想撤回我对他的尊敬。

半夜

失眠，失眠。不断思索冥冥之时……一种保存本能，只要稍有可能，它便帮助我分心，摆脱"幽灵"。

达罗斯。达罗斯的事毕竟够严重的。我的意思是说对我而言严重，因为它对我引起了种种问题。

次要的观察：我不再相信责任感。

从前我相信过吗？是的。在一个医生所能相信的限度内。（对我们来说，责任感的限度永远完全不在舆论所置于的范围内。——我记起在韦纳依同狙击营的助理军医、那个法医的讨论。我们这些人明白不过，我们的行为是我们本身以及我们周围事物的作用结果。为我们的遗传负责？为我们的教育负责？为作出的榜样负责？为情势负责？不，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总是象相信负有自己的绝对责任感那样行动。我强烈地具有对成就和过失的敏感，这是基督教的教育？

（不过有弱点：倾向于相对地感觉到自己对犯下过错不负责任，并要求对做了好事给予嘉奖……）

这一切相当矛盾。

（致让一保尔：

别太害怕矛盾。矛盾令人不舒畅，但有益于身心。总是在我的脑子被无法自拔的矛盾纠缠住时，我同时感到最接近这总是隐而不见的大写的真理。

倘若我该“重新生活”，我愿意在怀疑的标志下开始。）

生物学的观点。

战争的前几年，我屈服于——狂热地，但我屈服于只用生物学简单化的观点去考虑道德和社会问题的诱惑。（这类思考：“人尤其是嗜血的野兽，等等。通过坚强的社会组织，限制它的破坏。不能期望更好的办法。”）甚至把法布尔* 老人的一卷书带到食堂，这是在孔皮埃涅弄来的。乐于把人们和我自己看作为了战斗、侵略、保卫、征服、互相吞噬等等而武装起

* 法布尔（1823—1915），著名的法国昆虫学家。

来的大昆虫。我恼怒地重复："但愿这场战争至少使你睁开眼睛，傻瓜。如实地看待世界。宇宙：盲目力量的整体，通过毁灭无力抵抗的人而取得平衡。大自然：屠宰的场地，各类生物和种族受到本能的驱使，互相吞噬。既无善也无恶。无论对人，还是对石貂，或对老鹰，都是如此。"

怎能否认，在挤满伤兵的地下野战医院的深处，力量胜于权利呢？（几件准确的往事：卡托之夜。从小墙后进攻佩罗纳。南特伊—勒—奥杜安的急救站。在凡尔登和卡洛纳之间的谷仓里两个轻步兵的垂死挣扎。）回忆起有时我绝望地沉醉在对世界投以动物学的观察之中。

目光短浅……我沉溺于绝望的悲观主义，大约这提醒了我，这样会导致陷入无法呼吸的底层。

我就要熄灯，想打个盹儿。

一点

今夜没有希望入睡。

这个正直的达罗斯（他没有觉察到），使我十五小时纠缠在"道德问题"中——比我一生想的还要多！

这些问题完全不是为我而提出的。善与恶：简单的常用语，我象人人那样使用，不给予真正的价值。对我来说，这是毫无必要的概念。我接受这传统道德的规则，——为了别人。我在这个意义上接受它们：例如，某个获胜的革命政权企图宣布它们是过时的，——如果这政权给我面子，征求我的看法——我可能会劝阻它一下子破坏这些社会根基。我觉得这些根基完全是随意设立的，但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可置疑地实际有用。至于我，我对自己本身的关系，则毫不重视。

（不过我想，如果我要建立个人的生活规则，我通过什么形式才能确定呢——对此，我既没有闲暇对待，又没有考虑过。我相信，我会考虑这类灵活的提法："凡是增长我的活力和有利于我发展的东西则善；凡是阻碍实现我生活的东西则恶。"——现在只需要对我理解"生活"和"实现我的生活"的含义下定义了……我放弃这样做。）

说实话，那些见过我生活的人，如果有的话——比如说雅克，或者菲力普——未能发现我原则上自我容许的几乎完全的自由。因为在我的行为里，我甚至毫不留意地总是适应人们一致称作的"道德"，——"正派人的道德。"但有好几次——不用夸张：十五年中或许三四次——在我的私生活或职业生活的严重时刻里，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超脱不单单是理论上的。我生平中有三四次一下子被带到这样一个领域：我平日接受的规则在这个领域中并不流行；甚至理性也不接触这个领域；那里，直觉、冲动起主宰作用。一个通风的、平静的领域，一个高度混乱的领域，我在那里感到美不可言的孤独、强有力和有信心。有信心，是的。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突然无限地重新接近……（很难结束这个句子……）——就算接近在上帝看来的纯粹真理。（大写的真理。）是的，至少三次，我意识到，我故意和坚定地违犯了约定俗成的道德法则。我对此从不后悔。今天，我带着完全超脱、毫无一点悔恨的心情想到这一点。（我可以说，我没有任何悔恨的经历。不管我的思想和行动如何，我将它们看作自然的现象，这是一种固有的品性。我还将它们看作是合理的现象。）

今夜，我特别感到有写作的好情绪。很清醒。即使我明天

要为此不好过，那也在所不惜。

重阅一遍。思索这一切和周围事物，有好一会儿。

其中，扪心自问这个问题：对一般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日月流逝，总的来说，他们不让自己受到指责，违犯公认的道德准则），什么能约束他们呢？因为在他们之中，没有人能摆脱犯下所谓“不道德”行为的诱惑……不用说，我回避信教的人，深深的宗教信仰或哲学信念帮助他们战胜魔鬼的陷阱。其他的人，所有其他的人，是什么阻止住他们呢？胆怯？对世俗人情的敬畏，人言可畏？恐惧预审法官？恐惧在私生活或社交生活中有危险得到的后果？这一切显而易见都在起作用。这些障碍十分强大，在大多数“受诱惑的人”眼中，无疑是不可超越的。但这是物质方面的障碍。如果没有别的障碍和精神方面的障碍，人们可以认为，不管人怎么摆脱宗教桎梏，却始终恐惧宪兵，或至少恐怕出丑，才循规蹈矩。因此，人们可以认为，凡是不信仰的人，如果受到诱惑折磨，所处的境地肯定完全保密，绝对不受惩罚，那么他会马上屈从于召唤，心满意足、昏头昏脑地犯下“罪恶”，……换句话说，不存在能约束住不信教的人对“道德”的尊重；对于不服从任何神圣法则、任何宗教或哲学理想的人来说，不存在任何有效的道德禁忌。

插一句：这好象使如下一些人有理，他们用现代人身上残存的、起源于宗教、以前数代人接受下来，变成获得的个性那种顺从，来解释道德意识（以及我们大家自发地在应做和不应做，善与恶之间所作的区分）。当然是这样。我觉得，这样议论是忘了上帝只不过是人类的一个假设。因为这种善恶之分，并不是人的创造——上帝所能强加于人的精神的：相反，是人

加于上帝，使之变成神圣的信条。倘若这种区分源自宗教，等于说人曾经把这区分赋予上帝。因此，人自身拥有这种区分。甚至这种区分在人身上深深植根，以致人感到需要给这种区分崇高的永远不可争辩的权威……

怎么解决呢？

四点

插语写了一半，疲惫不堪。连续睡了两个多小时。这是写笔记，还有哲理思考的可贵结果……

不知想写到什么地步。“怎么解决？……”是的，怎么解决？我有印象终于看清了一点。无法找到连贯的思路。

道德意识及其起源的问题。为什么不是社会习惯的残余？（我也许杜撰了为自己所用的一种众所周知的解释。没关系。对我是新的解释。）

我摒弃这种想法：道德意识的根源是某种神圣的法则，这就等于我认为这样承认是说得过去的：它的根源在人类的往昔，它是一种残存于使它产生的原因的习惯，同时因为遗传和传统固定在我们身上的习惯。古老的人类集合体为了组织他们的集体生活，解决他们的社会关系而获得的经验残余。治安条例的残余。我会感到很有吸引力，甚至很能令人满意，由于自豪地能够这样想：这种道德意识，这种善恶之分（在我们每个人存在之前便有的区分；在它给我们规定的次序中往往是荒谬的；它不断迫使我们服从它；有时甚至在理性犹豫和退缩的时刻，它还指引着我们；它使最明智的人完成他们的理性加以检验时无法辩明的行动）——我禁不住要承认，这个区分是社会动物——人的基本本能的残余。这种本能在我们身上绵延了几千

年，有了它，人类社会才日趋完善。

八月十五日，花园

绚丽的时光。晚祷钟声。节日气氛笼罩一切。天空、花朵，在丽日的光晕中颤抖的天际都咄咄逼人。想反对世界的美，想毁灭，想呼唤灾难！不，想逃遁和躲藏，想更加反躬自省，忍受痛苦。

在斯巴*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德皇和军队首脑都参加了。一份瑞士报纸三行字报道。法国报纸只字未提。或许这是一个历史性日子，今后小学生在课本中会读到，它的后果将改变战争进程……

戈瓦朗断言，在奥尔赛码头那些先生当中，如今许多人宣称今年冬天和平来临。

公报中没有什么东西。等待，象雷雨前的酷热那样压抑人。

晚，十点

刚重阅昨夜辛苦完成的笔记。惊讶与不满于涂写了这么多页。我过分地指出了自己的局限……（不管怎样，这可怜的人类词汇总是用于感情，而不是用于逻辑！）

致让—保尔：

不应根据这些病人的唠叨，去判断昂图瓦纳伯父，我的小家伙。昂图瓦纳伯父在意识形态的迷宫里总是感到很不自在：他一迈步便迷失其中……我在路易大帝中学准备哲学毕业考试时（唯一的一门考试，我不得不考两次才通过），我有时度过

* 比利时城市，有温泉。

十分难熬的时刻……一个笨重的大汉在吹肥皂泡！……我看到，同死神打交道也丝毫改变不了这种能耐。我离开人世时丝毫不能改变这种基本上无法抽象思辨的能力！……

将近半夜

这部维尼*的《日记》并不使我厌烦，但我的注意力不时扯开，书从手中落下。失眠引起的神经紧张。我的思路在打转；死亡，生命短促，人生几何；这个谜只要脑子试图弄明白，便要碰壁，陷入其中。总是这不可解决的"以什么名义？"

象我这样的人，摆脱了一切道德约束，以什么名义度过我能称作楷模的一生呢？这时我想的是我过去的日子，我为病人所作的一切牺牲，我在完成职责时总是具有的极端审慎。

（我曾发誓避开这些问题，需要具有别的禀赋才能对付。或许这不是回避的最好方法？）

以什么名义拥有无私的感情，忠诚，职业良知，等等？

以什么名义牝狮宁可倒下，也不离开幼狮？以什么名义含羞草要合起叶子呢？——白血球以什么名义有变形活动呢？——金属以什么名义氧化呢？等等。

什么名义也不依据，如此而已。提出问题，这就是要求有"什么名堂"，要求落入形而上学的陷阱里……不！必须承认认识的局限。（勒当泰克**，等等。）明智的是，放弃"为什么"，满足于"怎样"。（这"怎样"已经够麻烦的了！）首先放弃一切都可以解释，合乎逻辑的天真愿望。放弃企图自我解

* 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派诗人和戏剧家。
** 勒当泰克(1869—1917)，法国生物学家，实证主义者。

释，仿佛我是一个整体。（我长期相信这样。蒂博家的骄傲？——与其说昂图瓦纳的自满……）

在可能采取的态度中，毕竟有这一种：接受道德规范，而又不受其骗。可以热爱秩序，希望有秩序，而不使之变成道德实体，仍然看到这种秩序只不过是集体生活的实际需要，可贵的社会福利的条件。（我写：秩序，避免写：善。）

感觉到自己受支配，却又一点儿分不清自己所顺从的法则，——永恒的使人恼怒的课题！我长期相信有朝一日最终能找到谜底。我注定撒手尘寰仍然不大明白自己——也不明白世间……

信仰者会回答："这非常简单！……"对我不是如此！

疲惫不堪，不能入睡。失眠的酷刑正在于此：身子精疲力竭，不惜一切想休息，而脑子却乱糟糟地思索，不让睡眠到来，两者十分矛盾。

我在枕上辗转反侧了一个小时。转悠着这个想法："我以前乐观地生活，如今不应在怀疑和否定中死去。"

我的乐观。我以前乐观地生活。我或许没有意识到，但今天我觉得这非常明显。这种欢乐的直觉和满怀积极信心的状态，不断地支持着我和振奋我，我认为，这种状态的根源在于从事科学，在其中找到每天滋养的东西。

科学。它超过简单的知识。它渴望同宇宙协调，——它猛攻宇宙的法则。（走这条路的人，会发现奇迹，比宗教奇迹更广阔、更激动人心！）通过科学，人们感到同大自然及其秘密紧密接触，十分和谐。

宗教感情？这个词使人恐惧；究竟如何？……

仁慈，希望和信仰。韦卡尔神甫有一天向我指出，他也在实

施对神三德。我提出异议。我接受严格意义的仁慈和希望，但我拒绝信仰。可是呢？倘若我今天想辩解在我身上持续了十五年的冲动，倘若我寻找这不可抑制的信念的谜底，我找到的恐怕相当接近信仰……信仰什么？只能相信生命的形式肯定是无穷的、具有各种可能的发展。信仰能普遍达到高级状态……

这是不自觉的“目的论者”？无关紧要。无论如何，我不要别的“目的”。

八月十六日

有热度。呼吸困难，嘘声更响。不得不几次求助于氧气。起了床，但没下楼。

戈瓦朗带报纸来看望。他继续相信冬天和平会到来。灵活而有力地捍卫他的观点。好奇的人。很想看到他说安慰人的话时那种改变不了的忧心忡忡的神态，这是他眯缝的太靠近的小眼睛，长鼻子，象猎兔狗那样向前翘起的脸造成的模样。咳嗽，不停地咳痰。他对我谈起他的职业，就象谈论一桩活计。可是呢！在亨利四世中学教历史不该是一件毫无乐趣、徒劳无益的工作。他跟我谈起他在高师的学习。爱指责的脑子。太喜欢批评，为的是显得正确。他有时给我思想路子不对的印象。或许过分聪明——这种聪明只独善其身，对他人冷漠，十分狭隘。因此，往往很诙谐。

诙谐？有两种诙谐：言谈中显出机智（菲力普），谈话方式显出机智。戈瓦朗属于不能道出真正机智的话而要显出诙谐那一类人。有点善于辞令，强调最后音节，音量适中，滑稽的摹仿，省略和晦涩的表达方式，目光狡黠地闪烁，每个字隐含言外之意。如果有人重复菲力普的话，这话会显得轻灵微妙，照样说到点子上。如果有人忽然想起重复戈瓦朗的话，那就往往

不会再有什么意思。

八月十七日

呼吸越来越困难。照X光。屏幕显示出，深呼吸时横膈膜没有大幅度移动。巴尔多休假三天，我感到不舒服，不能想别的事。

八月十八日

白天不好过，夜里更不好过。巴尔多不在，马才采用新的治疗方法。

八月十九日

治疗后精疲力竭。

八月二十日

今天上午出奇地好多了。昨夜打了一针，睡着了五个多小时！支气管明显轻松了。看报。

晚

整个下午打瞌睡。发病好象止住了。马才很高兴。

纠缠不休，总在想拉雪尔。这种回忆老是萦回不去，是衰竭的征兆？我活力旺盛时，不会回忆。往昔对我一点儿不存在。

致让一保尔：

道德。道德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发现自己的职责，确定自己职责的性质和局限。根据自己的判断，在永远不断增加的

经验和持续的研究之中，选择自己的态度。不懈地守纪律。在相对与绝对，可能与愿望之间游荡，注视现实，同时倾听我们内心深刻的明智的声音。

保卫自身。不怕搞错。不怕不断地自我否定。看到自己的缺点，在阐明自身，发现自己职责中更加往前。

（说到底，人们只对自身有责任。）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

报纸。英国驻足不前。尽管这儿那儿有小的推进，我们也驻足不前。（我象公报那样写下“小的推进”。而我看到，对那些“推进”的人，这意味着什么：炮弹爆炸，在交通壕爬行，挤满的急救站……）

我起床去治疗。想下楼吃午饭。

夜，在守夜灯下

我想睡一会儿。（昨晚，体温近乎正常：三十七度八。）但整夜失眠，连一分钟的迷糊状态也没有。黎明到来了。

夜却十分柔和。

二十二日上午

昨晚停电，我无法写笔记。我想记下这流星掠过的美妙的夜晚。

燠然异常，一点左右，我去打开百叶窗。我从床上遥望这美丽的夏夜。黑夜沉沉。简直可以说满天榴霰弹爆炸，四面八方洒下火雨和流星的瀑布。我记起进攻索姆，马雷奥库的战壕，一九一六年八月的许多夜晚：流星和英国人的火箭交叉穿

插，织成仙境般的烟火。

我突然想（我有把握这是真的），一个习惯在脑子里生活于星际空间的天文学家，死时应比别人更少痛苦。

对这一切想了很久，很久。目光消失在天空中。无边无际的天空，每当我们进一步改善天文望远镜，这天空总是往后退。这次是平静的梦想。这无垠的空间，无数象我们的太阳那样的星球缓慢地在其中旋转，这太阳——我们觉得浩渺无边，我相信，比我们的地球大一百万倍——只不过是无数星星中的一个……

银河，星星点点的星球、太阳，几十亿个星体彼此隔开数亿公里，围绕轴心旋转！从所有这些星云中，将出现其他众多的未来的太阳！天文学家的计算确定，这无数的星体还算不了什么，在广阔的宇宙中，在这可以猜测到布满和颤动着幅射，星际引力（对此我们一无所知）的太空，只占微乎其微的位置。

仅仅写下这些，想象力便摇摇晃晃。令人舒畅的昏昏沉沉。今夜，第一回，或许是最后一回，我可以带着某种平静和超然冷漠思索我的死亡。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变得几乎与我濒临毁灭的机体格格不入。我，无限小和毫无意思的物质碎片……

我发誓每夜都仰望天空，为了恢复这种平静。

现在天亮了。新的一天。

下午，花园

我怀着感激之情重新打开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从没有这样显得合乎它的目标：摆脱幽灵。

我还沉醉在昨夜仰望星际的感受中。

人兽的密封性。我们也是彼此围着轴心转，互不相碰，互不消融。人人单独行动。每人都处在密封的孤独中，包在自身之内。为了度过他的生命，然后消失。生与死不断地交替。在世上，每秒一个生命，每分六十个生命。每小时三千多新生儿；同样多的死人！每年，三百万人让位于三百万新生命。确实明白、并入，“实现”这个的人，他能象以前那样，以自我为中心，为自身命运激动吗？

六点

今天我在飘荡。我感到身体美妙地减轻了。一个微小的活的物质充分意识到它的微不足道。

我想起在巴黎时，泽兰热把他的朋友让·罗斯当*带来度过夜晚时，激动人心的谈话……

在这无边的宇宙中，人的状况是古怪的。今天我觉得它与当时一样清晰地显示出来，当时，我们倾听罗斯当用尖锐清醒的嗓音，学者的谨慎、准确，诗人抒情的激动和意象的清新，给它下定义。今天，接近死亡给这些想法以特殊的吸引力。我虔诚地玩味这些想法。我能给自己的困恼找到药物吗？

我本能地拒绝形而上学的幻想。对我来说，虚无从来没有这样明显过。我恐惧地，带着本能的反抗接近它；没有任何要否认它，在虚无的希望中寻找栖身地的诱惑。

比以往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不过是个奇迹！我仿

* 让·罗斯当（1894—），法国著名生物学家，十三岁时便开始写第一本著作。

佛从外部观察这分子的奇异集合体，一段时间内，这还是我。我相信在内心深处瞥见这些神秘的联系，三十多年来，在我本体的几十亿细胞之间不停地进行着。这些神秘的化学反应，这些能量的转化，在我的大脑皮层细胞中不知不觉完成，此刻使我变成会思维和写作的动物。我的思想，我的意志，等等。所有这些精神活动，我引以自豪——只不过是独立于自我的思索的集合体，只不过是自然的不稳定的现象，为了使之永远停止活动，只消几分钟细胞窒息……

晚

重新睡下。平静。脑子明晰，有点沉醉。

继续思索人和生活……怀着惊异与欣赏的混合感情，思考在我身上得到充分发展的体质遗传。在我身后几十亿世纪，我看到各个活梯级。从起源开始，从这不可解释、也许偶然的化学组合开始，这种组合有一天在某个地方，在热海深处，或在石灰地层上产生，从中化出原生质的最初显现，直至变成拥有意识，能够想象秩序、理性法则和正义的奇异而复杂的动物……——直至产生笛卡尔、直至产生威尔逊。

这种想法令人兴奋不已，毕竟完全合情合理：其他形式的生命趋于产生无限高于人类的生物，可能由于宇宙的大变动，在萌芽状态就被毁灭了。现代人作为最后一环的机体链条能够经历沧桑，发展至今，难道不是奇迹？能够经历地球地层千百次变动而不消灭，岂非奇迹？能够逃脱大自然盲目的挥霍，岂非奇迹？

这奇迹会延续多久？我们人类走向何种不可避免的结局？人类也会消灭吗，就象三叶虫，巨蝎和其他我们知道存在过的

浮游生物和爬行动物消灭了一样？人类是否能侥幸经过一切变动，存留在地壳上，继续长期发展呢？直至何时？直至太阳变冷、不动，不再给人类热量和生存可能之时？人类在消灭之前能完成怎样的新进展？令人头昏目眩的思索……

怎样的进展？

我不相信这样一种宇宙图景：人类会在其中起到特殊作用。我遇到过太多的荒谬事和大自然的矛盾，无法接受事先存在和谐的想法。任何上帝都永远不会回答人的呼吁和询问。人所得到的回答，只是他的回声。人的世界是封闭的，局限于自身的。唯一容许于人的雄心，是安排好这有限的地盘，尽量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地盘比起人的细小显然是广阔的，而比起宇宙，则又微乎其微。科学终于教会人就此满足？使人找到在意识到自身渺小的情况下的平衡和幸福？不是不可能。科学还能大有作为。它能教会人接受天生的限制，接受产生人的偶然性和人的渺小等概念。它能引导人持久地达到我今晚感到的平静。达到几乎平静地观察不久等待着我的虚无，一切消融其中的虚无。

二十三日

一觉醒来。比平时睡得长些，熟些。休息过来。几乎感觉良好，没有令我窒息的分泌物，没有破风箱似的呼吸。

在沉醉的状态中熟睡。绝望然而柔和的沉醉。今天上午重新压抑着我的东西，我觉得分量不大，无关紧要；虚无，我临近的死，以特殊性质、令人无法反抗的信心强加于我。不是宿命论，不：由于生病和死，参与宇宙命运的情感。

我多么想恢复昨晚的精神状态啊！

在游廊下，午饭前。谈话。留声机。报纸。

在诺瓦荣前面和乌阿兹和埃斯纳之间全线进行战斗。二十四小时内推进四公里。我军占领拉西尼。英军夺回阿尔贝、布雷—舒尔—索姆。（可怜的德拉库正是在布雷的神甫住宅后面牺牲的，一颗流弹在树丛竟然击中了他。）

晚

恢复昨天的平静。今晚，吃晚饭时，非常厉害非常长的窒息。随之而来的是无比的衰弱。

二十六日

从昨天上午起，几乎连续的胸骨后疼痛。夜里不可忍受。伴随着呕吐。

二十七日

晚七点。喝了点牛奶。约瑟夫快回来了，然后明天上午才能出现。我等他。我倾听脚步声。许多重要的事要做：整理床铺、枕头、蚊帐，准备汤药，尿壶，调好百叶窗，洗刷痰盂，将茶杯，药水瓶，电灯开关和揿铃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晚安，军医先生。”“晚安，约瑟夫。”等到八点半，埃克托老爹出现，夜班护士。他不说话。他打开一条门缝，伸进头来。他好象说：“我来了。我在守夜。不用害怕。”

然后，是孤独，无尽无休的夜开始了。

半夜

失去勇气。我身上的一切都出毛病了。

把一切归到自己身上，就是说归到自己的结局上。如果我想起从前的一个人，心里马上想："又是一个不知道我完蛋了的人。"或者想："他知道我的死讯，会说什么呢？"

二十八日

疼痛好象减轻了。或许来时无影去也无踪？

X光透视情况不好。从上次透视以来，纤维组织增生大大加速。尤其右肺。

八月二十九日

痛苦减轻。四天不舒服弄得精疲力竭。

公报：新的攻势（在斯卡尔普河和韦斯勒河之间）向前推进。英军开向诺瓦荣。巴波姆属于我军。

致让—保尔：

你将是高傲的。我们也是这样。就接受下来吧。毫不犹豫地高傲吧。低首下心：寄生的，自惭形秽的品德。（往往只是无能的内心意识。）既不虚荣，也不谦逊。自知强有力，才能强有力。

自暴自弃的趣味，屈就的愿望，等候命令的愿望，服从的骄傲，等等，也是寄生的。软弱和惰于行动的准则。害怕自由。必须选择能提高威望的品德。崇高的品德：毅力。毅力产生崇高庄严。

抵偿：孤独。

三十日

越过诺瓦荣。以什么代价？

很惊讶让报纸重复战争临近结束。美国没有参战，只满足于以军事威胁取得胜利，军事和平。威尔逊想在政治上让德国和奥地利投降。剥夺俄国对它们的保护。在事件进展的过程中，人们希望两个帝国崩溃，在柏林、维也纳和彼得堡建立牢固的共和制，可以与之有效地谈判，毕竟还不到半年吧？

我的窗。六根电线绷得很紧，象照片底板上的印痕，穿过长方形的天空。酝酿雷雨的日子，细水珠相隔几公分，朝同一方向不断在电线上滑动，彼此总不相碰。此刻，什么也干不了，也看不见别的……

九　月

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

新的一月。我能看到这月结束吗？

我又开始下楼。在楼下进午餐。

自从我不再刮胡子（七月），我不再在洗脸盆上方的镜子里照镜子。刚才在秘书处，我蓦地在镜子里瞥见自己。犹豫一下才认出这个大胡子，垂死的人是自己。“有点衰弱，”巴尔多承认。应该说“恶病质”！

这不可能再延续几个星期……

英军夺回凯梅尔峰。我军进攻北运河。敌人龟缩在利斯河。

一日夜里

拉雪尔。为什么拉雪尔？

拉雪尔。她的褐色眉毛。目光周围那种金色的光晕。这目光的成熟！她用手按在我的眼睛上，不让我看到她的欢愉。她的手痉挛，沉重，骤然放松，她的嘴，她全身的肌肉同时放松……

九月二日

有点风。我安顿在屋子的角落里。头顶上，游廊下，我听见戈瓦朗、伏瓦兹内和军士在叙述他们的大学生生活。（拉丁区，苏弗洛咖啡店，瓦舍特咖啡店，风笛舞会，女人，等等。）侧耳细听了一会儿，恼怒地回到大厅。心情紊乱。

让一保尔，别太担心失去你的时间。

不，我该对你说的不是这个。相反，请确信一个人的生命令人难以相信地短促，你时间不多，以便实现自己的目标。

还是可以浪费一点自己的青春，我的小家伙。昂图瓦纳伯父快离开人世，因为丝毫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而无法得到安慰……

九月三日

晨曦。

昨夜梦到你，让一保尔。你在这儿的花园里，我搂住你，我感到你坚定、挺胸，宛如一株茁壮成长的小树，什么也不能阻止它向上。你是个小不点，就象几星期前我将你抱在膝上那样，你是个青年，就象我以前那样，你是个医生，就象我是

医生那样。一觉醒来，第一回这个想法掠过我脑际："兴许他将来是医生？"

我的想象力围绕着这个驰骋。眼下我想遗赠给你一些卷宗，几叠笔记，十年的观察、研究、起草的计划。你二十岁时，如果不知拿这怎么办，就送给一个年轻医生吧。

我不想这么快抛却我的梦想。这个年轻医生要继续我的事业，他就是今天上午我见到的，我想见到的你……

中午

放弃喉咙操练疗法，缩短呼吸练习也许是错误的。半个月内，病情加剧，今天上午不得不进行一次电灼。

上午躺在床上。

报纸。反复阅读《劳动节》的新信息。语调普通而崇高，语言充满理智。威尔逊重复，真正的和平应是别的东西，远非欧洲平衡的新改变。他明晰地说："这是一场解放战争。"(象美国的战争。)*不要重新陷于以前的徘徊中，一下子消除战前欧洲这种奇异状态：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劳动者由于武装军备而穷困破产上好刺刀，生活在国境线后面。和解的各民族的大团结。最终给古老大陆带来造成美国强大的安全环境那种和平。没有战胜者和屈辱者的和平，不留下任何复仇酵母的和平，不会有朝一日助长战争精神复活的和平。

威尔逊指出这样一种和平的首要条件：打倒独裁政府。基本目标。只要日耳曼帝国主义没有连根拔除，欧洲就没有和平。只要奥地利—德国集团不朝民主方向发展，只要错误思想

* 指美国独立战争（1774—1783）。

的策源地（错误是因为反对人类的总体利益）不消灭：信仰帝国的狂热，对武力厚颜无耻的炫耀，对德国优越于其他民族和拥有统治它们权利的信念，等等，欧洲就没有和平。（德皇周围的人宣扬救世主降临说，企图使每个德国人都变成十字军参加者，其任务是将日耳曼霸权强加于世界。）

晚

晚饭后，戈瓦朗和伏瓦兹内好意来看望。谈论德国。戈瓦朗认为，这种对武力不祥的狂热既不是帝制结果，也不是种族的特性：与其说是学说，不如说是本能。讨论：德国不是普鲁士，等等，戈瓦朗也承认，德国有着形成一个和平自由民族的一切必要因素。日耳曼救世主降临说毕竟是种族的本能？显然，独裁制度鼓励、发展和利用了这本能！如果我们战胜了，消灭这个干尽坏事的德国，就取决于我们，取决于和平条约的性质，取决于我们对战败者的态度。威尔逊想让德国人接受民主教育，使救世主降临说束之高阁，迅速削弱德国民族，或者使它转向别的目标，和平条约不要给它任何复仇借口。这可能是十五年的事。我抱有良好希望。我不相信，认为一九三〇年后，共和的、古朴的、勤劳的、和平的德国会变成欧洲联盟最牢固的保证之一，这种想法是搞错了。

伏瓦兹内忆起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非常正确。为什么卡约的法德协议只是延迟了战争？因为他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德国的政治制度。因为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目标继续是它们的皇帝、大臣和将军的目标。这一切，威尔逊都明白。战胜德皇毫无用处，如果不能触及帝制的普鲁士条顿精神，它的霸权野心，它的泛日耳曼主义。消灭内在的原因，使帝制精

神不能复活。这时，持久和平就有保证了。

不要忘记，独自对抗整个欧洲的德皇政府暗中破坏了海牙会议*。（戈瓦朗提供细节：一致通过限制军备；签订一个协议——它的后果无可估量；签字前一天，德国代表接到政府指令，不要参加签字。）这一天，帝国扔下假面具。如果仲裁原则通过，如果限制军备被德国接受，象其他国家那样行事，一九一四年欧洲的局势将截然不同，战争确实可以避免。回忆一下。只要置于大陆中心的泛日耳曼扩张制度保持对七千万臣民的绝对权力，它一贯对自己的臣民夸大民族自豪感，那就对欧洲不可能有和平。

九月四日

从今天上午起，胸痛无定点，持续不断，异常难受。（其他地方除外。）

战报重新宣布夺取佩罗纳。我相信从没承认过佩罗纳八月以来再度失守。

菲力普的短信。在巴黎，人们传说，福什打算同时发动三路进攻。一路攻向圣冈丹。第二路攻向埃斯纳。第三路同美军一起攻向默兹。正如菲力普所说："将来还要有死伤……"果真要死许多人，才能同意威尔逊的原则吗？

晚

戈瓦朗来看望。气愤。对我叙述晚饭时由于威尔逊新的咨文

指1899年五、六月间在俄国倡议下召开的海牙会议，目的在于联合大陆各国反对英国。

引起的讨论。几乎一致认为，国联首先是一个工具，战后通过这个稳定的机构，延续文明世界的联盟，以对付德国和奥地利。戈瓦朗认为，这个想法已牢固地嵌入法国领导人的脑袋里（从普安卡雷和克列孟梭开始），可以这样来概述："欧洲的和平统一只能在这个条件下实现：把德国佬从这个联合体中驱逐出去。可诅咒的种族。未来战争的酵母。不可能有和平，只要欧洲还存在一个活跃的德国。因此，置它于监护之下，阻止它为害。"

可怕。如果戈瓦朗说的话是真的，这就会是对威尔逊的思想的绝对背叛。首先，是将欧洲的三分之一逐出总联盟，借口是这三分之一要为战争负责，永远不能信赖它，这就等于把欧洲符合法律的组织扼杀在萌芽中，满足于对国联的讽刺，承认人们梦想把欧洲置于英法的霸权之下，乐意培育新的流血冲突的萌芽。

威尔逊非常敏感，非常警觉，不会落入这个帝国主义的陷阱中！

五日，星期四

今天人站不隐。我委实是个正在窒息而死的人，下楼梯要花五分钟。

慢慢地，有规律地走向死亡。又想起父亲临危那一夜。他哼哼童年时爱唱的复调：

快，快点，去赴约会！

我不该拖延写下关于父亲的笔记，我想把这笔记留给让—保尔。

多少次在后方的宿营地，平静地幸福地重新找到一张床，

我躺着度过几个小时，想象战后情景，天真地幻想即将来临的时代，更美好、更繁忙、更有用的生活，我决意要过这种生活……一切好象都应当这么美！

死亡，亡死。固定的想法。在我身上，这仿佛闯入者，外来者，寄生者，溃疡。

如果我变得能接受死的想法，一切都会改变。但必须寻求形而上学。而这……

奇怪的是，返回虚无能引起这样的抗拒。寻思：如果我相信地狱，确信下地狱的话，会感受到什么。我怀疑这会更糟。

九月五日，晚

少校托约瑟夫带给我一本有书签带的杂志。我打开来看："战争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永远只有一个起因：军队。去掉军队，您就去掉战争。怎样消灭军队呢？通过消灭专制。"这段引文摘自维克多·雨果的一篇讲话*。雷蒙在页边对"一八六九年的和平代表大会"打了个惊叹号。

谁愿意嘲笑，就让谁嘲笑吧。由于五十年前已经有人宣扬消灭暴政和限制军备，是否就有理由不抱希望，看到人类最终摆脱荒谬呢？

这几天比以往更大量地咯痰。碎屑数目增加。（一片片粘膜和假膜。）

九月六日

今天上午收到罗瓦太太的信。每年她儿子的忌日，她都给

* 雨果系1869年在洛桑召开的和平大会主席。

我写信。

（吕班常常使我想起小马尼埃尔·罗瓦。）

如果他活着，眼下他会想什么？我能设想他受伤了（象吕班那样），但总是充好汉，急于要治愈，重返前线。

让—保尔，我寻思，将来，一九四〇年，你二十五岁时，你关于战争有何想法。不用说，你生活在重建的，平定的欧洲。你能想象“沙文主义”是什么吗？一九一四年八月，象你二十五岁那么大的人，他们前途似锦，却象我亲爱的小马尼埃尔·罗瓦那样庄严地出发去战斗，他们狂热的英雄主义是怎样的？要公正，善于理解。不要不理解这些年轻人的高尚，他们并不想死，却勇毅地接受了为他们在危急中的国家冒生命危险。他们不是头脑疯狂的人。许多人象马尼埃尔·罗瓦那样，同意作这牺牲，因为他们深信，这牺牲保证了未来几代人——你是其中之一——有更美好的未来。是的，许多人。我认识他们。昂图瓦纳伯父为他们作证。

报纸。我军已越过索姆河，到达吉斯卡尔。向索瓦松北部前进，夺回库西。我军会阻止德军安顿在埃斯考河和圣冈丹运河后面吗？

七日晚

致让—保尔：

我想到未来。你的未来。这“更美好”的未来是马尼埃尔·罗瓦那样的人所期望的。更美好？我希望对你是这样。我们让你们接受一个混乱的世界。我很担心你在一个动乱异常的时代走进生活。矛盾、无信心，新旧力量交锋。肺部必须健壮

才能呼吸这有害的空气。当心！生之欢乐不是人人都可得到的。

我一般不排斥预言。要预见明天的欧洲，思索就够了。在经济上，所有国家都贫困了，社会生活到处不平衡。精神上，与过去突然决裂，旧价值崩溃，等等。因此，确实会产生巨大的惊慌。一个蜕变期。增长的危机，伴随发烧、痉挛、冲动与低落。最终会平衡，但不会马上到来。生育不会没有阵痛。

你会在其中变得怎样，让一保尔？很难看清形势。人人都以为掌握真理，都会提供万灵妙药，象历来那样。或许是无政府状态的时代？戈瓦朗相信如此。我不相信。即令是无政府主义，那也仅仅是表面的暂时的无政府主义。因为人类不会走向，也不能走向无政府状态。无法想象。历史放在这里。人类经过不可避免的动荡，只能走向有组织状态。（很可能这次战争标志着决定性的一步，如果不是迈向博爱，至少是迈向相互理解。实现了威尔逊的和平，欧洲地平线将会扩展；人类团结、集体文明的思想趋于代替民族性的思想，等等。）

无论如何，你会看到广阔的变化和重新建设。我想写的是，我觉得在即将来临的时代，舆论和引导舆论的思想——力量，会有增长的、决定性的影响。未来可能比以往更加有可塑性。个人会更加重要。有才干的人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使人理解他的意见，使他的意见占优势；更有可能致力于重新建设。

要成为一个有才干的人。发展自身使人敬服的个性。不盲信流行理论。摆脱自身个性苛求的重负，这是诱人的！纳入到广阔的集体激情的活动中，这是诱人的！信仰是诱人的，因为这很方便，高度令人快慰！你要善于抗拒这种诱惑！……这并非易事。人越是觉得轨迹凌乱难寻，为了不惜一切摆脱困惑，

越是倾向于接受使他放心、能引导他的现成学说。向自己提出，又不能独自解决的问题，一切近乎合情合理的回答对他来说都象一个避身之地；尤其他觉得这个回答得到大多数人同意而通过。极大的危险！抵制，拒绝口号！不让自己卷进去！宁可处在犹豫的苦恼中，也不要空论家们给一切"加入者"提供的懒洋洋的精神舒适！独自在黑暗中摸索，这并不古怪，不过这有点苦恼。最糟的是，顺从地追随邻居举起假旗号。当心！在这一点上，你父亲的作为对你是个楷模！他孤独的生活，他不安的永远不固定的思路对你是个光明磊落，审慎、有内在力量和自尊的典范。

清晨。失眠，失眠。

（当我对让－保尔说话时，便倾向于用"布道者"的口吻。放弃"当心"等说法。）

成为一个"有才干的人"……只忘掉一件事：给以秘决。

秘诀？作为一个有才干的人，我只接近过医生。我趋于认为，一个有才干的人面对事件，现实和社会生活意外情况的态度，不应有别于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重要的是目光能具备某种纯洁无邪。在医学上，人们所知道的，书上所教导的，很少足以解决每一特殊病例提出的新问题。一切疾病——同样，一切社会危机——都象第一个病例，以往没有相同情况；都象异乎寻常的病例，对此，新的治疗方法总要创造出来。必须具有丰富想象，才能成为一个有才干的人……

一九一八年九月八日，星期日

今晨醒来咯出约十厘米一块东西，交给巴尔多检验。

重阅昨夜所写的笔记。很惊讶能这样不时关注未来和我身后的人们。是否仅仅因为让—保尔的缘故？

考虑之下，这种关注完全是自发的，比我所说的间隔时间更短。相反，我的惊讶是努力思索、回复自我的结果。实际上，思考未来在我是一种持续的自然而然的精神活动，……真古怪！

午餐前

想起一则曾使菲力普震惊的社会新闻。（我们的一次非职业性的谈话。我当时刚进他那一科。）谈的是一个死囚，他来到断头机的铡刀旁，由行刑的助手抓住，他挣扎着，向检察官叫道："别忘了我的信。"（他在狱里得知他的情人欺骗了他；行刑那天早上，他给法官写信，坦白了一件未受惩罚的坏事，那个女人积极参与其事。）

我们弄不明白。直到最后一刻，也毫无例外地关注世间的事！菲力普从这里看到，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真正无法"实现"非存在的证明。

这件事如今不再使我感到那样的惊讶。

九月九日

嘴里一股恶臭味。何必多此折磨呢？对杂酚油药剂，我从来不抱任何希望，它使人想起牙医，夺走我一切吃的欲望。

下午，室外

今天上午写下日期：九月九日，我猛然记起：今天是勒维尔事件两周年。

晚

整天在回忆勒维尔。

黄昏时我们到达了。急救站安置在地下小教堂。村子一片废墟。昨天落下两百颗重磅炮弹。漆黑的夜，升起照明弹。担当旅长职务的上校，将指挥所设在一幢只剩三面墙的房子里。设在树林里的七五型炮在吼叫。水塘周围山墙倒坍。红色的鸭绒被洞穿了，翌日早晨，我在被子旁受了伤。辎重队将布满碎屑和干土的地面碾成一道道沟。村后的山脊——透过地下小教堂打碎的玻璃窗，可以看见山脊，伤员大批从那里下来，他们盖满灰尘，跛行着，个个神情柔顺，若有所失。我看到山脊映衬在火焰熊熊、布满铁丝网木桩的天空中；铁丝网木桩往同一方向倾斜，仿佛被飓风吹歪。左面的旧风车两翼倾落，活象摔坏的玩具。（描写这一切的古怪的兴趣。为什么？使之免遭遗忘？为了谁？使让—保尔知道，一天早上，在勒维尔，昂图瓦纳伯父……？）地下小教堂在入夜时挤得满满登登的。呻吟声，呼叫声。屋里的麦草中，死人和不能抬走的人放在一起。防风灯放在祭坛上。蜡烛放在瓶子里。阴影在穹顶上奇怪地晃动。我又见到那张桌子，架在木桶上的木板，衣物被单，一切历历在目，仿佛我有时间观察，以便记住。我当时的活动！这种半沉醉和充满职业愉快的状态，这种干活的热情。动作迅捷。保持最大限度的自制力。所有感官惊人地警觉，意志力沿四肢而下，直达指端。也有一个苦恼；同时，有种木头人似的迟钝。由目标和要做的事支持着。一无所闻，一无所视，全身心放在要做的事上。做事井井有条，十分灵活，不慌不忙，不失一秒，每个动作都很必要，做到伤口消毒，血管及时缝上，

骨折处暂时固定不动。下一个！

我更模糊地重新看到挡雨披檐和车库，他们从小巷的另一边过来，把担架上的伤员安置在那里。我清晰地记得这条小巷，必须贴墙而行，躲避子弹。耳朵里竟听见叽叽声和灰泥墙上的脆裂声！吊着手臂的大胡子小个指挥官狂热的目光，他举起那只好手，在太阳穴的高度挥动的方式，仿佛他在赶一群苍蝇："这儿苍蝇太多。苍蝇太多。"（我蓦地想到这个大胡子、头发花白的老兵，他跟我们一起待在龙普雷—莱—科尔—圣野战医院，他阴郁的神态，他赶走躺在他担架上的伤兵时的郊区口音："下来，他们叫您！"）

整夜人们在工作，没有怀疑到迂回运动。清晨，联络兵来到，村子侧翼受到进攻，用作撤退的战壕变得危险，尽管机关枪扫射，需要穿过广场，到达唯一可通行的交通壕。一刻也没想，我有生命危险。倒下时，红色鸭绒被在眼前出现，还有这明晰的信念："肺部打穿了……没有打中心脏……我会脱险。"

（事情就出在这里……如果那天早上我腿部或手臂受了伤，我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如果我的双肺完好无缺，我吸入的这点芥子气后来不会肆虐。）

九月十日

从昨天起，脑子里专心致志于回忆战争。

我想为让—保尔写下一段伤寒患者的故事，——正因此，比起我大多数医院同僚，我留在前线的时间要长得多。一九一五年冬。我一直待在孔皮埃涅的团队里。团队在北部前线。在营的军医之间，建立了轮流值班制，每隔半月左右，我们每个

人往后走六公里，领导几天一个小兵站，一个二十来张床位的诊疗所。有天晚上我来到那里。在一个拱顶地下室，有十八个病人。每个病人都发烧；好几个是四十度！……我在灯光下审视他们。不用犹豫：十八个伤寒患者。然而，前线不许有伤寒病人。实际上，有命令不许诊断伤寒病人。当晚，我给四条杠的军医打了电话。我告诉他，这十八个“好人”我觉得患了严重的肠胃紊乱症，同副伤寒紊乱症十分近似（我谨慎地避免用伤寒这个词），在思想上，我不想管理这个诊疗所，深信这些可怜的家伙就要在地窖里完蛋，如果不马上撤走他们的话。第二天，一大清早，派我坐车去交涉。他们让我到师里去。我同领导争了一场。好歹我获准马上撤走病人。从这天起，我的工作有一个“记录”，正因如此，直到我受伤，我不得不被拒绝任何升迁！

晚

我思索在这里同别人的关系。杂处一起，令人想起前线的情景。不。无法相比。这里，是同伴关系，如此而已。在前线，最微不足道的炊事兵也是个兄弟。

我想到我认识的人。阴郁地巡视一遍。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残疾，截了肢，或逝去了……卡利埃，布罗，朗贝尔，正直的达兰，于亚尔，莱斯内，穆拉通，他们在哪里？索内呢？小诺普斯呢？还有许多别的人呢？他们之中有多少人能安然无恙地打完仗呢？

我思索战争，今天同往日不一样。达尼埃尔在别墅区对我说过：“战争，人与人之间异乎寻常的建立友谊的机会……”（残酷的机会，而且是短暂的友谊！）他毕竟说得对：某种怜

悯，宽宏，相互温存。在人人有份的这场不幸中，以具有相同的基本反应而告终。不管是不是军官，都是一样受屈，一样遭罪，一样厌烦，一样恐惧，一样希冀，一样踩烂泥，时常是一样的汤，一样的报纸。比别的地方少一些手段和伎俩，少一些恶毒。彼此极其需要。互爱互助。很少个人对立，没有嫉妒（在前线）。没有仇恨。（甚至对于面前的德国佬也没有仇恨，他们是同样的愚蠢行为的受害者。）

另外还有这个：由于实际情况，战争是一个思索的时代。对无知识的人和对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如此。简单而深入的思索。除了少数例外，人人莫不如此。是否天天同死亡打交道，迫使最不善静思的头脑也要思索？（例如这本笔记……）我营的战友中，没有一个我未曾发现过不在思索的。孤独的，内省的思索，这样做仿佛一种需要，而且加以隐瞒。为自己保留的唯一角落。在这被迫的非人格化之中，思索是人们最后的藏身之地。

对死里逃生的人来说，这种思索的果实还会剩下什么？或许没有多少东西。无论如何，有一种狂热的生存欲望；恐惧作无谓的牺牲，恐惧豪言壮语和英雄主义？或者相反，怀念前线的“品德”？

十一日

那天早上咯出的一块东西作了细胞组织鉴别。不是假粘膜，是一整块粘膜。

晚

实际上，我几乎既思索我的生命，也思索我的死亡。我不断回首往事，象拣破烂的在垃圾箱里搜索。我用钩子钩回一些

碎屑，审视，捉摸，不懈地思索。

生命包含的东西多么少啊……（我这样想，并非因为我的生命很短促。对一切生命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极端平凡：无边的黑夜中短暂的亮光，等等。很少人知道，他们重复这老生常谈，说的是什么。很少人感觉到这话悲怆感人之处！

不能完全摆脱这个无益的问题："生命的意义何在？"我自己在深思往事时，往往突然自问："这有什么意思呢？"

毫无意思。接受这点有些困难，因为十八个世纪的基督教已经深入骨髓。越是思索，越是环顾四周和观察自身，便越是确信这个明显的真理："这毫无意思。"千百万人生长在地面上，乱攒乱动，然后解体、消失，让位于另外的千百万人，明天，会轮到他们崩溃灭亡。他们短促的出现毫无意思。生命没有意思。如果不是在这转瞬即逝的生活中竭力成为尽可能少些不幸的人，那就毫无意义。

这种看法并非象人们认为的那样令人泄气，使人消沉。会感到清除、解脱了一切幻想，那些想不惜一切让生活有意义的人，正是用这些幻想来哄骗自己。这能给人以平静、强有力、自由的美妙感情。这甚至会成为相当使人振奋的想法，如果人们善于抓住它的话……

我突然想到B楼底层那间娱乐厅，我每天上午离开医院时，都穿过这个厅。如今我又看见里面满是在地上乱爬的孩子，他们正在玩积木。那里有患了不治之症的小孩，有残废的，生病的，康复的小孩。那里有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半傻瓜，其他的则很聪明。总之，是个缩影……从望远镜粗的一头去看人类……许多孩子只满足于偶尔动一下摆在面前的积木，移动、翻来复去摆各个平面。另外一些孩子更机灵些，调配颜色，排

列积木组，成几何图形。有的孩子更加大胆，津津有味地垒成摇摇晃晃的小建筑。有时，一个头脑专心，执著，善于创造，很有雄心的孩子，给自己定下一个困难的目标，经过上十次徒劳的努力，终于搭成一座桥梁，一座方尖碑，一座高高的金字塔……娱乐时间结束，一切将会崩溃。在亚麻油毡上只剩下一堆散乱的积木，是为明天的娱乐准备好的。

总之，这是一幅很接近生活的图景。我们每个人，除了玩耍没有别的目标（不管给自己的漂亮的借口如何），根据自己的任性和能力，集中起生活给自己提供的因素，以及生下人间在自己周围找到的五颜六色的积木。最有才能的竭力把他们的生活造成一座复杂的建筑，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必须尽力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使娱乐变得尽可能有趣……

每人有自己的方法。每人带着机遇给他带来的因素。好歹建成自己的方尖碑或金字塔，这确实非常重要吗？

当天夜里

我的小家伙，我后悔昨晚写下了几页纸。你读后，这几页会使你气恼。“老头子的想法，”你会说，“垂死的人的想法……”你无疑说得对。我不知真理在哪儿。对于你准定会自问的问题，有别的不那么否定的回答：“以什么名义生活，工作，并尽自己最大限度的努力呢？”

以什么名义？以过去和将来的名义。以你的父亲和你的孩子们的名义，以你是链条中的一环的名义……保证连续下去……遗传获得的东西——将改善、丰富了的东西传下去。

我们的存在理由或许是这个吧？

九月十二日上午

我一直只是一个中等的人。能力中等，生活要求我与此协调。中等智力，记性尚好，有吸收才能。中等个性。其余的是虚饰。

下午

健康，幸福：都是遮眼罩。疾病终于使我变得清醒。（为了自我了解和了解人，最好的条件是得过病和恢复健康。）我渴望这样写："身体始终健壮的人势必是个傻瓜。"

我一直只是个中等的人。没有真正的文化知识。我的文化是职业性的，限制在我的职业方面。伟人们，真正的伟人们不会局限在他们的专业知识中。伟大的医生，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数学家，伟大的政治家，不仅仅是医生，哲学家，等等。他们的头脑能在其他领域随意活动，超越特定的知识范围。

晚

关于自己：

我只不过是一个有过运气的人。我选择了自己获得最大成功的职业。（这已经证明有某种实际智力……）但这是中等的智力，相当沉着，足以从有利的局势中得到好处。

盲目骄傲地生活过来。

我想象一切归之于我的头脑和我的毅力。我想象创造了自己的命运，当之无愧获得成功。我想象我是个一流人物，因为我终于让不如我有天赋的人评判为这样的人。虚假。我骗了菲力普本人。

幻景、幻象，都不能持久。生活无疑给我强烈的失望。

我只不过是个好医生——象许多其他的人一样。

九月十三日

今天上午粉红色的咯痰。十一点。在床上等待约瑟夫来拔火罐。

我的房间。丑陋的小天地，我熟悉得巨细无遗，直至令人恶心的田地。没有一只钉子，没有一个旧钉的痕迹，没有一处粉红色墙壁刮花的地方，我的目光不是千万次触及过的！贴在镜子上方的，总是这些姑娘！（如果我终于让人去掉这些画，或许我反而会缺少点东西。）

在这张床上，一小时又一小时，日日夜夜。我是多么积极进取啊！

行动。我不仅仅积极进取。我对行动有一种狂热的、幼稚的崇拜。

（对从前的活动不要持不正确的态度。我知道，这是行动教会我认识这一点。同现实紧密接触。我是由行动所锻造出来的。甚至包括这战争地狱，如果我能坚强地顶下来的话，这是因为它不断迫使我行动。）

下午

说到底，我本来应该当个外科医生。我带着外科医生的气质来从医。要彻底做个好医生，必须也能做个静观者才行。

晚

我又思索从前的美好活动。相当严厉。现在区分出哗众取宠的部分——一部分。（对于自己，甚于——无论如何，相当

于——对待别人。)

我的弱点：不断的需要赞许。(这样承认，我要付出很大代价，让-保尔!)

上百次看到，为了发挥最大的劲头，别人在场对我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感到有人在看我，评论我，欣赏我，这激起我所有的才能，鼓起我的勇气、我的决心和我的力量感，使我的意志获得不可抑制的冲动。(例子：炮轰佩罗纳——蒙米拉伊野战医院——对“燃烧树林”的袭击，等等。另外的例子：当平民时，在我的合作者的注视下，我在医院诊断，较之独自在家，在诊室面对病人，无可争辩地判断更敏锐，治疗更大胆。)

今天我意识到，真正的毅力不是这个：而是不需要旁观者的毅力。我的毅力需要别人在场，才能达到极点。独自在鲁滨逊的岛上，我可能会毁灭。而星期五的到来会使我做出壮举……

晚

培养你的意志，让-保尔。倘若你能拥有意志，你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

十四日

复发。除了别的疼痛以外，还有内胸骨痛。无法解释的抽搐。胃里保存不住任何东西。不能起床。

戈瓦朗给我送来报纸。瑞士人在谈论奥匈的和平建议(?)，以及德国的悄悄的革命运动(?)……由于威尔逊的咨文，民主思想已在发展?

美军朝圣米耶尔方向推进的消息不是不可靠。圣米耶尔，是

通往布里埃和梅兹的方向！我军来到了兴登堡防线*，据说这是不可逾越的。

九月十六日

好一点。不再呕吐。这两天因禁食弄得十分虚弱。

克列孟梭对奥地利和平设想的回复。极其令人不快。骑兵军官的口吻。更糟：泛日耳曼主义者的口吻。最近的军事胜利的效果很快反映出来：一个对手一旦以为占据优势，便会道出隐蔽的思想，这些思想总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只要协约国的胜利，不是美军单独获得的，威尔逊跟协约国的政治家斗争就得费大力气。协约国找到机会光明正大地宣称它的欲望。但它想虚张声势，显出要求最大限度的利益，担心在最终解决时得不到从战败国那里尽可能搜刮到的一切。戈瓦朗说："几次胜利，协约国已经沉醉了。"

十七日

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想做的事，支气管肺炎不断复发，始终被看作肺部感染复发的一种形式。

十八日

巴尔多长时间检查，然后赛格尔诊断。右心肌机能明显减弱，伴有发绀和低血压。

我等待这个结果已有几个星期。古老的格言："肺有病，

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1916年后为德军司令官。兴登堡防线是德军参谋部建造的防御体系——从北海到瑞士边境，德军声称坚不可摧，1918年9—10月被联军攻破。

照料心。”

一个男护士的特点：急需他来，永远无法喊他，——他不可忍受地猝然而至时，又待在房里总是不走。……

十九日至二十日的夜里

生与死，不断的萌发，等等。

今天下午，同伏瓦兹内一起看香槟前线的一张地图。我突然记起这片泛白的平原(沙隆东北面的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歇息，吃点东西，那是在一九一七年六月，我换了职务。地面在战争初期被炮轰翻掘得乱七八糟，什么也不再生长，连一棵狗牙根也没有。这是在春天，远离前线，周围整个地区重又种上庄稼。我们歇息的附近，在一片白垩土的荒漠中，有一个蓊蓊郁郁的小岛。我走了过去。这是一个德国人墓地。同地面一样齐的坟茔埋在深草丛中，在这些新鬼的坟上，长满繁茂的燕麦，野花，还有蝴蝶。

太普通了。今天，回忆起这件事引起我的激动不同于那时。整晚想着这盲目的大自然，等等。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想法。

九月二十日

圣米耶尔前线传来捷报。兴登堡防线的捷报。意大利的捷报。马其顿的捷报。到处传来捷报。可是……

可是以失去什么作为代价呢？

不仅如此。自从我们感到占了优势，可以看到协约国报界改变语调，怎样不使人忧虑呢？巴尔夫*，克列孟梭和兰辛**

---

* 巴尔夫（1848—1930），英国政治家，1916—1919年任外交大臣。

** 兰辛（1864—1924），美国政治家，1914年任国务院司法顾问，后任外交部长。

摒弃了奥地利的提议！无疑迫使比利时摒弃德国的提议！

戈瓦朗来看望。不，我不能想象战争结束也在临近。为了建立德意志共和国，使俄国泥塑巨人站稳脚跟，必须经历漫长的几个月，甚至数年。我们越是接近取胜，便越不会同意和解的和平，唯一持久的和平。

同戈瓦朗在一起。关于进步令人恼怒和徒劳的争论。他说：“那么，您不相信进步啦？”

相信的，相信的。不过，多么出色的进展啊！对于未来几千年的人，没有什么可期望的……

二十一日

在楼下吃午饭。

吕班、法贝尔、雷蒙，不管他们的见解多么不同，都一样是宗派分子。（伏瓦兹内这样评论少校：“我很难相信，大自然给了他一个脑袋。知道他只有一条脊髓，我不会惊奇。”）

致让一保尔：

没有真理，只有暂时的真理。

（我知道以前大家以为防腐剂解决一切问题。“杀死微生物。”人们发现，往往同时杀死活细胞。）

摸索，犹豫。什么也不能最后确定。人们往里深入的一切道路都变成死胡同。（医学上的例子屡见不鲜。我见过同样才能、同样敏锐的人，他们对真理有同样的激情，通过研究同样的现象，正确地进行同样的临床观察，达到截然不同，有时迥然相反的结论。）

年轻时就消除对确信的爱好。

二十二日

胸侧疼得厉害，我一坐下来，就没有勇气挪地方。巴尔多说过这种乙胺苯甲酸药膏有奇效。完全无效。

九月二十三日

他们不知道点灸该落在哪里。我的胸象个漏勺。

二十五日

从昨天起，体温重新大起大落。

仍然想下楼。但在楼梯平台上头昏眼花，不得不回去躺下。

这个房间，这暗粉红色的墙……我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看。

我想到战前，那时我的生活，我的青年时代。我真正的力量源泉，是内心不可变更的相信未来。超过相信：是种信念。如今，我的光亮照耀过的地方，一片黑暗。每时每刻在忍受折磨。

呕吐。三个新来的人把巴尔多拖住在楼下。今天下午马才上楼两次。再也忍受不了他粗暴的方式，殖民军老军人的嘴脸。象往常一样，发出汗臭。我相信为此而呕吐。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一夜不好过。听诊，胸内捻发音的新病灶。

晚

打针后缓和一点。持续多少时间？

戈瓦朗短暂拜访，他使我疲倦了。法美联合进攻。英比联合进攻。德军处处退却。巴尔干前线也是协约国取得胜利。保加利亚要求停战。戈瓦朗说："保加利亚实现和平，这预示着战争结束：妇女妊娠期流出羊水的时刻……"

德国人开始吵嚷起来。社会党人提出了他们进入政府的准确条件。首相在讲话中隐约承认，举国一致不满。

太妙了。事件发展神速，令人害怕。土耳其被摧毁。保加利亚和奥地利准备投降。到处是胜利。和平象深渊一样张开。昏眩。欧洲是否已成熟到获得真正的和平呢？

在格拉斯大饭店，一个美国人以一千美元对一路易来打赌，战争将在圣诞节结束。

能欢度圣诞节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二十七日

虚弱在增长。窒息。从星期一起，完全失音。赛格尔来看病，是巴尔多带来的。长时间检查。不如往日那样冷淡。是不安？

晚

化验痰：肺炎球菌，尤其是链球菌越来越多，尽管用了特效血清。特点明显的中毒感染。

明天上午透视。

二十八日

很明显的全身感染征兆。巴尔多和马才白天上楼好几次。透视检查后，巴尔多决定进行取样穿刺。

他担心什么？主质化脓？

十　月

十月六日

一周。

身体依然虚弱，不能写东西。昏昏欲睡。恢复写笔记甚感愉快。甚至看到我的房间也很愉快。还有我的姑娘们。

又一次脱险？

十月七日

这一周没有碰笔记本。力气恢复。体温终于下降，上午正常，傍晚三十七度九或三十八度。

大家都以为我完蛋了。然后又否定。

九月三十日，星期一，我被送往格拉斯诊疗所。下午由米卡尔动手术。赛格尔和巴尔多在场。右肺严重脓肿。幸亏范围有限。第五天他们总算可以把我送回穆斯吉埃。

穿刺以后，为什么我没有在二十九日自杀呢？没有想过。（千真万确！）

十月八日，星期二

不那么虚弱了。我本该想，很遗憾，他们把我救了过来；可是不。我怀着不踏实的快乐接受这新的间歇……

看报断了一段时间，使我难以理解局势。我不知道德国内阁辞职。那边准定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瑞士报纸说，马克斯·德·巴登*被任命为首相，以便谈判和平事宜。

十月九日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甚至没想过要自杀。只是回到这个房间以后才想到的。在诊断出脓肿和做手术之间这段时间里，只想一件事：尽快做手术——获得成功。

更令人难堪的是：住在格拉斯时，后悔把琥珀项链留在这里的想法总困扰着我。我一回来，甚至决定把它交给巴尔多，让他答应……放在我的棺材里！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这样做。垂死的人的幼稚行为。如果我向这诱惑让步，不要太快评论我，我的小家伙，不要蔑视昂图瓦纳伯父。依附于这条项链的回忆联系着一件可怜可叹的遭遇，不管怎样，这可怜可叹的遭遇是我可怜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

十日

米卡尔来复诊。

十月十一日，星期五

昨天因外科医生的复诊而疲倦。他告诉我详情。严重脓肿，非常集中，由很有抵抗力的一条条纤维隔开。脓很厚，粘

* 马克斯·德·巴登，奥地利亲王，被看作自由派，1918年任德国政府首脑。

连着。他承认，他看到肺处在严重水肿和充血状态中。细菌分析：培养链球菌。

米卡尔对病状感兴趣。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很少：一年中，在这儿治疗的七十九个中芥子气的病人，只有七个普通的脓肿，其中有我。四个成功地作了手术。其余三个……

复杂脓肿的病例幸亏更少。决不能动手术。七十九个中毒气的病人中只有三个病例，而三个都死了。

我很走运。（自发写出的句子。如果我有时间思索的话，是不会写下来的。但写下以后，我不划掉。不用说，我还不算太脱离生活，把延长受苦称作"倒霉"……）

十月十二日

昨天下午又开始起床。更加消瘦了。九月二十日以来掉了两公斤四百克。

心脏一直在衰竭。洋地黄甙，茅膏菜，每天两次。不断出汗。不适，虚弱，干咳，窒息，——同时一起来。如果有人问我身体怎样，这几天我会真诚地回答："不错……"

十三日

瑞士报纸对德国新内阁试图向威尔逊进行的间接活动，以便进行会谈，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细节。公开提出立即停战的要求。合情合理是因为首相在国会的最近一次讲话是一次坦率的和平提议。德国昨天还这样不可一世！

但愿协约国不要滥用这种情况！但愿它们抵挡住获胜越多越好的诱惑……到处已经有一种获胜的赛马骑师的傲慢！我拿得稳，吕梅尔本人忘了，在春天，他考虑的是最糟的情况；今

天，作为毫不妥协的胜利者，他大概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欢乐”这个词不断回到法国报纸上，令人刺耳。“熬到了头”，而不是“欢乐”！怎能这么快就忘记压抑欧洲的如许痛苦呢？什么都不能，连战争结束也不能阻止痛苦仍然笼罩着，存在下去。

十月十四日，夜

又开始失眠。对于犯病时的昏昏欲睡感到留恋，我很惊讶。头脑空空，精神颓丧。置身于“幽灵”中。意识相当清醒，因而深感痛苦。

我本想在这本笔记中描画出自己的形象。为了让一保尔。我开始记笔记时，已经没有足够的注意力，连续干的劲头和工作能力。又是一个未能实现的梦幻

有什么关系呢？冷漠在蔓延，扩大。

十五日

全面进攻。处处报捷。全线同时出击。据说，一关系到和平，联合指挥部便想加快速度，趁最后的机会享受一番。最后一次“围猎”……

今天稍好一点。乐意写点东西。

伏瓦兹内来访。他的菩萨脸。面孔平板；眼睛分得很开，眼窝很浅，眼睑厚而弯曲，象肉质的花瓣（玉兰、茶花）；大嘴，厚嘴唇，行动迟缓。脸孔充满智慧。很中看。一种听天由命的，远东式的宁静。

他以为获得有关各国参谋部精神状态的最新情报。令人不安。自从人们认为可以依赖美国所谓取之不尽的“储备”，损

失便不再计算。暗暗反对和平。拒绝一切停战，入侵德国，在柏林签订和约，等等。伏瓦兹内说："他们想的是胜利，而不是战争结束。"越来越公开敌视威尔逊。已经宣称，"十四点"仅仅是威氏的个人见解；协约国从来没有正式认可过，等等。伏瓦兹内向我指出，自从七月取得最初的军事胜利以来，报纸（受到检查）还不时谈到"国联"，但不再提及"欧洲合众国"。

晚

伏瓦兹内给我留下几份《人道报》*。我惊异地看到，我们的社会党人面目多么平庸，而大家很欣赏美国的国会咨文。狭隘观点的拥护者的口吻。任何伟人是不会从这些人，这些家伙中产生的。欧洲的社会党政治家应归到旧世界的渣滓中。应同其他垃圾一起扫掉。

社会主义。民主。我寻思，菲力普是否说得对，战胜国政府是否会摒弃四年来染上的专政习惯。克列孟梭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共和派）在让位之前或许会挣扎一番！或许未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中心先建立在战败的德国。因为它战败了。

十六日

最近一星期稍好些。

戈瓦朗为我找出二十七日的咨文。同以前的咨文相比没有加进什么新东西，不过更加准确地确定了和平目标。"这场战

* 若莱斯死后，《人道报》掌握在沙文主义的社会党人手中，1920年都尔会议后才成为法共机关报。

争准备了新秩序，等等。”各国人民的一致联盟，集体安全的唯一保证。我看到这些话对我“暂缓死亡”状态的影响，我设想千百万战士，千百万妇女和母亲会有的感受！人们不会徒劳地唤醒这样的希望。不管协约国领导人是否真诚地赞同威尔逊的原则，如今关系不大：局势已经如此，一致的压力非常强大，时候一到，任何欧洲政治家都不能回避开人们正在等待的和平。

我想到让－保尔。想到你，小家伙。无限的宽慰。一个新世界即将诞生。你会看到它巩固。你会助一臂之力。要有能耐，以便好好助一臂之力！

十七日，星期四

威尔逊对德国的最初主动接近给以严峻的回答。明确要求在一切谈判之前必须让帝国崩溃，剔除军人阶层，制度民主化。显而易见，有延迟和平实现的危险。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不妥协态度。不丧失基本目标。问题不是要得到过早的停战，甚至也不是要得到德皇的投降。问题是普遍裁军和建立欧洲联邦。不消灭帝制的德国和奥地利，便实现不了。

戈瓦朗非常失望。我支持威尔逊，反对他和别的人。威尔逊：一个警觉的实践家，他知道病灶在哪里，包扎之前先挤掉脓肿。

说到脓肿，这个巴尔多，善良的大个，解释得很好，芥子气只不过是脓肿的偶然起因。事实上，脓肿属于继发性感染，由于中毒气而引起充血病变，细菌侵入主质而导致的。

十月十八日

今天费了好大的劲才克服了疲劳。除了报纸，不能阅读别的。

协约国报纸谈到我们的“胜利”所用的口气！象雨果关于拿破仑的史诗……这场战争（任何战争）毫无英雄史诗的因素。它是野蛮的，使人绝望的。它象场噩梦，在不安的冷汗中结束。它所能激起的英勇行动淹没在恐惧中。这些行动是在战壕深处，在烂泥和血泊中完成的。伴随着绝望的勇气。伴随着对不得不忍受着干到底的事的厌恶。它只留下丑恶的回忆。军号声声、向战旗致敬，对此都丝毫改变不了。

二十一日

两天不好过。昨晚，气管内注射消炎油。浸润和喉头感觉过敏使操作变得困难。他们三个人合作才成功。可怜的巴尔多汗如雨下。我足足睡了三小时。今天好了一些。

星期三（十月二十三日）

洋地黄甙新药剂好象有效些。

我没有完全失音时，便注意到我更加经常口吃。从前这很少，往往是意识极度混乱的标志。今天，无疑是体力衰退的征兆。

报纸。比利时军在奥斯当德和布鲁日。英军在里尔、杜埃、鲁贝和图库安。不可遏止的推进。德国和美国之间交换照会慢得令人绝望。作为先决条件，威尔逊好象获得帝制宪法改革和建立普选制。这将是很重要的一分。随后要达到德皇退位。明天，或再过半年？报纸强调国内骚乱。不要上当：德国革命可能加速局势发展，但也会使之复杂化。因为威尔逊好象决定

只同十分稳定的政府谈判。

十月二十四日

不，我不羡慕病人通常的无知和幼稚的幻想。人们说过一些关于自知死到临头的医生保持清醒的蠢话。相反，我相信这种清醒有助于我支持下去。或许会有助于我直到死期临近。知悉不是不幸，而是一种力量。我知道。我知道体内的情况。我的病变，我历历在目。我很感兴趣。我注视着巴尔多的努力。某种程度上，这种好奇心对我是一种支持。

我想更好地分析这一切。写给菲力普。

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的夜里

白天一般。（我再没有权利过分要求。）

写笔记，对抗“幽灵”。

凌晨三点。长时间失眠，脑子里净想，一个人的死将许多东西带往遗忘之境。我先是绝望地沉溺在这种想法中，仿佛这样想是正确的。不。一点儿不正确。死亡只将很少的东西带往虚无，很少的东西。

我耐心地一味勾起回忆。犯过的错误，秘密的艳遇，感到羞愧的小事，等等。对每一件，我都在琢磨：“这会跟我一起完全消失吗？除了在我身上，当真留不下丝毫痕迹吗？”差不多有一小时，我竭力在往昔中寻找某件事，一个有点特殊的行动，我对此有把握留不下什么，除了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一点物质或精神的后果，没有一点思想的萌芽，能在我身后出现在另一个人的记忆里。对于我的每一件回忆，我终于找到某个见证人，某个了解情况或能猜出来的人，——某个也许还活着的

人，在我逝去之后，他有一天会偶然缅怀起……我在枕上辗转反侧，被不可解释的后悔、屈辱的感情所折磨，想到如果我找不到某样东西，我的死将是一种嘲弄，我甚至不会心安理得，对于能将某种专属于我的东西带往虚无之中而自豪。

突然我找到了！拉埃内克*医院，娇小的阿尔及利亚女人。

我终于抓住这个回忆，我深信只有我知道这件事！我一旦不复存在，什么也绝对不会留传下去！

清晨。疲惫不堪，不能成寐。短暂打个盹儿，立即咳醒了。

整夜由于这幽灵似的回忆而虚弱得很。一方面想在这本笔记中自我坦露，从虚无中拯救出这段混乱的历史，——相反，另一方面又渴望为我自己单独保守秘密，至少要将这秘密随同我一起带往死亡，在这两者之间无所适从。

不，我什么也不会写。

十月二十五日，中午

虚弱？摆脱不开的烦恼？谵语的开始？从昨夜以来，我从秘密的角度考虑我的结局。我想的不是我自己、我的逝去，而是对拉埃内克的回忆的消失。（约瑟夫来时对我谈到和平："不久我们要复员啦，军医先生。"我回答："不久，约瑟夫，我就要死了。"我内心的想法却是："不久关于这个娇小的阿尔及利亚女人的事将湮没无闻。"）

* 拉埃内克（1781—1826），著名的法国医生，在巴黎有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

一下子仿佛我变成自己命运的主人。我由此而向死亡挑战，因为这秘密是否摆脱虚无，取决于我，取决于是否写下一篇笔记，取决于是否向无论任何人说出心腹话。

下午

我忍不住，告诉了戈瓦朗。当然，没有明白地向他道出。甚至没有提到娇小的阿尔及利亚女人，说出拉埃内克医院的名字。就如心里有秘密憋住的孩子所做的那样，对随便哪个人都嚷嚷："我知道一件事，可是我不会说出来。"他有点不安和惊异地瞧着我。他显然在寻思，我是不是疯了。我品味——不用说是第一遭——自尊心的强烈满足。

晚

想翻阅报纸，休息一下脑子。在德国，军人集团也企图暗中破坏和平。卢登多尔夫*可能领头组织反对首相的运动，他公开指控首相叛变，因为首相企图同美国谈判。但趋向和平的潮流更为强大。卢登多尔夫只得解除领导职务。好征兆。

戈瓦朗来看望。巴尔夫令人不安的讲话。英国的胃口苏醒了：如今想吞并德国的殖民地！戈瓦朗向我指出，还在去年，罗贝特·赛西尔**勋爵断言："我们进入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征服意图。"（他们结束战争时同进入战争时可不一样……）

幸亏有威尔逊。各国人民要有自决权利。我希望，不要让

* 卢登多尔夫（1865—1937），德国将军，一次大战期间为德军的实际首脑。

** 赛西尔（1864—），1918年为英国议员，外交部长，后为国联主席。

战胜者象宰割牲口那样瓜分黑人！

戈瓦朗和殖民地问题。他非常机敏地解释协约国可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它们屈从于互相瓜分德国的殖民地的诱惑。大规模修正殖民化问题的唯一机会。在国联的控制下，建立对世界资源广泛的联合开采。和平的保证！

二十六日

突然恶化。整个白天感到窒息。

二十七日

窒息趋向于具有新的性质：痉挛性收缩。极其难受。我的喉头抽搐，仿佛夹在捏紧的拳头里。突然收缩加上窒息。

用了将近一小时才在记事本写下病情进展。（没把握是否还能长时间当天记笔记。）

二十八日

小马里尤斯刚给我送来报纸。可怕的情感。（这平滑的肤色，这明亮的眼睛，这青春……这美妙的对自己的身体的无所谓态度！）我只想看到老人和病人。我明白了，一个死囚扑向看守，把他扼死，是为了不想看到这个身体健康的自由人……

机体越来越快地出毛病。脑力不可能也……不用说，我已经十分虚弱，对此已经意识不到。

十月二十九日

如果在这种单独场合，我记起他们在书里所说的"伟大的"爱情，我会不那么悔恨吗？

我又想到拉雪尔。常常想到。不过作为自私的人，作为病人：我想，这儿有她在，死在她的怀里，那多好呵。

在巴黎，我找到这项链时，多么激动呵！向往她的冲动！也完了。

我“爱”过她吗？无论如何没爱过别的女人。同样程度，更强烈地，没有别人。这是他们称作的“爱情”吗？

晚

两天来，洋地黄甙完全无效。巴尔多待会儿要来尝试一下注射乙醚樟脑油。

三十日

几个医生来作病情检查。

我瞧着他们忙乎。生活给他们保留些什么呢？或许享有特权的人是我。

厌倦。厌倦自己。厌倦，——现在希望这一切结束！

我发现，我使他们担心。

最近几天，我准定大为改变。病情进展迅速。我的脸大概象窒息者的脸：困恼的脸容……我知道，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堪入目。

十月三十一日

附近的布道师想看望我。星期六他已经来过，但我太难受。今天我让他上楼。他使我疲惫。他想谈信仰问题，“您的信仰基督的童年，等等”。我对他说：“如果我生来需要理解事物、无法信仰，那不是我的过错。”他向我提议给我送些

“好书”来。我对他说：“教会还等待什么，才反对战争呢？你们的法国主教和德国主教祝福军旗，诵唱‘我们赞颂你，上帝’，为屠杀感谢上帝，等等。”他对我作了这令人目瞪口呆的（正统的）回答：“一场正义战争解除了基督徒的杀戒。”

谈话人为他显出热情。他不知该如何说服我。临走时他对我说：“啊，象您这样有才干的人，是不会同意象狗一样死去的。”我对他说：“如果我不信教，——象狗一样，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站在门口，好奇地瞧着我。（混杂着严厉、惊异、悲哀；我觉得还有挚爱。）“为什么自我诋毁，我的孩子？”

我相信他不会再来。

晚

倘若这会令某个人高兴，必要时我会同意。但我为了谁，死时扮演一个基督徒呢？

奥地利向意大利要求停战。戈瓦朗刚上楼。匈牙利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

和平终于来到？

十　一　月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

我的死不出这个月。

渺无希望。比渴的折磨还难受。

不管怎样，我身上生命还在搏动。强有力。不时我忘却自身。在几分钟内我重新变成从前的样子，别人眼下那种样子，

我甚至构思了一个计划。蓦地呼吸冰冷：我重新明白怎么回事。

坏预兆：马才不常上楼。他来时，对我无所不谈，但很少谈我。

我会怀念马才和他狱卒般的方头吗？

晚

再说，越过这个房门，活生生的宇宙在继续……我已经陷入深深的孤独中。任何活人都不会理解。

十一月二日

再也起不了床。三天来我没跨越隔开我的床和扶手椅之间的两米半。

永远起不了床。永远再也不能坐在窗口？一扇窗户旁？暮色苍茫，柏树悲凉……永远再也不能看到花园，任何一个花园？

我写：永远再也不能。这几个字包含的痛苦，我只在闪光中瞥见。

夜

死亡将怎样来临？有多少个夜晚，我通宵多少次提出这个问题？有无数可能……——喉头突然收缩，象小奈达尔那样？或者逐渐发展，象西尔贝那样？或者心脏衰竭和昏厥，象蒙维埃尔和普瓦雷那样？

三日，上午

怎么？最糟的是可怜的特罗亚的窒息。

这使人害怕。

我等待的不是这个。

晚

今晚非常难受，我两次叫来巴尔多。将近半夜他要再来。把切开气管手术箱留在我桌上。

人们说：“死没有什么，就是难受。”既然我能避免难受，为什么还要继续受苦呢？继续等待呢？——而我在等待！

十一月四日

意大利跟奥地利和匈牙利签订停战协定。

布道师想再来。（被拒绝，借口疲倦。）这是一个警告。必须下决心的一天临近了。

五日

我们所期望过的一切，我们本想期望的一切，我们没有做到的一切，只能由你去实现，我的小家伙。

十一月六日

戈瓦朗来看望。等待停战。战斗在全线继续进行。为什么？

完全失音。不能说一个字。

七日

声门几乎再也不能扩张。环形杓状后软骨瘫痪？巴尔多的神态深不可测。

注射吗啡。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德国特命全权大使越过我们的防线。战争结束。

毕竟有可能活到这一天。

十一月九日

恶化。体温重新大起大落（三十七度二至三十九度九）。再次水肿性充血。没有任何新症状，不过到处病情复发。

我要求（为什么？）透视。为了能探测一下，如果有新疑点的话。担心新脓肿。体温起落不定肯定表明严重化脓。

十日

右肺越来越疼。整天在口腔注射吗啡。新的脓肿？巴尔多不相信。没有任何示病性症状。

咳痰不如说少了些。

柏林爆发革命*。德皇潜逃。在战壕里，到处是期望，但求解脱！而我呢……

十一月十一日

1918年11月9日，在柏林，君主制被推翻，成立共和国；德皇和威廉二世于10日夜里出逃，躲在荷兰。

难以忍受的一天。无法忍受的灼痛，总在右侧同一部位。

当毅力还保持完好时，我为什么不更早下定决心呢？我在等什么？每回我思忖："时候到了"，我……

（不。我还从来没想："到了"。我想："这一时刻临近了。"我在等待。）

十二日

巴尔多发觉呼气中有一连串局部的下捻发音（？）

中午

透视。右肺上端有阴影带，范围不清。横膈膜固定不动。透明度全面减退，觉察不到积脓。如果是别的脓肿，可疑部位会完全幽暗，范围明晰，呈圆形。那么呢？症候还很模糊，不能作穿刺。如果没有新的脓肿，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十三日

部位确定，总在同几个点上的炎症突发。肯定是全面感染。可怕的臭汗。

晚

小块脓肿？多处小块脓肿？

巴尔多准定也想到了。

无法可想，脓肿淹没在主质中，根本不可能作手术，最终窒息。

十四日

两侧灼痛。左侧同时水肿。脓肿大概散布到两叶肺之中。

最后一次机会，设法固定脓肿？

晚

极度消沉，冷漠。抽屉里有封贞妮的信和吉丝的信。今晚，贞妮又有一封信。都没拆开。让我独自一人待着。再没有什么要给予别人。

昨夜我久久重复，我第一遭明白 De progundis clamaui（我从深渊呼喊）。*

十五日

我这样恐惧或许错了。兴许不象我以为的那么可怕。最糟的情况大约会过去。我清楚地想象出结局，无能为力。一切都准备好，全部就位。

十六日

固定脓肿毫无效果。他们尝试过吗？或者假装尝试过？

两天来在记事本上什么也没写。太难受了。

想着如何结局。很难想："明天"，很难想："今晚……"

十七日

注射吗啡。寂寞、静谧。每一小时都更使我与世隔绝，自我孤立。我还听得见钟响，但我不再去倾听。

排除碎屑变得几乎不可能。

* 为死者祈祷时所唱的忏悔赞美歌的开头几个字。

死怎样来临呢？我想保持清醒，一直写到打针。

没有承诺。无动于衷。精疲力竭，无法反抗。同不可避免的事和解。沉迷在肉体痛苦中。

安宁。

结束。

十八日

腿部水肿。倘若我还想行动，恰是时候。一切都在那里，伸出手去，下定决心。

整夜在斗争。

庄严的时刻。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三十七岁四个月零九天。

比想象的更简单。

让—保尔。

——全书完

授　奖　词

瑞典皇家学院
常 务 秘 书　**哈尔斯特龙**

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三七年度的获奖者罗歌·马丹·杜伽尔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来创作一部以《蒂博一家》(1922—1940)命名的系列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无论就其浩瀚的卷帙或其广阔的内容来说，都可称得上是一部宏篇巨制。小说通过一整个画廊的人物，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法国所关心的知识界思潮及问题的分析，再现了现代的法国生活。其人物画廊的丰富性和分析的全面性已达到了小说主题所容许的最大程度。这部作品因而采取了一种属于我们时代的独特形式，这种形式在它的发源国被称为“长河小说”。

这个名词指的是一种相对地说不太注意结构的叙述方式，它象一条贯穿广阔田野的河流，蜿蜒而下，把途中所见一切都反映出来。这类小说的实质，无论就其主要方面还是细节方面，都在于反映的准确性而不在于各部分之间和谐的均衡；它没有固定的形式。河流从容地徘徊留连，有时，极其偶然地，

有一股暗流打扰了河流表面的平静。

我们的时代恐怕很难说是平静的；相反，机器的速度推动着生活的节奏，使它达到了狂乱的地步。因此，人们会奇怪，在这种时代，小说这种最流行的文学形式，竟然会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并且反而变得更为流行。不过，如果说小说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使人得到满足的幻想世界，我们也许还可以用心理学名词来解释这种现象，说它是对日常生活挫折的诗意补偿。然而，小说费了如此大量的时间去探索和强调的，却正是使人心碎的痛苦现实。

总之，小说和它广阔无边的内容实质就这样存在着，使读者提高了对全部生活固有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因素的认识，从而获得一定的安慰。它摆出一副英雄姿态，大口吞服下一剂剂现实的药水，鼓励我们去快乐地忍受无论多么大的痛苦。读者的审美要求可以在作品孤立的片断中得到满足。在这些片断里，内容更加浓缩，因此更能唤醒读者的种种感情。在《蒂博一家》中就有不少这样的片断。

这部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同一个家庭的三个成员：父亲和两个儿子。父亲一直停留在后面不显著的地方。他的被动角色是用特殊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这个被动角色的作用是重要的、有分量的。两个儿子和作品中许许多多次要人物则是以戏剧性手法表现的。我们在故事里没有得到任何预先的解释，这些人物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象活着那样地行动着、说着话。作者详细全面地给我们描绘了背景。读者必须迅速地把握住他所看见和所听见的一切，因为生命的节奏不论在哪儿都在随心所欲地和不规则地跳动着。作者极其完美的工具：对主人公思想的分析，在这方面大大帮助了读者。它极其有说服力地表达了

作者对于产生人类自觉行动的内心幽暗深处的洞察力。而且，马丹·杜伽尔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指出，思想、感情和意志在变成言辞和行为之前，还能发生变化。有时，一些外在原因，例如习惯、虚荣心，甚至仅仅一个笨拙的举止，便足以改变态度和个性。马丁·杜伽尔对灵魂的动力作用所作的既精细又大胆的考察，显然是他在刻划人的性格的艺术方面作出的最独特而且最重要的贡献。从审美观点看来，这并不总是优点，因为分析的结果如果和故事似乎没什么关系，那么，分析便会显得累赘。

在描写父亲的性格时，也使用了这种内省法，不过这次不那么复杂。父亲的个性，在小说开始时就已轮廓鲜明和完全形成了，因为他是属于过去的。眼前的事件不再能影响他。

他是中产阶级上层的一个成员。他认识自己的地位和责任，是教会的忠实仆人和社会的慷慨施主，他善于提供谨慎的忠告。其实，他是属于比他自己时代更早的那一代人，也就是法国七月王朝那一代人；所以他才会和下一代人，尤其是他的儿子们，不止一次地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很少形成舌战，因为老人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份，不愿参加争论。所以，青年和老一代对抗的永恒主题，在这里没有予以着重处理。

老年的代表首先是以内省的和一成不变的态度出现的；他过分自满地信赖一切他认为智慧和公正的事物。话语是不能影响他的。人们从他与世隔绝的生活可以看到整个老一代人的悲剧，虽说他自己并非完全不意识到这个悲剧的可能性。

相反，他的主要性格特征表现为喜剧性的。只是当他濒临死亡，面对自己的命运的时刻，才表达了更深刻的感情。作者没有直接描写他所表达的这种感情，而是通过对他长期遭受的

痛苦折磨的纯客观的具体描绘来表现它的。虽说有大量详尽的细节描绘，这段描写仍是动人的。直到此时为止，作者一直是从外部来考察他的，只在很少几处，才显示了那些也存在于他身上，并隐藏在他露出给社会看的面貌背后的东西。

作者很少强调他和大儿子的区别。昂图瓦纳·蒂博是位医生。他全神专注于他的职业，他父亲的道德伦理观念对他是根本格格不入的。在他身上，从事研究和履行医生职责的强烈而富有责任感的热忱取代了道德观念。他谨慎而有分寸，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他一点也没有反抗的欲望；他甚至没有时间去想它。在小说里，我们目睹了他在规定范围之内产生的迅速变化。他是个对未来充满雄心壮志的人。起初他有时显得不太实在，但是很快他就用自己的工作赢得了尊敬。

昂图瓦纳变成了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亲切代表。他颇有谋略，不带偏见，但是他作为一个宿命论者，坚信无论事件总的发展趋势如何，个人是无力加以改变的。他不是革命者。

比他小好几岁的弟弟雅克和他完全不同。雅克是作者更为钟爱的人物，他不能容许雅克受到任何指责。他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作者是按照雅克的理想来考察和判断外部世界的。他的父亲对于他们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实际上雅克的全部天性注定了他必然成为一个革命者。故事开始时，他是个十四岁的中学生，在一所神父办的中学读书。他虽然不喜欢学习，忽略了他的功课，但他的聪明才智却足以使人尊敬。当他在同学里找到一个朋友时，灾难便降临了。在这段危险的青春发育时期，他们的感情采取了高尚的但外表似乎是情欲的形式。他们的感情在他们的信件里暴露了，受到了神父的歪曲并进行了干涉，对他们采取了惩戒措施。严密的监视和对他的情

感私生活的干涉，对于雅克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侮辱。何况，他还得准备面对被这场丑事激怒了的父亲。他的反抗是用行动表达出来的。为了远远离开这个敌意和粗暴的社会的一切束缚，离开所有那些他讨厌和畏惧的事物，他带着自己的朋友一块逃走了。他感到自己全部身心沉浸在浪漫主义诗歌和一些更为危险的倾向之中，和现实世界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少年为了寻找幸福和自由，打算去非洲。但他们空中楼阁的计划还在马赛就被接到通知的警察毁灭了。

他回家后，他的父亲在一阵教育家的狂热中犯下了一个心理学的错误；他把儿子送进他创办的一所教养院，关进了单人禁闭室。禁闭的压力反而使得雅克独立不羁的个性变得更加坚强和激烈。这段对他个性发展的描绘是全书中最动人的章节。

经过他哥哥的努力，雅克被释放出来，他被允许继续学习，这成了他唯一的安慰。他学习得非常出色，轻而易举地考进了高等师范，这是一切雄心勃勃、天资聪慧的学生所向往的最高目标，是通向所有最上层文学和科学职业的大门。但是雅克对公职并不感兴趣，认为它们对于他只是空虚，只是幻影；不久他就出发去寻找冒险和真实了。这位少年又一次逃往非洲，这次他成功了。他在故事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再次出现，是在昂图瓦纳发现了他的地址——他在瑞士和一些革命者生活在一起——并把他带回家来到临死的父亲床前的时候。他回来得太晚了，纵使我们认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念之间有可能达成和解的话，他也没来得及与父亲和解。老人已经认不得他了，但雅克内心却感到深深的悲痛，因为他不是那种一心追求人类未来的幸福，首先便拿自己开刀，并压制住自己身上一切人性表现的人。

以上就是读者所了解的雅克内心生活的大致情况。就其他方面来说，他仍象从前那样，令人捉摸不定。但我们注意到，作者对他的才能和性格，是十分赞赏的。

我们终于完全了解他，是在小说结束并达到它史诗般壮丽的高潮的时刻——在一九一四年夏季，世界大战前夕。雅克这时在日内瓦。父亲去世不久，他便离开了巴黎，以逃避在他所唾弃的社会里继承一笔财产的责任。他参加了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改革者的小组。他们当前的使命是唤起群众起义，以制止战争威胁。对这些宣传鼓动家的描绘是作品中最不成功的章节；不论作者用意如何，读者得到的总印象是：这些人不配承担他们的使命。

然而，当雅克离开日内瓦回到巴黎去完成他的使命时，他的形象在所有人眼中都变得更加高大了。他的发展是道德上的而不是理智上的；他的行动并没有导致巨大的结果，但是他却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关于巴黎在七月最后的日子的描写，和在这种紧张气氛中动摇于希望和绝望之间的雅克的描写，可说是马丹·杜伽尔小说成就中真正的杰作。从群众所起的作用来看，小说复活了和重新唤醒了这段时期的历史。但是，正象几乎经常发生的那样，这种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群众是没有能力的、盲目的，并且在小说里比通常更不熟悉酿成这场悲剧的政治游戏。作者本人似乎并不更特别熟悉内情，但他是宽容的、通情达理的，他的叙述就其内容而言，是真实的。

在这种令人惶惑忧虑的背景中，出现了一段性质完全不同的插曲。这是一段虽然短暂但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插曲。雅克再次遇见一位年轻的姑娘，几年前他几乎爱上了她，但却从她身边逃走，就象他从其他一切事物逃走一样。这次，真诚爱情的

火花在他们中间点燃了。这个悲惨的爱情故事是小说里最富有含意的插曲之一。正因为这段插曲是局限在小说那些迅速飞逝的日子的范围里，作者才更深沉地感受了它并且完美地表达出了它的全部纯洁的美。这个插曲只延续了极为短暂的时间，但已足以使它获得单纯的悲剧美。

雅克的全部政治幻想被宣战一下子打消了，但他又为自己重新创造了新的幻想，它来自他的绝望和牺牲决心。他来到前线，想在一架飞机上向两支敌对军队呼吁，用这种办法制止大战，他想启发两支军队共同起义，决心推翻禁锢他们的列强政权。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巴黎和他所爱的女人。

这次冒险，和他第一次逃出社会一样，也打上了中学生式的浪漫主义和缺乏现实感的烙印。但雅克仍以他通常的旺盛精力实现着自己的计划。他的革命呼吁书在瑞士印刷好了，飞机和飞行员都已准备就绪，于是这次远征便开始了。它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他刚刚飞到战场上空，这架飞机和它装载的全部东西，包括人和一捆捆纸张，便一同堕毁了。雅克被摔伤和烧伤，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坠落在后撤的法国军队中间。这时他的全部知觉只限于模糊的失败的辛酸感，和难以忍受的无边的肉体痛苦。最后，一个不耐烦再拖着这个倒霉鬼走下去的同胞用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的辛酸和痛苦。这位同胞认为他反正是个间谍。

很难想象有什么悲剧的结局比这种结局更严酷、更辛辣，有什么对失败的讽刺比这种讽刺更无情。但是马丹·杜伽尔并没有把自己的讽刺指向他的主人公。也许他想表现的是和理想主义倾向对立的人间事变的野蛮和残忍，他的悲愤在这儿肯定是有理由的，但是整个插曲的叙述是冗长而细微的，它精确得

几乎使人难以忍受。

我们终于认识了雅克·蒂博。他作为一个英雄形象，活在在我们的记忆里。这个正直的、沉默寡言的人，没有任何夸张的姿态，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最后却经受了庄严的洗礼：意志和勇气的庄严洗礼。在小说里，作者以不倦的努力，使得所有以他为中心的地方，都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马丹·杜伽尔对人类灵魂作出了愤世嫉俗的、锐利的分析以后——这种分析以其经常是极端精确的细节，通过最为细致的现实主义，几乎毁灭了它的对象——终于对人类的理想主义精神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受奖演说

马丹·杜伽尔

我有幸参加这样隆重的盛会，承皇太子殿下光临，又有众多著名人士参加，更使我加强了刚才听到对我的过奖之词时产生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很象一只刚刚从窠里唤醒并暴露在白日光线下的猫头鹰，他本来习惯于黑夜，现在却被眩目的光明弄花了眼睛。

我为瑞典皇家学院赐给我的特殊荣誉感到骄傲；但是我无法向诸位掩饰我的惊奇。自从我蒙受到你们对我的过分厚爱的时刻起，我一直在问自己，应该怎样来解释它。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祖国。我很高兴今年被选中的是一个法国作家，这说明尊敬的瑞典皇家学院认为，这种光荣应当特别给予我们法国的文学。另一方面，在我的同胞里，我认识好几位具有崇高、雄浑思想的伟大诗人，你们本可以更有理由选中他们的。那么，我为什么今天能站到这个光荣的位置上来呢？

最初，虚荣心这个从来没有被制服的魔鬼在我耳边悄悄说了些恭维话。我甚至问我自己，把这种荣誉给予一个象我这样自称为“没有教条的人”，是否表示皇家学院在强调，在这个

世纪里，当每个人都有所“信仰”，有所“主张”的时候，存在着某些“犹豫”、“怀疑”和“质问”的人，也许是有益处的。这些人具有独立见解，不为党派思想所惑，他们经常关心发展他们个人的良知，以求保持一种人类最客观、最宽容和最公正的“探索”精神。

我还希望，这突然的荣誉表示承认我所重视的某些原则。对于一个声称他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看法的人来说，“原则”是个重大的字眼。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在艺术实践中给自己定下了一些准则，我是努力忠实地执行它们的。

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在英国作家托玛斯·哈代的一部小说里读到了关于他的一个人物的一段话：“生命的真正价值对于他来说，似乎并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悲剧性。”这段话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一种直觉，它和我的文学事业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从此以后，我一向都认为，长篇小说的主要目标就是表现出生活的悲剧性。今天，我还想加上：表现个人生活的悲剧性，一个“正在形成的命运”的悲剧性。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托尔斯泰的不朽榜样，他的作品对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天才的小说家能从这种激情辨别出来：他要不断深入了解人，从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抽出个人生活的特点，抽出每个人物不会重复出现的、使他成为典型的东西。依我看，一个小说家的作品有没有可能流传下去，就看他在他作品中捕捉到的个人生活的质与量。但这仍然不够，小说家还必须拥有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力；他的作品必须表明个人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这方面，托尔斯泰是个大师。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或多或少都隐约受到抽象思索的缠扰，他是人类经历的记录者，他的每个人物的身世不是对人物进行一般

调查，而在于能引起人们对生活意义的不安询问。我承认，我很高兴瑞典皇家学院院士们在赞美我作为小说家的创作时，也间接地肯定了我对那位无与伦比的楷模的崇拜，肯定了我为学习他的天才指导所付出的努力。

虽说在这个喜庆的场合提起一些纠缠着我们大家的痛苦想法使我有些不安，但我还是想以一个比较阴郁的设想作为结束。不过，瑞典皇家学院把知识界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九一四年夏天》的作者身上来的时候，也许就是在表示一种特殊的意图。

这是我最新作品的名字。我自己不便判断它的价值，但我至少知道我打算做什么：我写这三卷作品时，力图再现一九一四年总动员前夕欧洲的不安气氛。我力图指出各国政府的软弱、犹豫、冒失和遮遮掩掩的贪欲；我尤其力图再现和平的人们面对浩劫来临的麻木状态。他们就要成为浩劫的牺牲品。这场浩劫将带来九百万人的死亡和一千万人的伤残。

当我看到世界上最高权威的文学评判者之一以它无可争议的权威支持这些卷作品的时候，我自认为其原因或许是这些书的广泛流传，保卫了某些重新受到威胁的有价值的东西，反对了战争力量的不祥传染。

因为我是西方世界的儿子，而这里的战争叫嚣使我们的心灵无法平静。既然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一堂，正逢十二月十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那位“不仅仅是影子”的行动家，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似乎确实把他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国与国之间的和睦团结上了。）的逝世纪念日，请容许我坦率地表示，如果我的作品——用他的名字给予了荣誉的作品——不但能有益于文学事业，而且能有益于和平事业，那会使我多么愉快。

在当前我们大家所经历的不安日子里，鲜血正在地球两端的地方流淌，苦难毒化了所有一切地方的气氛，而盲目的狂热正围绕着裸露的大炮在沸腾，无数标志再一次预告：使战争可能发生的那种消极的失败主义情绪和普遍的承认态度正在卷土重来。在人类正经历的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刻，我希望——并不是出于虚荣心，却是带着内心的极度不安，希望人们能阅读和讨论我的关于《一九一四年夏天》的那些册书，希望它们能提醒一切人——忘却往事的老人和不了解或不关心往事的年轻人——回忆起过去的惨痛教训。

在作者致答辞前，厄普萨那大学的A·E·林德教授致辞说，“我们以极其愉快和喜悦的心情，向我们尊贵的客人，今天刚刚获得诺贝尔奖金色桂冠的罗歇·马丹·杜伽尔表示欢迎。我们衷心感谢你在文学作品中，尤其在你的伟大杰作《蒂博一家》中所给予我们的东西。这部杰作是专心研究现实和深刻理解不同人性的结果。你的心理作品和法国古典现实主义一脉相承。这种现实主义无畏地描绘了赤裸裸的真实人生，并要求它的作者有清廉正直的良心和强烈的正义感。我们赞赏你使《蒂博一家》这部家史发展成世界大战灾难年代前欧洲的悲剧性的完整画面。我们在对你的巨大成就致敬的同时，还要对你的文学作品中洋溢着的充沛激情表示敬意。

文美惠　译